

嚮 導

第 五 集

(第一百七十六期至第二百零一期)

了。

影印者說明

“黨導”週報，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這次影印的共二百零一期，截止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發行範圍限於讀者。

人民出版社影印 新華書店發行

本冊定價四萬八千元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印刷

印數：1—2,450冊

嚮導彙刊第五集目次

第一百七十六期

孫傳芳之殘暴及其末路

對於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希望

香港罷工終止了

反香港的鬥爭萬歲！

國際帝國主義與東方被壓迫的國家

寸鐵（九則）

北方軍事政治狀況（北京通信）

讀者之聲——

國民政府治下之廣西

第一百七十七期

論浙江和上海事變與孫傳芳

對於國民黨再起的希望

附馮玉祥回國宣言

英國礦工最近的奮鬥

新歐洲鋼鐵托辣斯

寸鐵（十四則）

北京之政聞種種（北京通信）

從廣州所聞北伐軍之勝利與民衆（廣州通信）

讀者之聲——

『革命的目的』

嚮導彙刊第五集目次

第一百七十八期

怎樣才能解決江浙目前的危急問題？

十月革命與東方

爭廢比約的面面觀

北伐軍佔領後的武漢

十月革命第九週年的蘇俄之經濟政治的進步

帝國主義者在地中海之附門

寸鐵（八則）

國家主義派在河南告罄（開封通信）

讀者之聲——

三個問題

第一百七十九期

九江陷落與天津會議

革命與武力

爪哇的暴動

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

奉天戰爭中之京綏鐵路工人

寸鐵（十一則）

討赤領袖與佩孚鐵蹄下的河南人民（開封通信）

第一百八十期

映勝記者

慧禪記者

述之

獨秀

馬恩

馬恩

馬恩

柏鈞

柏鈞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記者

豐碑

述之

獨秀

魏立

魏立

述之

馬恩

馬恩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魏立

孫傳芳敗後之東南

帝國主義對國民政府之態度與國民政府的外交問題

天津英租界引渡國民黨員之嚴重的意義

日本勞動農民黨之分裂

寸鐵(十則)

北方政治情形與天津會議(北京通信)

讀者之聲

國民黨的整理黨務案

第一百八十一期

論泰系軍閥之新進攻

論漢口之罷工潮

——並質上海商報記者

湖南的農民運動(長沙通信)

日本最近政潮的開展(東京通信)

讀者之聲

共產社會是進化的社會?

第一百八十二期

各國承認國民政府問題

英國帝國主義的帝國會議

國民政府承認問題與各國輿論

日本無產階級統一陣營破裂後(東京通信)

第一百八十三期

中國共產黨為漢口英水兵槍殺和平民眾宣言

獨秀

述之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英國帝國主義之對華提案與其在海外的行兇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第一百八十四期

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

列寧論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

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

『列寧死了，但列寧主義活着!』

列寧與婦女解放

讀者之聲

剝削農民以讀書呢? 解放農民以革命呢?

第一百八十五期

英國帝國主義最近對中國進攻政策

目前革命中的聯合戰線問題

誰滅了誰?

——斥麥克唐納爾

寸鐵(十三則)

新魏未發動前之河南形勢(河南通信)

孫傳芳軍事蹂躪下之浙江(杭州通信)

廣東農民運動最近狀況(廣州通信)

獨秀

述之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魏琴

鄒扶植

獨秀

述之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第一百八十六期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宣言
革命與民衆

怎樣答覆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

最近各國對華的言論

寸鐵（四則）

直系聲謝河南民衆之剝削（開封通信）

讀者之聲——

華僑與革命

第一百八十七期

『二七』紀念日敬告鐵路工友

赤的運動與中國外交

寸鐵（十二則）

讀者之聲——

國民革命之主體是小資產階級嗎？

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選舉之內幕

英國出兵聲中各國的輿論

第一百八十八期

國民政府遷移問題

無產階級與民族運動

美國帝國主義提議派中立區的真意

張作霖宣言之解剖

寸鐵（八則）

奉張總統夢的過程（北京通信）

河南軍事近狀（開封通信）

鄭人我

記者

守愚

魏翠

魏翠

魏翠

張永年

記者

V S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南直隸北民衆反抗奉軍情形（開封通信）
讀者之聲——

再說『國民政府治下的廣西』

第一百八十九期

中國共產黨爲上海總罷工告民衆書

爲上海總罷工罷工告上海全體工友

共產黨告上海市民書

上海總同盟罷工的紀錄

上海總同盟罷工中之國民黨西山會議派

請看帝國主義在上海之自衛

寸鐵（十則）

北京國際反帝國主義大會的熱烈盛況

第一百九十期

我們目前的奮鬥

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

國民黨黨內糾紛與中國革命

寸鐵（十一則）

年初二解雇工人問題（廣州通信）

讀者之聲——

這就是帝國主義者的心理

第一百九十一期

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中之悲憤

南北妥協問題

山雨

鍾亮

施英

施英

施英

獨秀

獨秀

獨秀

羅洋

羅洋

林可舉

獨秀

寸鐵(八則)

贛州總工會橫遭摧殘的情形(南昌通信)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長沙通信)

讀者之聲

軍事行動與民衆運動

革命軍與工農羣衆及革命黨

來函

第一百九十二期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爲肅清軍閥勢力及團結革命勢力問題

評蔣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講

讀了蔣介石二月二十一日之講演以後

『三·一八』的一週年

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盟

寸鐵(八則)

來函

第一百九十三期

中國共產黨爲此次上海巷戰告全世界工人階級書

中國共產黨爲此次上海巷戰告全中國工人階級書

上海總工會告世界工人書

上海工人三月暴動記實

寸鐵(六則)

北京政局近情(北京通信)

黑化後之開封(開封通信)

趙幼儀
毛澤東

符秀
獨秀

王純禮
吳敬恆
記者

獨秀
獨秀

獨秀

施英

施英

施英

施英

施英

施英

列武

守愚

讀者之聲

國民革命之歸趨

來函

第一百九十四期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衆書

第三國際代表團爲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背叛宣言

中國共產黨爲蔣介石屠殺上海工人記實

蔣介石屠殺上海工人記實

轉載

汪精衛最近的演說

第一百九十五期

悼李大劍同志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

農民政權與土地革命

資產階級叛逆後的中國時局

寸鐵(四則)

武漢失業工人概況

轉載

汪精衛最近的演說(續)

第一百九十六期

革命烈士總追悼會

中國共產黨爲五卅第二週年紀念宣言

沈漢新 朱近赤 獨秀

周恩來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獨秀

五卅二週年紀念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
五卅以來上海工人階級鬥爭之路途
寸鐵(四期)
轉載——

汪精衛最近的演說(續)

第一百九十七期

中國共產黨告全國農民書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關於政局的公開的信

長沙政變與鄧州開封的克復

——革命之勝利與危機

革命與反革命

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

——帝國主義因迫武漢強保工農運動?

——是要鞏固革命不是要放棄反革命。

英俄斷絕國交問題

反奉戰爭中之豫北天門會(河南通信)

第一百九十八期

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

革命的國民政府之危機

太平洋勞動會議的意義

中國革命前途與革命領導權問題

悼蔣先賢同志

上海之五卅二週紀念(上海總工會通訊)

秋白
尹寬

秋白

羅易
太雷

紹禹
子貞

獨秀
秋白
立三
紹禹

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

第一百九十九期

湖南政變與討蔣

長沙事變經過情形一

長沙事變經過情形二

湖南農民運動的真實情形

湖南民衆請願團的報告

湖南各團體請願代表團討伐長沙事變禍首許克祥宣言(第二次)

湖南黨部民衆請願代表之通電

第二百期

中國國民黨之危機及其出路

革命勢力聯合與時局

革命失敗之責任問題

國家統一與革命勢力的聯合

寸鐵(八期)

上海之五卅二週紀念(上海總工會通告)

中國共產黨致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的信

讀者之聲——

湘事解決後之趨流

第二百零一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

國民革命的目前行動政綱草案

譚平山蘇兆雲辭職書

高一涵

獨秀

獨秀
羅易
秋白
和森

上海總工會

梁芬

書
目
次

The Guide weekly

導 嚮

報 週

◀ 期 六 十 七 百 一 第 ▶

次 目

孫傳芳之殘暴及其末路…………… 逸之

對於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希望…………… 獨秀

香港罷工終止了…………… 馬恩

國際帝國主義與東方被壓迫的國家…………… 馬恩

寸鐵（九則）——

北京黑化了！（實）——避開革命的新方法（實）——討赤

特捐（實）——高叫擁護國旗的是些什麼人？（實）——丁

文江與愛國行動（實）——傅筱庵的和平運動（實）——上

海包庇私販烟土者是誰？（實）——國家主義者曾琦與萬縣

慘案（實）——那裏有中華民國？（實）

北方軍事政治狀況（北京通信）…………… 柏鈞

讀者之聲——

國民政府治下 西…………… 誌 者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孫傳芳之殘暴及其末路

孫傳芳的兇橫殘暴最近來已達到了頂點，但是同時他的命運也就跟着他的兇橫殘暴而愈顯其窘迫短促，可說他的末路已到了眼前了。孫傳芳對江浙皖閩等省的民衆向來便施以極嚴酷的摧殘和壓迫，尤其自加入「討赤」實行與北伐軍開戰以來，更是毫無忌憚，倒行逆施。他最近在上海無故封閉國民通信社，逮捕該社社長邵季昂至今未釋，封閉上海國民黨市黨部，逮捕其辦事人員（孫氏行文法捕房做的），封閉海員工會，拘禁工會職員十餘人，甚至逮捕抗爭萬縣慘案之上海各團體代表十六人，并同時因萬縣案封禁全國學生總會，禁止上海市民開會追悼萬縣死難同胞，開會紀念雙十節。此外在九江南昌安慶南京等處或明或暗地任意殺戮無辜平民不知有多少！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只要男子是學生裝或穿西服，女子剪髮者，均視為問題，隨便拘捕監禁槍斃。在南京曾有一北大學生和上海滬江大學教員均以裝束不同而被逮捕，幾危生命，便是事實。至於在前敵上的殘忍，更是慘不忍聞。我們現在且摘錄上海泰晤士報描寫孫軍在南昌之慘殺劫掠情形一段來看：

【……北軍（指孫軍）向南城一路進行，沿途搶劫。入城後仍劫掠不已，直至今日（自九月廿三日至十月十一日），尙有辱劫。所有任家商店被搶者已佔十分之七。昨日通信員在城中視察，見兵士將所劫贓物送往郵局回家鄉，鋪店已歇開多時。……凡市民及學生曾歡迎南軍者，均遭槍斃，據警察統計，已達二千人之多。學生中凡剪髮作俄國式者，即爲不必審訊即行槍斃之充分理由。法律全無，警察亦遭過多日。……】（上海泰晤士報十一月二日南昌通信）。

孫劉玉春之在武昌的橫暴情形遙遙相映，同爲近世紀來之奇聞慘事。孫傳芳來每以什麼三愛主義相號召，即所謂「愛國」「愛民」「愛敵」，欲以對抵北伐軍之民主主義，像他這樣兇橫殘暴的行爲，真是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愛」。

述之

然而我們知道孫傳芳的命運是完全建築在這種兇橫殘暴的基礎上，是建築在鐵血的基礎上，全靠壓迫人民殺戮無辜來維持的（也可以說每個軍閥都是如此）。但是他現在究竟是怎樣呢？他的嚴重政策的結果如何呢？孫傳芳在南昌九江前敵的戰事失敗情形是大家知道的，江西鄧如琢全部的軍隊是潰沒了，孫傳芳已系的軍隊如謝鴻勳彭德銓李俊義等旅也完全潰敗了，南昌九江已危在旦夕之間。但前些時孫傳芳還在拚命掙扎着，還在希望最後的勝利，因爲後方如浙江上海南京等處還沒有什麼亂子。可是現在呢，謠言一聲浙江的夏超獨立了，周鳳歧的駐蘇軍隊開回浙江了，據時報所載，周鳳歧陳虞本人均有趕回浙江之勢，換言之，便是周陳均準備倒戈，鄧如琢久已在坐待時機，安徽的倪家軍正在蠢蠢欲動，上海的資產階級和一般市民也似乎要抬起頭來——像這樣的形勢，孫傳芳還能保持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地位麼？這不是孫傳芳的末路到了麼？我們敢斷言一句，孫傳芳完了，孫傳芳的五省總司令已到了最後的一天了，孫傳芳的鐵血政策再也不能維持他的命運了。

現在孫傳芳的本身可說已不成問題，如河南之吳秀才一樣（恐求爲吳秀才而不可得），問題却在如何來收拾江浙，是北伐軍呢，還是張宗昌？張宗昌以及張作霖對於江蘇是懸懸在懷的，但如果江蘇落

在游擊或牽強之手，江浙的人民就等於以暴易暴。像山東一千五百萬元的新赤費，江浙還要出十倍以上！因此而在江浙人民眼前的問題便是如何急速結果孫傳芳，如何與北伐軍一致對付魯張或奉張之南侵。孫傳芳是快完了，江浙人民的新時代快到了，孫傳芳所加於江浙人民的鎖鏈有解脫的機會了。但是江浙的人民應該自己起來動手，決不應坐待人家來替你解脫。江浙的民衆們，應立即起來以自己的

對於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希望

在辛亥革命軍發難之日，國民黨軍隊第二次占領辛亥革命發難地的武昌，同時在江西方面，也有擊敗孫傳芳之可能，不久國民政府北伐軍事或者能有一小結束。剛在此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廣州召集全體中央委員和各省黨部代表的聯席會議，這會議是有重要意義的。

以前有許多人看廣東不過是一些亂黨或者是一些亦化黨在那裏胡鬧，好在遠在化外的大蠻以南，無關大局；現在却不然了，不但吳佩孚的勢力被他打碎了，孫傳芳若從九江敗退，則福建四川雲南都絕了北向之路，如此則國民政府已占有半個中國，他的戰後設施，全中國人甚至於全世界人都不得不改變以前的態度加以注意了。

據我們所得的消息，此次國民黨會議的重要議程是：（一）國民政府之組織及地點；（二）召集國民會議；（三）省政府之組織，省民縣民會議，省與中央（政府）之關係；（四）省政府與省黨部之關係；（五）新的政綱。

此次國民黨會議提出這些問題來討論，已經可以證明國民黨有異常的進步。國民黨前此兩次全國大會，雖然議決了一些政治原則，此次的議程更具體化了。此次會議將如何決定這些具體問題，這是希望國民黨國民政府的人們，都急欲知道的。

我們一向是希望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此時期中的希望更爲迫切，

力量急速打倒兇橫殘暴的英國帝國主義走狗孫傳芳，急進肅清孫傳芳在江浙的殘餘勢力，與北伐軍一致抵抗奉魯軍，造成江浙人民的新時代，尤其上海四工人學生資產階級及一般市民此時更應急起努力，取得上海的自治權，建立上海市民的自治政府。我們相信上海的工人們一定是不會放過機會的，但要看看上海的資產階級如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獨方

因爲現在是全國人開始認識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時期。

此次國民黨會議議程中，最重要的還是第（五）議題「新的政綱」，因爲第一次全國大會所決定的政綱還抽象一點，其性質似乎是黨綱，現在應該根據前定的政綱，更具體的規定出來對於各方面目前的實施政策。例如，根據民族平等及經濟發展的原則，決定關稅政策和對那幾國的外交態度，對於國內戰爭及和平與夫對於其他軍隊之態度，對於財政如何將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中那些急需而且可能的辦法決定實施，如何完成粵漢鐵路及建築海港以發展工商業，確定教育經費及優待小學教員的具體辦法，這些都是此次新的政綱中所必須注意的。關於民衆利益之保障，尤其是此次新的政綱之生命，第二次全國大會所決定的工人運動決議案農民運動決議案和商民運動決議案中之具體辦法各條，都應該盡量採入此新政綱，並且關於工人最低工資之利益，應該更具體的指明由政府和工作會合組一委員會於一定期限內制定，關於工人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應該更具體的指明由政府通令所屬各省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條；關於農民政治的內項，應改爲解散壓迫農民的「軍隊及兵團」，經濟的內項，應改爲廢禁對於農民之高利貸超過若干以上；關於商民應增加二項：一是以海陸軍保護水陸商業交通及禁止各鐵路因軍事阻礙

既運通，一是修正商會法，使各業與正商人無限制的都能參加商會組織，而不為少數洋行買辦所把持。此次新政綱更應該珍重聲明：國民政府的基礎是建築在民衆勢力之上，而非建築在軍事勢力之上；因為這是中國由半封建的軍事專政到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唯一標誌。

(二)(三)兩議題，算是新的綱領問題：召集國民會議之地點與時間，這是一個事實問題；最重要的是計劃如何即刻在各地發展國民會議的民衆運動，免得將來成一空言會議；其次便是決定國民會議之目的，應該是民衆盡量發表怎樣減輕十五年來痛苦的，怎樣改正關稅制度，怎樣解除舊還外債，以解除全民族的枷鎖；至於全國政治組織和憲法問題，還不是軍閥未完全傾覆以前第一次國民會議所急當討

香港罷工終止了

反香港的鬥爭萬歲！

從廣東來的一切消息，都證實對香港的抵制罷工已經終止了。武裝的罷工糾察隊回到廣州來。可是我們能夠說，多年來繼續下來而暴發於一九二五——二六年的罷工抵制之猛烈的反香港帝國主義鬥爭，終止了嗎？

這罷工抵制延長了十六個月。世界工人運動一直到現在還未曾有過這樣持久這種廣大的政治罷工。中國工人後此將有長時間去研究他們在這鬥爭中得來的偉大經驗。在這篇論文裏，我們願意指出這次罷工抵制及其終止之意義——這次的終止在許多不留心的讀者或者以為是突如其來的。

香港罷工的根本特點，便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兩種鬥爭形式之結合：無產階級罷工和民族抵制。在這結合中，包含着全部運動的優點和缺點。罷工是直接聯繫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沙面青島屠殺殺之民族革命鬥爭高潮的。香港十三萬工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工

論的議題，所可決定的只是國民會議本身代替國會制度的問題；以省民會議代替省議會，縣民會議代替縣議會，也應該有同樣的決定。

省與中央政府之關係，應該根據第一次全國大會所決定的改綱對內政策第一條，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軍政財政，都應該劃分權限，不可採用割據的聯省自治，也不可採用無限限制的中央集權制。

全國人都開始重視國民黨國民政府了。此次國民黨的中央會議該產生一個適合目前中國初步改造所需要的政綱，而且馬上就能夠實施這一新政綱，使全國各階級的民衆都認國民黨國民政府究竟是什麼！

馬恩

會指導之下，丟棄了工廠手工場和碼頭的工作，并離開香港，而移住於廣州及廣東各地。奮鬥的香港工人組織，都來與廣東工人羣衆共同作戰。香港，人階級和帝國主義中間鬥爭，便成了廣州和香港中間鬥爭的形式。這裏，在廣東的香港工會組成了自己的鬥爭機關——罷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十六個月中間指導罷工工人的鬥爭，自身而且成了廣東全省革命的堅強支柱。

罷工變成了抵制。罷工工人的前進分子武裝起來并組成特殊形式的「工人自衛軍」——罷工委員會的武裝民兵。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在廣東全省海岸佈置了一條長的戰線，嚴密地封鎖廣州和香港中間的一切交通，不放進販私貨的和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偵探到廣東來。

香港這個英國帝國主義在東方強有力的支柱，隨着有組織的工人意志而衰落了，中斷了其與廣州的聯絡——這種聯絡是香港在中國南部商業上佔優勢的原因。緩慢地一步一步地，香港工人以自己的毅力和耐性消滅了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威權。我們可以自信地說：英國帝國

主編盧盜水遠不會忘記了他們從香港工人羣衆所得的痛苦教訓。

抵制延長了十六個月，在這種期間內，仍然是——現實的事實嗎？否，不是這樣。一九二五年六月離開香港的工人，除少數不忠實於勞動紀律者之外，都不轉回香港去。罷工本身事實上很早便已終止了，開始之後經過幾個月便已不成問題。武裝的工人糾察隊斷絕了香港與廣州方面的聯絡，但他們不能夠阻止香港強盜窺別的地方招來數萬工人做必要的工作。在香港內部，有組織的工人不能夠組成武裝的或非武裝的糾察隊。對罷工抵制的同情廣大普遍於整個東方。但過去沒有現在也還沒有強固的工人組織在南洋羣島，能夠阻止無業羣衆向香港投來。罷工破壞香港的工業和商業，同時也就削減了資本家對於勞動力的需要。他們所必需的三四萬工人，早可以從外邊取得的。所以當今年六月廣州和香港中間的談判開始時，談到終止罷工問題，香港即宣言：罷工問題，香港已無庸再問了。

在這十六個月期間，廣東政府以一身肩抵制香港的重任。香港的罷工和罷工委員會，在這期間充分帶了澄清反革命保護并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職任。在手工業的廣州，依靠於數萬有組織工人上面的罷工，乃是革命的大的支柱。在一切反革命者——這在廣東全省還是很多的——看來，罷工及其羣衆的組織，是他們經常的惡夢。可見明的和暗的反抗者時時宣言不滿言於罷工之存在，這並不是偶然的。香港罷工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工人的聯合發了很大的助力。數萬罷工工人散於廣東全省鄉村裏，到處幫助農民組織戰鬥的農民協會。罷工委員會組織本身連同他的真正革命的自治及其對於廣東革命建設的影響，在罷工工人中，造成了高級的革命熱情，這種熱情還將不止一次應用於革命事業和東方工人階級的解放。香港罷工委員會的名字將長久恐嚇帝國主義者，并為中國及其他國家工人階級的

模範。

對香港的抵制使香港政治上和經濟上發生巨大的損失，同時廣東經濟生活的常態發展也跟着破壞。廣東政府提出黃埔開港為當前的問題，但大家知道這種工作需要很長的時間。直到現在，廣東商業受了損失，幾百萬廣東農民所經營的絲業，停止發展，抵制阻止了農民生輸出產權於香港和美洲。這些都必然要妨礙廣東的革命建設事業——而廣東應該是且將長久是中國民族革命鬥爭的革命基礎。

對香港的抵制和罷工正式終止時，正當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因北伐軍勝利而重新高漲的時候。為安置罷工工人起見，廣東政府提出增加關稅的要求。不列顛政府派遣水兵在廣州西堤登岸和對萬縣之野蠻的砲擊，更加使反英的鬥爭普遍於最廣大的中國民衆。香港和廣州中間的鬥爭應該變成民族革命的全中國和英國帝國主義整個勢力中間的鬥爭。這鬥爭將是長期的和劇烈的。中國在這鬥爭中的勝利當然不是一次罷工一次抵制或一次戰爭的結果便可得到。

目前當堅決提出終止這罷工抵制的問題之際，我們應該向香港來的兄弟們，說底下的幾句話：

你們奮鬥了十六個月反對香港，并在中國民族革命鬥爭史上，在工人階級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你們的鬥爭絕不因敵人抵制的終止而終止，反要更長地延長下去。往香港去罷！香港工人的前途指導這十六個月的鬥爭并聯合過廣大的工人羣衆在自己的周圍，你應該與現今在香港工作的新的工人羣衆相結合。那裏，在香港，對於傳日的罷工工人，有很大的場所，可以施展你們一切的經驗及革命的毅力，你們應該在香港內部建立起像在香港罷工委員會那樣的革命砲臺。

香港罷工終止了！——對香港帝國主義的鬥爭高漲！

國際帝國主義與東方被壓迫的國家

馬恩

帝國主義者中間的利益衝突，這在中國是很明顯的而且客觀上促成中國革命運動的爆發，但這種衝突在別的地方也是十分明顯，我們也不可不知道。資本主義世界的事變天天告訴我們以新衝突的消息。爭奪市場的鬥爭加厲了。弱小的國家更加不能獨立了。同時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也日加強大起來，尤其在東方——這天然成了中國革命的同盟者。

在印度，最近一年日本資本和英印資本中間的鬥爭異常劇烈。鬥爭的對象是棉紗業的市場。棉紗業始終是印度工業實階級的根基，戰前在棉紗業中印度資產階級競爭者，主要是英國的郎加色（郎加色是英國棉紗業的中心）。英印政府始終是幫助郎加色的。在大戰中英印政府因財政恐慌并懼怕別國產品輸入印度，遂迫得答應印度資產階級的要求并施行保護稅限制輸入工業品。自此以後，為印度紡織工業之障礙者，祇是對於本地工廠使用棉花之百分之五的稅捐。政府不願取消這種稅捐，於是印度廠主去年便將這種稅捐加於工人階級身上，減少工資百分之二·五。那時工資八十三廠十五萬紡織工人便一致宣告罷工，據自己的組織力并得蘇聯工會援助支持至二個多月。工人階級的強固使孟買廠主發生驚慌而向中間的敵人英國紗廠主家求援。去年十二月印度廠主和英國廠主中間有極秘密協議，這協議內容大約是英國允許祇以頭等棉織物輸入印度并放任印度工業製造次等棉織物。在這條件底下，郎加色可以同意於取消那印度棉花的百分之五的稅項。這稅項取消了，工人便照原來的工資復工。

這樣似乎是和平解決了的。但從此日本便上了舞臺。日本紡織工業也是製造次等棉織物，與印度工業一樣。日本雖然自己沒有

棉花，須在印度購買棉花輸入國內然後製成工業品，但因有種種便宜，竟能夠復輸入其工業品於印度，付給高率的關稅，且與印度工業競爭印度的市場。於是印度紡織業資產階級便與其舊敵人——英國協調，與這新的有力的競爭者——日本，對抗。為保護自國市場安全起見，印度紡織業廠主於是要求英印政府提高關稅稅率以限制工業品之輸入；同時從去年年底起，印度資產階級復作一狂熱的運動，反對「不公平的」日本競爭。日本的競爭為甚麼是「不公平的」呢？因為他們說，日本資本家強迫工人做比印度工人更多的工，而給更少的工資。印度資產階級曾經痛恨英國主人強迫他們縮短工人的工作時間為英國競爭者的利益，現在自己又來玩這把戲了。印度資產階級要改善日本工人的狀況！日本資本家以同樣的話回答他們。日本和印度的工人階級看見這一國的資本家那樣關心別一國的工人階級，自然要覺得好笑。

然而事情不限於一工人問題為止。英印政府不久之前任命一個委員會來審查度廠主的要求，這一事實就證明他們的要求，即提高關稅稅率以限制工業品之輸入，是有達到的希望了。日本是很重視印度市場的，這一要求若是達到，便不會給日本以重大打擊。日本明白知道，在這種情形，英國是做印度資產階級的後盾。日本不久之前在埃及才受英國一錘之傷，現在在印及又有受打擊的恐懼了。埃及政府定了保護稅限制日本的烟草，這裡日本分明看出英國的手脚。

上述的劇烈的經濟鬥爭，現在尚未變成公開的政治衝突。但英日爭奪印度市場的鬥爭將日益加厲，這是無可疑的。這種鬥爭甚至將達到武裝的衝突，這我們也可由日本「遠東雜誌」九月號裏的言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請看英國資產階級「太晤士報」的通信員怎樣描寫這個「自治制度」：

「在其黨煽動家來之前，虛名自治之制度，交給自己辦，確切得着相當效果。本地官員，自己手裏有政府給予的權柄，是滿意的。人民信以為他們是受治於同種同教的，也覺得榮幸。本地官員，祇要能夠掛上光輝的虛名的政權，他們是不會多所要求的。」

共產黨之組織及其宣傳幫助了當地人民瞭解這「自治」的真相。這位通信員接着說：

「可是現在，這些攝政者（本地官員）及其部屬，都被紅色出版物斥為外國資本家的工具，而其結果是明顯可見的，即這班金服官員服從規律的精神已逐漸失墜了。」

寸 鐵

北京黑化了！

據東方社七日北京電：「北京新設之禁烟所，現決定自本月起，徵收印花稅，規定每一兩鴉片課印花稅三角，每枝烟槍月課印花稅十元，一面派出多數稽查委員，在市上密查無角可證者，即課以一百倍之罰款；因此，至今日止，已經登記之鴉片窟共有四百餘，烟槍八百餘枝，現定鴉片市價，每一錢五角，每一兩四元，若公然招徠顧客失。」

當馮軍在北京時，有人說北京亦化了；此時奉軍在北京一面無形停閉了各國立大學，一面大開其烟禁，豈不是北京黑化了嗎？亦化與黑化，有知識有思想的人們，現在當能決擇了罷！（實）

避開革命的新方法

時事新報上張水淇先生論中國人口問題，說人口過多是一盜賊繁

此一時彼一時！屈伏的爪哇居民，不久之前尚卑謙地低頭於每個荷蘭醉鬼面前，如今得，共產黨的幫助組織了自己的團體並認真與政府軍隊作戰。今年夏天在希達倫加地方（蘇門答臘島上）舉行盛大的反政府的示威，是二個大的農民團體（Sikat-Babat和Sikat-Tirta）召集起來。示威者終於與警察衝突而散，被捕者在五百人以上。爪哇反動部分的同教徒贊助政府的壓迫政策，與其荷蘭主人結成反赤同盟。然而這種壓迫是沒有力量足以阻止革命運動之發展的。我們從「太晤士報」的一篇論文裏便可看出：「一點也不是指明，Gandhi, Bhasa的權力是減少的或其宣傳……失却了引誘爪哇人的能力。」

多內亂頻仍之根本原因」。這種見解乃似是而非。中國的經濟命脈倘不操諸外國帝國主義之手，內部倘沒有軍閥擾亂摧殘農工商業，以中國的土地產業養中國人，一那裏會有什麼人口問題？因此，我們應該知道：中國人口問題，不是什麼人口過多，乃是人口和生產力不相稱；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下之中國，生產力實無由發展，所以中國盜賊繁多內亂頻仍之根本原因，乃是軍閥擾亂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是人口過多。欲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道路；然而一班愚儒的人總想避開這道路，主張什麼不合作主義，什麼教育救國，什麼重農救國，什麼道德救國，什麼基督教救國等等；現在又有人想出什麼解決人口的法子來了，這班先生們想避開革命的方法真多哩！（實）

討赤特捐

上海新報九月九日濟南電：「討赤特捐已開徵，丁銀一兩徵四元二角，漕米一石徵八元。」可憐被苛捐雜稅弄得難以活命的山東人民，尤其是農民，現在又加上這種特捐，他們不得不謝反赤運動了！

高叫擁護國旗的是些什麼人？

中華民國果然由辛亥革命而成立了嗎？實質上當然沒有這麼一回事。自孫中山辭總統職一直到現在，只有中華袁國，中華段國，中華直奉國，而沒有中華民國。既然沒有中華民國，那裏還有什麼中華民國國旗？議決什麼中華民國國旗的什麼國會，自從附和袁世凱定都北京一直到賄選，只是北洋軍閥的御用機關，那裏有什麼中華民國國會？因此盲目的擁護什麼中華民國國旗，而忘記了中華民國，已經是實權還珠；而高叫擁護國旗的人們，又是一班從前擁護龍旗的保皇黨後身研究系和孫傳芳國都派的幾個順民，怎不令人齒冷！

丁文江與愛國行動

以丁文江博士統治之理想的大上海，竟因為討河萬縣慘案逮捕各團體代表封閉學生總會，還行文來法租界拿人！丁博士的代表詹科長對學生會代表說：「此次被捕代表，實係純粹愛國行動，惟值茲地方多事之秋，自當特別從輕辦理。」然而警察廳廳長却對商人表示對被捕各代表，他本願意輕辦，只以了總辦主張嚴辦，故一時未便釋放。哈哈！好一個鼎鼎大名的丁博士，對外人則主張「友誼的磋商」，對愛國行動則主張「嚴辦」！「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嗚呼博士做官

傳筱庵的和平運動

孫傳芳的子民傳筱庵，一面拿招商局輪船替孫傳芳運兵，一面拿上海總商會名義通電主張和平，像他這樣和平運動還有什麼意義？然而有一個重要意義：總商會發一次主張和平電，便是聲明孫傳芳打了一次敗仗。

上海包庇私販烟土者是誰？

拒毒運動似乎在上海做得很熱鬧，可是上海包庇私販烟土的是孫傳芳丁文江傅筱庵三人的合股公司，試問拒毒諸公如何拒法？

國家主義者曾琦與高縣慘案

對於萬縣慘案，有些軍閥都表示憤恨，獨有所謂國家主義者置之不聞不問。上海學生會邀請國家主義者大首領曾琦，參加各團體討論萬縣慘案會議，曾琦回答道：「這是共產黨的運動，我們不參加。」因此，上中四川同鄉會大不滿意，宜布削除曾琦的四川省籍。大概這位曾琦先生是主張國家主義而反對鄉土主義吧！

那裏有中華民國？

張一鵬說現在國民黨革命北伐是革命國之命，試問現在是不是民國？本來自袁世凱以來，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已被北洋軍閥負之而趨，現在國民黨起兵討伐這班北洋軍閥，所以袁世凱的幕客張一鵬便大呼是革命國之命，所以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也站起來大呼擁護北洋派的國旗。孫傳芳替孫洪伊的債也說：「民國既已告成，已無所謂革命之理。」那裏有民國？北洋軍閥就是民國，孫傳芳也是北洋軍閥之一，他當然要反革命。我想張一鵬還可以幫孫傳芳解釋說：你們革我北洋派之命，就是革命國之命。

北方軍事政治狀況(十月二日北京通信)

柏鈞

(一) 西北軍退出察哈爾時張之江之總度

張之江之妥協事實約有下列各種：
一、與張吳個人之諒解：自國民軍正守南口，張之江即想將察哈爾撤離讓出，並曾派代表向張吳求個人之諒解，同時即在綏遠修理房屋，以表示對張吳屈服之真心，以喪士氣；後經各方之阻諫，遂毅然投誠之意，維持了數月的殘喘。

二、與馮玉祥之思想衝突：近數年來，馮之思想進步頗速，行動亦漸漸左傾，自退守南口後，屢電張之江令其與民黨接近，而張乃不但不與民黨接近，近在綏遠各地發生阻礙民黨之事實，處處表示右傾與妥協，故終未達合作之目的，是張之江與馮思想之衝突無可諱言。

三、愚民政策與喪士氣：自從馮玉祥表示與民黨合作，西北軍漸漸了解民黨之主義及解放自身的方法，張之江對民黨始終不了解，甚是懷疑，見人民熱烈的傾向，乃示意基督教徒，提倡亂軌的德謨克拉斯以轉移人民的目標，並且一個個拿到上帝之下去蒙迷他的腦筋。

他對於兵士的訓練，只有混泥與做廣告的兩種方法，使兵士們整日的陷於愁苦悲傷的思想中。這種辦法，都是含有消滅他們革命思想的意思的。

四、退却時之倒行逆施：

(甲) 張之江夫人之一席話：十三號起張之江即公佈退却的意圖，將家眷及家具大運特運，好像是不如不足引起民衆的恐慌。當張之江破太才往西退時，一家人就佔八九列車，有五六個列車都是奮的家具，如破牀破榻之類，張之江夫人即非常不滿，曾當衆罵張云：『像你這樣的卑鄙，簡直是把這些灰土置之死地一樣，你的姨太太算什麼，爲何要佔九個列車，兵士們腳斷手折都還不得一個車位，你的姨太太的破馬桶都帶走了，像你這樣的骨儀，怎能對得起上將軍練兵的本意？』張聽了沒有回答一

詞，只喊快開車開車開車了。

(乙) 摧殘士卒：張退却時約情形有如上所述，由前敵退回時的兵士非常勞頓，不但沒有醫藥，並且不讓上車——中因連其家眷及西北銀行現款幾百萬，因此散走四方的爲敵繳械者不下三四萬人。張並下令將幹部學生斷後——幹部學生比較進步——以遂獲殘目的，後經李協和等生反，方另調殿後軍。

(丙) 退却前的謠言種種：張之江信任一部分交通安福系的小走狗，以致他們得志西北，并整天揚言，當退却時督辦某兩處長謂某部倒戈，某部譁變，或五馬已投降吳等謠言，其實都是沒有的事。

(丁) 日人松室孝良之賈西北軍：退守南口後，張之江所依以爲左右手之高等顧問松室孝良，時時暗中勾結敵方。西北軍退出後，松室即派人歡迎某派并受某軍之優待，仍居高位勸問之職。聞張之江向對此人戀戀不捨，尚遣人邀往西行。

(戊) 反動教師之言論：高島出察哈爾於張之江非常有利，并且非戰敗；因外人說西北軍與國民黨有關係，國民黨在西北非常活動，此次退却，一方爲仁者之退讓，一方即爲與國民黨脫離關係，其言論在完全迷惑張之江，說於張極力否認亦化，即其從中作祟之証也。

以上是在西北政界做事之國民黨人在張項目擊耳聞之事實，極爲確實。西北自南口退兵之前數日(八日或十日)，日本電通社即發東京版各報，謂：『西北軍非叛派的密使到奉』，證以上述之報告，南口撤兵或即張之江與奉方秘謀妥協之結果亦未可知。

(二) 最近關於西北軍的消息
馮玉祥於九月十日自庫倫動身向包頭方面出發，隨動身時有一電致唐某等，謂此次回國務必積極進行革命工作，最要緊的是要把西北

軍趕快的與北伐軍連連起來，說他這一次回來，要分三路進兵：一路由甘肅入陝，由陝西入漢中或出澄城，一路入山西攻取太原，出娘子關或紫制關；一路由京綏路出南口攻取北京。此計劃要即日實現。

在這個電報中他並且說：方振武傾向革命較前益熱，稱願聯合西北二三軍的殘部，由榆林入陝，改造軍隊，立志把他的軍隊變為黨軍，這是九月一日的消息。但是到十日消息，包頭至庫倫無線電，忽然不通，庫倫方面說是包頭爲石友三軍佔領了，石已投降晉軍了，故庫包間從此斷絕消息，而馮亦不能直接回包頭了。關於韓石投降晉軍，有另一個解釋，說是商震已與國一軍有所結合，故彼等奉馮令爲此。

九月十日劉芳牧師自包頭抵京，說馮已安抵五原，包頭國一軍將領已紛紛往五原謁馮，馮將在彼處召集軍事會議。至於八月十二日京發一帶許多友軍相約起義而未果一事，西北軍方面亦爲惋惜，完全委過於熊斌（西北軍駐京要人）一人，說他並未有詳細的電報報告此事；可是就是劉芳亦僅說張家口受收無線電的人亦有通敵的嫌疑，故緊急要電多被阻隔，十二日之事，亦是無線電方面出了毛病。

綜合各種消息看起來，多倫之失敗，十二日舉事之失約，大同之久攻不下，南口之撤兵，以及撤兵時之擡車、軍用車出火等等，似均由於內奸之所致。西北軍營壘內還有敵人的奸細混在其間，這樣在革命戰事中，何一危險！此次馮來，頗決心把西北軍改爲黨軍，以從事於革命工作，第一要緊的，恐怕還是肅清內部。

(三) 陝西的現狀

九月八日三原來信說：國一軍於八月底，將張兆珩孔繁錦部完全肅清，攻下天水平涼涇川。九月初在西安三原方面之國二軍，派代表與國一軍代表在某處會晤，商定兩路援陝，先出三混成旅，相約九月中會師咸陽，解西安之圍。陝甘電報於九月七日已通行無阻。一軍已向三原進發，援助國二軍。郭寶珊仍在三原，國二軍大部歸

其指揮，擬振武部一部分倒戈投降國二軍，三原得險成陽富平正受國軍攻擊，陝局變化，即在旬日間云云。京中消息，西安圍已解，戰事現在靜謐渭南間，吳不敢渡洛陽，即係因此。

(四) 河南軍事狀況

河南的軍事狀況，我們看下列二表便可以知道：

河南軍事調查表(一)

姓名	部屬	黨派	關係
李有才旅	王化佛旅	最與	劉德霖師 二千人
張得勝旅	馬少山旅	民黨	吳俊卿師 一千八
樊醒民	約二萬人	者	李鴻章旅 一千五百人
梁壽愷	旅約一萬人	接近	馬及第師 三千人
龐德愷	旅約六千人	次與	陳文劍師 三千人
袁廷傑	旅約四千人	民黨	魏益三四旅約一萬人
賀國光	旅約二千人	接近	田維勤四旅約一萬人
賈萬興	旅約二千人	者	郭振才旅 二千人
劉萬齡	旅約二千	次與	袁家驥旅 二千八
徐壽椿	旅約六千人	民黨	白 黎旅 一千五百人
高汝桐旅 一千五百人		接近	袁家驥旅 二千人
		者	沈冠軍旅 二千人
			王壽臣旅 三千人

不明 態度

河南軍事調查表(二)

(五)奉魯軍對戰局的態度及其內部情形

靳雲鵬以團結大北洋派一致對南之策，奔走奉張孫福間，其內容計劃：(一)奉魯願出兵二十萬人；(二)孫表示願以糧食餉項供給此二十萬奉魯軍；(三)以靳雲鵬代吳佩孚；(四)十六日晚靳雲鵬由津赴奉，節後借張入關，即實行出兵，並改組政府。聞將推王士珍為臨時首領，以新組閣。但安福系方面，則謂仍推段祺瑞為首領，梁士詒組織內閣。安福系亦參與大北洋派結合之謀，這些確係事實。不過此種計劃能否實現還是問題，據最近的形勢恐怕是很困難的。奉魯軍內部衝突甚烈，于珍未得地盤，甚失意，張學良乃以北京衛戍司令安撫之。此次穆春部之變亂，亦係與高維嶽爭地盤。張學良往張垣解散變兵，正在車站訓話時，變兵開槍擊之，其參謀長某及外交處長某死焉，學良避車輪下，僅以身免，狼狽而逃。目下穆春軍向據多倫，與高維嶽軍抗戰。前者鄭庠來京見張學良，學良大罵張宗昌說南口之役直魯軍無功，全賴奉軍之力，並痛詆直魯軍紀律不良，蹂躪直隸人民。褚玉璞在京亦罵張學良，說學良要奪他直隸地盤，非武力解決不可。此次張宗昌自奉返津，頗露失意之態，盡因張作霖對他表示直隸必給學良，令褚玉璞往河南，令徐源泉往湖北，所以張宗昌回濟南，便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由京漢開海向河南出兵，褚為第一路司令，王棟為第二路司令，這不是授吳，亦不是授孫，乃是去奪河南的地盤。奉方既如此安排，似欲以學良屯兵天津，以觀事變，至必要時沿津浦路向江蘇發展。

讀者之聲

國民政府治下之廣西

廣東通訊 (第一百七十六期)

記者閣下：

魯魯系在京的爭鬥，最近還有一個最明顯的有趣的事實，即是石叻胡同之流血案。當晚在石頭胡同妓院請客吃酒的主人是王棟，于珍王琦皆其座上客。是日聞王琦先自退席，而憲兵巡邏不旋踵即到該處，這明明是有人授意含有尋釁的意味，所以當時怒罵了于珍，終究演成了一場血戰。奉張聞知此事，頗有責言，命查辦滋事軍官。于珍一聽此話，便勃然的說，查辦是可以的，但是在查辦以前先要解除王琦的武裝，王琦是什麼東西，他配當什麼司令！像這樣的奉系對了魯系的壓迫，魯系軍官究竟能夠受到幾多時實是一個問題。

張宗昌在京祕印攻擊孫傳芳的小冊子三萬本，又聞他小便時，必以便水激淋孫之肖像，魯軍自張垣撤兵時，人人都要到南方打孫傳芳，這都可見魯張仇孫之心理了。奉軍對南始終無誠懇的表示，他的態度是設法使粵與孫戰，他在旁將持觀望，候雙方精疲力竭時，然後大舉奪取吳孫地盤，以與南方相對峙。

日本京阪各報，載有九月十七日北京發的特電之傳聞，英二百萬鎊作戰費；又日本報揭張作霖的英顧問撤同氏奔走京奉間，德患奉張助吳孫敵粵。

此外莫肇宇魏邦平赴奉乞援，奉允助兵艦兩隻，莫等運動蘇元春之餘部下七八千人，在粵南起事，魏之女婿陳某已到京與魏莫接洽。徐紹楨亦勾結章太炎，在津組織反赤大同盟，民聲報即其機關；聞該報主筆鄧清與徐來往密切，函電甚多，徐等與孫傳芳勾結甚深。

N. PIERCE 君報告廣西的情況已露端倪，我看現在中國的新聞界，真敢替受壓迫的工農階級呼冤而確能指示民衆以革命大路的；大概只有貴報。在各省軍閥勢力之下且不好；其實廣西是掛了革命招牌的地方，若從外表上的觀察都是以爲很好；其實拿「外表」和「內心」稍稍對照一下，恰成一個反比例。因爲現在廣西的人，眼見得無論如何糟，都是忍氣，閉着口不敢說出來，外埠呢，又難得較實的真相，或者縱得真相也不肯說，所以一般富有革命性的青年民衆，對於貴報所登出廣西的情形，已崇拜和信仰到十二分。現在我再將最近的情形抽象的報告一點，請在貴報發表出來，藉此對於一般冒險的劣貨下一個相當的警告。

(一) 民衆運動方面。廣西的民衆運動，在形勢上觀察，似乎很好，若是說到骨子裏就連領袖運動都談不到，現在只就我所屢次看見的如「五一」「五九」「北伐後援會」「克復長岳祝捷會」……種種場合，若從皮相看去，也有許多長衣西裝隊和一般市民同在街巷裏巡行；但是稍一考察他們起點，那就太滑稽了；因爲廣西的民衆運動，很是幼稚，一般市民大多數不知道所謂運動，所以一般發生革命者，每到需要這種形勢來點綴革命招牌的時候，便由一二最高領袖（所謂最高領袖就是政學餘孽）下一個命令式的暗號給省黨部，再由省黨部轉示各機關及市民團體，可是那些被招募的市民，強半都是莫名其妙，不過本行他們各個領袖的使命罷了，若從嚴格的說，只怕連許多二等領袖都是莫名其妙，我只聽他們屢次巡行的口號都是些「省府省黨 萬歲」的呼聲，便可看得出來。

(二) 工農方面。南寧工人所處的地位比任何地方都要困難，但是若外表上也是很好的，各行工人都准許成立了工會，會內且都備置了洋鼓大旗，若是說到實際上，關於工人自身的真實利益和階級覺悟等問題；那就還有層層的束縛，處處地方，都要受政府力量的支配。

這是因爲各行東家都是與政府當局結交往來，花酒徵逐，如果遇現工人有所要求時，這班東家便藉着由友誼得來的政府勢力去壓迫工人，暢達他們之權。惟農民運動比較稍有進步，四月前已辦立了一個零農民運動講習所，可是所長和幾個頭腦較新的教授，最近都染了一個零農民的嫌疑（其實並非其產黨不過是較左傾的國民黨），以後該所之命運，能否持續下去，還是一個問題。至於農民實際方面，因農所學生宣傳的影響，最近一般農民都能自動的組織起來，紳士化的省農民協會已經取消了，日下各縣鄉成立的農民協會，共有三十餘個，而一般惡勢力的壓迫和摧殘，也就隨着俱來！現在我且將前日南寧市郊農民協會反抗團局的宣言寫出於後：

「同胞們：你道這個聯合段局是怎樣？團練局嗎？自治局嗎？我們平南三鄉的農民羣衆，都受渠局死了，所供肥的，只是局裏頭那幾個劣紳土豪——蘇成輝凌樹章劉世南雷福宜杜維基。

我們所苦的一切苛稅雜捐，不是經黃民政長於四月啟日通令取消了嗎？試問平南聯合段局所收的青菜攤和魚肉食物攤各種抽捐，係怎樣講了，算不算一種惡跡？

平南段財政，本有公款收支處經營，他局裏再另設庶務員，任意徵收；支出的數目，又沒有決算收支處審查，試問這種行為，與富寧縣公署所核定的公款收支處章程對不對？算不算一種惡跡？

段局入款，如附加屠豬捐，屠牛捐，大小生豬捐，番攤捐，客棧捐等等，數目不貲，還要苛收指定的學款！渡船捐，肉亭攤捐——致使學校經費支絀，摧殘國民教育，今年春間，又增加大小生豬捐，牛皮落地捐，拖馬捐，船頭捐，並收及北海客的海味捐，生果捐，與村蘇城客的鴨毛捐。又試問這種行為，在地

方財政上對不對？算不算一種惡跡？

段局練了名額，曾經聲明招足三十名，今局內祇有十名左右，這個是不是侵蝕練餉？算不算一種惡跡？

段局本係個辦公處所，蘇成輝雷福宜等，日夜聚集煙灰，吞雲吐霧，這又算不算一種惡跡？

以上種種惡跡，我們平南的農民久已受賜不淺了，到今日覺悟起來，再不能容忍了。遂由我們平南一二三鄉農民協會聯合議決：——此後一致拒納這些苛稅雜捐！要與該平南聯合段局算帳了。該段局乃竟濫用權力，擅行逮捕我們會員！國民黨黨員！蒙剛和，試問我們中央黨部，不是已有通電公布：凡屬黨員，於黨綱未有違背，無一何種機關，不得擅行逮捕的嗎？該段局這種惡跡，恐怕要算是目無黨紀，目無政府的了。

同胞們！請大家判斷一句，這段局應該打倒不應該打倒！
南寧市郊第二區平南第一、二、三鄉農民協會
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三)新聞方面。現在廣西的新聞似乎可以過得去只就軍事一處說：已有三個報部，「農商」是一班最反動而最劣的紳士的護符，不值一說，「通俗教育報」是全省學團聯合會(省教育會)的宣傳機關，他的職任，就是專為紳士階級張目；還有一個高掛黨牌的「民國日報」是政府領袖黃紹雄兼社長；總編輯為加冕博士頭銜的黃萬表，出版第一天的宣言就高唱國家主義，排斥其他「什麼主義」，五光十色，令人看了如入五里霧中，其餘每天的新聞標題，不是勝吹廣西軍官的美武，便是些「黃主席樂育為懷」「黃主席愛民如錫」……重要演講——的肉麻話，這種毫無價值的御用品，簡直連「報」字的意思都完全失掉了！

我知道看報的篇幅，是很寶貴的，所以只家家寫出一二，不過都

是事實，其餘黨務，政治，軍事，財政，司法，教育，各方面，以及社會情況，私人道德，——我也祇好暫存忠厚，不盡將他暴曬出來，等待貴報將這幾點發表，下他一個相當的警告，看他能否覺悟？權且留了這條自新之路給他，以後再說。

懲頑先生：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雲南於南甯

國民政府治下不僅是貴省廣西，即使廣東也有貪官污吏劣紳土豪等假革命之名摧殘農工農運動。所以獨秀在上期本報說：『對孫傳芳戰爭一有結束，國民政府對於所統治的省分即須……盡力來肅清境內的半封建勢力如貪官污吏劣紳地主豪工賊等。』這是國民政府的責任，同時也是我們民衆的責任啊！
記者

本報啓事

本報第一百七十五期因趕於雙十節出版，校對匆忙，致錯字甚多，茲特就最重要的錯字列成正誤表如下，并望讀者加以原諒。

頁 行 字 誤 正

一八〇〇(上半)	一〇	二九	遙	搖
同	一三	二七	廿	廿
同	一五	二六	二八	黃曉穎
一八〇二(下半)	一三	一九	駭	該
同	一五	一五	南	衆
同	二六	二五	二六	衆之
一八〇三(上半)	二〇	一七	芽	美
同	二六	七	一八	齊發
同	二六	七	二一	上
同	(下半)	七	二一	小

The Guide weekly

導 嚮

報 週

◀ 期 七 十 七 百 一 第 ▶

次 目

論浙江和上海事變……………述之

對於國民黨再起的希望……………獨秀

附 獨玉祥回國宣言

英國礦工最近的奮鬥……………馬恩

新歐洲鋼鐵托辣斯……………馬樂

寸鐵(十四則)——

軍閥口中的赤化與蘇俄(實)——到底是誰沒收人民財產?

(實)——帝國主義者意中的反赤作用(實)——孫傳芳丁

文江是不是中國人?(實)——孫中山的北伐還是段祺瑞的

北伐?(實)——以招商九輪報効孫傳芳的是誰?(實)——

——請看研究系站在那一邊?(實)——原來抗張吳就是亂華! (

實)——比約與顧內閣(實)——愛國的顧內閣(實)——

何以軍閥輩這樣愛國?(實)——此路不通的國家主義(實)

——國家主義者與研究系(實)——苗民和蒙古的國家主

義者(實)——

北京之政聞種種(北京通信)……………子棠

從廣州所聞北伐軍之勝利與民衆(廣州通信)……………叔堅

讀者之聲——

「革命的目的」……………映勝 記者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論浙江和上海事變與孫傳芳

述之

浙江袁超的獨立運動現在已被孫傳芳用武力取消了。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市民準備的暴動也被孫傳芳的鐵血政策壓下去了。這樣一來，孫傳芳免到臨頭的危險，又過了一關，或者以為孫傳芳的地位便從此穩固了。其實孫傳芳只算僥倖渡過一個關，至論到孫傳芳的地位還是依舊十分險惡，孫傳芳的命運還是依舊往死的道上走。

我們須知道孫傳芳地位的搖動；孫傳芳的命運之所繫，不在江浙，而在南昌九江之前敵，浙江上海的事變如果成功，不過更促成孫傳芳滅亡之速度。現在浙江和上海的事變雖然失敗了，但是孫傳芳之末路却不因此有所挽回，反而證明孫傳芳的地位已根本搖動，孫傳芳的勢力已根本破產。由這次浙江獨立夏超投降國民政府和上海民衆準備暴動的事變表現出來：(一)孫傳芳的部下，除了他的死黨盧香亭孟昭月(其實盧孟也未見完全靠得住)以外，如陳儀周鳳岐白寶山李寶章等一班蘇軍，差不多完全是搖動，隨時都可以倒戈的。因為在這次事變中，這一班蘇軍的軍軍領袖紛紛向國民政府的駐滬代表賄地接洽，準備內應。(二)江浙尤其是上海一班左派的資產階級已到了與孫不能兩立的時候，已堅決地倒孫。如廣洽柳王時穎王彬彥一班人，對於上海的市民暴動不管他們陣陣畏縮，總是積極參加過的。(三)上海一般小資產階級已充分表現反孫傾向，充分表現希望北伐軍勝利的傾向。因為當浙江與上海事變之時，這班小資產階級雖沒有怎樣積極行動，但在他們一般的表現上都是滿口着夏超成功，孫軍失敗的。(四)一班智識分子甚至政客官僚如褚輔成等都至於活動的現象，不管他們是否投機，總算是一種反孫勢力之表現。至於工人階級那更不用說是與孫不能兩立的，是反孫之中堅份子。尤其有興趣的，素來反動的嚴春陽，執行孫傳芳命令屠殺上海市民

的例子手，到了那時候也居然搖動起來，也居然向虞洽卿表示可以中立。以上這些事實有其歷史意義，理想誰都看得出来，孫傳芳在江浙，除了他的死黨如盧香亭孟昭月以及傅筱庵等幾個官僚買辦和走狗外交外，差不多都是極端反孫或者可以反孫的人。總之從這次浙江和上海的事變中可以看出江浙的民衆及孫傳芳的部下，對於孫傳芳之真實態度，換言之，可以看出孫傳芳在江浙的真實勢力。我們可以說，由這次浙江和上海的事變證明，孫傳芳在江浙是到真正不能維繫的時期了，縱使他暫時壓下上海的暴動，暫時打倒了夏超，但是在上海浙江者無一非孫傳芳之敵人，無論何時都可以起來反對孫傳芳，起來倒孫，蘇軍從白寶山李寶章王有功到陳儀，只有一機會，隨時都可倒戈，一般民衆隨時都可以暴動。我們敢預言，只要孫在南昌九江前敵一有失敗，浙江的第二次獨立上海的第二次暴動馬上就會到來，轉瞬間，江浙就可以離開孫之統治。

但是孫傳芳在南昌和九江方面究竟是怎樣呢？據孫傳芳自己的電報自然天天是勝利的消息，但是實際上孫已派蔣百里至高安向蔣介石請願，願放棄圍贛，這便是表示他已到了不能再戰的程度了，只有鐵議和來保持他暫時的殘喘了；現在北伐軍還正在準備作最後之總攻擊，現在駐武漢第四軍八軍均已開往前敵，沿江而東下，大約總攻擊令當在這兩天，同時在另一方面王普等已秘密派代表至武漢接洽投降條件，葉開鑫馬濟的軍隊亦在搖動之中，海軍也有反戈之意，這些現象對於孫傳芳在南昌九江前敵上的將來命運是怎樣呢？何況奉魯軍又在準備南下奪取江蘇呢(見本期北京通信)？

現在的孫傳芳——英國帝國主義之最可靠的工具，是目前妨害北伐軍發展的最大障礙物，也是妨害目前民族運動發展的最大障礙物，

現在已到了非根本解決他不可了。現在北伐是在準備與這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孫傳芳以最後之打擊，是在解決這個障礙物。但我們這裏希望北伐軍的軍事領袖們應根本了解，孫傳芳不解決，對於北伐軍勝利的前途還是很有問題的；現在應該用所有的力量一致地來解決孫傳芳，進而取得江浙，完成國民政府長江流域的統治，經過相當時期才可再進而解決北方問題。

浙江上海的民衆們，軍人們，你們應繼續準備第二次的浙江獨立，第二次的上海暴動，——廣大羣衆的暴動，以民衆的暴動與軍事行動結合，根本推翻孫傳芳在江浙的統治，肅清孫傳芳在江浙的勢力，

對於國民軍再起的希望

「馮玉祥回國，國民軍再起。」只要不是希望吳佩孚張作霖長久統治中國的人，都應該表同情於這件事。因為這件事至少可以使張作霖不能夠專力對付南方的北伐軍。

研究系一派人，他們雖然現在還不曾公然逢迎張作霖，他們傳統的思想，總以為中國應該永遠歸北洋派統治，由袁而段而徐而曹吳，他們都繼續擁戴，曹吳敗了，他們便來擁戴孫傳芳，孫傳芳若再失敗，不知他們將於北洋派中推出誰來？或者也只得去就合張作霖。馮玉祥雖然也是北洋派中分裂出來的，可是他忽然親近了孫中山，并且親近了蘇俄，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當然要咒罵馮玉祥。

不懂得軍閥定義的人們（如國家主義派），竟把馮玉祥蔣介石看做和張作霖吳佩孚同樣是軍閥，像這樣故意混亂是非，真是暗中幫助了張作霖吳佩孚。

軍閥們大喊馮玉祥倒戈是破壞道德信義；有些無聊的小新聞記者，也附和軍閥，以倒戈團團長倒戈學校校長胡美馮玉祥。其實，民國倒戈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吳佩孚向段祺瑞倒戈，馮玉

建立一個民治的江浙政權！尤其上海的資產階級，你們既不甘孫傳芳的壓迫，你們又想作上海的主人翁，取得上海的市自治，那你們便應挺身起來主動，至少亦應有始有終地積極參加上海這個自治運動，絕不應臨陣畏縮，你們須知道權利須自己憑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人家絕不會送到你手來的。上海的工人羣衆們，你們應一點不客氣地起來領導將要到來第二次上海暴動，利用你們十月二十三日之經驗，打倒慘殺劉華的劍子手孫傳芳，那時才可以相當地取得你們應享的權利！

獨秀

詳算不得是倒戈團團長或倒戈學校校長；并且這幾次倒戈只是破壞了封建社會的道德信義，在民主政治之過程上都有很大的意義。胡適之說：「馮玉祥之對曹吳倒戈，放開眼界通觀前後二十年全部歷史，是很有價值的一件事。」此見實不同凡俗。

京江一帶商民對馮軍是怎樣感想呢？有一部分接近奉直軍閥的商人說：馮軍是有紀律不擾害人民，只可惜其產公婆不好。一般商民并未看見共產公妻的事實，他們只看見亦軍不曾擾民而反赤軍却是燒殺淫擄這些事實，遂不禁發生希望赤軍再來的心理。本年七月四日上海申報所載北京歸客談，有一段話可以代表當時人民對於赤軍與反赤之感想，茲照錄於左：

「試從西直門至清華學校，吾人常往來之路，梁日凶險，只見有兵，不見一老百姓，自入城，在西四牌樓以西，尚無開門之店鋪，其在前門一帶，則家家內至少有七家停閉門閉。初時瑞蚨祥等，特與八大爺多為鄰里，開門敷衍，數日而後，亦停市矣。凡綢緞店金銀店糧食店，以及出售貴重日用品者，莫不

首先停市。一日余往前門買夏布，店夥稱對不住，鐵路不通，來貨沒有，請改日光顧。余初信之，余妻住京久，特與熟識，即日往買，則慨然出售，詰之，則稱實不相稱，八老爺手持軍用票，決不取請教也。八老爺程度日高，往往另串一人入店，還貨既畢，則八老爺昂然而入，非納軍用票不可；有時串得一大家裝束之婦女入店，必以為與八老爺無關係矣，運貨既畢，而八老爺忽入，詐為護兵，口稱：太太，貨選好沒有，強納軍用票於櫃，挾此大家婦女，携貨以去。又有一次，確是一大家婦女，還貨既畢，出現金，將交櫃，一八老爺直入，謂此間無須現金，吾代汝納軍用票足矣，即取該婦手中現金，昂然遂去，如此行徑，店舖非不欲營業，實覺少做一筆生意，少蝕一筆本錢。

軍用票有數量之限制乎？曰無有也。苟有限制，商會等機關尙可爲之設法，今則無底之憂，誰首謀之？初時尙有電車電燈等公共機關可以使用，今則首收者日少，尤可恨者，崇文門稅關，明公搭用，實則提高稅率，使等於軍用票短折之數，如軍用票對折，則稅率提高一倍，詰以何以與天津稅單定額不同，則稱吾那裏管得。過天津，則租界以外商民之苦痛，一如北京，更強向屋戶或舖戶，加徵房租三個月，不足更加收房租兩個月，其係自有之屋戶，則爲之估價，令人痛恨不淺何豐林之作俑於前，遂成軍閥搜括民財之慣例也。納房租捐於官，卻不許還搭軍用票，某商人語余，簡直是要我們性命。京津老百姓，莫不想全國民第一軍之紀律，雖在退兵時，從未強索一錢，掠取一物，以爲其領袖人物如何，又常別論，若其兵士，真當起愛民不擾民數字，甚至謂如此好兵，若竟不能生活，未免無天遺矣。

現在有紀律的好兵又起來了，京津老百姓當然要歡迎；可是研究一班人聽見馮玉祥回來，并且回來還是要反抗張吳而革命，他們便

大叫馮玉祥抗張吳，是蘇俄亂華計劃。到底是有紀律的好兵亂華，還是反赤的奉直軍亂華，老百姓只若事實，不會把白黨（奉直軍閥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的宣傳若得比事實更爲可靠吧！山東的農民本來不知道共產黨，更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可是張宗昌反對共產黨的告示貼遍了山東，全省各鄉村農民見了稿稿私談道：張宗昌這樣深恨共產黨，想是共產黨反對張宗昌，看來這個黨或許不錯。現在研究系大聲疾呼馮玉祥抗張吳是蘇俄亂華計畫，老百姓也許因此更覺得馮玉祥和蘇俄都不錯，因爲老百姓目前切身感覺得亂華的人正是張吳，不是別人。

奉直兩系軍閥之爲害中國，無人能夠否認；不用武力而可以打倒他們，非當當不至作此妄想。將用武力打倒奉直軍閥之國民政府及國民軍，是否也和軍閥一樣呢？不獨工人農民學生相信他們是革命的；即一般稍稍進步的商人，現在也知道國民政府和國民軍比奉直軍閥好，暗中盼望他們得到勝利；連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白黨的肚子裏，又何嘗不曉得國民政府和國民軍好過奉直軍閥，不過在他們的利害和感情上，不願意這樣說罷了。

現在不獨國民政府的勢力達到了長江，馮玉祥回國，國民軍再崛起，陝甘綏晉漸漸歸入國民軍掌握，由包圍到廣州新的革命勢力和由滿洲回到福州舊的軍閥勢力，已成對峙之局，人民對此對抗之局應該有個選擇了，似乎很難中立。站在軍閥那邊的人們，稱國民政府不願民軍爲亂黨爲赤化黨爲赤賊，只好聽他們自便；若是有人滿肚皮不願意站在軍閥那邊，同時又滿肚皮反對國民政府和國民軍懷疑，試問他們有什麼別的路？不但站在軍閥那邊的白黨若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顯然是反革命，那對軍閥與革命間取了中立態度的人，實際上減少了革命的力量，也算是幫助了軍閥。所以現在人民軍是極的不反對國民政府和國民軍還是不夠，應該起來幫助他們的軍隊進

攻。因為在事實上已證明了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確是中國推翻軍閥的尖兵。

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人民所得自由，比在奉直軍閥統治下的人民如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消說得。馮軍的紀律比奉直軍如何，不但京津老百姓知道，即張作霖也知道，并且他自己也承認過；馮玉祥此次回國，在他固有的治軍嚴肅已勤儉外，更鮮明了他的政治態度，確定了他的革命方針，在他的回國宣言上（宣言附錄於後），他明明白白的告訴了國人。我敢說他這個宣言是中國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這個宣言所產生結果，將來必非常之大。我敢說：

今日的馮玉祥，我們不能當做從前的馮玉祥看待了！

我們肯定了「馮玉祥回國」，在「中」革命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固然應該說明這個意義，我們更應該對馮君及全體國民軍表示幾件具體的希望：

第一，國民軍「有紀律不擾民」的榮譽，應該極力保存勿失，并須將他榮譽普及到二三五軍去，尤其是二軍更需要。

第二，二三五各軍都要統一在馮總司令統率之下，對內整理，對外作戰，萬不可妄想各自樹立單獨行動，致分裂革命勢力，尤其不利於作戰，國民二軍在河南失敗便是前車。

第三，國民軍并不是簡單的軍事勢力，乃是一種政治勢力，他的勢力該很深厚的建設在民衆勢力之上，尤其是農民。應該由國民軍兵士的羣集中，叫出「軍人和農民合作」的口號；國民軍所到的地方，都應該幫助農民（佃農自耕農）反抗地主過分的剝削，反抗土豪劣紳壓榨的魚肉，勸導擾害農民的土匪，嚴懲貪官污吏更不待言；應該喚起農民對國民軍的同情心，由農民自動的供給國民軍以食糧，不應該以賦稅的形式強迫農民增加負擔；應該盡力幫助農民的組織教育與武裝；應該使農民羣衆成爲國民軍的後備軍，同時國民軍也就是

保護農民利益的軍隊。

第四，國民軍暫時不必急於向外發展，首在整理內部，充實其戰鬥力，使奉張不敢輕於嘗試。軍中下層的政治訓練尤其重要，不僅要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能夠打仗，更要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懂得爲什麼打仗。總司令一個人決定革命是不夠的，必須在下層的政治訓練工作上，充分努力，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認識自己是一個革命黨，都有爲民族自由而戰不得不犧牲自己的自由與生命之決心。

第五，對於蒙回少數民族，應該尊重政治上經濟上的生存權利，以引導他們參加全國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至少也要使他們不妨害此爭鬥。我們不可一面反抗國外的帝國主義者，一面對國內的少數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國主義者。

第六，儘可能的（只要不損失主權，賺借用外債亦可。）完成鐵路，在商業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附馮玉祥回國宣言

玉祥本是一個武人，半生戎馬未嘗學問，惟不自量，方圖救國；無奈才識短淺，對於革命方法，不得要領，所以飄然下野，去國遠遊。及至走到蘇聯，看見世界革命起了萬丈的高潮，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變重的壓迫，革命運動早已勃興，又受世界的影響，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即由此而生。於是我明白了救國的要訣，已經有人開闢了道路，我們祇是照着他的法子作，便有出路。中山先生說的好，行易知難，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緩的馬上幹起來，又因最近的中俄的國民軍退後，愛國志士前更利害，我的熱血沸騰起來，憤不難已，遂趕緊回國與諸同志上革命戰線，共同奮鬥。我這並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走的時候不是驕然驕高，來的時候也

不是甚麼壓山再起，現當回國之始，有些必要的話特擲誠以告國人。我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為瓦工貧賤完全無產階級的人；自幼失學，及長入伍當兵，歷着庚子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結下辛丑條約，我受了極強烈的激刺，憤政府滿清，改革的思想於是萌芽；後來受了革命影響，也形成了推倒滿清，改革的思想。

辛亥武昌起義，我與張之江李鳴鐘張樹聲韓復榘諸同人同王金銘施從潔白亞甫諸烈士舉兵響應，而有寧州之役，不幸為王懷慶所欺，功敗垂成，王施白及諸烈士即時遇害，我和張李張韓，均被遞解回籍，償以身免。民國以後，我又出來治兵，苦力經營以成陸軍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凱救國稱帝，我在四川統兵與蔡松坡聯絡並助成四川獨立。民六張勳復辟，我正去職養病西山，力疾到廊坊，先馬廠督師而起兵，進攻北京擊潰清廷兵。民七南北軍戰於長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牽制南下之師。民國十三年，曹錕賄選稱位，吳佩孚懸纜暴橫，用武力統一政策，以亂川擾粵，而直魯鄂豫受其直轄，為禍更烈，並逞其兇殘慘殺工人學生，尤為國人所共棄；後來又動全國之兵攻打奉天，窮兵黷武塗炭生靈，我與胡漢黃孫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斷然的行動，遂率師回京舉行首都革命，倒曹敗吳，並驅逐帝制廢尊薄儀，以完善辛亥革命未竟之功。這一次的意義，一是討伐賄選為中國人爭人格，二是反對武力統一用免兵禍，三是剷除帝制禍根，免得再鬧復辟的亂子，四是開通東民族解放的局面；當時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標榜，我們看有他遭過失敗，幾海多年，當有覺悟，所以請他出來當臨時執政，以便作解放民族的事業；不料他出來之後，仍是引用私人，敗行失政，解決金佛郎案，使國家受莫大的損失，國人至今痛心，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對於民衆不但

不解放，而且嚴重的壓迫，弄到後來演成三二八的毒殺案了，槍

擊學生，出了極暴烈的慘劇，政府成了殺人政府，豈有再擁護的餘地，所以又有倒段之舉。以上這些事實，都是從革命的路線上作的，他人不知，乃斥我為幾次倒戈，實我為憤於逼宮，這是由於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為述出來，好使國人對於我有明確的認識。

有人罵孫中山先生，說「孫中山的兒子有點革命的禱，無論到什麼地方，就是要革命，若說他的兒子孫科做了大總統，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為這是罵孫先生，其實孫先生的偉大，正是在此，一個革命者，只要看見統治者不對，就發革命，無論他是親賤也好長官也好，站在民衆的意義上，這些個人私情一概都顧不得。吳佩孚張鳴閉嘴抱守的綱常名教，儘可由學究們放在故紙堆裏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紀的民主國裏害人。

我雖然作過幾點革命事實，我却沒有鮮明的旗幟，因為我對於革命只有籠統的觀念，沒有明確的主張，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方法，在從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點兩點改革式的革命，而沒有澈底的作法，我也亦深深的說出來。好是國人知道我所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是革命，其原故到底是什麼一則事？就是革命觀點上說，過去的我，若說是一個中國革命者，是一個中山主義者，我都不佩，至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話，更是說不上，不意當時有人說我亦赤化了，現在看起來真是慚愧，當時的馮玉祥那裏夠得上赤化，不但罵我的不知赤化是什麼，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甚麼是赤化，罵我的人，也不說出根據來，只說不該與蘇聯親善，我想世界各國民主主義者用不平等條約壓迫中國，致中國的死命，只有蘇聯自動的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平等待我，自是引起我們的好感，使我們彼此親善，若對於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與之親善，反去巴結以奴隸待我的國家，這是何等亡國的心理？這是要瞞國人明白的。至於吳佩孚

亂造謠言，說我與蘇聯締結了什麼秘密，尤其荒唐之語。我向來是痛惡賣國軍閥與外人結密的，豈有躬身自蹈之理？蘇聯把種種不平等條約都自動的取消了，那裏有再締結不利於中國的條約之理？況且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屑作這種鬼祟的事，如果有什麼秘密，也不能久於瞞人，甚麼秘密，甚麼條件，何以絕無所聞？若說蘇聯幫助中國革命有所懷疑，要知道蘇聯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壓迫者，並扶助弱小民族為己任，主義在此，甚麼不利於人的事都作不出來。吳佩孚肚子裏比誰都明白，他明白馮玉祥不是一個結密約的人，無論如何作不出這種事來的，他又明白離赤化離得很遠，夠不上帶赤帽子，而他偏要說甚麼秘密，又是什麼討赤，完全是騙人來共同反對國民軍以洩他自己的私憤。大家不知道，隨聲附和，實在是上了他的大當，吳佩孚先是號召所謂討賊戰爭，後來忽又變而為反國民軍的戰爭，國民軍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讓步，誰知你越讓，他越攻。軍閥何以如此的強呢？軍閥本身實在無力量，乃是帝國主義者在背後主持，因此我們知道要想戰勝軍閥，必須先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壓迫之甚，幾使中國不能生存。工人農人及一切受苦難的人，為什麼這樣弱，這樣苦？就是帝國主義者所給的，帝國主義的各國，強迫中國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於是中國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陸軍的駐紮，有航行權，有領事裁判權，修鐵路，開礦山，把持中國的海關，強制中國協定關稅，壓迫剝削，不一而足。例如關稅，祇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國國庫少收入，整理財政，無從着手，有最大的害處，是在阻礙中國工商業之發展，割中國經濟之生命，使他們的貨物盡量輸入，使中國的原料賤價輸出，於是中國每年進出口貨超過出貨，其價在三萬萬兩銀子之譜。賠款及外債本息償還，單是在關稅兩稅項下掛付的，每年就

是九千八百萬元，至於他們在中國所經營的礦山輪船各種工廠各地銀行紙幣，所吸去的大批現金，更是無算，又因關稅不自主，不能保護國貨發展，致使洋貨逼中國，吸去的銀錢又不可勝計，如此中國只得困窮，而且窮到現在的地步。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把中國弄弱了，又用政治的侵略陷中國於危境；東交民巷的使團是何等的強狠，稍微明白中國的政局沒有不知道的，他們對於中國內政動輒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國民軍即是一例；其最利害的，是利用中國軍閥壓迫民衆，又唆使軍閥互相戰爭不已以鞏固其在華之權利，遂使民國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戰禍，已經被他們弄窮了的中國又加上十幾年的戰爭，於是農民工人商人學生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兵士及一切民衆，窮的窮死的死，其原因都出於此。

苦痛的來源已經求出來了，我們要解除這深切的苦痛，惟有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與革命同志們共同擔負這個使命。現在我所努力的是選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所有國民黨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議決案，全部接受，並促其實現。今後將國民軍建築在民衆的意義上面，完全為民衆的武力，與民衆深相結合，軍隊所在的地方，工人組織，農民組織，均當幫助，並聯合其他民衆的團體，共負革命之責任；同時對於學生、教員、商人、極端職員、新聞記者各階級之利害，均極力顧全，意義是在解放被壓迫之中國民族，以與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軍閥之壓迫，使工人不受剝削，農民不受窮苦，商人不破產，學生有書讀，教員及機關職員都有薪水發，新聞記者不發生性命的危險，與其他人民的痛苦，均為解除。至於政治主張，我是一個國民黨員，又是國民政府委員之一，一切由國民黨決定，由國民政府主持，我惟有與

諸同志，用集合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謹此宣言。

英國礦工最近的奮鬥

英國礦工於十月四日所開的會議，無論是仇是友對之都是十分注重的。這一次是十分重要的會議。保守黨政府以中間人自居，并向礦工的礦工提出新的利於資本家的條件。勞動時間需延長，而勞動工資不是由礦工總會和礦主來規定全國一致的數目，乃應該按地域分別——這就是礦主所要求的，他們要以此破壞礦工總會之團結。為解決各地域工人和資本家的爭端起見，政府提議組織一空英仲裁裁判所，其中除工人和礦主的代表之外，還有第三者代表仲裁人，這仲裁人中必須有薩瑟爾委員會中的一個委員——薩瑟爾委員會本擬認定延長勞動時間減少勞動工資是必要的。

在礦工面前，問題是很嚴重的。冬天快到了，生活更加困難。對資本家和政府的條件讓步呢，還是冬天繼續罷工？英國資本家和政府用盡種種辦法威嚇礦工，並迫他們投票解決。但礦主和政府的努力實在得不着何種結果。礦工將繼續奮鬥。路透社十分痛苦地不得不報告我們以不利於英國帝國主義之礦工會議的議決案。到會者絕大多數拒絕了政府的提議，並決定繼續罷工下去。無論礦工總會執行委員會裏幾個有勢力的右派委員怎樣反對，但這議決案是通過了的。會議而且決定保安礦工也須加入罷工。這種議決案表明鬥爭是十分嚴重的了，因為這樣將直接危害了礦主的財產。保守黨政府在會議之前即已宣言，如果工人採用這種辦法，也將中止「中立」。但無論政府如何恐嚇，會議仍然通過這議決案。

新歐洲鋼鏡托辣斯

大戰後，區經濟衰落而引起之列強的鬥爭，是一天一天的劇烈起

劉玉祥，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八日

馬恩

礦工會更堅決地號召全英國工人階級起來贊助罷工，為這目的來召集工聯向非常大會。會議又決定設法阻止外煤之輸入。鬥爭加厲了。

在資本家方面也下了決心。正當礦工開會之時，保守黨也在開大會。這大會的議決案明顯表示資本家準備解決的鬥爭向工人進攻。大會要求政府採取果決辦法壓迫英國一切職工運動；應該宣佈秘密投票的罷工是非法的（英國資本家知道，若公開投票，則必有一部分工人因懼怕將來被開除而不敢贊成罷工），應該禁止政治罷工，工聯基金應該受政府監督。這些議決案分明是公然向工人階級進攻。英國資本家希望失物的工聯首領們幫助他們去鎮壓工人運動。礦工會議的議決案便是直接對英國資本家謀之答覆。

英國資本準備堅決地向工人階級進攻，他們同時必然反對蘇聯。全歐帝國主義！外交正瘋狂的準備向蘇聯做一大進攻。保守黨大會——英國執政黨的大會，一致通過向政府要求廢除英俄通商條約并沒收在倫敦之一切蘇聯機關。這就是與蘇聯絕交的準備。

這樣，鬥爭的發展便造成了兩方面的聯合戰線：一方面是由英國帝國主義政府，礦主；他方面是英國礦工，整個英國工人階級，蘇聯。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軍事行動準備下一種地基，使不僅中國工人階級而且中國全體民衆，在這鬥爭內，毅然決然站過反英國主義的一邊，即站過礦工和蘇聯的一邊。

馬樂

最近，此種鬥爭形成極嚴重的新的分野。

法國、比國、德國和盧森堡的鋼鐵業的代表者，現已有新結合，對於限制國內產額與瓜分國外市場，都協議定妥。他們決定他們每年產額總數，得超過二千七百五十萬噸，並且

「這個自然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並且一定要大大地影響歐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這個有力的新結合所以會成立，是爲了什麼原因呢？我們先須知道，在最近數年內，法國和德國的鋼鐵工業很有一番競爭，而這競爭是於兩方面都不利。德國要拒絕法國鋼鐵的進口以保護自己的鋼鐵業，而法國則不得不將牠過剩的難倫的鋼鐵輸入到德國去。現在新成立的協定就是規定了兩利的平衡，並保證出產的交流。」

但是最耐人尋味的，却是這個協定所連帶的幾件事。這個新托辣斯所包括的比德盧四強而外，還有兩個強國，英國和美國，也是巨大的出產鋼鐵的國家。似乎這個新托辣斯目前還不至於危害美國的鋼鐵市場，那是毫無疑義的。美國的工業強壯堅固，能夠抵抗某種程度的競爭。

但是在英國方面是不是同樣的不要受影響呢？只有將來的事實能夠給我們一個明白的答覆。然而，千萬不要忘記，近來這幾年裏，英國的鋼鐵出口是在減少的。這個新的大陸托辣斯可以享受廉價的勞動和運輸，這都不是敵對的英美工業所有的。大家都道英國的全部工業的機械，已經是太老了，在世界市場上不能很成功地和別人競爭。似乎這個新托辣斯，仗了他的集中，他的新式技術，更好的工業計劃，和廉價的勞動與運輸，大概一定要對於大英帝國主義有一極嚴重的打擊哩。

寸鐵

與鋼鐵托辣斯之成立同時發見的，就是德法兩國政府開始了政治上的接近。工業的東家既已携手了，自然他們的政治的公僕會唱出雙簧來。就是那個模恩費（Mornay）在兩年前，他還是想一口吞下半年個德意志，磨刀霍霍地，無休止地說「德國的好戰性成」的，現在忽然發見了一個新德國了。這位老軍閥忽然穿上一件新皮。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爲有幾樁事情使法國不得不改變牠的老政策。輔知道再做就一中歐的夢是沒有意思了。英國和美國已經幫助德國資本主義再整旗鼓，漸漸不可輕視。而在地中海方面，無賴的意大利帝國主義正向法國的新權挑戰，向法國殖民地挑戰，向巴爾幹的法國勢力挑戰，特別是在巴爾幹，莫索里尼的外交就利用法國的內部多事漸漸的扶植自己的勢力而趕走了法國的勢力。大英帝國却是熱忱的贊助意大利的玩意兒。

這便是爲什麼昨日的仇敵，今日會忽然擁炮相親起來。去年夏天，德國和意大利帝國主義也有些利葛。經濟的立點，恰好促進了法德的接近。這個接近，是回答意西條約，也是回答英國以前的一切策略。

有幾個英國報紙估量這個新托辣斯不過是「暫時的」，這個將來自見分曉。願望爲思想之母，難道不是麼？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的列強又在玩他們的老把戲，親密的協定，秘密外交，分組的敵對，一都有了。在國際聯盟的簾幕後面，資本主義的外交正在威脅世界和平。可是那幕是破舊的了，所以帝國主義者的惡毒一定要漏露出來。

軍閥口中的赤化與蘇俄

反赤派四首領李生春(福建)方可令)發取緝赤化佈告說:『所最堪痛恨者,現有一般無知青年,每易為奸人所利誘,誤入赤黨,藉共產公妻之名義,妄思搗亂;殊不知誰無身家,誰無妻子,焉有與人共其之理。故一經發覺,有赤化嫌疑者,即為國人所共棄,身死極刑,惡貫其滿。且蘇俄實行赤化,時未數年,幾致國破人亡,其由飢餓而死者,竟達全國五分之二,前車可鑒,至可危懼。』軍閥眼中口中的赤化與蘇俄,無一不是這樣。然而胡適之先生偏要十分頂禮膜拜蘇俄,豈不犯了嫌疑嗎?適之先生的一班及白仇赤朋友,應該快快電告適之,萬萬不可回國,免為國人所共棄身死極刑!(實)

到底是誰沒收人民財產?

在前清末年,山東全省歲入為一千一百二十餘萬兩,民國八年度預算,只有一千萬兩有奇,張宗昌初到山東時,全省歲入為一千五百餘萬元,和民國八年差不多;張宗昌到山東不久,便增加到五千餘萬元,人民負擔陡然加了兩倍半。現在又要就丁漕兩項徵收什麼『討赤特捐』,總額一千六百四十四萬七千元,本年十月一日開始,至十二月廿八日截數,限各縣於此三個月內繳齊,并須一律現洋。不知道山東農民怎樣能夠活命?同時飽受兵災血直隸,也正在攤派善後公債一千萬元。然而張宗昌呂玉璞,却天天在那裏大叫反赤,大叫廣東亦黨沒收人民財產!

帝國主義者意中的反赤作用

路透社十三日北京電說:『今有一事甚可注意,晨報本為反赤報,昨日載有社論,極讚廣州徵收附稅之舉并証實各國使團稅會議半途而廢。』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意中的反赤作用了!(實)

孫傳芳丁文江不是中國人?

英國首相說:『劉巴在途之接應兵力,計飛機運送船一艘及驅逐艦九艘,連同現已在華之兵力,可視為艦隊力充足。』其實這可以接着說:此外還有孫傳芳和我們的博士丁文江在那裏效忠帝孫。

孫中山的北伐還是段祺瑞的北伐?

張繼會問蔣介石:此次北伐國民黨北伐還是共產黨北伐?我們現在却要問:此次是孫中山的北伐還是段祺瑞的北伐?為什麼發此奇問?因為段祺瑞針對孫中山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而發的『外崇國信』這一口號,現在劉文島也公然在北伐軍中叫出來了!段祺瑞一叫『外崇國信』,把活的孫中山氣死過去;劉文島又叫『外崇國信』,或者可以把死的孫中山氣活轉來。現在可是要請問張人傑君:是害我們『糊塗因標加以投機權位之惡名』?

以招商九輪報効孫傳芳的是誰?

招商局江水輪船,為孫傳芳由南京運子彈到九江,突然炸毀,船身完全炸毀。該局董事會因此開會討論,他們都以為現留九江供作孫傳芳軍運之輪,還有八艘,每艘代價平均在三四十萬元,關係重大,決再電請放還,至江水輪之被毀損失在廿萬元以上,屆時亦須要求賠償云。我要問招商局董事們:你們向誰要求賠償?孫傳芳的子民傳報處,私以招商九輪報効孫傳芳,招商局董事會,是否應該嚴懲這樣私招局局的組織?

請看研究系站在那一邊?

研究系的大將蔣方震在孫傳芳軍中做軍師,常常替孫傳芳巡視防地,他幾乎天天有電報給丁文江報告孫勝將敗。哈哈!我們現在更明白,研究系的時事新報天天反對北伐軍,自稱為『反國民革命者』,這是當然的事!原來抗張吳就是亂舉!

研究系的時事新報大聲疾呼「三路用兵抗張吳」，是「蘇俄之亂事計劃」，原來抗張吳就是亂華嗎？三路用兵是：西北軍取京畿，粵軍擄中部除吳，馮粵抗張，試問痛惡奉直軍閥專政的人們不是希望能夠這樣？然而研究系以為這樣抗張吳就是亂華！（實）

凡約與顧內閣

比約是應該廢的，可是廢應改的條約還不止此，我們不可存着小國容易對付的心理，更不可幻想因「美內助」得來的小顧內閣，能以始終堅持廢約。

愛國的顧內閣

全國商民都希望把海關收入存放國內銀行，而顧維鈞竟把前存道勝的關款全數改存滙豐；全國人都承認中俄協定是於中國有利的，而顧內閣一班人獻奉張，要取消這個協定，以便拿俄款向英國押借鉅債；顧內閣和英美這樣好，這樣為張作霖籌軍費，或者也是對愛國，因為中國是毀吳的國家，抗張吳既是亂華，助張吳自然是愛國了！（實）

何以軍隊這樣愛國？

最近楊如軒通電說：「亦黨弄兵，為俄服役，禍國殃民，普天同憤。」這是奉直軍閥研究系國家主義者老民黨馬素炳駱等同樣的

北京之政聞種種（十月十八日北京通信）

安福黨人之活動

奉張對粵之態度

奉魯間之衝突

顧玉祥回包之行動

顧維鈞美人策之成功

好人政府派羅文幹等設計破壞中俄協定

口調。全中國何以只有這班人愛國？何以孫中山馮玉祥蔣介石連一般商民都不像他們這樣愛國？我想其中必有關係故。（實）

此路不通的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者陳啓天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文章，一面主張要收回各國在華一切權利，而一面却反對共產黨打倒帝國主義的主張。不知道他們打算怎樣收回？真是「此路不通」！（實）

國家主義者與研究系

國家主義者一向不贊成國民黨，并且很鄙視國民黨，曾譏謂共產黨不應該加入國民黨；可是他們現在却附和研究系，向創造中華民國之孫中山的青天白日旗攻擊，又在研究系的機關報上大做其文章，想必他們以為研究系比國民黨要高明些。這真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實）

苗民和蒙古的國家主義者

貴州苗民中的國家主義者，聽說中國國家主義者要與蘇俄算二百餘年前的領土舊賬，他們非常奮興，在他們的報紙上大叫：「在唐虞聖世，中國的中部都還是我們的領土！」蒙古的國家主義者則對苗民說：「你們真慢，在二百餘年前，內外蒙都還是我們的領土哩！」我們將怎樣回答這些國家主義者呢？（實）

子棠

近來安福部一派人見到北伐軍的勝利，吳佩孚的塌臺，在北京頗顯躍欲試，以為段氏捲土重來的時機又到了。所以該派人日來在京津間甚為活動，尤其對於奉粵合作攻孫一事極出力。據安福黨人稱，奉粵與北伐軍合作攻孫一事，魯張已表贊同。本來蘇魯黨人稱屬廢紙。東北對此亦頗表同情。現張學良已移入蘇軍隊及車輛預備妥當，隨時可以出動。十日午後，又有安福黨人由津傳出消息，

稱奉天最高幹部會議已將與北伐軍合作攻孫一案列入議事日程，正式討論，張學良承乃父電令滬人來津向安福方面詢問粵中有無正式代表來津辦理此事，希望安福派一人偕粵方代表到津接洽云云。安福黨人之意頗欲先談政治與民黨先謀携手，聞其黨慮其實空虛，居間操縱，藉粵方以高其政治上之地位，乃相酌為下列之答復：(一)粵方已派孫寶賓到本，彼實民黨所派之正式代表今無往之必要；(二)如張學良等欲與民黨締有接洽，可向民黨駐京之代表接洽，如欲三方協商亦可；(三)政治問題民黨已向奉方提議，由雙方合租一七八之委員會討論之，此為民黨中央之決定，不能變更；(四)合作攻孫宜速進行。

又聞安福方面以下列致事向北京民黨政治委員會報告：(一)謂

已派人赴奉以民黨之意見與之協商，俟有結果即答復政委會。(二)新雲鵬數次赴奉，前數日又往，其目的在促成奉蘇携手抗國民政府之局，此項企圖果成，斬即組成新攝閣，斬之計畫以楊宇霆之反對已歸失敗，此次返津已不想再南下訪孫矣。安福黨對於斬之計畫，亦頗盡力破壞，以便抬段出來。(三)奉方已表示決不助孫攻粵或圍結北洋系以攻粵。至於與國民政府合作攻孫，日內奉天會議必有最後決定，安福派之使者可望携有具體之結果而返。(四)安福黨人願切實聲明只要民黨不為仇視彼方之行動，即使正式安福派不成立，彼方亦決不至為妨害或抗擊粵方之企圖。(五)奉方及安福派對於此次中央民黨聯席會議，關於時局之議決，非常重視。(六)關於由雙方派人組織委員會討論政治問題，安福派希望彼方及山西之間鑄山一派亦能參與。(七)日使芳澤過奉關於中央政局及聯粵攻孫諸問題皆已代表日政府有所表示，日政府現有新決議，內容如何，尚未探悉。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華時局之政策，自然可以決定奉方對粵之態度。又浦清子爵之來遊，亦與此有重大之關係。(八)安福部自

稱閻錫山為其嫡系勢力，覬覦密謀擁段。日本亦積極恢復段政府。(九)奉張確欲自為臨時總統，而以段派之人為內閣總理，閣員三分之一用段派。月餘前陳言入關，即係為此。旋以蔡元克武漢，立為冷却一半，加以楊宇霆張學良之主張慎重，遂更趨於冷靜。現決俟將來出為正式總統，而以段為過渡。將來與民黨正式談判時，亦涉及此問題。又日亦反對奉張此時自為元首，亦主以段為過渡。以上消息皆得自安福派，其中雖不無為其本派宣傳之處，但亦足以供參考。

馮於本月八日抵包頭，將士全體出迎，當即集合全體長官講話，綏遠都統商震由電話問馮至包，即乘專車於九日晨抵包與馮密談二小時。國民軍將領開會公推商震為國民軍聯軍副總司令，商自謂本人原為國民黨員，願繼先總理之志，以竟全功，隨諸同志共同努力。商發表就職通電後，即回綏準備一切。馮於十日在包參與市民革命紀念大會出席講演，羣衆為之歡聲雷動。京綏工人交通隊赴各營講演，兵士皆歡呼。現在包頭一帶公私機關皆高懸青天白日旗。國軍兵士臂章亦皆改為青天白日矣。又馮之就職通電歸國官言以及國一二三五軍全體將士公推馮為聯隊總司令之通電並對民衆之宣言均已到京，措辭非常敬職。馮在京人員宣稱，謂決由滬關出河南。馮本人不日即赴平涼督戰。奉張派薛大可授意張宗昌令其讓出直隸與小張，已為魯張拒絕，暗潮甚惡。張學良反對老張此時出包，一半為己，一半為顧維鈞。顧之代閣得成，純係小張之力。張之忽然捧顧，據報告者云則又係顧之夫人特別伏侍之結果；其中蓋有許多巧緣事跡云。日本最不满意於顧，可謂恨之刺骨。顧在英美時，每為不利於日本之言動，歸國後更甚。去歲安福政府以顧為外交委員會之委員，日本即力表反對，可

見日人仇恨顧氏之深。此次張學良以顧代閻，日人大為不滿，芳澤過奉時必有所表示，學良返奉必受乃父禮贊。近日直勝倒閉，顧以前存該行之關稅保管金指存匯豐一家，尤為日人所切齒。

從廣州所聞北伐軍之勝利與民衆

北伐軍在一個短時間內，由醴陵而平江而岳州而汀泗橋，以至攻下兩漢，這種勝利的呼聲，已經普遍全國。四七八軍的捷電，幾於天天報紙上都有，而廣州且已就捷兩次了。拿在主張軍人革命論的人看來，必然更高興地叫道：『當今天下捨我其誰？這是一些革命軍人之合理的自負！』不過據我看來，從廣州到漢口，沒有一次勝利沒有民衆的力量的。而在廣州所得的這種材料，特別比其他地方為多。所以這次人民援助北伐軍的情形，實有公開於國人之前的必要。

大家知道從廣州出發時，一切夫役，都由民衆充當，而省港罷工工人還組織得幾千人的運輸隊。一入湖南，『農民特』歡迎——工學當然不在話下！——同時我們得農民幫助，尤為不小。如此次進攻醴陵時，該地農民到處替我們報告消息，及在醴陵組織救國敢死團（此中成份為農學，以農為多數）預備我軍進攻時在敵人後方搗亂。……同時株萍鐵道之工人，早已替我們準備一切。其時有贛軍唐福山部傅應珩一混成旅由萍鄉開至醴陵應戰，該鐵路工人替我們將攻醴陵的頭幾天，把此鐵道湘贛交界地的洵東鐵橋炸斷，搗斷鐵道數處，以停止敵人之運輸，而擾亂其軍心。故此大醴陵之役，我軍之戰鬥能力固強，而能於數小時內把蔣敵軍衝散者，得株萍鐵道工人十一日所云：『醴陵一役，得民衆之援助甚多。』故各軍政治部及各級政治部甚注意於民衆之聯絡，便知此種說法，真實不虛。

平江之役，總司令部政治部前線宣傳員電云：『平江縣附近河流

近羅文幹湯爾和獻計奉方（已與小張說好）推測中俄協定，舉辦公債二千萬元，以俄款作抵，即以此作計粵經費，正在與英人商進行辦法。

（十月四日廣州通信）

叔堅

兩岸，農民協會諸同志，早已組織敢死隊數百人，乘我軍進攻時，擾亂敵人，并為嚮導。』（民國日報九月三日）。又第十二師政治部報告云：『……當場擊斃敵將陸軍中將……及武漢警衛司令陸雲，廣有東西兩面獅子岩魯山等處之敵人，斃敵旅長一，以下官兵無算，奪獲大炮二尊，迫擊砲二尊，水旱機關槍各數架，步槍千餘枝，炸彈數十顆，其餘彈藥馬匹軍用品無算。在此役中，我軍傷亡甚微，我師及獨立團官兵，為黨國奮鬥精神，充分表現。我部平時工作，大收效益。尤其是人民組織長矛隊，加入作戰，更實現軍民合作之實。』（同上）。以後廣州民國日報在九月廿八日載出平江之役與人民參戰的消息，非常詳細。一則說：『此次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克復平江，得慶民實際參戰之力甚大。』再則說：『此次北伐勝利奪得平江，其力量全在農民。』在國民黨湖南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中，平江縣黨部報告此中情形甚詳。該報告不是說『農民大眾幫助，……冒彈衝鋒，勇敢登山，敵兵大亂』；即是說『農民因攻勢太猛，陣亡者十三人。』不是說『北鄉西鄉洞口梓江一帶農民亦紛紛殺敵』；即是說『此次敵軍被民衆殺死者，不下二百餘人。』其『參戰之猛烈，勇敢之精神，犧牲之重大，已可概見』了。

再言岳州之戰。八月廿日晚，有岳平一帶農民協會士蒼農長民，偵知岳州方面敵軍，惶急萬分，軍心潰散，特向李軍長告密，請速攻岳，并自願領導，由平江北鄉渡過微水黃茅山而撲岳州，敵軍不

知有此小道，故未設防禦工作，比較容易得手。李軍長從之，遂於廿一日黎明，即取小道由農民領導，抄攻岳州。沿途路雖難行，幸未設防。廿一晚十時，李軍長軍部即抄至距岳州十里之某地，出其不意，猛力進攻。敵軍驚為天降，紛紛向雲溪路口鋪五里牌洋樓一帶潰退。葉逆開鑫所部不願與北軍同退，反戈投誠者二千餘人。余逆蔭森全副，則被截斷，全行潰散。中路之李何兩部開耗，亦猛向岳州前進，上下夾攻，廿二日早，即收復岳州。(同上)。

又「據最近長沙方面調查，粵漢鐵路之工友，對於敵軍，曾作種種妨害其軍事行動之工作，如破壞路軌，截斷電信等。且於長沙未攻下之前，曾提議總罷工。雖因經費問題未能實現，然其擁護革命之熱誠，已足以代表民衆一般之意志了。」這是總政治部所發武漢總攻擊以前之宣傳大綱(見民國日報九月十三日)上說的。

至於湘民爭先恐後，幫助運輸，更是極普遍的事實。所以華僑日報說：「湘人皆樂爲運輸，可無在吾粵募夫矣。」(九月三日)。

「且君亦各地民衆，均備茶粥供給。士兵均無饑渴之患，忘其疲勞，對於作戰，益加奮發，故能一往無前，迅奏膚功。」(民國日報九月十一日)。

汀泗橋一役，「北伐軍連下街路十二次，均爲葉部之機關槍隊射回。彼此只隔一橋，聲問相通，卒無法越雷池一步。」橋下尸戶，

讀者之聲

「革命的目的」

記者：

「革命的目的」的問題，你們在醫導第一百六十期上已經答覆過

不可數計。直至接戰之第三日，已得威事之右翼軍李品仙師，會同七軍一部，藉農民爲間道，竟能從賊軍取道牌州司，越嶺以擊葉事之背。初時葉部尙未知南軍已斷其後，以爲吳佩孚援兵開到，以不及防。迨李品仙大隊馳至，遂漸迫近，始如飛將軍從天而下，於是腹背受敵，大驚失色。此時前後夾攻，葉軍幾於全軍覆沒而葉氏幾於成擒。」(香港華僑日報九月七日)。

同樣，兩漢民衆也是日北伐軍盡力援助的。「當北伐軍於未克復漢陽之前，漢陽兵工廠全體工人，爲制吳佩孚之生命以援助北伐軍起見，經實行於前月一日起，全廠工人舉行總罷工。及至現在北伐軍克復漢陽，經蔣總司令正式委任鄧演存爲漢陽兵工廠正廠長，許有道爲副廠長後，該廠全體工人除開會歡迎革命軍及新廠長外，并已實行全體復工。」(廣州民國日報九月廿日)「爲革命軍製造槍砲」(同前九月廿一日)。路社漢口電亦云：「據漢口沿鐵路一帶傳來消息，南軍頗受民衆歡迎。人民紛紛餽食，并願爲嚮導，追逐北軍。」(同前九月十六日)。

這樣看來，獲得勝利的人，祝頌勝利的人以及主張軍人革命論的人，都不可忘記此次北伐軍勝利中之民衆的力量。假如能看重人民的革命和戰鬥力，實際把宣傳組織的工作弄到更深刻時，我相信還不止於此，必然會各地自動的暴動起來，奪取政權呢！

了(答傅雲君的)，我讀之後，很覺正確。但我在最近又聽到許多入對於「革命的目的」的解釋。他們的解釋與你們的答覆，很不相合。因此引起了我對於你們的答覆與他們的解釋起了一種懷疑：此

竟誰的正確，我也無從知道。我現在把他們對於「革命的目的」的解釋寫在下面：

(一)我說：革命的目的不同；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封建社會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推翻資本社會主義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他們說：革命的目的是相同的，無論什麼革命皆是為爭自由平等的。

我說：革命的目的既是爭自由平等的，為什麼資產階級革命後，對於無產階級不自由不平等呢？

他們說：資產階級的革命是爭他本階級的自由平等，無產階級的革命是爭全人類自由平等的……總之，無論什麼革命皆是為爭自由平等的。

(二)你們在醫道上答偉雲君的「革命的目的」一文中說：「中國革命的目的是：要求民族獨立，推翻封建社會，同時順應世界潮流，促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發展，與世界革命勢力聯合，剷除一切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以建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他們說：你們所說的，並不是目前中國革命的目的，而是革命的過程。目前革命的目的，孫中山在他的遺囑中也很明白的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以目前中國革命的目的亦是求自由平等的。

以上是你們對「革命的目的」的解釋。你們讀了之後，可給我一個圓滿真確的答覆。

映勝先生：

映勝 九月十二日

「他們」以為革命的目的是相同的，爭自由平等就是一切革命的共同目的。但——

第一，「他們」不知道，革命是具體的，是社會進化到某種

程度必然要發生的一種現象。造成革命的社會條件既然各不相同，革命的內容，革命的趨向，即革命的目的，便自然跟着各不相同。我們要知道這一革命的目的，應該去分析造成這一革命的客觀環境，也祇有從這些客觀環境的分析中，才能認識得這一革命的目的。勉強像想出一些抽象籠統的通用於一切革命的目的，是沒有用的。

第二，「他們」不知道，「自由」「平等」本是一些抽象的觀念，「自由」「平等」本身的解釋本就隨各時代即各種客觀社會條件而不同，法國西革命時「自由」「平等」的解釋，與俄羅革命時「自由」「平等」的解釋，是兩樣的。這裏是客觀上事實問題，這裏不是主觀上優劣問題。余爭「自由」「平等」當做一切革命的目的，結果因「自由」「平等」的解釋不同，仍舊證明革命的目的并不相同。譬如「他們」說：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爭「他本階級」的自由平等，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爭「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可見，即照「他們」所說，這二種革命的目的仍然并不相同。這與我們說：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封建社會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又何以異？

人們總喜歡用抽象籠統的觀念去解釋一切事物，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所要的不是抽象籠統的觀念，我們所要的乃是具體實際的事實。

記者

最近出版新書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 定價大洋一元
中國共產黨五年來政治主張(增訂本) 定價大洋八角
論北伐 定價大洋八角

以上的諸書總代派處

廣州國光書店
長沙文化書社

新青年 世界革命號(第五號)出版

目次如下：

- 世界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 陳獨秀
- 世界的及中國的赤化與反赤之鬥爭..... 羅秋白
-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目前問題(鄭超麟譯)..... 李諾維埃夫
- 世界職工運動之現狀與共產黨的職任(羅秋白譯)..... 洛若夫斯基
- 世界的農民政黨及農民協會..... 盟秋白
- 世界革命與世界經濟..... 劉仁靜
- 蘇聯政治經濟狀況(蔣光赤譯)..... 斯大林
- 英國帝國主義之崩壞與世界革命..... 尹寬
- 英國大罷工的原因及其結果(耳懷譯)..... 劍持平太
- 摩洛哥的革命戰爭..... 顏斐周
- 歷史上的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劇..... 任卓宣
- 世界革命年表(戰線斷語)..... 屈維它
- 革命日誌.....

共二百餘頁定價仍大洋三角

總代派處 廣州國光書店 長沙文化書社
分售處 全國書局週報各代派處

分售處

發行部
編輯部
通信處：
廣州國光書店黃正君

- | | | | | | | | |
|--------|---------|--------|---------|--------|--------|--------|---------|
| 廣州 | 汕頭 | 潮州 | 香港 | 長沙 | 寶慶 | 武昌 | 黃梅 |
| 丁下圖書館 | 汕頭書店 | 青年書社 | 萃文書坊 | 文化書社 | 南華書社 | 寶慶書局 | 武進書社 |
| 重慶唯一書局 | 成都華陽書報處 | 敘州敘州書店 | 順慶民智書報社 | 永定民智書局 | 雲南新亞書社 | 西安西安書局 | 北京各學校號房 |
| | | | | | | | 太原晉華書社 |
| | | | | | | | 寧波甯波書店 |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五期。郵費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惠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閱。
零售：每份銅元六枚。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週 報

◀ 期 八 十 七 百 一 第 ▶

次 目

- 怎樣才能解決江浙目前的危急問題？……………述之
- 十月革命與東方……………獨秀
- 爭廢比約的「面面觀」……………玄
- 北伐軍佔領後的武漢……………魏琴
- 十月革命第九週年的蘇俄之經濟政治的進步……………述之
- 帝國主義在地中海之暗鬥……………馬恩
- 寸鐵（八則）……………
- 研究系官運不亨通（實）——研究系是隻白虎（實）——國家主義者對國民黨旗幟及北伐（實）——國家主義派有了極闊的首領！（實）——軍閥諒敗之詞令（實）——和平代表自身的和平問題（實）——爲什麼不要求亦俄撤駐華海陸軍？（實）——又是一個爲孫傳芳保江出者！（實）
- 國家主義派在河南告密……………陸韻
- 讀者之聲——
- 三個問題……………蒙爾塵 記者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怎樣才能解決江浙目前的危急問題？

孫傳芳與張宗昌

絕對拒絕奉魯軍南下

現在擺在幾千萬江浙人民面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啊！你看！不是孫傳芳在九江南昌打成敗的幾千幾萬的潰兵不斷地向江浙浙江移動嗎？不是敵人吃不飽的惡強強張宗昌的軍隊已在沿津浦路南下嗎？江浙浙江的民衆們你們想想！將來的江浙究竟要成個甚麼局面？即令江浙不陷於戰爭漩渦中，孫傳芳那些虎狼似的敗兵和以搶劫著名之張宗昌的部隊能容你們安穩過活麼？像山東一千五百萬的討赤卅不加十倍地向你們攤派麼？像山東直隸那種幾千幾萬的軍用票不馬上就要到南京上海等地來強行使用麼？你們家裏的「花姑娘」(張宗昌部下稱呼少女之名)那些「哈老子們」不借用麼？何況照現況下去必然還要引起將來江浙的惡戰呢？

孫傳芳自九江南昌失敗後，已喪其地位根本搖動，江浙地盤將根本不能保存，於是妙想天開，想借奉魯軍以救其最後之殘喘。現在孫傳芳的計劃很明顯的：自己退保浙江上海，將南京讓與奉魯軍，甚或只保浙江，連上海亦送於奉魯軍之手，而利用奉魯軍以抗北伐軍東下。現在孫傳芳一面將其部隊輻重運往浙江，一面派楊文位至山東接洽奉魯軍南下。據各方面消息，現在魯軍果已沿津浦路南下了，像這樣的情形下去將是怎樣呢？我們知道北伐軍爲了拯救江浙的民衆起見，爲了剷除帝國主義的工具起見，絕對不能容忍這班強盜軍閥在江浙橫行逆施，在江浙久於存在，必然要行徹底的討伐。那末，將來的江浙就必然要陷於最可恐怖的戰爭漩渦了。即或北伐軍暫時不東下討伐，試問江浙人民又能抵孫傳芳和張宗昌這兩個強盜之重軍剷削壓迫與屠殺麼？讓一百步說，即令北伐軍永不東下，我們知

述之

道孫傳芳與張宗昌本系兩相敵視的死仇，兩仇相對，又能保其將來不起衝突而暴發戰爭麼？無論怎樣說，現在的江浙浙江已到了萬分危迫的地步了，江浙的人民已到了生死存亡關頭了，江浙的人民再也不能坐視不理得過且過了，換言之，便是江浙的人民再也不能不急起來謀自救了。

但是江浙的人民究竟怎樣謀自救呢？第一應當知道此時置江浙人民於死地者不是別人而是罪大惡極的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孫傳芳，引虎入室——要求奉魯軍南下的孫傳芳。因此，江浙人民急起來根本打倒孫傳芳，根本剷除孫傳芳在江浙的惡勢力。第二應當知道奉魯軍如果南下不馬上要引北伐軍與奉魯軍在江浙間戰爭，并且奉魯軍在山東直隸對於人民之一切剷削壓迫及恣淫擄掠的行爲馬上將要見之於江浙，江浙文物之邦馬上要變成悲慘的地獄。因此，江浙人民應急起來以全力拒絕奉魯軍南下。

但是怎樣才能消滅孫傳芳，怎樣才能拒絕奉魯軍南下呢？這須江浙的民衆一致起來奮鬥，一致要求蘇浙軍如周鳳岐陳儀白賈山李寶章等的部下起來倒戈驅逐孫傳芳境，抗拒奉魯軍，江浙的民衆一致起來宣布江浙浙江人民自治，絕對阻止奉魯軍南下，奉魯軍如硬要南下，江浙將以全力對付，尤其上海的市民應負領導之責，然後或者才可以渡此危機。總言之，江浙人民應一致起來爲自救自治而奮鬥，可是這種自救自治的運動，絕不是現時假借名義的什麼江浙浙皖聯合會所主張之「請蘇皖浙三省軍事當局停止一切戰爭行動」所能辦到的。因爲像蘇皖浙聯合會這種主張，完全承認了軍事當局即亂黨的孫傳芳之存在，同時對於奉魯軍南下不置一詞，即專事欺瞞了奉魯軍南下的舉動，像這樣完全是替孫傳芳說話，替孫傳芳保存地盤，甚至於替

率魯軍謀地盤，如此只有使江浙、民淪於萬劫不復之境，不是斷送數千萬江浙人民於槍林彈雨之中，便是斷送江浙數千萬人民於強盜軍閥的鐵蹄之下。

本來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強盜軍閥孫傳芳已到了最後的一步快將於死滅了，較能保證民衆利益的北伐軍快要來臨，江浙人民解放的新時代快要到了，但是孫傳芳這個勾引來魯軍南下的毒辣政策一來，不但江浙人民解放的新希望全被斷送，反而更增加了新的危險新的恐怖

十月革命與東方

我們要懂得十月革命的意義，不可忘記了當時的世界情況。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大戰中，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兩方面都只以保祖國相號召，獨有帝國主義的美國威爾遜舉起「打倒德意志軍閥主義」「民族自決」這兩個旗幟出來號召，取得了許多人的同情，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自由派和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派，都對威爾遜懷了多少幻想。這時只有無產階級的首領俄國列寧，他不破不破威爾遜的虛偽與無能，他堅決的主張非發起各國以革命不能打倒軍閥主義，非推翻帝國主義不能實現民族自決。其結果威爾遜的巴黎和會，打倒了一個軍閥主義的德意志，救出了英法意比等許多軍閥主義的國家，民族自決更成了一句廢話；列寧的十月革命，却實實在在在無產階級的國內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倫斯基的軍閥主義帝國主義政府，實現了芬蘭波蘭及其他國內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獨立或自治。這種歷史的事實，曾經明白的告訴了我們列寧和威爾遜之不同，列寧的見解正確而偉大和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都已經不是還有討論餘地的理想了。

從十月革命到現在，已經有整整的九年，在這九年之中，蘇俄仍舊是繼續列寧的十月革命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倒全世界的

！江浙的民衆們，你們還能容忍這個毒辣的強盜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孫傳芳嗎！你們能忍受如狼似虎之本魯軍南來之蹂躪嗎！你們能忍受如虎如鷹的痛苦的嗎！你們的生死關頭到了，你們此時唯一的自救方法只有一致團結起來用全力：

——絕對拒絕本魯軍南下，
——絕對拒絕本魯軍南下，
——成立江浙人民的真正自治區域。

獨秀

軍閥主義帝國主義。

歐美資本帝國主義者，知道十月革命之世界意義對於他們的危險，因而武力對付，繼而用經濟封鎖政策，這兩樣都不會收效，現在遂改用吊膀子政策，甜言蜜語勸蘇俄「回到西方」。

「回到西方」是什麼意義呢？就是說拋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換句話說也就是停止援助東方民族革命運動，回向歐美各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妥協合作。蘇俄內部，近來有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也主張回到西方，他們以為東方民族中，如中國人并不大感覺得帝國主義宰制之痛苦，反以蘇俄援助他們革命為多事，有野心，在另一方面，蘇俄却以援助東方民族革命運動結怨於列強，為蘇俄自身利益計，應該改變以前政策，停止援助東方民族運動，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妥協，以便從這些國家中得到蘇俄經濟發展之物質的援助。蘇俄中大多數左派分子却不贊成右派這種意見，以為是違背了列寧的十月革命之世界意義。

當真中國人都不大感覺得帝國主義宰制之痛苦嗎？蘇俄中右派分子的意見是不對的。中國的革命派不用說，就是一般商，近來也都感覺得帝國主義宰制之痛苦，并且已經起來做反抗帝國主義之行

動，如反抗棉花出口，反抗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紙烟捐和商標，主張關稅自主，主張修改不平等條約，主張廢止領事權，主張收回會審公堂與租界等，已成了全國商人普遍運動，而却未曾有一次真正商公堂對蘇俄，因為在他們的經濟生活發展上，天天都感覺到帝國主義者當面的壓迫，而不曾感覺到蘇俄壓迫的事實，真正商人不同流氓政客，因此他們不能無病而呻。中國人中反對蘇俄而不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不是占全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商人工人農民，而是一小部分軍閥和無職業的流氓政客如左表：

- (一) 軍閥；
 - (二) 軍閥的走狗（如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勝治復辟派國家主義派及民黨右派馮自由章炳麟徐樹錚黃大偉等）；
 - (三) 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洋行買辦那教徒及民黨右派馬素堂理球等）。
- 這三種反革命派確是不感覺帝國主義宰制之痛苦，反大叫蘇俄援助中國民族革命有野心。然而他們却不能代表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他們以為帝國主義與軍閥非中國之患，中國大患只是蘇俄所援助的國民革命；他們希望力量還弱的國民革命軍得不看國內閣內任何援助，好讓帝國主義所援助的奉直軍快快打平。他們都立腳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利益上面，他們反對蘇俄援助中國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國民革命軍，這也是當然的事。

還有一班人，他們都非立腳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利益上面，也并不反對蘇俄，而他們以為我們應該用自己的力量來革命，不一定要依

爭廢比約的面面觀

一八六五年的中比條約至本年十月二十七日為第六次期滿，以前五次的滿期，都是悄悄地過去，中國政府照例『轉期』而已。可是

蘇俄的援助。革命應該用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要依賴外援，這個意見并不錯，並且我們應該儘可能的這樣做，這是毫無疑義的事。不過若因有蘇俄援助而增加我們革命發展之速度，似乎也沒有理由應該拒絕，更無理由因此而反對蘇俄。

反對蘇俄的人，硬說蘇俄援助中國革命是有他的野心，而非善意的援助。說這樣話的人，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試問蘇俄因援助中國國民革命軍曾經得到些什麼沒有？蘇俄援助中國，若是由於他的野心而不是立腳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上面，他儘可繼續舊俄政策，援助奉天或直系以達到他的野心，又何必援助中國的國民革命呢？國民革命的努力得勝，能容忍任何國家的侵略野心嗎？奉張對俄大使說：『奉俄近隣，你為什麼不幫助我而助俄遠的廣東？』吳佩孚對俄領事說：『我為中俄協定很盡力，我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你們應該來幫助我，派些顧問到國民軍那裏有什麼用？』奉直軍閥并不是不要蘇俄幫助，正因為得不着蘇俄的幫助才反赤。蘇俄為什麼不幫助直軍閥而幫助國民革命軍，這便可以充分證明。俄是立腳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上援助中國，而由於侵略野心。

蘇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關係東方被壓迫的民族革命運動，非重大，可是歐美的資本帝國主義者力勸蘇俄回到西方，恰好中國的革命軍也拒絕他來到東方，東方的革命派應該起來怎樣對付這個問題呢？

立

這一次——第六次的滿期，因為一年來民族運動的氣焰日烈，廢除不平等條約已為全國一致之呼聲，加以九月初北伐軍克武漢後，全中國

革命高潮有聲無落，藉此種種，故第六次滿期的比約遂為全國民衆所一致主張取消。

廢除比約的呼聲，最早發自留比華僑；八月中，留比學生總會及旅比各界新組織的旅比各界廢約後援會，即有宣言公函，致國內、公團，促其起奮爭。於是國內學生總會、總工會、國民黨部、總商會以及各項人民團體，後先並起，函電紛馳，於是廢比約運動頗形熱烈。於是而名流政客官僚軍閥，也以一電來呼號廢比約了。至是而要求廢除一八五五年中比條約一事，在形式上堪稱為「舉國一致」的主張。

可是在此「舉國一致」的形式下，自有其不一致的心理。在全國革命的民衆——學生工人小商人等——自然是至誠熱烈地要求比約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鐵鎖先解去一條。高等華人的心理已經不是避應簡單，他們之所以不惜函電交馳，一再表示，可於某教育家對上海學生聯合會中人的談話中求之；其時上海學聯方因陳阿室案與上海日紗廠罷工案而活動，某教育家對學聯中人說：「我們少管這些枝節的事，努力於廢止比約的運動罷。因為比國是弱國，我們來給他一個下馬威，不至鬧出亂子。」在這寥寥數言中，分明看出高等華人（大商人及高等知識階級）的出力呼號廢止比約，乃是一種取巧投機的心理，一方面是在投機愛國，另一方面是因為比國是較弱的帝國主義，對比力爭，不會鬧出什麼亂子，是取巧，特別是因為國內實力派（軍閥）的背後沒有什麼比國的關係，則省廢比約，更不至鬧怒軍閥，「鬧出大亂子」！全國革命的民衆對於呼號廢比約的投機分子，自然也不要拒絕他們參加運動，可是却要監督他們不再進一步的投機，失了革命民衆領頭廢約的領導地位。

自從七月至目前，廢止比約的呼號叫徹全中國，極文字上反抗之能事，但是竟沒有一些行動上的表示。這是因為軍閥們正在「戒嚴

」，開會演說，格殺勿論；而高等華人也覺得行動的表示使太過激了，要鬧亂子。只有留比華僑於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由留比中國學生總會及旅比各界廢約後援會召集旅比華人開大會，議決組織委員會專籌大計一切決議案，並議決「自中國政府正式宣布該約作廢後，比政府如違反和平正義公理諸原則，施壓迫的外交手段，中國政府須順從民意，採取相當的手段：（甲）禁止比國一切貨物入口，且不得供給比國關於工業上的一切原料；（乙）停止補償間一切工業商業上的經濟關係；（丙）斷絕外交關係，召回中華比國駐比公使駐比領事，於必要時停止比國駐華公使領事等待遇，並驅逐其出境。」該大會又議決：「如中國政府違反民意，不執行上列各條時，旅比全體華人，聯合全國各界同胞，採取任何式的方法與手段，強迫政府執行或自動執行之。」決議通過後，到會羣眾復赴比國外交部呈一種事實上精神上之示威運動，又赴中國駐比公使館請願，師至分二十餘人，赴北京各街發散法文傳單。本月四日，留比京中國學生五十餘人，因北京交涉無進步，比政府無意改約，且將無助的延擱，乃於北京作示威運動，結果被比警察捕去十餘人。這個息消傳來，國內民衆又多一層刺激，愈形憤激，顧維鈞受輿論之壓迫，乃於本月六日正式宣布一八

二五年之比約失效。

顧維鈞在此次交涉中，態度非常曖昧，他本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直系軍閥的鷹犬，所以此次難逃於民衆之抗議而有宣布比約失效之舉，但是內幕中一定還有把戲。民衆還不能自以為比約已告一段落，民衆還得嚴密的注意。

在此時期，在華外國報紙的論調，很值得注意。一年來在中國最受打擊的英國帝國主義，自從看見北伐軍進武漢，吳系軍隊潰敗不成話說，已經急得要發瘋了，英國帝國主義在上海機關報字林西報幾乎是天天叫吹叫使員干涉中國。最近英國的

第二號走狗孫傳芳又在九江前線大敗而同，在韓軍隊全部消滅，於是英國帝國主義更恐慌，字林西報借此約的事情又鼓吹列強共同干涉中國了。本月九日的字林西報社論，力言中國事與列強休戚相關，「今天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比國的利益是列強全體的利益」，因而中國此舉是大傷列強的體面，列強有共同對付之必要。字林西報社論的最末段說：「廢止比約的布告是以大總統名義發的，但是大總統在那裏呢？自從一九二四年馮軍反戈後，曹錕被拘禁，直到現在，中國還是沒有大總統。」本來自從奉軍勢力完全控制北京以後，柱內閣倒台以後，字林西報因為北京政府不是他們英國的代理人了，曾經屢次主張撤消各國對於北京政府之承認，以為抵制日本勢力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之舉，所以字林西報記者的口吻中不承認北京政府有宣布比約此效之資格，在懂得字林西報的心理的人，不以為怪；實在中國民衆早比字林西報記者先說了，早不承認北京政府是能夠代表中國民衆的政府了，廣州國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國民衆的政府，不過當帝國主義對廣州國民政府說話時，及在許多地方要利用北京政府時，却又口口聲聲說北京政府是列強承認的合法政府，帝國主義者真是聰明！

同日的字林西報又登有他的北京通信，說奉軍軍人都反對顧維鈞此舉，因此舉惹起列強全體的惡感，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政府的舉動一般。該通信又說北伐軍佔領九江的消息到北京後，乃促成顧維鈞自從北伐軍佔領兩漢迄今已經二個多月了。北伐軍戰勝吳佩孚，全國人都知道這是有對內戰勝反革命軍閥對外打擊英國帝國主義之二重意義的。由國民革命的觀點看來，這次勝利的結果將有大影響及於中國民族解放之前途。

北伐軍佔領後的武漢

孫傳芳治下東南五省之渙散，乃是佔領兩漢之直接結果，因為東

此舉，故顧維鈞想借此以見好南方的。字林西報的 R. Gilbert (通訊記者) 總算還客氣，沒有說顧維鈞已經「赤化」；——實在字林西報早已承認凡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們都是「赤化」了。我們要曉得，在國際方面，在歐洲大陸方面，比國和英國並不是在一條線上，所以英國之為比國「仗義執言」完全是想乘此鼓吹列強對華一致行動的空氣，以保持他的在華利益之奔墜。所以字林西報一則說：「大傷列強之感情」，再則曰「有傷英美人之體面」。

本月九日的大陸報也有一篇評論，雖然語氣和緩些，但是也說中國方面而廢除比約是有違國際慣例；好一個國際慣例！我們知道比該約第四十六條上規明只有比國片方面有提議修改條約之權，請問這規定——不平等之規定，是什麼的國際慣例？大陸報的社論上又說：「西方各國對於中國施行軍火的封鎖，似乎是抵制排外運動之一法。」大陸報的這個意見，可謂道着了一半；列強不再利用中國軍閥作亂，不再資助軍閥以軍火，確可消滅中國人「排外」運動之一半，但只能一半，須得列強完全退還任事的既得利益，並且不從經濟上文化上施行帝國主義之侵略，換言之，須列強本身已非帝國主義的國家時，然後其又一半的「排外」運動也將消失。可是即如大陸報所說的「軍火封鎖」，恐怕他的同伴——英國和日本——先就不肯答應呵！

魏琴

兩五省經濟上與武漢有密切關係；武漢乃是長江商業的中心。現在江西全省可說已被北伐軍肅清了，那麼國民政府，及接近國民政府的軍軍勢力將近佔有全中國的大半了。此時中國國民運動事實上便展開了新的結晶。

武漢現在是國民黨勢力的一個重要中心，國民黨勢力自然將從武

現在民衆還在等待武渡政府宣布其政綱。政府到現在還未嘗正確實布出他的目的。民衆還未能確信自己是有保障的，反革命的危險是已免除的。農民還未曾聽見政府確定宣布過地主的政權和勞動的取應必須減滅。恰恰相反，在許多地方，劣紳和地主仍繼續在嘲笑農民，挑撥農民說：「新政權來了，但我們仍舊統治着，你們等待這政權幫助這政權又有何用呢？」這種情勢是不應長久延續下去。

十月革命第九週年的蘇俄之經濟政治的進步

述之

十月革命紀念日不僅是俄羅斯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將來獲得解放的紀念日，因為從十月革命中產生了一個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的蘇維埃國家，這個蘇維埃國家便是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攻打全世界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唯一砲台，是解放全世界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的唯一武器。因此在每年的十月革命紀念日，全世界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不借要起來紀念，起來向敵人示威，並且還要視察他們攻打敵人的砲台解放自己的武器——蘇俄——有無進步，并擁護和促進這個砲台武器的進步。

而一方面全世界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之死敵——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地主則眼睜睜地望着蘇俄，天天希望着蘇俄退步，詛咒着蘇俄破壞，但是實際上這個攻打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地主帝國主義的砲台解放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的武器——蘇俄的狀況究竟怎樣呢？

我們先且看蘇俄的經濟狀況。

現在恐怕除了瘋人以外誰也不能否認經濟是一國之基礎。可是蘇俄的基礎究竟如何？我們用不看到俄文書報去或許多統計，我們只將中國資產階級所辦的上海銀行週刊所發表的統計摘錄兩段來看就

去的。政府必須向民衆宣布其政綱。政府必須不懼怕反革命者，公開的勇敢的與農工商團體代表聯絡起來并以革命的法律幫助勞動民衆的求解放鬥爭。別的道路是沒有的。現在，當革命運動逐漸展開於全中國之時，政府若停頓不前，不啻是離開羣衆——這是很大的危險！

「蘇俄之實業生產力，自去年一月至今年七月一日間，較之前一年同時期內，計增加百分之四十二，實業產額當六月間較五月間增百分之四。一，較去年六月間增百分之三十。今年六月煤油產額達七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八噸，為開戰後數年來未有的新記錄。該月煤產額達一百七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噸，較五月份增百分之十一。棉織品產額較五月份增百分之八。二，毛織品增百分之四。三。……紙業發達其產額較戰前約增百分之五。八云。」(第四百六十八號)

「蘇俄本年度(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之產業狀態，如工業生產總額已達六十七億八千萬盧布，比去年度之四十億六千萬盧布計增加四成三分。各種工業均有恢復戰前原狀之勢，其中國營工業機關計獲利四億五千萬盧布，又煤炭產額為二千四百三十萬一千二百噸，比去年度之一千六百〇八萬三千五百噸，計增八成七分。煤油產額八百二十四萬二千九噸，約達戰前之九成。鐵礦產額七百二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二噸，比去年約增七成，約相當於戰前之七成。棉織物產額為十九億九千九百二十八萬二千米達，比去年增五億米達，約等於戰前之九成。其他織物類，其成數亦大略相等。又各工業之勞動者總數，今年

九月一日爲一百九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七名，去年是日爲一百五十六萬三千五百〇一名，計增三十萬餘人，工資亦較去年平均增一成六分四厘，大概除礦山勞動者外，均已與戰前約略相似。去年度企業投資額達八億五千萬盧布，其中七千萬盧布係採電氣事業。工業用機器自外國輸入者約值六千七百萬盧布，原料購入額達三億五千萬盧布。又工業製造品出售於市場者計值七十一億七百萬盧布。一般工業及國營工業機關與購置組合均異常活動云。」（第四百七十一號）

以上是關於工業的一方面，其進步情形已毋須多說。再若關於商業方面，單拿對外來看。

「蘇俄貿易委員長麥柯安九月二十五日發表正式公布，聲言本年度（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止）對外貿易共達十五萬萬盧布，較諸去年度之十二萬八千八百萬，與前年之三萬九千一百萬增加甚多。此統計足證明貿易激增無已。」（第四百七十一期）至於農業方面是怎樣呢？農業的發展也有驚人的進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農業生產總額爲戰前百分之六六，從一九二五年到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八八。據聞今年蘇俄年成最豐，大約農產品將回復到戰前原狀。

這裏我們還須注意農業工業增進之比例是否平行，因爲在蘇俄前幾年從一九二二年至二四年之經濟上有一個最大的危險，便是所謂「剪刀」問題，即是城市工業經濟的發展太慢於鄉村農業經濟，因此形成工業品價格特別昂貴和農產品價格特別低廉之畸形狀況，妨礙工人與農民間之親密的結合。可是現在此種情形已完全轉變，自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到二六年的農產，是從百分之六六到百分之八八的戰前比；而在同此時間的工業生產却從百分之三四·七到百分之九五。這個數目字便很明顯地證明工業生產之激發發展怎樣起

過於農產的發展了，換言之，便是城市工業經濟與鄉村農業經濟之間的發展不做到了均衡的程度，反而工業超過於農業。這在無產階級國家經濟的發展上有重要的意義的。

在蘇俄經濟發展上還有一個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便是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發展的對比。這個問題不僅蘇俄的敵人自新經濟政策施行後天天喊着蘇俄資本主義化了，蘇俄內部的資產階級快要發展起來了，便是蘇俄共產黨內部也常有這個恐怖，尤其最近季諾維埃夫加米納夫等還爲了這問題在黨內起很大的風潮。但是事實是怎樣呢？這可以拿蘇俄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所得的純利益來比較，蘇俄私人企業共計至五百兆盧布，據季特列斯所估計爲四百兆布盧，據布哈林等估計則爲三一兆至五八兆間，這自然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但是不要忘記，佔有這個數目的是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五個企業家，據布哈林的假定，每一個企業家的家庭每月的費用須費一百盧布，那三十二萬三千八百五十五個企業家自身的消耗，每年便須有三三三兆盧布，而此三三三兆盧布（完全消費的）必須算在私人企業總純利之內，如此姑以季特列斯所估計的四百兆純利計，則私人企業所得者還不過一百兆。至講到國有企業和合作社在一九二五年的純利爲一〇二五兆盧布，在一九二六年度大概可在一五六兆盧布（據布哈林的估計）——這是真正的純利，因國家企業除開公積金，一切技術管理人員的新金都除外的，以此數目與一百兆比，便可見國有企業的基礎是怎樣的穩固了。

此外協作社的發展對於蘇俄經濟地位也是很有關係的。蘇俄協作社在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二四年一月間的平均數爲百分之四十五，而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二五年一月間則增至百分之九十九，像協作社這樣迅速的發展，也很可以看出蘇俄之經濟之發達。

總之，我們無論從工業農業商業協作社及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的比較，各方面看，蘇俄的經濟不但一天天地穩固，而且是突飛猛進的發展。即是素來昧於世界經濟狀況而又喜歡跟着西歐帝國主義造謠的中國資產階級報紙也不能不說：「前此世人所慮『俄國工業恐難再振』之說，由今日情形言之，實為過慮矣。」（上海銀行週刊四六七號「俄國工業之復興」）。

II 在再看蘇俄的政治狀況。

對於蘇俄的政治地位可無須多說，我們只舉出幾個重要的方面來

看：

第一是農民對於蘇維埃政權的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唯一的要求是在得到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之擁護。如果像蘇俄農民人口佔大多數的國家，無產階級不取得農民的擁護是絕不能維持的，不用說農民反對蘇維埃，即是農民有不滿意於蘇維埃，不誠意的維持蘇維埃，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便難免要陷於不安與搖動狀態。所以俄國蘇維埃政治地位之穩固全看農民對於蘇維埃之擁護的程度如何。所以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即與農民聯合」。

並且在農民中蘇維埃政權不僅取得貧農之擁護，還要取得中農之擁護。蘇俄自去年冬天改良了蘇維埃的選舉制度，便是因此村的選舉資格更加放寬大些，即鄉村蘇維埃的更趨誠克拉克西化，在鄉村已引起最大多數的農民實際參加鄉村蘇維埃，從前有許多不大滿意於蘇維埃的農民（中農）此時都很活潑地很堅絕地來擁護蘇維埃了，在這次選舉之前，有許多地方的農民都有不安的現象，但自選舉後，全俄的農民都風平浪靜，到處聽見擁護蘇維埃的呼聲（從中農口中喊出），由此便可以看出蘇維埃政府在農民中之基礎了。

第二是蘇俄政黨的堅固與發展。蘇俄共產黨大家都知道有鐵的紀律，有鋼鐵一般的堅實。但是自從去年十一月選舉第十四次大

會的討論以來，在黨內發生一種不同的意見，便是李諾維埃夫加米納夫杜洛茨基對蘇維埃選舉的放寬大問題，對於發展工業問題，對於中農的態度問題，蘇維埃國家的社會性，黨內的德讓克拉克西問題等，與黨中央的政策不一致，致引起黨的糾紛，直到前年十月蘇俄共產黨的擴大會議。因此歐洲的帝國主義記者便在其報紙及通信社社大造其謠言，不是今日蘇俄的內亂，便是蘇俄共產黨內部分裂，或杜洛茨基李諾維埃夫舉兵反抗政府（英日等帝國主義的路透東方電通常有此類謠言）。其實蘇俄共產黨關於這樣政見爭辯已是司空見慣，蘇俄共產黨每經過一次大的政策爭論，黨的政策便越正確一步，黨的團結更加緊一步，換言之，便是列寧主義列寧黨和列寧所手創的蘇俄政權常因黨內的政策爭論而更促其進步。這次帝國主義者及一切反動派所說蘇俄共產黨內部的分裂，不料經過十月蘇俄共產黨中央擴大會議之後，問題又全解決了，反對派李諾維埃夫杜洛茨基加米納夫也宣誓服從中央政策了，即所謂工人派的米亞斯尼可夫等也。布政散其小組，服從黨的策略，並且悔過認錯了（見路透電通的電信）；且全俄羅斯的工人和共產國際的一切支部都一致擁護蘇俄共產黨中央之政策，擁護蘇俄共產黨之統一，由此更足以證明列寧的黨無論如何是有鐵的紀律維持住，是鋼鐵一般的堅實的。這次蘇俄共產黨的內爭不僅沒有使黨分裂，可以說反而使黨的策略更加正確而堅定了，使黨的紀律更加尊嚴而鞏固了，換過說，便是列寧主義更加發展了。這種事實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已經見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順天時報便於其社論「蘇俄政爭與列寧主義」一文中這樣說：「本屆蘇俄共產黨大會一般人本預計其必起非常之波瀾，然結局現幹部斯達林馬耶夫等（記者按即大多數的中央）大獲勝利，反對派之杜洛茨基李諾維埃夫等陷於失敗，此當出世人意料之外也。……斯達林之勝利，即所謂列寧主義之勝利，而列寧主義之勝利，又不外無產者階級獨裁主義之勝利

也。】(順天時報第八千一百十三號)

第三是蘇俄的國際地位的增高。蘇俄的國際地位之一天一天的增高，是誰都能看見的，全世界除了美國以外差不多都迫得不由自主地承認蘇俄，就是美國在事實上也是承認的。現世界最反動的最大的英國帝國主義雖然恨透了蘇俄，想各種方法抑壓蘇俄，但始終沒有一點辦法，反而使自己國家裏的工人一天一天地『赤化』，一天一天地傾向蘇俄(如英國職工會與俄國職工會之聯盟，礦山罷工工人之接受蘇俄經濟援助等)。在另一方面蘇俄在國際上的影響，國際上的潛勢力一日擴大一日，歐洲產業國的工人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的民族一日接近蘇俄一日，如中國民衆近來對俄的表現及歐美赴俄參觀團增多便是事實。即是向來代表資產階級的實踐主義的胡適博士看了蘇俄之後，也不得不表示贊佩。總之，蘇俄彷彿是太陽光，慢慢將全世界都要晒遍而晒熱的，全世界因這太陽光熱度之增高而必有一天要大地變化的。

※ ※ ※

我們看了蘇俄經濟政治的進步，我們便可知這個從十月革命產生出來的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攻打全世界資產階級地主帝國主義的砲台，解放全世界工人農民弱小民族的武器，牠的基礎是如何的鞏固了，牠的力量是如何的發展了，換句話說，便是世界的十月革命工

帝國主義者在地中海之暗鬥

列強在地中海爭霸的問題，在過去數星期內突為歐洲以至世界政治上的焦點。有一串已發的事實，都應該仔細研究，並應偵察其將來更重大的發展。

地中海之所以重要，即因其為世界交通之樞要，並與歐亞非三大陸之連鎖關係；自蘇彝士運河開通後，地中海即成為西北歐至印度

一農民和弱小民族的解放時明是如何的日近一日了。在另一方面，俄國的敵人正在一天一天地腐敗，譬如世界最老而最厲害的英國帝國主義之工商業的衰落(如商業在一九一三年貿易入超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到一九二五年竟增至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和鋼，到一九二五年上半年期三·七七七·〇〇〇噸，至二六年上半年期減至二·八七〇〇〇噸。生鐵在同時期三·二七九〇〇噸減至二·二七四〇〇噸。煤在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則由六一·六五〇·二三七噸至五〇·八一七·一八噸，紡織從一九一三年至二四年用棉由四百四十四萬包減至二百七十一萬八千包)及歐洲許多國家之金融的搖動，中國舊軍閥統治之崩壞等現象便是顯然的事實。可是世界的趨勢雖然是越接近世界的十月革命，蘇俄雖然越加鞏固而發展，而美國帝國主義——世界被壓迫階級最後的敵人却是正在往前發展，世界的帝國主義是在陰謀破壞蘇俄，日英帝國主義在中國正在登憑奉天軍閥張作霖破壞中俄條約，因此，世界的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的民衆們須得嚴重監視一切帝國主義對於蘇俄的陰謀舉動，尤其中國被壓迫的民衆應該起來制止奉天軍閥和日英帝國主義破壞中俄協定，以全力擁護攻打世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的砲台，解放世界工人農民和弱小民族的武器——蘇俄。

馬恩

遠東以及澳洲的要道，因此列強必須完全控制此水道，然後可保證其在印度、遠東以及澳洲的殖民地的利益。

現在就有三個強國想絕對控制地中海上的霸權，這便是英法意三個帝國主義國家。大英帝國，東據有地中海的要害三處——直布羅陀海峽，馬爾太島(Malta)和蘇夷士運河，就好比如大英帝國主義

者控制印度澳洲和中國這一條路線上的三個兵站。不許在地中海方面而有更強的勢力出現，是大英帝國拚死以爭的問題；在地中海，一個軍事要區，大英帝國都有強大的艦隊，並且大英帝國的在外交政策上更是事要地中海方面的努力平均，他總是挑撥勢力較弱的幾個國家起來更可怕的大勢力反對，因而使地中海方面更無強過他自己的勢力。

法西和意大利則與英國鼎足爭雄的。法國的最大願望即是能與奧洛哥、彼利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地自由交通。意大利是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這就是他的對於地中海的態度使得帝國主義的老前輩發生恐慌，因而引起最近的許多關於地中海方面的糾紛。意大利目前的情形頗有些像日本。這兩個國家，突飛的青少年資本主義都在進展的路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這兩個國家，人口都是飛快的增加，生活用品是一天一天的感到短少；因而要求大宗的供養之源，成爲最切要的事兒。

要解決此難題之唯一方法自然是趕快使全國工業化，趕快設立工廠以消納多增的人口，趕快輸出工業品以換回食糧等等。但是難處就在設法趕快，因為意大利本國沒有原料，沒有煤，沒有鐵，這些振興工業所必須的材料，勢非求之國外不可；當此各帝國主義國家正在極力壟斷原料爭奪煤鐵之時，意大利自難如願以償，圓其好夢。

所以意大利的資本主義迫切的感到非擴張領土不可；他需要新領土來居住他的過多的人口，他需要富有原料的新領土，他並且需要一個可以銷售他的工業品的市場做殖民地。換言之，意大利資本主義正向帝國主義的大路開快步走。意大利資本主義的說話人，莫沙里尼，大言炎炎，好不驚人。『雖則這位首相的譚片和手勢，終不免帶幾分「做工」裝腔作態，然而恰正可代表意大利帝國主義之乳虎之勇，猶之大戰以前德國皇帝威廉第二的表小。』

可是帝國主義的大路上已經不是難辦不堪，簡直沒有後來者的地位

了。新領土是無法找到的了；大地球早已由國際的強盜們瓜分得十分修當，他們是死也不肯把舍在口內的東西再吐出來的！紛紛即自此而起。

意大利久已很妒忌地注目着突尼斯和別的法國殖民地。爲什麼大英帝國和法西就該有一大羣的亞刺伯人和黑人供割，而意大利就不該有呢？意大利覺得自己何事不如人？

目今意大利就正在設法打破地中海的勢力平均。他要找個幫手以實現他的計劃。他剛巧和西班牙談判停當，又和羅馬尼亞結了約。他在希臘的海陸軍顧問已經排走了英法的海陸軍顧問。他的兵工廠正在趕製軍火，以供給希臘。

最後，意大利與大英帝國有了諒解，關於各人在亞比西尼亞的份兒。

這種種活動，都是反對法國帝國主義的。這些事，正如一個英國報紙所說：『一個堅決的向前進一步；更加接近一步；第二幕恐怕就是更熱鬧的戲文，更足擾亂世界和平的一些什麼把戲了。』

大英帝國呢，目前正在沉機觀變。自從大戰以後，他看見法蘭西儼有獨霸地中海面的趨勢，故讓意大利稍微伸腰，反正是讓法蘭西人之概，對於大英帝國是有利的。而意大利對於大英帝國此等消極的幫助，自然也要在土耳其方面的莫索爾油礦問題對大英帝國讓步以爲報答。

凡此一切黑幕中的交涉，一切黑幕中的買賣，就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指明不論帝國主義者的口頭怎麼說得好，實際上，帝國主義者的老手段並沒絲毫改過。在日內瓦，帝國主義的政治家『說』了一大套的世界和平以欺騙世界的勞動者和被壓迫民族，可是另一些帝國主義的政治家恰正同時『做』了一大堆將來大戰的預備工作了。地中海問題只是資本主義所養育的同樣的許多問題中的一個。

一切被掠奪的人民應該注意這些問題呀！將來之世界大戰就是此等問題上爆發的呀！世界的勞動者和被壓迫民族必須準備好了自己的

寸 鐵

研究系官運不亨通

研究系的前身保皇黨，剛剛跪求滿清做點虛運動，却被國民黨的辛亥革命打開了；剛剛拍上了袁世凱，組織了什麼第一流內閣，却又被北洋派嫡系趕走了；剛剛拍上了段祺瑞，攬得財政司法幾個總長地位，又被國民黨的護法運動打掉了；剛剛拍上了曹吳，又被曹吳反戈拆散了；最近剛剛拍上了孫傳芳，又被北伐軍打來，不獨孫傳芳的江西督辦落了空，就是丁文江的滬滬總辦也有點靠不住。可憐的研究系，怎麼這樣官運不亨通！

研究系是隻白虎

研究系保清朝，清朝亡了；幫袁世凱，袁世凱滅了；幫段祺瑞，段祺瑞失敗了；幫曹吳，曹吳倒臺了；幫孫傳芳，孫傳芳卸甲去盪。有人說他是隻白虎，誰治他，誰就晦氣。

國家主義者對國民黨旗幟及北伐

國家主義派，不敢反對國民黨，只好說共產黨假冒國民黨；可是他們所攻擊的青天白日旗，總不是共產黨假冒的吧？國家主義派說：「自蔣介石北伐以來，全國言論界大都為他一時的勝利所惑，莫敢為新釘創設的批評，獨有我們國家主義者抱定信念，認清真理，盡量的揭發蔣介石親俄的自誤誤國（帝國主義及軍閥當多謝國家主義者！及其所以不能成功的理由，現在事實漸漸證明國家主義者言論是真理，不是客氣，是千真萬確，不是神經過敏了。」不錯，孫傳芳已經到了南京，國家主義者所謂北伐軍不能成功，總算千真萬確了！

力量去應付將來的戰爭啊！

國家主義者大喊：「們是國民黨的友人，共產黨是國民黨的致命敵人；只可惜們不應該攻擊他們友人的青天白日黨旗！」（實）

國家主義派有了極闊的首領！

國家主義者自誇道：「國人對於國家主義的信用，也一天增加一天了。」又道：「國家主義潛伏在國人心田中的勢力，已到了奔騰澎湃莫之能禦的時候。」不錯，國家主義的信用和勢力已經了不得，而且已經有了一個極闊的首領，不是最近前國務總理大人靳雲鵬大鼓吹其國家主義嗎？或者張雨帥吳玉帥也會加入國家主義派，因為他們都是反赤的同志。

軍閥謀敗之詞令

吳佩孚從武漢敗退到鄭州，通電說是「變更戰略」；孫傳芳從九江敗退到南京，通電說是「為便於統籌全局計」；張勳從濟州敗退到泉州，通電說是「移防泉州同安」；我們盼望他們再變更戰略一次，仿照盧督辦法，移防到別府去統籌全局！

和平代表自身的和平問題

蔣廷賢為孫傳芳奔走和平，接洽無效，跑到南昌會孫傳芳，而孫傳芳的專車已回九江，待車到九江，而九江又陷落，孫傳芳已到南京統籌全局去了，交通因此中斷，無路歸來，蔣氏家屬及親友聞之甚為焦急，深望這位和平代表在兵荒馬亂中得小鴉片過癮，他肚裏的和平却要成大大問題哩！

為什麼不要求亦俄撤退駐華海陸軍？

（實）

反赤軍在江西大敗，上海的反赤派忽然妙想天開的通電反對赤俄在中俄邊界增兵。我以為他們這樣通電還不夠，應該更進一步通電要求赤俄步武英日法美意各國撤退駐華海陸軍！

(實)

又是一個孫傳芳保江山者！

孫傳芳舉兵討赤之初，置人民和平的呼籲於不聞，到了贛戰不利，才由蔣督張派一屬等出來奔走和平，做他的免職盾牌。現在孫傳芳由九江敗退到南京，不但怕北伐軍東下，并且怕奉魯軍南下，更

國家主義派在河南告密(十一月五日開封通信)

國家主義派一向自詡為革命派，并號稱全民革命派，現在且將該派在河南的實際工作，或者就是全民革命的工作——向軍閥告密一事來報告一番。國家主義派怎樣向軍閥告密呢？我們且看十月廿七日開封新中州報本省要聞欄內所載標題為肅清燃燐之師範學生之一段新聞，這新聞為一封新獲通信：『河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不在黨學生，昨投函省某某機關云：『運警者，近年以來，第一師範學生之加入國民黨者，不下十之六七(教員在黨者十數人之多)，且常有廣東之代表來校，講演宣傳。邇來戰事吃緊，若輩更為活動，而廣東之代表及官傳校，每日出沒其間，其進行事宜，外人不得而知，上月開歡迎黨代表大會時，即在本校大禮堂，而青天白日之大旗豎高懸於禮堂，近數日益為活動，並有種種不法之事。望當局早為設法制止。本校黨中之總機關，即青年協社，第一師範不在黨學生同啟。』……這是封告密的信，很明顯的請吳佩孚殺戮第一師範的學生。但是這信究竟誰發的？不在黨學生一向是不管閒事的，而一師無黨

讀者之聲

用得着和平做盾牌了。於是什麼皖蘇浙三省聯合會乃應運而生。該聯合會表面上是說三省人民自治，實際是重在三省軍事當局停止戰爭，由人民代表和粵奉魯接洽和平，這本是孫傳芳所求之不得的。這仍舊掩護三省軍事當局的自治運動，與其說是三省自治運動，不如說是為孫傳芳保江山的運動！這班人民代表若當真去廣州為孫傳芳接洽和平，國民政府或者要問問他們：三省人民自治誠然很好，但是你們所擁戴的三省軍事當局是誰？

陸凱

(實)

學生在這件事發生後都非常憤激，有的主張開全體學生大會，有的主張開無黨學生大會，這是很明顯的，無黨學生不會幹這件事。至袁民右派，目前也正從事反吳，希望政變後抓得一部政權，也不至於出此，並且信中指的是罷統的國民黨，只有他——國家主義派一向仇視國民黨，同時覺得吳佩孚還有幾分鐘的生命，想托吳的蔭庇來打盡河南的國民黨人，河南的革命青年。

省防警備司令米國賢看到這封信之後，本要馬上搜捕黨人，幸得他的老子米振樓知道這事，加以制止，他的意思是：現在此地黨人多得很，搜捕起來，連累太多了，恐有不方便處，并且現在並沒有什麼動作。省長熊炳琦為這事親到中州大學巡視一番，如此一來，國家主義派的陰謀未得成功。不過吳佩孚的走狗將來是否就此停止不理第一師範，國家主義派是否不寫第二封告密信，還是問題。然而即此也就可見國家主義派之全民革命的工作！

三個問題

記者先生：

我現在有三個問題要請你指教！

(一) 嚮導一六八期通信欄有「世界文化進步之根本動力是社會的生產力不是人的慾望」一句話，這句話究有甚麼事實來證明，請多舉幾個例。十九世紀科學發達得特別快，牠與當時生產力的關係怎樣？還有生產力之變化與增進，究竟是甚麼作牠的動力，不是生存慾嗎？我想社會文化之進步，至少對於文化歷史有幾分關係，例如十九世紀的死亡率與患病額並不見得比以前增加，為甚麼醫學在此時才特別發達呢？

(二) 據新社會觀上面說：俄國在新經濟政策未實施以前農民因為生產力除自己的必需品外，都要收歸國有，於是就不多生產，以至俄國的荒象更嚴重，這不是因為人民沒有私有財產權就不會努力競爭而使社會文化停頓的證據嗎？將來由新經濟政策變到共產制度時，這種現象就可以避免嗎？在不能避免時，我們用甚麼方法補救呢？又謂在世界性的社會革命都成功時，共產社會可以立刻實現，而在俄國這種國際情況之，則非行新經濟政策不可，其故又安在？

(三)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原因，是因為要聯合全民以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但是中國國民黨階級既已佔全民的百分之九十幾，只要工農聯合起來已足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并打倒資產階級而有餘，何必借助於第三階級？並在「幾十年來的全民革命運動中已經表現資產階級（大資本家和資產階級）不能始終與工農合作的現象，我們何必必要這種有名無實的聯合而多費一翻力呢？說三民主義與新經濟政策相同此亦不過形式上相同，俄國是勞農專政，國民革命成功是第三階級專政，專政者不同，結果還是兩樣啊！

以上這三個問題，請詳細指示，并關於這方面須得參考的書也

介紹些，我且總是待你的回音。

蕭應先生：

先生的三個問題，茲依次答覆如下：

祇就先生所提出的十九世紀科學發達一個問題來解釋就夠了。十九世紀科學發達特別的快，為人類歷史上任何別的時代所未曾有，這乃是因為社會進化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在各方面完全建立起來將進展至於帝國主義。我們須記得法蘭西大革命是開始於一七八九年，以前一般說來世界尚還不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乃是封建主義的世界。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是手工生產的生產力，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則是機器生產的生產力。機器和手工的比較，可看下列的數目：在製針業裏，一個手工業工人一天可製十支針，但一架製針機器一天可製十八萬支針，而一個機器工人獨自能夠同時管理幾架機器（見新青年社所出版的經濟科學大綱）。試看機器生產的生產力比手工生產的生產力多上幾十萬倍呢？在這樣空前發展的生產力上的十九世紀，自然一切社會生活都跟着空前發展，科學的特別發達自然不是奇怪的事了。如若拿人的慾望來解釋這個發達，則試問：如果人的慾望是不變的，則在同一的慾望之下以前科學不發達，何以到十九世紀才特別發達？如果人的慾望是可變的，則其變動的原因又在那裏呢？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的慾望，比封建社會的人的慾望奢得多，封建社會的人的慾望比游牧社會的人的慾望又奢得多。這顯然是因各時代的生產力不同，才產生各時代的財富不同，又才產生各時代的慾望不同。至於生產力本身發展的動力，則在人類社會對於自然界之積極的（別於其他動物之消極的）適應，而不是生存慾；人類與其他生物都一樣的有生存慾，而且在其本質上分

不出強弱來何以人類社會能迅速的發展呢？醫學發展，然也是與其他科學一樣，文化歷史，則第一本身也就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第二若無相當生產力，即有文化歷史也是沒有何種作用的。

(二)俄國農民的私產觀念雖實是俄國施行新經濟政策之一個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私產觀念是社會條件造成的，並不是俄國農民的天然性。將來社會條件變了，這種觀念也就跟着變了，俄國革命初年這種現象就不會發生，那時無須乎避免，更無須乎補救。

(三)中國共產黨主要是代表工農利益的黨，無論中國工農佔大多數，但在社會進化階段上，中國目前的革命尚未到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帶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革命。在目前的革命階段上，無論中國資產階級表現某種反動傾向，但客觀上仍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為有利的。故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中目前不宜於屏除資產階級(五門爭中指出資產階級的某種妥協或反動行為，那是一回事)。至於國民黨，則我們不能看做純粹代表第三階級的黨，應該看做是中國各被壓迫階級的一種政治聯盟。這種政治聯盟在目前的革命階級上是必要的。中國共產黨正因為這個必要才加入國民黨，即以之聯合全國一切革命勢力，增強革命勢力，使中國一切被壓迫階級整個的左傾。若說新經濟政策是三民主義，那是戴季陶式的附會，不是我們的見解。中國，須先提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問題，然後方才提出新經濟政策問題，目前尚非其時。

先生要求我，介紹關於這方面的參考書，則前二問題可以參考『社會科學講義』、『社會科學概論』及其他關於唯物史觀(無產階級的社會學)諸著作，後一問題還請先生多注意中國日常的政治鬥爭。其他如最近幾年來的新青年及本報乃是最好的參考材料，此外則『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一書亦是關於中國革命諸問題的重要之書。

記者

發行部 編輯部 通信處

廣州國光書店黃正君

分售處

廣州	汕頭	潮州	香港	長沙	武昌	黃梅
丁下圖書館	汕頭書店	青年書社	萃文書坊	文化書社	寶慶書局	共進書社
重慶唯一書局	成都華陽書報處	蘇州蘇州書店	順慶民智書報社	永定民智書局	雲南新亞書社	西安西安書局
					北京各學校號房	太原晉華書社
					寧波甯波書社	醒民書社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五期。郵費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二分半分為限。郵票代款不折不扣。但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零售：同。十期清算一次。數不退。每份銅元六枚。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週 報

◀ 期 九 十 七 百 一 第 ▶

次 目

九江陷落與天津會議……………述之

革命與武力……………獨秀

爪哇的暴動……………魏琴

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潤之

奉國戰爭中之京綏鐵路工人……………大石

寸鐵(十一則)——

英國律師口中的帝國主義(實)——花姑娘大老板與反赤運

動(實)——到底是誰強奪他人的財產妻女爲己有?(實)

——自治呢還是由軍閥保境安民?(實)——丁文江竟比軍

警還要反動(實)——國家主義派眼中的愛國軍隊及其五色

旗(實)——國家主義者眼中的赤化(實)——青天白日旗

是共產黨的嗎?(實)——斬害鵬、國家主義、捧喝團!(

玄)——字林西報之於顧維鈞(玄)——字林西報目中之「

赤化」原是如此!(玄)
討赤領袖吳佩孚鐵蹄下的河南人民(開封通信) 愚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九江陷落與天津會議

九江陷落的意義，一方面確定了北伐軍勝利的前途，他方面又肯定了孫傳芳最後的命運。在九江未下之前，北伐軍雖然奪取了武漢，雖然獲得了勝利，但他的勝利還不能完全確定，還不能說絕無危險。在孫傳芳方面當九江陷落之先，我們固已預言其末路之不可挽救，但也還不能絕對斷定他的命運會馬上終結。然而自九江陷落以後，我們便可以堅定地說，北伐軍這次北伐的勝利確已到了一個階段，一個很穩定的階段了，孫傳芳的命運確已到了最後的五分鐘，一個不能避免的死刑了。而且最後判決孫傳芳死刑的，便是奉系軍閥所召集的天津會議。

奉系軍閥的天津會議是隨着九江的陷落而產生的。天津會議名是對付北伐軍，實是對付孫傳芳和吳佩孚，後判決孫吳上斷頭台。本來奉系軍閥尤其是張宗昌對於河南與江蘇久已垂涎一尺，徒以自經南口迎戰之後，表面上避讓勝利，實際上損失過鉅，不能不採取慎重態度。同時奉系軍各欲取得江蘇，內部衝突甚烈，故對江蘇河南暫存觀望。近見北伐軍既陷九江，孫傳芳勢力大部份消滅，奉系軍隱機不可失，便決然有此次天津會議之舉。

在這次天津會議上有兩個根本問題：（一）河南和江蘇的地盤問題，便是對孫傳芳和吳佩孚的問題；（二）張作霖本人的地位問題，即所謂北方的政治問題。同時自然還有奉魯軍內部衝突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江蘇歸奉天還是歸魯張）。據東方社二十一日電：「楊文耀北上與奉魯軍南下，其交涉失敗，孫傳芳遂親自來津與張氏會見，力事折衝，若奉軍南下，願以皖省相讓，請勿染指江蘇。張謂之結局，各劃定地盤，孫傳芳江蘇，張宗昌江蘇，褚玉璞山東，張學良直隸，韓麟春河南。」由此可見第一個問題已經輕輕地解決，同時

奉魯軍內部的衝突亦暫時妥協起來。國開社念一日北電：「津訊，軍事大政議定，推張作霖為討赤聯軍副司令，吳佩孚孫傳芳副之。張宗昌褚玉璞先督師由津浦路南下，車軌已集韓莊，即發動。京漢路由韓麟春率隊南下，聞三四軍團已在準備。」由這個消息看來，張作霖本人的地位亦不成問題，所謂討赤聯軍總司令或中央保安總司令，實際上自然等於全國海陸軍大元帥或大總統或皇帝，甚麼新內閣梁內閣顧內閣之糾紛，自迎刃而解了。

述之

由此看來，天津會議已活活將孫傳芳和吳佩孚結果了，從表面上看，似乎孫傳芳與吳佩孚討赤聯軍副司令的頭銜，其實這頭銜不過是一齣位置他們兩人的滑稽劇。姑無論吳佩孚的吳秀才願否當張作霖的副司令，假設吳秀才即降心相從，但是秀才的河南已到了韓麟春的掌中去了。至於孫傳芳的副司令更是滑稽。我們須知道，據孫傳芳的友黨研究系說：「這次孫傳芳之微服赴津，并不是很簡單向奉天求援或拒來魯軍南下，而是孫傳芳為其部下所逼迫的結果。先是九江敗退之後，孫見魯張必然南下，大勢已去，便主張以江蘇讓與魯張，使之與北伐軍衝突，而自己退守浙江以待時機（這是一個很帶辣的政策）。但孫部下（連孟昭月盧香亭亦在內）這以為如果退居浙江，以浙江一省之地何能給養如許衆多之軍隊，這樣便無異自投絕路。不如固守江蘇，若吳魯軍相逼太甚，寧可與北伐軍妥協以反抗之，如此一來孫傳芳拿得沒有辦法，只好到天津去請求奉張，暫不派兵南下，以緩和其部下之空氣。」但結果魯張依然須南下取江蘇，如此完全折了孫傳芳的台，所以各報所載均稱孫已不回南，將在天津養病。其實孫傳芳在這種情形之下，即回南亦已是毫無辦法的了。現在孫傳芳勢力可謂完全瓦解了。其部下已分成三部份：

一、陳佩周鳳歧之浙軍，(二)陳調元白寶山等之蘇軍，(三)則為孫傳芳嫡系之孟昭月盧香亭等。浙軍現正在謀浙人浙浙，陳佩周鳳歧的部下已全部開河，不久或河有所表示。蘇軍和盧香亭等校降魯軍遺囑：反抗魯軍即是疑問，恐怕難免修歸於盡，即退一步說孫傳芳個人也反對魯軍司令，且能保守浙江，亦無異於張、黨部下之一小將。吳佩孚更是走到絕路：就張作霖所欽賜的副總司令嗎？不惟誇大狂妄而秀才面子上過不去，便是實際上也不過及奉張部下之一小將。反對嗎？沒有實力。投降北伐軍嗎？不惟轉不過來，北伐軍也不要。總而言之，無論從各方面看，孫傳芳和吳佩孚都已被奉軍軍閥的天津會議宣布死刑了（如果天津會議不即來，孫吳的殘喘或者還可以延長相當時期）。

經過這樣一個天津會議的決定之後，將來事實上自然還有許多文章，如魯軍至江浙，蘇浙軍是否反抗或投降，軍至河南，河南反有之軍隊投降還是反抗（現據本月二十三日商報載河南的魏益三田維勤新雲到正在作附南運動），其餘如奉魯軍既得河南江蘇後，是否得臨望蜀進而謀攻北伐軍，凡此一切都在疑問之中。但我們大概可以斷定，如果北伐軍不起來干涉奉魯軍，大約孫吳是絕不能存在的了。奉魯軍究能安然奪得河南江蘇與否，還不能決定。至奉魯軍大吹大擂將大舉攻北伐軍，這完全是騙人的話，因為在客觀上奉張此時的地位并不見得優越。在軍事上說，包頭方面的馮玉祥還有七、萬精兵，二十四小時內便可重臨南口，陝西的國民軍亦可以隨時出潼關，北伐軍以隨時出武勝關，奉張雖有大大大的神通亦莫能應付此延長一千餘里之戰線，何況奉天內部自經郭軍反戈，南口戰爭後，瘡痍未復，又加以奉要墜落，經濟幾乎破產，那裏便能大舉與師南侵呢？狂妄的張宗昌也許有此幻想，可是他的軍隊完全是土匪，實際上值不得一戰便要潰滅的（如在南口之屢次失敗便是事實）。

自九江陷落和天津會議以後，中國的政治局勢越趨於簡單化了，便是奉軍的勢力因反革命的勢力越集中了，一方是革命國民政府，佔有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陝西福建綏遠四川；等差不多半個中國，他方面是反革命的奉軍，佔有東三省兩特區直魯；等省，或者甚至奪得河南和江蘇。如此也差不多半個中國。這便是說整個的中國已經有半是紅的，可是還有半個是黑的。雖然祇有半個是紅的，但這已經算是中國近年來最進步的現象了，也可以說是這次北伐最大的成功了。然而這半個黑的中國，最反動的軍閥奉魯統治的中國，我們絕對不能許牠久於存在。現在吳孫的黑暗勢力總算已經被第一次北伐結果了，但這個奉魯軍閥的黑暗勢力比吳孫更兇惡，還得來一個第二次的北伐。

這次吳孫勢力之所以被消滅，固然是北伐軍與民衆的勢力，但因吳孫閥之內部衝突，不能一致合作，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現在的奉魯系軍閥恰與以前直系軍閥的吳孫一樣，內部也是很衝突的。在這次天津會議似乎暫時合作，實際他們間的衝突比吳孫還大。在不久以前，奉天的于珍壓迫王琦，竟讓吳石胡胡同之流與案，張學良硬要請，璦的直隸地盤，奉天硬扣留張宗昌的軍艦，楊宇霆與張宗昌為爭江蘇地盤幾月來差不多都在暗鬥中，這些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不僅奉魯閥如此，即奉天內部亦有楊宇霆張學良的新派和吳俊陞張作相相等舊派，暗鬥甚烈（前次張學良解除奉天武裝，便是新派與舊派之衝突的表現）。甚至新派之楊宇霆與張學良因所親的帝國主義不同（楊為純粹親日派，學良為與法美接近派）也有很大的暗鬥。總而言之，軍閥的內部是絕不能鞏固一致的，這正是中國近來的軍閥所以崩壞之主要原因。近年來所形成的北洋軍閥的三大系統，現在簡直兩系差不多已完全崩壞了，所剩下的便是最反動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惡工具奉系軍閥，這是中國被壓迫民衆之最後的死敵，是

妨害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發展之最大障礙物，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應趕快起來反對這個障礙物，應充分準備第二次的北伐，剷除這個障礙物，應隨時時刻不斷地與這個障礙物奮鬥。

我們相信第二次北伐的時期是很快的，也許在幾個月之內，國民政府應特別加意準備，民衆應特別努力，第二次北伐的敵人奉系軍閥比直系軍閥更要頑強，更要兇惡，因此我們的準備更要充分。第二次的北伐，我們不僅要有充分的軍事準備，尤其要有民衆勢力的準備。

革命與武力

反對『革命要有武力』，這種人不是糊塗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國家任何性質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為被革命的統治階級都有強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統治階級如果沒有武力，當然不會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的勢力還未充分組織起來，需要軍事行動更多一點；并且很難從軍閥的武力時代馬上跳到民衆的武力時代，中間會要經過武力與民衆合作時代。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那個願意這樣辦，這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階級高壓政策特別嚴重，革命的民衆不容易得着武裝；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衆的革命運動潮流高漲到相當程度，國中軍事領袖當中，有些和當時的統治階級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衆革命運動的高潮中，便會走向民衆方面，與民衆合作。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具體說起來，南方的北伐軍和北方的國民軍，都確已走上了武力與民衆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現時武力與民衆合作之中途，我們還未可過於樂觀，而忽視了可能的危險。危險是什麼呢？就是現時所有與民衆合作的武力，都能夠合作到底，并且還能夠進一步變成民衆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舊要站到反民衆利益的階級（軍閥買辦地主士紳

我們的敵人一日存在，便是我們的鐵鎖手鐐一日沒有解除，我們的幸福，只有推倒一切敵人之後才可以獲得。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們！直系軍閥的吳佩孚孫傳芳雖然快消滅了，第一次的北伐軍雖然有了相當的成績了，但是奉系軍閥，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惡工具因此頑強起來，正在準備向你們狂瀾。你們應起來認識這個唯一的新敵人，準備最後的總攻擊！

獨秀

）那邊去。

要免除這個危險，民衆和革命旗幟下的軍人，兩方面都需要注意。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民衆運動發展之速度，遠不及軍事的事實；這種狀況若繼續下去，很容易使軍事勢力右傾，甚至於離開民衆，形成新的軍事獨裁政治，這是民衆方面所應深刻注意的事！

在軍人方面，單是口頭上說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願上自己的確是要革命，這樣都還是不夠，真正革命的軍人，必須有兩個條件：（一）須懂得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革命的軍人和反革命的軍人在實質上究竟是怎樣的；（二）須能夠服從民衆的和黨的制裁。

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是怎樣呢？一方是被剝削壓迫階級的帝國主義者軍閥買辦地主士紳等，要維持封建的軍事獨裁政治；代表後一階級利益的軍事勢力當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軍人應該站在前一階級利益上面。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買辦掌管中國城市政權，做他們剝削壓迫中國民衆的工具，復利用買辦勾結鄉村的士紳地主掠奪中國的礦山，吸收中國的廉價原料；軍閥利用買辦（商會領袖及銀行家）在城市

剝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紳在鄉村剝削農民，以供給他們的軍餉；

因此，可以說軍閥、買辦、地主士紳，同樣是帝國主義者剝削壓迫中國民衆的三個工具。革命旗幟下的軍人，若只是知道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在實際行動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買辦的剝削與壟斷，不能力助農民反抗地主士紳之剝削與鄉村政權，則不但依然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而且保護了軍閥勢力在城市和鄉村的基礎，這樣如何算得是革命的軍人？這樣如何算得是武力與民衆合作？

每個有兵權在手裏的人，若不能夠受民衆的或黨的任何制裁，都有變成軍閥和形成軍事獨裁政治之可能，此吳佩孚先生所以有「有軍必閥」之嘆。我們或者可以承認現時方與民衆合作的軍事勢力，即不幸也形成軍事獨裁的局面，他們的軍事獨裁比北洋軍閥的軍事獨裁總要開明一點。可是這種較開明的軍事獨裁，只多只能造成統一的中國，決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國。並且在何軍事獨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養貪官污吏之必然性；這是因爲軍事獨裁局面之軍事首領，不受民衆或黨的任何制裁，擁有無上威權，因此以「反對派」三字杜絕一切開過之路，於是左右一班宵小與夫鄉黨故舊得乘機以小人愛捧此軍事首領，只需蒙蔽此首領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貪贓枉法，無所忌憚，非至激成眾怒危害比首領不止。在這樣貪官污吏橫行無忌和民怨沸騰的局面之下，還說得上什麼民主，什麼革命！然而不受民衆的或黨的制裁之軍事獨裁，其結果必至如此，這是無一避免的公例！

我們還記得辛亥革命時，有「軍人出頭」的呼聲，并且把軍字寫作「軍」，許多公文文中都是如此，其結果怎樣呢？我們又記得國民黨在廣東驅逐陸榮廷寇榮新的勢力後，洪兆麟在陳炯明交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東倒西歪的說：「廣東是老子打來的！廣東是老子打來的！」其結果又是怎樣呢？現在我們雖然未曾聽見「湖南是老子打來的，湖北是老子打來的，江西是老子打來

的」，這種怪話，却有了「軍人革命論」這樣的不辯之說！并且有些青年軍人時常拿武力萬能的觀念，干涉一切社會事件，雖然是善意的。這樣不祥之聲，這種武力萬能的觀念，都足以促成軍事獨裁的局面之開展。

真正有覺悟的革命軍人，如果想想軍事獨裁對於民主革命的危險，如果願意考查已否因此往革命根據地貪官污吏化，便應該放棄軍事獨裁的野心，誠意的與民衆合作，替民衆的意見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黨的制裁，以免流為個人的軍事獨裁。每個革命黨的軍人，雖都不可單看自己是一個軍人，必須看自己是一個有武裝的黨人，雖統率十萬大軍的總司令也應該如此。每個革命黨的軍人，都應該尊重黨的威權在軍隊的威權之上。如果主張「以黨治國」，便不應該主張「以軍治黨」；因爲以軍治黨，則以黨治國便毫無意義，不如直接老實主張「以黨治國」了。我們反對以軍治黨，並不是說軍人黨員不能過問黨事，也不是說軍人黨員不能同時主持黨事，乃是說每個軍人黨員乃至軍事首領，都應尊重黨的集體意見，服從黨的集體制裁，如果挾軍事勢力，使黨的集體意見以軍事首領的意見爲從違，使黨的一切決定都要仰軍事首領的鼻息，使黨內的意見不敢和軍事首領的意見不同，使軍事首領即黨之化身，使黨內黨外華衆都只有軍事首領而不知有黨，則這樣的一個黨，便等於瞎子的耳朵，瞎子的腳，則所謂黨的威權，黨的決定，黨的制裁，黨的命令，都由「強盜黨意」而來，等於無物。這樣沒有黨的制裁之軍事勢力，要想免於軍事獨裁的危險，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的結論是：革命是不能沒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須與民衆合作，必須受民衆的和黨的制裁，才能夠免於形成軍事獨裁走到反人民利益那邊去的危險。

爪哇的暴動

過去一星期，電報傳給我們以荷屬印度暴動的消息。路透社通信員含混的報告，尙未能使我們完全明瞭這次暴動的性質及其範圍。然而，路透社這次報告說起爪哇許多相離很遠的城市都發生事故，而且在中部幾省暴動繼續着——這一點已經可以說明這次暴動是波及於各種廣大的民衆，至少在荷屬印度最大一島，爪哇，的確是有羣衆的暴動。

在事實上，最近幾年在爪哇形成的狀況，祇有推動民衆到公開的暴動去，祇有這個是反抗現存制度之唯一的可能。

最近幾年來，荷屬的殖民者把爪哇變成了真正的白色恐怖世界。荷蘭帝國主義者，以若干行政上改良政策換得本地少數貴族和少數反動國教師的贊助，而以駭人聽恐手段壓迫一切思想自由。平民學校，國民革命團體 (Street Party) 被解散了，首領們不是坐牢便是充軍於遠方諸島。集會和示威是嚴禁的。三人以上的會議，即視為犯法，預會者即須罰罪。本地獨立辦的報紙被查封。中國國民黨爪哇黨部機關報的編輯也被驅逐出境。所有左派的民族團體也被禁止。其中最活動的，在農民中有強大力量的，又有八萬左右分子的一個團體——Street Party，運同荷屬印度共產黨 (Street Party) 即受共產黨的思想指導，被追得成了秘密組織。祇要稍爲表同情於這些團體，馬上便受警察的殘酷的處罰。殖民地警察的偵探騷擾鄉村和城市，到處找尋同情於左派團體的嫌疑犯，致全體民衆戰慄於白色恐怖的淫威之下。這還不夠，荷屬殖民地政府還組織了荷蘭黨團體，以嚴殺一切左派的人物爲能事。

荷屬殖民地政府明白知道，他的主要敵人乃是荷屬印度共產黨。因此政府所有壓迫的尖鋒，都是對準共產黨的。然而，不管成羣

的拘捕，不管成羣的充軍共產黨首領到幾內亞做苦工去，但爪哇的活動力仍舊不會減少。恰恰相反，不管白色恐怖怎樣厲害，共產黨在民衆中的勢力，是一天增加一天的。Street Party 之外，荷屬印度一切工會現在也全受共產黨思想的指導。

殖民地政府，爲要隔離共產黨對民衆的影響並證明他對共產黨的殘酷的壓迫絕非過火起見，遂採用極度共產黨的政策，使其共產黨在羣衆面前失去信用。所有無政府黨的暴力，所有暗殺荷蘭官吏或本地官吏的事件，都說是共產黨做的。大家知道共產黨反對個人恐怖的行爲，但荷屬政府偏要說一切暗殺做荷蘭走狗的本地貴族之炸彈案，都是共產黨所做。

以上便是目前的爪哇政治狀況。此外，還應加上爪哇廣大民衆之駭人的貧困，爲建造荷蘭艦隊而增加的稅捐，對種植橡皮和甘蔗工人之加重的剝削，以及逼迫農民出於富力之外替資本家開闢道路運河等。所有這些總合起來，就造成了民衆對荷蘭帝國主義的仇恨及其革命的毅力。過去的一年，整個的爪哇動搖起來，像一個大火山一樣，這個火山現在就噴火了。亞狄，巴達維加及其他地方之農民暴動，僅僅可算是未來大門爭的序幕。

這便是推動爪哇民衆暴動反對荷屬殖民者之客觀的狀況。

從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發來的和亞德斯德丹殖民部總長發來的政府的電報，說現在荷屬的殖民政府已經沒有危險了，一切都將歸於平靜了。我們現在自然很難相信，這些政府公報所說的話，以及荷蘭的和國際的資產階級之報告。但無論如何，暴動已經延續一星期以上了。

爪哇的暴動，與其他任何殖民地的暴動一樣，自然是不平均的勢

力的。一方面，是無裝的羣衆，至多只能備有少數的武裝，地方而，是全付武裝的殖民者，有巨大的艦、砲彈、飛機、毒氣及其他許多殺人的機器。

列寧在其最後的遺著中，即指明東方人有這一努力不均的危險，告訴東方的革命者要注意這一事實。

但荷屬印度民衆之英勇的暴動，不管其出路如何，都有很大的意義，證明荷屬印度的狀況已經成熟，暴動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無論荷屬帝國主義者是否已能統治現狀，無一民衆暴動之爆發是否已經停止，但荷屬帝國主義者及其友英帝國主義者，已經一天難似一天以統治幾千萬的爪哇民衆了。

爪哇、蘇門答臘、波爾尼亞及其他諸島的民衆，將繼續其解放的

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

江浙兩省在中國爲工商業特別發達之區，因此工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所視。至於這兩省農民，便少有人重視其地位，而且多以爲兩省乃太平富庶之區，農民並無多大痛苦。其實這種見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弄不明白江浙農村實際狀況之談。我們試一考察江浙農村之實際狀況，便知這實際情形與懸想完全相反。以下所述各縣具體事實，只算我們近來得到的一極小部分材料，然已足證明江浙農民並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種太平富庶無多痛苦的農民了。

崇明 長江口之一島，島之全境爲崇明縣，均長江泥沙沉澱沖積而成。島之四周年漲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農甚多。今舉上沙一地爲例。此地地主剝削佃農非常利害，每千步田要納保證金五十元。這種田完全是新漲的沙田，農民逐漸替地主們經營成熟。成熟後，地主管田底所有權，農民管田面的權。每年耕種所用人工、肥料，農具種子等均歸農民自備。秋收後每千步田要納租五百

鬥爭，并好好的準備。這是無疑的。在荷屬印度諸島上，已經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受共產黨的指導，而且有民族革命的組織，聯合一切城市的和鄉村的民衆。在這些島上，民族革命鬥爭的傳統，是很強的。與帝國主義妥協的資產階級，在荷屬印度，是沒有的。這些都說明荷屬印度的革命鬥爭將繼續展開。

太平洋，對於帝國主義者，已經不「太平」了。中國、朝鮮、菲律賓、荷屬印度等處的革命鬥爭，最近是很強烈的，每天都搖動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

我們從裏，告訴爪哇的弟兄們說：「中國民衆是同情的於你們的，你們的鬥爭引起全東方的同情。繼續你們的獨立運動罷！」

潤之

斤甚者五百斤以上。地主到農家家裏的時候，農民要請他吃好酒飯，不然便難免加租。收租的秤，大概都在二十兩以上。農民如稍反抗，馬上送縣究辦。農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你還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還，於是農民之破產者年年有之。此地農民曾在民國十一年起了一個暴動，並沒有什麼亦黨過激黨煽動他們，他們自己成羣的起來打毀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並大鬧縣署要求減租。後因團結不固，首領被捕，以致失敗。今年江蘇遭了普遍的旱災，田畝減收，上沙地每千步田農民只收穀三四百斤，而地主繳租却堅持要照舊例徵五百斤。地主且以「佃業維持會議決」以欺農民（佃業維持會係十一年地主組織以欺農民的），於是農民恨地主益深，暴動又將發生了。

江陰 從錫錫乘輪船前往，到一處地方，叫顧山鎮。這顧山鎮介在江陰常熟無錫，三縣之間，三縣大地主很多，壓迫佃農很利害

。去年秋天，有一個日本留學生顧山人周水平（周原在無錫省立師範畢業）回到本鄉，百不過眼，乃勸佃農組織團體，名曰「佃戶自救社」。同往來各地，宣講農民痛苦聲淚俱下，顧山農民從者極衆，江常錫三政交界各地農民都爲煽動，如雲而起，顧山農民不仁之劣紳大地主，一致要求減租。但當農民尚未完全聯合起來之時，劣紳地主早已聯合起來，江陰、常熟、無錫三縣紳士地主同時動作。文電如「片告到孫傳芳，孫傳芳亦有不聽劣紳地主的話，於去年十一月便把佃戶合作自救會解散，把周水平捕獲，今年一月便把他槍斃了，減租運動算是一時鎮壓下來。當周水平靈柩回到顧山安置在他家裏時，農民們每日成羣到他靈前磕頭，他們說：「周先生是爲我們死的，我們要給報仇！」今年大旱，稻收不好，農民又想起要要求減租。可見他們并不怕死，他們知道只有團結奮鬥，以減少貧暴地主的剝削，才是他們的出路。又江陰東鄉有一名叫沙洲地方，亦有農民反對「主的事。此地主昔例爲交上期租，江蘇人所謂黃交卯種，是一件於農民經濟上很痛苦的事。現在農民要求種出還租，正在那裏奮鬥。

丹陽 這裏述丹陽縣呂城鎮的兩件事（述呂城鎮在丹陽東鄉，靠近滬寧鐵路）。一件是反抗官紳剝削農民，事在今年夏間。呂城鎮上有一家當舖，一天被馬五仁殘部在縣西茅山爲匪者到境搶了一回，但所搶不多。當舖主人即鳴報失，說真當的衣物都搶去了，同時將衣物乘夜移藏他處。這些衣物的當舖即近鎮各村農民，聞訊，遂截於路，得原物之一部，但已被藏之部未得。典物的農民乃起而組織「當戶聯合會」，向呂城鎮當舖算帳。結果，當舖賠償損失一部，即每人賠償等於當價之數上，共賠了九百塊錢。此事證明農民有團結便可得到勝利，設這回沒有團結，便該好好的當舖欺剝了全部的當物去了。又一件是反抗劣紳，農德道農民燒錢屏水，事

在今年夏秋一直到現在尚未了結。江蘇各縣農村的河裏，現在很普遍的採用一種機器屏水，叫做「屏水機器」，以代替舊法的手車脚踏車水。呂城鎮附近幾個村子的農民，感覺得要屏水改用機器。但這個地方的劣紳及富農便乘機圖利，搶頭先做，組織一個「機器屏水公司」，集合資本一千四百元，買一架機器，安置在河裏，用公司名義出布告，要農民每年按款出錢，若不交錢不准屏水。農民們一打算：所有這鄉村的田一年按款繳納的錢，即夠買一架機器，集下自買一架，一次出錢，年年可用，用公司的機器，則年年要繳這樣多錢。於是大家對劣紳富農的公司。本地有幾位小學教員隨幫農民的忙，幫他們組織一個團體，叫做「農民促進會」。在這個團體內，組織一個「機器屏水合作社」辦法也才農民按款出錢，湊足一千四百元，買了一架屏水機器。於是河裏有兩個屏水機器，一架是公司的，一架是合作社的，於是一架完全擺在那裏沒有人理會。劣紳氣極了，用種種誹謗告到孫傳芳那裏。結果派兵下鄉，大索過激黨，捕去四人，通緝三人，聲言不用公司機器的人都要重新。當兵來時，村中壯年男子都躲在禾叢中，只留下老弱婦女小孩見兵士的面。這些犯了重罪的農民，單是送兵太爺免抽禮就送了千餘元，其餘被搜掠者不在內。此案到現在還沒有完結。好在現在已是孫傳芳不其如意之時，呂城的劣紳們或者也稍稍感到難處如意，亦未可知。

無錫 離無錫縣城十五里的徐巷鎮，不久之前也出了一件小小亂子。此地大商大地主的榮德生，他要在此地修一條馬路經過農村，拆毀鎮上房屋，廉價收買過路田畝，此事直和損害農民經濟，故農民們組織農民俱樂部反抗榮德生。結果榮德生屈服，允許田二百元一畝，新植的桑苗一角錢一株，鎮上房子不拆。

青浦 滬杭路側之青浦縣，上月內發生農民反對重價買荒之事。本縣荒地，農民稀價買荒，原來定價每畝三元。此次劣紳串通

縣長林貞一，組織一公司，以每畝三元領得荒地，而以每畝十二元賣與農民。農民組織聯合反抗，劣紳官廳則多方恐嚇。現仍在爭持中。

泰興 東鄉王家莊地方，今年因旱少收，農民要求減租，與地主起了激烈的爭鬥。地主不肯減租，反逼迫農民。農民中之一，因恨極而殺一萬惡之地主。地主報縣，捕農民三十人入獄。

泰縣 泰縣森森莊地方之農民，今夏早旱請求減租，赴了一個運動。地主壓迫，捕去爲首數人。

徐州 江蘇農民中江北徐海一帶算是最苦，紅槍會連莊會到處皆是，農村各種爭鬥，比他處更多，纏遞不盡。銅山縣北鄉北鄉等處地勢窪下，去年禾稼淹沒殆盡。所幸二麥已種，農民尚有「轉過荒年而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連綿，田間禾苗終日浸在水中，由萎黃而腐爛，農民辛勤半載，落得兩手撲空。此時地中仍是積水片片，二麥播種無期，怨聲載道，莫不表現一種悽慘愁苦的狀態。天災之外，同時還有橫征暴斂之軍閥貪官與重租重利之劣紳地主，層層敲剝。因此農民流而爲匪者極多，徐州一帶，所以成了著名的匪區。

奉國戰爭中之京綏鐵路工人

國民軍自北京退南口，及由南口退包經時，京綏鐵路工人有許多參加戰時工作的事實，足以證明革命的軍隊或欲與民衆謀利益而思與民衆接近的軍隊，絕對不能離棄工人階級。換句話說：要擁護革命的工人階級利益，並與之合作，方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不然，是沒有不失敗的。

當國軍退南口時，大隊十餘萬人，均退居庸關後之康莊小鎮，而所有糧食軍用品，均在南口前線。南口方面雖已挖掘極深，但並未做適當防禦工作。後防的軍士，因前線糧食不能拿回接濟，

以此。

慈谿 慈谿屬浙江，在甯波之西，近日本縣山北地方曾發生一次大的暴動。這山北地方的農民本來是很強悍的，時常有械鬥的事發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無理的壓迫，劣紳地主加倍的剝削，農民積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沒有收成，那地主的鐵租又一些兒都不肯減，農民的鬮完暴動就因此爆發了。農民的暴動一爆發，一般游民無產階級都很有敢的參加進來。九月十三日上午，聚積二千多人到警察局報荒，和警察衝突起來。他們把警察署焚燬了，把警察的槍械也繳了。又轉至鄉紳地主家「吃大戶」。吃了以後，因憤鄉紳地主的兇惡，把他們的屏風古董門窗傢器都搗毀淨盡，每天都這樣，他們也不大聽人勸導，只是這樣發洩他們的怨氣。隔日鄉紳逃至城內告警，軍警陸續下鄉大搜農民，農民領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已成了普遍的宣傳，農民因此胆怯起來，這個暴動就鎮壓下去了。這次暴動失敗的原因，在羣衆完全沒有組織，又沒有指導，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動而至於失敗。

大石

亦難免不有些動搖。極端重要的交通負責人員（員司），多係與軍軍團勾結的交通系分子。他們不但幾日以前，即逃遁了，並且極力用恐怖手段，鼓勵工人散夥。以致由南口至張家口的交通均發生了障礙。這是國民軍何等危險的時候啊！幸而有工會領導之下的一班革命的工人，不忍坐視國民軍的危敗，遂集合在康莊福口工會辦事的人領袖卅餘人，組織南口康莊工會交通維持隊，並向國軍當局提出數事：即京之調遣與開行先後，均聽交通維持隊指揮，軍隊不得干涉，並不得強迫開行車輛，及派隊保護交通維持隊行使職權，軍事

當局乃完全承認，因此於四點鐘內，即開行九四號與二〇七號大機車行駛康莊至南口的山道，同時發出數列車至張家口，不到三日夜將南口所有軍用品均運至康莊或張家口，國軍亦得從容佈置，鞏固其陣綫，轉危為安，這不是工會很熱誠的幫助國軍，恐怕國軍在此時便已完全從南口敗退了。同時國軍當局，如不承認工會的要求，如不讓鐵路交通工作的軍士們，要來爭先恐後，或任意調遣，那就有「一萬個交通維持隊，恐亦無用，這也可以說是國軍此時能竭誠與工人合作所收的效果。」以上這段事實不但可為國軍永久向教訓，并且是京綏鐵路工人參加戰時工作極可記述的第一節。

國軍在南口的陣綫佈置鞏固後，奉軍即時以鐵甲車的大砲轟擊南口，工會領導的一班有革命性的工人，不避彈雨，極力號召工人參加工作，如前線鐵路之修葺，及軍用品零件之修理，都是這些工人不避危險地去幹，還有較大的數件工作，即用石車去撞敵人的鐵甲車，及電綫的設置，和最新線鐵路內的樹尖亦多是工人所冒險去幹的，後來工廠的屋瓦及牆壁，都被敵人的大砲打了許多窟窿，而工人仍是在廠內趕造迫擊砲彈，及其他必要的修理工作。至若交通方面，完全恢復退兵以前的狀況。軍事的運輸，可說十分的便利。在國軍的將領，很知道工人的力量與幫助，故對工人也還十分和協，即綫上的妥協的張之江除訓令軍隊要以和氣態度對待工人外，還寫信給工會說是國軍工會是和相佐的。五月四日未發工餉，生活十分困難，遂由工會向當局要求糧食的接濟，國軍彼時也還能允許每星期給工人穀米二十餘斤，不扣工錢，作為優待職區工人的給養。在這種情形下，這自然是國軍與工會很能合作，同時也是京綏鐵路工人冒險以幫助國軍的時期。但是一班逃跑的交通系分子，見鐵路並不困難，彼等重妻歸而發生恐懼，反極有條理，因此惶恐被「自己」在京綏路中的地位失掉，乃極力活動，攻擊工會，而在許多小事上大做起來。

說工人猖獗等)，甚或說工人要完全管理鐵路的權利(說工人共鐵路的產)，這些危言聳聽，竟使國軍當局，看不清交系的用意，不能了解工人對國軍是十分熱忱幫助，是希望他走入革命之路的。在這問題方要發生的時候，晉北的戰事就已發生了。京綏鐵路工會，即組織交通維持隊，隨軍出發，沿路被晉軍所毀壞的鐵路，橋梁，水塔，均由交通隊趕緊修復。甚至軍車及彈藥車之輸送，亦由交通隊調遣。所以國軍能很快的將晉北國軍打退，恢復京綏全路交通，工人的力量，非淺顯，在孤山戰戰時，平泉地的工友，並駕駛機車作國軍衝鋒之用，確實表現了工人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晉北收復了，前面所說的那反動勢力便烏張起來，張之江便派了一個渾蛋的開承烈做京綏局長，於是交系分子不是車務總段長，就是機務總段長了。開承烈對於工人的代表(有些是反動派自充的)則免強接見，工會的代表則拒絕，甚至對工會代表說，我只接見工人代表，不接見工會代表，與唐山英帝國主義者不肯接見礦工會代表，是一樣的面孔了；同時更妙想天開，想出幾個對工人的方法，第一是要廠長每天向工人演說，其大意是要工人信仰基督教，不要說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他用很諛諛的口吻對工人說道：你們不是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吳張嗎？現在帝國主義和吳張打到你們家裏來了，你們為什麼不去打呢？同時取消工人優待條件，即職區工人的給養一概取消，發給西北票，此時西北票的價值是條件的，而發給工人却一折無扣，這是取消優待條件以外，還只發給工人半價工錢，工人自然是極不滿意，但工會極力向工人解勸，同時向當局要求准許用西北票向兵站買了幾次餉。因此工，似乎是他的眼中釘一樣，想極力破壞。并有下列的舉動，其一即工人中偶有遊藝者，遇見稽查兵，即拉在當面痛打，或將其禁押。故意喪失工人面子，其二就是組織一大俱樂部，以替代工會。聽說這種對工人進攻的方法，還有一點

政治背景呢。——如張之江的日本顧問松本賢良（帝國主義者），上海國民黨中央派去的雷某，及平津路督辦蔣某（右派），張之江親信的教師杜修葺等，相互勾結，來他們一些軍民衆的團體，來對付革命的工人及國民黨的左派，以便造成他們的政治勢力。——帝國主義者的勢力——（查松本賢良，實際是張學良的顧問，派到西北去當偵探的，當國軍退出張垣時，有幾個國軍的軍官要逃走，松氏對他們說，你們不必走，張學良對我很有感情的，我可以擔保你們的生命，還可以像以前一樣的去當官。並且張某一到，就會要來找我呢？）果然，張氏到張，即先找松氏，松氏並正式就張之江顧問職。

此時工人在這樣壓迫之下，對於局長蔣長是十分不滿意的。並且有些工人要用強硬手段對付局長，而工會則因反奉的政治關係，不能發生任何風潮，以助奉軍之易於進擊，因此乃極力向工人勸導，並用毒死幫助國民軍的口號，而當局却毫無覺悟，這可說是當局者殆至不懂政治，不願與革命的工人聯絡，張之江所謂與工會相依為命的說話，也不過是嘴裏說說罷了。

多倫失守了，結果告警了，南口的國民軍，陷於必退的地位，而鐵路當局至死沒有覺悟，不與工會商量運輸的事宜，而反與那些交系員司們夾力出。那知他們負責的員司及司機熟手（交系分子），多逃之夭夭了。因此一擁車於懷來大橋，使國軍三、十、十一數師的輜重，幾完全失掉，而這次擁車之長可汗苦點，乃係後行之車，在平道上將前行之車撞上，且又在一大橋上，此為交通系小醜之陰謀，毫無疑義；再則擁車於柴溝堡附近，以致損失大砲七尊，最精妙之鐵甲車（西華隊）一列及子彈現款等（數不詳）；同時在張垣互

化，亦有百餘輛車之輜重，不期前進而遺棄了！這次擁車原因，完全是交系之陰謀的結果，然則督軍幫助國軍之京綏鐵路工會，此時坐視不理嗎？工會仍然是幫助國軍，但因交通當局不與工會接觸，工會雖派許多人去工作，却見督軍無指揮的權能，遂不能顧及全部的工作，對於交通系分子的破壞活動也難於監視，且甚困難的是當局來與工會接觸，以致軍士時發生誤會，如懷來大橋擁車時，工會閉信，即派副委員長周振聲君乘自行車前往視察，而十師某法官反令軍士將周君砍傷腦骨及手臂，周君幾至喪命。因此工會中陷於無可工作之境，而交系之活動，則更激進，因而將機車清道息火者有之，所以奉軍

到張不到三小時，而交系分子所留下之機車，已嗚嗚出站，而且開兩次車至宣化迎奉軍，第二天即將柴溝堡擁車處之遺物亦拿回張家口，這些事實，都是國軍的交通當局，不與工會合作，而為奉系中間走狗的交通系所賣弄，同時亦可證明國軍張之江等的喪心病狂，不懂政治和認識政敵，這是國軍失敗的大原因（交通系乃國軍政敵之一，工會曾屢次促國軍注意，國軍均置若罔聞，同時京綏路可說是交通系的大本營，自馮玉祥進駐西北時起，即無日不與國軍為難）。

我們的結論，是看了國軍兩次退後的事實，正是可以做一個正反比例，而證明要想做點革命事業的軍隊，不與革命的工人合作，是必然失敗無疑的，同時京綏鐵路工人給了國民軍一個最大不過的教訓。而國民軍以後應有的覺悟，應深切的聯絡農階級，肅清一切反動派（連自己軍隊內的不良分子如聞承燾等都在內），然後才能與軍閥和帝國主義作戰，才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

寸

鐵

英國、師、口、之、帝、國、主義

英國 師口維聲稱：上海人民之主權繼續被歐洲帝國主義的國家所侵略，非至上海交還上海人民之後，彼不願付納房屋的巡捕捐。

住上海租界的中國人，都聽見甘維露這個說話沒有？ (實)

花姑娘大老板與反運動

張作霖做了反赤軍的總司令，反赤的直魯聯軍不日南下，上海反赤的朋友們(如章炳麟、董理、楊希、曾琦等)當然要脫離歡迎，江蘇的子女玉帛多過直隸山東，又好過直隸山東。花姑娘們！大老板們！都準備歡迎罷！歡迎國家主義派所謂愛國的軍隊！ (實)

到底是誰強奪他人的財產妻女為己有？

共產黨是主張生產工具(如土地、機器、鐵道、礦山等)歸社會公有，而不是要強奪他人財產為己有。共產黨是主張婚姻自由，而不是要強奪他人妻女為己有。反赤派所排斥的共產黨妻，正是強奪他人的財產妻女為己有之意；這樣，共產黨妻，張宗昌、張學良都已經在京津山事實行，如此反赤，正是反對他們自己呵！ (實)

自治呢？是由軍閥保境，民？

什麼蘇氏自治協進會，通電要求蘇孫本保護安民之切衷，勿以蘇省捲入戰事漩渦。我們對於這號號自治的糊塗蟲，有三個疑問：第一，向蘇孫要求他保護安民，這是什麼自治？第二，孫傳芳拿蘇省的錢，派蘇省的兵，和北伐軍打得不樂意乎，何以到現在才想起來勿以蘇省捲入戰事漩渦？第三，孫傳芳去了，張宗昌就要來，你們熱心自治的先生們，是否再來電求蘇孫保護安民呢？ (實)

丁文江竟比軍警還要反動

前此主張嚴厲為萬縣黨運動的青年的，是丁文江；現在戒嚴司令部槍斃陶益元(即陶靜軒)的，也是丁文江，最近向法租界要求逮捕鈕永建，又是丁文江；甚至於嚴春陽示意工會，快快將關在法界捕

房的海員保出，否則丁文江要求引渡去，必然精斃。好一個博士做官的丁文江，好一個試驗大上海自治的丁文江，他的反動行為實在軍警之上！ (實)

國家主義派眼中的愛國軍隊及其五色旗

國家主義派近來在各處尤其在日本，大反對其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大擁護其五色旗，說五色旗是國旗。可是他們(武昌的國家主義派)曾派人到岳州的吳大帥的軍隊宣傳，恭維他們是愛國的軍隊，并且說：「凡反赤的軍隊都是愛國的軍隊。」他的機關報說：「鄂人對於北方軍閥大興其去後之思，而對黨軍反有願與汝偕亡之意。」他們稱三民主義為「殘民主義」，他們稱國民政府為「所謂國民政府」。他們公然大叫「反對修改國旗的國民黨！」(以上均見最近醒獅週報第一一期) 國家主義派這樣的恭維北洋軍閥，這樣的反對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難怪他們要拚命擁護北洋軍閥的五色旗而反對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實)

國家主義者眼中的赤化

國家主義派拿「滿地紅表示赤化」為反對青天白日旗的理由之一。哈哈！照他們這樣見解，那麼，五色旗的第一條便是紅色，它不也有赤化嫌疑嗎？并且馬路上程上大插其小紅旗，各國的國旗商標上，很少沒有紅色；許多紙烟火柴盒上，都是滿地紅；婚姻喜事，更是大用紅紙帖子，大穿其紅色衣冠；難道都是表示赤化嗎？若這樣杜絕赤化，連樂書上的紅花橘紅和詞典上的赤膽赤心紅梅紅日都應在摒去之列了！如此看來，所謂國家主義派，竟是一班無知識的小孩子。

青天白日旗是共產黨的吗？

國家主義者說：「主張用青天白日旗者，不問可知為共產黨人。」又說：「共產黨人欲實現其一黨專制之目的，絕不顧民意之贊同

與否，擅自用彼一黨製定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又說：「使共產黨人而有理性，自當服從多數愛國青年主張，放棄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認明，而同立於五色國旗之下。」我們的回答是：國家主義者若有絲毫理性，總不應該閉着眼睛否認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就製定的，這一事實（即會請自己說）：「同盟會初成立時，孫中山自用青天白日旗。」而硬把這面旗擅自送給共產黨，更不應該評得多愛國青年都反對青天白日旗；似乎也不應該勸我們和他們同立於北洋軍閥的五色旗之下！

靳雲鵬、國家主義、棒喝團！

十一月十二日新聞報北京通信載靳雲鵬最近活動組閣之計畫為：張作霖大總統，靳內閣總理，收用大學教授，鼓吹國家主義，靳雲鵬，北洋軍閥當改為棒喝團，而靳為中國式之蓋沙勒尼云云。靳雲鵬，大專教授，國家主義，棒喝團，北洋軍閥，四者之間原來有怎樣的關係，真正有趣，而在收用大學教授（陳啓天輩應冠相慶了）鼓吹國家主義組織丘八的棒喝團之新內閣上，又加上一個總統張作霖，更其有趣！不獨國家主義竟致用者是，曾琦先生笑為面不自豪！（玄）

字林西報之於顧維鈞

前此萬縣案發生後，字林西報曾經很傷心地說道：此次和英國人為難者，倒不是「赤」黨，而是吳佩孚帳下大將楊森，吳佩孚是素不

討赤領袖吳佩孚鐵蹄下的河南人民（十一月十三日開封通信）

守 慮

吳秀才自陽夏敗退到信陽後，猶領謀反攻。幸以所部精銳損失殆盡，隨吳北上者，係靳雲鵬部之少數部眾，更兼任應城（第十師）本營鎮秀部下縱敵編者。有在郟城響應北伐軍之官傅，若一旦實現，吳軍有被截斷之虞。而武勝關天險已失，進攻匪易，在事實上吳已無反攻之可能。遂又倉皇北上，移其總司令部於鄭州。旋將

於重英國在華利益的。現在顧維鈞宣布取消比約，字林西報又同樣竭心地說：顧維鈞亦化了，顧應得九江陷落後趕快宣布取消比約以取媚於南方！字林西報對於大英帝國的老狗走狗，不勝「惡犬噬主」之感，全在這幾句話裏流露出來！字林西報本就不滿意於顧維鈞。不滿意的原因是為的自從吳佩孚武漢大敗後，顧已棄而投奉。而現在，字林西報借比約事件向顧維鈞吐這口惡氣；十一月十二日的字林西報社論全篇罵顧維鈞，最警策的幾句是：「正因顧維鈞棄直而投奉派，正因此早年曾棄民黨而投袁世凱，所以現在他又棄北方軍閥而投南方軍閥。」顧維鈞未嘗棄北而投南，正如南方之非軍閥一般。但是字林西報眼看若顧棄直投奉，搖尾別抱，一百二十分的悶氣，故特地說小顧投南，好使小顧的新歡——奉方不肯就把顧龍之毒房，這正是字林西報的好手腕！然而字林西報却又未始不嘆氣說：無奈何此三姓家奴也！

字林西報目中之「赤化」原是如此

三姓家奴的顧維鈞，實在難「赤化」有十萬八千里；可是字林西報因為顧維鈞取消比約，已經口口聲聲說他是赤化了！敢碰動在華外國人特權之一毛者，便是赤化！這便是字林西報的赤化觀，也就是吳佩孚那作雲孫傳芳之赤化觀！無怪字林西報天天鼓吹「討赤」啊！

（玄）

任部以兵力迫之移往潢川。勉強打通由鄭州到信陽之路線。但北伐軍之前線已抵信陽南二十五里之雙壩河矣。吳到鄭後，以留任保大之魏益三王漢城等部，受奉軍之壓迫，乃招之南下。沿安陽以南迄信陽以北，京漢路線，無論城市之大小，盡為軍隊所住足！而吳秀才除在鄭州日電北京政府大吹大擂其如何如何反攻勝利外，其他事

業、僅為如何派捐，如何發行軍用票，如何預征錢糧，於是三千萬民衆遂蒙商賈救市，工匠修工，學生復學，農民除性命供派捐拉夫外，更無供土匪之蹂躪。民衆所受暫歸痛苦，非軍閥政客通電中之戰後災黎水深火熱等筆致所能形容。實在情形，茲分記之於後：

(一)市塵狀況

吳秀才自從打了一次一生沒有打過的大敗仗後，驅車槍砲子彈，十分之九都已損失。兼之由北來南各師，亦均磨礮，月欠餉。以舊府省區的河南，數年來遭受內亂的直接間接的影響，各地市場生意凋零，已達極點。尤其是鄭州、信陽、許州、鄭縣、新鄉、安陽等地（沿京漢路線），自今春的反國戰爭爆發以來，直到今日，即未與商人以喘息的空地。到這次吳軍以戰敗潰退之衆，所到之地，秩序毫無。沿京漢線各地商人早已無形罷市。到吳氏命令寇熊二人籌款，於是值二百文之河南省鈔，復從省銀行內取出，加蓋省長印，作臨時軍用票，發行額為十萬元（實際五百萬元也不止）。並佈告不行使者即以軍法從事，於是鄭州即以罷市聞，即至今日仍多半未開市，開封市面比較上雖未受潰兵直接騷擾，但所受戰事之影響及軍用票之流行，市面異常冷淡，及最近一再派派軍費，商人以面市所入乃變成十日。日與十月二十一日之二次罷市運動。第一次十月初八之罷市，其爆發之原因，或拒絕行軍用票。罷市前一日，各幫小商入紛紛暗中奔走勸告，並用雞毛傳單以喚起各大小商店一致行動。到十月初九小商店多罷市，大商店至上午十時左右即開市。故是日罷市商店只在半數，時間亦僅半日，失敗原因大半係無堅固組織及行動未能一致。第二次罷市日期為十月廿一日，爆發之原因有二：一為四十萬之苛捐，一為反對商會長之專斷。第一次罷市雖未成功，但官廳已有所警戒。乃商賈之請，由開封商會籌款十萬，官廳不向市面行硬軍用票為條件，款甫撥去，即聯合一週內給捐四十萬，以作軍

用。各幫商人以生意清淡，血本所關，並繳去之款未一週即耗捐，勢迫請到，乃紛紛發啟軍反對，約十月廿一日（即九月十五日）一致罷市為抵制。一為商會長杜秀才勾結官廳，從中漁利。杜秀才兼銅元局長於日每日由銅元局撥三千兌銅開票（每百分由官廳出銅元三枚兌開）而十分之七均充，餘款即杜秀才從中飽二萬。此次認捐，杜秀才未徵求各商號同意。在官廳方面承諾，在各商號便轉之上次，即有進步，除杜之死黨三五家去罷市外，其餘均能一致動作。官廳方面，由警察出面誘開，並佈告嚴禁發散傳單及煽惑者，結果在少捐而了事，並聞有未捐者。

(二)工人狀況

沿京漢線各大城市方面的工廠，多數都已停閉，工人完全失業。京漢鐵路工人雖沒有失業，但因政治上的覺悟程度的關係，及少數工廠從陷害，時常有砍頭之危險。在二週前吳秀才捕鄭州京漢路工八十餘人。譁其為赤化，遂將其中之工人砍頭於鄭州之西榴門外，並懸頭馬路以示威。此「二七」罪魁於放退無聊之際，猶大殺人舉業以示威。其他各站，舉動亦同，河南工人生活寒寒之狀況，可以略知其梗概。

(三)農民狀況

農民生活的悲困，更難想像了！吳氏敗退以後，所到之處潰兵雲集，一切供給完全之農民。河南各縣錢糧，現已征至民國十八年。其外則到處是土匪、綁票、勒贖，若遇大杆，打寨破城，劫過之境，均被焚燬，城市為墟。計在此二週之內，被攻之縣不下十餘。一如上蔡、通遼、陳名、淮陽……在吳佩孚蹂躪之下農人，其生活之苦，真是不堪言狀！

(四) 教育

說到教育的現況，更覺爽口好說。就是潰軍所雲集的地方或破土師攻破的城市，學校完全停頓，無教育之可言，甚至已開學如淮陽四中等，因無經費及匪亂而旋即閉門。至開封一隅，各學校已近四個月是一文莫名，雙十節前後均有教員罷課校長總辭職的表示與響應。此種醜態雖未實現，但近來經費毫無着落，要教職員得脫從公，勢所難能，結果只有停課之一途。私立學校雖不受經費影響，但自

軍興以來，郵匯完全不通。各私立學校學生均斷絕了水食之來源，方法也只得一走。

總觀上面的河南大概情形，各階級民衆的痛苦是不難想像推知的！這種種壓迫的事實和痛苦，是會引起民衆的格物感悟的，在他們面前所排着的事實，僅是大別山脈以南的民衆的自由之獲得與痛苦之解除！這實際的比較，會領導民衆走近革命的大道上去！誰能看見這河南的民衆心中，是燃着將要燎原的野火麼？

欲瞭解中國半年來詭奇的政局，請讀

嚮導彙刊 第四集（第一百五十一期至第一百七十五期）

本報自四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國最急進的刊物，因此所受壓迫亦最甚。但本報仍然本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屈不撓，毫無顧忌地批評中國的時局兼以指導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道路。所以雖在嚴密禁止之下，仍得繼續出版發行，且為廣大民衆所歡迎。第一第二第三各集發行一版數版早經售罄，現在第四集期刊亦已出版。這一集起自本年五月初迄於十月底，分析這半年來中國的政局。這半年來，關於北方政局的變動，孫傳芳在內戰中的態度，中國資產階級的行徑，國民黨內部的糾紛，國民政府的狀況及其北伐，五卅週年紀念運動，上海的罷工潮，紅槍會，亞細亞民族大鬥，英日的對華侵略，英國大罷工，國際重要事變等，皆有專文論評。閱者在這裏可以得着以上諸重要問題的解答，而且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一專號表，也可以瞭解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時局的態度。訂本無多，購請從速。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廣州國光書店
長沙文化書社 代售

新書出版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一角

這是共產國際擴大執行委員會席上布哈林關於農民問題的報告及其起草的議決案。這本小冊子，乃是農民問題之有系統的理論的敘述。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中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凡是關心中國革命問題的人，都應注意農民問題，都不可不讀這一本小冊子。

目次如下：

農民問題的報告

總答辯

農民問題的議決案

導言——無產階級和農民是社會的和經濟的範疇——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前的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將

近奪取政權時的農民問題——奪取政權以後的農民

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農民問題與其政黨——

——在農民中的工作與對農民團體的態度——結論

發行部 編輯部 通信處

廣州國光書店黃正君

分售處

廣州	汕頭	潮州	香港	長沙	寶慶	武昌	黃梅
丁下圖書館	青年書社	萃文書坊	文化書社	南華書社	寶慶書局	共進書社	武漢書社
重慶唯一書局	成都華陽書報處	彼州書店	順慶民智書報社	永定民智書局	雲南新安書社	北京各學校書局	太原管華書社
							寧波雷波書店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費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為限。六折計算。寄費在內。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零售：每份銅元六枚。

The Guide weekly

導 嚮

報 週

◀ 期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孫傳芳敗後之東南……………獨秀

帝國主義對國民政府之態度與國民政府的外交問題……………述之

天津英租界引渡國民黨員之嚴重的意義……………超麟

日本勞動農民黨之分裂……………魏琴

寸鐵(十則)——

中國人都赤化了嗎?(實)——向直魯軍乞援的是孫傳芳還

是董康呢? (實)——張作霖討赤不徹底!(實)——國家

主義者有了幫助了 (實)——怪哉沒有資本家不要資本主

義的資本制度社會!(實)——江蘇人快要受反赤運動之賜

!(實)——曾琦將交官運(連)——革命成功我江九虎再

來(連)——不愧為太平民!(連)——國家主義者陷害社

錫珪(連)

北方政治情形與天津會議(北京通信)……………列武

讀者之聲——

國民黨的整理黨務案……………邢適生 記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孫傳芳敗後之東南

孫傳芳敗後，東南三省最重要的現象使我們注意的，乃是上海市以至蘇浙皖三省的自治運動。

此種自治運動，首先發生於上海市，遠在齊盧戰爭以後，而上海市自治運動，擴大到環太湖區域。湖北自治運動和孫傳芳爭持最烈，其初發動於湖北自治公所幾個黨事，漸漸擴大到環上海所有大小城鎮的神商團體；然而一時轟轟烈烈的自治運動，終於被孫傳芳用租界帝國主義的援助和丁文江博士大上海的欺騙政策壓服下去，上海市終於被孫傳芳統治了（丁文江不過是個工具）。孫傳芳吞江西戰爭不利，上海市自治運動又重新起來，十月二十三夜的暴動，雖然被孫傳芳的鎮壓政策鎮壓下去，而暴動中所喊出的『市政歸諸市民』這一口號，却并未曾鎮壓下去，反而日漸流行高漲起來，除傅徵庵等官辦分子外，工人學生商人都集合在此口號之下。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孫傳芳潰退到南京，上海商總聯合會發表宣言，主張拒絕奉魯南下，劃上海為特別市，市政歸諸市民，永不駐兵；全市工商學各團體發起響應；并由上海自治運動，擴大到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在上海產生了一個蘇浙皖三省聯合會。

這個聯合會產生之初，其中有些反動的官僚分子，企圖利用這個三省聯合會，以自治的名義拒絕北伐軍及奉魯軍入境，實際上是以孫傳芳保全三省地盤，以便他們得以參加政權；嗣因會中急進分子反對，乃改變參加政治之表示為管理政治之表示；迨十七日孫傳芳北退，張宗昌實行動員南下，三省聯合會亦表示其脫離孫傳芳拒絕奉魯南下的主張。孫傳芳張宗昌嚴拿反對直魯聯軍南下的革黨，江蘇紳士乃表示事變迫成化而不歡迎疑化（因奉張魯張均出身練林）；張宗昌準備帶軍用票一千萬元南下。蘇皖商民甘之失色相告；現在蘇浙皖

獨 芳

一八九〇

三省的自治運動，已漸漸和奉直軍閥在東南之統治權短兵相接了。

奉系軍閥之內部，奉與魯有競爭，奉之中新派（張學良楊宇霆）與舊派（吳俊陞王永江）又有競爭，又加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力阻其向南發展，國民軍之再起，晉閩之中主，更足以使奉張的軍事計劃，對西北更急於對南方；并且對南河兩省則先與吳佩孚戰，向蘇皖則先與孫傳芳交鄰戰，在軍事上在政治上都於被不利；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奉魯軍南下討赤，乃由於英帝國主義者之揆慮與張宗昌之野心（張宗昌想做直魯豫蘇皖五省聯軍總司令），奉張在實際利害關係上未必如此。在這樣情形之下，孫傳芳也許有回到南京之可能（本報付印時，孫傳芳已到南京了）。孫傳芳如果回到南京，至少必讓津滬兩段於魯張以結板，固然不能完成其保全三省地盤之初夢。然他還有二萬（孟昭月旅西紹團旅李寶章旅王雅之團及盧香亭彭德鈺旅部）可用之兵，以之繼續對北伐軍作戰固不足，以之鎮守江蘇則有餘，浙皖二陣戰鬥力并未損失。孫傳芳尚有赫然自稱蘇浙皖三省聯軍總司令之餘地。因此，三省自治運動，目前尚未至如何排斥直魯聯軍，而是如何對付這個爛尸的孫總司令及其走到丁文江陳陶遺等。去了孫傳芳，還要拒絕奉魯軍，蘇浙皖三省聯合會若不於開會通電之外，有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犧牲，此次自治運動之成效正自難言。

然而東南三省，尤其是上海市的自治運動，無論其目前能否成功，無怪其急進或是緩進，必有一個長期的爭鬥，只要有爭鬥，他的性質，他的價值，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是我們不應輕輕看過的一件事。依我們現在的經驗，中國民主運動，有三種形式的可能：一是革命的軍事行動，由辛亥革命到此次北伐，屬於此種形式；二是資產階

級的自治運動。此次上海及東南三省自治運動，即屬此種形式；三是農民推銷鄉紳政權的暴動，此種運動才開始，將來或者是中國民主運動最高的形式。這三種形式不同的運動，都有一種共同點，即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或者有人說，以為農民暴動是無產階級的共產運動，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現時中國還沒有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制的農業，因此個農地主間的關係，和地主對於佃農剝削方法，還是半封建制度，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即工銀制度；農民運動的成分主要的，是個農與自耕農等小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所以現時中國農民在鄉村推銷地主鄉紳政權的自治運動，和商人在城市推銷軍閥官僚政權的自治運動，同樣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運動，同樣是資產階級推銷半封建勢力的運動，決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共產運動，雖然城市自治運動中有工人參加，鄉村自治運動中有雇農參加。

此次上海及東南三省的自治運動，很明顯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運動，他比湘鄂閩贛的軍事行動，革命性要少些，而民主性或者還要多些；因為他是由人民自己起來要求脫離軍事統治而自治，比北伐軍更有社會基礎。東南各省尤其是上海市，是中國產業和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城市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從這些地方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事。

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了一件事！中國的資產階級猶甚幼稚，致軍閥死命之金錢權可操在買辦官僚之手而不任資產階級之手，因此他們的民主運動，往往歸於異快逃禍。上海的運動，因有工人羣衆參加，比別處要急進一點。三省聯合會中，夾雜有許多官僚政客，這是東南自治運動的一個內傷，因為他們很容易和軍閥妥協；尤其是研究系江蘇省教育會和張君勱張一鵬張孝若這班直系黨羽，到了孫傳芳當真不能在東南三省存在的時候，必然也要伸出尖刺，戴上自治民主等面具，大搖大擺的走出來偷點什麼去，尤其要藉此反對國民黨。因此，東南自治運動要真能成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不但不能徹底抗軍閥，并且須謹防內部的扒手——反民主的官僚政客買辦教棍等直系黨羽！

帝國主義對國民政府之態度與國民政府的外交問題

述之

年來被譯爲『赤化』『過激』『洪水猛獸』的中國南方革命勢力，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勢力，現在已漸漸爲人們認識了。尤其自國民政府與師北伐佔領武漢以來，更與世人以空前的刺激。不僅我們的朋友認識此種勢力的真相和偉大，便是我們的敵人也不能否認這種勢力在目前中國的作用；不僅表同情或反對國民政府的中國人是如此，即便最頑強和最陰險的外國帝國主義者也不能不暫時問他們向來仇視赤化的毒火，加以相當之考慮（日本帝國朝日新聞云）。

國民政府也特別注意。但這些帝國主義間因其地位關係與利害衝突均不一致，因而對中國事變對國民政府的態度也各不同。即一帝國主義之內因有各階級和各黨派的利害關係，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也不能完全一致，甚至相反。

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勢力以英日美法帝國主義爲最大，因此英日美法等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事變，對於南方，與的代表革命勢力的

在英國帝國主義方面久已視中國爲第二印度，因爲實際上英國在中國所掠奪的權利亦較他國爲多。所以牠對於廣州政府之仇視亦特別厲害，時時想加害於廣州政府，企圖消滅廣州政府，消滅中國一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自商團事變、楊劉叛亂、陳林反攻……以至這次吳佩孚的南侵，均係英國帝國主義爲其主謀，甚至這幾次三番

的直接行動(如去年沙基慘殺,今年九月自由黨繼續派兵登陸逮捕糾察等),以威脅廣州政府。總之,現時保守黨所代表的英國帝國主義對於代表中國民族革命勢力的國民政府是勢不兩立的,是時時企圖根本消滅牠的。不過因為外有他國帝國主義的利害衝突及各種國際關係,內有共產黨工黨和自由黨的掣肘,不能如願以償罷了。可是英國帝國主義決不會停止牠反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工作,絕對是在想各方面向國民政府進攻的。我們看最近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便可知道。該報說:『中國南軍深遠,此為其最嚴重事件,外人利益大受危險,英人尤甚。以英政府言,目前國際問題未有甚於此者。英國必須立即設法以保護刻在長江受危害之英。吾人不可不明白預計者,激起英人將來衝突之機會更多,英之最惡仇敵,現方復伺時機而作,若觀望猶豫,最屬危險。若依賴華人來反動以拒赤化,則亦極無利,蓋在華人反動之時,恐英國已未有可保全之物……』(路透社十一月九日倫敦電)。

據泰晤士報的意見便是英國馬上須用武力或其他方法解決代表中國南方革命勢力的國民政府。同時在實際上英國帝國主義確在準備武力。英國駐華兵艦本已有五十三艘,現又『考慮組織海軍儀勇兵計劃,派遣掃雷艇赴香港等』(路透社十一月一日倫敦電)。復又派飛機三十架來華(四日新聞報)。雖然代表英國帝國主義的保守黨是如三十年來華(四日新聞報),而工人階級却極端反對,共產黨固不用說,即工黨甚至自由黨也表示反對保守黨對中國 砲艦政策,甚且要求承認廣州國民政府。英大佐馬能說:『目下在中國活動之新勢力,尚未為吾英國所了解。令漢口之在國民革命前之陷落,乃此種勢力之偉大證明也……吾英對華政策久已陳舊不適用,今後不宜再依之而進行。中國要求國與國間應有之公道待遇及考慮,吾英應順如其期望,予之,且必須承認廣州之國民政府也。』(見登斯德指導報)。

羅素更激烈地攻擊保守黨,認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唯一之希望,黨軍亦化傾向尚不及麥克唐納爾,英國應速補救已經之失策(商報十一月廿日)。即自由黨的議員楊格亦以為『中國國民黨治權之遍於全國,當非必不可成之事』,不過他以為『英國最善政策,在接近廣州政府,予以一種限定形式之承認,而離此亡國之途徑。』(路透社十一月十七日倫敦電)。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仇視,在其根本上自然與英國沒有多大差別。因為牠在中國也掠奪了絕大的權利,牠視中國至少視中國北部也是為其次殖民地為高麗第二的。牠對於南方國民政府的發展也同英國同樣的恐怖。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却以為:『國民政府在南方的已成爲不可侮視的勢力,消滅牠事實上已經不可能;』(二)南方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只要不往北方去,能夠保持牽系軍閥的存在,牠與國民政府還可以合作;』(三)恐美與帝國主義利用國民政府去反對牠。因此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已由積極反對國民政府的態度轉而向國民政府講外交了。最近清浦子爵之赴武漢,化分利之來上海(聞亦將赴武漢),便是對南方國民政府態度根本改變的表示。清浦甚至公開的說:『我國對華政策,從來……事實上以北方軍閥組織之北京政府爲對手,有輕視南方勢力之風,正覺遺憾。今主張對華不干涉,自當聯行不偏不倚,是對南方勢力應予以相當之考慮,本此意誠,對華政策須大革新。』日本大阪朝日新聞更大加贊美清浦之主張,日本上院議員藤村義朗池田長康兩男爵於旅行中國回東京之後,亦發表其中間問題意見說:『今後日本不應僅目北京政府爲中心,當以平等之友誼以對待南北兩方面及各勢力者爲要。』(東方社十一月二十日東京電)。在北京的『日本公使亦正慎重觀望中國形勢,對華政策似有根本改變之必要。』(電通社十一月二十六日東京電)。

不過我們須得注意,日本帝國主義對南方

國民政府雖改變態度，他的根本用意：第一是根本要保存奉系軍閥的地位，分中國為兩個政府；第二是「不知進一步依約其領袖的國民黨之勢力，以圖左右抑制之爲愈」，此其用意正與楊格不約而同。

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沒有固定的勢力範圍，并且每每受制於英日。加之美國有極大的經濟勢力，不一定要靠某種反動的政治力量來維持，牠有的是錢是貨，姓張姓李的政府之下都可以作牠的買賣。不過牠怕的是赤化，只要不是真正赤化（如蘇俄），牠都可與之相當合作的。因此美國帝國主義對於南方國民政府始終沒有什麼激烈的反對。廣州沙面的美國領事常常向廣州政府表示他是與英國異趣的。

至於美國一般的資產階級及代表資產階級的議員（如波拉）和傳教師，往往公開的或秘密的替國民政府宣傳，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行爲。如波拉之對於英國帝國主義萬縣慘案之攻擊。長沙雅禮大學校長譚序之稱頌北伐軍和國民政府。紐約外觀報說：「中國顯已現出一種偉大有力之新勢力，此力已由濟海兩省發展，而直達中國中部之長江流域。……我人對此新勢力之屬性實大有研究之價值。雖有人証之爲「赤化」，爲「過激」，然譚博士之目擊談，實於美國在遠東之利益大有關係，吾人對於南中國之新運動，值得予以尊重之觀察，並不能再以向來之輕心掉之。」基督科學指導報亦以爲：「倘革命軍得最後之成功，中華民國與外人在中華民國之利益，決無不利之可慮。」其餘紐約講壇報，波爾摩太陽報，北京美國英文報都有同樣的論調。柯立芝亦屢次宣言不以武力干涉中國。

美國帝國主義向主張中國門戶開放，取消勢力範圍，自由貿易，美國自信其經濟力可以戰勝其他帝國主義。在這個意義之下，即中國完全自主，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於美國是沒有多大損失的，也許更有利於主的經濟發展。

法國帝國主義對國民政府的態度，大概站在日美之間，大體上不過

十分反對，自然也不能表示贊成。

我們由英日美法等帝國主義近來對於中國對於國民政府的態度，括起來可以得以下的結論：（一）帝國主義已認識國民政府在中國已成爲一種不可侮視之勢力，已經有統治全中國成爲中國新主人之可能性，北洋封建軍閥已日趨衰落不能存在之勢。（二）已認識國民政府不是什麼真正的赤化或共產主義的政府，只是一種代表民族的德寇克拉克的勢力，在某種範圍內可以承認之并與之合作，不過須使之脫離蘇俄，以便「左右抑制之」，換過說便須使之「同化」（帝國主義化），減少其革命性。

在這樣帝國國際狀況之下，國民政府的外交問題將是如何呢？國民革命的原則是在「打倒軍閥，推銷帝國主義」。但是所謂推銷帝國主義，還說不上是根本消滅帝國主義，只是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殊權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對於帝國主義自然還有外交問題。即是無階級根本消滅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當世界尚有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存在之時，無階級專政的國家如蘇俄也免不了外交問題，也免不了要取得帝國主義的承認，不過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外交而已。現在的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既已取得半個中國，并且當北京政府正在破產之時，在外交上便應取得代表中國的公開地位，至少也要取得代表半個中國的地位。可是實際上現在還是已經破產的北京政府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中國對外的主權還操在北京一班爛尸的外交家之手。所以現在國民政府應特別努力於國民政府的外交工作，取得代表中國的國際地位。但是國民政府取得國際地位、取得帝國主義的公開承認，絕不是應取妥協的態度，仍然要以革命手段爲之，對於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殊權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根本的革命原則，無論對任何帝國主義都不能讓步的。國民政府的外交應絕對站在「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和達到國家獨

立自主」的原則之下。

英國帝國主義是國民政府之唯一敵人，如果英國保守黨不根本改變其武力干涉的砲艦政策或其他陰謀破壞的政策（如幫助商團楊劉陳林吳孫等），國民政府即沒有與種談議的餘地。因此國民政府應加緊其反英運動的政府。但是英國的自由黨工黨既反對保守黨的政策，國民政府自應與之聯絡（雖然自由黨工黨執政也免不了是帝國主義）。自然民衆的團體與工會學生商會更應派代表團至英與英國的民衆聯絡，宣傳英國保守黨對於中國政策之橫暴，解釋他們對於國民政府的誤會。日本帝國主義既已非正式的派代表到國民政府，只要承認國民政府的革命原則自可與之「禮尚往來」。對美法帝國主義等即須宣告北京政府已不能代表中國，不斷地警告牠們，凡與北京政府所訂的一切契約均歸無效。國民政府的外交，應：

- (一) 堅持取消一切不平等契約和獨立自主的革命原則；
- (二) 尊重民衆的意見；
- (三) 注意利用帝國主義間之衝突；
- (四) 與蘇俄及土耳其等國家結成堅固的聯盟；

天津英租界引渡國民黨員之嚴重的意義

在這革命勢力高漲聲中，最近在同一個地方——天津，發生了二件反革命意義的事實：一是北方軍閥的天津會議，一是天津英租界引渡十四個國民黨員。這二件事實都有同樣嚴重的意義。前者的意義是一般人所能瞭解，而有充分注意的；後者亦要求全國革命民衆有同樣的注意。

據報載，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津英領事循褚玉璞的請求，在英租界內拘捕國民黨員及無關關係的市民十四人並查封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部，二十五日復引渡被捕者於中國官廳，他們到了張作霖的劊子手手裏

(五) 防備帝國主義之「左右抑制」或「同化」的陰謀。
北伐軍佔領武漢攻下九江以後，國民政府在軍事上已經告了一個段落。國民政府目前的而要問題，已經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國民政府要想保持軍事上所獲得的勝利，使應特別注意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在：對內取得民衆的信任與擁護，對外取得國際的地位。

現在中國民族革命勢力的發展，已經逼着世界帝國主義不能不從事實上承認了，代表革命勢力的國民政府，已經使得帝國主義對待中國之向來的輕視態度不能不搖動而改變了，帝國主義雖然頑強也不能不向中國這個幼稚的民族革命勢力拜下風，日本清浦和佐分利總算一種事實的表現。像這樣已經證明帝國主義趨於屈服了，國民革命已達到相當的勝利了。不過革命的外交工作是很艱難的，可是又是異常重要的革命工作，國民政府須得特別注意。

可是整個的革命工作應該是民衆擁護的，革命的革命的工作，革命的民衆也得特別注意，革命的民衆們應站在革命的原則上時時去督飭國民政府的外交。

超 麟

不僅遭種種虐待且有生命的危險。

這是一件罕見的事實。這一事實發生在天津，而且在大津會議之際——這絕不是偶然的。我們祇要稍加思索，便可以明白這件事實和天津會議內幕有密切關係。

我們明顯看出天津會議中不惟有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而且還有英國帝國主義的陰謀。第一，正當會議那幾天，日本通訊社突然傳出在華英商借款五百萬鎊與張作霖爲討赤軍費的消息，第二，亦在此時，英國帝國主義在華的忠實的僕役孫傳芳撤服赴津向其宿仇張作霖

乞援，這雖是孫傳芳『漂亮』，但亦須得其主人的默契。這二件事就足以告訴我們以英國帝國主義在天津會議中的手脚。英國在華的勢力範圍是長江流域各省，其忠實的僕役是統治長江各省的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等，可是不幸，吳孫不爭氣，北伐軍到來之後略一抵抗即先後失敗，致英國的勢力範圍幾乎全部歸於反英的北伐軍統治之下，這對於英國帝國主義是何等傷心的事哩！此時吳孫既顯然無力足以恢復其失地，則唯一出路自然須乞援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的僕役奉魯軍閥。奉魯軍閥到長江流域來，固然對於英國帝國主義沒有吳孫統治時那樣便益，但比北伐軍的統治已強得多了。因此，孫傳芳到天津向奉魯軍閥『漂亮』去的時候，英國帝國主義便也向奉魯軍閥獻殷勤。天津引渡國民黨事件，便是英國帝國主義致奉魯軍閥的見面禮之一。我們看見以前褚玉璞屢次要求英領事引渡黨人而未見許，此次倒能成功，就可明白了。

我們自然不以為以前拒 褚玉璞的請求 是英領事對中國革命黨人的『仁愛』。絕對不是！一方面乃是因 奉魯軍閥本不是英國帝國主義忠實的僕役，英領事不值下這辣手，褚玉璞若是孫傳芳，那就不同了——劉華就是一個先例，劉華就是此次十四人的榜樣呵！他方面，引渡政治犯不是一件小事，劉華的引渡及其死後的影響，對於英國帝國主義不是沒有教訓的。然而英領事終於毅然決然下這辣手者，自有上述的原因在。

日本勞動農民黨之分裂

最近幾年來，日本資本主義的地位強烈地惡化了，戰中佔據的大部分市場已經失去，而佔一部分西伯利亞土地的全國終歸失敗，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之增強給其利益以一大打擊，一九〇三年地震復大削弱其勢力，更不用着說牠離開其同盟國英美而孤立了。日本資本將

為勾結奉魯軍閥，英國帝國主義是悍然違反對政治犯的國際慣例而不顧！這是何等嚴重的意義！然而這一事實的意義之嚴重還不止此！我們不願拿國民黨員作普通的政治犯看待。國民黨是合法的政黨，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民贊助的政黨，現在國民黨的政權而且統治了全中國過半數以上的省區，國民黨祇是少數北洋軍閥的敵人，國民黨員對於中華民國對於中國國民，都未犯法，根本上就不能算做政治犯。而且，他們十四人犯罪的證據，據報說，祇是任組織法政黨的黨部并藏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等書及中山銅像黨部印記等物，而並沒有危害當地治安的證據，似此即以爲犯法即實行引渡，則虐待成殘動此次十四人的，直接是奉魯軍閥，而間接就是英國帝國主義。

英國帝國主義一方面引渡劉華於孫傳芳，引渡此次十四國民黨員於褚玉璞，他方面復容留吳佩孚部下反革命者在漢口租界進行擾亂武漢北伐軍的政權，容留陳炯明魏邦平黨羽在香港擾亂廣東後方，似此行徑，她爾溫黨要在英國國會裏，以守中立不偏袒不干涉之言欺騙全世界人耳目！全國革命民衆！我們應該起來貫徹我們的反英運動，抗議天津引渡國民黨員的事件，同時我們應該認清租界是撐護革命運動助長反動勢力的根據地，緊隨着援救天津被捕同志的運動，積極收回一切租界。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夜二時

魏 琴

最近幾年所受的損失一概移嫁於勞動者，日本工農，的肩。日本工人在艱難的條件中生活；不管有高度的生產力水平線，工人的工資是低下的，勞動時間是長久的，工人組織是被禁止的，罷工運動是受鎮壓的。日本農民的地位尤其難堪；小農破產了，佔日本農民大多

數之佃戶受煩重的租課所壓迫，租課平均佔全體收成之百分之三十八。日本資本將軍事上和侵略上的種種費用一概取償於稅捐，即直按或間接從工農中榨取得來。

不管政府如何壓迫，羣衆的怨望時常以原始騷動或暴亂形式爆發出來，尤以近來爲甚。今年夏天在長野地方發生了暴動，反對政府官吏，結果至於羣衆毀害當地長官。在Yatsugata佃戶反對地主，抵制地主所包辦的學校并因此與政府衝突。在Toshiga, Kanda, Kawano及其他地方，也有很多騷亂，反對地主及其所保護的政府。

在去年，工農的前進團體已經開始認識得真正要向政府資本家和本地主作戰，必須現存的勞動者團體聯合起來，組織政黨。但這一進行遇見了嚴重的障礙物：工農運動在日本還是很弱的，在工農運動中還有許多派別互相衝突。從四百六十九萬產業工人中，差不多二十萬人是有組織的，其中不滿三分之一聯合在二個全國總工會裏頭：右派的日本勞動總同盟（三萬五千人）和左派的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三萬一千人），其他有組織的工人羣衆，則加入於許多大的和小的獨立的工會：官業勞動總同盟機械勞動組合聯合會海員協會東京市電自治會日本製陶勞動總同盟等。有組織的農民更少，約祇有十萬人，雖然其中大多數（七萬人）加入中派指導的日本農民組合，但仍於有各地方的小小的農民組合。

右派工人首領，日本勞動總同盟的分子及其領袖，著名的改良派麻生久，反對工農黨的組織。但因他們沒有力量足以阻止黨的組織，他們於是改變其策略，想拿住黨的指導權在其手中，以便將黨變成普通的社會民主黨，建立在維護現存制度的政綱之上，并利用之爲該黨的活動。

二年來工農黨的歷史就充滿了左右派爭奪黨指導權的歷史。一九二五年七八月之間，農民組合即發起召集組織工農黨的籌備會議。

日本勞動總同盟提議不組織全國的政黨，祇限於地方的組織或聯合會，并由其代表宣布退出。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黨仍然宣布成立（無產政黨），可是成立之後三小時即被警察解散了。這樣，組織第一次工農黨的企圖就被改良派和警察的聯合勢力打消了。

然而工農黨的運動并未因此之停止。地方性的組織產生和發展，譬如在Ozekiwa的地方黨部竟有二萬黨員。農民組合復又發起，經過長久談判之後，得許多工人團體參加，遂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成立勞動農民黨，右派和中派團體也加入在這新黨之中。左派一些團體，如勞動組合評議會，政治研究會，青年團，水平社等，因欲避免改良派陷害和政府壓迫的藉口，故不加入這新黨。

自從成立以來，黨內即爲容許左派分子加入問題，發生爭鬥。十月二十日，農民組合執行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決定贊成水平社加入勞動農民黨。爲這問題，勞動農民黨執行委員會十月二十四日開會時，遂發生分裂。改良派於十月初日本勞動總同盟大會時即決定不許左派團體加入勞動農民黨，此時遂宣布退出，在黨內祇剩下農民組合（七萬人）和製陶勞動總同盟（三萬五千人）。退出的有：日本勞動總同盟（三萬五千人）、官業勞動總同盟（一萬二千人）電車組合（一萬六千人）大日本船舶司同志會（八千人）所謂工人聯合會（九千人）。

左派團體入黨問題，祇是日本勞動總同盟退出的藉口，這連資產階級報紙也是承認的。日本勞動總同盟本就準備退出，因爲已經明白，不能掌握黨的指導權了。麻生久及其他右派團體的首領，運動組織新黨——民主黨，打算在下屆議會選舉時利用工人的投票權。

在此時組織右派工黨，在改良派看，是很投機的。日本的政治恐慌已經成熟，在選舉期內，國會或將被解散，而宣布新的選舉

。資產階級的舊政黨，政友會和憲政會，最近幾個月來種種政治醜行已經太不齒於人民了；新的德謨克拉克西的溫和黨之組織，一方面在某種限度內可以代替資產階級政黨，他方面又可以吸引舊選新律下新的第一次參加選舉的工農選民之贊助——這種想頭，資產階級方面也是贊成的。有三百萬新的選民參加的選舉，其前途是可慮的，資產階級其希望產生久一類的「穩健的」和「賢智的」改良派所指導的新的政治組織，能夠吸引工農羣衆使之離開「赤化的」勞動農民黨。

勞動農民黨之分裂不是偶然的，乃是右派首領的陰謀，這我們從底下事實可以看出：八月農民組合中的一部分就已退出，於十月十七日即組織一所謂日本農民黨，定下改良主義的政綱，含糊說到社會公決的必要。說到黨內日本帝國之基礎，說到議會制度的改良和「農村文明的發展」。在同一日，十月十七日，在Ogata，右派幾個人團體組織了日本民主黨，也定下溫和的政綱。這二黨中間互相聯絡着。

同時資產階級自己也想直接利用工農在下屆選舉中的活動。在

寸鐵

中國人批赤化了嗎？

顧維鈞廣告廢比約，英國人說顧亦化了。董康對直魯聯軍南下表示反對，孫傳芳張宗昌曹錕王文江「從嚴拿辦」，說「董康回赤黨造通聲氣，意在阻撓義師。」那麼董康也未免亦化了一——連顧維鈞董康都亦化了，不赤化的中國人還有幾個？

向直魯軍乞援的是孫傳芳還是董康呢？

研究系爲孫傳芳辯護說：「孫氏赴津之本意，外間不察，以爲親往乞援，殊失真相。」（見二十四日時事新報）然而他要嚴辦反對

組織了立憲黨聲明盡忠於天皇，在六日。有獨立民黨，其

可見，資產階級和改良派部切實準備新的選舉。但工農運動的左派也同樣在準備。省地方，由左派發起組織選舉運動委員會，聯合地方工農團體，做最大的宣傳，迫得資產階級顧慮赤化的危險了。

右派工會雖然退出勞動農民黨，但其各地方組織，向羣衆宣稱，他們是反對勞動總同盟首領的分裂政策的，他們仍然留在勞動農民黨內不願退出。這對於改良派是個嚴重的困難，使他們不能實現其分裂之後之大的政治計劃。這次分裂本來可以爲勞動農民黨的致命傷，反能夠成爲右派團體的大打擊，這些團體不估計羣衆及自己分子的傾向而退出勞動農民黨。

左派始終注意於鞏固黨的地方組織，以保存各地黨部的統一，並以此隔絕改良派的影响，團結工農於黨的週圍并領導之做反專制制度反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治鬥爭。

直魯聯軍南下的董康，則又何說？

張作霖討赤不徹底！

前幾天傳聞張作霖要做討赤聯軍總司令，現在又說天津會議決定的是什麼安國、總司令。爲什麼忽然改變了？反赤的朋友們聽了，未免要罵張作霖討赤不徹底罷！

國家主義者有了幫手了！

國家主義者對於蘇俄幫助國民革命軍和國民軍，怨憤得發狂。好了！現在張作霖要派艦隊截斷蘇俄接濟東了；在另一方面，

(實)

(實)

在華英國有力實業家，因力謀維持沿江岸貿易，於張孫聯合討赤時，願於確實担保之下，貸款五百萬鎊。(廿廿二日東方電) 國家主義者放心罷，你們也有了幫助了！

國家主義者說：「有許多造謠的人說，國家主義者是思想和萬惡的資本家勾結的。」又說：「我們無從從事實上或理論上研究起來，總覺得資本制度的社會，到底還勝過共產制度的社會。」又說：「再老實說幾句話，資本主義和資本制度的社會，是不同的東西。資本主義我們固誓死反對，然而資本制度的社會，即我們實在仍保留。」像我們這樣無常識的人，真不能夠懂得，什麼是沒有資本家不要資本主義的資本制度社會？所以說這樣話的人自己也覺得「這幾句話雖然不算得十分有理。」(見渾獅一一一期)

日本人的通信社電通社廿三日北京電說：「張作霖所以不從日本之勸告及鑒於楊宇霆之失敗，而同意出兵南下者，欲使本省軍費止於最小限度，而今江蘇盡力負擔。」新魯社(張宗昌的機關)廿五日濟南電說：「魯張備軍用費一千萬元。分期發行，沿路買賣一律通用。」東方社廿六日北京電說：「昨日開議，通過張宗昌的建議案，於江蘇省內發行軍用票一千萬元。」江蘇人聽見了這些消息沒有？你們也快要受反赤運動之賜了！

會琦將交官運

報載張宗昌因準備南下組織反赤宣傳隊以何海鳴為宣傳隊總司令，在山東先招募學生若干名，到上海來再招募若干名。我以為會琦

北方政治情形與天津會議(十一月二十日北京通信)

(一)天津會議以前，奉魯對於時局的意見及其互相的關係

打算，勸他不如立即到山東去充何海鳴的幫手，醒獅週報即正式定為反赤宣傳隊的機關報，一切不隨中國少年自強會和起舞社覺悟過來的國家主義學生都可以到山東或上海去應募。橫豎「反赤的軍隊都是愛國的軍隊」(武漢國家主義者在吳佩孚軍中宣傳的話)，管他媽的，這樣一來可以補償大夏大學位置的損失，二來又可以做官。(連)革命成功我江亢虎再來

所謂中國新社會民主黨的所謂總理江亢虎，最近發表宣言，說新社會民主黨暫時停止活動(說老實些——解放了罷！)，因為沒有憲法國會及責任內閣，這個政黨(？)不能夠活動，須俟內戰救平革命結果破壞終止建設肇新，那時再來。江亢虎的所謂黨，真不愧為一個「太平」「建設」的黨！不愧為「太平民」！

太平導報的「主角」太平民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的太平導報中說：「我聞英美有勞動黨矣，未聞有共產黨也。」這樣「不知有漢無魏晉」的逍遙自任，真不愧為「太平民」！(連)

國家主義者陷害杜錫珪

國家主義者，口噴定青天白日滿地紅是共產黨的旗幟，縱然國民黨員向他們反覆說明青天白日滿地紅是中國共產黨未出娘胎以前孫中山先生即已定下的，後來袁世凱，為敷衍中山面子，還是把青天白日滿地紅掛在海軍的屁股後頭不敢完全廢止，但他們仍然不能領悟，仍然咬定是其共產黨的旗幟。我不為這班教不會的蠢才着急，我倒有點替杜錫珪擔憂，怕他統率下的軍艦艦上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再不除去，張吳列帥就要辦他一個赤化嫌疑犯的罪名。(連)

列武

奉魯關係自國民軍退出山口以後，日漸疏遠，而入乎幾於破裂的

地位，故張作霖於直省地盤豫蘇皖等省足以引起奉魯衝突的問題而解決之。待解決之時來津，想在天津會議中，解決此問題。

在我們尚未談到天津會議以前，我們必先預先明瞭奉系對於時局的意見，但以過去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說，奉魯的衝突就在所魯蘇皖地盤佔領的問題，而分配地盤與破除奉魯的嫌隙，將為天津會議的重要日程。茲將奉魯的意見分析如左：

一、奉系對河南問題的態度 對於河南問題，奉方之意願其自生自滅，且有驅吳之存存以為南北衝緩而不願魯軍南下以發展。在九江尚未克復以前，褚玉璞急令保大魯軍陸續南下 奉方對此，時加勸阻，每謂吳氏現任的地位，決難久存，魯方果欲得豫，不妨待吳自滅時，再行用兵，既可輕其河南地盤之實力，又可不蒙破壞合作之惡名；而且直系軍隊異常複雜，藉直軍軍隊，又有相當勢力，又加之西北軍雖視於南，北伐軍壓迫於南，對於解決河南所有之一切困難，魯軍是否有力對付，均是須考慮之問題。不然奉將引入於戰事漩渦，而又引起奉魯間新的衝突。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奉方之意，如果魯欲取豫必須與吳合作，聯「忠吳之軍」以擊「叛吳之軍」，得豫尚屬不難，且合於當日合在討赤之信約，迫將「叛吳之軍」肅清後再與忠吳之軍，一致對待黨軍，實力自較充足，總之不能恢復武漢，當可以保有河南，如此做去，奉方可能維持秀麗之態度，而不必出兵應援，當為魯方所贊成者也。如果魯方不願如此作去，則惟有待至鄭州失守之際，再行調兵入豫，無論如何今日絕不可輕率為之，自投險地，且將遺累奉方也。

二、奉系對江蘇問題之態度 對於解決江蘇問題，奉系以賄買蘇軍為入手辦法，而楊宇霆以十萬元匯收賄買，即其一端，今仍繼續採用此項政策，而不欲施以武力，非其政治手段已見成功之際，絕不派兵南下。據確實消息，奉系持此態度有下列之理由：

(一) 日本極力反對再出兵，(二) 財政困難軍餉無着，(三) 只須蘇軍內部可以賄買，當茲孫傳芳之勢力已大失墜之際，事實上無派兵攻取之必要；(四) 魯方堅持由魯軍單獨南下，奉若派兵與同行，通過山東時魯方必予以種種阻礙；(五) 奉軍實行先發，在未出動之前，魯軍必爭先南下，捷足先登，蘇皖口必為魯軍所得，始無礙，以今日魯方之如此強橫，奉決無單獨南下之可能；(六) 張作霖仍亟欲入京主政，無心作戰。(七) 奉方與津浦南段之蘇皖軍(尤其早晚軍)尚無充分之接洽恐其為奉軍南下時之障礙；(八) 用政治手段取蘇，求其之付長，自必屬諸楊宇霆，楊之卑賤風流於以得價，若以武力征取則督長必歸前方有功作戰將領(張學良不得志於直對蘇乃亦垂涎)；(九) 政治手段輕而易舉，不落跡跡，可避免他方之嫉忌，且不肯奉孫(傅芳)間一致對魯之信約；(十) 東南人民渴望和平，若採武力，必招東南人民之嚴重反感與怨恨，非今日收買人心想做總統之張作霖所肯為。

據與張學良接近者言(奉方某團長)奉方圖蘇僅得採取政治手段，賄買蘇省軍隊，現已有十之六七。業經接洽妥當，須待孫傳芳喪失安徽或井南京而亦不守時，始實行發動。

現在奉方加定之步驟，必待孫傳芳逃南京之際，再由蘇將領連電楊(宇霆)入蘇主政，不著疑跡，且極受吳主大之至。

總之奉方主張慎重對蘇用兵者，其唯一之用意，實在於「延宕」：一阻魯軍之南下，二，待自所企圖者(政治手段)之成功。

奉方之能否取得江蘇，純視今日能否阻止魯軍之南下，而在魯軍方面，則以時機緊迫，非立刻動員不可。今日實當最緊要之關頭，張作霖入關所視為最重要之任務，實在於此。去電勸阻魯軍既無生效，計宜有對之以見面之情，並藉天津會議，延宕時日，又恐張學良之拒絕來津，乃由學良派許崇智王芝祥徐世光所謂「三員」者為代表，

赴濟速駕，兼帶「諸軍」之性質，政解數月來之嫌隙，即世人所謂奉魯間、贈潮也。學良大罪罪於宗昌，宗昌既不得意於京綏線，復失意於京城，魯方以外之事，如中央政局等等，直無發言之權，其憤恨學良實已深極，今日拜「老帥」之命，而亦公然不聽者，根本實緣於此。現在奉方既有所求於魯方，望宗昌之惠然肯來，自非先由小張向宗昌 懇請款不可。

張宗昌本不願來，縱不得已而來，亦須擺動掣子，其於近日出巡，且於張氏入關而後為赴青島閱兵之準備，皆故為「不來」之表示。在宗昌之意，亦深知來之不利而極有法，「老帥」情面究不可却，結果自非「從命」不可，則直所謂「啞子吃黃連」矣。然宗昌亦自知魯軍之外強中乾，內部凌亂，將來得蘇而後，仍非藉軍奉為後援不可。且學良驕奢等，與己惡感甚深，若再得罪於「老帥」，老帥憤而於魯軍南下之際，設法牽制魯軍之背，殊非魯軍中之事，今學良既如此恭維，而老帥亦殷勤備至，正予上已光慈已極，明知大法不啻陷阱，情勢上不能不投，雖然大好河山眼看將為人有，於心終殊不甘，「老帥」之情面既不可却，與之晤面，自必完全失敗，計不如於來津之前，藉星使之往反，以為間接之協商，「大綱」解決後再與津商議細目，實比較之有利，至少亦不至大吃虧也。

三、魯方對蘇皖豫間之態度 當孫軍尚能支持與獲勝於九江之時，魯方傾向於回豫，勝於關蘇，故在九江未克以前，保大之直魯軍，繼而向南進展，依次實行其圖豫之計畫，冀奉方之舉阻於不顧，直至九江陷落得來之時，始止。九江既陷落，擇保而趨。擇保而為，金豫關蘇，殆屬當然，其軍事中心遂由京漢線而復移至津浦線。

直魯軍自大名大南以至隨城，曾於月餘前以兩軍之互方（直魯軍中之兩軍）造成一橫的防線，以為必要時進取破壞線之用，九江陷落之消息傳來，張宗昌立令此橫的防線上之全部軍隊，皆向臨城集中，

待出發，他方石家莊方面，預備隊之鐵甲車隊，亦奉令開往魯南，但魯張所以急於發動者，其原因為：

(一) 孫吳現已無挽回其勢力之可能；(二) 靳雲鄂等及蘇皖將領，皆有倒戈之準備，既吳孫已失去勢力，實際上所謂倒戈不必向吳孫而為向奉魯倒戈也。若再緩延不出兵，豫蘇皖必為倒戈者所佔有則收拾極難；(三) 蕪軍已入皖，皖境進攻，冀聯合浙南夏超之殘黨軍所有，尤堪注意者，為蕪軍之向浙境進攻，冀聯合浙南夏超之殘部，以占有浙省，一面由皖而蘇，一面由浙而滬，東南之危，可謂極矣，若再遲數日而不出兵，黃河流域必為侵入，平河南方面之新直系與直系之一部分打成一片，更進而與蕪軍聯絡一氣，而向黃河流域進展，就軍事之情勢急迫言，亦非立即調兵入豫入蘇不可。

魯方之主張二：奉軍攻豫，魯軍攻蘇；(一) 以蘇豫兩處之情勢相較，蘇實較豫更為緊迫，蘇非立取不可，可以立即取蘇者，惟有魯軍耳；(二) 魯軍已集中魯南一帶，完成一切準備，動員令一下，便可立刻實行發動；(三) 奉方對蘇毫無軍事上之準備，絕難應付今日緊迫之時局；(四) 河南局勢雖亦吃緊，但奉若立即準備，向豫出兵，縱經數日，亦不為晚，故奉方以解決河南為最適宜；(五) 津浦兩段之蘇皖各軍，當經魯方疏通就緒，且有與魯方訂立秘密協定者，魯軍入蘇，殆毫無阻礙可言；(六) 奉方津浦兩段之各軍，似無甚接洽，彼等必阻礙奉方之入蘇。

四、魯方請奉方攻豫之條件 河南之野且亂，已達極點，江蘇較諸河南自勝百倍，魯方已知奉本之不欲攻豫，更不願以江蘇歸魯，特提出下列假許奉方之條件：(一) 奉軍入豫時，保大兩屬可任意駐防，其詳細辦法另訂之；(二) 奉軍得河南後，所有陝西湖北之事

，均歸奉方收轄；(三)如奉方愿得豫皖兩省，魯方也可同意之，惟皖境之一段鐵路，應歸魯軍駐防，但魯軍當其奉軍自由通過，將來魯軍得江蘇後，倘能更得浙江，或其他一省，則直隸定歸奉方；(四)將來魯軍得江蘇後，或可將江蘇讓於奉方；(五)魯方得江蘇後，如張老將愿作總統魯方將以全力擁戴之；(六)無論魯方逃竄擴張至何等地步，水遠服從張老帥之命令；

魯方亦知張老帥從張老帥之命令，於是乃以非正式的方式，將下列之意，傳達奉方：

如果奉方一味延宕，而不與魯方速將對蘇對豫用兵之事在此短時間爲此切實之解決，則魯方鑒於東南形勢之危急，迫不及待，惟有採取斷然之處置，不問奉方之果否同意，立即派兵實行入蘇(以上之表示，張作霖在奉時，早已聞之，一時頗覺恐慌，九江陷落，予張之總統夢以重大之打擊，張本擬暫緩入函，兼以對魯「延宕」者，但事勢如此，乃亦不得不立即動身矣)。

魯方雖提出前記之讓步條件，而奉方之意態則依然無甚變更，蓋奉亦如魯之「惟欲得江蘇」也。其對魯方所提出之提案，略如下記三項：(一)只須江蘇歸奉，奉愿以皖豫歸諸魯方，但在今日情形之下，仍不宜對豫立即用兵，非預有相當之把握魯軍不得輕率入豫；(二)直隸可永久歸魯方所有；(三)奉魯取得蘇皖之後，應堅持「維護黃河流域，以防黨中北來」之唯一宗旨，不得輕於再事向外發展。果須再向外發展，最好限定魯軍，由豫赴皖，奉軍由蘇取浙。

奉方確擬於蘇皖豫解決後，與魯軍從事於和平磋商。從事於和平磋商時，概由奉方作主，魯方有何意見儘可向奉方建議。果須「討赤」到底，與鄂鄂魯軍再戰時，亦完全由奉方作主，魯軍不得單獨獨行動。

(二) 天津會議所聞

根據以上的材料，我們一方面可以明瞭，天津會議之所以必然產生，一方面也可以預料，天津會議之不易得良好結果。茲將經過情形及其結果，願各方面報告彙述如左：

據聞張宗昌尚未抵豫以前二張之間對於兩下用兵已有：(一)魯軍暫時不南下入蘇，(二)俟孫傳芳至不能保守安徽時，由奉魯軍同時南，蘇省地儘留待天津會議商決之諒解。張宗昌數月以來，曾一再向各方聲明「非俟孫傳芳前來請援，魯軍決不南下」，最近魯軍之準備入蘇。情理上本勉強已極，適楊文愷奉孫之命，急於此時北上，力言孫有維持現狀之能力，再經若干日之內部整理，必可謀江西之恢復，在在實無須乎奉魯之南援。此實予張宗昌以莫大之打擊，使張宗昌不得不暫緩南下，惟魯軍雖已與奉軍議定暫不入蘇，但據探報，隨城韓莊之魯軍則正暗向南方移進，集中蘇魯邊境，且有一部分距徐州只五六里，蓋今日復進一步，將來便可儘先佔得江蘇也。奉軍與魯軍同時南下一節，魯方初頗不願，仍欲貫徹其「單獨入蘇」之望，但又無何等理由可言，亦惟有贊成之而已。蓋以最重要之關鍵尚在天津會議中如何爲最後之解決。奉方內部之計劃擬於孫傳芳失安徽時，立由被阻買之蘇軍發動迎機，同時奉魯乘風南下，蘇軍勢力究極孤弱，非奉軍之往，不易維持也。

兩張到津雖已爲日不少，但所謂之天津會議，並無具體形式，只不過酒肉爭逐，狂嬉亂賭之餘，以談心之形式，互視各方之欲望而已。而奉魯兩方秘密會議則進行甚急。綜合各方報告，所謂天津會議之結果，可作以下之斷定：

一、軍事方面 張宗昌因入蘇問題一時不易解決，擬於入蘇以前，先取臨海線，奉張對此尚未同意，入蘇問題含有奉魯對蘇皖豫地盤分配問題，均是不易解決，奉方以延宕手段對付魯張。最近所聞，奉軍由韓麟春率領，直魯軍由褚玉璞率領，沿京漢路入豫，則正與

英商，請吳率其親信軍隊攻陝，向西北發展，如靳等不合作，則先除
之，已於天津會議決定，故自昨夜起奉軍即絡繹南下，軍行在夜間頗
秘密（奉在津密設二機關，專以金錢接洽靳田魏部下級軍官）。但
據另一消息，天津會議決定，與已有稍有出入，即褚玉璞入皖，陳調
元調蘇，孫傳芳退浙，並聞此已得孫之同意，但最近孫傳芳已於十八
日來津一次，其作用如何，尚未得到報告，但報紙官傳，奉孫之
謀以有下列之決定：

(一) 由張宗昌統率直魯軍十五萬駐日開赴江西當黨軍之主力；
(二) 由孫傳芳軍隊守蘇浙，並抵禦一建黨軍；(三) 渤海艦隊及
東北艦隊由海道同時出動，溯江開入江西，並相機抽撥一部分直攻廣
東，輸送軍隊並參加戰鬥；(四) 張學良以三四面圍防守京畿一
帶；(五) 張作霖以總制北方軍隊名義，在後方遙為節制，惟名號尚
未決定。如此則魯系幾乎完全勝利矣，但此決非奉系將領所願意而
未來之新衝突已在醞釀之中矣。當直魯入豫消息傳出時，魯系將領
異常憤慨，褚玉璞謂奉系與他玩弄，給他們燒燬餅乾；當然此次消息
傳出後，奉系將領之不滿可以斷言。如此為奉系棟乾灘之計畫，則
又當別論矣。

二、政治方面 奉張之總統夢，前本極熱，近已冷水浸了三次
，故較前為冷卻。第一次北伐軍佔領武漢，第二次是日本提出保護
安民之警告，第三次是北伐軍佔領九江。奉系派中之吳俊陞張作
相，欲承繼東三省之最高政權，故極力慫恿奉張，入京主政，尤以吳
大鈞最為熱心，因鄂茂宸之役，多倫之役，吳功多，而資格亦以
吳為最老，故奉張亦最有希望。而新派中之楊宇宮張學良等，
則反對之。其原因：(一) 新派不欲以東三省最高政權讓諸舊派；
(二) 新派知人心對奉之向背極為明瞭，不願奉系蹈一飛的高跌而重
之檢校。但新派以奉張高夢極醒，以此進言，恐招其疑忌，故心

雖不贊成，而亦不敢出諸口。

安福派權段再出之運動，亦以此漸歸
寂寂，魯亦不贊成奉張入京主政。因知張如入京直隸必歸張學良
，而奉嫡系之勢力，在關內曠曠，與魯系以大不利。本月十三日夜
十二時，張學良召集新派要人韓麟春常蔭槐等在天津京奉路局會議，
設法勸醒奉張視之迷夢，楊宇宮與段派有關，似頗消極的援助權段
。又聞十六晚各省領袖及某代表在津某處秘密，奉孫傳芳的雙助權段
之人發言，主張權段為臨時大元帥（日報謂係中央保安總司令駐節天
津），列席者默不作聲，不歡而散。段派結告閩魯張，與爭首座。

三、吳佩孚之地位及其態度 在西北軍進入陝西消息傳來之後
，吳佩孚本有率師西上，以阻西北軍東下發展與黨軍聯合師中席。
但自會議決定奉魯派兵入豫消息傳出後，吳之態度，驟然變化，暫
不率師援陝，且有其殘部與南下奉魯軍以決雌雄之勢。近來吳曾
七次下向兩總攻擊令，但無一應者，而且靳田魏寇有種種活動，向奉
輸誠，據張為大元帥，並有要吳署名之意，被吳拒絕，吳甚憤慨，但
其部下則不知向南向北爭克主人。可以說河南問題實甚複雜，吳既
不能統一，奉魯亦不能動如意。

四、西北軍入陝與奉方對策 據最近報告西北軍已至西安城下
，城圍不日可解，馮已預定即赴平以督戰以期早日出潼關。
奉方會議對於西北問題十分重視，謂西北重於東南，決定不肯放
鬆，現正積極調謀，並於前日電訊閩晉：(一) 能否驅走馮玉祥，隨
開包辦，(二) 能否向馮部即日進攻，(三) 一二條不能實現則須讓
出京綏全線，由奉軍獨立進攻。閩晉電謂第一條絕對不可能，二
三條可隨便應奉張施行，如此可見晉軍對於閩軍之態度。
五、晉閩對西北軍的態度 閩錫山本是一個八面玲瓏的老滑頭
，既不敢得罪奉張，亦不敢得罪形勢日見開張之國民黨與國民軍，且
與安福暗結甚深，在天津會議中傾向於張宗昌擁戴段政府。其出席

代表馮京，曾對某要人言，如時局發展至某種地步，閣可受黨政之命令。即此次馮閣代表見天津會議奉命之旨得無厭，因而退。回晉以及晉閣等視奉電之語氣，可其決不能與國民軍以重大壓迫也。

讀者之聲

國民黨的整理黨務案

獨秀先生：

庶此暗無天日，霧滿佈瘴氣充塞的世界，苟無一專校開一條光明正大的路，我恐一般青年多誤入迷途水不轉首了。幸爾導早些出世，爲了指導提攜的責，我相信儘可跟着牠跑。確沒有『睡獅』和『陷阱』的危險啊。現我（或許也是多數青年）有一重大而且急切需要解答的問題——國民黨中央執委整理黨務案——久泥留於嚮導上給我一明白的解答或正確的批評，以釋我的疑團。可是已有數月之久，一期又一期，仍沒有隻字片紙提及過，豈說先生也默爲贊同嗎？抑是類於噤口吃黃連，或故意裝聾作啞？這樣的態度，實在令我索明其妙，現在特意提出問題來討論，想先生必樂於解答。

『聯俄』和容納『共產黨』係孫總理老早定的政策，在當時並沒有對共產黨加以怎樣的限制或懷疑歧視，且有說過一句可發國民黨員猛省的話，謂：『共產黨員對革命太負責，國民黨員太不負責』這也是證兩黨黨員的革命工作成分多少了。其實，國民黨自改組後，有生氣，有生機，蓬蓬勃勃成爲一活潑有爲的少年黨——活潑像少年氣象——實是本黨近來理論和策略傾左之故，然亦是其黨員加入合作之所致。這是無可抹殺的理由的。故我們對共產黨只應以隆情厚

但現在天津會議尚未終結，假作露盡揚土趨向未定，楊馮津後天津會議的最後結果如何，尙須俟下次報告也。

禮來表示誠意的合作，不應有絲毫的剝奪。至於什麼亦化呀，吞黨呀，暗殺介石曠吉埔呀，……稍有害識者，誰不知道是帝國主義者，小大軍閥及其一般走狗等專門詭詐來離間挑撥中傷我們，令我們自相魚肉水火，而他在旁邊觀戰，且坐收漁人之利？幸我們聽慣了，經多了，不容易上了他們的油柱；誰料聰明的中央執委，雖未經信以爲真，惟自己偏又演的是什麼劇呢？——整理黨務案——如謂爲圖鞏革命勢力，增進革命力量，未嘗不可，爲什麼在整理案中，必嚴定共產黨員在中央執委不得當部長，各級黨部當執委的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及兩黨聯席會議，此黨軍五人，彼黨舉三人這樣的限制呢？是否這樣限制，革命勢力，就絕團結嗎？抑是必這樣才至於露食吞黨呢？我若共產黨員加入合作後，只知道努力於革命，並不知有其他，終比不得林森鄒魯那樣情，不信且看事實；那末，當執委的及其黨員，只要回他是否革命不革命，努力不努力，豈可認清他是那一入那一黨，無形中生出這樣的鴻溝，不免有我主你賓，畸重畸輕的毛病？果如那一個有反動，或假革命，不管他是新黨員老同志，不客氣的便立刻照黨紀律來裁判糾正他，或開除他，無功用其實恕。但是忠實而努力於革命的同志，我們也不要管他是新黨員或老同志，儘可大膽地信任他託他，不必生懷疑歧視的態度，否則難說革命工作是

天生註定我只應做三分，你就應做七分嗎？論事論理，實說不通，或有說道：『革命工作，不限定於執委，個個黨員都可以做的，何必斤斤於執委之多少……？』是的不錯，只是他又持什麼理由，偏要這樣限制呢？要知道革命的團體，當然需要革命的領導者來指導臂劃一切，否則何苦舉執委選部長？舉出的執委得其人，固甚好，實可以促革命之進行，現以這樣的限制來選舉，萬一舉出多是糊塗蟲又將奈何！豈不令以隨朝氣的黨，變為暮氣沉沉的黨嗎？關於這點，很多懷疑，務乞詳細地答覆！再會謹致以革命的敬禮！

愛讀嚮導的邢適生於文昌成達學校

十五年十一月一日

適生先生：

半年前國民黨的整理黨務案，先生對之懷疑，而且先生的懷疑的確可以代表方今中國革命青年的見解。但先生誤以為，本報對此整理黨務案未加論及，遂連帶懷疑於獨秀先生默認此整理黨務案——這是不的確的。第一，本報曾經以自己的觀點指出此整理黨務案之意義（見本報一五七期）；第二，我們亦限於本報一五七期所指出者為止，而不旁枝的批評，因為誠如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中所說，國民黨的整理黨務案原是關於國民黨一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也。記者代答

新書出版——

布哈林著

農民問題

定價大洋一角

代售處各省各書局

發行部 編輯部 通信處：

漢口後成馬路長江書店

分售處

廣州	丁卜圖書館	重慶	唯一書局
汕頭	汕頭書店	成都	華陽書報處
潮州	青年書坊	贛州	毅州書店
香港	萃文書社	順慶	民智書報社
長沙	文化書社	永定	民智書報社
武昌	寶慶書局	雲南	新亞書社
黃梅	武進書社	西安	西安書局
	共進書社	北京	各學校號房
	武漢書社	太原	晉華書社
	醒民書社	寧波	甯波書社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二元寄足三十五期。郵票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分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銅元六枚。

The Guide weekly

導 嚮

報 週

◀ 期 一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論奉系軍閥之新進攻……………述之

論漢口之罷工潮……………施英

湖南的農民運動(湖南通信)……………湘農

日本最近政潮的開展(東京通信)……………山水

讀者之聲——

共產社會是退化的社會？……………容零：記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

論奉系軍閥之新進攻

吳孫而後，誰是帝國主義目前侵略中國之唯一工具，誰是北洋軍閥之最後支持者，誰是目前中國全體被壓迫民衆之唯一敵人，總言之，誰是目前革命之唯一目標？我雖誰都知道是代表中國黑化勢力或綠化勢力的奉系軍閥——張作霖。這次北伐剛纔將吳孫以最後之懲創，現在這個代表黑化或綠化勢力的最兇惡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又愈加狂喘起來，居然繼吳孫的「討赤」戰爭又開始向革命勢力進攻了，居然企圖消滅北伐以來在南方所發起的革命勢力，而欲與之作最後的決戰了！

現在奉系軍閥在西北已調遣大兵進駐包頭，壓迫閩軍，并且正在進攻五原，同時壓迫閩錫山，有取而代之之勢。在河南亦取積極進攻的形勢，一方極力拉攏吳佩孚，尤其是樵吳的部下，欲使之反攻陝西和武漢，一方則派遣大隊進駐京漢路綫要隘，榮臻于珍職劉湘等部隊正在沿京漢路前進。對江浙則利用孫傳芳嚴厲反攻，以張宗昌殿其後，現張宗昌的軍隊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開到江蘇安徽境內，并開有二師秘密開赴浙江前線，津浦路已全在張宗昌之掌中。同時本天的飛機隊及一切軍需均積極向關內運送。總之，從各方面事實上的表現，奉系軍閥的張作霖準備積極進攻南方國民政府，是決無疑義的了，想奉系軍閥的總攻勢必在不遠的將來。

但是奉系軍閥這次何以如此堅決地積極地進攻西北國民軍和南方國民政府呢？這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奉系軍閥內部原來分兩派意見。一派是楊宇霆鄭謙等，名義進派，主張與閩內部原來分兩派意見，日本帝國主義尤其在奉天的資產階級贊助此派，也可以說楊宇霆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派是張學良段麟承等，他們主張急進，主張對國民軍對國民政府都取進攻。這派是受英國帝國主

述之

義的影響的。現在奉系軍閥之採取積極進攻政策，不用說是張轉等的主張勝利了，也可以說是英國帝國主義的政策勝利了，同時便是楊宇霆即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失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楊宇霆何以主張緩進？因為奉系軍閥內部實含有絕大的危險，尤其是楊宇霆的跌落，奉天經濟的破產，及奉魯新舊等派別的衝突，并且欲戰爭則必需軍餉，在張作霖的勢力範圍內，欲籌鉅大的軍餉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和楊宇霆以為在這種情勢之下，如果對革命軍進攻，實是凶多吉少，并且長江流域久成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即萬一勝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亦無多好處，反而使張作霖有變成英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之可能，若失敗，日本帝國主義在北方便將與英國帝國主義在南方同一命運了。至於英國帝國主義則完全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反，牠向來的勢力範圍長江和西江流域已佔南方的革命勢力所侵入，他的走狗吳孫已經沒有抵抗南方革命勢力之可能，因此便只有利用張作霖來代替孫吳，作最後之孤注。萬一勝利，一舉消滅國民政府，不用說可以恢復牠在廣東和武漢之原有威權，并且可以得到一個將來侵略中國之新工具——張作霖。即令失敗，不過毀了一部張作霖，革命勢力侵入北方，北方橫豎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於英國沒有多大損失。極言之也不過是：「和尚沒老婆，大家無緣」罷了。因此英國帝國主義極力拉攏張學良一派，并極力拉攏老張，前次所傳在華英商願供給張作霖的討赤借款千萬鎊，及這次英國帝國主義的提案承認二五附加稅——英國想以此二五附加稅作收買張作霖的條件并作張作霖討赤軍費的保證——便是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張作霖的條件并作張作霖討赤軍費的保證。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與英國帝國主義此種陰謀甚為反對（日本公使館的參贊對某國使館參贊公然說，反對英

國的陰謀政策)，或者現在在破壞當中（不過日本總反對奉張對南進攻的策略，但策略如已決定，日本帝主主義始終是要幫助的）。總而言之，奉系軍閥現時決定，國民政府積極進攻的態度，是英國帝國主義陰謀的成功，是好大冒險的張作霖張學良張之冒險的表現，而是違反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楊宇霆等緩進派的穩健政策。

現時奉系軍閥新進攻的策略是：在西北則消滅馮玉祥在綏遠區域的軍隊，至少亦必驅逐馮軍出五原，解決閻錫山或壓迫閻錫山投降。對河南則拼命收買齊燮辰以解決反吳派，進一步使之西進瀘關，進攻武漢。對江浙則利用孫傳芳反攻浙江進而取江西，使張宗昌進攻皖贛。另一方面奉系軍閥將其大軍集中於京滬漢和津浦三路線，如河南的擁吳派及江浙的孫張勝利，彼則乘勢直追，同時并收取勝利的果子，如敗則按兵不動相機保守。

奉系軍閥此種軍事進攻的策略，自然是一種很狡猾很陰謀的策略，但是照客觀上的趨勢未必允許此種政策的如意實現，因為：（一）奉系軍閥內部的衝突必日甚一日。重——不惟奉與魯，新與舊以及楊宇霆與張學良等派別是日離日遠，并且最近在張學良與韓麟春之間也有很大的暗潮，韓麟春在背後差不多天天大罵「張學良小子」，因此在奉軍部的兵士常有疑韓為郭松齡第二者，此外于珍榮等到某時期未見得不是吳佩孚的剝削者。（二）英日間——互爭工具——的衝突必日日日緊。（三）奉天的經濟破產必愈加增速——奉現已跌至二角。（四）張作霖在北京的政權必至變成吳佩孚第二，弄得不得下台——尤其是財政問題。（五）國民軍在五原還有數萬精壯，不是容易消滅或驅逐的，尤一晉閥擁有十餘萬之衆，與石雖不能，保守確有餘，晉閥現已為奉軍所逼，為保持自身計不能不與國民政府和國民軍合作，——只有如此才是閻錫山之出路，晉閥此種態度實與奉軍以絕大的威脅，因為一可以從大方面截斷京綏路，一可以從娘子

關出正大路截斷京漢。（六）在河南方面反吳軍還是一種不可侮視的勢力，靳雲鵬魏益三態度似已決定，據去年十二月八日電通社北京通信，在河南反吳軍隊有六萬五千人，擁吳不過三萬三千，其餘二萬五千則是搖動的。（七）在江浙周鳳岐和陳儀部下已完全變成反吳的勢力了，白寶山馮紹開始搖動不定，真正擁護孫傳芳的不過孟昭月王蕪等部的殘餘勢力（孟昭月部下士兵均買有長衫一件，戰時逃走）。固茲奉系軍閥有較強的砲力和騎兵，但是從包頭到杭州到京滬路離海路，戰線延長五六千里，在軍事上奉系軍閥無論如何是很難支持的，何況國民政府的軍隊還是稱數千里的常勝軍呢，我們記得吳佩孚兩次進攻湖南和江西，大致很有類似奉張此時之地位，北伐軍由防禦而轉為進攻，結果打倒了吳佩孚，并擊潰了孫傳芳形勢現在的政治局面。

可是從另一方面我們應警告國民政府和國民軍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這次奉系軍閥的新進攻確是一件很嚴重的現象，因為北伐軍經過長期的戰爭，在兵士和民衆各方面都受了許多痛苦和損失，須待休養恢復，另一方面奉系軍閥的實力確比吳孫充實，同時得日英帝國主義的幫助亦較為充分，——因為他是帝國主義所視為最後之工具。并且還有吳孫的殘餘勢力為之先驅，在此種情形之下，將來戰爭的前途不可過於樂觀，現在的國民政府和西北的國民軍應極慎重地來認識奉系軍閥是我們革命勢力之勁敵，奉系軍閥的新進攻在目前環境上是非常嚴重的，國民政府和國民軍應用全力團結內部，以力對付奉系軍閥的進攻，應該很巧妙地很慎重地利用在河南的反吳勢力即反奉之力，結果擁吳派的力量取得河南，在江浙則儘可能的利用一切反孫和反奉之勢力，消滅孫傳芳，便是消滅奉系軍閥的先遺策，取得浙江，在上海應特別注意和尊重上海市民自治，尤其反奉的閻錫山應與之切實結合，不管他在她歷史上怎樣，但是此時的閻錫山在反奉一點

上於革命是很有重大意義的，閻錫山站在何方便是何方勝利的保證。

自北伐軍攻下武漢，陷九江以後，北伐的勝利本已達到相當的程度，在民衆方面和北伐軍本身方面都需要一個相當的休養時期，但是險險的帝國主義——尤其英國帝國主義和兇惡的奉系軍閥竟於此時又開始向革命勢力進攻了，第二次北伐又逼着不能不嚴重的準備甚至就要開始了，這自然非我們革命方——親所願意的，但是敵人已逼着我們來了，敵人已準備向我們進攻了，我們的正當防禦是不能不準備的，從前吳佩孚硬要進攻湖南，國民政府便不作防禦的北伐，現在奉系軍閥既大準備而特舉，新進攻，國民政府國民軍及一切革命的民衆也是不能準備第二次防禦的「北伐」的。

我們知道奉系軍閥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有力工具，是中國國民解放運動之最後障礙物，是中國全體被民衆之唯一敵人，我們曾經說

論漢口之罷工潮

——並對上海商報記者

自北伐軍攻下武漢以後，繼而又取得江西與福建；在同時，漢口發生了當地自來水有的連續罷工事件。這一事件，震動於全國，影響於世界，適如北伐軍取得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國影響於世界一樣。

這一事件，在帝國主義的英國國院裏，引起了討論；在帝國主義的日本政府機關報裏，提出了對於國民政府的警告；在中國北部的買辦階級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營壘裏，激起了生產協會的組織；在中國的中部及長江下游，資產階級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責國民政府不當援助工人，疑惡國民政府赤化；在中國的南部之廣東，國民政府甫未定，省政府的領袖已開始準備壓迫廣東的民衆運動，傳言要封閉廣州工人代表會。

漢口罷工這一事件何以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呢？最近的漢口，何

過：「近來所形成之北洋軍閥的三大系統，現在皖直兩系差不多已全崩壞了，所剩下的便是最反動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惡工具奉系軍閥，這是中國被壓迫民衆之最後的死敵，是防害中國民族運動發展之最大的障礙物，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應趕快起來反對這個障礙物，應充分地準備第二次的北伐，剷除這個障礙物，應時時刻刻不斷地與這個障礙物奮鬥」（本報一七九期），現在奉系軍閥居然先向我們進攻了，這是我們一切革命勢力所不能忍耐的，全國各階級被壓迫的民衆團結起來，全國一切革命勢力團結起來，認識我們當前的死敵，認識我們死敵的新進攻之嚴重，準備與我們的死敵作最後之決戰，備與我們的死敵奉系軍閥作最後之決戰，我們應該將我們對吳佩孚和孫傳芳的手段來對付我們這個最後的北洋軍閥——張作霖。稍減張作霖以完成革命的統一的獨立的中華民國。

施英

以會發生許多連續的罷工呢？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對於罷工是何種態度呢？漢口及全國的工人對於自身的罷工運動是何意義呢？資產階級何以忽起而團結，奔走相告利益之損失？廣州何以突有壓迫工會的傳聞發生？——這些問題，全是我們現在要急於解答的問題。我們要了解此問題，須先了解中國之政治狀況，原來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有下列諸重要現象：

第一是國民革命的勢力，已到了一個穩定的步驟，國民政府已正式佔有了十個省區的領土。

第二是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已準備建立其最後形式的政權，例如張作霖擬組織的所謂安國軍政府。

這以上兩種勢力在較短期後就要最後決戰，而得完成國民革命之最後勝利。但在目前，還有

第三種現象是革命軍事勢力之發展，得助於工農羣衆參加的力量，因此而工農的勢力強大，了忘恨。所以

第四種現象就是資產階級要引起革命，要在革命中謀取自己的利益，開始參加到革命的隊伍裏來而取得其他位。

這便是漢口罷工事件發生重大影響的理由，這便是資產階級起而團結奔走相告之原因；這樣看來，本是極明顯的問題，我們毫不以為可疑。

漢口何以會發生許多的罷工運動呢？這更是極易明瞭的事。

我們解答這一問題，很明顯的得知只因爲漢口工人的生活太苦，工資太少，工作時間太多，待遇過於惡劣。我們但看最近漢口罷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沒有不包含這以上所述諸項的。但在資產階級的人說，這些都不是原因，惟一的原因只是黨軍來幫助了工人；假使沒有黨軍，在吳佩孚或其他軍閥之下，雖一樣的生活苦，工資少，工時多，待遇劣，却不致有這許多工潮發生。因此黨軍遂有了幫助工人的嫌疑，這亦即是帝國主義者與軍閥所指爲「赤化」「共產」的嫌疑。資產階級大商人這樣意見，表示他們寧願受軍閥的統治，寧願替軍閥籌餉納貢，不願使工人生活改良。這種軍閥奴隸的意見，我們以爲無須辯論。我們的重要辯論還不在此，因爲漢口的罷工運動只不過是經濟的罷工，我們以爲與全國各地的經濟罷工全是一樣的。自今年六月以來以至現在猶未停止的上海罷工就是一例，要算是歷來經濟罷工最大最多最長久的。但是統治上海的孫傳芳、文江以及帝國主義者的租界工部局，總不致有幫助工人甚至「赤化」或「共產」的嫌疑。漢口工人是否應有罷工，只要看漢口工人的生活情形是怎樣，不必管他是否有黨軍。在未有關黨軍之前，漢口工人亦不是便沒有過罷工。在黨軍佔領武漢之前數月，漢口煙草業及紗業等工人即已開始爲改善生活的經濟罷工。但漢口乃中國工業大城市之一，僅亞於

上海；以上海半年來二十餘萬人七百餘次的罷工比較起來，漢口目前的工潮並非廣大；此後爲經濟改善的工人罷工，亦是必然的事。因此我們知道只有爲生活改善是罷工唯一的真正的原因；而乍過解放之民衆，意氣尤易涉於羸弱。等語未免過於偏見，因爲漢口工人罷工並非意氣羸弱，且離解放之時尙遠何能便說是乍過解放？至於說「鄂省民情」如果是「危險強悍」，則不應偏指工人，雇主亦必如此，亦非上階級單方之過失！

上海商報記者這幾句語調，是寫在他所作「九切一箇中之危言」一篇長文中的；這一篇長文，便是記者畏學君爲漢口工潮而發的一篇大感慨。這一篇文字我們讀了頗爲欣賞，認爲是代表資產階級思想與意識的高明著作。我們要討論漢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評商報（見該報十二月十日及十三日所載）這一篇文字。我們與畏學君各站在一個階級的立場上來發言，旗幟自然要鮮明，觀點自然要清晰，問題才可以解決。但我不能像畏學君那樣，明是一篇反對工農利益的文字，而說來一折兩轉，却是我所不能辦到的。我只能以直索的無產階級觀點來批評，且說明我們之所見。畏學君在帝國主義統治與軍閥壓迫下的上海，亦曾爲上海的工人發言，同情於上海工人的反抗運動，却是近代資本主義之資產階級的。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不能隱諱而不答覆。

畏學君有些什麼意見呢？

(一)「吾人所認爲革新勢力進展中第一層之隱憂者，即各地工農階級之興起太驟。」

(二)「最近自上海來滬之商旅，仍有種種說詞……大抵謂主備

關係，漸趨惡化，勞動(包含店員)鬥爭，日益劇烈，長此以往，勢將無業可營，甚或無居可安。

(三)「日河所謂解除痛苦云者，只能視為解除所受於軍閥非法侵掠轉嫁剝削之痛苦，而不能遂希望全體民衆各別痛苦。顯然醫療。」

(四)「今日中國問題，一大半起源於經濟，絀之衰竭與崩頹，北方諸省軍閥之失敗，坐在不知經濟界康寧之重要而任意摧殘之。」

(五)「此際若工農運動氣勢太張，則商界失望之結果，不免取消極抵抗之手段，消極抵抗之結果，則商市將不保其康寧，而社會秩序與政治亦將受其影響。」

(六)「應注意下列三事：一、盡瘁於勞資仲裁之組織，二、政府對於工農團體與商人團體均等尊重；三、黨部對於下層民衆之宣傳，不宜作超乎事實可能之允許，因工農意，至爲簡單。」

以上這六段是從畏懼若論文中專論漢口潮一段裏所摘錄的。這六段話，表明作者對於漢口潮的六項意見：

(一)在國民革命中，工農勢力太大，第一可愛。

(二)主僱關係惡化，勞動甚至店員都起來鬥爭，據商旅意見以爲將至無業可營，無居可安。

(三)工人要求不要過甚了，目前只能解除軍閥壓迫侵掠的痛苦，別的還說不到。

(四)今日中國經濟組織我獨，北方軍閥之失敗，在於摧殘了資產階級。

(五)假使工農氣勢太張，商界只好消極抵抗——即罷市，這種罷市一樣的會使社會秩序與政治受影響，而而言之就是資產階級也計對國民政府革命。

(六)解決問題有三法：一、設勞資仲裁機關；二、工農團體與商人團體均等尊重；三、國民黨不要許可農大多了，因為事實上辦

不到。

畏懼若之原文曲折詞繞，以上所述六點，僅就漢口工潮一段摘述其真意；因爲如不述明，在表面上看來，亦是「盡情合理」的論調，殊不知就在這許多「情」與「理」中，就表示了作者的資產階級思想之「情」與「理」。但我們亦非根本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思想的發生和存在，我們的辯論與說明，在於辯論與說明這思想發生和存在之同時的矛盾。

對於以上所述我們需要何種辯論？是否如上述六點我們俱是同意的？第一，我們認爲國民革命中工農勢力之勃興不僅不須隱憂，而且十分可喜；因爲這不僅使革命有廣大的民衆基礎，且正是殖民地經濟落後國家免除資本主義社會痛苦的必要條件。畏懼若贊助國民革命希望民族經濟解放之實現而反對工農勢力勃興便算是最大的矛盾。

第二，主僱關係惡化不是受僱者一方所造成，既是「鬥爭」必是主僱雙方；這種鬥爭的結果，正如商報記者另一論文鼓勵「商人之自覺與組織」所謂「果使全國之生產主企業家大商人自覺地位解脫依傍獨往獨來……與他階級平衡對抗，此乃進步的好現象也！」至如勞動鬥爭包含店員，當然無足怪，此不僅在漢口，最近上海店員之罷工是同樣的現象，同是受剝削之勞動的反抗。真實的說起來，現在漢口以及全國的罷工問題，只不過是資產階級主路略減少利潤，稍稍減輕剝削與虐待程度的問題，何至於罷主無業可營，無居可安呢？

第三，目前工農羣衆并不敢希望所有痛苦之「頓然醫療」，所要求的是誠然只是「所受於軍閥非法侵掠轉嫁剝削之痛苦」；漢口等地應當是已經沒有軍閥了，那些「轉嫁剝削與非法侵掠」的案由雇主對工人拿

一點出來，所以此時漢口工人所要求者，只不過增加必需生活的工資，改良軍閥時代的待遇，承認軍閥時代所承認的工會而已。第四，今日之中國問題，並不在於經濟組織之衰頹崩頹，而在於帝國主義

與軍閥之剝削與壓迫；欲救運經濟者首宜參加擁護軍閥抵抗帝國主義的革命；北方軍閥並不失敗於摧殘經濟，而失敗於與實辦資產階級之合同勾結，因為帝國主義者之奴隸；軍閥政治根本無使經濟進步之可能，所以現在，北方新興的生產協會一團可謂實辦資產階級康結，殊足令人抱憂。第五，商界之消極抵抗已有其言，即如漢口商大會已有罷市為代表後盾之決議，這一決議是中國資產階級團結後的第一次行動決議案，自五卅以來不可多見，便是現在為反對奉會軍事用票及孫傳芳，上海的傅履慶廖志豪等對上海罷市維持抗議；工資努力物與本無可愛，惟商人為抵抗工，而罷市，使「社會秩序與政治亦將受其影響」，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畏葸者能有同感。

最後，畏葸者所提的三個意見。我以為勞資仲成機關在工人階級此時是不十分反對的，但恐這個機關不能真正解決糾紛。商人團體當然需要尊重；目前在各大都會城市裏，工人不僅願與商人建築極可憐的聯合戰線（如粵湘鄂贛閩之農工商學聯合會，五卅時之海工商學聯合會，現在之上海市民公會，杭州南京之各界聯合會），且願促成商民協會之組織（如粵湘鄂以及北方各地）。至於對工農羣衆之宣傳，在國民黨不僅沒有超乎事實可能的允，便是合於事實已經許可的（如廣東農民誠租百分之二十五和工人集會結社之自由）現在更得不到。『農工意識雖然簡單，但合於事實的許可猶不肯與，則非簡單之過；』辛亥革命成功時，人民多誤解滿清既倒，不必再抽田租，其言不是誤解，而是由於滿清田賦賦稅太重，所供養的政府反叛等國，新政府又沒有積極的政策，故農民的簡單觀念亦可以至於反復田租。何況現在以桂湘鄂的農民，已由簡單意識進步到育耕田機，所求的乃是田租之減少了。

這以上費詞的駁辯，在我們的主旨只在於駁辯因漢口工潮而發生所謂「產業界類裝疑怖」（其實無此事）的錯誤觀念，與因此而主

「放棄工農利」的錯誤企圖。我們對畏葸者文字全部直幹之言並減少同情，所不同情的只是畏葸者放棄了革命的大多數民衆的利益，在畏葸者所有的陳述論辯與主張，毫無言及工農民衆多數人的痛苦，其必須解脫者，就是一個證據。我們並不恐懼與上層階級對抗者之興起，在於追求何處是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現在是將由革命勢力發展，而過渡到階級政權表明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裏，中國工農與資產階級能夠接受敵對階級之「自覺地位，獨往獨來，平衡相抗」，以求「進步的好現象」，另一方面却也絕不放棄保持革命的根基與維持革命已得的勝利。

中國階級之分化，因革命運動之發展而愈明顯了。即以漢口工潮而論，資產階級的行動已不是過去的行動所可比擬。與北方生產協會同被稱讚的漢口商大會，據報載「到萬餘人，議決四案：（一）加薪，（二）時間沿習慣法，（三）辭就雇主自由，（四）待過午等，全市商民願以最後手段（罷市）為代表後盾。」這誠然是資產階級自身歷史上極可喜的一件大事。中國資產階級能有「萬餘人」的大會，只怕這是第一次；又有這樣合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原則的決議案，這亦是第一次。漢口商民大會之四項決議，前後兩項是迫不得已而承認的，第四項是籠統的承認，然而二三兩項却有最嚴重的意義了。時間沿習慣法的習慣法是什麼？習慣何以成法？習慣法這一名詞，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利用舊後經濟國家的習慣來作對雇勞動的法律，一腳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要找到利潤，一腳又留在宗法社會裏用習慣來增加剝削。辭就雇主自由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對於「發展實業，舒裕民生」的真實面目；這便是對勞動者說：「要你作工你就來，不要你，你就滾蛋！」真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無政府生產狀況中，資產階級對於雇勞動的真正態度！

湖南的農民(十一月三十日長沙通信)

(A) 現時已有組織的農民

(一) 縣農民協會的統計

正式成立縣農民協會者：三十六縣。

已有縣農民協會籌備處者：一十八縣。

共計五十四縣

(二) 人數的統計

一、自本月統計的，三十縣，五三六一三七人

按上月統計的，十一縣，五〇五，〇〇〇人

無統計估算的，十三縣，三〇，〇〇〇人

共計五十四縣，計一〇七一三三七人

二、有十萬人以上的——四縣

有五萬人以上的——六縣

有一萬人以上——十二縣

有五千人以上的——十二縣

有一千人以上的——十八縣

不滿一千人的——二縣

三、人數最多的縣份有——十四萬人

人數最少的縣份有二百七十四人

四、各縣人數統計表

說明：

A、為本月有詳細報告的

B、按上月報告推算的

C、無統計估算的

D、縣協籌備處

沅江	武岡	岳陽	安化	益陽	湘陰	宜章	鄧縣	新田	桂陽	藍山	漢壽	華容	醴陵	攸縣	瀏陽	彬縣	耒陽	安寧	資興	衡陽	南縣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〇七〇	七〇〇	六二三〇	一五六〇	一七六〇	七四一八三	五四六八	五一五〇	六二四三	三五五〇	七三二九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三九一九	二四四四五	一一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八八二二三	七〇〇〇
嘉禾	城步	芷江	常德	汝城	永明	臨澧	新化	寧鄉	湘潭	安鄉	常德	常德	常德	常德	長沙	湘鄉	湘潭	湘潭	湘潭	湘潭	茶陵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〇〇〇	八八九	二七四	九五四五	八八六五	二一八一	一六六	六三七七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九三三七	七一二五〇	六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一四三五	一一二六六	

江平 B 一〇〇〇〇〇〇 桃源 O C 一〇〇〇
 來陽 B 一〇〇〇〇〇〇 ? O C 一〇〇〇
 永興 B 一〇〇〇〇〇〇 澧縣 O D 二五四九

(B) 北伐中之農民參戰
 一、供給：北伐軍所經地方，農民即均能供給飲料，或少數之食糧，代為煮飯等事。

二、嚮導，偵探：此種工作，沿株萍路，澧陽，平江，長沙湘潭、寧鄉，衡山，南縣，華容等處均有。

三、運輸：農民自動受軍隊雇請運輸者之外，有組織的替軍隊運輸之事亦有。

四、擾亂敵軍後方：湘潭，平江，南縣，澧陽，沿株萍一帶等處皆有。

五、參加戰鬥：死傷數及奪得槍枝尚無精確統計，大略如左：
 A、株州：唐軍二次攻入長沙時，農民與葉門，繳槍百餘，及機關槍大炮等。

B、醴陵：北伐軍入長沙時，農民奪槍二百餘及機關大炮等，十一月贛方敗兵入醴時，農民繳槍甚多。

C、平江：七月北伐軍入平，農民參戰死二十五人，奪槍數百枝及機關槍等。十一月二師兵變，農兵繳槍兵槍二百五十枝，現政府要收此槍，農民反對，正在相持中。

D、澧陽：農民救出被圍北伐軍一團，擊退敵潰兵，有死傷，並奪得槍枝。

E、華容：一次蔡軍入華容，農民與許軍共同擊退，二次蔡軍入華容，農民三千餘人單獨擊退蔡軍。

F、沅江：華容第一次擊蔡軍時，沅江農民參加。

G、湘潭：農民擊疑兵，助北伐軍過河，攻擊潰兵等。

H、寧鄉：救出被圍北伐軍一團，攻擊潰兵，奪得槍枝。
 I、株萍沿路：與敵軍衝突毀鐵道。

A、長沙：圍攻退軍官，助政府圍繳潰兵變兵。
 六、農民參戰之原因：

A、黨人宣傳的效果，農民都知道北伐軍是擁護工農利益的，要援助北伐軍勝利，農民然後才能得到利益。

B、對北兵葉軍之仇視，兩方軍紀比較，使農民仇視更深。
 C、受農民協會的指揮，(有最少數是自動的)。

D、在九月中農民的願意參加戰爭，則為欲得到槍枝，因此時農民武裝的要求已經起來了。

七、農民參戰之影響：
 A、農民政治觀念之進步。
 B、農民自信力進步。
 C、使政府認識農民力量，影響政府左傾。

(C) 現在農民的傾向
 (一) 農民已覺得他們參戰有功，需要報酬了，就其沒有參戰的各縣，也覺得他們應得免租了。

(二) 經濟的要求：這種要求已普遍了有農運的各縣，下面的要求是最普遍。

一、減租：還沒有不納租的(耕田農有)要求。

二、減息：從八九分息減到四五分也就滿足了。

三、解決每月食糧問題——形成了普遍的平糶阻禁運動。

四、減捐稅——少數地方有不納捐稅的要求。

五、或押金，及不得無故退佃等——尚無明確的觀念。
 這些要求可說是很低，都是他們直接的，有些地方是各種要求都已起來，少數地方還只覺得一二種。在湖南近廣東廣西一帶農民的

要求，比湘中一帶較高。

(三) 政治的要求：

一、改造國防——他們對國防局人選非常注意。

二、反抗都團——許多地方都團已經失了作用，毆打都團總的事甚多。

三、希望一個好的政府。

農民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可說都還是非常幼稚，縣長民選等口號農民固然沒有感到，就是鄉村的政治要求，也還只有消極的；至於反勸派所造的「沒收土地」、「組織工農政府」這類謠言，更是連影子也沒有。

(四) 武裝要求：農民武裝要求，現在日見急迫了。他們都願從潰兵變兵手中奪得槍枝，如此次平江農民的留槍運動（見前參戰情形）非常激烈。

(D) 農民已起來的鬥爭

(一) 減租運動：

一、衡陽的減租運動：衡陽的租額，表面是說東佃各半，實際上佃戶得不到半數。自從民國五年因大水而增加教育經費的關係，全縣漸次普遍，加了租，增加的數目雖然不是一律，却是沒有不加的。

這樣一來，佃戶所得，比從前原來不及五成的數目更少了。自唐聲湖南以後，衡陽加入了農協的農民就有很迫切的減租要求。於是提出全縣復租的口號，就是要恢復五年以前（民國五年以前）的租額，結果，全縣都得恢復了民五以前的租額。農民在此運動中加入農協者，約七萬人。同時反動份子也就在這次運動中團結起來了。

這次運動可說是全縣農民加入協會的和未加入協會的都參加了。

二、各地的減租情形：除衡陽外，各地只有另碎的減租運動，某一個佃農民對某個田主減租。因為各地每當更換佃戶或田地易主之

時增加租額，有時加得太多的，佃戶即請求減少。這種事實經農協替農民解決的甚多。這雖不是一個鬥爭，然農民因此對農協增加信仰。

三、減租運動，本為各地農民急迫的要求，但收租期間已過，故未發生鬥爭。一般農民的觀念，都以為明年減租的問題為有一番大鬥爭。

(二) 減息運動：

一、安化已全縣普遍減息成功，未發生特別反動。約由月息七八分減為四五分。農民亦認為滿足。

二、岳陽一部份農民的減息運動，尚未結果，大約可勝利。

三、湘陰牛洲農民要求免欠息失敗。

四、各縣都有減息運動皆無大衝突。

(三) 減押運動：

一、瀏陽全縣減押金為每租谷一石，押金二元，已成功。但此後是否將有衝突，尚難斷定。

二、岳陽一部份湖田，地主擬租每石增加押金十元，農民已起而反抗，地主亦聯絡三縣團對付，此亦將有大衝突。

三、各縣尚有小的減押運動。

(四) 減稅運動：

一、攸縣、醴陵，宜章，皆有減稅運動。

二、安鄉已將全縣取消捐收，但增加田賦附加。

三、岳陽一部份農運要求取消捐收與團防衝突，尚未結果。

(五) 懇荒運動：

安化農民要求在多月由農民自由種雜糧不納租。一部份已成功。

一部份尚在爭持中。

(六) 平糶阻糶問題：

一、起因：連年湖南均有旱荒，每到荒月，鄉紳中均缺乏食糧或食糧暴漲，於是形成了一種農民平糶阻糶運動。

二、這個運動，可說是有農民組織的地方十之七八都有了，不過形式各有不同罷了。約有下列的各種形式：

A. 由農協或由鄉民會議，議決谷價，不得高於此價賣谷。

B. 議定兩種或三種谷價，並決定一種人吃某一種谷價。

C. 有限止的運谷出境。

D. 谷米一概不准運出境。

E. 待荒月再議谷價，現時不議。

F. 只留租谷的稅收。

三、這個鬥爭引起來的衝突：

A. 閉糶：地主不讓谷，則強迫糶谷。甚至罰錢毆打。

B. 偷運：發覺偷運時將谷充公或罰錢。

C. 因議谷價而引起衝突。

四、影響：地主商人都發生了大的惡感，即大自耕農，佃農亦不願此辦法，政府催退田賦，地主即推谷賣不出，政府對此舉亦甚不滿。

意。

五、省農協的政策已決定只准留一部份租谷以備荒月之平糶，不准無限制的阻糶。但已成羣衆心理，一時甚難改變。

(七) 與團防的衝突：

一、寧鄉團防局長(在鄉分局)已皆由鄉民會議選舉，及有農協組織之處，農民均極注意入選。

二、岳陽。

A. 團局禁止農民開會，衝突，農民請願結果，團局解散。

B. 農民爲抗敵排與團防衝突，尙未結束。

C. 兩面防衝突，擊斃農民十餘人。

三、嘉禾團防槍斃農民。

四、桂陽反動派勾結團防調兵入城解散農民協會。

五、資興團防強迫改組農民協會。

六、湘潭農民反抗團防鬥毆槍斃農民一人。

七、牛洲(岳陽)團防禁止農民組織協會。

八、各地均有農民與團防衝突之事，多爲團防勝利。

(八) 與土豪劣紳的衝突：

農民與土豪劣紳的衝突，可以說是無時無地沒有了。土豪劣紳對農民之進攻，也是一天一天的利害起來。農民對他們毆打，控告，遊鄉，開款，驅逐，無一不有。自然多數是由他們對農民進攻而引起民衆的憤怒。

(E) 鄉村政權情形

(一) 有些鄉村已由農協了政權。

(二) 鄉民會議在許多縣中都了，可以爲鄉村最高立法組織。

有少數縣中的團防局長和鄉董等，也可由鄉民會議選舉。

(三) 有少數地方有農協教聯商協工會等聯合的組織取得了鄉村政權。

(四) 有許多地方鄉村政權已爲國民黨黨部取得，同情或贊助農運。

(五) 多數地方仍由土豪劣紳把持以壓迫農民。有農民協會的地方則時時發生衝突。

(F) 農民自衛的組織

(一) 湖南各縣因唐生智的提倡，都有挨戶團的組織。這種組織的指揮機關雖然是在紳士地主們手中，却團員及下層指揮人都是農民。任有農民協會的地方，自然不肯力的成了農民的組織。挨戶團沒有槍械，多有梭鏢(一種尖刀接以長柄的武器)烏槍馬刀等。

一九〇五

多致有定明的操演，且有操演費。(每次每人約五百文)湘中各縣如平江、澧陽、長沙……等處也有此種組織，但不普遍，且無操演費。

他們此次參戰及防匪，都能顯出很大的作用。和編人數無統計。

(二) 湖南的農民，除被戶團以外，沒有別種自衛組織。雖然以前有農民自衛軍，自衛團等名稱，皆因經費無法解決而停止了。

(三) 平江、安化、衡陽、湘潭……等處，農民皆有少數槍支(平江有二百五十支，尚有即頭未解決)這都可拿出也作農民自衛之用。

(G) 土豪劣紳之破壞農運

各地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勢力，都漸漸團結起來了。他們對農運進攻有下列各形式：

一、秘密組織保富會保衛白化黨三等：公開組織區素聯合會，鄉鎮聯合會。

日本最近政潮的開展(十一月五日東京通信)

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到了帝國主義大戰已經過了九年的今日，都是在混亂衰退的情況中。兩歐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如英、法、德、意……雖然大戰的瘡傷是漸漸的平復了，而毒菌尚埋伏在他們的全身上，並且這些不能醫治的毒菌，又迫使他們不得不爭鬥，預備新帝國主義戰爭，和對無產階級進攻而引起絕大的革命熱潮！

日本帝國主義呢，在大戰裏雖然沒受傷痛而且發了橫財，但是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大戰後猛力的競爭，尤其是向亞洲的進攻，直壓得小日本帝國主義痛傷難堪，於是為國內的革命運動，如潮一般的湧湧上來。資產階級的內部呢，也因為執政的那些同行，醫治不了經濟界這樣的衰敗，一些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政客官僚，便大肆其翻雲覆雨的手腕，作搶奪政權的政潮了。

二、宣傳機關是將要油干了，抽人頭稅，與吳學來了是會經頭以恐嚇農民，使之不能加入農協。

三、他們官僚農協其症：行什麼三三一制。

四、組織假農民協會，發表宣言主張什麼三三一制。

五、混入農協包辦，包辦不成則揭亂。

六、收買，煽動，或捏造鄉土觀念，宗法思想，迷信，使農民起來反對農協。

七、混入國民黨壓迫農民，包辦農協。

八、宣傳北伐軍失敗。

九、農民右派，趨，孫勾結。

十、假裝農民暴動搗毀稅局，以便各方對農運失掉同情。

十一、利用團防等直接壓迫農民，屠殺農民，解散農協。

他們這些破壞手段，各處都似有聯絡的進行。

山水

一、日本政治的反動性

我們若果要研究日本的政治情狀，第一先要明瞭日本政治的反動性，日本的政治情狀，在現今世界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勢上，可說是一個畸形的。在名義上，日本雖然也打的『立憲政治』的旗號，但實際上充滿着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暴政，尤其是日本的政權，完全操縱在一些封建階級的政客官僚手裏，表現出十足的反動性來。

譬如拿日本的政黨來說，如政友會，憲政會，政友本黨等所謂三大政黨，沒有一個是代表純粹資產階級的，都是一些政客官僚，甚至於一些軍閥，操縱黨權。如政友會的總裁田中義一，乃是一個陸軍大將出身，政友本黨的總裁林次竹二郎，乃是一個官僚出身，憲政會若規禮次郎，現在的首相，也是一個官僚出身，這就是所謂

日本政黨的領袖！這些官僚政客軍閥的思想，便是富國強兵。所謂日本的資產階級呢，反來是借這些政客軍閥的黨勢，來謀他們的利益，自己不能形成一個純粹的政黨。

日本內資本主義政治，何以這樣的發展呢？這是在顯明的，日本政治的轉移（由專制到民主）並不是像英法等經過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乃是明治維新，將專制政治整個的變換了個方向，採取了民主政治的原則。所以日本政治的情形，原則上雖然是民主政治，實際上專制時代遺留下的惡勢力，依然存在，並且很有力的支配着政權。所謂民主，不過在原則上那樣是了。

試拿民主政治最粗淺的要素上說，日本國民的言論，書信，思想……等自由，可以說仍和專制時代一樣得不到。革命的團體，固不待說是許，就是研究學術的團體，工人的政黨，也都在禁止之列。如解散學生社會科學研究會，解散農勞黨，取締學生思想，為研究社會科學而因學生三十餘人……總之日本的政治，完全是反動的。

這反動性，一來是由於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惡勢力，操縱了政權，二來呢，也是日本進資本主義的鬥爭，正當着世界資本主義的反動時期，這才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橫暴的原因呢！

二、普遍的鬥爭

自然這種反動政治是不會長久的，經日本國民數年苦心爭鬥的結果，總算於一九二五年議會裏通過了普選議案了，並且定於五十二次議會後再行實施——今年便是第五十二次議會——了，這是日本政治的一個的新紀元啊！

日本從前的選舉，因為種種的限制，全國中五千餘萬的人口，有選舉權者共不過三萬人。所以日本的政權，為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政黨——政友會，憲政會，政友本黨——所把持，無產階級固然是無從插入，就是資產階級也得不上什麼地位，完全控一些官僚政客操縱

着。

日本國民的奮鬥，總算達到相當的勝利。普選法通過後，日本國民有選舉權的資格，由三百萬增加到一千三百餘萬人，這樣一來，一千餘萬人，將一躍而擁有政治的勢力了。在此新增加所有權的一千餘萬人中，無產階級的勢力，便占了十分之六七。啊！這樣重大的——個新紀元啊，所以各階級的民衆都拚死的競爭呢。

將來普選實施的結果，不但要在日本政治上，現出一些新興的勢力——如無產階級，工商階級——恐怕橫行日本政治舞台上數十年的既成政黨，也將要到了死的關頭呢。

工商階級，無產階級受既成政黨的壓迫，已經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所以他們要在這次普選實施，作一回大規模的普選競爭，他們都是正在死力的準備着。●將來普選的結果，至少也要把既成政黨的勢力削弱，既成政黨若在議會中勢力削弱了，無論工商階級。無論無產階級，都有促進日本政治向德謨克拉西方面走去的可能。日本政治若果是較德謨克拉西化了，無產階級的勢力，也易於進展了。

所以這次的普選，在一切的階級，都是萬分的切要。將來新興的勢力，都可謂是日本政治進步的勢力。至於無產階級呢，其意義更為重大，不但借此傾倒無產階級大業作政治訓練，鬥爭，組織，並且要在將來政治上，造成利於無產階級進攻的政治形勢呢！

三、既成政黨的爭鬥

日本現在的政權，是在憲政會手裏。然而存在在普選快要實施的時期，『拿到政權』比什麼都切要。所以在野的政友會，政友本黨急得不能忍耐，到『掀起政潮』以謀推倒憲政會呢，自己上台，一變之政，把政權讓給他人，自行退場。所以無黨在野黨怎樣罵罵他『變壞』他總不引咎辭職。並且更換了十數縣的知事，盡極為清

一色的憲政派，以便將來普選時，在政治上幫助。因此日本的政潮，到現在便弄成調兵遣將殺氣日盛的情狀了。

在野黨倒閣的工具，便是「朴烈問題」「松島事件」「復興局事件」「不景氣問題」……他們打出的旗號是「綱紀紊亂」「國本危害」……等大帽子，其中尤以「朴烈問題」為較嚴重，其事實也頗有趣，讀者在下一段看好了。

政友會、政友本黨雖然打出那樣大的旗號，而憲政內閣呢，仍然是「好官我自為之」，廉恥上既然逼退不了憲政內閣，而憲政內閣多延長一日，他的政治罪也多半鞏固一日，於在野黨的危害，更其深而且大，所以弄得政友會、政友本黨沒法了，才堅決主張任來議會裏，以法律解決憲政內閣。他們預備政本攜手，提出不信任案。那樣憲政內閣便預先打算解散議會，從事普選。

但是政友本黨是從政友會分裂出去的，在地盤上在政策上都有許多和政友會不能攜手的障礙，於是後藤新平便從中奔走，斡旋兩黨攜手向憲政內閣在來議會裏進攻。

來議會已經決定在本月二十四日召集了，政情萬分的緊急，後藤新平奔走的結果是，政友本黨總裁床次的意見，只許和政友會結攻勢同盟，而不贊同政友會所提的攻守同盟。換句話說，只願和政友會攜手向憲政進攻，至於將來或則閣或從事普選等事件，各走各的路。床次提出的具體辦法是，由政友本黨和政友會各舉出委員，組織專事一團的委員會，關於兩黨攜手進攻的政策，完全由該委員會決定。將來的結果，大概是那樣了。這些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惡勢力，即看得要變正癩了，他們的爭鬥，正可證明他們死前的掙扎！

四、政友的工具——朴烈問題

這次在野黨攻擊憲政內閣最雄銳的武器，莫過於朴烈和文子的怪像片問題了，朴烈和文子怪像片的問題發生，由八月起到現在四個多

月的功夫，哄動了日本全國，哄動了日本全政界。政友會和政友本黨便拿這件問題，作罪埋憲政內閣的武器。而在朴烈問題本身上呢，也欲值我們明瞭他的內容。

朴烈是一個朝鮮人，他是個朝鮮民族革命運動者。文子是一個日本的女子，也是一個富於革命思想者。朴烈和文子因革命熱情相投，生了愛情，兩人便在北京同謀刺殺日皇太子。一切火器都運到手了，不幸東京那時候發生了大地震，密謀遂被警察偵破，遂同入獄。

他們倆入了獄後，態度非常強硬，法官用盡了一切方術，回到快整三年的功夫，才把前後詳情問出。在今年三月十五日決定，死刑，據各報載，當在法庭宣布朴烈文子死刑時，二人還是態度自若的，毫不在意。二人在獄中仍堅持他們的行為是正義，所謂大逆犯人，一點也沒有悔過之意啊！

死刑判決了，不知日本的大臣發了那裏的善念，又奏請減刑，於今年四月又免死罪為無期徒刑。文子因為精神上的苦痛，於今年七月二十三日自殺了。

到了八月，在日本各處發現了許多朴烈和文子合照的像片。像片：在獄中照的，照的樣式是文子把朴烈抱着的，所以日本的各報都說「醜態像片」，這件事一發生，即刻成了政事工具。在野黨說，這是『紊亂綱紀』『墮落司法威嚴』『國本危害』……借此便要拆憲政內閣的台。

這像片究竟是怎樣照的呢？據照此像的檢察官事立松懷清說，他為審此案，費了近三年苦心才問出來，為要留個紀念，所以於某日在法庭給朴烈照像，當按機的時候，文子已跑到朴烈的身旁，把朴烈抱着了，所以照了這像。像片怎樣流布到外邊呢，據說是在野黨以幾千塊錢買出來，以供政事之具的。所以此事發生後，在野黨即用全力進攻，並說奏請減刑，根本就是『綱紀紊亂』『國本危害』……

等大帽子了。

五、無產階級的滅亡

這一次的政治潮，固然是這些反動的政黨搗鬼，但實際是於無產階級有莫大的利益的。因為在朝在野政黨爭鬥的結果，必定要歸於解散議會之一途。議會若是解散了，便要即實施普選，普選就是無產階級政治運動一個最大的機運！所以勞動黨努力作議會解散請願運動！

他們辛苦經營起來的勞動農民黨，其目的就是借普選作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不但要普選競爭，還要進一步的指揮無產大眾作政治爭鬥。

普選初步，各縣各市的議會選舉，無產階級的勢力，便漸漸抬頭了。在濱松市議會議員選舉結果中，無產階級當選者一名，在北海道的札幌，旭川，室蘭，小樽，釧路各市，無產階級當選者各一名。在這幾市裏，無產階級已經表現了他們的威力，所以喊得一些資產

讀者之聲

共產社會是退化的社會？

編輯先生：

思想淺薄智識幼稚的我，現在很熱誠的來問你一個問題。我想你是一個樂於指導的「先覺者」，負着覺後覺的重大使命，一定不至於因幼稚而抱着「不解救」的心態！

在這樣僵化的社會裏，到處都感覺醜態腐敗；一切的問題部不能解決，大多數的人們，都過那非人生的黑暗生活；誰人都承認惟有共產社會實現，纔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纔能發出燦爛的紅光打破這黑

階級的政客，學者，新聞記者著專書，作社論，演說「新興的勢力」，也就可見一般了。

資產黨目下途因爲資產階級的内應者——總同盟等，退了黨另組一小資產階級黨——即安部磯雄等名流所組織的「社會民衆黨」——但他的努力，絲毫也不稍懈。在十二月一日曾作全國無產階級解散議會請願運動，但各處都受了警察的壓，遊行示威沒得成功。不過他們的普選競爭，却十分努力的進行着。

勞動黨目下唯一的努力，就是取得勞農大眾，在單一的無產政黨下組織起來，以作統一的政治指導。眼看得這大政治鬥爭裏，無產階級至少也要站立到一個新的優越地位。這個地位不特是無產階級日下的勝利，而且在革命運動前的第一步成功。從此後日本的無產大眾，便武裝到「政治鬥爭」的戰場裏去了，再看日本今後的新局面！

暗的惡感。所以我很十二分的希望快些實現，來解除全人類的痛苦！受人生的快樂幸福！可是在這社會當中，「各盡可能，各取所需」，再無別的思想與要求了。人們的思想一定變了機械式的，對於科學的發明，物質的建設，文明的進步，沒有人關心心理到。那麼，豈不是退化的社會？我對於這問題，懷疑了許久；終不能解釋

精神。請望你給一個答覆，那就感激不盡了！祝你

容容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週 報

◀ 期 二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各國承認國民政府問題……………獨秀

英國帝國主義的帝國會議……………魏琴

國民政府承認問題與各國輿論……………桑生

日本無產階級統一陣營破裂後(東京通信)……………山水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各國承認國民政府問題

國民政府與北政府

北政府與東政府

人、道、德、一、個、！

自國民政府勢力發展到長江以後，帝國主義的各國，遂不得不改變其以前武力的高壓政策而為外交的和緩政策，以前是討論如何用力干涉中國的革命運動，現在是討論何時將怎樣承認北方的革命政府即國民政府，他們的輿論固然有人大聲疾呼的主張承認國民政府，即他們的外交當局也不能不把向來不置一顧的南方政府承認問題當做重要的問題來詳加考慮了。

現在已經不是閉關時代，我們并不拒絕和任何國家通商往來，代表人民權力與利益的國民政府取得政權以後，當然還需要取得國際地位；因此，我們對於各國承認國民政府這一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任何國家能夠承認國民政府，我們都一律歡迎，當然沒有拒絕帝國主義的國家之承認這種思想。並且，我們是革命黨，便應該爽直的說老實話，我們的敵人，雖然昨天還把刀放在我們的頸脖子上，他們如果今天放下刀來，拿笑臉或苦笑臉的臉同我們說和，我們仍然是歡迎的，就是報以不是致中國死命的讓步都是可以的，因為我們需要得到和平發展的機會。

不過我們對於各國承認國民政府這一問題，斷然不可忘記了幾個必要的原則：

(一) 我們要決心由爭鬥得到各國承認，不可希望由妥協讓步得到承認。

(二) 我們要懂得各國承認只是獲得政權的結果，萬不可想靠各國承認來做獲得政權的原因。

(三) 我們固然希望國民政府獲得國際地位，可是我們所希望的是獲得獨立的平等的國際地位，而不是獲得和封建軍閥政府同樣的國際地位。

(四) 我們要知道人民承認國民政府比各國承認更為重要。

只有由爭鬥才能得到讓步，決不會由讓步得到讓步，我們讓步了，已經沒有爭鬥了，敵人還為什麼要讓步？各國為什麼要考慮承認仍舊是赤色的國民政府這一問題？是因為民衆反英運動普遍了南方，國民政府的力量又到了長江。他們為什麼還沒有承認的決心呢？是因為北伐軍還未到北京。這是「只有由爭鬥才能得到讓步」一個註釋。英國有好幾報都一致主張只有承認國民政府才能夠和緩中英間的關係惡化，這是「只有由爭鬥才能得到讓步」又一註釋。若希望由妥協讓步得到各國承認，不但毀壞了國民政府的政治生命，並且在事實上是一個幻想，因為帝國主義者不相信國民政府將來能夠比張作霖更聽話。

有些革命性薄弱的黨人，還抱着舊傳統的傳統思想，以為各國承認南方的革命政府，北方的軍閥政府便自然倒了，所以不妨停止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以取得他們的承認，以取得中國的統一政權。這種不靠自己爭鬥而依賴帝國主義的力量取得政權的「下流思想」，在事實上固然是個幻想，即令不是幻想，能夠由他們這樣的「下流思想」而成為事實，則南方革命政府所獲得的國際地位，和北方軍閥政府的國際地位還有什麼不同？曹錕以應允驅逐案要求換得他的暗選政府之承認，段祺瑞以宣言「外崇國信」（即遵守不平等條約之意）換得他的執政政府之承認，革命的國民政府又怎能走近條路！因為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便不能收回稅權法權及撤換駐華海陸軍，我們決不能拿這

國政我們生命的讓步，即出賣國家的讓步，去換得國民政府之承認。

幸而國政府領袖們並未預備走這條路。國民政府避到漢，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席會議第一次會議即決定對方針，以不放棄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不損失國家獨立平等地位為和藍浦生談判的原則（大意如此，惜議談原文不在手邊，未能具錄）；蔣總司令對外交官及和藍浦生談話，也是繼續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堅持收回稅權法權，將總督革命的軍門，以期獲得中國之獨立的平等的國際地位。申報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電：「英、美、日人消息，……將關稅附加二、五，所有原來本稅仍交存外國銀行，撥付中央，此二、五附加稅，各省政費，俾南北兩方無偏枯，此事聞由藍浦生吐露於陳友仁之前；陳謂南方立脚點重在主權，不重利益，苟自定關稅，即收入不到二、五，亦所欣慰。藍氏以南方口號與維持條約權利之列國見解，無論如何似不能相容，故在漢未能得談判結果。現在陳友仁正與佐分別（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談判中，預料兩方決不肯拋棄關稅、法權、廢約等口號，故與日談判亦必無結果等語。」

依據以上的事實，國民政府雖然被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稱爲赤色的政府，然而他的確是一個愛國政府，因為他肯出賣國家換得各國承認。

我們再看反帝政府的對外態度是怎樣呢？東方社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電：「張作霖擬令安國軍與外交團長向外交團表示下列各項意見：（一）組織緊固之政府；（二）外交取漸進主義；（三）遵守（不平等）約事定之效力；（四）承認對外債務；（五）反對赤化；（六）禁止反帝國主義運動及罷工宣傳；（七）知赤化爲全世界之公敵，請到國援助赤之安國軍。」張作霖這種對外露骨表示，本從自衛石敢塘張宗昌吳三桂一直到曹錕段祺瑞一系賣國賊賣國求援的傳統政策，與其說他是軍閥政府或反赤政府，不如說

他是「經紀政府」，他的任務是出賣國家於帝國主義者之經紀。

把兩個政府比較一下，人民選擇那一個？承認赤的國民政府呢，還是承認反赤的經紀政府？國民政府雖然是赤的，然而他肯出賣國家以換得各國承認收回稅權法權和廢約等口號而國政府，經紀政府雖然是反赤的，然而他公然請列國援助他的安國軍，他遂不惜公然向東交民巷搖尾乞憐的包辦保護不平等條約，包辦禁止人民反帝國主義運動，這分明是賣國，絕對不是愛國。人民選擇那一個政府呢？

英日兩帝國主義者此時對中國的改革，乃是日本人所謂「兩刀政策」，即是一面和緩南方改革，一面當然反對。可是他們這種和緩南方政府的政策，已因南方政府不肯拋棄關稅、法權、廢約等口號而無結果；同時北方經紀政府高高掛起承擔包庇不平等條約和包辦禁止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老招牌，正和藍浦生所謂「維持條約權利之列國見解」的貨色相投合；如此一來，帝國主義者也許要拋棄其兩刀政策，仍舊採用一刀政策，仍舊極力援助北方經紀政府向國民政府進攻。他們這種一刀政策也許成功，也許以前援助柯樹德克勒勃但爲金搜助馬蘭格爾援助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同樣的失敗。

國民政府若因帝國主義者援助而苟且維持苟且進攻而失敗，人民應該懂得這并不是國民政府對外政策之錯誤；人民應該感戴國民政府是因為不肯學那經紀政府出賣國家主權人民利益以換得各國之承認與援助而失敗。

一 不平等條約不廢除，關稅不能自主，法權不收回，各國駐華海陸軍不撤退，中國這成什麼國家，一切政治的建設和經濟的發展，那裏會有一點希望？愛國的國民政府，正因為不忍乎這些是致中國死命的讓步而去乞求各國之承認與援助，才讓出關稅，這在爭取獨立與

府，援助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如果失敗，全國統一在經紀政府之下，這不僅僅是什麼國民政府自身的失敗或國民黨的失敗，乃是中國全民族的失敗。在軍事上，在財政上，國民政府都正在很困難的境地，愛國的國民政府既不忍負人民，人民便不應認負國民政府呵！

國民政府援助國民政府，並不是空口說白話，愈與以軍事的財政的援助。軍事的援助應該：(一)青年們舉出「到革命軍中去」的口號。(二)城市及鄉村人民都儘可能武裝起來，剷除一切反革命的勢力，以絕革命軍後顧之憂。(三)有組織農民了人隨人學生舉起大規模的「革命兵士與勞相」，募集大宗的金錢與用品，分配給革命的兵士，以助軍需而壯士氣。財政的援助應該：(一)在克服強作打倒經紀政府的戰爭中，我們不要拿地方利益來搖動國民政府中央的財政計劃，我們要儘可能的供給軍事需要而犧牲(政府方面尤其是軍事當局，當然不應該這樣迷反民主主義的橫括)。(二)關於賦稅之負擔，不應該拿對待軍閥政府的舊觀念對待國民政府，即是只宜積極的監察用途，反對政府濫費，反對貪官污吏之中飽，而不宜消極的根本反對增加負擔，尤其在克明反革命的戰爭中，

英國帝國主義的帝國會議

(一)

英國帝國主義在最近的時候，發生了極烈的經濟鬥爭，並且有本國與各殖民地之間互助的傾向，在這個時期，帝國會議也就應運而生了。在礦工罷工時期而受損失的英國帝國主義的貿易及本國政府的商務，就是英國帝國主義的致命傷了，以致各殖民地(小殖民地)漸漸地有外國的資本及貨物了，因了這種的關係，他們(殖民地)不由得找新出路了。在召集帝國會議時期中，發生了這些事件，就是英國帝國主義的不幸。那時候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戰爭，也就回

更不能不忍痛增加負擔。只廣東一省人民已爲北伐負了五千萬元，然而吳佩孚的兵隊若到了廣東，人民的負擔與痛苦當然和十室十空的河南一樣；張宗昌一到江蘇，便要人民負擔一千萬元的軍用票，每月由孫傳芳付他的六十萬元遠在外；所以爲革命戰爭而增加負擔，乃是一般人民特別是貧民階級所必須認受的痛苦。

人民如果認識國民政府和張作霖的經濟與政治有所不同，都應起而承認國民政府，援助國民政府。持兵五十餘萬的柯爾恰克，擁兵百萬的但尼金，都會得到英日法德等帝國主義者的後助，然而蘇俄政府終以獲得人民的承認與援助而戰勝，張作霖的力員遠遠不及柯爾恰克與但尼金，國民政府若能努力獲得人民的承認與援助，當然可以打倒張作霖及其封建政府，到那時，各國帝國主義，便不成什麼問題。

我所以說「人民承認國民政府比各國承認更爲重要。」可是國民政府要獲得人民的承認與援助，也不是空口說白話可以辦到的，必須尊重人民的權利，必須使人民知道不是由政府或個人揮霍而增加人民負擔，使發身到人民承認與援助。

號 誌

釋了，並且人民的和協，也就日趨於鬆弛了。同時本國與各殖民地之間互助的企想，也就有了紛爭了。這既的事實，就有脫離帝國的束縛，或者經濟獨立的傾向。但是有一種「東中方」去反抗這些傾向，也就是帝國會議討論採用何種「集中方」有效力的問題。

英國帝國主義素來採用本國與各殖民地經濟調和法。我們一看英國帝國主義與各殖民地間之通商及投資就可知道了。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我國入口貨率爲三分之一。在這個時期，出口貨率，幾乎起出一半以上。以了兩個數目，因爲和衣爾蘭島

表通商之緣故。如把戰前的情勢與現在的情勢比較一下，就應當與英國股掠商約。那時候貿易率的數目，可以稽考者：一九一三年入口貨率為百分之四四，八七，於最近十二月，竟增至百分之三一了；一九一三年出口貨率為百分之三七，於最近數年，僅僅只有百分之四二。」（商會會長金利甫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帝國會議上的報告。）各殖民地時代代表企圖着別種計劃了。各殖民地的總督於十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有很重要談話。亞夫司脫拉利亞的總理卜留史指出英帝國主義內部的商務的缺點：

「英帝國的海外貿易，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間，貿易的貨率，甚為強健，但是較之出口貨率，僅從百分之三七增至百分之四四而已，雖然英國極力從事於振興商務，終不能遂其願。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英國運至英國出口貨率，每年有鉅大的數目，一九一三年，美國運至英國的出口貨率為一一二萬萬磅之鉅，一九二五年，竟有三三三萬萬磅之鉅。英國於一九一三年運至各殖民地的貨率，平均有二〇九萬萬磅，一九二五年有三一〇萬萬磅之鉅。由這兩個數目看去，英帝國之出口貨率，雖超過於美國，但美國的出口貨率已增至百分之一八了。在這個時期中，英國僅僅增至百分之四八啊。」

現在我們翻閱海外貿易處之統計表來看，就可以知道英國的海外貿易之失敗，雖然是一九一三年，但是他的精神，還是保持到現在：在荷拿太的地方，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二一，三六，一到一九二三年，僅僅有百分之十七〇二；在亞夫司脫利亞地方，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五二〇三七，一到一九二三年，就只有百分之五一，九三；在英屬東印度的地方，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三五，五三，一到一九二三年，僅有百分之二九，二一；在英屬印度的地方，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六五，三八，一到一九二三年，僅有百分之五九，〇四。

了。至於其他的地方，貿易的情形，差不多也是一落千丈啊！

這種事實，就是表顯英國本國商務的真象，及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的薄弱，終不能與美法德等國比美，卜留史說得好：「美國在全世界經濟恐慌的時代，就改用了『集中勞動力』的新法，英國到現在才採用牠呢。上次礦主壓迫礦工的事情，就是採用這種手段的初步才。同時集中了資本，去振興化學的工業，並且把各產業和鐵廠及礦業聯合在一塊兒（例如組織了 United Collieries Ltd.）等會。現在的問題，就是怎樣去投資了。貨品運輸到各殖民地去，就是到各殖民地去投資，但是這種投資，只應當依藉着信用及英國的資本輸出。這回英國的資本家也是很懂的。克連衣教授說：『我國的出口貨，簡直不是賣買性質，而是借款的性質，至於吾國的貨物，運輸至荷拿太地方抵滅的緣故，就是受美國在彼地投資的應酬，我國應當想法打倒美國在彼地商場上的活動力。』在歐戰前五年之內，各殖民地的存款有七千一百萬金鎊之數，歐戰後五年之間，有八千萬金鎊之數，由此觀之，就可以知道各殖民地，仰息別國的資本及貨物了。拿出英國的支出表一看，就可以知道了：一九〇七年為一億三千八百萬金鎊，一九一〇年為一億五千三百萬金鎊，一九一三年為一億八千一百萬金鎊，一九二二年為一億五千四百萬金鎊，一九二三年為一億〇二百萬金鎊，一九二四年為二千九百萬金鎊，一九二五年為八百萬金鎊，至於一九一六年，恐怕就要有鉅額的負數了。照這樣看起來，英國的資本及出口貨率不連地要減低了。因是卜留司在帝國會議上，大聲地吶喊：『資本和商場，是強健經濟必須的條件，亦是解決殖民地問題的要素。』

各殖民地的經濟活動力愈強，就消費品的輸入也就減少了。在這個時候，就是英國不能製造消費品？

各殖民地的海關，對於英國輸入的貨物的抽稅，照海外貿易處的

報告：一九二四年，印度對於英貨的抽稅，值百抽一〇，二五，亞夫司脫利亞值百抽九，四分之二，喀拿太值百抽十三，一四。這種稅率，簡直阻礙在各殖民地的商場上的競爭。太晤士報經濟月刊上登載着：「從大殖民地的總理的談話：

「從大戰結束之後，我們計算海外的貿易，有信用的款項，流通於各殖民地的，大較都是很穩固的。各殖民地的政府，應當極力保護商務，但是假使政府想保護該地有妨礙英貨出口的利益，該殖民地不能依賴着英國經濟的幫助。」

假使英帝國的資本有反抗英國稅率的舉動，那末各殖民地的資本家就要取消英貨優稅權了。英貨優稅權，也就形成了重大的問題，這種問題，急待帝國會議的解決。

各殖民地與外國資本家密切的交濟，就引起了英國與各殖民地間的衝突了。把這種事實分析一下子，就不難明白了。英國國勢的崩頹，早晚就要實現的。各殖民地所藉着英國的，就是殖民地總督的問題，這種問題，就形成了一種反抗的傾向了。美國對於各殖民地已甚根深蒂固了；美國素來抱着開放門戶的主義，以成時英國經濟的活動力，經濟獨立的鬥爭，非但發生在衣爾蘭機去及南非合衆國等地，而且已經蔓延到喀拿太了。

(11)

在這裏又有很重要的問題發生了，就是商場的問題。各殖民地是英國最重要的一個顧客。各殖民地的出口貨物，大宗為家常用品。

他們的貨物，不能運輸到美國的，而且英國對他們的貨，是值百抽五十的貨稅。英帝國亦很明白這種條約，是穩固帝國基礎唯一的好法。喀拿太總理金勒在十月廿二日的帝國會議上說：「大英帝國在近數年來是頂們的一個最好的買主；她現在 站前地位，就是去年美國所站 地位。四年前，我們運到英國的貨物，價值僅其達三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的貨值，共計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卜留司說：「各殖民地的貨物增加，亦是靠着英國這樣大的買主把了。」

各殖民地有了這種的發展，就有獨立而脫離帝國束縛的要求，並且跟英國結了經濟的關係。這種事實，對於英國全部政治上，尤其是國內的政治上還留了一條不好的印跡。現在英已決定不反對各殖民地的自由，因為一反對他們的自由，對於帝國有極大的危險。現在英國政府對於各殖民地已免了明白的表示了。一九二五年二月，太晤士報上登了一段外交部對於此問題的解釋。

「六個單獨的民族，從不能聯合在一塊，成了帝國的一部分，共同去求內部的和平？這種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牠是有關係帝國的生死關節。如若各殖民地不能承受這種提議，英帝國就有分崩的情勢，或者分成了無數的國家也未可知。我們應盡力去尋求非向承受這種提議的途路。」

現在大英國帝國主義的命運，握在各殖民地的手中。英國的資產階級也十二分瞭解這種趨勢，故此決定解放各殖民地，並且推擴牠們的範圍。這種政治的趨勢，可以在駐倫敦各殖民地的使館裏及外交部找着。關於帝國經濟的恐慌，其議決如下：現時所成立之帝國經濟調查局改組為 Committee of Empire and Development 處理事務的全權。還有一軍隊，兵艦，都歸帝國統治，至於海陸空軍中的交通均歸其統轄。

英國資產階級欲避免種種的衝突，就應當承認各殖民地的權利。但是關於各殖民地最緊要的問題，沒有議決：去消英帝國主義壓迫之奇法，英國資本家只知道有了治外法權，就可以得到特別的優先權了。照這樣不能徹底解決各殖民地所提出的問題，於不能逃却社會革命的。照這看起來，英國的資產階級給不能一條出路呢。

國民政府承認問題與各國輿論

桑生

十二月二日日本東京日日新聞載有論各國對於承認廣州政府之近况一文如下：

廣東政府軍進出長江與孫傳芳氏東南五省聯盟崩壞之結果，中國成了以長江為界南北兩大勢力對峙的形勢，南方派已確定了將其政府由廣州遷移到武昌，廣東政府在僅僅三個月間能擴大其勢力到長江，總算是一大成功，從而南方政府承認問題亦益被鄭重的評論與考慮，亦是當然的事情。

廣東政府所以急急起北伐軍的真理由乃在欲由北伐成功而擴大其勢力範圍以得各國的承認，那些表面所標的掃滅舊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徹底的普及三民主義等口號，全是第二段的目的，而擴大其勢力以得列強的承認乃為欲達其真正目的的手段。廣東政府不憚遷徙的煩勞，決定由廣州移到武昌，其用意亦在使之易得列強的承認。

廣東政府所以苦心焦急欲得列強承認之為中國正式的政府，實因得各國承認，為容易迅速達成廣東政府所懷抱的自打倒舊軍閥開始以及其他一切的目的之唯一捷徑，為此事，自民國六年廣東政府創設以來，其首腦部即在不斷的向各國要求承認，而以當時廣東政府的勢力範圍殆僅限於廣東一省，其勢力亦微弱，反之，北方政府的勢力則能占壓倒的優勢，結果廣東政府的承認要求，竟未得各國政府的一顧。

可是竄回北伐軍進出長江成功，舞台遂急轉了，從來稱霸於長江以北的三軍閥中的吳佩孚和孫傳芳二大勢力凋落，反之，廣東政府的勢力範圍，一舉而擴大至於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北伐軍更將席捲浙江，安徽二省，現在的廣東政府，正領有全中國領土之半，由勢力範圍廣而言之，與北方派無大差，而廣東政府的權威與實力則超過北方勢力數量，則又為有目之所常見。

昨今廣東政府之盛況，實為民國以來向未曾見，其首腦部乘此千載一遇之好機會，開始要求承認的運動，亦是自然之數，最近該政府的聯席會議，決定了下列三項的對外政策：

- (一) 一切排英政策的中止；
- (二) 利用日英經濟上的反目，使之互相牽制以接近廣東政府；
- (三) 遷都於武昌，緩和對外態度以促進各國之承認。

該政府怎樣的苦心焦慮以求各國之承認於此可見了。反而以觀北方之空氣則如何呢？雖然歷代的北京政府及其周圍有對於廣東政府的承認運動向持高枕安眠的態度；而自北伐軍長江進出以來，則對於廣東政府從各國承認與否的問題，頗有疑心暗鬼的樣子，這是一件值得注目的現象。至於北京政府是憂慮廣東政府承認問題不用說這是把廣東政府的勢力激增和北方政局的最近狀況比較較的結果。

可是對於廣東政府承認的問題，各國的態度又怎樣呢？無論廣東政府如何的優勢，如何的聲望，若是主要的各國政府不應廣東政府以承認，則承認問題不能解決；然自日本以至各國政府尚且依然嚴重的注視中國的形勢，而對於承認的問題還沒有一言半句的話。英國在野的退職官紳雖偶有提及，這是在有意在緩和和那方在險惡狀況中的中英關係，英政府仍仍與日本政府同樣保守沉默；列強政府固持深重的沉默不是表示非承認不暗示承認，現在各國的沉默，是在慎重考慮中，至於考慮之結果，如不觀察中國時局的推移進展，現在即是當局自身，亦是一點不知道。

由日本外務當局之口吻推想起來，廣東政府承認問題，依然尚是未成熟的問題；可是就這個從來不曾一點的承認問題，現在已深深的

子以慎重的考慮，這個事實，可見各國政府的態度已有內部的變化，廣東政府將乘此變化而躍躍以爲承領的動機，亦謂若果，那末香港問題問題日期的重大，力亦無大忌了。

十二月四日大坂朝日新聞亦倫敦三十日發特電云：關於英國對華政策的奧論，大致分爲二派：一派謂廣東派及國民軍派爲蘇俄的傀儡，彼等勢力的發展，即是中國的赤化，此際不探蘇俄的手段以助中國的時局之必要；一派則謂廣東派及國民軍派不過爲利用蘇俄，即彼等統治中國，亦無足慮，特別是非在入外國是不可的中國國情，過去年間的中英貿易，雖然感有排貨運動中銷路出增加的傾向，惟有訓令對公使盧普森須接近廣東派的必要，彼說頗見盛行。

是日，該報又載北京一日發的電通電云：關於南方勢力伸張問題，一日外交團會議開會後約半點鐘即解散了，關於廣東政府抗議否認問題，列國的多調，雖取一致，日本極力取極調的態度，避免東京獨行動，然其他諸國的態度不一，不覺有一致的意思表示，這可見外交對於新局面向列國對華方針，尙未一致的證據。

十二月五日東京朝日新聞載巴黎特派員四日特電云：英法外相的會議中議及中國問題，向新聞記者團申明說其大體的方針一致。然而英政府對駐中國的法使馬路提的態度抱不平，「英政府亦認廣東政府乎！」對於法國這種質問，張伯倫也有些爲難，亦不確說亦不否認，但有承認的意向是看得出來，却不是馬上就承認，是須取得既存條約保障。

同日聞報北京特派員四日發電云：列國對於廣東政府的承認問題，以後更有若干的疑礙，最近在外交團會議中成爲疑難的討論，然而這等大的問題還沒有到決定的地步，就任途中在上海漢口觀察新英使督普森到任後，將有大發展，以前廣東政府經廣東領事團而要求外交團承認不承認的時候，廣東政府督轄區域內一切的代表，不能以各團

爲對手開談判，且各國對於該區域內既得權利，結果與蘇俄約同，故廣東政府不負保護的責任，曾有這樣的通告，所以外交團着急了，近聞列強行將承認廣東政府，然而此次蔣介石曾預言曰：革命軍即將撤廢舊外法權，因此事實非找出廣東政府的真意，不可輕輕承認不然恐有他日之變；因此各國要探廣東政府的內意，廣東政府遂移武昌後，更會其赤化了。

十二月六日東京朝日新聞載四日北京發特電云：關於列強承認廣東政府問題，尙未至正式成爲北京外交團的議案，然日英美等國的主要國的一部，已頻頻交換意見，則係事實。主明者則爲美國，其意以爲隨着廣東政府勢力在事實上的擴大，則在其勢力範圍內關於與列國交涉事務，如不承認廣東政府，則有種種不便，前些日子，廣東政府突把關於廣東政府賦稅關稅附加稅外交代表團的反對聲明退回的事實，如承認廣東政府則非常便利，故一時承認廣東政府，同時亦不否認北京政府，即是在中國承認二個政府過渡期間，在事實上認爲南北分裂的意味非常重大，故日本方面的意見，以爲如果廣東政府移於武昌，以長江爲境而與北方對峙的形勢既定，則爲便宜上即承認廣東政府即無不可，然必俟看英美兩國軍對戰後的情形，是無妥協的希望，成了對峙之局以後再來決定亦不算遲，不過不到英公使盧普森到任後，形勢向一變化後，則不成爲具體的。廣東政府雖沒有求列國間的承認的事實，而方在希望列國承認爲唯一的中央政府則係事實，但距此尚有相當的距離，若譯公使報告記者云：「廣東政府向外交團要求承認並無此事，此問題在外交團會議上尙未成爲問題」云。

十二月五日東京朝日報上海三日發聯合社電云：新任英公使盧普森赴任，途次由上海而漢口，然後才到京到任，盧公使的視察漢口因時局的關係，受了各方注目，盧氏未到漢口之前，本日在Daiwan Club爲奉中國的最初演說，其大意：「余此是步心坦快來華就職，萬事俱

以光明正大之外無他意，現在這英國帝國主義者，全是自衛；英人在中國若能平安的居住和通商就滿足了。」廣東軍的北伐成功，同時搖動了英國在長江的利益。於是英國就變更原來所用的對於廣東所用的死硬手段，而取接近的態度，由廣東的對英罷市的解決，及對於廣東政府的更動，即是因麻克類公使不通中國事情，自開稅會議以來，方針不能一定，其主張的硬軟，不合適，而使列國難辦，是次任命理解中國的麥浦森公使，同公使最近抵滬，經由漢口始來京，那末麻公使辭職漢口的理由，只觀察長江沿岸事實為主，在漢口與商會及其他官員力者會合努力，現在兩罷市問題的諒解，由英在長江沿岸的利益看起來不得不如此，英也承認南方政府論日趨濃厚，殊堪注意。

藍普森為相當的理解中國的人，故與英對華政策的變相相持，而列國對華的交涉也能夠相當的圓滑順利，尤其是與日本關係諒解十分。協約國對中國，然而藍公使帶有排日色彩，外交上並有能夠協調的樣子，但在內部反於日英間的關係有些麻煩，尤其是英政府對華態度更顯更與南方的妥協之外還有強作與麻克類公使的意見等，對於奉天派亦能取積極的接近政策，故在外務當局以藍公使來京到任後，將中國問題中之日英關係當要很複雜。

同日回報載巴黎三日發聯合電云：英外相張伯倫指出英日內瓦之先，在下院聲明關於對華的問題，英政府毫無干涉中國內政的意見，頗引起當地人心所好，丹報關於此事的議論如下：

張伯倫的聲明與外相獨立恩所發表的法國的政策全然一致，然而英國現對廣東政府，現漸漸妥協態度，是大陸江日之罪。一英若不承認廣東政府，列國的對華關係上不出非有重大，而且激動中國國民的國家主義，由此能使之脫離影響俄國的起見思想

的勢力。

同日報倫敦三日發聯合社電云：日本英國諸新聞關於廣東政府的行動，英政府所取的對策如左：

Merina Post 報英政府承認廣東政府的事恐尚難期與廣東政府締結某種的暫定條約一定政府。

Paity News 云：新任駐華公使藍浦森赴任北京，而先赴漢口調查今後廣東政府對英的政來，廣東政府對華的問題，是對華的問題解決的鑰匙，若不解決廣東問題，自然難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

Times 報云：英之對華政策，中國現承認如此的紛亂錯雜。英政府對中國問題凡其所能肯言為之。英政府關於對華重要諸問題，若雖然的決定則直到其對華政策依然決定以前，宜一任駐華公使藍浦森的行動自由才是。

Paity News 報云：列強對於中國的挑戰的態度，不得取其同政策的，這種失敗的結果則在漸漸顯出來。

Manchester Guardian 報云：吾人希望諸國係國政府當以同情的態度改訂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同時，傳為赤化的廣東政府與事實上北京政府兩者之間的正式承認的條件，當然十分的考慮。

十二日八日。京朝日新聞載有一篇社論，「南北對立與英政府對華政策的變化」北洋軍閥開始起來以在北方軍，故有安國軍的組織，張作霖被推為盟主而就任總司令職；同時張氏本人在最近亦要入京為吳佩孚失敗後的後組內閣，而欲組織安國軍政府。中央的軍政兩權，已完全為張氏所掌握。於是北方對南的陣容，益見大有整齊的樣子，但着安國軍的組織，却沒有看見吳佩孚系的靳雲鵬、田維勤、魏益三等加入，這個聯盟真能持久，到底是被除外耶？抑被拒絕耶？

這些軍隊的向背，豈不是為最要問題，但此等軍隊加入南方與否，則不能說對於安國軍沒有影響。

要求如此。總而言之，關於武力的赤化防止，英國亦既因援助條件而與阿爾恰兒有苦經驗了，這回則易直接援助為利用張作霖一派的北方軍團，以出於間接援助的手段，然不能直接行之者，即間接不能行，况所援之一方為早必歸於自滅者，此外國的援助亦適益促其自滅耳。

據想洪水氾濫而為恐怖觀念所驅者，將人人的築堤防以防止其氾濫，是乃人情之常，可是不因此忘記了其理一斷，却有更使其勢益加氾濫的危險，更要詳細考察其築的材料果否十分堅固，乃其洪水果否那樣的可怕，日本的幕議決不遜於英國，可是援助中國軍團因已積有許多經驗並得到幾分巧妙，從而對於英國曾為深切的忠告，對於想把日本亦引入夥的在華英字報的勸告等，實不容易承納也。

十二月十七日東京時事新報有一段記載云，把長沙以南完全拿獲的南方國民軍，現在正準備將國民政府遷移武昌，其第一着手在上月底對於各國領事承認最近於武昌樹立的國民政府為中國政府，其要旨「現在的北京政府乃是軍閥的政府，不能代表民意，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擴張軍閥的國民政府才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現在國民軍的勢力已及十三省，所以希望承認廣東政府為中國政府，對不承認則對於條約上的義務，不負何等責任。」

對此在日本政府的解釋就是：「現在的北京政府在國際法上法律上已不承認其為中國的正式政府，不過是由於實際上的必要方便上近代表與之交涉而已，廣東政府的承認，若是如此程度的承認，現在總領事可以使之辦交涉，若如此毫無問題，可是以中國正式的政府來承認呢，因做一國的政府，不能完全發揮其機能，故現在的廣東政府也不能承認云。」

廣東政府前次攻武漢成功後，在廣東特設新稅，而齊獨國的抗議時，謂北京政府不是政府，廣東政府才是政府，從來廣東政府承認的

問題為事實上的問題。已漸漸惹起戒心。廣東政府將遷移於武昌，以此為國民政府的計劃的實現，於是提出要求各國承認，廣政府已於十一月三十日停止一切的事務，於十二月一日在武昌開始執行政務，武昌政府本從前的委員會由各地民黨大同團結，以完全其機能，而欲貫徹其意志，目下集於武昌為重要人物，如汪兆銘、徐謙、張繼、程潛、李烈鈞、譚延闓、孫科等以外各地的著名黨員，也陸續來上海武昌，此等人物與共產黨人鮑羅廷等及武人派的蔣介石等，其刺策樹立新政府，甚可慮方面的報告，此十號至晚於明年元旦大規模的表明新政府的樹立，同時對於中外宣言：

第一打倒帝國主義

第二掃蕩軍閥

向列國則正式提議承認正式政府

十二月八日東京時事新報載倫敦六日發特電云：在自由黨會議的席上，魯易德喬治演說支持中國的國民黨，而一般的新聞紙的非難，就是反對對華干涉的急丸鋒每日新報也說為保護英國人的生命財產，派遣軍隊到中國是第一義務，英國政府除此中國將起大屠殺的時候，猶是束手不動不成的，當然以魯易德喬治的演說，為偏頗的言論。

每日電通報云：魯易德喬治的演說，是直接獎勵排外運動，究然與中國國民黨為同一見解，因氏的演說最感憤的又含有不啻有害的辭句，即是將英國人的立場漸漸惡化。

Murcher's Character報評論云：路易德喬治的演說真是自由黨的聲譽，中國國民黨的漸漸增大的表現，是廣東國民軍北伐的成功，廣東軍最少在中國實有建設鞏固國民政府的希望，故到處受歡迎。

Day's Mail 也有各項的論評：

武力干涉是英國政府之力所不能辦到的，不管是英國威爾的鴉片

對華十字軍，來機往幾千萬金，萬人民也計同有這種打算。

日本無產階級統一陣營破裂後（十二月十七日東京通信）

山水

日本的無產政黨運動，在一九二六年——尤其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兩個月中，起了空前未有的分化，把無產階級統一的陣營，破壞得四分五裂了。

這個分裂的社會根據，也是很明顯，並不是偶然跌下來的。

日本的無產階級運動，目下還是在一些智識階級的勞動運動者手中，這些指導者，有的是純粹站在無產階級的利益上而徹底革命者，有的是把勞動運動當做慈善事業去做，有的是把勞動運動當作自己實名，培養個人勢力的「真機」去做。前一派是革命主義者，中一派是組合主義者，後一派是機會主義者。前一派是忠實的無產階級，中一派是小資產階級的同僑於勞動運動者，後一派便是所謂大學教授學者名人牧師之流了。這便於他們的社會根據！即就其他們的經濟背景。

在從前日本無產階級經濟鬥爭時，各派還能站立在統一的職權上，及到「方向轉換」——由經濟的鬥爭到政治的鬥爭時，這些指導的幹部，便因自己社會根據的不同，現出自己的階級性來，犧牲了無產階級的真實利益。這一次日本無產階級陣營內所以起那樣大的破裂，即是為此！

誠以破裂解散，普選也將實施，在這個無產階級政治運動達到最切要的時候，自然這些指導的幹部，也急劇的分化起來。忠實的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左翼出現了，把無產階級運動當作組合運動的中間派也形成了，甚至於把無產階級當作給自己運動的「名譽」的利益的右翼也形成了。日本最近初現的「勞農黨」，「日本勞動黨」，「社會民衆黨」，便是左、中、右三派分立的形態，現在我們依次研究

下去。

一、勞農黨的分裂——統一陣營的破壞

勞農黨已經過了日本無產大眾千辛萬苦而成立的統一陣營，這個統一陣營，意義是非常之大的。當日本目前普遍經濟恐慌的期間，當資產階級聯合，致向勞動者以民主政的期間，無產階級急切的需要，便是這「統一」的陣營！這個統一的陣營內的總司令部——無產政黨——可以系統的靈活的指揮無產大眾的政治鬥爭，如此方能博得無產大眾的勝利。這是左翼的主張。

右翼的總同盟呢，他們的主張是「以合法的手段達到社會改造」，並且他們作勞動運動的目的，原來是想借無產大眾給他們實名，造勢力，搶議席。所以他們不主張政治鬥爭，只要搶劫議席便了。

總同盟在勞農黨第三次委員會裏，以退黨為條件的通過了所謂共產黨「水平社」，「討論會」，「大眾教育問題」，「無產青年同盟」四問題，拒絕入黨案。這四大勞農團體，只「水平社」就包含二百餘萬勞動者農夫。總同盟的這種議案，分明是向左翼挑戰，分明是謀破壞勞農黨。

從左翼同右翼總同盟等合作，原想通過無產大眾的統一陣營，總同盟雖然這樣的努力執行資產階級分裂無產階級的使命，左翼知道已非妥協所能成功，於是遂行全線總攻擊！凡是各地的勞農黨支部，都怕怕的指責中央的專斷與非理。

「把勞農黨從右翼的手中奪回來！」像雪片一般在各地飛舞！

據許多口說，既說政黨十分怕無產階級這樣統一的陣營，以資金官買總同盟幹部，以分裂勞農，這話當然也不是無因。我們看

勞農黨第三次中央委員會時，右翼同盟是那樣堅決的排拒所謂共產系的同盟體，至不惜以退黨為條件。後來勞農黨內中堅勢力「農民組」決議「門戶開放」時，總同盟即決議退出勞農黨等情，總同盟為資產階級所收買，却極其可信呢！

十月二十四日勞農黨第四次中央委員會開會於東京，開議不過三十分鐘的樣子，總同盟，司馬同盟，市電自治會，實業同盟四團體，如潮一般的退出了勞農黨。殘餘的只有農民組合，製陶同盟，其人數合退黨的人數相差不多。

右翼退黨了後，左翼便努力積極支持，飛徹無產大眾指實右翼的分裂政策，一方領導無產大眾作政治爭鬥，一方發展鞏固本身的組織。右翼退出，正給了左翼積極前進的一個坦途，免得為右翼所附礙了！

二、法西斯社會黨成立的

總同盟分裂了勞農黨後，即準備另組法西斯特式的新政黨，於是安部磯雄，吉野作造，堀江歸一三大學者名流，出而作新政黨要役，飛徹全國勸勞階級——一切勞動的人都在內——籌備新政黨。他們的檄文上說，勞農黨是一些不親現實的共產份子，他們要依日本文化的精神，以勸勞階級作本位——即小資階級的政治，不過夾雜些無產者是了——拿合法的手段，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三名流發出組織新政黨檄文後，總同盟即決議積極支持，於是法西斯特的活動，開始發展起來。在十二月五日開社會主義黨準備會於東京芝罘協會館，大學教授安部磯雄作了議長。總同盟會長鈴木文治，在準備會裏，提案名為「日本勞動黨」。然而所謂準備會的委員，不是教授，就是名流，結果把「日本勞動黨」的議案，以十六個教授名流，否決了。結果我沒完的議案，定名為「社會主義黨」這顯然然的是一個法西斯特的偽黨！

該日下午便舉行「社會主義黨」的結成式，到會者安部磯雄，吉野作造，富崎龍介，片山哲等。一些學者名流三十餘人及總同盟幹部十餘人外，傍聽者也有一百多人。

大會依次討論綱領，政策，黨則，宣言及選舉中央委員等事。會場裏充滿了小資階級的學者名流，一切議案皆通過了這些學者名流自己利益決定後，自然一無疑義的通過。在小資階級的名流學者的主張政策上，民衆黨全盤的現出來了。現在把他們的綱領錄出，便可以知道他的反動性質。

社會主義黨的綱領，

- 一、我們相信庶民數，勞力階級作本位的政治經濟制度，以樹立健全的國民生活，故勞力階級實現。
- 一、我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法，是阻礙健全的國民生活的，我們要以合法的手段，期其改革。
- 一、我們對於代表特權階級而既成政黨，和不看社會進化過程的急進主義的政黨，概排擊之。

所謂以勸勞階級作本位的政治經濟制度，所謂以合法的手段，改革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所謂排擊急進主義的政黨——即指勞農黨——等語，顯即開成了法西斯特的綱領了，這就是大學教授名流學者工人領袖，所努力成功的「社會主義黨」！

這還不算呢，民衆黨的第一次中央委員會，在安部家中開會時，曾通過紀伊聯盟青年團（約二千人）高井郡青年團（約三千名）大阪青年團（號稱三萬人）加入民衆黨！啊！這些反動的法西斯特，顯明的表白出來了！

什麼叫做青年團呢？即日本資產階級仿英國資產階級用以壓迫無產階級的「暴力團」一樣的組織，在日本各處，罷工反抗地主運動，都為這些青年團以暴力壓迫破壞下去。哈哈！安部磯雄這些狗東

西，居然把無產階級的死敵，都引入民衆黨裏了。整個的法西斯特政黨在日本實現了！日本今後的無產階級戰鬥，又要到了一個最困難的難關了！法西斯特實現了！！

三、法西斯特同盟的分裂

總同盟的三三幹部給木文治，赤松克磨，西尾廣木……等黨要特委產階級作破壞無產階級陣營的內應，不惜勾結名流，和法法西斯特的民衆黨，自然要引起總同盟內部一些比較不反動份子的不平，於是突然由總同盟內部，插起了義旗。日本勞農黨的組織，從大空飛下來了。

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法西斯特總同盟正在興高采烈之時，其內部有力份子的麻生久，望月源次，岩內善作……等十二人，發表了組織日本勞農黨的宣言，於是猖獗一時的總同盟，內部起了破裂了，給木文治，西尾廣木，赤松克磨等法西斯特不可挽回，在十二月三日開總同盟本部會議，把麻生久，望月源次，岩內善作，石山寅吉，加藤靜十，可兒茂雄……等十二人除名了，從此總同盟分裂！

分裂的結果如次：

- (一) 退出總同盟的組合：
 - 鐵夫組合 (四) (〇〇〇)
 - 關東紡織勞動組合 (五) (〇〇〇)
 - 關東合同 (二) (〇〇〇)
 - 中國聯合 (八) (〇〇)
 - 兵庫縣聯合 (三) (〇〇〇)
 - 共一萬五千餘人。
- (二) 總同盟殘留的組合：
 - 東京鐵工 (二) (〇〇〇〇)
 - 神奈川聯合 (三) (〇〇〇)
 - 關中膠 (三) (〇〇〇)
 - 日本製鋼 (一) (〇〇〇)
 - 小倉製鋼 (一) (〇〇〇)
 - 九州聯合 (四五〇)
 - 大阪聯合 (五〇〇〇)
 - 共一萬五千餘人。

以上便是麻生久等十二人，退出了總同盟後，總同盟所減損及殘留

的狀況。這樣以來，把其僅在日本勞農黨的總同盟分裂了，把反動的法西斯特的勢力分散了，把約三萬名會員的總同盟，減損為一萬多人了。法西斯特的總同盟，到處在其大進行分裂政策，現在刀尖在自己的頭上來了。五月二十日無產階級總同盟，這是日本無產階級勝利的先聲吧！

我們要知道總同盟最大的分裂，其意義是非常巨大的，這不但打散了法西斯特的統一勢力，並且也產生了兩個中間派——麻生久等退出總同盟，另組日本勞農黨，——將小的戰鬥上，到了左翼一也易於聯合攜手的機會！

總同盟呢，反動的聲名，連連在日本勞動大衆，分裂組織的危機是時時在待爆發着。法西斯特和總同盟幹部，已沒有當年的雄氣了！

四、日本勞農黨的出現

麻生久等退出了總同盟，使開始活動組織日本勞農黨，第一把他們由總同盟帶出來的各組合，根底全歸全國勞動組合同盟，以作基本，次即向其他未加入勞農黨及民衆黨的各組合組織。

麻生久等雖然被法西斯特所幹木文治，赤松克磨……等不斷回強烈的反動然而也不是忠實的站，無所聲言……，他們雖從總同盟的反動，却也不贊同左翼勞農黨在革命前途，是取不左不右的態度，形成「中間派」，所以把日本勞農黨組織起來了。

現在日本作無產階級的領袖，都不外一些資產階級。站在無產階級真實的利益上而游說主張革命，只有右翼的勞農黨份子。除法西斯特外，都是趨向革命而不同其理想以合法(?)的手段達到改造社會的中間派！日本勞農黨便是在這些指導的份子手中生出的。麻生久，當反動的民衆黨高舉之旗時，他在暗中進行日勞農黨的一切，民衆黨於十二月五日結黨，日勞農黨於同月九日成立了。

日本勞農黨的結黨，是於十二月九日在東京芝公園協調會館舉行的，參加的團體有「日本勞動和合同盟」、「日本同盟盟」、「胸同盟」、「市電自治會」……等團體，到會者有田生久、三輪壽太郎、須永好、三宅正一、阪本孝三郎……等百餘人。一切綱領、宣言、政策……等都依準備會所提出而通過了。麻生久作了委員長，其餘選出中央委員三十餘人。茲將其綱領錄後，即可知其性質了。

日本勞農黨的綱領：

一、我們依我國的國情，努力實、無產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

一、我們以合法的手段，努力改革關於不合理的土地生產分配的制度；

一、我們代表無產階級的利害，努力徹底改造特權階級所壟斷的議會。

又是一個改良主義者，所好的還沒有像民衆黨那樣的反動就是了。

五、勞農黨的猛進

無產階級戰線內，反動的革命的潮浪確是那麼高，而革命的左翼更是飛騰突揚的猛進呢！且看看無產階級的全陣勢！

在日本最大的勞動團體，一個是勞動總同盟，一個是勞動組合會議會，在農民團體，就是農民組合。總同盟分裂後，所餘不過一萬五千餘人了，評議會却是整個的三萬多人，農民組合擁有七萬多的農民大衆。評議會和農民組合便是死力擁護勞農黨的中堅！

總同盟退出了勞農黨後，勞農黨更加努力起來，一方面積極的領導無產大衆，作普遍競爭運動，請願解散議會運動，反抗惡法運動……等政治鬥爭，一方面盡力在無產大衆中活動，組織勞農黨支部，截至

現在勞農黨各地支部，全日本已設立了一百三十五個，共約十萬餘勞動者農民，其勢力之雄厚，可見一般！

近來既成政黨的爭權，已鬧得不可開交，議會的解散及普選的實施，就在眼前，所以勞農黨於十二月十三日召集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來確定勞農黨的一切戰鬥政策，一來團結無產大衆，準備來到的政治鬥爭，這個雄壯猛進革命化的大會，在二百餘代表登大的革命赤潮中，於東京協調會館裏開會了。

在赤潮澎湃革命化的大會之中，議決了種種政治鬥爭的重要策略，排斥農民黨民衆黨的議案，並其他關於黨內的重要事件，直開了三日，方在萬聲聲中閉會了。

在大會中基督徒實川豐彦所推舉的委員杉山元次郎辭了職，大會決議以日本最進步的革命理論者大山祐夫氏遞補，今後的勞農黨，將更要放一異采呢！

大會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決議，便是關於和日本勞農黨合同携手問題。左翼的勞農黨，對於無產階級的全黨戰略，是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即所謂單一的無產政黨。因為在日本目前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期中，無產階級要想得到勝利，唯一的方法，便是陣營的統一，才請堅強的和資產階級戰鬥！所以在大會裏，左翼極熱烈的決議和日本勞農黨合同起來。

勞農黨的委員長和書記長帶了十萬大衆的熱望，和日本勞農黨中央委員交涉，誰知道這種恐怖革命的份子，不敢接受這極誠懇的提議而拒絕了。他們這些灰色的組合主義者，完全暴露了無產大衆的面前了。所以勞農黨便改變了態度，向日勞農黨進攻，盡力指出他們幹部少數份子的違反無產大衆利益，引起大衆的覺醒，以向此灰色的組合主義者反攻！今後的大勢，就在勞農黨力量獲得右翼的大衆上說話了。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週 報

◀ 期 三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中國共產黨爲漢口英水兵槍殺和平民案宣言……………

英國帝國主義的提案與其在漢口的屠殺…………… 述 之

誰殺了誰？…………… 獨 秀

寸鐵（七則）

張學良不怕赤化嗎？（實）——張宗昌八字韻語的宣傳

（實）——好忠厚老實可憐的英國人！（實）——極端

分子之志（實）——上海英租界不干涉任何政黨嗎？（

實）——張天師渡產了！（實）——好狗政府（實）

奉系最近軍事計畫（北京通信）…………… 列 武

廣東農民運動之現狀（廣州通信）…………… 叔 堅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中國共產黨爲漢口英水兵槍殺和平民衆宣言

全國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

英國水兵受長官命令，三月三日在漢口英租界槍殺和平講演中的市民一事已經引起很重大的事變了。憤怒的民衆對英國帝國主義這種進攻和屠殺已經決定相當辦法對待，務使其永不再發生了。武漢工商學業大會通過一些要求，請國民政府向英國提出。這些要求，根本是在永久取消英國人屠殺并高壓中國市民的、種侮辱中國人之特權，這些要求無疑地是全中國廣大民衆的要求。這些要求表示中國工人及一切勞動民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鬥爭已進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亦即表示從一九二五年五月英國人屠殺上海工人市民開始的中國民族運動進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英國帝國主義者在漢口企圖於一月三日以挑撥手段惹起革命羣衆的騷動藉以爲向國民政府進攻的張本，因此，假意退步并追國民政府來保護他們抵禦羣衆的憤怒。國民政府很瞭解英國人挑撥手段的兇險，因此，即刻採取各種辦法，防止中國民衆和英人及其機關的衝突。國民政府贊助武漢民衆的這種舉動。即獨自維持英租界治安責任并建議英人撤退其武力，是唯一正確的。在英租界的英國武力本身屠殺中國民衆責任的，此種武力之駐在不能保證再不會有挑撥手段發生。

英國帝國主義者對此是怎麼一種見解呢？他們在憤怒的革命民衆前而逼得接受國民政府的建議，但他們以爲這種狀況是暫時的。

他們在中國和倫敦，經過政府官吏和報紙，公開宣稱，他們所以接受國民政府以中國警察維持租界治安的建議，是因為他們此時在漢口沒有充分的武力，故與國民政府妥協俾得從容派兵艦入揚子江來。英國帝國主義者，不管由臨浦生口中怎樣說出願意開始對華的「新」

政策，但事實上沒有一分鐘放棄其干涉中國的陰謀。差不多與蘭浦生赴漢口與國民政府談判同時，英國帝國主義者却在天津與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一起準備進攻南方的大計劃。誰也知道，英國帝國主義者是準備這計劃的重要角色，并繼續站在北洋軍閥背後，從政治上和物質上幫助他們。

現在，英國帝國主義者，在其本國和全世界正在造成干涉中國的輿論。他們在漢口的挑撥手段，就成爲他們至於中國解放運動瘋狂的攻擊之發端，并以此證明幫助北洋軍閥武裝進攻革命軍和國民政府，是對的。

在中國的一切英國報紙，一切英國代表以及一切大資產階級報紙和半政府機關報紙的通信員，都製造無數虛偽的消息，彷彿以爲：

(一) 英國人及一切外國人，現在正處生命危險的情況底下，并舉出他們所製造的殺人總督等無稽事實來證明；

(二) 漢口一月三、四日的騷亂是少數極左派的煽動家主持的，大多數民衆甚老國民黨都反對此種騷亂；

(三) 在中國，人們準備向一切白種人作戰，如拳匪之亂一樣。英國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是十公明顯的。爲在政治上準備干涉，他們必須在其本國建立聯合戰線，如有可能，又須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間建立聯合戰線。爲着這個，必須把中國形容得像上面所說的

一樣。

全國民衆們！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干涉中國的危險，是沒有一刻不恐嚇我們的。現在這個危險擴大了，特別是在與最近聯合一致的北洋軍閥作戰的前面。英國帝國主義者任何挑撥手段都做得出來，以幫助中國的反革命，如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并不惜以任何戰爭

的恐怖恢復其在全東方首先在中國所失去的權權。

他們現在正在阿馬利與國民政府開「和平的」談判，這種談判乃是他們延宕時間的陰謀，企圖於此時期內在中國集結大勢力，如有可能，并與其帝國主義者建立聯合戰線。

唯一能夠打破英國帝國主義者這種狡猾計畫的，祇有中國民衆本身在本黨和國民黨領導下的反抗，全國民衆對國民政府的擁護，以及中俄的聯合。

本黨號召全國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在目前帝國主義者以英國爲首直接危害中國革命這一危險的頃刻，趕緊站立起來，擁護國民政府，在羣衆會議中，在總議中，公開表明對於國民政府的贊助并要求英國人承認漢口一月五日羣衆大會所提出的條件。爲取得保證一月三日的挑撥手段不至重演和英國帝國主義者不幫助北方進攻南方起見，我們起來要求撤退英國駐華海軍，取消治外法權，收回英國租界，撤退一切帝國主義之駐華的軍隊。

英國帝國主義之對華提案與其其在漢薄的行兇

述之

英國帝國主義剛發表其對華新提案（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標明：「本政府無不維持避免與交戰各黨派對峙各政府之間，加以何種『干涉』之態度。且雖見國內戰爭所發生之紊亂，加以中外洪大商務所受之鉅損，乃仍未嘗與任何黨派攜手，及以何法干涉民間之喧嚷。……且深信此種態度，爲現應保持及將來應行繼續維持唯一正當之態度也」（提案第四）。但不上二星期，英水兵便在漢口「干涉」國民政府政治宣傳機關之講壇，刺殺聽講之和平民衆（一月三日），同時在九江亦無禮殘殺中國人！據英國帝國主義這種出人意料之自相矛盾的兇殘舉動，實足令人驚駭！

但是我們如果深一層觀察英國帝國主義歷來對中國之一切陰謀政

全國民衆們！中國革命已經開始，并繼續下去了！革命的勝利應該足帝國主義的失敗。勝利是羣衆幫助國民政府并自己努力的，而依靠在被壓迫民衆上面的國民政府也要堅持到底不對英國帝國主義讓步。

前進向帝國主義和反革命作鬥！

本黨同時並向西方無產階級提議在各國舉行抗議英國帝國主義者這種挑撥手段及其干涉中國的準備！

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萬歲！

中國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衆聯合萬歲！

中俄聯合萬歲！

打倒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策和殘暴行爲，便可知英帝國主義的最近提案和其其在漢薄行兇正是牠的本來面目，毫無驚異之處。我們且先問英國帝國主義何以這次突然發表對華新提案，公開表示改變其向來之強硬而橫蠻態度呢？

英國帝國主義之對待中國，遠且不論，單就「五卅」以來，如在上海之南京路的慘殺，在廣東之沙基慘殺，在漢口重慶南京之慘殺，最近在高縣之大屠殺，去年九月間英水兵在廣東之自由登陸捕房刺殺，十一月間在天津逮捕國民黨人送交奉張，以及幫助陳炯明林虎郭本股魏邦平楊希閔劉震寰等破壞廣州政府，徐惠和幫助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攻打國民軍和國民政府，壓迫一切民衆勢力，破壞一切愛國運動等等舉動，無不充分地表現英國帝國主義之特有的橫暴和極度的殘暴！

今一旦突然宣布對華採「不干涉主義」。這是什麼一回事？原來自從英國帝國主義年來採取極端對華排擠和殘暴政策的結果，多次屠殺和過分暴行的結果，已經在客觀上引起幾種嚴重的反動聯合戰線：一、中國各階級。對英仇視的增高，形成高度的反英運動大聯合戰線。二、帝國主義間對華政策的分裂現象。三、對華極端排擠政策出於保守黨政府。自由黨、黨等因保守黨的政見和政權衝突的關係，形成英國內部的對華政策的不一。如此，一方面推廣了并鞏固了中國反英運動的聯合戰線，另一方面則分裂了帝國主義間的對華。即對華聯合戰線和提高了英內部的反保守黨政府的空氣。代表英國帝國主義的保守黨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僅對華政策已完全陷於孤立，并可由此在本國內發生政變，保守黨政權有根本搖動之虞。保守黨政府為要緩和中國民衆的反英空氣，尤其分裂中國反英運動的聯合戰線，恢復帝國主義間的對華「協調」，緩和國內的反對派（自由黨和工黨），關對華政策各觀上已不得不有所改變（自然是表面的），因此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英公使藍浦在東京外國使團前便提出英國帝國主義的對華新提案了。這個提案誠然如代表英國帝國主義的保守黨政府所說的，是：「本政府通盤局勢慎加熟計後」的產物。

很明顯的這個提案的全部精神，是：「向參加華府會議的列強建議共同發出宣言」，這便是說列強須重新「顧對華的「協調」，對華的聯合戰線。其次便是以不成問題的「二五附加稅」對華的「約問題」的空話來和緩中國的反英運動，分裂反英運動的聯合戰線，并以排塞耗本國反對派的口吻。然而同時在這個提案中隱隱着更危險的毒計。便是：一、在列強的宣言中須聲明條約雖可以修改，但條約的本身是神聖的（提案七）；「強中國對於凡文明國家所固有尊重條約神聖之首要義務毋稍懈怠」，這便是要列強對於不平等條約的

神聖重新加以保障。二、「宣言之中，應表明各國對於無論處理何地之中國官廳，若有任何近情之主張，即使背於約權之嚴格解釋，亦願予以諒諒之考察。」這是英國帝國主義實行分裂中國之企圖，同時聲明「二五附加稅可由地方徵收，這便是明顯地幫助北洋軍閥的陰謀，因為關稅的「二五附加稅如果由各地方自由徵收，自然百分之八十歸北洋軍閥（按一九二六年的關稅收入為關平銀七千八百一十萬兩，照此例則「二五附加稅約為三千九百萬兩，而這三千九百萬兩當中，上海天津大連青島等處約佔二千萬兩，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等處約八九百萬兩，這便是三千萬兩歸北洋軍閥，八百萬兩歸國民政府）」，這無異助北洋軍閥以大批的討赤軍費，鞏固強作黨已經破產的財政——本票。

英國帝國主義這個提案的用意和陰謀既如此，但是他的效果究竟怎樣呢？自他這個提案發表之後，在帝國主義方面，除美國帝國主義混濁含糊外，日法帝國主義是公然反對的，尤其日本帝國主義更厲害，日本的朝日時報竟公然說出一「英國把持中國海關行政數十年，此建議案獨無一語及之，然須知英國既稱中國成立政府後，當改正條約，則此項把持海關行政之權利，當然不容英國享有。」由此，便可看出英帝國主義欲藉此提案以重新鞏固各帝國主義之「對華協調」的陰謀已沒有成功。在中國方面，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已公開宣言反對英國提案，代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現代評論（第一〇九期）也專門著論反對，即代表資產階級的「海軍行政刊」（第四百八十二號）也深致不滿。至於被壓迫的工農階級那是不用說的了。總之，自英國提案出後，中國的反英空氣不惟沒有和緩，反而提高了，如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武漢三鎮三十餘名市民之反英大示威，便是事實。由此，可見英國欲和緩中國反英空氣已全失敗，同時這個提案對於英國內部也沒有多大影響。總而言之，代表英國帝國主義的保守黨政府這次的對華提案可謂大半已失敗了。

英國帝國主義既見到這次提案的失敗，於是又想出另一個陰謀來，這次英水兵刺殺漢口九江的和平民衆，便是另一陰謀之實施。不然，英國帝國主義發表提案，實言不干涉中國，還沒有到兩星期，爲什麼英水兵又突然在一個風潮向國民政府和平民衆進攻呢？很明顯的，英國帝國主義欲製造一個風潮來達到牠原定之陰謀政策，漢口的「一三」事件便是英國帝國主義預定的駭計。

英國帝國主義向來是殘暴極點到底，但這次漢口事件牠彷彿表現很軟弱很恐怖的樣子。情自從令水兵刺殺漢口民衆之後，見到武漢民衆與國民政府之憤慨，便馬上讓步，一面令水兵離漢，一面請國民政府維持英租界秩序，同時復令在漢口以及九江各處的英人離開租界，移住英界或遷移上海等地，像這樣，難道是英國帝國主義向來對待中國之態度嗎？絕對不是。這是英國帝國主義的一個圈套——以退爲進的陰謀。現在事實已漸漸証明這個「圈套」的實在了，英國帝國主義真聰明！自從漢口事件發生之後，英國帝國主義在漢口方面則暫時讓步，表示懦弱的樣子，可是在別一方面則極力製造空氣，散播謠言，說漢口如何如何的恐怖，外國人如何的危險，武漢的羣衆如何的殘暴（見路透社一月五、六、七、八各日的電報），以恐嚇日美法意等帝國主義，使之厭惡國民政府，達到其對華協約之目的。同時，國民政府一方面用極靈巧的挑撥口吻，分裂政府與民衆間聯合戰線，另一方面則又以極靈巧的手段，下面一月十號上海字林西報的社論，便是代表英國帝國主義的「挑撥」與「恐嚇」兩種手段之最高的表現。

「雖吾人不願在末得詳細報告之前有所評論，然目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政治色彩亦不可不注意。暴動或許偶發的不能預定的，粒火星可使暴動發火，然而此等暴動能創造歷史，並且常常是建立一個新政府的機會。國民黨內有溫和派（他們

主張維持秩序）與極端派（他們主張擾亂破壞），是公開的事。

極端派甚微溫和派掌握政府大權。他們對於英國公使與國民政府間瞭解之可能，極爲恐懼。他們恐怕他們的活動將對華生的陳友仁聞之錢判而縮短，他們尤其恐怕的，是英國對華的友誼的提案已博得華人的好感，因而使他們的反英宣傳失敗。極端派因將利用一切機會再煽起反英的火線；此非因彼等深恨英國，實彼等以爲政治活動之手段。國民黨中究將何派佔勝利，關係於外人對於國民政府之態度，實不在小。

今漢口事件實爲試驗國民政府有沒有能力，配不配，的一個非常的機會。一個政府而能保護生命財產商業，則爲正當之政府。現在國民政府擔任保護漢口英租界生命財產之責任，直到事能能使英國自行負責之時爲止。中國之將來命運，今全視國民政府之能否保護秩序，保護外人商業與生命，以爲決定，因在華及在本國之類與國民政府爲好友之英人，皆舉觀國。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而引以爲榮，若國民政府不克負此責任，則吾人甚覺慚愧（意謂看錯了人，故自慚。——譯者註），即反對國民政府者，見國民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亦將得而與國民政府爲友，非然者，彼等反對國民政府之意見將愈堅決。承認國民政府問題之最後決定於今後數日內國民政府處理漢口事件之態度而視之。如果羣衆是壓倒的，如果沒有能予以抵制，如果貨物能應市場之需要而自由進出，如果外人無生命之憂，則國民政府是證明了有權力。非然者，國民政府的前途就可悲觀。

今全世界注目於漢口事件。大英是極忍耐的，華人至終將認識究竟誰是他們的朋友。大英能靜待公平之解決，但若羣衆乘洶洶不休，而國民政府袖手旁觀，即英人的忍耐將至終點。

似乎國民政府已擔任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責任了，吾人將觀其究竟辦到如何樣的圓滿。當一羣極端的暴徒發狂的時候，政府辦事是極棘手的，可是亦惟有此事方能試驗政府是否有價值等等。中國今日最需要的政府，莫如武力維持秩序，負責任，有決斷等。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應該能夠做出來給全世界看，證明他們（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是有權力的，有決斷的，如此則他們的許多國際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換言之，如果他們沒有辦法，則保護生命財產與商業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現在是無可躲閃的時機，不論是英人方面或國民政府方面。」

字林西報這一篇討論，是一篇最巧妙和陰險的煽動文。這是英國帝國主義的真正態度，值得中國每個革命者來研究研究。我們希望中國每個革命者來注意這篇討論，仔細仔細認識我們的最大敵人的願望。這篇討論表出英國帝國主義的願望是：指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內部有溫和派與極端派，極端派是反對英國帝國主義到底的，英國不能與之合作，溫和的反派運動完全是極端派作出來的。英國帝國主義唯一的願望是在：國民政府能以武力制止反英運動，「取靜」羣衆，保持「貨物能應市場之需」而自由出入，並且以此作承認國民政府的條件。大家想想，這是什麼意思？這還不是英國帝國主義企圖分裂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嗎？還不是想利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內的什麼溫和派來壓迫什麼極端派嗎？還不是他想恐嚇和利誘國民政府來壓迫反英的民衆，以承認國民政府為條件來停止反英運動嗎？總之這是英國帝國主義企圖分裂反英聯合戰線的大陰謀的具體表現。至於在英國本國內，保守黨政府自然宣傳牠對中國如何惡諷，國民政府及南方民衆如何強暴，藉以激動自由黨和工黨之反對中國南方政府的情緒了。

自從漢口事件發生以來，英國帝國主義這個陰謀政策似乎有幾分

成功了，現在各方面的空氣確已轉換了許多。在各帝國主義間，因英國的煽動和拉攏似乎有聯合對華之傾向，顧天時報且說出：「荷排外熱增大時，列國間之協調又將堅固，而且將為武力的協調。」且事實上各國帝國主義已調遣大批兵艦來華。十一日大陸報云：「美法日四國政府陸海軍總度、漸趨重要。」據昨日（十日）所聞：（一）美國亞細亞聯隊海軍司令威廉，已奉令自馬尼刺來滬，率同戰艦幾艘，尚不知確數；（二）美國亞細亞艦隊全部（自蘇彝士至檳榔山止）均已奉到十二小時內準備動員之訓令；（三）傳聞美海軍司令威廉將率同駐紮菲列濱之美陸軍一旅團來滬，但此說未能證實；（四）美政府已訓令海軍司令威廉，保護美國利益，如中國境內不拘何處事應有重要之展覽及美國人生命財產時，得用武力；（五）英國亞細亞聯隊海軍司令蒂里特昨日到滬，視自用無線電與各海軍官吏通話，商議軍事，蒂里特赴南京一行，又聞不久將有印度兵一千七百人自南方各處調撥來滬，且盛傳將以靜安寺路跑馬場為駐紮地點；（六）據聯合通信所得巴黎消息，法政府已訓令駐華各處法領事，竭力保持法租界，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七）日政府尚在嚴密觀察時局之發展，唯決定如日人利益受侵時，準備執機宜之應付云。」

向來反保守黨政府的自由黨和工黨，因漢口事件已近改變了態度，即代表美國自由派好替中國人說幾句公平話的波拉，近來也不大響了。在中國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的華業及其代表者都表現一種幻想出來，彷彿以為這回漢口事件是收回租界運動，彷彿國民政府已收回租界，其實這是很錯誤而且很危險的。這回的漢口事件并非收回租界運動，而是反對英國帝國主義水兵舞放殺中國人，國民政府維持英租界秩序，是英國帝國主義已「了無力維持租界自請國民政府來維持的。並且還須知道英國帝國主義這種舉動實含有嚴重的——以退為進的陰謀。

從觀察漢口事件的結果，我們已不能否認英國帝國主義的陰謀確有幾分成功了，各帝國主義間確有無調對華之傾向了，英國內部保守黨和自由黨工黨也很有可能，尤其是中國的反英聯合戰線已大大地受其影響，如果李西報的煽動成功，那便是中國革命戰爭之大危機。從另一方面，各地響應漢口民衆的反英運動還很薄弱，小資產階級對漢口事件的幻想還很盛。總之，敵人的聯合戰線很有重新整頓而鞏固之傾向，我們的聯合戰線很有鬆懈甚至破壞之虞，這是目前國民革命中不可否認的危險現象。

危險是擺在我們前面，國被壓迫的各階級民衆應立即起來認識這個危險，應與這個危險奮鬥。一切民衆和國民政府應根本瞭解英國帝國主義是中國被壓迫民衆的死敵，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障礙物。歷史的事實已迭次告訴我們，在五卅中，在劉揚的叛亂中，在陳林鄧魏等的破壞廣州政府運動中，在張作霖與佩孚孫傳芳的討赤——國民軍與國民政府——中，我們都看見英國帝國主義如何活動，現在英國帝國主義正在進行從惠州幫助奉系軍閥及孫傳芳與佩孚重新進攻國民政府和國民軍（見本報一百八十二期論奉系軍閥之新進攻）的工作。代表英國帝國主義的保守黨政府因為她在多次屠殺中國人的過分的暴行當中，在國內和國際間已到了孤立地位，尤其感覺中國各階級反英運動的大聯合戰線，於她不利，因此她決定，最近的陰謀政策，——如提案及在漢薄的假選票，這個政策如果成功，中國革命前途是很悲觀的。現在一切被壓迫民衆和國民政府是到了一個最堅決的歷史時期了，應嚴重起來注意；注意英國帝國主義的陰謀。第一是牠的分裂政策，像李西報用極煽動的極靈巧的筆墨寫出來，這將是分裂國民革命尤其反英聯合戰線的炸藥，英國帝國主義很想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拉出一個什麼溫和和派來合作，來制止反英運動。便是毀壞國民革命運動。我們很希望英國帝國主義這個願望絕

對不會實現，但是被壓迫民衆國民政府即國民黨很要當心！第二是牠的「協調」政策，一切帝國主義對於國民革命本來都是仇視的，因此對待該國政府革命的民衆很容易結成聯合戰線。在帝國主義本國內如英國，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外；其他代表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由黨和資產階級化的工黨，也是很容易團結一致對付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的。不過帝國主義間都各有牠們的利害衝突，資產階級間也是一樣，牠們這些利害衝突很足以妨害牠們間的一致——協調。這是我們須特別注意利用的。但是不能專在利用牠們的衝突上去作工夫，我們惟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團結與行動，現時英國帝國主義設漢口事件是少數暴徒幹出來的，井暴徒怎樣猖狂來煽動其他帝國主義及其國內各階級，因此現在全中國各階級的民衆應一致起來援助漢薄的反英運動。贊助漢薄民衆和國民政府的對英行為，表示這是全體民衆的主張，絕不是什麼少數暴徒舉動的，則英國帝國主義之搖搖煽動將不攻自破。尤其國民政府應堅持初志，不要受英國帝國主義之恐嚇與操縱政策的影響，國民政府如果代表革命民衆的利益奮鬥，國民政府是有後援的，民衆是要擁護國民政府的，縱或一時失敗，結果還是歷史的光榮。

現在對待英國帝國主義的辦法，武漢民衆已具體提出八條要求，我們認為這八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是絕對應該辦到的。據報載國民政府已接受武漢民衆的要求，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們應該擁護國民政府督促國民政府嚴重向英國帝國主義交涉。我們應使：

- 一致反抗英水兵在漢薄的行兇！
- 擁護武漢民衆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八條要求。
- 收回英國租界撤換屠殺中國人的英國海陸軍。
- 反英聯合戰線擴大起來並鞏固起來！
- 防止英帝國主義的緩和和分裂政策！

打倒英國帝國主義

誰殺了誰？

英國兵在中國殺人，已成了家常便飯：前年在上海殺人，在廣州殺，去年在蘇縣殺人，今年才開始又在漢口殺人，在九江殺人了！並且他們殺人，不是由於羣衆的暴動與誤殺，乃是由於他們國家的巡捕軍司令官故意下令開放槍砲殺人的！即依據他們所說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不平等條約，不知何約載有「即非兩國開戰時英國的軍警長官有任意下令開放槍砲殺中國市民的權利」這樣的條文？

漢口的英租界「一三」事變，九江英租界「一六」事變，都分明是英國兵殺了中國人，而不是中國人殺了英國兵，英國兵在九江殺中國人的時候，英國兵縱使從旁發炮示威，這是何等橫暴的事。然而倫敦的英國報紙竟稱讚英國水兵能夠忍耐，上海天津的英國報紙竟大叫英國人的生命財產受了危險，英國政府竟大派其德艦來中國示威，英國駐華參贊竟到漢口擬向國民政府要求英國人生命財產的保障，反了反了，這竟和尋常刑事冤案一樣：殺人兇犯無罪而屍主反來有罪了，真是反了！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不需造一句謊言，上海的事事新報向來是不贊助國民政府與民衆暴動的，現在只要看十一月該報的漢口通信和九江通信，便知道此次事變的真相了。茲照錄該報通信於左：

「漢口事件」之原原本本

漢口英國水兵以刺刀刺殺華人多名一案，略情已見本報，現已成中英間之掀然大波，茲再紀其詳情於下：

△肇禍之真相 十六年一月一日二三日，爲武漢各界慶祝國民政府北渡和北伐勝利之日，黨部及中央政治學校宣傳員，爲使各界同聲慶祝義舉，特組織演講隊到各重要地方演講。前日（三日）下午三

獨秀

時，有宣傳數人在一碼頭江漢關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場演講，聽衆頗多，宣傳隊派有專人照顧，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當局認此爲挑釁機會，急調大批武裝水兵登岸，挖掘戰壕，架機關槍十餘架，儼然向赤手空拳之聽講民衆，取作戰之形勢。聽講民衆，練誦有素，不爲所動，英兵乃鋒鏘上前，實行驅逐。羣衆知其有意挑釁，乃向華界退却，英兵偵大隊衝入華界，將刺刀向人叢中亂戳，當時海員工會會員某腹部洞穿，立時斃命，又有碼頭工會會員李大生腹後刺，大腸隨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市民方漢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險，其餘工界各界總衆被刺刀鋒托殺傷打傷手足及面部者，總計在三十人以上。羣衆睹此慘狀，異常憤激，無不願以赤手空拳與英水兵決一死戰，其時幸經國民政府代表徐謙蔣作賓，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李國璋苑希儼，漢口市公安局長張篤倫等趕到，向民衆宣示對付辦法，力勸民衆暫息一時之氣，免受更大犧牲，羣衆深爲諒解，漸次散去，一幕慘劇，始告結局云。

△公安局之報告

爲呈報事，昨日下午二時，據職局警察第六署長戴維夏電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在一碼頭中英交界地方演講，民衆聚集靜聽，秩序井然，乃英人無故調多數水兵登陸，密排武器示威，並干涉演講聽講民衆，置之不理，詎英兵胆敢以刺刀殺傷數人，徒手民衆，因無力抵抗，請派警察保護等語。局長比派派督察長蔣仁華率領保安隊馳往救護，並由電話通知武漢衛戍司令部及前敵總指揮部，速派隊前往，協同維護。

據該部第六署署長戴維夏電稱，英兵以刺刀刺傷民衆觀香山方漢山李大生等，並呈繳水兵馬鎗一枝，上冠刺刀，血跡甚多，隨帶同于庚甫及受傷人觀香山到局；詞據王庚

曹供稱，適經經過該地一見英兵持槍刺傷數人，經乘時將曹下等帶，復據保安隊隊長段海山偵報隊隊長李清澄稱，英兵又刺傷張義吉明留生等前來；局長非一履該地與英人交涉，撤退英兵，令勿開鎗發砲，並勸導民衆，靜候政府處理，幸經方允可，局長以事關外交，即親赴南洋公署商會，報告經過情形，去後，接據督察長饒仁華報稱，局長聞該地後，英兵又刺傷一人，不知姓名各等情；據此查此次英兵無故擊陸，刺殺民衆，幸未釀成巨變，副總局長交涉妥後，復以刺刀傷人，實屬野蠻已極，除將槍刀存局待檢外，理合將英兵傷事情形，及已查明之受傷民衆姓名，繕單呈請核，懇向英領事交涉，以重國權，而張公道。 請呈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陳。

△各界緊急會議 慘案發生之後，武漢各界民衆，悲憤異常，當晚即各分途召集緊急會議，討論對付，漢口特別市黨部爲集中各方意見，更於前晚發出十萬火急通告，召集武漢農工商學各團體代表，於昨午十一時在漢口總商會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於是各界代表到者極爲踴躍，計有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全省商聯會、漢口武昌總商會、漢口商民協會、全省總工會、全省農民協會、全省學聯會、全省婦女協會、漢口學聯會、漢口婦女協會等二百餘團體，代表五百餘人，十一時三十分開會，由市黨部代表李國瑞主持，秦君侯記錄。

茲將其議決之重要事項，條列如下：(一)向政府之具體要求，代表大會一致議決，對於此次慘案，決要求政府向英領事提出八個條件，限英領事於七十二小時以內答覆。一、立即向英領事提出嚴重抗議。二、英政府須自償此次同胞死傷之損失。三、英政府須立將肇事兇手交中央政府依法懲辦。四、英政府須立即撤駐漢英艦及英界之沙包電網等障碍物。五、英政府須向國民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內華人如有集會結社遊行演講之絕對自由。七、英界巡捕及義勇隊一律解除武裝。八、英租界須由中政府派軍警管理。

以上八條件，如英領事在七十二小時內無圓滿答覆，則請政府正式通知英領事，以後如再有何種不幸之事實發生，應由英國政府完全負責，同時代表大會爲求避免以後再有此種慘案發生，更須要求政府自動辦理下列各項：(一)立即收回內地租界權。(二)立即收回海關。

(三)立即取消英輪在中國之內地航行權。(四)立即撤銷英人在華領事裁判權。(五)如英領事對於國民政府所提之條件不能接受時，民衆決自動封鎖英租界，實行對英總罷工。(六)實行對英經濟絕交，由總商會通告，嚴禁買賣英貨。(七)五日下午二時在濟生三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會，追悼死難同胞，討論對英辦法。(八)通電全國全世界宣布慘案真相。(九)組織武漢市民對英委員會。當推定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總工會、全省商聯會、漢口總商會、武昌總商會、省農協會、省學聯會、省婦女協會、漢商協會、漢陽商會各團體聯合會、律師公會、新聞界聯合會、農工商學聯合會等十五團體代表爲委員，並推此十五團體代表，立刻將聯席會向政府所提出之條件，口頭向政府陳述，以備採納，旋即散會。

△當局之辦法 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自接待各方關於此次慘案之報告後，異常憤激，當於前晚發出緊急公告，宣示民衆，原文如下：

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臨時聯席會議，聞英水兵行兇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殺，數人被傷，政府同人，不勝憤激，政府必當採取適當方法，保護人民，在二十四小時內，當可決定辦法，防止以後再有此等慘劇發生，及爲人民報仇雪恥。在政府未決定辦法時，希望人民離開租界，以免危險。政府一經決定辦法，立即通知人民，於一月四日下午七時在新市場正式宣布，特此公告。

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

昨日下午七時，國民政府代表徐謨、孫科、蔣作賓等復在新市場

召集各人民團體代表開會，宣布政府對於此次提案之態度及辦法，大致略謂，中央臨時聯席會議昨晚開會時，對於粵工商界各界聯席會議所提出之八項條件，決定全部接收，且有先已由外交部分別進行者，故此之對英交涉，政府與人民完全一致，同時昨晚會議中決定令商成司令部派糧食軍隊入駐英界，維持秩序，保持安全，此項命令，已於昨晚實行，最後並勸勵民衆齊步驟，維持秩序，共爭最後之勝利云云。

新市場大會散後，政府委員又召集各團體代表在南洋大樓開聯席會，徐謙主席，由外交部秘書吳之樞，中央黨部代表陳耀，先將報告交涉經過及派兵駐防英界情形，大致可分二點：(一)外交部對於此案，前晚即已提出口頭抗議，限其立刻撤退水兵及義勇隊，英領旋於今晨答復，完全照辦，並允許中國軍警入駐英界。(二)昨日政府已派軍隊三連入英界，駐英巡捕房後堆棧內，今日決再加派一連前往，營長一人，黨代表(陳舉)一人，駐英捕房辦公。所有在英界之中國兵士，均受黨代表之指揮，黨代表則受外交部之指揮云。(一月五日)

『九江工人与英兵衝突記』

槍傷工人一名

外艦發砲示威

國開社九江通信云：行人本日由南昌赴九江，至九江已鐘鳴四下，街市商店，完全關閉，記者往來，如怒潮洶湧，兵士荷荷槍實彈，巡邏甚嚴。記者親視此情況，甚為驚訝，及過租界，見柵欄門已封鎖，門外軍隊密佈，斷絕交通，心知係因租界發生交涉。在旅館安頓行李後，特出外訪詢，得悉在一小時前，有一工人，為外人用手槍擊傷，工人暴起救護，遂與外兵衝突，外艦從旁發砲示威，共發二響，因未實彈，尚未演成若何慘劇。駐薄水軍，聞風一齊出隊彈壓，商

民亦大動公憤，相與罷市，以謀應付。九江軍政當局，除向外領提出抗議外，并電南昌國民軍總司令部，嚴重交涉。(一月六日)
七日九江續信云：九江工人，被外兵擊傷，茲經確實調查受傷工人，為伍宜山，已送醫院醫治，因當時情形混亂究竟此外有無死傷，尚無從明晰。

又十一日上海商報載國開社漢口通信云：查一三案之受傷者之姓名籍貫傷情如下：李大生，鄂城人，年三十二歲，現充吉田洋行打包工，腹傷甚重，因腸出，已經天主堂剖診，明宿庭，住濟生堂後，腸出，入醫院，苦力；祝香山，孝感人，廿三新街，即傷；張義貴，黃岡人，住三新街，頭傷；方漢三，黃陂人，年十歲，頭傷。

此次漢口九江事，中，被英國兵殺傷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明明白白的有：

- 海員某
 - 李大生
 - 方漢山(即方漢三)
 - 張義貴
 - 明宿生(即明宿庭)
 - 祝香山
 - 不知姓名一人
 - 伍宜山
- 等八人，而英人被殺傷的是誰？究竟是誰殺了誰？究竟是誰人的生命受了危險？中國人因殺了兩個外國教師而失去膠州灣青島，現在英國人因殺傷了八個中國市民而退還本應該退還的漢口九江英租界，絲毫不足為奇。若是中國人在漢口九江殺傷了八個英國人，試問英如是怎樣的態度？或者英國人要說：你們中國人甚賤種，殺傷幾個不算什麼。這正是我們中國人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

我們再看英國在此次事變前後對中國的態度是怎樣。在事變前，駐北京英代辦的提案，表面上似乎採取和緩政策，其實是一面以二五附加稅根本拒絕中國回海關，一面以二五附加稅的百分之八十供給張孫兩軍對南戰爭。我們復不能忘記在一三慘殺案一週前的「團風事件」，即是英國亞細亞商輪「福光號」在團風地方故意撞沉華輪「神電號」，淹死四百多人；此案交涉尚無結果，又故意在武漢市民慶祝國民政府遷移的盛典中，施行屠殺，這就是英國承認國民政府之表示。

「一三」慘案以後英國的態度是：(一)運動法美日本各帝國主義者一致對待中國；(二)調軍艦到漢口示威(見前文摘錄大陸報所載消息)；(三)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佈告，禁止一切含有政治性質之集會游行講演。

寸鐵

張學良不怕赤化嗎？

有班人見了俄國二字便聯想到赤化的嫌疑；現在張學良派王丞煥為騎兵特別司令，所有教練，採用俄國新式戰術(見十一日上海新聞報北京電)，難道張學良不怕赤化嗎？ (實)

張宗昌八字韻語之傳

何海鳴為張宗昌組織宣傳隊，不知他們宣傳些什麼？或者要到江南來宣傳張宗昌誓師的八字韻語：「見飯就吃，見口就」嗎？這八個字的韻語，前一句乃是他們所想像的共產，後一句是公妻阿！ (實)

好忠厚，實可憐的英國人！

英國水兵在漢口屠殺中國人，而英國每日，報反稱請殺人的水兵

帝國主義者一向把租界當成他們的領土，是不輕易放棄的；他們在租界內剝奪中國人民的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戕害中國人的生命，一向任意行之；租界一天不收回，駐華海陸軍一天不肯退，中國人被屠殺的事是不能免的。

上海五卅慘案，不是上海人一部分的事；廣州沙基慘案，不是廣東人一部分的事；萬縣慘案，不是四川人一部分的事，現在的漢口九江慘案，也不是漢口人九江人一部分的事；從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都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全民族的暴行與侮辱，全中國人都應該起來反抗，實行「英經濟絕交，男女老幼一律不為英人服役做工，非到收回英租界，永遠撤退英國駐華海陸軍，收回租界不止！

為勇士表示容忍之榜樣；英政府大派軍艦來中國示威，而英國每日新聞說英國之勝利不恃武力；分明是英國水兵屠殺了中國人，而英國在中國各報大喊其英國人生命危險，乃每日新聞反說謊之宣傳英國不善為之。好忠厚老實的英國人，走遍了五大洲，在埃及，在南非非洲，在印度，在阿富汗，在緬甸，在新加坡，在澳洲，在加拿大，在中國，到處受人虐待，好忠厚老實可憐的英國人！ (實)

極端分子之志

漢口「一三」事變起後，法國徵言報說：「南方當道似已不能獨稱極端分子，此發現或將推行其志在脫離外人羈絆之行動。」這種見解的確是事實呢？還是誣蔑非極端分子？自命為非極端分子諸公自己想想看！ (實)

上海租界下干涉何政黨嗎？

上海租界工部局佈告第一款便說：「本局對、任何政黨，向抱不干涉主義。」他們對待政黨既這樣寬大，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能夠在英租界公開的存在了。

張天師破產了！

什麼周壽銘，什麼戈爾，什麼班羅活佛白喇嘛，什麼張天師，這幾年鬧得烏烟瘴氣，忽然霹靂一聲來了國民革命軍，在武漢查封了同善社，在江西又查封了張天師的財產，斥為邪說惑衆！可說是大

(實)

奉系最近軍事計劃 (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通信)

近自張作霖就安國軍之職後，其討赤之聲似稍低降，而其望和之念，屢屢露之於外，然迄最近，證諸奉方對西北對河南之用兵，更證諸奉方其他一切之言動，則又窺見其傾重於戰之一途。

奉方對南之真意，可概括言之如左：

結以他人之兵力抵禦黨軍國軍，他人能抵禦得住固佳，如不能，則奉方出其生力軍以與轉戰數省疲敝無力之黨軍國軍戰，如此則確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茲更詳細說明其策略步驟如次：

一、在今日以孫傳芳和張宗昌，兩軍與浙皖黨軍交戰，更使中佩孚之直系軍與豫西國軍交戰，倘能抵禦得住，奉方不磨一兵一彈，而可高枕無憂，自亦為奉方之所願。

二、倘孫張吳三軍能擊敗黨軍與國軍，甚或克復浙閩贛鄂漢甘諸省，則亦為奉方之所願，奉方正可依據預約，或據事勢之可能而得直魯豫三省之地盤。

三、倘孫張吳三軍為黨軍和國軍所擊敗，則東南方面第一犧牲者自為先鋒之孫傳芳；孫誠，自然由張宗昌繼之。在河南方面自為忠

快人心的一件。然而偏偏有一個什麼江西於滬工商聯合會高聲疾呼，致電江西省政務委員會為天師請未發還財產，可憐天師無靈，竟靠凡人搭救。不但物質破產，精神也破產了！

好狗政府

現在安國軍勢力下的新內閣中，王岫湯謙都是好政府時代的閣員；然而安國軍大將張宗昌竟把他們的文武官比做竊狗，那麼此時的安國新內閣，已經不是好政府，而是好狗政府了！

(實)

列武

於吳佩孚之直系軍，吳之滅亡，不過時間問題。倘能就豫省軍內獲得一適當之人以為吳之代替者，驅之以抵禦國軍，此則計之上者，如果此項適當之代替者覓不出，則惟有調奉軍實行入豫，進而與黨軍直接交戰，此則計之下者。其所認為適當之代替人乃靳雲鶚田維勤魏益三寇英傑齊燮元等五人，最近設法方法極力拉攏此五人，依然只出齊二人可就其能，此張作霖對於河南所以十分愁慮無時或釋也。

四、倘長江方面張宗昌復繼而為黨軍所擊敗，河南方面吳佩孚覆滅，或代替人根本覓求不得，或代替者亦繼吳而滅，此則張作霖之所更願。張宗昌孫傳芳吳佩孚，能戰勝黨軍，則彼等在北方政治上之勢力與地位自必驟然提高，同時奉方之地位與勢力亦必驟然低減，此自為張作霖所不願者。反之，張孫吳皆一二為黨軍所擊敗覆滅，北方統成奉系之天下，純成張氏父子之天下，張氏父子而欲圖其總統皇帝之夢，誰敢反對之者。

張孫吳均滅而後，奉軍立領其早已備妥之全部東北軍起而與黨軍國軍直接交戰，黨軍已轉戰於湘閩鄂贛浙皖諸省，先後戰勝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諸大實力者，則其元氣必已大傷而傷，海敵披靡，甚至不

塘再戰；至於國軍方面，自敗退西北，元氣全損未復，歷經陝中崎嶇之道，復作戰如許之久，追其敗退吳佩孚之後，其戰鬥力亦必大減，或並黨軍而更不若，若論我東北之軍，補充修養至如是之久，實一充實強壯之生力軍，以之擊破疲軟之黨軍歸國軍，直如摧枯拉朽。浙戰之期，最多為一月，以之擊破勝利自歸我軍，佔取豫陝鄂蘇皖浙閩，易如反掌，今川黔粵省舊派將領正與我軍方接洽聯絡，屆時正可會同川黔粵等省進而窺復湘粵，則統一中國易如反掌。彼時既由我張作霖統之一，則萬民擁戴，世界欽佩……（以上乃張作霖與張學良之一段密語）

以上為奉方對南之方針與計劃，皆出於楊宇霆之規劃。楊宇霆

極詳細之計劃書，目前派張式毅到津與張作霖為最後的具體決定。先是張作霖與張宗昌議定地盤分配之包辦法：（一）蘇皖歸宗昌，（二）宗昌取得蘇皖後以直隸讓之於奉方，（現時適以豫局危急，奉張在直隸繼續擴充防地入佔保大，褚玉璞在保極力把持而所保亦只有六十餘縣而已），（三）宗昌取得贛浙而後，則魯省讓之與奉方。江蘇地盤亦為奉方之所必爭，而張作霖則竟與宗昌訂定上述之協定而將蘇省讓之宗昌，其重要原因在當時為左列種種。

張氏總統過於熱切，而宗昌則係反對最激烈之人，作霖乃不得不盡其力之所及懷柔宗昌，苟奉張不以蘇省讓宗昌，或竟以他種方法取得蘇省者已有（如收買蘇省屬軍），則宗昌勢必對奉取敵對或倒戈之行動（是時宗昌方面特言散佈一種謠言，謂宗昌不使出頭反奉，將定褚玉璞實行倒戈云云，實所以威嚇奉張者也），而事實上奉軍又不能先魯軍而入蘇省，縱不許宗昌取蘇，而宗昌亦有取蘇之可能，此外東南民衆，復皆拒絕奉魯軍之熱烈運動，亦引起張作霖之極端得意，張在今日乃買人心做總統之預備，縱令奉軍入蘇充之可能，張必亦不肯貿然而為之，以觸奉張之怒也。張宗昌能相對的贊成安國

軍之組織者，亦即以取得蘇皖故耳。宗昌之贊成安國軍，乃係有條件的，即安國軍總司令部即以對南對西北之「軍事」為任務，不得牽涉及於「政治」，故其致張作霖之賀電，亦只在「討赤」兩字上做文章（閱錫山亦然），作霖欲入京主政而未敢者，固以外交困之消極也。絕，同時實亦以魯張之暗示反對也。

當張作霖決定以江蘇讓於宗昌，楊宇霆大為不悅，楊之出關返奉，實有負氣而去之意。惟楊返奉後，為大局設想則轉覺地盤之為得計，棄蘇而後則可與與黨軍直接交戰，任孫傳芳張宗昌當戰局之衝於奉方尤有無限之利益，於是乃轉成一對南之計劃書，內容大致如後所述：

江蘇讓歸魯方實為上策，時使奉軍之今日佔有江蘇，則電軍既入浙皖，奉軍勢須立與直接交戰，繼然財政諸項尋有辦法，可以勉強一戰，亦絕無必勝之把握，倘財政仍如今日之困難，則必難得持久之戰，結局或陷失敗之境。吾人已往但知對南用兵之不可，今則吾人已發現暫不用兵之極端有益，孫傳芳終必為時勢所犧牲而受淘汰；然孫滅之後，尚有張宗昌為孫之替代者，既有魯孫兩軍為我奉軍抵禦黨軍，我奉得兩重屏障，正可高枕無憂，修養一切。然黨軍於數省打破魯軍之後，十之六七彼始將繼而陷於收滅之境。宗昌與敵者打破魯軍之後，亦必精疲力竭，此時我奉突出生力軍二十萬以擊敵省之黨軍，必若摧枯拉朽，事之至輕易者也。河南方面亦宜首先設法造成類似南方之局使該省境亦有如孫張其人者為奉張作一時之屏障，為奉作先鋒掃除敵方之氣勢與戰力，新魏之若於未來之豫局關係最重，奉首當聯絡之使其不為南用，而為奉用，閣揆一席，不妨界諸宗鶴，但須其確有把握拉攏乃弟，河南地盤不妨與去焉，但須其確與黨國二軍有戰。他如忠吳各軍，亦不妨助以餉械，使其一致對敵，如是則奉可高枕臥矣。新魏等及其他直系各軍以其內容之雜亂，餉械兩乏，經

無戰勝黨國兩軍之理，其必歸於失敗淘汰亦可預言。而豫中之黨國兩軍，亦必成強弩之末，然後奉之生力軍出而一鼓盡平之，多則十萬人，少則五萬人可耳。如上述第一步陝豫鄂贛皖浙七省必立歸我有，然後第二步整備大軍聯絡西南各省反赤叛順，進而肅清珠江，則統一中國者非奉方其誰。目前奉之於黨國兩軍，必當與委蛇，有代表來接洽時不妨示好，實使其疏於預防，則將來收效更大更速也。

張勳楊之計劃書，不禁拍案叫絕曰：「真聰明，鄙開真聰明！」曾以之示其子學良與吳俊陞，亦極口贊成，於是楊之計劃書，乃成定議矣。

此次英公使蒞滬森在津與張會談，張謂藍曰：予統一中國已有把握，藍請言其詳，張謂明春即可開贛，蓋即暗指楊所擬之計劃（亦即奉方既定之方針）也。

東南長江方面，在奉、視之有孫傳芳與張宗昌抵禦軍，在最近短時期內，自可無虞。惟河南方面，在奉方則認為十分危急，蓋忠吳（佩孚）之軍械缺乏，無作戰之能力，而靳魏之軍，復傾於南，奉方雖正積極設法，拉攏豫中各軍，使其打先鋒抵禦國軍，然成效如何尚不可知。且國軍由玉鄭州與黨軍樊軍并靳魏等軍合在一起，勢必不可輕侮，而奉軍則又不能不入援與之交戰，既無必勝之把握，自非經過重大之犧牲不可。然犧牲之結果，未必能掃除黨軍國軍樊軍靳魏等軍勢大勢力於豫境之外，今日奉方之於河南，真可謂憂心如焚，寤寐難安者矣。故今日奉方之軍事，已完全置重於京漢線上矣。最近奉方之人，凡以戰訊告張作霖者，若謂黨軍在浙皖方面如何勝利

進展，張不以為意，甚或置若罔聞，若謂國軍在豫西方面，如何勝利進展，則張立現疑慮之色，同時奉系之機關報，亦取如此態度，即北京警察廳檢查通訊社稿，對於杭州失守，安、危急之新聞，不甚扣留，對於西北軍勝利之新聞，有時并官電亦不准截，對各家通訊皆如此，亦可見奉方內部恐慌一斑矣。

兩三日來張作霖迭得探報，一謂馮玉祥已決定收復鄭州而後，立向保定北京進展，奉方如願與之和，則自京經京漢南線交還國軍云云。又一探電，謂馮與靳雲鶚接洽妥當，靳暫勿逼吳佩孚出走，俾大軍到鄭時，可以玉濟吳兵，以吳之付屬兵，由國民與吳結算六七年來之戰賬，是否每次戰禍皆吳一人所釀出云云。蔡家花園會議席上所陳列者，皆此等關於後事之電文也。

奉方常慮地盤最危急者，乃張學良與韓麟春，學良之直隸已逐漸到手，麟春之目標，則注湖北（不要破壞不堪之河南），（河南擬歸于珍），故麟春極力主張奉軍入豫，加入前線作戰，謂再延緩，至國軍攻下鄭州之時，奉軍雖欲入豫，恐為時勢所不許。對於吳佩孚則不妨立刻請其下野，不可再事姑容云云。而張作霖與楊宇霆等則俱不以為然：第一，奉軍此時入豫，縱為重大之犧牲，亦難獲必勝之算，第二，吳佩孚最好由黨軍國軍推倒之，奉方既素標榜信義二字，不能由奉方之手而使吳倒；第三，直系軍為國軍擊潰之際，奉軍正可繼其械，蓋張氏必欲依照前述之方針步驟而行，先以地籌餉彈鼓勵豫中直系軍，使之抵禦國軍，誠誠國軍之舉勢即戰鬥力，然後奉軍始起而擊破之，今日之軍閥，注重在討便宜，而此則大討便宜之舉也。

廣東農民運動之現狀 (十一月二十日廣州通信)

叔 聖

廣東自三月二十五至省農民協會開擴大會議的時候，農民運動最處在一個黑暗時期，四週圍都隱伏着危機！在這個時候，政治環境對農運非常險惡，縣長民團土匪都多方猛烈的進攻，自省農民協會擴大會議閉幕後，政治環境比較以前好些，

民黨中央政治會，對農民運動也有幾個決議案（因為省農會擴大比講議類的原故）同時并決議由總司令部團務委員會中央農民部省農會民政府農工廳等組織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組織之後，通過了解民決開農會糾紛的九條原則；九月二十六日總司令部也發出扶植農民的通告；而中央政治會議又決定省府改組，於是老年的官僚首領民政廳長也下了台，所以這調時候政治環境較以前好些。

但是到了十月，農民運動在政治上又受了一種壓抑，雖然有十月十五的國民黨中央聯席會議，對於農民運動有幾個最低的決議，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予農運以很大的幫助，實際上各地的政治勢力仍壓迫農運如故。

中路方面：土豪劣紳民團土匪互相勾結，摧殘農會屠殺農民，如東莞廣湖事件，花縣慘案，中山土匪圍麻子事件，現在都成了懸案。且中山防軍五十九團更公開宣傳反對農會，要各鄉成立民團，近復與著匪蘇十九吳義和勾結，把中山農運陷於土匪包圍攻襲中，但番禺南海寶安順德等縣，雖有土匪的騷擾，而農運皆有相當的發展。

西江方面：十月十九日四會中央農民部特派員陳伯忠和四會以運員吉人賴西壽，被縣長與民團暗殺了，四會農運遂陷入萬分危急，密南方區民團摧殘農會事件，到了現在還沒有解決，至於廣寧方面比較好些，這個原因一方是農運負責人在這個月內用全力去應付，使防軍縣長不能不努力去敷衍，一方因為他們怕廣寧省在省的農民到政府去請願，故縣長防軍屢次要縣農會請留在省農民回去，現在廣寧環境比較好些。廣寧農運半年來雖屢受土匪摧殘，農民的組織和力量依然存在沒有大掉，且因反動勢力之壓迫，農民的團結更加堅固，主要的自二次動員後，農會目前的環境比較沒有什麼險惡。

南路方面：雷州海康自程庚被殺後，農運呈一種恐慌的現狀。縣長蘇某防軍陳某勾結反動派盡量派他的基幹隊遊擊隊，到鄉村去摧

殘農會，繼農民自衛軍的積極，最近更勸令各區農會改組。并召集反動團體開會，通過兩條限制農會的決議案：（一）農軍不論何事發生；未經縣長及防軍營長核准，不得集中及調動，倘敢違抗，均以搗亂北伐後方論罪；（二）農會不論何種問題發生，未得縣長營長核准，不得自由集合，倘敢違抗，以搗亂北伐後方同罪。這就使北伐的大帽子來做幌子，任意屠殺農民，摧殘農會，使農民束手待斃，不要反抗。因此這個時候，雷州和海康完全是在貪官污吏駐防軍士豪劣紳的惡勢統治下，對農運非常仇視，嚴厲檢查郵政，對於反對防軍縣長的國民黨黨部和農會，常常派人去騷擾。自海康程案發生後，同時遂溪亦發生第一區農會委員被押案，後竟被判半年監禁。總之雷州政治環境已陷入極反動的局面。至於高州方面，電白縣長比較好些——滑頭，同時農民因壓迫的原故，亦練大了胆子，故農運較為發展。吳川農運在這個月內，除受土匪騷擾外，沒有受劣的影響。

北江方面：北江農運以曲江為最發展，因此影響到政治上尤其是上季誠組運動成功後農運更加發展，同時該地防軍對農運亦沒有什麼惡感發生，其餘英德亦有相當發展。吳川縣運現亦有發展的機會。

瓊崖方面：行政委員及防軍見土匪及逆黨乘機蠢動，故主強組織鄉防委員會，以省會瓊崖辦事處為主任，故在此種狀況下，瓊崖農運沒有多大問題發生。

潮梅方面：福建周餘三未即兵入大埔松江以前，駐防軍都是壓迫農運的能手，自松江失守後，五華土匪起來向農會進攻，殘殺農民。當時土匪逆黨乘機起來，何應欽處此環境非常險惡，同時見着各地農運力量可以抵禦土匪逆黨，故何主張組織義軍，并主張將各地農軍暫編為治安隊，受他的指揮，後因農會反對，才把此意取消。自黨軍收復松江出兵永定後，潮梅環境已暫時改變，農運趁此時亦可調

維會員，加緊下層組織。

惠州方面：惠州土匪最多，交通很困難，且劣紳土豪專利用土匪去進攻農會，在十月以前，農會差不多都在土匪包圍，到了十月農會於是發出聯防共同禦匪的口號，首先在惠陽平山設立聯防辦事處，并組織常備義勇隊四十名，同時商家也感覺土匪騷擾不安，故亦願意捐款，自平山聯防辦事處組織後，連同白陀花一帶亦：繼組織聯防。所以連陽方面農運祇從速整頓。紫金縣日橋殺馬路酒後，逆黨因受打擊，仇恨農會之心亦切，故紫金農會時常有被逆黨襲擊屠殺的可能，因此農運比較困難。博羅匪風非常利害，農會祇靠力禦防，盡可能的進剿。

據以上各路農運之趨勢，詳細看起來，在政治上固然受打擊；但有一點可以樂觀的，就是各路農運不因政治環境的惡劣而低落，且各路農運都有長足的發展；尤其是八月省農會擴大會議後，農民對於該會所決議的廣東農民目前最低限度的總要求非常滿意，據各地農運負責人報告，已能激起廣東農民繼續奮鬥的精神。

需導週報社出版的

革命日曆

這日曆各日的下半頁，皆有關於這一日的革命事跡的論述。願之壁上可作革命運動小史看。

普通紙二角
道林紙三角

總發行處長江書店

編輯部 通信處

(漢口後城馬路下首)
嚮導週報總發行所

分售處

- | | | | |
|----|-------|----|-------|
| 廣州 | 國光書店 | 黃梅 | 醜民書社 |
| 汕頭 | 丁卜圖書館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潮州 | 青年書社 | 成都 | 華陽書報處 |
| 香港 | 萃文書坊 | 贛慶 | 民智書報社 |
| 長沙 | 文化書社 | 永定 | 民智書報社 |
| 武昌 | 寶慶書局 | 雲南 | 新安書社 |
| 武進 | 共進書社 | 北京 | 各學校號房 |
| 太原 | 晉華書社 | 波 | 波書社 |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票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週 報

◀ 期 四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列甯逝世三週年紀念特刊

- 列甯逝世三週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 獨 秀
- 列甯論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 魏 琴
- 列甯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 述 之
- 「列甯死了，但列甯主義活着！」…………… 趙 麟
- 列甯與婦女解放…………… 白 麗
- 讀者之聲——

剝削農民以讀書呢？解放農民以革命呢？…………… 程扶植 記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

獨秀

今天(一九二二年一月廿一日)是列寧逝世之三週年，在這第三週年紀念中，令我們回到「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這句話。這句話是列寧所作一篇短文的題目，在現在中國革命運動的高潮中看起來，非常有意義；列寧自己也曾說：「在這題目的幾個字裏却含有苦的真理」。

列寧在這篇短文裏說：「在文明的先進的歐洲，有極發展的技術，有極豐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憲法；現在却到了一種歷史的時期，使資產階級因懼怕那漸漸增長和鞏固的無產階級，不得不擁護一切落後的死了的中世紀遺物，停滯不前進的資產階級與一切停滯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以保存那動搖不定的『儲奴制』制度。在先進的歐洲，且擁護一切落後的東西的資產階級在那裏橫行。……也許還可以舉一個比較顯著的例來證明歐洲資產階級的腐敗，如為了財政的分劃及資本家利益的關係，歐洲資產階級居然擁護亞洲的黑暗勢力。亞洲各處現在都發生了德謨克拉西運動，並且日見擴大，日見鞏固，那裏的資產階級還與人民携手去反抗黑暗勢力。」

列寧的意思是說歐洲本來是先進的，歐洲的資產階級在以前反抗封建貴族做德謨克拉西運動的時候也是革命的，可是現在他們因為對內要壓迫無產階級之興起，對外要剝削殖民地，便不惜聯合國內外封建的黑暗勢力而反革命，而後了；亞洲本來是落後的，可是現在他們居然能夠起來做德謨克拉西運動，而反抗封建的黑暗勢力，而革命，而先進了。

列寧這篇短文，做在去年十四年，即一九一三年五月，正是民國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四月二千五百萬鎊英金大借款成立之後，列寧此文中所稱「歐洲資產階級居然擁護亞洲的黑暗勢力」正是指英俄

德法日五個帝國主義的銀行團借款給袁世凱壓迫國民黨這件事。

列寧若到現在還活着，眼見法內斯的新機運於歐洲各國，而且在一好幾個國家取得了政權，眼見歐洲各國政府尤其是英國力助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黑暗勢力向國民政府國民軍進攻，眼見英國兵在上海在廣州在萬縣在漢口在九江繼續不斷的屠殺中國市民；同時也眼見中國農工農民學生及革命的軍隊均百折千回的向黑暗勢力反抗，全國中德謨克拉西運動的高潮，比之十四年前，更是擴大而鞏固，列寧不但更要自信「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這句話是對的，而且要喊出「黑暗的歐洲與革命的中國」了。

「革命的中國！」「革命的中國！」列寧若到現在還活着，必然這樣歡呼。可是這不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在革命的中國，是否也會走到一種歷史的時期，使革命勢力中一班有「後」的歐洲資產階級意識者，一方面因懼怕工農階級及其政黨的勢力漸漸增長，一方面而為帝國主義和國內黑暗勢力投機分子和平空氣所誘惑，遂至回師和國內外黑暗反動右傾一切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向前進的工農羣衆進攻，在赤白營壘內響應外面的反赤運動，以回復到不革命的中國，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國？

這一問題，我們現在還很難回答，因為兩方面都有可能。中國革命運動的前途，已經顯現出兩個不同的趨勢：(一)武力與工農羣衆的革命化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結合，打倒國內外一切黑暗反動勢力，建立革命的民衆政權(當然說不上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或工農政府)，力圖國民經濟生活之發展；(二)武力與反革命的的大商賈官僚地地主土豪劣紳及懦弱妥協的資產階級結合，和國內一切黑暗反動勢力調

和，在政治上建立壓迫工農羣衆法。斯式的軍事獨裁政權，在經濟上輸入這威爾斯的資本主義。第一、國勢將以完成革命的中國，第二、國樹勢將以造成革命的中國。依照國民政府的現狀及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前進，則可實現前者；國民政府及國民黨者把右派的勢力與友誼看得比黨綱政綱及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還重要，若把左派勢力看得比右派勢力更可慮，若不能斷然制止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西山會議上海大會一貫到底的右派思想與政策在黨內日漸得勢，這些黨內的右派勢力，會和黨外的一切黑暗反動派離散削弱南方革命勢力聯結起來，危害革命之前進，而實現後者。

馮自由馬素彭養光等所領導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自始即反對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三個革命政策，安福政府稱他們爲穩健派，打算牢籠他們以消滅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幸而當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很一致的堅決的和這班右派決裂，才保存了國民黨的政治生命，雖然中山先生逝世了。從西山會議到上海大會，這些右派在組織上雖然不同志俱樂部是一事，在思想上却接受了他們的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三個政策。左派領袖們對於西山會議上海大會的右派行動雖然不贊成。雖然說他們是反革命的，至少也說他們是不革命的，雖然尤其反對他們另組織是叛黨；然而一部份人却已漸漸接受了西山會議上海大會的思想和政策；以爲不勝張也可以革命；以爲反共反赤不是反國民黨；以爲西山會議分子究竟比右派還是真國民黨，究竟是一家人，寧可聯合他們以共其；限制工農運動的呼聲也漸漸到處都聽見；因此我們可以說同志俱樂部西山會議上海大會這些右派分子在組織的運動上雖然失敗了，但在思想和政策的運動上却已勝利了。國民黨左派或者還一件感嘆者這樣，而國內外一切黑暗反動勢力却已經感覺着了；帝制主義者說：『如果國民黨穩健派，於我們并無什麼危險。』本系軍閥和安福系都說：『國民黨的倒排原來的分子，孫文

主義可以容納。』又說：『與俄斷絕關係，離羅以下均須放逐，蔣介石尚能接受此警告，當與其妥協提攜。』內對外政策。』又說：『對黨軍只反俄化，此外尚可商。』上海的買辦階級說：『國民黨雖討厭，然可作爲反對共產黨之用。』國民黨領袖們將如何選擇？接受國內外黑暗反動派離散削弱南方革命勢力的提議呢，還是繼續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

我想每個忠實的國民黨黨員，都不忍忘記了中山先生臨終之言：『我死之後，我們政治的敵人定要設法軟化你們，你們如今不受軟化還要繼續革命，他們一定要殺害你們。』當時段祺瑞對電通社記者說：『子與孫先生所統率的國民黨，自應努力相爲連絡，國民黨果以真正之正道而行，子無不願提攜從事，但如何向共產各說之邪道而趨，則本人宿所反對也。』熊震也對東方社記者說：『孫氏既死，彼國民黨者，鑒於由來之經過，即終不免於分裂，然國民黨中之穩健派，此時有與吾人誓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當時日本的報紙也說：『以段氏爲中心和乎統一，成功與否，胥視其能否與占多數於國民黨之穩健派相提携爲斷。』現在，國民黨很危險的試驗時期又到了！所謂穩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以來，穩健派這一名，即是反對革命者之稱），即是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之右傾分子，是否占多數於國民黨，是否不受敵人軟化而與之誓手提携？這不獨是國民黨的政治生命所關，并且中國革命前途是否會因此中遭頓挫！

或者有人說，我們雖然反俄以反工農運動，我們仍要革命；我們反俄，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反共，同時也反對黑暗反動勢力；我們反工農運動，同時也反對官僚買辦地主豪劣紳及萬惡的資本家。這本是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者的老調，我們總以為這是一片欺人的鬼話，誰也不能相信。即令他們不是欺人的話而真是這樣想，也是一個大笑話，試問有沒有不分敵軍友軍一律用機關鎗掃射這樣

滑稽的革命戰術？並且在事實上，反俄即是幫助了帝國主義；反共即是幫助了黑惡反動勢力；反工農運動即是幫助了官僚買辦資本家地主土豪劣紳。

中國社會，現在只有兩種對抗的大勢力：一方面是革命的工農羣衆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一方面是反革命的軍閥官僚買辦地主土豪劣紳。資產階級乃介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不定；並且他們的力量和政。覺悟都還太弱，只能使他們傾向革命，不能算在革命的勢力之內（即最發達的上海資產階級，一遇孫傳芳的壓迫，馬上通告各界，聲明『其向抱宗旨，除關於商業切身利益外，其他各個言論概不預聞』，並且大登其『不與聞政治』的廣告。有人詢問蔣夢麟先生：什麼是中國革命的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為什麼不挺身參加革命爭取政權？夢麟先生說：『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還太弱，任何勢力能夠統一中國不妨害他們的發展，他們都贊成；他們自己的政治理想還是君主立憲。』夢麟先生這幾句話，描寫中國的資產階級非常深刻。在這樣狀況之下，國民黨右派若反對工農運動，其結果勢

列寧論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

我們的教師，世界社會革命的首領——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到了，但『關於東方的許多預言，已漸成爲實際了』。他的名字，尤其他的思想，已隨東方革命運動的發展，日漸深入亞洲廣大的羣衆了。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們，久知列寧不僅『世界革命工人的首領，且爲反帝國主義反對建奴爭民族獨立的東方民族的首領，其主流思想，即是：現代人類社會，已經開始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但必須殲滅殖民地得到解放，才能完成這個過程。

中國辛亥革命後，列寧曾發表『先進的亞洲與落後的歐洲』一篇名著，其內容，簡直有世界的歷史的意義。當時他已經說歐洲資本

必走到官僚買辦地主劣紳那邊去；若當其對兩邊一齊反對，他自己便懸在空中，有何出路？

自有中國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是中山先生所留給中國一個至可寶貴的遺產。中山先生臨終致蘇俄遺書說：『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護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繼。我真正同志之人。』我們希望每個國民黨同志，都要護守中山先生的遺訓，繼續中山先生未竟之業，造成革命的中國，先進的中國，切勿效落後的歐洲資產階級，擁護一切落後的死了的中世紀遺物，結合一切黑暗反動勢力，使中國仍舊是不革命的中國，落後的中國！

在今天列寧逝世第三週年紀念中，自然合我們聯想到中山先生逝世第二週年也快了；也自然令我們回想到列寧和中山先生對於中國革命之遺言。

魏琴

主義國家日趨瓦解，向反動路上走，增加本國和殖民地農工的剝削，而同時亞洲如當時的土耳其，波斯，中國，已走上革命道路，向德讓克拉斯的新形式前進，以解放千百萬人的奴隸束縛。

當世界大戰時，列寧即大聲疾呼世界無產階級，不應擁護自己資本主義『祖國』，應開始國內戰，使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變爲社會革命的開始。

至於對東方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列寧仍主張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應該聯合本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侵襲并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

世界大戰後產生的社會革命——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即說：

「民族解放運動，在世界革命時期以前，是德的德羅克拉克西運動的一部分；現在在俄國蘇維埃革命勝利後，世界革命開始時期，民族解放運動，已經成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列寧很堅決的以爲俄國社會革命勝利後，世界革命已開始，應把東方民族鬥爭，歸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陣線中，因此，也就決定了東方民族鬥爭的性質和道路。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提出民族殖民地問題草案時，曾說：

「國際政治情形，使無產階級專政成了目前問題，而現在國際政治時事，亦必將集中於一中心點：世界資產階級反蘇俄的鬥爭。至於蘇俄週圍，一方面，必然聯合各先進國工人的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必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因爲這些被壓迫民族，在自己的經驗中，深知必須和革命的無產階級聯合，必須蘇維埃政權戰勝世界帝國主義，才是他們被壓迫民族的出路。」

以後國際情況的發展，完全證明了這種預言。

事實證明，近來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日漸更和蘇聯接近。僅從最近數年來土耳其、波斯、高麗等歷史證明，亦可見蘇聯的鞏固，即是增加了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反之，被壓迫民族的勝利，亦必然鞏固蘇聯的國際地位。所以列寧垂死前著的一「寧少而好」一文，可謂有先見之明。當時各國帝國主義企圖以武力干涉或封鎖，以遠消滅世界第一蘇維埃國家，列寧說：

「我們可以避免和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將來的衝突嗎？是否

我們可以在昌盛的西歐和東方帝國主義國間的矛盾和衝突，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放我們過去嗎？——第一次，即西歐的

反革命，曾幫助俄國反革命向革命進攻，而因西歐和東方的反革命營壘中，因西歐和東方的剝削者營壘中，因日本和美國的營壘中，有種種矛盾和衝突，才消滅了西歐及東方反革命之企圖。」

列寧在本文末，即回答：

「鬥爭的前途始終繫於佔大多數人民的俄國、印度、中國等，祇因這大多數人很迅速的參加近幾年來的解放鬥爭，於是世界革命鬥爭的命運才能確定，而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已得完全保障。」

所以列寧不僅理論的描寫世界革命運動前途，一九二三年時，他已能很實際的，使蘇維埃前途及世界社會革命前途，和東方革命運動相連貫。

如果列寧迄今尚在，眼見中國最近二年來革命運動發展的緊張，他必將很熱烈的高呼世界無產階級幫助中國革命。他必將以鐵的邏輯及世界無產階級戰鬥的偉大熱情，解剖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之陰謀，揭破社會民主黨歲的和平假面具，而實幫助國際帝國主義繼續統治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可是列寧必將同時提醒工農羣衆，勿受本國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和軍閥等的影響，並將很堅決的高呼中國勞動羣衆注意，緊防國內反革命。列寧必將告中國民衆應很謹慎的，對待口上左傾的一般軍官領袖們，他們已經不高興正在發展的工農運動，他不懂且不願懂工農運動才是中國民族革命的保障。

我們相信，列寧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農民及一般勞動羣衆，必將作如此說。因爲一九二〇年列寧在第二次國際大會提案時，已經告訴世界無產階級及東方民族，說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中，難免有二種傾向，互相消長：其一，即是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主張資本制度之下，正在互相消長；其二，即是貧苦農民的鬥爭，主張解放自己，脫離一

切剝削。第一種運動企圖管理第二種運動，且有一部分成功的；可是共產國際應當反對這類的管理，而扶助殖民地工人羣衆階級覺悟的發展。所以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條，應當推銷帝國主義，才是最重要的職任，還是組織工農，以便引他們參加革命及創造革命政權。」

比如印度近幾年來，如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革命運動本來很爲緊張，但資產階級領導革命，資產階級和英國帝國主義妥協，革命利益遂爲所賣，革命潮流遂至低落。故革命中，資產階級領導工農運動的嚴重危險，雖然當時東方尚無現在的運動範圍，但列寧確早已見到了。

可見列寧早已預見東方解放運動中應遇的矛盾和困難了！列寧的思想，在中國革命經驗中，已漸證實，故去年十二月第三國際擴大會議論中國革命前途，曾說：

「如果從兩方的階級結合觀點來看，則中國革命的主要前途，確已明顯。從歷史的講，雖然現在發展過程中的中國革命，尙是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性質的，但這一革命應當爲普遍的社會

列寧主義不僅是解放世界無產階級唯一的武器，而且是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一切被壓迫民衆的唯一武器。被帝國主義重重壓迫的中國民族自然祇有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完全接受列寧主義這武器——理論與策略，才可以解放出來。但是有人（尤其國家主義者和國民黨右派）却以爲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情」，列寧主義不適合於中國。

然而列寧主義究竟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呢？這是我們列寧主義者應該切實答覆的。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須得切實瞭解究竟什麼是列寧主義，尤其是產生列寧主義的環境和列寧主義在

運動性質，中國革命的結果，不一定創造適合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條件。中國革命發生在資本主義倒敗時期，爲推翻資本主義和創立社會主義的整個鬥爭之一部分。既然階級基礎可以決定革命國家的結構，所以中國的新國家決不是純粹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國家，而將是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過渡時代，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府。」

列寧論東方革命及其性質的預言，不僅已見諸實際，且爲世界政局柱石。布哈林說：「東方亞洲革命已開始，中國近年來的運動，不僅繼續辛亥革命，亦即是東方亞洲革命之起點。爪哇和蘇門答臘的暴動，高麗革命運動之成熟，非資產的獨立運動及南美洲和墨西哥的將爆發的獨立鬥爭，——這些事實，均是證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鬥爭中，有千百萬的新隊伍，日漸增加。」

世界革命首領逝世三週年紀念日，東方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已經在很堅決的和帝國主義戰鬥的行程中，列寧主義，就是他們這門的唯一工具，就是他們將戰勝敵人的唯一保證！

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

述之

俄國革命中的實際運用。

什麼是列寧主義？斯達林答覆這問題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恰切點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見斯達林所著列寧主義概論）。斯達林關於列寧主義的定義這個答案是相當之對的，是很科學的。但我們爲要使得普通的人們容易瞭解起見，還可以簡單地說：「列寧主義是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或者現代的共產主義。」

列寧主義的內容究竟是怎样呢？要瞭解這問題，便須先瞭解

生列事主義的環境。斯達林說：「列事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內生長起來形成起來的，這時帝國主義的矛盾性發展到了極點，這時無產階級的革命成了直接的實際問題，這時工人階級準備革命的舊時代已經過去而到了直接向資本主義進攻的新時代。列事即帝國主義做『野死 資本主義』。爲什麼？因爲帝國主義發展到這時，資本主義的矛盾性就到最後的一點，到極端的一點，過了這界限就開始革命。」

斯達林並且舉出帝國主義之極端的矛盾點的主要者：第一是勞動和資本中間的矛盾，即財政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特別嚴重地剝削和壓迫工人階級，推動工人階級走向革命。第二是各派財政家和帝國主義列強中間爭奪原料產地爭奪別人領土之鬥爭的矛盾，即各帝國主義間爭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鬥爭。第三是少數統治的『文明』民族和幾萬萬殖民地弱小民族人民中間的矛盾，即帝國主義特別嚴重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逼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走向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以上這些矛盾集起來便形成無產階級直接進攻資本主義的革命局面。這便是產生列事主義的國際環境。

斯達林還說明產生列事主義的策源地——俄國，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些矛盾性的集合點。因爲『沙爾的俄國是種種壓迫的故鄉——資本家的壓迫，殖民地的壓迫和軍事的壓迫——俄國的壓迫是最無人道的最野蠻的形式。』因爲『沙爾的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軍，不僅因爲俄國放任外國資本到俄國操縱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如燃料和金屬等，而且因爲俄國能夠供給西方帝國主義以幾百萬兵士。』『沙爾』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家狗，而且是替西方帝國主義從幾萬萬人民中榨取借款的利息交付巴黎倫敦柏林和魯西律的代辦者」。因此沙爾主義的利益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完全一致，反抗

沙爾主義的革命鬥爭必然形成了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結果俄國反沙爾主義的革命不能不變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幕。

列事主義便是在這樣的環境——國際的和俄國的——當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列事主義，一方面天然成了反抗并消滅世界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唯一武器，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另一方面又天然成爲解放被壓迫民族和解放被壓迫農民羣衆的理論和策略，即解決『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策略。這便是列事主義的內容。所以我們以爲列事主義——現代的共產主義，不僅是解放世界無產階級的武器，而且是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一切被壓迫民衆——特別是農民的武器。

列事主義的產生及其內容既是如此，那末，列事主義究竟是否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呢？這裏便到了應該求石看中國究竟是有麼一種『國情』的問題了。現的國際狀況，仍然是帝國主義所支配的國際狀況，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矛盾性達到極點的國際狀況。這是無人能否認的。現在的問題只是：中國處在這個資本主義矛盾性達到極點的帝國主義的國際狀況之下，中國的所謂『國情』究竟如何，尤其是否與列事主義的策源地俄國絕對不同。斯達林所告訴我們的：『沙爾 俄國是種種壓迫的故鄉——資本家的壓迫，民族的壓迫和軍事的壓迫——俄國的壓迫是最無人道的最野蠻的形式。』究竟現時國際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所統治的中國是不是如此？『霸占海關，協定關稅，確占鐵路郵政和航行一切交通權，自由拆取礦山，強迫劃定租界，強置領事裁判，甚至自由由電駐海關，製造軍用械，凡此種種，如五卅屠殺，沙基屠殺及高橋屠殺等』，製造軍閥中，凡此種種，難道不是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的中國之最無人道最野蠻的壓迫嗎？連年戰爭，破壞一切交通有金融，禁止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

由，無限制的苛捐雜稅，甚至自由屠城屠村（如吳佩孚在河南張宗昌在山東屠殺社稷會等），自由殺戮民衆（如段祺瑞的「三一八」慘案，吳佩孚張作霖傅芳張宗昌等在各地的隨便逮捕殺戮等），凡此種種，難道還不是封建軍閥對於人民之最無人道的最野蠻的「軍事壓迫」嗎？至於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壓迫，更是顯而易見的事，我們只看中國工人的工作時間多自十二小時至十七八小時，工資低至一二角，甚至幾個銅板，便可知工人的經濟痛苦了，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待遇簡直是對待牛馬一般，我們到處都聽見資本家尤其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打工人甚至殺工人（引起五卅慘案的顧正紅便是被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打死的）便是事實。至於工人沒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那是不用說了。在現時的世界上，資本的壓迫，殖民地的壓迫和軍事的壓迫，其無人道，其野蠻，還有甚於中國嗎？中國民族所受的壓迫，真是世界的模範壓迫，中國是種種壓迫的故鄉，是沙爾的俄國第二啊！至說到中國封建軍閥對於帝國主義之忠實比之沙爾更超過百倍。牠們不僅是替帝國主義從幾萬萬人中榨取借款的利息交付倫敦東京紐約巴黎的代辦者，而且簡直是將中國一塊一塊地割賣給帝國主義的賣國賊。另一方面我們看見日本帝國主義差不多完全佔領了東三省和山東，長江和西江流域差不多完全成了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但是同時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又蓬蓬勃勃地向各方面發展，因此便形成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巨大衝突，中國成了世界帝國主義競爭的最後戰場，帝國主義此種衝突反映到中國封建軍閥方面，便形成民國十六年來的軍閥戰爭。

由上面的情形表現出來，中國是完全繼續着沙爾時代的俄國狀況，因此形成了現代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矛盾衝突的焦點；幾萬萬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的衝突，幾萬萬被壓迫人民，特別是農民，與封

建軍閥的衝突，工人與資本家——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和官僚的資本家的衝突，帝國主義中間（若果是日英美間）的衝突。這些矛盾衝突的總和之表現便是現時的「國民革命運動」。

中國的國民革命的鬥爭，與俄國反沙爾主義的鬥爭一樣，天然成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將天然要接近而且應該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

我們現在且問所謂中國所謂特別「國情」的人們——尤其是國家主義者和國民黨右派，中國的國情有什特別！中國一般民衆的是同俄國那時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軍閥（如俄國的沙爾）的壓迫嗎？中國的幾百萬工人和幾萬萬農民不也是同俄國的工人和農民一樣受資本家和地主豪劣紳的壓迫嗎？自然中國的工人農民和一般民衆所受的壓迫程度與俄國那時有不同的地方，但是要求解除壓迫始終沒有什麼不同。中國的全民族是否應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是否應該從封建軍閥的鐵蹄下解放出來？中國的幾百萬工人和幾萬萬農民是否應該從資本家（尤其帝國主義的和官僚的資本家）和地主官官商吏上豪劣紳的重重剝削和壓迫下解放出來？我想若不是帝國主義者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和專門剝削人的資本家地主，或牠們的走狗，誰都應該贊成這個解放運動。

由我們的觀察，由每一個真實革命者的觀察，中國的所謂「國情」，簡直是俄國第二，是現代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衝突的總合之表徵。

中國的解放運動，中國的革命將無疑地與俄國革命的形勢俄國革命的過程相近（自然不是完全一樣），所以中國的革命特別用着列寧主義全部的理論和策略——民族問題、農民問題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也只有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能解決中國問題。因為中國情形在現在世界上是第一等的複雜，「其解決中國問題也是第一等困難。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包含着歷史上許多時代

的成分。資本主義是從英國發生出來，由英國向西走則到美國，向東走則到法國，由法國而德國而俄國，但資本主義愈往東走則愈複雜，因為愈東走，則東方的後勢力——封建的勢力——愈大，資本主義因碰到東方封建制度的種種歷史的複雜關係常呈特別複雜的狀態。

法國的資本主義比英國複雜，德國比法國複雜，俄國又比德國更複雜，在俄國內差不多同時保存全人類經濟發展的一切形態。自資本主義到了中國，與中國四五千年遺留下來封建制度混合，同時加以帝國主義的特別侵略和特別播弄，使得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呈更複雜而奇異的狀態。——資產階級的民族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在英法差不多由資產階級擔任，那工人和農民的力氣是比較小的。在德國就完全不同了，俄國的資產階級不惟軟弱不能領導俄國的民族德謨克拉西革命到底，反而與封建階級的沙爾妥協以反對無產階級，因此，俄國的工人和農民不能不擔負推翻封建沙爾的德謨克拉西革命直到無階級革命。在現今中國民族德謨克拉西革命的國民革命裏，事實表現出來，顯然幾乎成了俄國革命，歷史複演，並且資產階級更軟弱更反動，工人階級更有力量，尤其是農民一開始便完全與工人一致，這種現象是證明中國社會之特別，同時也就是證明列寧主義之理論和策略特別適合於中國，能全部的適用於中國。

中國是俄國而後帝國主義各種矛盾性適合的地方，同時便是世界帝國主義最弱的地方，也便是革命最容易爆發而且容易發展的地方，俄國的革命便是前例，斯達林在三年前曾言世界革命的將來的爆發點仍然是在帝國主義領袖最弱的地方，不是印度，不是德國。但是現在照國際形勢觀察，情形却有點變了，我以為中國或者也是一個繼承俄國的候補員。但是有人說，從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到社會革命，已經過「道里馬里城」經過長久的時間，

是說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後，還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才達到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這個理論已被列寧打倒了，并且已被俄國革命的事實證明是不對了，所以列寧說，由資產階級而德謨克拉西革命轉到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中間不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見列寧的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民族殖民地問題草案）。

自然我們列寧主義者，承認中國目前的革命是民族的德謨克拉西的革命，還說不上無產階級直接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這個革命始終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且這個革命絕不限於民族，德謨克拉西，必然很快的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面走。

現在是列寧主義的時代，是人類社會整個的時代，是人類會中不僅無產階級而且是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最後解放的時代，中國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應站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起來爭得解放，也只有這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學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才能得到解放。

依照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中國目前國民革命的幾個根本原則是：
(一) 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二) 中國的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鋒隊；
(三) 中國的革命應該擁護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到底；
(四) 完全承認內一切民族平等；
(五) 永續革命。

我們如果承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便應徹底地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應使中國的革命與世界革命勢力——領導世界革命的蘇俄和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族——親密地永久地合作。反蘇俄仇視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便是反革命。我們如果承認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之先鋒隊，我們便應絕對尊重工人的利益，如果犧牲了工人的利益，便是犧牲了革命。我們如果承認擁護大多數農民的利益，我們便須在鄉村徹底打倒土豪劣紳，剷除

付壓迫農民的一切封建制度的餘毒。我們如果承認國內一切民族平等，我們便須徹底承認蒙古和西藏等民族有獨立權。反對蒙古西藏的獨立權，當然是反革命。最後要明白國民黨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的階段，國民革命只是到社會主義革命之路，人類最後的真正的解放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只有努力建立人類共產制度的社會。列寧主義的極終理想，便是要領導全人類由種種被壓迫的社會到其

「列寧死了，但列寧主義活着！」

這是俄國無產階級三年前痛哭我們的偉大的死者之壯語。而今，經過了這沒有列寧指導的三年，全世界無產階級以及一切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民衆，益加普遍地明白：列寧死了，列寧主義不但活着，而且向前發展。

的確，我們失却偉大的世界革命之導師，已經三年了。導師給我們的遺訓，我們永久牢記着，我們而且遵守他的遺訓，以為我們行動的準繩，如他在世時一樣。在這三年中他的偉大益加爲廣大的民衆普遍認識了。當這紀念導師逝世第三週年的日子，我們應該回頭看看這三年來世界革命的進展，看看牠的事變是否合於導師所推測，看看我們的努力是否完全遵守導師的教訓。這是我們每一個革命黨人，在這二十世紀最可悲衰的一個紀念日裏，應該細心思索的。

自從列寧死後，無疑，在這三年中世界發生大的變化。今日的国际狀況及世界革命前途，已經與列寧在世時不同了。

這三年來世界的變化，爲簡便起見，可以列舉底下四點，雖然這四的變化是相互連繫着，而嚴格區分是不可能的：

- 第一，資本主義形成暫時「穩定」的局面；
- 第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維埃聯合，保持存在，而且日益鞏固；

產主義的社會。所以我們應瞭解「永無革命」的意義，要從國民革命作到無產階級革命。

中國被壓迫的民衆們要得到真正的最後的解放，只有站在列寧主義旗幟之下來奮鬥，來學習列寧主義，來接受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使列寧主義成爲我們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

超 麟

第三，歷史上最富於保守性的英國無產階級發生左傾；

第四，東方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革命，有新的重大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所謂「穩定」差不多是從列寧逝世前後開始。帝國主義大戰所引起的嚴重危機，可說，結束於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德國革命失敗。從那時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沒有直接的革命狀況，從那時起，被大戰破壞的資本主義，係一部分恢復起來，從那時起，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改良派的社黨人歡欣鼓舞，爲資本主義從今穩定了。的確，從那時起，資本主義比較最初幾年是「穩定」了的，但這種「穩定」乃是暫時的部分的，絕不如戰前那樣，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仍在潛滋暗長且日益加劇，先進國的工人運動和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反因之增長起來，革命之火隨時都有燃燒之可能。這是帝國主義者和改良派社會黨人所視若無睹的。這是列寧主義所明瞭認識的。

其實，當一九二三年之初，德國正處於戰後恐慌并含孕育着直接革命危機之時，列寧就已覺得資本主義有一時期趨於「穩定」之可能了。他在一九二三年春天所著一篇論文說：「國際關係的系統現在以這樣，在歐洲，有個戰敗國——德國，受戰勝國爲糾紛着，又有許多國

家，歐洲、陳腐的國家也在內，則因戰勝關係，能夠給本國被壓迫階級以少許讓步，——這種讓步却能延緩其國中的革命運動并創立某種類似「社會和平」的狀態。」他這種觀察到他死後尤其的確了，因為從他死後起，不但戰勝國如此，即戰敗的德國亦因得英格盧德克連財政資本援助而創立了這種「社會和平」，即全部資本主義都趨於「穩定」局面了。可見近年來所謂資本主義「穩定」的局面，列寧在世時早有了先見，他既然有此先見，所以在同一論文裏又約略指出共產黨今後應該怎樣行動。一九二五年三月，共產黨國際大執行委員會指出資本主義「穩定」局面後，各國共產黨對付這種局面的策略都是一本列寧的指導備去的。現在，由事變的發展看來，國際共產黨人對於資本主義「穩定」之列寧主義的估量 and 應付，是十分正確的。因此，這三年來，雖然在資本主義「穩定」底下，革命勢力仍然能保持存在且能繼續向前發展，可說是國際共產黨靈活應用列寧主義的成效，而列寧主義亦因此得新的證實和新的發展了。

但列寧主義應用的成效，在列寧手創的國家——蘇維埃聯合會裏說來，尤為明顯易見。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列寧的黨指導下唯一的國家。列寧對於這個國家尤特別的注意，——這裏我們須提問，列寧之特別注意蘇聯，不但是因為牠是十月革命最大的繼承物，而且因為牠是發展其他各國革命最有力的工具。在無產階級政權建立上，列寧有重大的作用，這些我們姑且不說，這裏我們提起來說的，即是他在最後第二章論文裏關於蘇維埃聯合會主義建設的意見，其中協作社問題，工農聯合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電氣化問題，國際政策問題，國家機關問題等，都有具體的教訓留給後人。原文甚長，我們也無庸徵引了。這三年來，蘇維埃聯合會不但能抵禦帝國主義的進攻，而且內部經濟日益發展，一九二三年列寧文中向以為「全看來，我們的人民勞動力現在比較前低得多。」而在現在，

一九二七年，則可說蘇維埃的生產力大體已恢復戰前程度，有幾部分且已超過了。中間俄國共產黨內雖然起了政治見解上的爭論，如托洛茨基主義爭論和最近的新反對派爭論等，但結果仍然是列寧主義的中央勝利，結果不僅未損害列寧主義的統一，而且更鞏固列寧主義的統一。這也可說是俄國共產黨，接近列寧的革命而新的發展了。

列寧主義的成效，而列寧主義亦因此得新的證實和新的發展了。蘇維埃聯合會固和發展這「事實」已經就可以打破帝國主義者和改良派社會黨人真以資本主義雖然穩定之迷夢，已經就可以證明這「穩定」是何等的脆弱！但打破這迷夢的，還有別的重大意義的事實。英國工人運動之左傾便是這些事實中的一個。英國工人運動之左傾無疑是近年國際上一件重要的事實。這一左傾的過程開始於不久。本來，麥克唐納爾的登臺乃是資本主義「穩定」局面的表現，因為英國帝國主義看見俄國革命失敗，新的「社會和平」時期到來了，於是更「能夠」給本國被壓迫階級以少許讓步，這種讓步就至於讓改良派社會黨人，麥克唐納爾湯姆斯等，來組織內閣。英國帝國主義初意是要以這讓步和緩民衆的怒潮并減殺革命的運動的，但結果，反出乎意料之外，即這讓步不僅未能和緩民衆的怒潮，減殺革命的運動，反因之加緊民衆的怒潮，增加革命的運動了；素以保守性著名的英國無產階級，因「工人政府」之成立，而左傾了；素以保守性著名的這不僅不是英國帝國主義初意之所料，而且也不是麥克唐納爾湯姆斯等改良派社會黨人初意之所料呵！

這種「奇異的」過程究竟怎樣發生的呢？這仍然是由於列寧主義靈活應用的。列寧對於英國工人運動，一向是十分注意的，因此他也注意分析英國經濟政治社會等關係，尤其注意英國的工黨。英國工人運動，原多是改良主義佔絕大勢力，改良主義是有經濟基礎的

，其經濟基礎就是英國帝國主義從殖民地剝削來的額外利潤分點給上層工人。這在解釋「勞工貴族」，想辦一切工人運動。這本是列寧主義理論的解。根據這種解釋，則一旦英國帝國主義這種額外利潤減少無力分給「勞工貴族」了，改良主義運動便失却其經濟基礎，革命運動必代之而興。所以列寧注意英國工人運動，就準備英國有改良主義失。革命運動勃興的一日。第二國際一成立，他就堅決主張英國須從速組織一強有力的共產黨，一九一九年他答覆英國共產黨人的一封信中即，力在說明英國須組織共產黨的必要。這書，我們應該注意，列寧不僅主張英國須從速組織共產黨，而且詳細討論英國共產黨應採取的策略。英國因為是改良主義最盛的國家，故共產黨運動一開始即帶左派幼稚傾向，所以列寧在「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中尤注意糾正英國共產黨的這種傾向。這傾向主要表現在參加議會運動及對於工黨關係二個問題上面。列寧反覆解釋議會運動的真正意義，同時尤注意工黨問題。他明白指出英國工黨是一種特殊的團體，工會會員一概加入，各派不同的政治思想能變包併存在內，且能各保存獨立的言論機關，這與黨與通常的黨是兩樣的，說其說起來，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介在政黨和工會中間的一種組織。因此，「共產黨可以加入工黨。祇要能保有批評的完全自由并能施行自己的政策。」共產黨應該不斷的與工人羣衆連絡，經常的在工人中煽動並參加一切的罷工及其他運動。列寧又指出麥克唐納爾湯姆斯等固然反動，固然想得政權，固然得政權後將更加反動，但共產黨人仍然應該在議會中幫助他們，因為落後的羣衆仍然是跟着他們走的。他們果真登臺，「共產黨人應該參加議會，應該從內部幫助羣衆認識他們的政治真相，……不然，便是妨害革命，因為沒有工人階級大多數觀點改變之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改變觀點，須靠羣衆有政治經驗，而不僅靠黨宣傳所能奏效。」

我們不憚辭費做列寧上四話，無非證明列寧對於英國工人政黨的認識是異常明瞭，而其策略是異常正確的。果然，列寧逝世不久，麥克唐納爾就登臺了，此時英國共產黨完全遵守偉大的死者之遺訓，在工黨中代表真正工人利益提出要求，不斷地向羣衆證明所謂「工人政府」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并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并不能實現工人的要求。於是英國工人階級有這一事實的政治經驗，遂否定了改良主義的假面具而開始左傾，以至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初的罷工，爲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後英國所未曾有過的大騷亂。這也可以說是英國共產黨靈活應用列寧主義的成效，而列寧主義亦因此得新的證實和新的發展了。

與英國工人運動左傾有同樣意義。中國以及全東方殖民地民族解放反帝國主義運動更可以打破資本主義穩定的迷夢。殖民地民族革命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上的重要，是列寧第一次指明出來。列寧晚年尤其注意東方問題，一九二三年在天安的論文中就說：「同時許多國家：東方印度中國等正因此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從其舊巢中被迫逐出來。其發展完全傾向於總的歐洲化。在這些國家中，也開始發生歐洲式的發酵。現在全世界都明白這些國家也被牽引入於非進入全世界資本主義恐慌中不可的一種發展。」他的意思是說，東方殖民地國家必然感受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因此必然要發生與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的革命危機。他的預言現在完全證實了。正當他著這論文時，中國發生有極大意義的「二七運動，從此「確實說，中國工人的行動已經走到世界無產階級的組織了！」從二七起，中國無產階級就形成獨立的政治勢力，中國共產黨鞏固發展，并根據列寧主義策略，建立同盟革命的聯合戰線，因此促成國民黨改組，於一九二五年爆發震動全世界的五卅運動，此運動并引起民衆的覺悟，一直繼續至於今年的一三運動。現在中國事變是全世界最注目的事變，中國問題

是倫敦紐約巴黎各方面注目的問題，現在中國革命中不僅有工農階級的參加，而且無產階級確實佔在領導的地位，而農民為革命的基本勢力。中國革命而且引起東方其他諸國如印度朝鮮爪哇等的崛起。列寧關於東方的預言，列寧主義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策略，完全證實是不錯的。因此，也可以說，中國革命運動以及東方革命運動所以如此蓬蓬勃勃，也是中國共產黨及東方其他各國共產黨，靈活應用列寧主義的成效，而列寧主義亦因此更動新的證實和新的發展了。

列寧與婦女解放

在這列寧逝世第三週年紀念日，我們應該牢記偉大導師論婦女解放的話。

列寧極端厭惡任何一切的剝削和壓迫，不管壓迫者對工人，或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或男子對待女子。列寧時時并到處以同等的眼光反對一切剝削和壓迫的形式。列寧是世界無產階級領袖中第一個主張消滅家庭中社會中不平等的人，所以十月革命之後，他立刻號召全體俄國人從事實上解放婦女：

『走向社會主義的工人國家之任務將有二層意義：第一層是比較簡單比較容易的，即在撤廢那些男女不平等的舊法律。』

因此，列寧繼續說：

『蘇維埃政府是勞動者的政權，這政權成立後幾個月中立法上即行了一次大改革。使女子屈服於男子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中也已完全不存在了。這種法律，乃特意利用女子的弱點，使之處於不平等地位的。這就是離婚法，私生子法等。』

但要婦女解放事業能夠切實進行，必須容許自己已無須最切身最受壓迫的部分（婦女）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必須容許婦女參加政治。

『引導蘇維埃參加政治，是不能不引導婦女參加政治的。因

。綜上所說，可見偉大的世界革命導師列寧逝世這三年來所有國際重大事變，在客觀上都合於列寧主義的推測，在主觀上，共產國際及其所屬各黨也都能應用列寧主義應付新的事變。從此，列寧主義更加充實更加完成——

列寧死了

列寧主義不但活着，而且向前發展！

白麗

為婦女佔全人類的一半，在資本主義底下受嚴重的壓迫。女工與農婦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她們甚至在最德謨克拉斯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也是：一、沒有平等權利，因為法律是不許她們與男子平等；二、成為「家庭的奴隸」，從事於最瑣小的最愚暗的最煩雜的廚房工作和一般家務工作。」

他又繼續說：

『我們的任務就在使每個勞動婦女能夠接近政治。』

他又說明，婦女不能參加政治生活，其主要障礙物，仍是家務工作，并繼續說：

『如要完全解放婦女，為要使婦女真正與男子平等，必須有社會的經濟，必須女子參加一般的生產工作。』

列寧明顯知道，要婦女事實上的解放能夠迅速前進，必須婦女已積極參加這種運動，所以他號召婦女：

『我們創設模範的住宅飯堂等，這是解放婦女家務工作的辦法。婦女在這方面所做工作最多……』

『女工自己應該注意發展這種辦法，婦女這種運動就能達到完全改變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舊地位。』

說到婦女在資產階級國家的地位，列寧比誰都憤慨反對所謂資產階級等級讓克拉克西底下男女平等的騙術：

「資產階級德讓克拉克西，口頭允許平等和自由。事實上，甚至最進步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沒有一條法律訂明男女完全平等，完全自由不受男子壓迫。」

蘇維埃政權盡力使男女平等，并剷除婦女所以受壓迫的根源：

「男女不平等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是廢除了，特別廢除婚姻上家庭權利上和對小孩的不平等關係上的法律。」

讀者之聲

剷削農民以讀書呢？解放農民以革命呢？

記者先生

我是一個愛讀革命刊物者，我對於嚮導尤其十分尊敬，每期寄來，我必從頭至尾細細看完；但說每看完一期，都有幾間發生，我的條件，好懶，雖有疑問，從沒有請先生解答，今天看完一七八期先生答蘇國應君的信，我感想有下面諸問題，現把牠寫出，請先生費些精神答覆：

(一) 先生答覆麥爾澤君說：「中國共產黨主要代表農工農利益，至於國民黨，則我們不能看做純粹代表第三階級的黨，應該看做是中國各被壓迫階級的一種政治聯盟，這種政治聯盟在目前革命階段上是必要的，中國共產黨正因為這個必要才加入國民黨。」先生這說話，實沒有什麼問題發生。有許多同志對於先生上段話不免懷疑。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還是作納稅聯軍革命軍

聽過了列寧以上所說的話，祇有野蠻人和瘋子才能相信資產階級報紙的謊言，說俄國婦女地位比較戰前更惡劣。

俄國婦女現已取得的地位，正是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婦女所夢想的，所以列寧說：

「我們現在可以不誇大的說，除俄國外，世上再沒有別的家，婦女有平等權，不處被壓迫地位并不做日常的家庭生活。」

中國被壓迫的婦女應該十分注意偉大導師的話，照他指示給俄國婦女的道路，走去。

略，聯合革命勢力實行國民革命，打倒同樣敵人帝國主義者軍閥……

至若革命方法，應依照孫總理三民主義共同奮鬥。今共產黨說：

我主要的是代表農工農謀利益的黨；又共產黨同志時常告訴工友們農友們：我們唯一生路，就是階級鬥爭，打倒資本家。其實，現在中國

各階級同處雙重壓迫之下，沒有大資本家。我們唯一出路，還是聯合

各階級實行國民革命，今共產黨倡階級鬥爭，在三民主義立場，會不

會分散國民革命勢力呢？又國民黨代表農工商學各階級謀利益的黨

，如共產黨代表農工謀利益，共產黨在國民黨立場，又怎樣向各階

級解答？現在廣州各工人團體，因生活困苦，要求東家加薪紛紛封

閉各商店，使東家承認加薪條件，有許多商人看這樣形，懷疑本黨

不為代表各階級謀利益。前日我考商民協會指導員考試題，問我如

樣向商人解釋國民黨始終為各階級謀利益的黨？我轉問先生對於

這個問題，你怎樣解釋？

(二) 廣東自國民政府統治以來，農工各團十分發展，這是本黨扶植農工好現象。今年農會宣布向地主實行討租，許多地方發生鬥殺的事件。敵縣(五華)也因討租問題發生衝突，至今二方交戰，仍未息火。在反革命者當然反對農會，代地主宣傳，我對於農民運動，雖然沒有實地參加工作，我的言論上已表同情，但是接到家信陳述慘狀情形，不禁毛髮悚然。這雖在農民革命進程不能免的，未知先生有何高見，可以避免流血事件麼？我的同鄉同志出外讀書，多賴家庭租費接濟，今農會減租，我切身問題受絕大打擊，大地主方面固不在此例，但我是一個貧苦學生，我即到大學讀書，全靠親戚租費接濟，今農友要求減租幾擔租穀，我即不能繼續在學校讀書，先生以為當此地位，應怎樣維持讀書？又我的同鄉某君頗富革命性，對於農民運動尤具熱心，今年六月農會減租時，他就給信他的父兄說：『現在減租之說，普遍廣東，潮流所趨，實不可遏止，父兄大人目觀農人終日辛苦，對於農會減租布告，應照實行。』他的父兄接到信後，怒氣冲天拍案道：『讀什麼書，革什麼命，讀到這樣，想革我的命！』馬上即拍十二萬火急電，給他的兒子，大概說：『希兄接電後，普即返家，我不准繼續接濟汝讀書費，倘汝再違命，即斷絕接濟。』於是乎！這位革命青年接到此電，快快不安，不能在校繼續讀書，即輟輪返家。

先生汝看完上段的話，我們青年又怎樣革命？

(三) 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中，受雙重壓迫，我們今日要求生存，解除一切痛苦，脫離不平等枷鎖，唯一的出路就是國民革命。革命方法，孫總理遺囑我們，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是總理臨終最後遺教我們國民革命途徑。故聯俄聯共，革命黨員應該明白，且應履行；我有幾個同志他已經加入國民黨，他對我說聯俄聯共，我實在懷疑。我說：『汝懷疑麼？什

麼？汝既是國民黨員，對於總理遺囑應該接受，如果拋棄了總理革命遺教，簡直配不上國民黨員。』他答說：『聯俄聯共我未曾不擁護，不過目前我共產分子操縱農工各機關，又國民黨各機關裏都有俄人充顧問等等，他們說：以平等待我，不知有什麼事實根據？將來我實在怕俄國是赤色帝國主義。』

先生汝聽上面的話，又將怎樣解答？

以上所問大概是我和同志日常辯論的，也有我個人疑問的，請先生下次分別作極準確的覆答！

扶植先生：

來書提出的問題，茲依次答覆如下：

第一個問題可分二點：(一) 階級鬥爭會不分散國民黨的勢力？(二) 怎樣向商人解釋國民黨是為各階級謀利的黨？

關於第一點，我們應該知道：第一，階級鬥爭是歷史必然的事實，不是人的主觀所能阻遏的，也不是人的主觀所能阻止的，共產黨對於階級鬥爭與其他政黨對於階級鬥爭不同的，即在共產黨指出事實，其他政黨則隱蔽這事實。第二，近年來中國國民革命潮，高漲乃是工農運動突起的結果，祇有數年前工農運動未起時，雖然一樣的有國民黨一樣的有北伐，但國民革命勢力停滯不進，就可知道。然而工農運動突起，同時工農必致力於發展本階級的組織(如工會農會和共產黨)和改善本階級的經濟地位(如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農民要求減租)，這在資本家地位上看來是工農向他們行階級鬥爭(其實工農原來所處惡劣的經濟地位本就是資本家和地主向工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但這是必然與工農運動同時興起而不可隔開的。從此可以知道，工農運動即階級鬥爭，不但會不分散國民革命勢力，反能增進國民革命勢力。這裏，在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中的資本家階級和地

主階級，如果真正是為國民革命利益要聯合工農共同奮鬥，就必須減輕對農工的剝削即允許農工的要求。不然，一旦國民革命勢力分散，則負其責者不是共產黨的「倡」階級鬥爭，而是資本家和地主的「自私自利」。

關於第二點，則明瞭第一點之後，是容易解答的。國民黨既然不是純粹代表農民的黨，而是「各被壓迫階級的一種政治聯盟」，就自然不能不顧及工人的利益。工人的加薪運動，在東家看來是不正常的，但東家的剝削，在工人看來也是不正常的，東家對於國民黨之禁止工人的加薪運動，不能指為國民黨不是為東家謀利益；若如東家所希望，國民黨效法北方軍閥幫助東家壓迫工人的加薪運動，那國民黨才不是為「各」階級謀利益哩。

第二個問題，可分為二點：(一)農民革命中怎樣避免流血事件？(二)不剝削農民怎樣讀書？關於第一點，我們知道，流血的革命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這裏則應該減少流血事件呢？這是方法的問題，這方法中有一種即革命青年獻身於農民革命，使農民勢力迅的發展農民革命迅速成功。第二點，萬望讀書的革命青年應該仔細想一想：允許農民減租則我輩人不能繼續在大學讀書，若不允許農民減租則多數農民將因經濟地位太惡劣，或被勞而面，或凍餓而死，至於無數農民子弟連初等小學教育無方去受尤不算在內。究竟基於何人失學重要呢？我想這是多教農民及多數農民子弟成爲革命青年重要呢？我想這是革命的青年，既然是言論表同情於農民運動的青年，對這二條路應該能有適當的選擇。

編輯部 通信處 嚮導週報總發行所

(漢口後城馬路下首)

分售處

- | | | | |
|----|-------|----|-------|
| 廣州 | 國光書店 | 重慶 | 黃梅民書社 |
| 汕頭 | 丁卜圖書社 | 成都 | 唯圖書報局 |
| 香港 | 青年書社 | 敘州 | 致州書局 |
| 長沙 | 文藝書坊 | 順慶 | 民智書報社 |
| 武昌 | 寶華書社 | 雲南 | 新亞書局 |
| 寶慶 | 南華書社 | 西安 | 新安書局 |
| 武進 | 共進書社 | 北京 | 各學社書局 |
| 漢口 | 共進書社 | 太原 | 華北書局 |
| | | 寧波 | 寧波書局 |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零角五分，國外一元零角五分。郵票代款不折扣。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導 報

週 報

◀ 期 五 十 八 百 一 第 ▶

目 次

英國帝國主義最近對中國進攻政策.....	獨 秀
目前革命中的聯合戰線問題.....	述 之
誰踐踏了誰？.....	獨 秀
寸鐵(十三則)——	
帝國主義的走狗傅筱庵(實)——大學生眼中的農民(實)	
嗚呼穩健分子！(實)——國民黨的敵人是誰？(實)	
——去年今日的漢口與廣州(實)——張宗昌的三不知(實)	
——放屁狗的「甲寅」(實)——優伶也赤化了嗎？(實)	
——「妙哉聖道會！」(實)——國家主義快要實現了！(尤)	
——張作霖口中之附加稅的用意(尤)——妙哉傅筱庵勸工	
人儲蓄(英)——國家主義派宣傳小販反對工會(英)	
靳雲鵬未發動前之河南形勢(河南通信).....	瀟 湘
孫傳芳軍事蹂躪下之浙江(杭州通信).....	叶 蟬
廣東農民運動最近狀況(廣州通信).....	叔 堅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英國帝國主義最近對中國進攻政策

一九六〇

獨秀

自前年「五卅」事變以來，英國帝國主義者，他們自己屢屢單獨的屠殺中國人，越屠殺越引起中國人的民族運動，他們便感覺對自己單獨的屠殺中國人還不夠，並且不便，於是極力鼓吹各國一致對華政策。不過這次事變都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單獨屠殺中國人這些太明白的事實，不能夠引起各帝國主義對中國一致的憤怒。並且各帝國主義者不願意專為英國效勞而引起中國民族感情對他們自己的損失，於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地位。到了萬縣屠殺事起，英海軍的舉動過於橫暴了，帝國主義的英國內部在野黨也覺得有點難為情，並且想利用這個機會攻倒敵黨內閣，於是陷於孤立地位的英國帝國主義內閣最反動的保守黨內閣，復陷於孤立地位。「一三」漢口屠殺事件發生，孤立的保守黨內閣異常恐慌，乃採取很巧妙的策略：一面退讓，使國民政府為他們暫時看守租界；一面到處大聲呼號，國人的生命財產危險，在華各國人的生命財產危險，藉藉此造成第二次庚子（一九〇〇年）聯軍對華的局面，以挽救其孤立地位。

可是，帝國主義的英國反動的保守黨政府，這種巧妙的政策，并未十分成功。因為被屠殺的只是中國人而不是英國人或其他國的人，殺人的仍舊是單獨的英國，中國人的憤怒也仍舊集中在對英，美法日本雖然共同遣派海軍防衛各帝國主義，華的最後根據地——上海，而一般舉動尚是慎重觀望的態度，只是各國自任其在華權利，而不肯為英國特別効勞。尤其是日本，為了二五附加稅問題，且和英國公然反目。

英國帝國主義者所極力鼓吹的各國一致對華政策仍然未能十分成功，其最近政策乃是：一面用硬的方法，大派海陸軍來中國示威，又以二五附加稅動作黨姦硬勞而南進攻；一面用軟的方法，誘惑國民

黨中的穩健派向他軟化，以阻撓急進派的革命運動。

路透社十八日北京電很高興的說：「奉隊兵棄械利，……奉軍自稱，如實行進攻，一月內可復漢口。」

上海新聞報十九日倫敦電：「英政府派遺海陸戰兵一千名，乘艦名徐倫特，於一星期內開往中國。」

路透社十八日倫敦電：「英公司船基芳斯號與基杜兩號兩艘，泊於桑浦頓已有數月，現從事佈置，以便早日運兵往中國，聞基杜兩號定於本月二十六日開行，基芳斯號二十九日出發。」

路透社十八日瑪爾太電：「第一巡洋艦隊，除無畏號外，將由波登爾少將統帶駛往上海。」

路透社十八日倫敦電：「英國查桑漢萊茅及樸資茅之水兵一千人，已奉調各軍備開往遠東，大約一星期內可出發。十九日由瑪爾太出發赴華之巡艦，為佛羅比爾號，德里號，丹尼號，龍號四艘，其任務亦在保護英人在長江之權利。」

路透社十九日瑪爾太電：「第一巡洋艦隊，除無畏號外，今晨開往上海，港內英艦均向歡送，艦中兵士歡呼不已。」

路透社二十日瑪爾太電：「醫院船梅恩號，二十日左右偕砲船阿非斯號乘台葆特號赴華，將由福遜艦，特勤號華爾夫林號護送。」

路透社二十日倫敦電：「英船梅根坎克號現泊於利物浦，從事佈置，以便改作裝運水兵前往中國之運兵船。」

以上英帝國主義者硬的進攻。

上海字林報說：「國民黨內有溫和派與極端派，是公開的事。極端派甚熾溫和派掌握政府大權。……國民黨中究將何派

佔勝利，關係於外人對於國民政府之態度，實在不小。」

英國某報說：「英人在漢口採行溫和政策，此事固喪失可發牛俄民之威嚴，但在國民黨穩健分子中增進英人之聲望。」
倫敦每日電聞報說：「顯明之真相，為兩政府已放出非其力量所能制之煙霧，但可欣幸者，英政府現似已看透此事。」
晨郵報說：「國民黨愛莫斯利之操縱，：：英國在列強中最無侵略中國土地之野心，俄國現顯以反抗英國，實欲置中國於其勢力管轄之下。」

倫敦泰晤士報說：「英政府在漢口所取穩和婉之態度，當可使粵政府表示其是否果真代表中國人士之思想，抑或別有他種勢力為主動。」又說：「目下仍切望中國國家主義之代表能善用其智慧，乘機表示其政才，其選擇全在彼等之手。」

路透社二十日漢口電說：「消息靈一各界既信陳友仁亦知排外風潮所釀成之局面，殊形危險，但無力與急進國民黨對抗。陳雖屢闢以外交手願修正條約，而若輩則欲用激烈手段。」
以上是英帝國主義者軟的進攻。

我們怎樣抵禦他的進攻呢？一直到今天，我們還并未打算現在即與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更不主張加害於任何外國的或個人

目前革命中的聯合戰線問題

在一切革命或一切運動中，戰略上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聯合戰線的問題。無論單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或無產階級的——革命，或甚多階級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的——革命，聯合戰線始終是保證其成功的一個要素。法國西大革命之所以成功，是當時資產階級能夠與城市工人和鄉村農民結成堅固的聯合戰線以反對他們唯一的敵人封建階級，故能消滅封建階級。俄羅斯的十月大革命，其成

私人機關（商店工廠教堂醫院學校等），我們所反抗的，只帝國主義對於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制度及行為與其陸海軍警察對於我們民衆或個人之暴行。但今後無論何時，無論是何國陸海軍或英國新派來之水兵，如果以槍砲屠殺吾人，代表人民利益的國民政府軍隊固不容袖手旁觀，即徒手的民衆亦不辭與之血肉相搏，以力爭吾人之生存與自由。至於帝國主義的工具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等勢力，乃是國民革命初步所必須解決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完全解除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的武裝，也就是解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屈的恥辱武裝。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軟的進攻，比硬的進攻更加厲害。可是國民黨中最穩健最溫和的分子如鄧自由馬素馬若武等，早已被排除在國民黨之外，已為安國政府中的人物，現時國民黨中即有比較穩健溫和的分子，亦不出資祖國於帝國主義者，至少亦不忍受中山先生素所憤恨的英國帝國主義者之軟化，即令有少數分子如此，亦必不為黨員羣衆所姑容。軟化國民黨中穩健溫和分子之企圖，香港政府對廣東曾屢試屢敗，我們希望國民黨的領袖們和國民黨黨員羣衆，現時仍須十分警戒，庶幾使英國帝國主義者最近軟的進攻仍歸失敗！

述之

功的主要原因也是由於工人階級能夠與鄉村農民結成堅固的同盟。像中國目前的民族革命，在戰略上聯合戰線更為重要，因為目前中國革命是多階級的。從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學生，小手工業者和中小商人等）以至民族的資產階級都在帝國主義和殘餘的封建階級重壓逼迫之下，牠們的共同敵人即革命的目標是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遺孽——軍閥官僚士豪劣紳。所以目前革

命的主要問題是『聯合戰線』。將來革命前途能否成功，以各階級的聯合戰線能否堅固為斷。

我們知道，革命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即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越緊的時候，革命的聯合戰線更見重要，同時也越趨困難。尤其到了革命高潮勝利的前頭，革命戰線的內部往往發生破裂，就是革命戰線內有許多游離子，因敵人的誘惑和挑撥，往往有脫離本戰線而與敵人妥協或投降敵人之現象。當俄國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時，少數黨與社會民主黨人便是如此。在辛亥革命也是一樣。當南京革命政府尚未成立日，宋教仁黃興等便露出妥協的面孔，反對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即徹底討伐當時封建殘孽袁世凱的策略，而主張與袁世凱妥協主張組織所謂內閣制的政府，結果便將辛亥革命犧牲了，至於劉師培孫毓筠等之為袁世凱所收買，那更是下流了。

自北伐軍佔領武漢，國民革命政府的勢力深入長江，中國的民族革命雖然得到很大的進展，雖然給了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以嚴重的打擊。但是同時危險的現象也就發生了。什麼危險呢，便是聯合戰線的問題。

現在很明顯地擺在我們前面：一方面是革命的戰線或『赤』的戰線，在這個戰線上有：工人、農民、手工業者，革命的智識分子，尤其是學生，中小商人，一部分民族的資產階級，國民黨共產黨；等等。另一方面則是反革命的戰線或『反赤』的戰線，在這個戰線上的有：帝國主義——尤其英日、軍閥——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張宗昌……；買辦階級、官僚、土豪劣紳、國家主義派、研究系……等。這兩個亦與反赤的戰線，都是很大的聯合戰線。現在正是這兩個戰線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期，快決死戰的時期了。現在我們且看這兩個聯合戰線的堅固程度是怎樣呢？敵人方面差不多是一天一天向堅固的方面走（自然是相對的），現在英國帝國主義成了反赤戰線

的柱石，輔用一條串子（軍火金錢外交和宣傳等），將所有一切反赤的勢力貫串起來，圍繞牠的周圍，成爲一種整個反赤即反對中國民族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的武器。並且還進一步用種種威利誘和挑撥企圖破壞『赤』的聯合戰線。大家都知道，英國帝國主義現在已將向來互相仇視的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張宗昌都拿在一塊了（因為儘可能地給他們的軍械軍餉和指揮等），買辦階級如傅筱庵等老早就拉住了，現又還在上海正資助國家主義派反對上海的工人，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作『護旗』運動。在國際間英國帝國主義正在進行拉攏日美法意，建立所謂對華『協調』。尤其毒辣的便是企圖分裂革命的聯合戰線，企圖從革命的聯合戰線當中分裂出什麼『穩健派』來反對革命，消滅革命的勢力（見報前期及本期獨秀的論文）。這是何等陰險，何等可怕啊！至於革命的聯合戰線方面不惟不日見鞏固，反而有日見破裂之傾向，如廣東近來反工農空氣，同樣在江西廣西湖北等地也都聽到這種反工農的聲音。工人和農民是全國最被壓迫和剝削之最大多數的羣衆，並且是革命的主力軍，這是無人能否認的。但現在革命勢力底下正有人反對工農，企圖用種種方法限制工農的活動和利益，這是什麼意義，這不是革命聯合戰線上的變痕之顯露呢！工農在革命中自然是最急進的，最革命的，反對工農，限制工農利益，正是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們所日夜陰謀的啊！

但是目前革命聯合戰線何以如此表現其搖動狀態呢？很明顯的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帝國主義的威利誘和挑撥，（二）革命戰線內部之妥協的非革命的分子日趨反動。這本來是自然的現象，是革命發展到某一程度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真正的革命者絕不應該跟着這種現象走，應絕對地挽回此種現象，須知這是革命之生死關頭啊。帝國主義所希望的是革命戰線尤其是國民黨之分裂，因為國民

單是革命勢力的聯合戰線的具體表現者，所以英國帝國主義於評論漢口「一三」事件時，竟公開地說國民黨有極端派與穩健派，他希望穩派「瞭解」『壓制羣衆』（見一月七日上海字林西報），意思就是要穩健派壓迫極端派，這不是英國帝國主義企圖分裂國民黨嗎？

我們知道國民黨是包含有各種階級不同的傾向，有許多是代表大農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但也有許多是代表資產階級甚至地主官僚買辦土豪劣紳的利益（由其近來鑽進來的許多投機分子），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英國帝國主義所指的『穩健派』或者就是那些代表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的先生們。因此在客觀上國民黨實有分裂之可能，在歷史上國民黨已經分裂過好幾次了，宋教仁黃興等之離開國民黨與袁世凱妥協是第一次，西山會議派是第二次。但是國民黨始終是一個革命的集團，是中山先生幾十年來革命的遺產，有中山所遺留下來的幾次大會宣言和決議案及其遺囑，所有這些都是國民黨革命性的保障，我們相信或者我們的敵人英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挑撥政策未見得能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像宋黃西山會議的分子及其思想還是始終存在的，時時有受敵人煽動挑撥威脅利誘之可能。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我們可以斷言，如果革命的聯合戰線能夠始終團結，革命一定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不然，不俾革命的前途沒有希望，使目前已得的勝利盡是問題。所以我們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怎樣鞏固革命聯合戰

誰踐踏了誰？

——斥麥克唐納爾

自漢口「一三」屠殺以來，英國帝國主義者反而大做其中國人加害於英人及各國人的生命財產之宣傳，怎奈是英國水兵殺傷中國人的事實太明顯了，美法日本各帝國主義的政府雖然取了共同防衛的態度

線的問題。我們每個革命者都應注意這問題，應坦負起鞏固革命聯合戰線的責任。我們應極力防止敵人像英國帝國主義那樣的挑撥離間和利誘的陰謀。

用什麼來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呢？唯一的即是革命的策略，孫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及國民黨幾次大會所決定的革命策略，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徹底消滅軍閥，徹底保護工農利益，與蘇俄結成永久親密的聯盟，消滅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建立廉潔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國民政府，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租稅的絕對自由。中國一切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民衆應站在這些革命的策略上團結起來，爲這些革命的策略而奮鬥，誰反對這些策略，誰便是分裂革命的聯合戰線，誰便是幫助敵人破壞革命。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歷史的關頭決定的時期了：不革命，便要反革命。事實教訓我們，馬素馬君武不贊成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所以現在天然地跑到吳佩孚張作霖那方面去，而贊成吳張的策略，而替吳張奮鬥了。我們共產主義者是看出了目前革命中聯合戰線的危險，亦即看出整個國民革命的危險。我們是站在革命的策略上很誠懇地願與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一切真正被壓迫的民衆合作，奮鬥，希望每個真正革命和真正被壓迫者，一刻也不要忘記我們最兇橫的敵人正在聯合向我們進攻，正在陰謀企圖分裂我們的聯合戰線！這是我們最危險的關頭，我們一致爲革命的聯合戰線而奮鬥罷！打倒一切企圖破壞革命聯合戰線的人們！

獨 秀

，尚未完全接受英國的提議，像一九〇〇年一樣對中國共同宣戰；至於他們的輿論：英國的波拉，英國的孟加斯特派，都仍舊相當的表同情於中國的民族運動；英國的自由黨，亦尚未積極的做反中國的宣傳；惟有工人階級的叛徒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首領英國工黨領袖麥克

唐納爾，竟露出他的真面目，和保守黨取了一致的態度。據路透社十五日倫敦電，工黨機關報前進報載前首相麥克唐納論漢口案一文，略謂：

「此次外交家與水兵均能自制，得免債事，令人極深欽佩。夫租界為前中國政府許吾人管理，我民託庇於條件所予之安全，喬寓其地，當局若悄然退出，實無理可原。吾人當結一約，談判之際，宜取妥安之尋常戒備。余意往事應加清理，蓋時代已不同也。惟清理若驟暴衆為之，既無益於中國，亦無益於吾人；果爾，則衝突必難倖免，而吾人不能任咎。國民政府任令羣衆聚集漢口英租界之邊界，難辭厥責，顯而易見。余因主張租界應歸中國政府管理，惟羣衆激昂，是否即為此故？如為此故，曷，法日租界皆安然無事？况英人退出租界後，界內牆上所貼之標語，非表示中國國民主義，直為譏英而已。吾人其被許和平清理乎？抑此踐踏獨施於吾人？余用和平二字，與余烈廣州外交總長能用之也云云。」

世界的大工賊麥克唐納爾，他居然對屠殺中國市的英國水兵表「極深欽佩」，他居然擁護帝國主義者依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管理租界！他居然咒罵中國為民族自由而奮鬥的民衆為暴衆！他居然斥責國民政府任令中國民衆在中國地方集會之自由！他以為羣衆激昂只是譏英，而不是為了租界問題，不然何以法租界都安然無事；他裝着好像不知道「一三」事件殺傷中國人的只有英國水兵而沒有日法等國人這些事實！他和全英國資產階級的論調一樣，以為租界可歸中國政府管理，但須用和平方法，這完全是欺騙手段。民國以來的外交那一時那一事不和平，而帝國主義的態度是怎樣？在巴黎和會，在華盛頓會議，在國際聯盟，北京政府代表那一次不是和平的提議與哀求，中國得到了什麼？五卅運動前，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他們自

已在華盛頓會議中關於中國關稅問題之(二)(三)兩條決定(即是：「於華盛頓會議閉幕後四個月以內，在上海組織改訂委員會，決定實行照現行進口稅率實行值百抽五，徵收附稅百分之二、五及奢侈品百分之五。」)，忘記了沒有？五卅後在北京召集的關稅會議，是十分和平的，有了絲毫結果沒有？前年在上海在廣州屠殺中國人的兇手是英國人，去年在蘇縣屠殺中國人的兇手也是英國人，此次「一三」漢口事變以來，也並沒有有一個英國人被殺傷，而中國，被英國水兵殺傷的：前幾天我們知道有：

海員某

李大生

方漢山(即方漢三)

張義貴

明宿生(明宿廷)

祝香山

不知姓名者一人

伍宜山

等八人；現在我們又知道還有：

夏興發

韓奇生

蕭中有

李海山

葉澤昆

許士希

朱太平

等七人；并且十一日晚，又有英艦兩隻，開足馬力，並駕上駛，在武穴浪沉貨船數百隻，溺斃商民無算；這樣看來，到底是誰踐踏了誰！

大工賊麥克唐納爾，一面口頭上說他也主張引罪歸中政府管理，可又要和平清理，即主張被壓迫的民族不應該對壓迫者起反抗；一面却解決的擁護帝國主義者的條約租界等權利，為擁護這些權利，他却很不和平的主張衝突；這分明是欺騙政策！

這班人階級的叛徒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首領，在歐洲一向是幫助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現在他們又用同樣的欺騙政策，幫助資本帝國主義者欺騙東方被壓迫的民族。改良主義者在歐洲對工人說：你們不要革命，只不用和平方法和資產階級協作，可以達到你們生活改良之目的；其結果，和緩了工人的革命運動，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權，被欺騙的工人階級所得到的，不是生活改良，而只是加緊滅資殺資與失業。同時，改良主義者對東方被壓迫的民族也是說：你們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統治者協作，他們可以幫助你們得到知識與自由；其結果，和緩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鞏固了資本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權，神欺騙的東方民族所得到的，不是知識與自由，而只是產窮因侮辱與屠殺。

西班牙於欺騙的改良主義者，常常巧於利用各種不同的口號與理論，以達到他們唯一目的——擁護反革命與反對革命。當歐戰及其他資產階級政府半奪殖民地時，改良主義者便幫著資產階級大吹其「保護祖國」、「為民族利益而戰」等口號，把國際主義拋在九霄雲外；到

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發生時，例如五卅運動時，中國人要求各國人士援助，德國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却回答說：「我們是國際主義者，不能幫助你們的民族運動。」

欺騙工人階級的麥克唐納爾，他就是這班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之一，用和平這一口號欺騙工人階級和欺騙東方民族，這本是他們出力報効資產階級同一作用之二方面。當一九二四年麥克唐納爾及其黨徒掌握英國政權時，他們的殖民大臣湯姆斯（亦第二國際派首領之一）曾向各殖民地代表演說：「請各銷除階級戰爭，勿發階級戰爭。」同時，他們拒絕埃及和印度民族解放的要求，他們任命香港政府公然幫助商團背叛廣州政府，任命英公使公然訓令英領事致哀的美救書於廣州政府，聲稱如果政府攻擊商團時，英軍艦就要炮擊廣州；他們對待工人階級和東方民族的政策，和資產階級最反動的保守黨內閣沒有兩樣。

現在，麥克唐納爾對於漢口「一三」屠殺事件的態度，仍舊和保守黨沒有兩樣，這本是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之本色。因此，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黨人，都應該懂得反對階級鬥爭主張階級調和的改良主義是什麼東西了；應該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有密切關係了；應該懂得民族革命的好友是革命的第三國際而不是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了！

寸鐵

帝國主義的走狗，傳教處。

買辦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是一椿最明白不過的事實；然而有許多人不肯大相信，說這是赤黨的宣傳。現在傳教處親自對上海

先施公司罷工工人說：「你們也要反對帝國主義嗎？我就是帝國主義！」

大學生眼中的農民

(實)

清華學生擬投球，請求投考鄉村師範的信上說：『事之最急者，一為提高農民智識；二為增進農民生產知識。不加高科學的生產方法，無從推行生產；不加重智識的教育，勢難普及。』農民當謝謝權大少爺，他們必須吃飽了肚子，才能夠來請教你們的知識教育和科學的生產方法呀！所以陶知行先生回他信說：『還望你慎重考慮一番，再行決定。』

嗚呼！穩健分子！

(實)

英國人說：『英人在漢口採行溫和政策，此事因喪失可發生恨畏之威嚴，但可在國民黨穩健分子中增進英人之聲望。』(路透社十七日倫敦電) 國民黨中如果真有這樣下流的穩健分子，乃是國民黨最大恥辱，中山有靈，得毋痛哭於地下！

(實)

國黨的敵人是誰？

奉魯軍耀武揚威的要向國民政府進攻，這是國民黨人所應該痛心的事；英國在國民政府遷移慶祝聲中屠殺國民黨的宣傳員，其要大派艦隊到漢口向國民政府示威，這也是國民黨人所應該痛心的事；國民政府治下往往有劣紳獨攬國民黨部及農民協會的事，國民黨人更應該痛心；特痛心；然而他們不注意這些事，偏偏大聲疾呼還未充分執行整理黨務案是他們所痛心的(見現代青年第九期)。他們大概以為他們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劣紳，而是中國共產黨。這也許是穩健辦法！

(實)

去年今日的漢口與廣州。

去年今日的漢口，正在壓迫工農運動，禁止民衆對英示威；去年今日的廣州，正在扶助工農運動，號召民衆對英示威。今年的漢口與廣州，恰恰相反，怎不令人有今昔之感！

(實)

張宗昌的三不知。

山東直隸人都說張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他自己的兵有多少；二

不知他自己的錢有多少；三不知他自己的老婆有多少。我以為張宗昌未必這樣糊塗，張宗昌的三不知應該是：一不知他的兵只能威逼老百姓而不能打戰；二不知他的錢多用在嫖賭而不用在軍餉之危險；三不知道他的小老婆那幾十個是省來的，那幾十個是搶來的。

放屁狗的『甲寅』

(實)

章士釗拿市興的錢辦的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後來拿段祺瑞的錢辦的甲寅，便是狗放屁了；現在拿張宗昌的錢辦的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畢竟還是一個人；狗放屁固然討厭，或者還有別的用處；放屁狗只會放屁，真是無用的厭物。張宗昌在天津賭贏了二十萬元，本擬照例賞給俯酒的妓女，薛大可伸手摸去，說是拿去和章士釗辦甲寅雜誌。甲寅有這樣多的經費，所以能夠送人看不賣錢。拿張宗昌賞妓女的錢辦甲寅，這甲寅要比放屁狗還下流！可是薛章二人拿這筆賞錢全部用在甲寅上面還算好，倘若拿若干給他們的夫人用了，那便如何對得起他們的夫人！然而張宗昌或者很高興這樣！

優伶也赤化了嗎？

(實)

上海新聞報二十日天津電：『混份劉漢臣高三至自京拘押來津，昨晨鎗決，罪狀係宣傳赤化。』優伶也赤化了嗎？赤化勢力真是無處不到了！恐怕未必罷？或者是因為優伶們着了紅衣，塗了紅臉罷！

妙戲聖道會！

(實)

以前看見報上載有什麼聖道會奉奉軍軍鞭連通電，我以為是一向反對馮軍的天主教所做的；最近才知道這個聖道會乃是奉軍所設的宣傳機關，并且還知道張作霖有函囑章太炎張天師到天津主持聖道會這件事。妙戲聖道會，若再加上口喇嘛，便是三教同歸，毛推孟鉢掌心

帶一齊活動起來，真個是不可言抄而抄不可言哩！

(實)

國家主義快要實現了

國家主義最近的發展真算一日千里！以前不過幾個窮極無聊的智識分子如曹瑋陳啓天李瑞余菊等，在言論上提倡提倡，但現在却已到了實現的時期了！不久以前靳雲鵬在天津大講演其國家主義，準備作張作霖的內閣時實行國家主義的政策。可惜：因為乃弟靳二亦化的原故，竟犧牲了一個將要成爲國家主義的內閣！但是幸而還有掌握軍權，統治河南的吳大帥！吳大帥現已發表其「中國建設大綱」，在這大綱的緒言上說：「爰將平日所抱政見，本諸國家主義，參以新政策，草爲政綱。關於政治方面則有『擁護五色國旗』，關於教育方面則有：『宜本國家主義的精神，規定國家教育政策』。像這樣，國家主義已經到了實現的時期。我們且爲國家主義的前途賀！

張作霖口中之附加稅的用意。

(允)

我們曾說英國帝國主義這次在他的新提案中主張二五附稅的用意，是：「幫助北洋軍閥以大批的討赤軍費，鞏固張作霖已經破產的財

靳魏未發動前之河南形勢(一月八日河南通信)

自南方的革命軍佔了湖北江西北方的魯豫奉張在天津會議以後，河南遂處於兩大之間，境內的小軍閥，頓成了恐慌現象。好像兩塊磁石，置在鐵屑盤內，這些鐵屑都立刻改變其固有傾向，或南或北，各朝其宗。

革命軍本與國民軍先有成約，革命軍致力於長江流域，河南則由國民軍規取。現因兩軍轉戰數千里，須有相當的休養，且兩軍須互相策應，才能收攻擊之效。故豫南雖從駐馬店以南悉與革命軍通聲氣，而且靳雲鵬，已扯出青天白日旗(表示中立)，國民軍雖已出潼關

政」，但是有人却還不相信。好！現在張作霖自己供出來了。東方社十八日北京電：「……張作霖向芳澤公使陳說，實施附加稅爲討伐南方擁護國民利益起見，爲今日成財政困難之當而萬不得已之手段，求日本同情之諒解。」

炒戰傳張慶勳工人儲蓄

(允)

傅筱庵在上海派走狗組織一個什麼「上海機業勞資總聯合會」，自充爲會長，設會所於西藏路，內設麻雀牌多付，誘工人賭博。有一位：友去見會長說：「近來我上人生活困難交關，請會長向廠主交涉增加工錢。」傅筱庵說：「工錢不夠何必找廠主，你們工人爲何不講儲蓄呢？」

國家主義派宣傳小販反對工會

(英)

國家主義派在上海企圖於工人羣衆中活動不成，轉而宣傳小販，組織「愛國團」，以「打倒工會」「反對過激派」爲口號；不料宣傳才開始，即被一般小販商人拒絕。小販們且說：「愛國團就是操傳芳張宗昌的走狗，工會是小販聯合會的朋友。」

(英)

瀟湘

，進泊兩谷，然仍按兵不進候機時時，在革命與國軍方面，仍希望兩暫時作緩衝地帶，以資一策。

奉魯在天津會議以後，奉張看國民軍之興起，自己內部之不一致，金融之破產，故對河南不取急進政策，仍與吳佩孚聯合，而以政治手段收買其部下，至相當成熟時期即以忠吳的軍隊打叛吳兩軍隊，進取河南。但同時靳雲鵬組織的聲浪愈高，靳若即當影響於對河南政策之變換。新的主張：(一) 大北洋主義聯吳與吳佩孚，聯北洋系之分裂，由吳佩孚始，現須驅走吳佩孚，北洋各派始團結一致

；(二)吳佩孚場台後，河南由乃弟靳雲鶚收拾，奉天可以進兵入豫，同時亦與南方通氣，雲鶚希圖造成緩地帶，以維持其地位，但鄭謙曾極力反對靳雲鶚這個主張，鄭謙所以反對呢，據大家推測：(三)靳雲鶚若相聞成功，則河南地盤將由乃弟雲鶚奪取，靳雲鶚與南方有關係，而吳佩孚則已塌臺，如此對於奉天新派之發展有妨礙的，(四)助靳擊吳，有背信約。

坐困鄭州之吳佩孚在新閣離離的聲浪中，其恐慌是很明顯的。此時恰恰國軍又出關東指，公覺其地位危險，不過同時因孫傳芳又進攻浙江，革命軍適有東顧之憂，因此吳佩孚遂在鄭州軍事會上決然決定討靳；其意義是：(一)予靳閣以致命之打擊；(二)以討伐叛臣，使奉張無話可說；(三)靳若屈服，尚可苟延殘喘，若不屈服，則只有作最後之一鬥，故同時吳有下野預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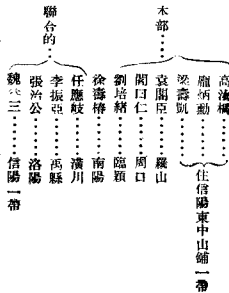
靳雲鶚接到其免職令後，並不與抗，即宣言下野，據說，靳雲鶚其所以如此者：(一)下野以後，其勢力仍然存在；(二)不作犧牲，保存其實力，用政治手段向各方面聯絡，對於將來的倒吳更有力量。

靳雲鶚接到其免職令後，並不與抗，即宣言下野，據說，靳雲鶚其所以如此者：(一)下野以後，其勢力仍然存在；(二)不作犧牲，保存其實力，用政治手段向各方面聯絡，對於將來的倒吳更有力量。

因此弦上待發的新吳戰爭，忽又平息了。此事對靳雲鶚，自然給相當的打擊，而張吳間的關係，却因此穩固。但現靳氏部下如張幹臣張善書等正積極其政治手段的活動，他們不僅已聯合張治公李振亞等集有十五萬之衆，而且北聯晉閩西聯國軍鼓吹馮澤吳寇，拒絕奉鄂，希圖在南北大戰以攫取一地位。

靳雲鶚本人對於聯奉聯南態度尚在猶疑，然其部下多數傾向南方；他們所提出的口號是：驅逐吳佩孚寇英傑，拒絕張作霖，停止各縣供給直系軍隊的給養，反對省政省的派……等。現在且將靳雲鶚

部的軍事實力例如左：



他們的計畫是更積極聯合各派軍事勢力，使吳之嫡系孤立，並北聯晉閩，西聯國軍，可讓奉軍南下，使其兵散佈於京漢線上，至相當時期即許發動，一齊進攻，使奉軍首尾不能相顧。現在奉系的軍隊確是沿京漢路南下，同時張宗昌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徐州，似乎是準備要向臨海前進。

現在河南的新戰爭正在醞釀，大約爆發時期當不在遠，照現在的趨勢看，如果戰爭爆發，吳佩孚，概難免被消滅。問題便到了革命軍（國民黨與北伐軍）與奉系軍閥直接衝突的時期了，如果這個衝突開始，戰爭是很難停止的，河南的被壓迫民衆，很盼望革命軍有充分的準備，使得將來的北伐能夠得到勝利。

孫傳芳軍事蹂躪下之浙江 (一月十八日杭州通信)

叫 蟬

「極盡」「共產」「公妻」之能事！

浙江自夏超軍事失敗以後，浙江人民，遂由政治壓迫的痛苦，更進一步走入軍事殘酷的迷途了。雖然中間經過了浙西回浙和浙人自治運動的一線曙光，一歷史階段，但是曇花一現，不數日均歸泡影，仍墜入軍人專橫和白色恐怖的局面之下，一直到了現在，形成了十室九空，滿目瘡痍的浙江近局。

『討赤』『反赤』『保境安民』……等等口號，不斷的在孫傳芳的聯軍口頭上和佈告裏寫着喊着，但是口號終是口號，事實還歸事實，一面儘管高喊討赤反赤；一面反是加緊的實行了軍閥口中所謂「共產」「公妻」和擾擾擾民的事實，以開浙江空前未有之浩劫！

自孫軍以及其他隸屬於聯軍的軍隊入浙以來，軍報所載，關係千篇一律的登着：『聯軍師行所至，秋毫無犯』和『某軍某地，佈告安民』等文章，即各處報紙，亦是同樣的發表勝利和歌功頌德的消息，其實在軍報方面，當然自吹其牛，在報紙方面，又何敢在軍事專政之下，去爭言論自由的權利？因此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為浙江的局面，至多只受點軍隊的騷擾，但是幸得聯軍的戰績，還是叱咤不驚啊！

但是這是事實太遠了，太盲目過分的相信軍報和報紙的登載了，且且浙江的近狀和此次聯軍的經過情形，約略報告如下：

聯軍開軍之節節前進，和二兩師與黨軍取一致行動的消息，軍隊方面，因飽受了江西戰爭的教訓，早已各無鬥志了。所以雖黨軍直向杭城進逼以及一二兩師很顯明的樹起反孫的旗幟的時光，聯軍終是遲遲未發，腳望不前，就是這個緣故。孫傳芳觀此狀況，情急萬分，於是連忙以浙江督軍銜許孟昭月，同時并加升了許多師旅長，并由各軍長官，向其部下大發其「破一城，經一處，准各兵士大自由三天」的命令，以鼓勵各軍勇氣，才得開始前進，引起與黨軍并調你

死我活的決心。

『大自由』是什麼？就是說，兵士入浙後，准各「大共其產」「大共其妻」的意思，明顯的說，就是實行奸淫擄掠罷了。這是在聯軍開始入浙以前的內幕。以下就述入浙以後的行動。

一、滬杭線

自由，大不寧的前進到嘉興，他們忽然他們的工作了——大自由。一路雞犬不寧的進到嘉興，他們忽然的暫時停下了。在表面上好像是為戰略的關係，其實事實上大半因為一路上所叫的經驗，尚須充分的預備他們大自由的手續。他們明顯的表現出來的是：除了隨便找女人發洩他們的獸慾和任意滿足他們物質的要求以外，最緊要的是羅致長衣和扎腰帶的一件事。在嘉興城內外的小百姓身上去剝奪強取，差不多每人至少有一套便衣以自備。他們所以羅致長衣的緣故，據云有兩個大計劃，一則為防衛黨軍打敗時，馬上可以拋去老「皮」（外衣），換上長衣，可以逃避狗命，這種效用，很像預防海船觸礁，用救生圈一般；一則當大發其財，更可以立即「棄武就文」，學他們老上司的口吻「解甲歸田」的把戲，藉此行動上可避免老同行的注意。至於扎腰帶不消說是用作暫時隨身的銀洋保險箱了。預備既完，他們就更積極的做他們的市面，同時更大其夫，以備用作代為搬運涼傘來的勝利品。所以他們很不客氣的見物就拿（當他們經過長安的時光，到警所裏去繳械（聯軍本來沒有充分的槍彈，全靠在路上東搶西繳，以資補充，所以此次經過的城邑，如遇有槍的機關，無不繳之以去。看見他們的徒弟，巡警有好一點的行李，馬上捲起帶走，但是拿不走的或稱壞的裏面，他們也不肯留給他入受用，不煩瑣的用刺刀割作片片飛了。）「馬特皮」的一聲走了。對巡警尚且如此，對人民更可想見了（見女就姦）有一次有一支小軍隊經過了一小時落，人民早已逃避一空，惟有一個

小女子不及逃去，匿在黑暗的地方，但是被他們看見了，於是遂拉出大「公」而特「公」起來，結果竟被牠們「公」死了。）

杭州情形怎樣？說起更是令人心傷胆寒。常浙軍因策略關係退出杭州，聯軍跟蹤入城後，在一班痴心的小百姓，還滿望保護人民的孫師帥軍隊，真能如他們口頭上所說的那般爲國爲民，不料駐軍未定，「共產公妻」的事實，竟全城行起來了。無論大家小戶，住宅機關，丘八老爺儘可隨意的進出，什麼大箱小鏡，財櫃衣匣，丘八老爺更有權儘情搜取，美其名曰搜查奸細，檢查違禁，其實對於財物，固爲丘八老爺所應其，即對於逃不及的男女，男的則暫令其充當使役，隨後則帶往充夫，女的則不准說理應陪侍丘八老爺了。至呼朋引類，輪流奸淫，尤在所多有，即間有體面人家，亦不得免焉。因此杭城男女之憤激激辱而死者，日有所聞，且已成爲慣事，此間某家全家男女數人，均因此同時自盡，嗚呼！不過在軍威森嚴之下，報紙既不准登載，人民又何敢洩漏天機呢？

杭城平時各大商號，顧客雲集，今則門可羅雀，即使有時似乎顧客甚多，其實不過都是一大批「各取所需」的丘八老爺罷了。旅館營業則更可憐，非設司令部，即作爲軍需給養處或某軍兵站等處威感機關，那裏還有營業的可能呢？最苦者是一班人力車夫和小商人及小工等苦力勞動者，逼於生計，不得不冒險營業，但是多是只見朝出，不見晚歸，蓋已被拿作夫役去矣。老婦孀兒哭女之聲，到處都是，實屬慘不忍聞。街道行人，無時不在危險之中，因爲每遇一兵，均須受其檢查，無錢財物，隨時可以不翼而飛，甚至身上衣服，亦可立時掠去（因爲被士兵刺去），尤其者路上行人因身邊不帶銀幣，受檢查時往往大吃其苦，大受其「爲何出門不帶錢」的訓責。所以此間行人，無不嗟嘆「行路難」也。至黃昏五六時，就沒有行人了。昔日車龍馬水之杭城，今則一變而爲淒涼之境了。不料反赤，討亦

，保境安民下之杭城，竟一至於斯也！

二、甯紹湖方面 自浙軍退出寧紹後聯軍紛紛闖入，闖入以後，當然仍免不了所謂「大自由」的實現，地方受賜情形，均與上述大同小異，至多不過變換方式而已。惟有一事堪足特別記述者則拉夫問題是矣。平日拉夫，似多以勞力者爲對象，但是在寧紹方面，却發用了不同的方式，即使大衣孤寡的大人先生們，他們「很不客氣的拉住，你如果乖巧的，連忙奉以大洋錢，大花邊，那末或者還可倖免，否則，一面馬上剃去長衣或狐裘，一面即以耳光相向，疾言厲色的，「馬特皮！你，你現在不是短髮者嗎？幹嗎！不充夫呢？」於是拉就了。

至於此次聯軍拉夫拉得很多的原因，實在是慘不可言。因爲拉去的老百姓，并不是全部充作夫役，大部是用作試探地雷和破壞敵人其他防禦工程的一種工具。這種計劃，有聯軍此次作戰，自以爲極妙計，同時試驗第一次最著成效的就在渡錢江追襲西興的浙軍一師時，就用這個計劃。先驅了許多夫役在前，而以軍隊監視其後，向前進行，不幸許多可憐的夫役，竟遇着地雷而死了，聯軍死者不過十餘人而已。這種方法，在行軍或追擊敵人的時候，都同樣的應用，以夫役在前，兵士次之，大刀隊，長槍隊，砲隊等在後，如遇敵人，首先犧牲者當然是夫役了。這種慘無人道的事情，在前方時有所聞，但不料竟出現在自命保境安民的聯軍下面！

三、溫台方面 溫州首先侵入的軍隊，是福建周蔭人的殘部，當他到溫州上岸時，先派一部分軍隊，給地方上一個下馬威，一面放火，一面搶劫，可憐滿城人民，猝不及防，不是焦頭爛額的死在火窟之中，就是血肉橫飛的倒在槍林彈雨之下，男女之死傷者不計其數，財物十室九空，房舍大半被燬，猶其餘事了。如此經過了一夜之久，才下令改停止放火而爲按戶捉人，分別勒令捐款，至少五百元一家

否則，當即槍決。因此此大損失，誠不可以數計。 溫州經此一搶，一炬一捐，不知何情形方能復其舊觀呢！

周部由溫到台，他的情形，最近據友人來函，其中有一段如下：『……我們萬不料偏僻而多山的台州實非不足自保的台州，也竟蒙軍閥的降臨，軍閥的居心，非把國內所有同胞和境土，弄到處處烽火連天，個個慘死悲苦不成嗎？……啊！這樣的台州——台州竟有周蔭、降臨，這固然是台州的不幸，但是叫苦不是台州歷史上的一頁重要的記述呢？……周蔭人的部隊來了，一陣一陣的荷槍實彈跑來，所有滿街滿巷都是兵了，這批兵不但把一切學校，一切祠堂廟宇，佔據充滿，就是無論何人的住宅，也任意的闖入居住，一切器具什物，當然小成開中的都是丘八老爺的私產了。……在這大部隊駐在台州的時日中，隨地可以聽到看他：「城裏拉夫真厲害，不管老幼少的都要拉，不管你跪求哀叩，都不免，除非奉給他金錢。」「城裏的兵士，真比強盜不如，東搶西奪，伸着手要錢，開着口要吃，吃了點心不付錢，買了東西不付價，拖頭擺尾的拿了東西走了，到東如此，到西亦是如此，你如稍一反抗，馬上會得到耳光，和衛生丸的報酬呢！啊！可怕的兵啊！」「啊！……逃村塘板荷着槍的搶了東西去了，啊！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被好幾個兵拉去了！」「明天兵要下鄉來捉人，來燒房，來：了，了，逃，快逃命啊！」這些可怕可痛的聲音和事實，無時不撥入耳目，同時悲慘的事實，也一棒一棒的不時發生，如某人被兵槍斃，某女被兵奸死，某婦女被白晝等等，這許多慘可痛的事呢？……數日不見粒米入口，孩子的哭聲和婦人的悲聲，真是慘不忍聞，……好容易過了一星期，被軍隊拉去夫役一千五百數十名，好

容易由地方上供給了五萬元，——被搶的當然在外，幾百袋的米，幾千斤的粟，這大批老爺，才奉令開拔，一路到天台，一路往寧海去了。但仍有二千餘名老爺，尙留守在城內呢！不知幾時才起駕啊！……」

上述一段，至少可以得到閩軍的殘德和保護安民的成績了。其餘如上江一帶，不是十室九空，就是廢舍為墟，男子之死於兵刃，女子之被辱而死，或跳城而死，尤屬筆不勝書。要之，此次浙境，無論窮鄉僻壤，無不有兵之蹤跡，尤其無不有「共產」「公妻」實現的盛舉，同時兵禍以匪，地方慘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了。最可再說一點聯軍兵士作樂的方法和夫役之慘狀，以表見聯軍之人道，同時作為本文的結束。

聯軍如遇到敵軍之已傷未死或受傷待死者，迫之無不以刺刀剖腹流腸，以為作樂。對於夫役，則以繩索圍腰，束縛自由，如拉豬一般牽着，夜間則監在一處，或一日不得食，或數日得一餐，但這一餐，并不是吃飽飽滿的。他們用大桶一隻，盛着兵士賸餘的殘食菜湯，再加上許多水，由夫役如豬一般的覓食，強者或僅能偷生，弱者早命喪黃泉，到現在死者實不可以計矣。而目下天氣嚴寒，更不知如何了。

目下人民心理，惟一希望的，就是盼「赤化」的黨軍早日到臨，但同時又怕聯軍敗退，屠殺搶掠奸淫之慘，將遠過於現在。不過人民這種懼怕的心理，遠不及盼望黨軍早日到來的心理為強且切呢。

浙江經此次孫傳芳蹂躪的教訓，對於軍閥的殘暴，和對於反赤討赤的真相，更深一層的認識，同時對於革命的要求，更切實的了解，只要黨軍一到，人民不難立即互相助。所以最後的勝利，終是屬於我們民衆的。

廣東農民運動最近狀況(十二月二十日廣州通信)

叔 堅

廣東自省政府改組後，政治環境表面上看起來，似發生新的局面，省政府也將西江幾個作惡的縣長懲戒一次——紀大過一次——故形式上似乎予貪官污吏以打擊，於民衆方面似乎有所幫助，但以最近各縣發生事件來看，各地的反動勢力，仍潛伏在鄉村間活動，積極底向革命勢力進攻；這一個月的農運趨勢，固有長足的發展，而農村的反動勢力——民團、土豪、劣紳、大地主——和縣長，仍是不斷底向農會進攻。

中路方面：東莞屬圍農會自被該鄉七豪摧殘後，農民均散居各地，最後的結果，祇得無條件解決。花縣慘案，積久未有解決，最近國民黨省黨部確有議決解決辦法數條，也終是白紙黑字的廢物，說不上什麼效果；不過自縣長李思翰撤職後，現新任縣長與農會較接近，故花縣，在環境，圍匪沒有以前猖獗，農會也從事於整理。順德勒流鄉農會，被民團摧殘，重抽苛捐，令農民不堪，駐防軍第五軍十五師師長竟出佈告逼令各鄉舉辦民團強抽田賦捐，後為農會反對。番禺新附鄉，民團強抽農民禾更，農民反抗，被燒了田禾四百多石。新會十三師在禮扎鄉圍匪，強好搶掠，無所不致，且將農會會址佔據，農民損失非常重大。故目前來在中路祇有反動勢力向農會進攻。西江方面：高要自全縣農軍舉行大動匪後，農運的力量把政治環境改變了許多，縣長李思翰前任此縣時因幫助民團慘殺農民案。被撤職，現在到了高要也不敢再幫助民團作惡的行爲，且與農會很接近，並每月幫助縣農會經費以討好農會，這不是他自動的變成好人，純是黨要運籌發展影響到他的，使他不致趨於反動。四會，自農運負責入陳賴被暗殺後，環境雖然惡劣，而農運負責入，並未有退却和畏懼，同時該縣陳賴的兇手和一切有關係的人，均呈恐怖現象，因為

該處以前上豪劣紳在逼口殺人，是很平常的，但這次陳賴被殺後，政府和國民黨及省農會組織委員會去調查，反動派聞之驚了一身冷汗，故謀殺陳賴的兇手及一切關係人，均逃匿山口，在陳賴被殺之夕，他們民團劣紳，土豪——感燒爆竹慶祝成功，該處商店均大不滿意，且政府又下令通緝，把該縣縣長懲戒，(紀一大過)，有了以上各種原因，所以反動派不得不恐怖起來；但他們最近以英義名義，給一桐嚇信與農運負責入，謂不撲滅做農運的人不已，這不過是他們的恨技，沒有什麼稀奇。前晚押在高要縣署的嫌疑犯華子材最近死於獄中，聞說是病死，這華子材突然屈死獄中，實有懷疑在內，據該地農運負責入預料他是被毒死的；因高要縣長李思翰和四會縣長李民欣很有交情，華子材是陳賴案最有關係的人，若華子材不死，對於這次李民欣寫結民團暗殺陳賴的陰謀完全暴露，實有重大關係，故不得不串通毒死華子材以滅其口。四會於本月三十日開陳賴追悼大會，農運代表到會者二百多人態度表示很激烈，必欲為陳賴二人報仇，於高呼口號中，農民自動的高呼打死土豪劣紳，打倒縣長李民欣；所以四會現在環境雖然惡劣，但農民羣衆很團結很了解，知道陳賴之死，是有階級的意義，故在這個時候，農運還是發了。廣東日省農會加派負責入前去，盡量宣傳省農會擴大會議決議案，農民在這個時候也起來了，故現在的環境較以前好得多；今年下季失收，民已議決減租，照農民本身的力量看起來，將來雖無妨害和阻礙，唯土匪問題，尚未肅清，仍在各地猖獗。鬱南、羅定、封川、雲浮、四縣的民團，不時向各該縣農會進攻，最近於本月廿四日羅定民團大舉進攻農會，再聯合鬱南、雲浮二縣的民團三千餘人向農會進攻；封川民團亦發生殘殺農會會員的慘劇，總之西江農運，除了高要以外，已形成反動

局面。

惠州方面：惠州農運有二個很大的阻力，第一是交通困難，第二是土匪黨很多仇視農會，白雲山下義勇隊擊殺馬雄昭（陳炯明的旅長）平山農軍幫助軍隊運動劉鏡銘（楊坤如的統屬）等匪，博羅公社農會該處匪首八人後，他們雖仇視農會，但自十月平山農村聯防以後，該處匪首，稍為放鬆，因此影響到各處，都紛紛起來效法了，現白芒花也聯防，甲子步也聯防，通通都起來組織農民自衛軍。商家要求保護商業，也幫助農會組織自衛軍；現在惠州方面，環境較以前要好些，農運方面也易於整理和發展。

北江方面：北江有農運的地方，就是曲江、樂昌、仁化、英德、南雄五縣，在這個月來曲江農運，因為有了農民的團結和力量（全縣自衛軍約千人）劣紳土豪地主故不敢向農會進攻，此次減租運動，以國民黨議決案，減租百分之二五去宣傳，地主方面很少反對。英德方面劣紳土豪雖然反動，但不敢公開反動及反對農會，故農會亦可從容發展。仁化最近發生劣紳摧殘農會，後經調解，劣紳卒至賠償損失了結。南雄方面未十分注意故發展甚速。樂昌農運已有發展，各界對農會亦很信仰。總之北江農運進行較為便利，工作亦較各地為好。

南路方面：雷州海康自程案發生後，環江越加惡劣，縣長蘇民摧殘農會更加利害，要縣中一切農會到縣署立案，否則解散，民間暴幹隊到處繳農軍槍械，海康一連現已完全陷入白色恐怖，最近雖把防軍隊公使調去，但新到防軍營長某，不過換湯不換藥，以暴制暴罷了，現省政府雖已把蘇民撤了職，而海康一連元氣已傷，以後祇有從新整頓起來，以提起農民精神。廉江農運頗見發展，但遂溪農運已陷於半死不活之中。高州電白最近於十月二十七日發生絕大事件，就是電白鎮三區農會成立那天，被劣紳土豪地主民間，游擊隊領袖黃某，

主位區游擊隊民團將區農會摧殘，繳去農軍槍械，搶劫農民一空，他們的回答，是奉第四軍第十一師三十一團的命令而來的。自此事發生後，農潮愈弄愈兇，地方官與防軍絕不理會，農民流離失所，哀聲載道，又加以季失收，食糧不堪言，縣農會及國民黨縣黨部，也不能在縣城，已遷到如東去，且生場團匪又殘殺農民，并在麻崗捕去該鄉農會執行委員槍斃，電白已成極反動的局面。茂名化縣因受風水火，均要求減租，現已照曲江減租辦法去實行。就南路農運運動看起來，前有海康程案，後有電白農潮，整個已成反動局面。

潮梅方面：自何應欽出發福建後，內地防軍空虛，土匪黨屢欲乘機而起，企圖擾亂後方，在這個時候何應欽為利害上起見，對於農運已沒有從前那樣摧殘和壓迫，且他須要農軍來維持地方，所以現在環境沒有前時惡劣；但現在成為問題的就是進黨土匪依然在各地潛伏着，若有機會即肆其屠殺，如澄海第二區於本月十六日被土匪洗劫，揭陽逆黨周某於本月十二日率帶逆黨千餘人進攻農會，浩劫全鄉，民間亦向農會進攻，所以潮梅這個月來的農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土匪進黨，但農會雖遭他們摧殘，而農民祇有盡力去抵抗，農民團結未有散，最近善寧發生減租運動，將來可望平靜過去。

瓊崖方面：瓊崖農運比各地好些，因為政治環境比較好，行政委員張難先（現已取銷）為需要農軍幫助剿匪，故他還幫助農民運動。根據以上各地的農運狀況看起來，廣東政治環境，並沒有協助農運，各地潛伏的惡勢力積極地向農會進攻，但在表面上看起來，這一個月的政治環境，較前一個月好些。各地農運以江北和瓊崖為最好，因為該處農運的發展能夠造成好的政治環境。在這個月來反動勢力雖向進攻農運進攻，革命勢力仍繼續發展，試看十月和十一月的發展可以知道：十月增加八區，一、二、三、八、一八八、八、十一月增

加一區，一八〇鄉，一七·七五七人。所以不反怕革命勢力怎樣地進攻，但農運並不因政治環境惡劣？而使農運低落下去！

出版預告

經濟科學大綱

蒲格達諾夫著 施存統譯

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

布哈林著

列寧主義概論

斯大林著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郭列夫著 瞿秋白譯

資本主義的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

斯大林著 陸定一譯

俄國共產黨史

季諾維埃夫著 王一飛譯

馬克思主義論民族問題

馬克思等著

編輯部 及總發行所 通信處

漢口後城馬路新市場下首

分售處

廣州	國光書店	黃梅	醒民書社
汕頭	丁下圖書館	重慶	唯一書局
汕頭	青年書社	成都	華陽書報處
潮州	青年書社	欽州	欽州書店
香港	文化書社	順慶	民智書報社
長沙	南華書社	永定	民智書局
武昌	寶慶書社	雲南	新亞書社
武昌	寶慶書社	西安	西安書局
武漢	共進書社	北京	各學校圖書社
武漢	共進書社	太原	晉華書社
武漢	共進書社	寧波	甯波書社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五期。郵票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The Guide weekly

導報

週

◀ 期 六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宣言.....

革命與民衆..... 獨秀

怎樣答覆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 述之

最近各國對華的言論..... 魏琴

寸鐵（四則）——

無恥的九省聯合會（實）——穩健之孫文主義——（實）——

反革命者的國旗（實）——英國雇用的奸細國民外交協會（實）——

實）

直系餘孽對河南民衆之剝削（閉封通信）..... 守愚

讀者之聲——

聯僑與革命..... 鄭人我 記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宣言

望工人農民及一切革命的民衆們！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一日高漲擴大似一日，工人農民的大羣衆起來爲反對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勢力而爭鬥。在許多大城市中罷工運動如潮而起。許多省的農民也起來成立他們的爭鬥組織，和反動勢力的地主者爭鬥。這些革命勢力之興起，無人能止之。工人羣衆漸漸組織到戰鬥的工會之內，衝破了以前地方的行業的界限，成功了強有力的統一勢力，以領導全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勢力的爭鬥。農民羣衆日不捨入革命激潮，并且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爭鬥這個事實也就要到來。在此革命高潮中，革命的軍隊也漸漸接近工人農民及被壓迫的民衆，雖然其首領有些還在動搖中。

由於革命軍之勝利，由於工人農民的爭鬥，并且由於帝國主義尤其其是英國帝國主義之進攻，多數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手工業工人都一天一天革命化了。

這些現象都使帝國主義者及其所雇用的一切反動勢力見之發抖！自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是一切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帝國主義向中國武裝的進攻時期，也就是中國國民劇烈的向帝國主義反抗時期。帝國主義者加緊進攻一次，中國革命的工農及一切民衆反抗運動更擴大更加強一次。

『五卅』運動，是中國革命的國民運動之真正開始，帝國主義者知道不是那一國的問題，英國法國美國日本意大利等帝國主義者聯合的以武裝勢力在上海在漢口在廣州等處向中國民衆進攻。『五卅』運動，被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勢力及他們間接的武裝勢力即奉直軍所鎮壓下去。不久同情於國民運動的國民軍起來反奉，佔領了天津，帝國主義者大起恐慌，他們又知道這不是簡單的國奉衝突問題，他

們知道民衆開始與軍事勢力結合是革命運動發展表現，國民軍如果佔住了北方的第一交通大港——天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北部的統治權力將根本動搖；於是他們第二天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裝勢力出兵滿洲，封鎖大沽口，砲擊大沽砲台，現在辛丑條約國名義之下聯合的以哀的美教書威脅國民軍，一面間接的用來直軍間武裝勢力以討亦名義向國民軍總攻擊。

國民軍在京津兩口苦戰了半年，終於爲英日帝國主義所雇用的武裝打手奉直聯軍所敗，退出兩口；可是同時南方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得廣大的民衆援助，一直攻下長岳武漢，帝國主義者更是驚慌失措，他們更知道北伐軍之目的不是簡單的南北戰爭，並且不是單純的軍事勢力，而是革命的民衆起來推銷反動勢力之一種有力的表現，其勝利結果，將使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的統治權力全部動搖；於是英日帝國主義者分途力助他們所雇用的武裝打手奉直軍團，一面在南方使孫傳芳攻打北伐軍，一面在北方鞏固張宗昌的勢力。

自孫傳芳在九江敗退，北伐軍進到浙江，一直到最近漢口『一三』事變，一切帝國主義者更驚慌得發狂起來，他們都知道『一三』事變不是漢口民衆和英國之手衝突這樣的簡單的問題，乃表現中國國民革命的勢力和帝國主義者統治中國的勢力直接的決戰時期漸漸接近了；於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在英國帝國主義者領導之下，第三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裝勢力聯合的在長江一帶示威（英美法日帝國主義者除原有駐華海陸軍外，現又由英國帝國主義的提議，成立四國出兵協定八大派海陸軍集中上海；英國已由本國派第一艦隊及水兵一千陸軍八大隊，由印度派道英兵及印兵兩大隊到上海；法國則派派艦隊及安南兵隊，由印度派道英兵及印兵兩大隊到上海；日本已從佐世保等

這艘淺艦四艘，及巡洋艦一艘被陸戰隊到上海。；一面復開接命令他們所雇用的打手奉直軍團向北伐軍及國民軍進攻。尤其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其陸軍部最近計劃：五十日以內將有英兵二萬聚集上海。

他比法派者日本帝國主義者更露出兇惡的面孔。

帝國主義者向中國國民運動的勢力進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間接的武裝勢力硬的方法，而且用軟軟的方法，從國民運動營壘中誘惑所謂標健分子所謂溫和派，和他們妥協，以打擊所謂急進派，根本削弱革命勢力，破壞國民運動的聯合戰線。

我們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此次聯合的向中國國民運動進攻，無論在硬的方面，在軟的方面，都比前兩次聯合進攻兇惡而且陰毒。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最嚴重的歷史時期！

他們（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所雇用的打手奉直軍團，帝國主義者的好友標健分子溫和派）的勝利，即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

什麼是國民革命的勝利？必須是：收回海關礦山礦權路權為國有，一切帝國主義者無條件完全放棄他，對於中國政治上的經濟上的統治權力，及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雇用的軍閥，解除其武裝。這個勝利是全國一切被壓迫民衆的利益，一部分資產階級，也需要這個勝利。可是，這個勝利決不是什麼穩健溫和和方法能夠得到的，只有不斷的爭鬥與犧牲可以得到。有些人舉議可以用溫和和穩健方法向帝國主義者收回權利，不取急進的革命行動，這種反革命的說話分明是幫助帝國主義者消滅中國的國民運動。；是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後，許多標健分子溫和派所試探而失敗的舊路，現在沒有時間容許我們再去試探了！

人農民及一切革命的民衆們！決定革命運動命運的時期已立在我們的面前了！一方面舉國民革命運動之高潮日益增漲，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及其雇用的反動勢力聯合進攻，很明顯的表現出中國革

命決勝負的決死戰之時期日近一日了！我們須立即準備！在此時期中，我們比以前要有更堅苦的戰鬥！在此時期中，凡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人都是我們的敵人；必須是恰口向着帝國主義的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必須以革命的行動擁護幫助正在和帝國主義及奉直軍團爭鬥的國民政府，擴大鞏固我們有組織的力量以擁護幫助反帝國主義！我們因為擁護幫助國民政府的發展與勝利，我們對於國民政府主義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所利用的反動勢力（軍閥官僚買辦地主劣紳土豪等）之爭鬥，一刻也不能休息！

工人們！集中你們的勢力於你們的工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統一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無產階級的目的，統一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幫助國民政府與國民黨！

農民們！起來！集中你們的勢力於你們革命的農會！推翻地主劣紳的政權，幫助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創造在農會領導之下的鄉村政權！你們的爭鬥和城市工人的爭鬥聯結起來！

國民政府的領袖們！大半個中國還是國內外的黑暗反動勢力統治着，即國民政府統治之內，外面帝國主義的勢力，內面買辦官憲地主劣紳土豪，仍在橫行，國民革命之成功，亟須要你們長期的努力爭鬥。此時帝國主義及其所雇用的奉直軍閥聯合的向革命進攻，更是說明你們需要更廣大更有組織的民衆為後援；農民對於買辦官憲地主劣紳土豪的革命爆發，更是為你們盡出所有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可利用的反動勢力，鞏固革命政權，更是你們最有力的後援。民衆勢力高漲起來，正是你們的敵人恐怖的事，也是一種標健分子溫和派所恐怖的事，而不是革命政府所恐怖的事。你們若因民衆勢力之漲而懷疑，而動搖，而有一點反對！於農民，你們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所雇用的軍閥，立即可以利用之以反對革命。不離開民衆，不離開民衆，全世界革命的民衆都站在你們這邊，你們並不是孤立的，

大胆前進！我們應該一致高呼：

- 一、反對英國帝國主義領導的四國對華出兵協定！打倒帝國主義者對華諷謀！撤返各國駐華海陸軍！
- 二、鞏固工人農民革命的軍隊及一切被壓迫民衆的聯合戰線！
- 三、推翻一切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有之政治的經濟的統治權力！
- 四、解除奉直軍閥的武裝！

革命與民衆

鄧演達君說：「此時只是軍事的勝利，尙未達到政治的勝利。」孫科君說：「從前的軍隊不能夠與民衆結合，不能夠爲民衆的武力，所以會失敗。……革命的勢力就是民衆，尤其是在中國的情形看來，須要使農工及其他各界的民衆完全了解革命的意義，然後國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這些真是革命領袖的說話！

怎樣才是政治的勝利？必須民衆了解革命是於他們有利的，革命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起而擁護此勝利，幫助革命黨革命軍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勢力，擁護此革命政權，這才是革命黨之政治的勝利；并不是單靠軍事的勝利，趕走敵人，佔住政治機關，革命黨做了官，便算政治的勝利。

怎樣才能夠使民衆了解革命是於他們有利的呢？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決不是什麼空口宣傳主義可以收效的。民衆所認識的，是事實，所感覺的是切身問題，離開他們的切身問題，離開事實的主義，不會真能使他們相信；反之不兌現空口式的宣傳，會使他們發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給他們以切身的利益，他們才真能了解革命於他們有利，他們才真能自動的爲擁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擁護革命，不是爲革命而擁護革命，更不是爲革命黨而擁護革命。

革命黨是革命的民衆之最急進的先鋒，有時自不得不指導民衆，

五、肅清全國反動的舊勢力！

六、在鄉村中城市中省會中建立革命的民衆政權，召集革命之民衆的國民會議統一全中國！

七、中國國民革命萬歲！

八、中國工農運動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獨秀

革命的民衆也自然有受革命黨指導的必要，也自然有爲革命而犧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們革命黨修然巨大的向民衆說：爾等民衆須受本黨的指揮，由本黨管理，爾等民衆須爲我們的革命犧牲你們的利益，則民衆將不明白我們想幹什麼。拿這樣的態度對待民衆，如何能夠得到民衆！

至於有一班人，終日坐在書齋裏，永遠不肯屈尊到民衆中去而與民衆爲伍，不懂得民衆的疾苦是些什麼，反而大喊「工會是流氓」「農會裏有土匪」「我們黨人是坐轎的農民是抬轎的」這類怪話。這樣的大人先生們如果想得到民衆，更是等於想坐火車到日本去。

就是能夠屈尊接近民衆的人們，若是用得着時便極力拉攏民衆，用不着時便說一聲再會；或者是以爲對民衆的態度在朝時應和在野的不同；這種人雖然能欺騙民衆於一時，到了他們的真面目顯露於民衆之前，自然要失去民衆，并且永遠失去民衆，因爲民衆只能夠被騙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義者，對於實際所許可的固然不肯輕讓一步，同時對於實際所不許可的也不願意亂進一步，民衆若有時超過實際可能的幻想，領導民衆的革命黨便應該努力向民衆解釋，領導他們從幻想的迷途與危險陣地到能夠實際爭鬥的戰場，民衆所需要的是這樣知己知

彼知進知退能爭善戰的先鋒，而不是跟着民衆後而亂跑的尾巴主義者。因此，凡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黨，不分在野在朝，對民衆應該取這樣的真誠態度，並不是在野時便可以故意向左一點，任意發出些不負責任的支票以取悅民衆；一旦在朝便向右轉，另擺出一副面孔，以前賣出的支票一概不兌現或者，且其折扣。所以在革命黨中始終以民衆的真實利益爲前提，萬分不應該以自己在野爲前提，致前後易其態度，或者是一個黨分在朝在野兩樣態度，一個黨前後兩樣態度或同時兩樣態度，無非都是欺騙民衆，欺騙民衆者終於不能得到民衆。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須行點什麼仁政，現在現今民主主義時代，想得到民衆，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須屈尊到民衆中去，不可坐在書齋裏罵罵民衆是土匪；第二須與民衆爲伍利害與共（不可疑懼民衆運動的高潮會危害他的政權）；第三須始終一致爲民衆利益奮鬥（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態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需要現成的武力；可是現成的武力若不與民衆結合，不得到民衆的擁護，也不能夠成功一種革命的武力，且且這種離開民衆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會成就革命，即或勉強一時終得軍事的勝利，也終於不能保此勝利。所以，

「武力與民衆結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給我們不可磨滅的政命鐵律！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國民黨的軍隊實力強過北伐軍，然而前者因爲是單獨的軍事行動在北方失敗了，後者因有南方廣大的民衆運動爲聲援，帝國主義者至今不敢輕於直接壓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國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在軍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國的革命給了工人農民的政權，給了工人農民的自由。因此得了工人農民的政權與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勢力，不但得了軍事的勝利，而且達到了政治的勝利，因此才能能夠保存了革命的勝利以至於今。反之中國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

工人農民這羣下等人在革命中會有什麼作用，即當時全國上等紳商所奔走呼號的權利收回（鐵路礦山等），革命黨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權利以多白樹敵」的理論之下忽視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權」，言派黨人便拿起堵住他的嘴，說他發瘋了；因此，以袁世凱爲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勢力，看清了孤軍獨戰的革命黨沒有一點民衆的後援，他們才敢於乘虛進攻，一面拿金錢官位收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黨中所謂殘餘分子所謂溫和派，一面以「和平」「統一」等口號束縛了革命黨一切活動，以「革命軍與革命黨消滅」的口號根本取消革命黨的組織，其結果革命軍隊和國民黨一概被袁世凱解散了，辛亥革命軍事勝利成了南柯一夢！

現在革命軍和民衆的關係是怎樣？北伐軍確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與民衆結合」的教訓而獲得勝利了。可是革命勝利以後，尤其是九江南昌的軍事勝利以後，革命軍和民衆的關係漸漸有了一點危險傾向。

我們還未曾聽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壓迫民衆的舉動，除了廣東；我們并且知道革命政府現在還做了些幫助民衆運動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時，反工農運動之聲，到處都可以聽到，尤其是在一些軍事當局中和財政當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說，因爲反工農運動本是他們的三大政綱之一。工農本是最受壓迫的民衆，現在雖然稍稍動了一動，并未翻過身來，更說不上抬起來，便有人大喊「工農運動太過火了」。并且有人以爲現任的工人農民是強者，資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說什麼工農是壓迫階級，資本家地主是被壓迫階級。這好像外國人可以任意壓迫中國人，中國人動了外國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蠻；又好像滿洲皇帝屠殺無數漢人和革命黨，革命黨人殺幾個滿洲人或者是取消幾條條待清室條件，便有人大喊暴民專制；都同樣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說：工人這樣罷工，我們的兵士也要學步了，我們也要代兵士說話了；有人說：工農運動開罪於資本家地主，我們的財政因此陷於困難；更有人說：工農這樣罷工，民衆這樣極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使我們外交陷於艱難。這都是反革命的傾向！

在廣東，民間團紳和縣長駐防軍勾結起來摧殘農會屠殺農民的事，近來更加厲害(參看一八三期本報廣州通信)；在解決工商糾紛條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員會之判決絕對有效由政府強制執行」的規定，實質上即是絕對禁止罷工；甚至於農工商學聯合會也陰受阻礙，連漢案對示威大會也被明令制止了！

怎樣答覆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

在幾星期前英國帝國主義在牠所發表的什麼「新提案」上還宣言不干涉中國，可是未過二星期英水兵便在漢口九江殺人了！或者以為這還是小事，算不了什麼真正的干涉。但是現在英國帝國主義是怎樣呢？請看：

南通社二十三日倫敦電：「英政府召集陸軍預備兵後，使國民驚倒，開戰開砲之聲，日震吾人耳鼓，教會且開始祈禱和平，儼然令人想起歐戰當時的光景。」

大陸報云：「據聯合社北京電稱，倫敦已命參謀及管理人赴華，組織警備隊，而爲之領袖，并有兵一旅，將於星期五日離加爾格打云。」

路透社二十五日喀爾喀電：「明英兵一大隊將於星期四日登太吉里華運船赴華，印兵兩大隊定星期日續發。」

路透社二十四日獨爾太電：「貝福夏與赫福夏聯隊之第一大隊及波德聯隊之第二大隊，定星期一由乘美甘狄吉號出發，此兩大隊共約一千七百人，軍官連帶官眷護婦人等，皆隨隊同行。」

在湖北，「革命軍可敬，革命黨可殺」，「工人運動太成任了，非管理不可」這類怪話都放出來了！

同時，在帝國主義和奉天軍閥方面，「可與國民黨中的穩健分子溫和派合作」的空氣，也放出來了！

情形頗和辛亥革命勝利後相似，這是何等的危險傾向！

欲拯救此斷送革命之右傾的危險，欲保持革命的勝利，欲革命運動向前發展，只有繼續遵守中山先生所留的「革命鐵律」：「武力與民衆結合」。

述之

路透社二十四日倫敦電：「飛，將軍三十人已抵波齊茅，隨水兵赴華。……據開斯加波羅之第五號甲車隊已奉命準備，於必要時赴中國。」

路透社倫敦二十四日電：「陸軍部公報稱，上海防軍將以下逃軍隊組織之：(一)第十三步隊，內爲米德爾塞斯聯隊之第一大隊，加米羅寧之第一大隊，波德聯隊之第一大隊與格林霍華費之第一大隊；(二)第二十四步隊，內爲金河衛之第二大隊，貝福夏與赫福夏之第一大隊，波德聯隊之第二大隊與夏文台之第一大隊；(三)第二十印度兵旅，總司令爲陸軍少將鄧瑛，定明日乘輪赴滬，各隊將乘運兵船陸續出發。」

大陸報云：「據二十五日聯合社電稱，英印兵一萬六千人，外如航空隊，鐵甲車，坦克砲車，醫院船及其他軍用物品現已起程來滬，或將次出發。」

新聞報二十七日二時倫敦電：「英政府派赴中國之兵，全力在一萬九千至二萬一十人之間，已開一千，本星期內續開一萬一

千，均步兵。英海軍宣佈泊在中國之英艦有巡洋艦六，驅逐艦
八，砲艦十五，潛艇十二，滅魚雷一，其他小艦小計，尚待添派
二十餘。大小不等。

以上這些消息告訴我們甚麼？這還不是英國帝國主義準備武裝
干涉中國，準備對中國宣戰嗎？據英國帝國主義者自己說是：「保
護英僑在中國的生命財產」。但我們要問：「英國帝國主義者在華
的生命財產」向來有過什麼危險？中國人於何時何地殺過多少英國
人，佔領過「英僑」多少「財產」。英國帝國主義五卅時在上海屠
殺三十餘人，在廣州沙基屠殺五百餘人，在南京漢口重慶等處屠殺數十
餘人；不久以前在萬縣屠殺五千餘人，這次在漢口殺傷十餘人，我們
試問在這些屠殺當中，有幾個「英僑的生命」受了危害？在萬縣英
國帝國主義者幾乎轟毀整個的城市，損失財產數千萬，那時所謂「英
僑的財產」究有何損失？我們不講英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其他一切
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單就這幾件事實，已證明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
危害了數千人的生命，損害了數千萬財產，現在倒反過來說要保護「
英僑的生命財產」，這不是光天白日下活見鬼嗎！即令保護，那為
什麼值得這樣調兵遣艦呢？英國帝國主義在華的水陸軍本已在一萬
以上，軍艦已有四十餘艘，現又加調二萬餘大軍，加派二十餘艦，究
竟為了什麼？這還不是準備向中國宣戰！連英國帝國主義者自己
也覺得：「……開戰開戰之聲，日震吾人耳鼓，……儼然令人想起歐
戰當時的光景」，因而「驚倒」啊！！

無容說了！橫豎而論的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帝國主義是不講
理的。牠們只要能夠得幾文額外利潤，只要能夠保障牠們額外利
潤的進行，牠官之，只要怎樣能夠剝殖民地和平殖民地人民，只要
要怎樣能夠保持牠們的剝削權利，所謂「既得權」，無論甚麼手段牠
們都可以採用的。尤其到了牠們的既得權有危險時，牠們是不顧一

切的了。自近年中國民衆的覺醒，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特別
是最近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以來，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帝國主義簡直
急得發狂了。上海屠殺，沙基屠殺，萬縣屠殺，這次的漢口屠殺，
張作霖張宗昌，引誘買辦階級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攻打國民軍和
國民政府，反對革命，破壞革命，總一句話，所有應有的方法，
只要可以壓迫中國革命民衆，摧殘革命勢力，破壞革命戰線的，牠們
都川盡了。現在只差一着，便是直接的武裝干涉，直接的宣戰！

果然，無恥的殘暴而橫蠻的英國帝國主義現在調兵遣艦集中到上
海來了，準備宣戰了，準備「我們」屠殺了！這是英國帝國主義最後
的一個步驟。英國帝國主義利用軍閥工具的政策已兩次表現失敗
，直接的屠殺政策也未成功，反而引起更廣大的反抗運動，提出什麼
「提案」來緩和民衆和勾引所謂「穩健分子」以破壞革命戰線的陰謀
政策，也很難收效，於是英國帝國主義便毫不客氣要武裝干涉起來
。這種武裝干涉是繼續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的行動啊！今天帝國
主義自己說得很對「這次的駐兵上海，是戰和團以後的第一次」（廿
八日大陸報）。鴉片戰爭是第一次，攻打太平天國是第二次，英法
聯軍是第三次，甲午之役是第四次，攻打義和團的八國聯軍是第五次
，這一次將是第六次了。這一次的形勢特別與干涉太平天國的形勢
相似。太平運動本是一種民族革命運動，帶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
如果太平運動成功，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權利是不能存在的，帝國
主義尤其英國帝國主義看到這種危險，當太平政府成立南京，佔領蘇
常，上海將入其掌握之時，便毫不客氣地一面以軍火軍需幫助清廷，
一面直接組織所謂「常勝軍」，以英八戈登為領頭將軍，攻打太平軍
，太平運動就此消滅了！現在正是北伐軍已取得湘鄂閩贛及一部
分的浙江行將進佔上海，因此英國帝國主義的舊經驗便復活起來。

英國帝國主義已自己宣言這次進兵是在保護上海，這還不明顯嗎？上海是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根據地，現在眼見其工具孫傳芳之衰弱，而國民革命軍又是如潮湧而來，消滅太平洋國的極得意的經驗爲什麼不採用呢！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們，英國帝國主義這種無恥的不顧一切的武裝干涉，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現在舊日法法等帝國主義似乎不贊成英國的武裝行動，美國已經有正式的宣言（路透社二十六日北京電），甚至日本國內還有反英出兵的叫聲（路透社二十七日東京電）。不過我們須知道這些帝國主義這次不能與其步驟，是站在牠們各自的利益觀點上的，並且牠們還是兩面政策，一面申言不贊成英國的武裝行動，同時却加派艦隊，如美之增派亞細亞艦隊，日之增派巡洋艦隊等；我們應申言，如果美日法等不贊成英國帝國主義之主張，便應明白宣言，尤須馬上停止其調兵遣艦之行動。

英國的武裝干涉，好像一個寒熱表擺在全中國人的面前，可以測定誰是真正的賣國賊，誰是真正的中國人；這就是說：實際上反言英國帝國主義這個武裝干涉的，就算是中國人，否則便是賣國賊，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上海的民衆已經漸漸起來反抗英國強暴了，即連素來反對的江蘇省教育會也發了抗議英兵進駐上海宣言了，不過上海的報紙尤其是中商南報的態度，彷彿英國進兵是很平常的，尤其混蛋的是商報，商報近來簡直替英國宣傳了。奉系軍閥的張作霖張學良曾經宣言，如果英國以武裝干涉南方，他們將放棄內爭，一致反抗英國，現在英國的武裝干涉到來了，但是張作霖將怎樣呢！東方社二十六日的北京電說：「安國軍總司令部方面對於英政府用防範滬租界名義斷行派兵一萬六千名之舉，以爲英政府此舉不至遠越保護英僑生命財產之範圍，而比較的特冷嘲之態度，蓋北方政府以爲在此時英國若

能以武力抑制南方，實爲無上之徵祥，即使不然，亦希望南方傷害列國之感情，而終於對於對外關係之失敗。」原來奉系軍閥是想假「英國以武力抑制南方」啊！最奇妙的是上海向甚談國民外交協會，當此英國海陸軍大舉來中國之時，一言不發，反而遞空致電交通部，反對蘇俄向我國邊境增兵，恰如前年日本派兵滿州時，國家主義者拚命反對蘇俄出兵一樣，世間奇事，實是無窮有偶呵！

英國帝國主義的二萬大軍，幾十隻兵艦馬上就要到了，英國帝國主義殘殺我們就在眼前，這是全中國全體民衆的生死關頭啊！我們能夠忍受嗎？絕不能！但是我們究竟怎樣答覆英國帝國主義，這個武裝干涉，這個官戰呢？全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們，我們應該無疑的堅絕地，以武裝答覆武裝，以官戰答覆英國的官戰！

被壓迫的民衆們，我們應一致起來準備與英國帝國主義官戰！英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太過甚了，中國人已被逼着沒有路走了！英國帝國主義到現在還把中國人當鴉片戰爭和團時代的人看，還把國民革命政府當太平天國的政府看待，團時代或太平運動時代的我們能忍受嗎！英國帝國主義不要痴想，現在的中國已絕不是義和團了，現在的中國已經大大的改變了，中國的民衆大部分已經漸漸覺醒了，並且已經組織起來成爲一種力量了，就是世界的狀況也與前大不同，現在正到帝國主義臨死的時期，即如英國的狀元內有幾百萬人尤其是正在與英國帝國主義者鬥爭，全國根本消滅英國整個的帝國主義制度，外面印度非洲澳洲加拿大的被壓迫民族的反英運動如潮興起，所有這些都是證明英國帝國主義已快到臨死的時期，現在對中國這樣的橫徵暴動，正是牠的「臨死發狂」！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們，我們不要以爲英國帝國主義多麼可怕，實際上英國帝國主義是百孔千瘡，英國最可恃的是海軍，但海軍對中國廣漠的大陸是沒有多大用處的，至英國的陸軍通共不過三十餘萬。

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是絕對不可抵抗的。我們大家知道，小小的土耳其也曾抵抗英國，落後而做小的里士居然抵抗法國兩大帝國主義。一年餘之久，何止四萬萬人的中國呢！

如果英國帝國主義真逼入大甚，我們只有準備與牠決一死戰，我們或者敗了，但我們相信最後一定能得到勝利，或者也許由我們反抗英國的武裝運動能使英國帝國主義解體也未可知。我們現在應積極準備武裝以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以宜戰答覆英國的宣戰。在這個準備武裝宣戰之先，全國民衆應全體動員起來作反英的示威運動，抵制英貨，在英國人產業和機關底下的工人和職員應準備罷工。應一致要求全體英兵離開中國。

國民政府此時應堅決地反抗英國帝國主義此種野蠻舉動，應堅決地向英帝國主義抗議，令其立刻停止運兵來華，并撤出在華已有的海

最近各國對華的言論

美國政府終於發出公開的對華宣言了。一月二十三日路透社華盛頓電報告全世界以一件『重大的』的事變。路透社電說：『美國對華政策之宣言，今日已由國務卿洛格發表。大旨謂美國準備與中國談判新條約，如屬必要，當離他國而單獨行動；但在新約未確定及未經參院批准時，美國不能廢除現有條約。同時美國現有艦隊駐於中國海上，遇中國當道不加保護時，當保護美人生命財產云。』我們在這種宣言裏實在看不出有應新的東西。

這宣言大約包含三點：

第一、美國以這宣言來說明華盛頓會議對於中國的協定，是無效的了，因為帝國主義者因內部衝突不能一致的聯合行動，而美國欲乘英國、華地位之困難，出來『單獨行動』與英競爭。但這并不是新的發現，因為美國施行這種政策已非自今日始了。第二、美國欲

陸軍，國民政府應該知道這是光榮的爭鬥，國民政府須知此種鬥爭不僅有中國全體民衆作後盾，而且有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被壓迫民衆作後盾，國民政府應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站在全中國全體民衆的聲援上去與英國帝國主義爭鬥。

全中國被壓迫的民衆們，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迫已到我們頭上來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如果英國帝國主義真要施行其武裝干涉，我們只有與之背城借一。起來！

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裝干涉！

撤退英國在華所有海陸軍！

抵制英貨！

廢除中英間一切不平等條約！

準備武裝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

魏琴

乘英國在華地位之困難以增加其私益，也祇有在口頭上將其對華政策說得比英國寬大些的一個辦法。事實上在帝國主義的精神上看，美國這一宣言，和英國所提的提案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同時上海英文報上又有路透社一電，說『倫敦有力者方面贊成美國此種對華觀點，以為凱洛格的意見是與美國提案同一精神的。』英國帝國主義者也說這話，可見我們的斷語不錯。第三、美國政府也和其他帝國主義者一樣，都堅持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事實。我們看見，美國人是怎樣的愛『秩序』愛『平靜』，必須先簽訂新條約，然後再廢除舊條約！現在既然中國是『紛亂』統治着，是無可談判的，故須派遣艦隊到中國海上來，以為艦隊來後，是幫助中國平靜，而非助長其紛亂的。可是這裏，他們豈沒有想到：美國艦隊到來就精神上幫助了中國的反革命嗎？這種艦隊是反對張吳孫呢？是反對國民政府呢？

？還是守中立呢？在一切國內戰爭的歷史上，外國艦隊是從來沒有「中立」過的。「愛和平」的威爾遜，於歐戰中派遣「中立的」商船過大西洋來，結果祇成了美國欲參加歐戰的一種藉口。當時威爾遜不失口說永久中立嗎？美國的先人們，你們的宣傳是竊不住的，除非你們從中國撤回你們的一切軍隊，並要其他帝國主義者都這樣做。以艦隊為後盾的「愛和平的」宣言，乃是欺騙並譏諷中國求獨立自由的民衆。

跟着美國之後，日本也拿出和平面孔來了。現在，在帝國主義者中間彷彿發生了一種「愛和平」的競爭。然而，他們一方面却日日集中海陸軍到上海來。日本「禱」以為，牠此時趁北伐軍尚未向北發展以前用迅速手段與北京政府修改商約的談判，並不是正式的。又來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此究竟有何種保證呢？照他們的著經驗看來，他們不妨於此時取得等於廢紙的條約，以便後來向國民政府說話。但他們忘記了，現在已非昔比了。中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世凱式「二十一條條約」可一而不再了。革命的民衆，自然不能承認張作霖和中國敵人所訂立的各種條約。

日本於二十七日又發出一宣言，申明四點，說關於租界和領事裁判權問題，日本將實行一種混合的居留地制並在互助和平等的基礎上給中國民衆以權利和義務。這種宣言是再無恥，有了。難道中國民衆現在是向日本帝國主義者搖尾乞憐嗎？陳友仁在他的宣言，說得很對：「今日之問題非為列強依充中國民衆之合法志願，而為中國民衆公依充列強。」這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自然是不很快意的。可是革命的發展勢迫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承認事實的確是如此。

日本政府現在仍在施行種種秘密陰謀反對革命的中國。聽說，日本政府以二千萬元借款給張作霖，而張以山東鐵路為擔保。我們

知道日本對山東的侵略是如何之深入，那麼種種傳說若經證實，也是不能使我們驚訝的。

路透社電報，把各國關於中國事件的消息傳遞過來，但他不肯傳遞各方面同情於中國門戶的舉動的一切消息。自從「一三」事件發生後，路透社曾經三次傳遞麥克唐納對中國民衆的言論。一月六日，路透社而且把麥克唐納反對中國民衆的論文大意報告過來。英國的統治階級十分明瞭，麥克唐納之反對中國革命，給他們有二重的利用：第一向全世界說英國資本家和「社會黨」中間關於保護「祖國」問題是沒有衝突的；第二可以欺騙中國民衆說，麥克唐納的意見就是英國工人的意見（中國的反動派國家主義者果真就拿去做為反對世界工人聯合的理由了。）

因此，路透社不肯傳遞一月六日英國共產黨為漢口事發對石幫助中國之宣言，這完全是不足奇異的。英國共產黨曾經號召工人組織「英國工人援助中國自由委員會」並設立「不干涉中國會」的英國分會。英國共產黨在宣言中說：「如有英國政府的挑撥手段及其總政策，才能造成在華英人危險的狀況。」在宣言的結尾，英國共產黨又號召全英國一切工人，有組織的出來要求撤返駐華的英國海陸軍并承認國民政府。拿英國共產黨的宣言去比較麥克唐納的論文，中國民衆很容易看見這位「社會黨人」之無恥而反動了。其實自由黨的路易喬治還不敢這樣惡毒的權謀在中國帝國主義陣中！

英國工黨執行委員會也有一篇詳細的宣言關於中國狀況，但這件事，路透社也是不肯說的。這篇宣言雖然反映貴族工人對於中國真實狀況之不瞭解的觀察，但同時却可證明麥克唐納一類的首領，因

受工人羣衆的逼迫，也是不能與英國政府完全一致的。譬如在宣言中說：『如果英國政府的新政策不是根據這個原則（即盧森堡提案內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原則），則工黨在各地方黨部可以舉行示威，來解釋并提明工黨的政策。』官方的詞尾亦說：『除此之外，工黨支部應該向着國民政府請求速開英國談判。』

最後這一句話，完全說明所謂工黨的領袖怎樣欺騙工人。工黨本來不是工人的政黨，在這個黨中有博士也有資產階級的代表。照工黨領袖的意見，困難祇在於使國民政府或迫迫國民政府和英國談判

寸鐵

無的九省聯合會

反對孫傳芳的三省聯合會，被孫傳芳壓迫而變形停頓，孫傳芳所應用的什麼九省聯合會伸出來了！三省聯合會雖然還未曾集中三省民衆的勢力，而他們的目的是三省自治，反對孫傳芳，反對奉魯軍南下，這的確能夠代表三省民衆，并且主持三省聯合會的人，大半是三省的正經紳商學者。現在九省聯合會的目的是『促討亦首領迅速出兵，收復被奪各省，……』連電張學良張學良二將軍，速討出兵救國，一面仍由孫總司令由長江進兵反攻，……并向孫總司令請願，克復衡州後，即乘勝向贛前進，一面責令葉開鑫部直進九江，……又致書張作霖，毋收楊宇霆主款，以大義爲前提。』他們所謂九省代表大半是一向不見經傳的人物，惟有兩個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個是江蘇代表馮國鈞，一個是兩粵代表梁紹文。韓是一個腐敗老官僚，梁是孫文主義學會一青年（我們希望不是這個馮紹文）。其餘各省代表雖然不甚知名，大家也須牢牢的記下他們的姓名，好防備北伐軍一到上海，他們也會鑽進國民黨，像煞有介事的以純粹國民黨資格

，而不在于迫逼英國放棄其稱霸政策並承認國民政府，像英國共產黨所要求的。照麥克唐納的意見，英國工人的責任是在迫逼中國國民政府，而不在于迫逼其本國帝國主義者。在這關係上，麥克唐納及其他領袖，就盡了世界資產階級奴才破壞中國民衆革命鬥爭的作用了。各國共產黨，不斷的叫麥克唐納等作賊，可見不是徒然的。中國工人及一切革命民衆現在應該更瞭解第二國際領袖麥克唐納研究員是甚麼人，而所謂英國工黨究代表誰的利益了。

，號召反共。現在右派中這種分子很多！

（實）

穩健之孫文主義！

電通社廿七日東京電：『中國南北妥協之機運，漸呈濃厚之狀，雙方舊有代表往來，結局或將以穩健之孫文主義，實現大同團結。』帝國主義及奉天軍閥，又要抄襲段祺瑞軟化國民黨穩健派的老調了！孫文主義是不是穩健的呢？大叫『真正孫文主義信徒團結起來！』的人們，現在必須在行動上恢復這個問題！

（實）

反革命者的國旗

國家主義者說將來會以國旗戰爭，一邊是五色旗，一邊是青天白日旗。其實何必待將來，眼前的戰爭，便一邊是五色旗下的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的軍隊，一邊是青天白日旗下的國民革命軍；革命的國家主義者，當然要大喊擁護五色國旗！

（實）

革命軍用的紅標國民外交協

英國大調廿海陸軍來中國，陸續到上海的已爲吾人所親見，各民團體紛紛起來通電反對；獨有所謂國民外交協會者，默無一言，

却妙想天開，致電外交部，請抗議蘇俄向我國邊境增兵。蘇俄向我國邊境增兵這件事連影子也沒有，國民外交協會致外交部電中，「蘇俄」二字亦係「英國」二字之誤，「邊境」二字亦係「上海」二字

之誤；否則便是英國人教他們故意這樣宣傳，以轉移中國人的視線。

（實）

直系餘孽對河南民衆之剝削（十二月二十九日開封通信）

守愚

河南民衆自民國十四年冬之反奉戰爭起，以迄於十五年春之反動軍閥張吳合作的討赤戰爭，及北伐軍在兩湖勝利，吳佩孚敗退河南一隅止，河南以直接供戰爭犧牲二年之久的民衆，再加上吳軍由前線敗退之殘部，與在保大被奉魯軍驅逐之部隊，統計不下三十餘萬，此三十餘萬有兵無糧，有械無子彈，服裝殘破不齊之兵卒，其一切供給與補充，完全加之於天災人禍萃集一身之河南民衆，於是豫民目前所處之狀況，誠可謂「水深火熱」「折骨易子」尚不足形容其慘慘的情形。但是軍閥悔禍之心既無，備戰之舉遂頓（不能戰固成問題，但退大軍閥還是須預反攻之令，罷隊下不願戰不取戰之心理與歷次叛豫之事實而不顧），而剝削民衆之法也愈巧而愈辣。自張英華盜長豫省後，理財專家的強抽暴取之政策，其大端者約如左述：

（一）徵收開封市一月房租 張英華乘吳秀才意旨，謂軍餉支絀，給養維艱。而討赤大業，又不容分辦。於是理財生面遂別開到市民的房屋這一項了。辦法就是臨時設立辦理房租事務所一所。並規定抽捐的辦法是大街的房屋每一間徵捐二元，後街的房屋每一間徵捐五角，涼飯吃的貧民此處所——即草房——開恩免捐。現在已佈告通衢，嚴厲執行，並謂如敢違抗法繩其後，可情無抵抗的平民，還不是奪取如意嗎？這一項的收入，只此開封一市一次將有二十萬元的大款。繼開封而徵收的當然還有鄭州衛輝彰德焦作歸德許州駐馬店信陽洛陽等較大城市市呵！但誰能相信開封只徵收一次，而不復

（二）煤油特稅 張英華由民衆的住屋，聯想到日常應用的煤油也是一件普遍的必需品，尤其是在無電燈應用的河南，煤油抽捐一定有大額的收。於是煤油特稅就與房租同時施行而成立專局。煤油特稅的抽法，是值百抽二，較之海關附加稅尚便宜五厘。但全省的收入，一月十幾萬元的軍餉是不難辦出的。

（三）設立絲茶銀行 河南省銀行濫發行紙幣約四千餘萬元。該行倒閉後，此四千餘萬元遂分攤於河南省各階級的民衆身上担負。河南民衆因傾家喪命者不知凡幾，吳佩孚以河南省銀行既倒，想濫行紙幣以欺騙民衆而又苦於無術，於是妙想天開遂重演一空中樓閣式的絲茶銀行，以圖再演一幕河南銀行的舊戲。該行現已開幕，紙幣已行到市面。總行設鄭州，開封已設辦事處，分行不日即可開幕。聽說他們的計畫，是先發行三四十萬，同時預備三四十萬現金兌現。俟一二月後民衆對該行略有信用而不懷疑時，即行將大批紙幣發出。五百萬或一千萬的剝削，權自在手，爲所欲爲。等到失敗後，席捲而逃，中國內地有的是租界。他們的祖宗——各帝國主義者——對此落難之賈子孝孫，還不會青眼相待？他們絲茶銀行的計劃，便是這樣產生的！可憐的河南民衆呵！

再呢？

（四）發行石獎庫券 除了上項所列的剝削民衆的政策後，又發行四百萬有獎庫券，分配於各縣，強迫民人購買。在名義上欺騙民衆謂有獎，實則將此款一騙到手後，則一切都完了。有獎的話，不過是哄人的一個手段。

(五) 伐寶河堤保安森林 黃河在河南境內的洪水以東，平地千里，水勢浩漫，歷年驟水災，不可勝計。河務局歷年的籌畫與建設，只有河堤的一層保障。為防河堤的崩壞與不耐沖，遂在沿河堤植以柳樹堅固之。吳佩孚於此窮極無聊之時，又以其可值五百餘萬元之代價，遂不惜以沿黃河各縣之千餘萬之人民生命為孤注，出此伐寶河堤柳樹之下策。竭澤而漁，亦未足以言吳秀才之狼毒與下流。

(六) 重驗契約 重訂紅白契亦為吳秀才張英華之理財政策之一。其辦法即各縣之田地舊契或新契，統統呈送報廳，驗費大概亦係每百元抽二元，全省實行，籌款至少在千五餘萬元以上。民國十四年國民二軍即以復驗紅白契獲農民之仇恨，而卒敗於農民組織之紅槍會。今吳秀才復採此理財財政策，在目前縱可以兵力壓迫強行之，但吾人絕可拭目以看將來紅槍會槍桿下之吳佩孚！

(七) 拍賣開封城鄉官地 開封城鄉官地甚多。過去或出賃於民人或屬曠地，放棄甚久，而貧民在土建有多數草房住家。張英華秉承吳佩孚意旨突然將此項城鄉官地拍賣以充軍餉，如在官地建築上之民房統令繳價數十元或二百元不等。一般平民在此戰爭期中，均多失業，同時生活提高二倍以上，維持其家庭生活，亦屬困難，今令其繳此鉅款，在事實上萬難辦到。官廳如是決然採取最殘酷之手

讀者之聲

華僑與革命

轉運週報的編輯先生：

我受貴報和中國青年黨陶以來，革命思潮是時時起落於心坎中，但同時也起幾個疑問，想和你們談談，總因前時交通不便和郵局稽查

段，即將各民房完全拆毀。現被拆毀房屋之家數極衆，在此天氣嚴寒之下，被毀家之民衆只有束手以待災禍。

河南民衆在此二年，終日生活於戰爭之下，戰死者多明河子弟，復增之以瘟疫，荒歉，水火，土匪，老弱者多委溝壑，幸存者今又罹此嚴重剝削，鬻兒市女，又何能填滿軍閥之貪慾！計河南民衆在此一年所繳納之稅款，約如下述，正雜稅經常收入爲一〇〇〇〇〇〇元（內中包括田賦丁漕六八〇〇〇〇〇元，契稅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百貨厘金一六〇〇〇〇〇元，牙帖屠宰各雜稅爲五〇〇〇〇〇元），此外非法稅如食戶捐，引岸管理局，新設之鹽務督辦處，每年增收約六〇〇〇〇〇元，紙烟特稅三〇〇〇〇〇元，此外省銀行濫發不兌現鈔票三〇〇〇〇〇元，銅元票二七〇〇〇〇〇元，共計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又無形取消，更有民國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田賦丁漕田預徵約一四〇〇〇〇〇元，總計不下七千四百萬元。他如外縣駐兵之地方供給，及其他各項橫徵暴斂，其數不下一萬萬元以上。以歷年戰亂流離痛苦無告之三千萬人民，負此每人每年約近三元（不論老幼男女）之供給，除死之外，只有民衆暴動的革命之一法，以打碎此萬惡的軍閥政治，解放出自己！

嚴，所以到現在纔寫出來，請先生們費點神答覆我，那是很感激的！

(一) 我國現在革命潮流，已瀰漫全國，對於革命的需要，已無疑義了。但是我居於數千里外之英租界地，應否作個革命者？

(二) 如是已認爲人生不是活屍，應該盡我之本能，爲僑胞謀利

益，但這種工作不是簡單的，應從何處運行呢？

(三)革命的工作無疑進行了，開始連行了，不怕那白色恐怖嗎？若是牠們以武力壓迫的時候，應如何對付他？

以上三個問題，請你不憚煩的為我解釋，想先生負指導之責，定是樂於從事也！

末了，順祝

革命成功！

鄭人我於山打根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人我先生：

現在，在這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除非是少數剝削人和壓迫人的階級，誰也需要革命。方今革命運動各方面都如日之方昇，尤其殖民地解放革命佔近年人類歷史上新的篇幅。

先生是居於英國殖民地的一個華僑，一方面英國殖民地屬下的人類歷史上受英國帝國主義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過盡非人類的生活，正在醞釀廣大的民族暴動，去年爪哇暴動的風潮不久是波及英屬殖民地的；他方面華僑本身也就是被壓迫的人；經濟上工商業無一不受帝國主義殖民地限制，競爭不過帝國主義國家的商業家，政治上集會社社言論出版種種自由皆受限制，前年新嘉坡華僑遭孫中山先生亦被干涉，被拘捕百餘人。在這種狀況之下凡有血性的人都非舉行一抗不可。這種狀況，先生身處其境，自然比較我們居住國內的人更加知道得清晰，無庸我們多說了。再回頭看國內，反動軍閥及帝國主義者之猖狂，尤堪令人髮指！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各屬僑對於革命事業，是很踴躍的。辛亥革命以後，華僑曾經有一時期對於革命抱極極態度，這是因為一來國內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足以保護華僑利益，二來反革命黨誘惑中國國內的革命勢力，離開華僑，國內革命勢力

繼續合作。現在中國革命發展，華僑應該知道以前殘賊中國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統治快到末日了，因此就應該積極參加革命，各方面幫助革命進行。先生在英屬殖民地中自然應該做一個革命黨人，為中國為華僑為一切被壓迫的人類奮鬥。

參加革命為僑胞謀利益的方法是很多的。首先在國外原不必一定回國加入國內革命隊伍始可謂之參加革命。在殖民地裏，儘多革命服務的機會。產業化的英屬殖民地，無產階級運動是有很重大的意義。在華僑之中，除了商人及少數工業家之外，多數是華工。華工地位尤其惡劣，因為受了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之外，又須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華工的革命性自然是比較其他分子要急進多的。我們須知道，華僑中，有一部分大商人，大工業家不但沒有反抗居留地帝國主義壓迫的勇氣，而且經濟上與帝國主義相依為命，反對一切革命，甚至反對華僑中革命思想的宣傳了。所以現在，華僑J，改善華工的地位，發展華工的階級的和民族的運動，乃是革命的華僑所應做的，這也是為大多數僑胞謀利益的事。

至於，白色恐怖，則在革命運動中是難免的。帝國主義者為保護其既得權，是任何殘酷手段都使得出來的，尤其在殖民地。但革命黨人須得有犧牲自己造成多數人幸福的決心，若一遇白色恐怖即退縮不前，這不是革命黨人所應有的。對付白色恐怖的方法，唯有擴大羣衆運動，廣大的羣衆革命運動起來，足以根本推翻白色恐怖的統治，或使帝國主義者有所恐懼而不敢肆無忌憚地施其殘酷的手段。

廣告

▲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

布哈林著

定價一角

這是論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上地位的一本言簡而意明的書。布哈林是方今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凡要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不可不讀他這本著作。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二角

斯達林這本短小精悍的書，現在已被全世界公認為論列寧主義最正確最得體的書了。讀過了共產主義的ABC之後，必須再讀此書，然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方能得一簡括的概念。書中民族問題一章，尤其是注意中國國民革命的人必須要讀的。

▲俄國共產黨史

季諾維埃夫著

下一飛譯

定價四角

俄國共產黨是方今世界革命的前鋒隊伍，牠的形成和發展，對於其他一切革命政黨有可大的教訓。此書著者是俄國共產黨大首領中的一個，尤能將俄國共產黨的真正價值指明出來。此書對於中國今日的革命將有大的影響。

▲資本主義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

布哈林著

陸定一譯

定價二角五分

這是最近共產國際大執行委員會中布哈林關於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的報告。全書約八萬言，於最近的國際狀況有詳細的和系統的論述，對於多少國際知識的中國人，尤其是必要的。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哥勒夫著

羅秋白譯

定價三角

研究唯物史觀，在中國苦少著本，此書乃俄國著名的唯物史觀教授哥勒夫所著的淺顯易解的書，譯者羅秋白先生又是國內對於唯物史觀有深刻研究的人。譯文中於難解之處且加譯者註釋，書後并附有譯者自著的二篇論文。

▲經濟科學大綱（上下二冊）

蒲格丹諾夫著

施存統譯

定價甲種一元四角
乙種一元二角

這是一部關於馬克思經濟科學研究上較簡便明瞭的書。這部書編纂系統係依照社會發展順序，這是與其他這類的書不同的。著者在序言中說：「在革命期的動亂之中，比平時格外需要堅實的完全的經濟知識。沒有這種知識便不能在社會的鬥爭和社會的建設中，樹起秩序統一。」這話對目前的中國說來，尤為真確。

出版預告

▲馬克思主義論民族問題

馬克思等著

在中國，民族問題無疑是革命中最重要問題之一。馬克思主義論於民族問題本有特殊的革命的見解，自列寧以後尤形成整個的理論。本書係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達林薩洛夫卜羅衣杜等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運動的論文而成。本書的出版在中國目前自然是很重要的。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嚮 週

◀ 期 七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二七」紀念日敬告鐵路工友……………獨 秀

赤的運動與中國外交……………獨 秀

寸鐵(十二則)——

講容忍的國家主義者(實)——曾琦與麥克唐納爾(實)——

國家主義者眼中的國家和政府之分(實)——國家主義者

的國家與中華民國(實)——究竟是誰無祖國?(實)——

令人肉麻的國家主義者!(實)——怎見得我們不要國家?

(實)——梁啓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實)——好高明的

穩健派!(實)——誰對誰的寬大政策?(實)——北洋軍

閩「安」的成績!(實)——英國不是帝國主義?(實)——

讀者之聲……………

國民革命之主體是小資產階級嗎?……………張永年 記者

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選舉之內幕……………V S

英國出兵聲中各國的輿論……………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

二七紀念日敬告鐵路工友

獨秀

「二七」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和軍閥血戰之第一幕。四年前今日，中國鐵路工人的赤血灑遍了沿京漢路二千餘里；血戰四年後的今日，在我們的戰士們的頭袖施洋林祥謙等流血地——漢口，才有了公開的盛大的紀念會；這些艱難困苦在我們工人階級血戰史上，都有重大意義，我們不可忽視了！

京漢工友同志們！我們今年的「二七」紀念會，固然是快樂的紀念，更應該是苦痛的紀念。不但紀念過去的苦痛并且要紀念現在的苦痛。四年前的今日，沿京漢路的工友，都在流血被捕失業恐怖的慘敗中，并且這種慘敗的空氣籠罩了全國各路的工友們，這種慘敗苦痛的歷史，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三年前的今日，正是慘殺工人的罪魁曹吳佩孚得意之時，鐵路工人更爲他們所疾視，更受着嚴重的壓迫。二年前的今日，雖當國民軍勝利之後，在鄭州召集了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而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漢口，當時尚在吳曹統治之下，京漢全路工會尚不能有統一的組織。去年今日，正當奉直聯合向國民軍進攻之時，亦是吳佩孚勢力復興之時，同時也是各路工人起來再和奉直軍閥決鬥之時，奉直軍戰勝國民軍，各路工人又回復到嚴重的壓迫之下，京漢工人被吳佩孚第二次屠殺。今年今日，又是怎樣呢？京漢兩段勞漢北段的工友固然得着一點自由，尤其是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漢口，已起走吳佩孚，工會已得着組織及集會的自由，已能夠開大會紀念四年前我們的死者，固然是我們很快慰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吳佩孚仍舊在鄭州屠殺工友，其餘各路都全部歸到奉張魯張孫這些軍閥嚴重壓迫之下，工友們處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嚴重壓迫中，又加以交通系種種陰謀破壞，連秘密的工會都不易存在了。可以說鐵路工友們現在的苦痛，比過去的苦痛更加沉重

了！

鐵路工友們！你們占住了全國最重要的交通機關，各派軍閥軍事運輸的生命操在你們的手中，你們在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中無上威力；可是，軍閥們也正因此對於你們的壓迫，一刻也不能放鬆。你們對於軍閥的戰鬥，是最有價值的戰鬥，而也是最艱苦的戰鬥。

你們的戰鬥機關——工會，是不能希望在軍閥統治之下可以公開存在的。各種形式的秘密組織，目前非常必要；因爲若無任何組織，便無法集中你們的戰鬥力，便只有任軍閥踐踏，你們能忍受嗎？

最能破壞你們秘密組織的，還不是軍閥，而是交通系的局長巨司。沒有局長巨司的告密與畫策，軍閥還不能夠知道工人的內容；沒有局長巨司的勾引與護庇，工賊也不敢公然橫行；因此，交通系的局長巨司始終是你們最切近的死敵！

反革命的交通系局長巨司，他們不但在反動勢力之下幫助軍閥壓迫你們；并且在革命勢力之下，即在國民軍國政府之下，他們也可以利用各種機會，想出各種陰謀，挑撥工人與政府間的感情衝突，無論是工人打擊了政府，或是政府打擊了工人，都是他們得意的事。

鐵路工友們！你們對於最切近的死敵——交通系的局長巨司，必須和對軍閥同樣的戰鬥，因爲他們是軍閥們最有力而且是最陰險狠毒的幫手。在國民政府國民軍統治之下，你們更要求參加鐵路管理權，不但要肅清交通系，并且要肅清破壞路政的一切貪官污吏，這是我們鐵路工人應有的權利與義務。

全國各路的工友同志們！此時你們最切要的口號是：（一）發起秘密組織；（二）破壞軍閥的戰鬥力；（三）肅清交通系。

赤的運動與中國外交

「民衆革命潮高漲起來，使用口惠而實不至的政策來和緩一下；民衆運動一低落，口惠馬上變成假支票。」這本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對付殖民地半殖民地慣用的政策。

歐戰後，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者發了一些不平之聲，華盛頓會議遂在關稅法權上給了中國一點小小的口惠；然而華盛頓會議閉幕，他們便一概忘了。到了五卅運動，帝國主義者才把華盛頓會議所允許的小小口惠想起來了，才重新把這小小的口惠來和緩中國的民氣；這民氣被軍閥鎮壓下去，所謂關稅會議，所謂法權調查，都終止沒有結果。現在又來了！漢口「一三」事變以來，在全中國反英運動高潮中，英國帝國主義者又提出華僑交還租界、華僑交還海關、準備撤廢治外法權等口惠，以和緩中國的民氣了。我們敢說現在的民氣，若仍舊為北方對赤的軍閥和南方取締過激運動（東方駐五口漢口電已有此消息，二月七日上海時事新報亦大書特書：「黨政府嚴禁反英。」）的穩健派共同鎮壓下去，英國准備給我們的這些口惠，又必然終於是些口惠。英國人現在大時中國國民黨中穩健派和急進派不一致；又大時和平的合法要求我們可以商量，若用暴力則我們不能屈服；這正是暗示穩健派出來為他們鎮壓反英的民氣。只要反英的民氣有人為他們鎮壓下去，和平的合法要求他們便易於對付了。

英外長張伯倫於一月二十九日在伯敏漢演說：「英國對華方針，自去歲國會開幕以前，即以改變當時英國唯一之願望……並已準備拋棄其特權……吾人早經感覺有修約之必要，並希望中國統一政府早日成立，俾能開始修約交涉……中國對於修約要求之原因有三端：（一）因外人領事裁判權；（二）關稅支縛；（三）租界制度；英國對於上述三端，均願予以變更……但上述提議，不能使其

立生效力，因中國尚在內亂之中……吾人準備援助陳友仁及任何派之政治家，以政治家妥協之態度，解決一切懸案。」

獨秀

我們現在可以回答張伯倫了：我們早已知道你們英國帝國主義者，自鴉片戰爭以來，即時刻準備拋棄特權，時刻準備修約，只可惜八十年來中國始終不曾有統一政府，年長日久之，使你們的惟一願望不覺忘記，只增加了好幾次任意屠殺中國人的特權，更增加了辛丑條約，直到今日中國國民運動高漲起來，才將你們心中多年準備而又忘記的惟一願望提議了。可是此時中國尚在內亂之中，還沒有統一政府，你們多年準備的好東西，仍是不便拿出來；你們也知道仍然不便拿出來，所以要派海陸大軍護送到中國。你們并且知道你們準備的這些好東西會派名出來許多妥協的政治家和妥協的在野名流，一有了這些妥協的政治家與在野名流，你們準備送來的「好東西，又不得不從半路上在印度洋乘原船送回倫敦，只好候梁啟超所謂「片面的革命行動」高漲時再準備送來。那時候，在野名流梁啟超所預備的「我們願意用國際慣例上正當手續和雙方最友誼最諒解的精神作和平的修改」這一桌歡迎酒席，只落得貴客不賞臉而大為掃興！

梁啟超所謂「聽明向英國人」，當懂得這個：可是愚蠢的梁啟超，至死也不會懂得這個，他實在不願意懂得這個。

事實先生告訴我們：英國每次口中說：「準備要送中國的一些好東西，都是因為中國有了「片面的革命行動」，都不是因為有了正當的手續和友誼的精神；採用正當手續和友誼精神的和平談判而停止革命行動，反而只有使帝國主義者收回去他們口中所謂準備要送我們的東西，去年北京的關稅會議就是一例。

我們并不拒絕談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動或減少革命行動，而希望

友誼的和平談判得點什麼，便是上了帝國主義者的圈套其結果必一無所得！孔氏政府必須懂得這個！必須懂得抑制民衆革命行動而和平面孔取悅於外人，本是北軍軍閥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訣，我們十分不忍看見真有『黨政府嚴禁反英』！

上海時事新報公鈞先生歷數香港罷工封鎖、黨軍控制長江流域、排英口號幾遍域內、南方聯俄、共產主義傳佈若干國人之同情、打倒帝國主義最鮮明之旗幟，都是英國變更外交政策之由來；這是他懂得變啓起所不會懂得的。

在赤的運動起來給帝國主義以重大的打擊以前，中國的外交是怎樣了？北京政府以前敢涉想廢約嗎？可是現在居然能夠宣告廢止比約了。關稅會議得着了什麼？可是現在居然獨斷的徵收二五附稅了。以前他們不是視收回租界運動爲過激嗎？可是現在也居然從讓收回租界了。他們以前不是把安格聯當太上老祖看待嗎？可是現在也居然下令免他的職了。這不是受了赤的運動之賜是什麼？

寸鐵

講容忍的國家主義者

有人主張民衆結合軍事起來革命，國家主義者則反對和一切軍事勢力結合；有人主張民衆起來直接行動，國家主義者則又斥爲『羣衆之盲動』『與國以莫大之危險而已』；既不軍事勢力，又反對羣衆運動，那麼，國家主義者外抗強權的辦法是怎樣呢？好！現在他們說出辦法來了！他們在『對英問題國人應有的態度』一文裏說：『暫時容忍英人對我的橫暴，再一面督促政府整頓國防，……三年，五年，與英作一破斧沉舟之戰。』我們對外容忍已經八十多年，今後三年，五年，十年，政府還未整頓國防，我們只好再繼續容

不存赤，他們焉有今日，然而他們不思報德，仍然要勾結帝國主義來討赤，他們真是『食毛踐土沒有天良』！

什麼是赤的運動之目標，我們敢公告全中國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動掃蕩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機關，歸諸國有；具體的說，即是：撤退各國駐華海陸軍，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自主權，取消庚子賠款及不正當的外債，取消外國之鐵路鹽務郵政管理權，沒收外資的銀行礦山鐵路航業工廠及外人購土地，歸中國國有。必須這樣，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須這樣，我們才能夠脫離外國之政治的經濟的統治與侵略。必須這樣，我們才能夠建設獨立的經濟勢力與文化。必須這樣，我們才能夠開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國家建立互利的經濟合作。

誰不否認他是中國民族一分子，誰就應該拿出十分『赤忱』，加入這個赤的運動！

忍下去，只愛我們能夠容忍，什麼天大的事都沒有了。好極了！這就是國家主義者外抗強權的辦法！

(實)

曾琦與麥克唐納

英國對華出兵以來，歐洲各國(英國也在內)的工人及其政黨——共產黨，羣起反對，中國的國家主義者裝着沒有聽見，獨有麥克唐納的話，他們却聽見了。吾人一向攻擊的麥克唐納，他本是世界的大工賊，他能夠代表英國工人羣衆的意見嗎？因爲麥克唐納爾的反動議論，使武斷英國工人都是反動的；好比因爲曾琦的反動議論，便武斷中國青年都是反動的；這是何等滑稽的推論！

(實)

國家主義者眼中的國家和政府之分

從前有一個日本留學生，不知道從那裏拾得了『國家和朝廷有別』這句話，讀得革命黨人無知，不懂得國家與朝廷之分，因為革命黨人說明朝廷了是亡國。在這個留學生的意思，以為滿洲入主中國，只是亡朝，并非亡國，大概必須把中國這塊土地的人民沉到大海中才算亡國。現在國家主義者也譏諷我們『看不出國家和政府之分』，他們以為中華民國這塊招牌被北洋軍閥負之而趨，『這是政治上的問題，并不是國家本身的問題。』不錯，即使將來外國人完全管理了中國政府，也不過是政治上的問題，并不是國家本身的問題。因為外國人只拿住了中國政府，并未把中國沉到大海中，也未把中國搬到外國去。我們應該懂得國家和政府之分！

國家主義者的國家與中華民國

我們曾說：『自孫中山辭總統職一直到現在，只有中華袁國，中華段國，中華直奉國，而沒有中華民國。那裏有中華民國？』國家主義者因此說我們不要國家和否認中華民國。有人說這是國家主義者不懂國文之故，其實不然。國家主義者以為五色旗下的袁國段國直奉國，就是他們的國家，也就是他們的中華民國，現在忽然聽見我們說還沒有中華民國，他們自然要既驚且怒，并不是因為不懂國文之故。

究竟是誰無祖國？

馬克斯的『工人無祖國』這句話有三個意義：一是說還沒有有一個國家是保護工人的祖國，二是說全世界工人階級應該不分國界的聯合起來；三是說各國工人不應做『愛祖國』的名義之下為本國政府侵略別國，為本國資本家格外多繳點牛馬；并不是對強權的帝國主義者講什麼無祖國，講什麼打破國界的大同主義。我們也曾說：『以為抵抗壓迫自謀生存而愛國，無論甚麼思想高遠的人也未必反對。』

這也就是不對確權的帝國主義者講大同講無祖國的意思。實際上，五卅運動中，最為祖國犧牲的乃是無祖國的工人，而不是你們有祖國愛祖國的國家主義者，你們以為這是矛盾嗎？以為這是你自己打自己巴掌嗎？如果是矛盾，恰恰和你們的矛盾相反。你們號召工人為本國資本家多做半馬時，你們贊成軍閥政府侵略蒙古民族時，都大喊祖國；而在五卅奮鬥中，你們便把祖國忘了，這就是你們的矛盾。究竟哪個矛盾是合理的，哪個矛盾是反動的呢？

令人肉麻的國家主義者！

國家主義者大罵我們愛侶無祖國，大罵我們不要國家，罵得雄糾糾的滿腔熱血幾乎要噴將出來，像煞是個愛國的勇敢青年。不料當着英國對華出兵，祖國危急之時，這班滿腔熱血的勇敢青年，却不敢挺身為祖國奮鬥，反而縮進龜頭，主張『暫時容忍英人對我的橫暴。』龜頭既已縮進，一面還自誇是『用頭顱和鮮血去抵抗壓迫自謀生存而愛我祖國的愛國青年！』還自誇是『願為祖國捐軀的國家主義者！』這班下作貨，不但過去不曾為祖國流一滴血捐一隻軀，即將來也不會有這回事。算了罷！龜頭縮進去得，天怪冷的，不用再說令人肉麻的話了！

怎見得我們不要國家？

絕對不要國家，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而不是共產黨的態度。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是：國家只是統治階級用做控制被統治階級之工具，前代封建貴族用他控制奴隸及農民，現代資產階級用他控制無產階級，將來無產階級也要用他控制資產階級，必須一切階級消滅，國家這個制度才能夠消滅。現在，我們正建設民主的國家，更進而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國家主義罵我『不要國家，罵我們打破國界未免是無的放矢罷！』我們本階級主義者，於『教職員待遇及向官廳告密之餘暇，略讀叢書，免得做文章時，笑話百出，

令人銷冷；免得當教員時誤人子弟，……！

梁啟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

(實)

分期是英國方；在漢口殺傷了十五個中國人，而英國報紙反稱讚英兵水兵能夠忍耐，麥克唐納也欽佩英國水兵能自制，最奇怪，有四個中國人（？）梁啟超，他也說：「我他不能佩服英人之忍耐鎮靜」。大概他們都感嘆被殺傷的中國人太少，英人若不自制忍耐鎮靜，還應該多殺些。橫暴的中國人，竟逼得忠厚可憐的英人這樣忍耐！僅僅只殺傷了十五個中國人，這樣忍耐鎮靜的英國人，真值得梁啟超佩服！

(實)

好高明的穩健派！

有些穩健派的國民黨員以為：「此時外面的對英交涉和對奉戰爭還不算什麼迫切重大的事，內部的民衆過激和共產運動，到是我們的切身之患，非壓下去不可。」我想別的急進黨員可以回答他們說：「誠然！不但你們這樣想，就是張作霖同志孫傳芳同志章炳麟同志盧沛生同志張伯倫同志，也是這樣想，并且正要我們這樣辦！」

(實)

好高明的穩健派！

外國人不遠數萬里來到中國通商，我們主人翁的中國人，待他們以寬大政策是可以的；然而外國帝國主義者往往揚言現以寬大政策對

讀者之聲

國民革命之主體是小資產階級嗎？

記者先生：

你們生存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爪牙壓迫之下和軍閥官僚買辦階級

待中國人，彷彿已經是天恩高厚，這真是反了！

(實)

北洋軍閥「安」的成績！

袁世凱爲要做皇帝而辦「安」會；段祺瑞要把持政權辦「安」俱樂部；現在張作霖爲要做大總統除組織「安」國軍外，還辦了一個什麼「安」國協會；說也奇怪，北洋軍閥無論什麼舉動都不離一個「安」字！據安國協會成立通電，還要發刊「安」國日報，「以提倡士農工商四「安」主義……藉宣傳之力……爲安國（軍）之前驅。」其實奉軍在北方各省所做「安」的成績很多，似乎不必再給宣傳之力了！

(實)

英國不是帝國主義？

張作霖與吳佩孚孫傳芳都會不承認自己是軍閥，那裏中哪便沒有軍閥了，或者老百姓是軍閥！天下事無獨有偶，現在英國海軍大臣白里志曼也說英國不是帝國主義。他說：「英國在華帝國主義之呼聲，乃一種愚妄而無意義之口號，而難語耳。」英國以海陸軍擁護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擁護一切特權及權利；把持中國海關，以便盡量輸入英國製成，價值輸出中國原料，占有中國的鐵路蘇山航路等一切經濟；在中國設立銀行，發行紙幣，操縱金融；并且利用中國廉賤勞動直接在中國設立工廠；這樣還不是帝國主義，試問怎樣才是帝國主義？

(實)

鐵蹄蹂躪之中的中國社會裏，努力作共產主義之宣傳，倡無產階級之革命，進行列寧的「對被壓迫民族以予不取」的遺訓，聯合全世界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拚命去打倒壓迫的二萬萬五千萬人的聯合戰線，組織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廢除神聖的私有財產制度，使全世界

人類享有永久的和平，得着永久的幸福，無貧富之分，無強弱之別，並且沒有國家的界線，一切都能平等，你們真有努力救人之决心，熱心愛世之志，使我欽感銘銘！

但是淺學如我，對於你們所提倡的無產階級革命，稍有不瞭解而懷疑者，請先常賜教言，從速啓發我的愚昧！

在今日中國如潮水一般的革命怒潮中，我總得憂不幸發生一個疑惑而未了解的重大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是否可以完成今日中國眼前極需要的國民革命？或從抽象的說：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與國民革命應發生什麼影響？在許多公開的雜誌上和報紙上，至少有人注意到這一個階級的運動，或者以爲與他們漠不關心，就拿來作公開的討論，以致國家自國家，人民自人民，民主政治其名，而軍閥專權是實，而許多反對派的藉公營私，擾亂秩序的，更不能算論了。所以我不惜犧牲五分鐘的光陰，給他一個正確的討論，使國民革命的事業，趨於正軌，及早得到一個完滿的結果吧！

現在沉溺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你們，當然深信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是富足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是極偉大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團體是很堅固的，你們認定今日中國眼前極需要的國民革命，非無產的工農階級不可以完成，甚至否認其他各階級的革命的可能性，你們抱着這樣的主張，拿着這樣的見地，用着你們的心力和精神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八年來果然完成今日社會上一個很明顯的階級，造成一個很緊密的戰線，在每次反抗帝國主義反抗軍閥的革命怒潮中，只有他們能工和暴動，就是最後的武器，所以我相信你們所提倡的階級鬥爭，並不是理想的偶然的趨勢，而是事實的必然的結果。但是現在要問你們的計劃，能不能成功呢？若成功以後，又能不能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呢？這個問題，非常重大，學淺的我那敢發表什麼意見？然而我得要解答這個問題，頗不容易從「埋頭伏案」，「痛下

苦功」，常念「之乎也者矣焉哉」，和「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死書之功力中，求得一個圓滿的結果。唯一的方法，只有提出來引起大家作公開的辯論，以求最後日目的和真理。首先我們須看無產階級在中國社會裏的地位如何？

我們調查今日中國社會裏的無產階級，大略可以分爲四種：（一）工業無產階級，（二）都市苦力與產階級，（三）游民無產階級，（四）鄉村農業無產階級。其人數大約有四千五百萬。主張以無產階級爲主體的國民革命者，當然不能承認這就是你們最高數目的戰士。你們正在努力吸收新的階級分子，組織新的階級團體；你們不但猛力在這城市工人階級的範圍裏活動起來，並且還擴張你們的勢力範圍到那鄉村和自然風景接近的農民當中去。我們現在所要估計的，就是要看你們主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戰線，能擴張到什麼程度？在今日的中國這種情形之下，自然科學沒有盛興，生產技術尙未改良，經濟不能和世界各國競爭，故產業工人（即所謂工業的無產階級），不但不能增加，並且有時時減少，在幾百萬產業工人之中，其主要的在鐵道，航行，鑛山，造船，紗廠幾種產業，而大多數又在外國資產階級產業之下。故工業的無產階級之增減，全賴產業工廠之盛衰來決定的。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真理。但是在現在中國的產業工廠之發展，不待詳述，當然是人人看得見的，而且是了解的。至於鄉村的農民階級，我們就可以把他分爲兩大類：（一）自耕農，（二）佃農。自耕農當然不能算爲無產階級；就是佃農，也不能與工人同在一直線上若着，尤不能算爲純粹的無產階級。因爲佃農是拿資本向地主租田，就差不多將所有權的一半，是拿自資資本去經營事業的，並且在現在的中國，尚缺少新式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業無產階級，只能指着那些無地農工，無土地，無絲毫流動資本，只得營工度日，受着經濟制度之壓迫，物質精神之支配的「長工

，月工，零工等屢屢罷工了。請問有產的農民，能不能參加革命運動呢？在理想上：他們這些有產的農民，受着環境的壓迫和潮流的趨勢，或者可以參加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聯合戰線。但是在事實上：他們這些有產的農民，加入無產階級中心革命運動，恐怕是不可能的。這樣看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範圍的大小可想而知了。

固然，你們努力提倡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當然自己也承認單是無產階級也不能完成今日中國目前極需有的國民革命，你們正在努力向社會上其他各階級奮鬥不息的宣傳帝國主義是國際聯合一致的猛力向我們進攻，什麼瓜分，什麼共管，什麼道威斯計畫，什麼德艦政策，種種壓迫我們的方式，此外還有經濟，政治，武力，宗教，文化；；；等的侵掠；及其他一切附屬的工具，那拍買國權，括削地皮，擾亂和平，殺戮人民的——中國之軍閥官僚，鼓勵着其他階級同時也起來幫助你們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不過在宣傳的效力上：足以鼓動社會上其他各階級的人心，喚醒他們的迷夢，都能如潮水一般的湧入國民革命的隊伍裏。可惜在根本的條件上：無產階級的利害關係，是根本與其他各階級互相衝突的。你們不遺餘力的提倡無產階級的利益，以鞏固其團體的組織，却同時也增加了無產階級與其他各階級間的惡感，彼此爭鬥，互相攻擊，毫無合作的可能，毫無調和的餘地，結果，而于其他各階級以深厚的成見。照這樣的方法做下去，不但不能促成你們自己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運動，反而要防礙中國眼前極需要的國民革命。

並且你們每次的宣傳，是要無產階級的專政，要打倒資本主義，是要實行世界革命的共產革命，求全人類解放的成功，沒有貧富之分，沒有強弱之別，要消滅階級，要打破國界，一切都平等，這樣的主張，我是拭目而盼望着你們努力成功的。但是恐怕有些是藉着虛名，來保持自己現在的飯碗，和圖謀將來自己的福利，這不難找着些

事實來證明，即從革命的先進國，共產革命成功的俄國而論，他們實施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主要無產階級專政的，而在其實際的政治勢力上：何嘗是完完全全的無產階級的人來掌握全國政治舞台上的權柄，可實不依然是革命專政，依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並且他們國家的基礎，漸漸地鞏固起來，而其產的色彩也，也慢慢地稀薄下去，資本主義的實質，依然還是存在，無產階級的足跡，依然也還是徧野，不過把生產機關（如大規模的工廠，礦山，海關，鐵道等）收歸國家公辦就罷了。俄國的人，要到了革命條件行不通的時候，就拋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才會懂得回到根本工作的新經濟政策上去，即列寧先生所主張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由此觀之，馬克思學說——科學的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真的行不通嗎？且在其共產主義的本身的宗旨上來說：共產是要共有，不是共無，是要把生產機關集為公有。好像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及英國，他們的生產機關那樣完備，他們的經濟那樣富饒，能力偉大，工廠林立，組織管理的技能，自然科學的興盛，一日有千里的進步，而私有財產經濟制度已經發展到了最高的頂點，什麼煤油大王鐵路大王等極少數的大資本家，得以操縱全社會的生產機關，全社會的經濟生活，裁制了人類一切的運命。如果把現在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之組織，就能夠實行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施之條件，是可以主張階級鬥爭的，是可以施行其共產主義的。因為資本主義是階級鬥爭之母，有了階級鬥爭，資本主義，便會隨之而消滅，在這樣富饒的英美各國，當然是可以組織一個強有力的鞏固的共產黨，去領導一地方的無產階級或全國的無產階級，拚命奮鬥的去反對資本家，然後再繼續不斷的由階級間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一切資本家，打倒一切資本主義，這樣才能夠戰勝資產階級，把所有的土地財產都歸共有，既沒有人可以超奪別人的財產的工作，又沒有人能夠拿着財產去制

人生死，社會上再沒有階級可分，再沒有貧富之別，人類才可以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但是在現在我們經濟落後的和次殖地的中國，科學沒有發達，工廠尚未林立，一切生產工具尚未改良，什麼新的產業組織都沒有，試問我們去共什麼東西？拿什麼去做共產的條件，像這樣的產，我們若共了去，對於國民的經濟有何利益可言？就孫文主義中亦曾說過：「中國只有大資和小資的分別……」。這樣看起來，中國社會裏沒有資本家，又怎麼產生階級鬥爭，所以我相信現在的中國，決不能實行共產的。就是世界呢？想要達到實行共產革命成功的時機，恐怕也是差得很遠很遠的。『全世界其能夠實行共產的時候，慢說二百年，就是五百年，一千年，恐怕還不能實現呢？』（吳稚暉先生在中央軍校的演說詞），這段話我絕對承認的，但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的你們，應當知道中國眼前第一個革命，就是國民革命，而為國民革命之主體者，既非少數無產階級的革命，又不是一般知識分子大聯合勞動界的革命，當然是一般小資產階級。中國社會裏各階級的分析，除掉一百萬的大資產階級，四百萬的中產階級，及四千五百萬的無產階級而外，其餘即全屬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要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其中又包含一切優秀的人才，假若這個階級沒有覺悟，不能動作的時候，而國民革命，就不能得到登臺造極的頂點，和勝利成功的一日，也惟這個階級革命成功以後，所組織的政府，才能維持社會上真正的和平及人類將來的幸福，也才可以代表的多數人民的思想，和全民族的利益；但是這個階級，現在是怎樣的情形呢？他們的革命思想，雖已如旭日東升一般地逐漸發展，他們的革命運動，雖已像雨後春筍一樣地逐漸萌芽，但較之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却兩相差有千里之遠，真風馬牛不相及哩！他們的本身沒有組織和勢力，還沒有鞏固的團體，也沒有真

確的革命分子去領導他們，所以他們不但不能和無產階級深表同情，而且是實在不敢和無產階級深表同情，或為聯合的戰線，向敵人猛力進攻。他們不但不能實行內應外合的聯絡，並且反而要嫉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發展，這本來是他們本身的利害關係和心理作用驅之使然。應該是無人不曉得的，何必大驚小怪呢？所以淺學的我，很希望你們提倡無產階級之革命者，這時須把一部分的思想和心力，去領導佔全國人口最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督促他們的武器，鼓勵他們的同路，使他們樂意情願的與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赴前敵第一道火線，努力的殺賊驅敵，這才是國民革命的正軌，這才可以完成今日中國眼前極需要的國民革命工作啊！

記者先生！你要知道，我既不是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人，我實在是一個研究馬克思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我又不是一个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我實在是提倡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者，所以我承認無產階級果然是今日中國革命進程中精銳和健將，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主力軍，是剷除軍閥的先鋒隊，也是國民革命運動中隊伍的一部分。不過在國民革命的怒潮中，總要保全本末的秩序和頭目的平衡，我也不能像經濟派的國家主義那執無理的盲目的反弓，說無產階級是要永遠受着資本主義之統治和壓迫的。我相信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兩個階級的衝突，當然是今日社會上極應解決的一個重大的問題。不過在今日中國這種情形之下，迫切燃眉的國民革命運動尚未成功以前，階級問題，也無從提起，即算提起，恐怕也是沒有多大效力的。

學淺愚昧的我，正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研究社會科學，預備將來做一個共產主義的宣傳及實行者，同時也很願意加入那光明正大的堅固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很願意服從第三國際的指導，開始從事於社會革命的工作，所以把近來在我腦海裏一切未能了解的疑惑及不盡欲言的事情，詳細的寫出來，請希在『鶉鴉週報』通信欄內賜教

並且還盼望着先生介紹我一點關於研究社會科學的書籍和方法吧！餘不多述，來日再談，祝先生拚命的爲促進國民革命的成功和金剛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努力奮鬥！

張登(即永年)於中央軍校入伍生十五連部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永年先生：

先生這一封長信牽涉的問題多，自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種種問題以至俄國新經濟問題，但先生的根本觀念則甚簡單，這一簡單的觀念也就是先生這一封長信的根本論點。這根本論點最好拿先生這一封長信中間的話來說，即先生斷定「而爲國民革命之主體者，……當然是「一般小資產階級。」其他的前前後後牽涉的很多問題，都是爲說明這「根本論點。」先生對這些問題的意見，稍一思索，我們即可看出，一半是由於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觀點上說話，一半是由於先生對這些問題的前提尚未瞭解。簡單一句話說，即由於成見和誤會。怎樣說是由於成見呢？譬如先生說：「不過在國民革命的怒潮中，總要保全本末的秩序和頭腳的平衡。」試問在革命中何者爲本何者爲末？何者爲頭何者爲腳呢？無產階級在社會裏本來是下等的階級，是「末」，是「腳」；但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正因爲不能再處於下等地位，要打破舊社會的這種「秩序」和「平衡」。可見，祇有小資產階級的成見才會希望無產階級參加革命而又要處「末」和「腳」的地位。怎樣說是由於誤會呢？譬如先生說：「並且你們每次的宣傳是要無產階級的專政。」其實我們和中國共產黨在時局主張的宣傳上，還未曾有一次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上二個問題不過舉例而言，但從此就可以想見其他的問題也多是由於成見和誤會了。雖然如此，但我們仍認定先

生這一封長信中的見解並非先生個人獨有的見解，而是代表中國一部分人甚至一個階級的，故仍在這裏發表並加以答覆。

正因爲先生斷定中國國民革命應以小資產階級爲主體，所以致疑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不夠，致疑於中國農民參加革命的可能性，致疑於階級鬥爭，致疑於國民革命將因無產階級鬥爭而失敗，從此又推論到俄國革命拋棄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甚至推論到祇有英美二國才有組織共產黨的資格。這些問題雖然牽涉甚多，但如上面所說根本是由於先生這一斷語出發的。

我們的答覆：第一，我們以爲中國目前是國民革命時代，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這是說除無產階級之外還有其他階級也參加革命也有大的革命作用；我們從來未曾一否認其他階級的革命的可能性，我們以爲在這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天然是帝國主義的敵手，天然寓於革命性和團結力，其他階級雖然也參加革命雖然也有大的革命作用，但容易妥協和動搖，不配爲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祇有無產階級才配。這是近年來事實證明不錯的。

第二，無產階級數量，不錯，在中國是很少的，但其政治勢力遠駕其他階級之上，即先生亦承認之，因爲先生說：「在每次反抗帝國主義反抗軍閥的革命怒潮中，祇有他們罷工和暴動就是最後的武器。」中國無產階級今後更將發展，先生以爲中國工業無產階級「不但不能增加，並且只有時時減少」，這完全不合於事實。帝國主義對華侵略逐年發展，中國資本主義化逐年增加，在適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即計中國本地產業位遲不進，但外國產業是在發展的，過先生應該知道胡漢民說：「先外或者以爲中國人在外國產業下做工的，不是中國無產階級而是外國無產階級嗎？至於農民，則參加湖漢民革命運動有廣東湖南湖北等地

農民先例可證，參加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也有俄國農民先例可證，農民固然多少帶利產關係，但能明瞭祇有與無產階級携手才能脫離地主的壓迫，至於國民革命則農民尤著於參加了。從此可以看出工農革命運動能達到很大範圍，為一般小資產階級所想不到。

第三，先生以為無產階級發展要妨礙國民革命，這是先生自相矛盾的話。既然「承認無產階級果於是今日中國革命進程中的精銳和健將，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主力軍，是剷除軍閥的先鋒隊」，就可知道，這種主力軍和先鋒隊祇有便利於國民革命的發展，決不會妨礙國民革命的發展，其他階級如果為國民革命利益而非為本階級利益，則看見這主力軍和先鋒隊發展，方將歡呼之不暇，何致引起惡感或成見呢？不然，這些階級就是只顧自己的階級利益而不顧國民革命了，不是反革命而何？

第四，先生關於新經濟政策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條件之論斷，是錯誤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發展極目的，要達到此目的自然需要很長的時間，現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努力的并不在立即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在推翻舊勢力的統治建設新的國家。

統治俄國的，是整個階級面不是少數人，蘇維埃政權是上農所擁護的，而其設施又是適合於工農利益的，即是說完全全是無產階級專政；祇有小資產階級崇拜偉人的感覺，才會執政者幾個不是由工人出身就斷定蘇維埃政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這政權底下施行新經濟政策乃是革命所必有的政策，并非拋棄馬克思主義。俄國的波爾雪維克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一而二二面一的。列寧的革命完全是無產階級革命，革命條件的條件并不限定在產業最發達的國家（其理由這就不許說，請參看「列寧主義概論」）。

以上是幾個較重要的疑點，都是由於先生那一根本斷語出發的。其他自然還有許多次要的問題，譬如先生以為「沒有資本家，又怎能產生階級鬥爭？」（其實在上古時代就已有劇烈的階級鬥爭了）之類，恕我們不詳答了。

最後就說到本題來，即先生這一封長信的根本論點：「而為國民革命之主體者——當然是『小資產階級』」。對於這一問題，我們早用不著詳細答覆的，祇用先生自己的話來答覆就夠了。因為先生自己接着就批評小資產階級說：「但較之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却相差有千里之遠，其風馬牛不相及哩！他們（小資產階級）的本身還沒有組織和勢力，還沒有堅固的團體，並沒有真確的革命分子去領導他們，所以他們不但不能和無產階級深表同情，而且是實在不敢和無產階級深表同情，成為聯合的戰線，向敵人猛烈進攻。他們不但不能實行內應外合的聯絡，并且反而要嫉妬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之發展，這本來是他們本身的利害關係和心理作用驅之使然……所以我希望你們……這時須把一部分的思想和心力，去領導佔全國人口最多數的小資產階級……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無產階級的前鋒軍，以及整個的中國無產階級，願意并且已經引導小資產階級，使之參加革命。但這說明甚麼呢？這就說明小資產階級不但不能為國民革命的主體，而且本身就需要無產階級政黨以及整個無產階級來領導，才能參加革命。」

記者

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選舉之內幕

記者先生：

聯總聯共農工三大政策，誰也知道是中山先生的主張，可是國民

黨的收順——所謂孫文主義的偽信徒，偏要加以反對或修改，我們使不得不痛極的痛斥了。我們出辭的平遠，不行動的野黨部，本來談不上革命，可是現在受外邊的主使相傳染，也公然反對修正起孫文主義來了。原來我和L君談話，知道省黨部這次改選，竟有排共的運動，國民黨的偽信徒林公頌，公然在省寄信給縣黨部說：『這回省部的改選，是國民黨和其產派的生死關頭……』並且提出致公黨的陳黨與僑國國家主義派的曾淵浩為復選候選人，藉以營利的林自佐，受着指使，希圖厚報，四出運動，結果，竟如願而償，而他自己亦以奔

英國出兵聲中各國的輿論

現在英國帝國主義強盜已調遣大批軍隊與兵艦來華，切實準備武裝侵略并企圖拉攏各國共同協定以重演八國聯軍時對義和團之慘殺，因此各國對英國此次出兵的態度異常重要；恰在此時，全國新聞中心上海的新聞界又受了孫傳芳的嚴厲箝制，凡此消息都不能披露；所以本報特將最近所得消息一東，披露如下。

北京電：倫敦導報近來陸續披露英國工會之決議，對英政府對華政策一致反抗，並要求對政府召回在華海陸軍。
倫敦電：英國半官報紙對法國之消極態度多表示不滿意。更謂如法國不與英國對華政策以援助，英國對法國在萊茵河流域保護安全之態度，恐將因此而變更云。

巴黎電：巴黎最近曾舉行五千人之大會抗議列強干涉中國。開會時中國人被舉為主席，羣衆高唱國際歌。政黨人員之與會者有國民黨，民主黨，共產黨。萬柯利到會演說，略謂法國工人應當反抗及干涉中國內戰。兵士們應效法往時法國徵發黑海艦隊圍攻蘇俄之水兵，續起叛變以反抗其本國資產階級之

走之功，同時被選（自然吳會也有同志）。我在蘇俄選時，林自佐徵求意見，我說：『我是中山的真信徒，也是馬克思的鼓吹者，如果有革命性的，我便沒有反對……』後來選舉時，有多少不一律的票數，也就是我這話的效果。可是少不敵衆，終究給反對派攔截，這是我最痛心的——痛革命勢力被抑。同時，我聽着反對縣長吳偉康，也想運動陳黨與僑治做省執委的候補者，以實行違反孫文主義的計劃，往悔往蕪，多麼的關心呵？這也是另有企圖的呀！順致革命敬禮！

V S 一五，一二，一。

政府。

柏林電：德國報紙稱現時中國之新發展與歐洲列強特別是英國在遠東之勢力以重大之打擊。列強在東方最大之勢力將一蹶不振，經濟的特權將從此告終矣。德國人民對中國之民族獨立運動深表贊助與同情，俄英兩國政府對中國之政策恐因此不復實現。

北京電：莫斯科一月三十日電：關於外報宣傳蘇聯在東西邊境增兵一節，蘇聯通信社絕對否認。據蘇聯當局稱，該項消息爲一般陰謀的造謠。

北京電：蘇聯真理報社論謂英國製造帝國主義之聯合線以壓迫中國之政策雖形失敗，然武力干涉中國之危機并未渡過，派兵上海，尚繼續進行。現大隊英兵，集中上海。據條約英國在該地只有監督之權向無駐兵之權。是干涉中國之事已由英國開始矣。時事的演進，都有定理，一星之火，行且燎原。英艦上海之增兵是直以星火爲戲耳。美國對華宣言雖經聽聽，在事實上，適得其反。美國的戰艦已停泊上海，其海軍將校屢與英

國軍官開會。列強與中國革命勢力武力之衝突，愈迫迫切。英國國內及世界之工人分子，關於此事屢有警告。下層羣衆運動，已提出「勿干涉中國」之口號。此口號必須實現，勿落空言。柯克（英國大罷工之領導者）所謂「作戰的空氣」乃革命勢力所應事前準備者。

北京電：第三國際執行員曾爲英國派兵來華事發表宣言，喚起世界工人對中國事件與以深刻之注意，併懇以有組織的援助，以防衛中國之革命運動。英國政府已譽橫的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宣戰矣，大批軍隊已陸續運往上海矣。英國資產階級以其戰勝礦工之餘威，轉向東方壓迫中國的革命運動矣！英國改良派領袖的策略，擬解除中國革命勢力的武裝，令武裝向外國軍隊，將來消滅下去。此種作法必爲資產階級大本營中總計畫之一部。我們須知武力干涉中國之勝利，即法西斯蒂國際的勝利，國際資本主義向無產階級之反攻，定不可免。對中國之進攻，即進攻蘇俄無產階級大本營之初步或預備期。世界革命勢力應迅速的力量保衛援助中國之革命運動，重整革命的聯合戰線，所有工人的組織，應嚴密陣以待，所有工人的勢力應反對其本國派兵干涉中國、承認國民政府、撤退駐華海陸軍，要求改良派勿再變卦的反對中國的運動。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運輸工人行動宣傳部喚起世界之水手及碼頭工人拒絕帝國主義運輸兵隊及軍艦於中國，委員會更指明英國干涉中國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開端，人類大屠殺之復演。世界各國之水手們，工人們特別英國的，應堅決抗議英政府對華之新企圖。據蘇聯政府方面的報告，荷政府對英國在華政策表示反對，蓋荷蘭在華之利益併未因中國的民族運動而蒙損害也。

北京電 據倫敦報告柯克在華衆大會演說略謂：「英政府雖

一面與中國政府開談判，另一面僅輸送軍隊及軍用品於中國，此事誠荒謬絕倫。中國工人爲改善其生活而戰，無異爲英國工人的利益而奮鬥。」柯克提議成立「勿使中國會」并開會討論援助中國問題。

據達利方面報告，當地印度人民決議反對派印兵赴華。奧斯露消息，工人大會在該地舉行。一致通過擁護工人與中國民族獨立鬥爭休戚相關。

又電：蘇聯新聞報云：張伯倫最近演說中關於中國問題表示了不少的躊躇。其表示雖不能滿足國民政府之全部要求，設非英國特其水兵之刺刀軍艦上之砲口以威嚇中國者，國民政府或認爲不無討論之餘地。張伯倫之演說證明中國獨立運動之威力已迫得英國帝國主義者，改易其憤憤之論調。英國以武力在華獲得利權之時期已永逝不得復見。其用武力威嚇更兼口頭讓步之政策，亦必遭失敗。

紐約晚報官稱：據華盛頓方面所表示，美國似不與英國在華取一致行動。此係一種外交上的策略。設使上海被中國人攻擊美國將毅然參加英方，捍衛上海。

北京六日電：利梯衛納夫（Lithgow）（蘇聯外交界要人）接見某記者稱：「蘇聯政府在中亞西歐向持和平政策，此就過去之事實可證明之，對於中英兩國因英國不撤派兵艦而停頓之談判甚爲惋惜。凡中國之友人只有努力使中國對外問題得和平解決，并須用全力以達此目的。英國之提議本可得國民政府之承認以作解決中英問題之根據，奈一面英國又以武力干涉威嚇中國，此亦吾人所深致惋惜者。據陳友仁之宣言，英國此種行爲，滿足破壞和平談判。英國保守派中對蘇聯做出不少的錯誤，并造出滑稽的謠言謂數百萬人參加之中國獨立運動，乃蘇聯機關

出版預告

▲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

布哈林著

這是論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上地位的一本言簡而意明的書。布哈林是方今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凡要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不可不讀他這本著作。

▲資本主義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

布哈林著

陸定一譯

這是最近共產國際擴大執行委員會中布哈林關於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的報告。全書約八萬言，於最近的國際狀況有詳細的和系統的論述，對於向少國際知識的中國人，尤其是必要的。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斯達林這本短小精悍的書，現在已被全世界公認為論列寧主義最正確最得體的書了。讀過了共產主義的ABC之後，必須再讀

▲俄國共產黨史

季諾維埃夫著

王一飛譯

此書，然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方能得一簡括的概念。書中民族問題一章，尤其是注意中國國民革命的人必須要讀的。

俄國共產黨是方今世界革命的前鋒隊伍，牠的形成和發展，對於其他一切革命政黨有重大的教訓。此書著者是俄國共產黨大首領中之一個，尤能將俄國共產黨的真正價值指明出來。此書對於中國今日的革命將有很大的影響。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哥勒夫著

瞿秋白譯

研究唯物史觀，在中國苦少著本，此書乃俄國著名的唯物史觀教授哥勒夫所著的淺顯易解的書，譯者瞿秋白先生又是國內對於唯物史觀有深刻研究的人。譯文中於難解之處且加譯者註釋，書後并附有譯者自著的二篇論文。

經濟科學大綱 (上下二册)

蒲格丹諾夫著

施存統譯

這是一部關於馬克思經濟科學研究上較簡便明瞭的書。這部書編輯系統係依照社會發展順序，這是與其他這類的書不同的。

著者在序言中說：「在革命期的動亂之中，比平時格外需要堅實的完全的經濟知識。沒有這種知識便不能在社會的鬥爭和社會的建設中，樹起秩序統一。」這話對目前的中國說來，尤為真確。

馬克思主義論民族問題

馬克思等著

在中國，民族問題無疑是革命中最重要問題之一。馬克思主義對於民族問題本有特殊的革命的見解，自列寧以後尤形成整個的理論。

本書係集列寧恩格斯列寧斯達林薩發洛夫卜羅衣社等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運動的論文而成。本書的出版在中國目前自然是很重要的。

編輯部
及總發行所
通信處
漢口後城馬路新市場下首

分售處

- | | | | |
|----|------|----|-------|
| 廣州 | 國光書店 | 黃梅 | 國民書社 |
| 汕頭 | 汕頭書店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潮州 | 青年書店 | 成都 | 華陽書報處 |
| 香港 | 萃文書坊 | 敘州 | 敘州書店 |
| 長沙 | 文化書社 | 順慶 | 民智書報社 |
| 南華 | 華書社 | 永充 | 民智書報社 |
| 寶慶 | 華書社 | 雲南 | 新亞書社 |
| 武昌 | 中華書局 | 西安 | 西安書局 |
| 共進 | 中華書社 | 北京 | 各學校號房 |
| 漢書 | 華書社 | 太原 | 華書社 |
| | 專波 | 宿波 | 華書社 |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票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分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The Guide weekly

導報

嚮週

◀ 期 八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國民政府遷移問題.....述之

無產階級與民族運動.....獨秀

美國帝國主義提議淞滬中立區的真意.....述之

張作霖宣言之解剖.....獨秀

寸鐵(八則)

民國十六年二月十四日，英兵二千在上海登岸，并在大馬路游行示威。次日英文大陸報在英兵示威的照片上大書而特書曰：

『上海：我們在此！』(Shanghai: We are Here!)

嗚呼！英國人在此，中國人在那裡！

奉張總統夢的過程(北京通信).....子棠

河南軍事近狀(開封通信).....守愚

南直豫北民衆反抗奉軍情形(開封通信).....山雨

讀者之聲

再說『國民政府治下的廣西』.....鍾亮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國民政府遷移問題

國民政府遷移武漢，在去年十月國民黨的聯席議會上便已決定了，本來是毫無問題的。并且實際上國民政府的各部機關如外交財政交通等部久已由廣州遷到武漢，實行辦公，且組織有黨與政府的臨時聯席會議，執行國民政府的高權，總而言之，事實上國民政府已遷到武漢了。可是近日來突然有國民政府改遷南昌之說，這是非常奇怪的，據報紙所載係蔣介石張弼江等所主張，并稱其主張甚堅決，在另一方面，已在武漢的國民政府人員如徐謙陳友仁孫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則堅持聯席會議之原案，如此一來，本來不成問題的國民政府遷移問題，現在正成為目前政治上最嚴重的問題了！

但是國民政府究竟應該遷移到何處呢？武漢，還是南昌？以為小孩子都看得明白，每個無成見或無別有用意的人都可以無疑的答覆：國民政府應遷移武漢，國民黨聯席會議的決定是很對的。前幾天上海某工會開會，有一個工人發出疑問：「國民政府應遷武漢還是南昌？」有一個碼頭工人很氣憤地回答道：「國民政府應放在堂屋裏，還是放在茅廁裏！」我以為這個碼頭工人的答案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我們須知道，凡一個地方的所在地應該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有相當的基礎。武漢地理占全國之中心，長江橫貫東西，京漢粵漢貫穿南北（如果粵漢路線完全成功），天然成為全中國交通之中心。在經濟上，武漢工商業都占全國第二位，并且為全中國內地商品發散和原料集中之第一市場，對於將來中國新經濟的發展上是唯一無二的城市。在政治方面，因地理適中及交通經濟發展的關係，在歷史上亦天然成為中國南部之政治樞紐，近數百年來中國政治中心雖在北京，但實際上武漢往往成為南方各省的政治領袖區域，武漢一有變動，南方全部立即搖動，并影響於全中國，如辛亥武昌起義，南方各

述之

省立即響應，便是很顯明的例證。至於南昌的交通經濟政治是怎樣呢？這是誰都知道，絕不用我來說明。總之，目前國民政府的都城絕對祇有武漢為適宜。并且武漢不僅目前適宜於革命的國民政府，便是將來國民政府統一全中國以後，也應該以武漢為首都。有人說，中國數百年來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將來國民政府應遷到北京去，其實這是非常之錯的。因為：（一）北京為一切政治罪惡之淵藪，（二）北京為一切帝國主義之政治巢穴——東交民巷。倘使革命的新政府仍然建都於此，則將不能掃除舊官僚之腐敗的惡劣的政治積習，未至澈底顛覆帝國主義時，尤其很難脫離東交民巷帝國主義之政治束縛。何況北京并非全國地理之中心，且在經濟上幾全無近代產業，純為一中世紀的城市呢？有人說，南京在歷史上亦曾擔任過政治中樞，在辛亥時且曾有建議立都於此者，也許現在正有人作如是想，其實這也是非常之錯而且危險的。因為南京同樣非工商業發展地，尤其重要的，南京離上海太近，上海為一切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武裝政治勢力之軍中地，國民政府如果建都南京，不與帝國主義妥協便必與之激烈衝突，引起帝國主義之嚴重破壞，大平天國之失敗，便是我們歷史上最嚴重的教訓（大平因建都南京見忌帝國主義引起帝國主義——常勝軍之直接打擊，即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武漢為辛亥革命之策源地，如果國民政府建都於此，在革命的歷史上也是有特殊意義的。

總之，無論從經濟政治交通和革命的歷史意義上看，從國民黨聯席會議已定議案上看，國民政府應在武漢而絕不應在南昌，現在國民黨的大多數領袖及各種羣衆大都同然一辭贊成武昌，不知蔣張有何理由，如此堅決主張南昌啊。特別在政治的意義上，如果國民政府遷

南昌便等於孫興本國革命民衆見面。據報載國民政府的遷移將取決三月一日之國民黨中央會議，三月一日快到了，我們希望革命時領袖們，應以革命爲前提，尤其當此緊急之時，決不可拘泥成見而憤大事啊！

然而國民政府目前問題不僅只是遷移問題，尤其重要的是民主主義的統一集中政權的問題。我們革命者現在應公開承認，現時的國民政府不過招牌，實際上完全是軍事獨裁，像這種形式是不能繼續下去的。現在國民政府要繼續革命的使命，要想擴大革命，便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造，須立即將政府的威權建立起來，將政府的權力統

無產階級與民族運動

國家主義者說：『共產黨...以爲...帝國主義之國家有其無味階級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可以牽制其本國政府之行動...此種思想又何殊於夢囈...英工黨領袖而相麥克唐納爾在工黨機關報前進報論漢口案一文...共產黨人讀此言論，不知能醒其迷夢否？』

究無世界知識的中國國家主義者，他們一點也不知道現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已經到了什麼狀況，他們更不知道麥克唐納爾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中居何地位，一見麥克唐納爾的言論，他們便大喊其各國無產階級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是共產黨的夢囈。果然是夢囈麼？請看下列事實。

電通社五日東京電：日本之勞動農民黨發表對華聲明書，將努力於國民政府之承認。

路透社六日倫敦電：英海軍大臣白里志曼演說：工黨在事不干己之中國內戰中擇仇英之領袖而擁護之。

路透社六日倫敦電：英國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發起，在愛爾蘭特聽開要求對華和平之大會，到者甚衆。

一集中起來，尤其要使政權民主主義化，換言之，現時所需要的國民政府，應該是民主主義統一集中的政府，或者謂之爲革命的民主主義獨裁政府。但怎麼樣才能作到革命的民主主義獨裁呢？第一，須澈底打破軍事的獨裁，第二，須真正的革命民衆參加政權，便是真正的革命民衆如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羣衆的代表實際地有力地參加政府工作。只有如此，革命的民主政權才得建立，才得鞏固；只有如此，許多困難問題才可以真正解決；只有如此，革命的使命才可以繼續，革命才可以達到成功。

獨秀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三日

世界新聞社加拿大電：加拿大勞動黨主席杜登亞氏於一月二十六日聲明：關於中國問題，加拿大勞動者願與脫離被英國等榨取之中國爲友，排斥英國之對華出兵，英國雖有勸誘加拿大出兵之形跡，而加拿大勞動黨極力反對出兵云。

本社六日北京電：據倫敦報告，柯克(C. K. 英國礦工會書記)提議成立『勿侵犯中國會』，并開會討論援助中國問題。又奧斯露消息，工人大會在該地舉行，一夜通過擁護工人與中國民族獨立鬥爭休戚相關。又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生活』提議工人應爲反對戰爭而奮鬥，并在各城市成立『勿侵犯中國會』。

世界新聞社墨西哥電：澳洲海員工會駐維多利亞分會已決定通告各會員，對於凡載兵或運軍火之中國之船，一律罷工，不予駕駛。國開社七日漢口電：英工黨領袖及仁電，極力對英艦來華。電通社七日北京電：據倫敦電告，蘇格蘭獨立工黨機關報『前進』喚起羣衆反對英國在華政策。又德國共產黨在柏林發起幾次大會決議對英國之武力干涉中國提出嚴重抗議。

路透社七日漢口電：陳友仁續接英國工黨反對英國集兵中國之來電兩通，一係倫敦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所發者，重行聲明其已詳於前電之態度，一係紐約倫恩靈吞工黨發來者，贊同英國工黨之地位。

電通社九日北京電：倫敦消息，上週內英倫工人舉行百數十次大會，提出『和平對待中國』之口號，蘭斯勃利(工黨重要首領之一)在倫敦工人大會上宣稱：『中國向英國無從讓步，乃當然事；反之，中國則應向英國要求補償其歷年在華所作之罪案。』路透社九日倫敦電：工黨修正致英皇之答詞，明日將由特萊夫良在下院提出，該修正文伊惜政府應付中國形勢之遲緩，并指陳派兵遠東之失望，謂不僅增在華各處英人之危險，且妨礙以爽直承認中國國家獨立為根據與中國人民謀取平等與永久友好的瞭解之進行，請下院促成立即之變計，而名曰已在途間是中國之軍隊。

這些事實，完全可以證明共產黨所認為『帝國主義之國家有其無產階級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可以牽制其本國政府之行動』，這件事并非夢囈，反而可以證明國家主義者認為各國工人都應愛其祖國，不能希望他們同情於中國民族運動，這才是夢囈。

國家主義者見了上述的這些事實，或者要大罵加拿大工人澳洲工人紐西蘭工人蘇格蘭工人英倫工人英國工黨尤其是英倫共產黨不愛祖國！可是他們如果要愛祖國，便不能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了，中國國家主義者到底希望他們怎樣？

素以花言巧語欺騙中國人的美國帝國主義，素來企圖以道威斯計劃管理中國的美國帝國主義，自北伐軍勝利，經過長期的考慮之後，現在文開始向我們玩花樣了，又居然提出對松遼瀋中立區的提議來了

美國帝國主義提議松遼瀋中立區的眞意

英商若是一個被壓迫的國家像中國這樣，我們知道英商工人必不能躲在『工人無祖國』的名義之下，一任外國帝國主義宰制而不起來反抗，必不能像中國國家主義者那樣提倡容忍。了因為英國也是一個侵略別人之帝國主義的國家，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要不分國界的打破整個的帝國主義，所以英商工人遂不能站在『愛祖國』的名義之下，幫助本國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正因為要打破整個的帝國主義，所以自然而然的要同情於任何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因此形成了整個的世界革命。 在此世界革命運動中，一邊是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一邊是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因此形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及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反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可以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當然不能和本國的及世界的無產階級合作)之間相互的同情與援助；因此形成了每個國家的各種革命都是整個的世界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無論何國工人，如果他們不同情於被壓迫的民族運動，便是不願意參加打破帝國主義的世界；無論何國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們不同情於工人運動，如果他們反對階級爭鬥，便是不願意成就打破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我這些話是對還在參加民族革命運動的人們說的，不是對國家主義者說的。 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已經分明站在帝國主義和軍閥那邊，已經公然在上海法廷拿出孫傳芳密令他們在小沙灣殺工人的公文，他們已經是反革命者，我們用不着對反革命者談什麼革命的理論！

述之

這有什麼意思呢？ 據美國帝國主義自己聲言，『松遼中立，免陷於南北戰爭之漩渦』，其實松遼瀋陷於南北戰爭之漩渦與美國帝國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帝國主義早已認定松遼瀋是牠們的領土了，並

且已公開認上海是牠們在東方的根據地了。牠們看到北伐軍快要來了，牠們看牠們的走狗孫傳芳不能盡守門之責了，於是另一方面英國帝國主義強提議於各帝國主義共同出兵保護上海，他方面美國帝國主義則提議劃淞滬為中立區。這種一硬一軟的辦法，這真是英美兩帝國主義的『好雙簧』！

究竟美國帝國主義主張劃淞滬為中立區的真意是怎樣呢，我們可以說有以下主要四點：（一）擴大租界。帝國主義近十餘年便時常企圖擴大上海的租界至淞滬以外，在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江浙戒嚴時帝國主義曾經提出此議，特別某美國帝國主義因在中國無特別租界，常想藉端在上海開『新天地』。（二）保護孫傳芳的殘喘。因孫傳芳自經江浙多次之失敗，其根本勢力已完全破產，在前敵則有強有力的北伐軍，在上海則有反孫的廣大民衆，帝國主義的意義，如果淞滬劃為中立區由帝國主義管理，孫傳芳可無後顧之憂，可專注意前敵，實際上淞滬的進款還給孫傳芳的。（三）抵制北伐軍。（四）孫傳芳不能抵抗北伐軍，北伐軍勢必來上海，這是帝國主義所絕對不願意的，但是像英國的武力制止政策又恐鬧出世界問題，劃淞滬為中立區便是抵制北伐軍來上海的最好方法。（四）防止上海民衆暴動。帝國主義早已知道上海民衆特別是工人勢力之偉大，孫傳芳已經沒有力量可以駕馭，特別是當北伐軍將要到來之時，所以劃淞滬

張作霖宣言之解剖

張作霖最近也發表了一篇什麼宣言，這個宣言中舉出了他的政綱，如：

- 保持國家主權；
- 恢復秩序；
- 傳播教育；

為中立區，是帝國主義企圖防止上海民衆暴動之最主要的陰謀。這威斯計劃侵略式的美國帝國主義真聰明，如果淞滬劃立計劃成功，不費一兵，不折一矢，一舉而可以獲得廣大的新租界，抵制北伐軍，保護孫傳芳，防止上海民衆暴動，真是天下之大利了。

全中國的民衆們，特別於淞滬民衆們，應趕快起認識美國帝國主義這個陰謀，應堅決地起來反抵這陰謀。上海的工人們，尤須特別注意浮在美國帝國主義這個陰謀之上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淞滬中立』，免陷於南北戰爭之漩渦的『鬼話』的影響，因為上海許多實業階級常常利用此類口吻來煽動上海『愛惜身家』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我們應該向上海的民衆宣言，在帝國主義與孫傳芳或其他軍閥宰割下之淞滬民衆是決不能免於南北戰爭之漩渦的。愛惜身家是沒有可能的。淞滬民衆想真正免於漩渦，只有淞滬的被壓迫民衆暴動起來打倒孫傳芳的勢力，進而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完全收回租界，上海市歸之上海市民管理，建設市民政府，那時才是真正免於戰爭漩渦。日來孫傳芳在浙江的戰爭或敗消息已經不能隱瞞了，北伐軍的攻浙總攻擊令已下了，孫傳芳之最後失敗當在眼前，上海的被壓迫民衆們應急速起來與孫傳芳以最後之打擊，打倒孫傳芳便是打倒帝國主義，便是打破美國帝國主義的漩渦，立的陰謀。

獨秀

- 勞資合作；
- 擴張交通；
- 改良司法；
- 中央地方分權；
- 整理財政；

裁減冗員限制軍額；

鞏固內政。

這十件事。在這十件事以外，他還舉出了兩個總的政綱：一是發展民治，一是削減激進主義。

世界各國反革命者到了瀕於破滅之時，或者他的勢力不敵革命勢力之時，往往發出一些空洞而好聽的政治口號，藉以蒙蔽人心，挽救其頹勢，和帝國主義者裝出諛步的態度，欺騙殖民地以和緩其民族革命運動，是同樣的政策。現在張作霖的宣言就是這樣。

張作霖這個宣言是難得他做的，我們不必問。這個宣言，張作霖本人曾否躺在鴉片床上略略看過。我們也可以不問。我們只知道，張作霖究竟是個什麼人和他的政治罪惡到了什麼程度，這是中國人與人人都明白的，就是帝國主義者也未嘗不清楚。

張作霖如何保持國家之權，不但在過去他忠心服事日本可以證明，現在正當英國出兵威脅國民政府對漢口案談判之時，張作霖也藉着出兵由河而向正在力爭國家主權的國民政府進攻，這更顯然可以證明張作霖保持國家主權之熱忱。張作霖所謂恢復秩序，不用說是鎮壓革命運動。他的傳播教育，恐怕越傳播北京各立學校越停閉的爽快。他所謂勞資合作，第一要緊是中國境內的外國各工廠各企業的中國工人不要罷工。他所謂擴張交通，想必就是指扣火車輪船運兵。他所謂改良司法，想必就是指以軍令在北京逮捕槍斃邵飄萍林白水劉漢臣高三奎在上海逮捕幽復生干漢良這類事。他所謂中央地方分權，不用說是預備在北京失敗了再回到奉天做關外王。他所謂整理財政，免不了要推行奉票與軍用票。他所謂裁減冗員限制軍額，不用說是裁減奉系以外人員，限制奉系以外的軍額。他所謂鞏固內政，內債不過是外債的陪襯罷了。

盡虧他厚着臉說出一「發展民治」這句話！不然！張作霖不但

主張發展民治，他並且在此次宣言裏說：「自民國肇始以後，國家主權已操諸國民之手！」袁世凱不曾大叫「主權在民」，於是代國民行使主權的元首曹所部都是民權民意，於是革命黨乃成了侵犯國家主權違反民意之叛徒。國民到今天才知道，自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六年，國家主權原來都操諸國民之手；自袁世凱到張作霖，都是這樣繼續發展民治！

張作霖此次宣言，人人都知道這是些廢話；然而其中也有兩句真心話，就是：鞏固外債和削減激進主義。

張作霖宣言裏說：「余之也兵，非難抗任何黨派，而專為削減激進主義，含過激黨外，皆有商量之餘地。」

張作霖這句話，未免過於恭維過激黨而令其他黨派太難堪了！照他這句話，中國只有過激黨是徹底的革命黨，只有過激黨和張作霖沒有妥協商量之餘地。事實未必如此，革命的國民黨，除少數穩健分子外，那日和張作霖妥協商量！不但國民黨，和其他一切黨派以至於不大與聞政治的商人，對於張作霖所最熱中的最高問題，都有妥協商量之餘地嗎？含過激黨外，對張作霖的主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最熱中的中國南北統治和中日互惠協定這兩個問題，都有妥協商量之餘地嗎？

在張作霖方面，也并非含過激黨外不難抗任何黨派，就算北馮兩蔣都是過激黨，吳佩孚絕不是過激黨罷，為什麼也要派重兵奪取河南，吳軍已有兩旅被奉軍繳械，為什麼吳佩孚屢次電阻奉軍入豫，也竟無商量之餘地呢？或者將來張作霖也會說吳佩孚斬雲龍等有過激嫌疑，俗人劉漢臣高三奎尚以赤化被殺，何況吳佩孚斬雲龍！一切異己者，都不可以過激黨而銜加之！

等於廢話的張作霖這宣言，他的宣言之目的，將絲毫不能達到。他所可恃的還是武力，若只望以政治宣傳取勝，算是錯打了主意。

；因爲工人早已認識他，不必再要宣言。若以望拿宣言勾結黨一部分人，增加他的聲勢，這也是枉然的事，因爲誰和他勾結，誰就變成

寸鐵

會琦與何海鳴

何海鳴歌日通電說：「案奉義威上將軍張有電開，該部成立以來，成績尚優，惟區域較廣，勢難兼顧，擬劃分爲三大部，着何海鳴擔任安國軍直魯聯軍宣講部第一部部长，總部設於上海。」第一部部长已由何海鳴擔任，第二部第三部兩部又是誰呢？我想這兩個部長當中，總有一個要輪到會琦先生了，因爲會琦主辦的醒獅週報近來大爲孫澤帥所賞識！

何海鳴將到廣東江西漢口宣講反赤！

何海鳴歌日通電說他所担任安國軍直魯聯軍宣講部第一部的區域是：「由滬寧路沿線而達南京，更由滬杭路轉而入於全浙，沿海經過温州福州而達於廣東。復奉詔開，江西漢口等處，亦歸何海鳴擔任。」我們看了何海鳴這通電，不解他有何本領現在可到廣東江西漢口爲張宗昌去宣講反赤！可是有人說：他如果派人到廣東江西漢口，只宜講反俄反共反工運運動，歡迎着大有人在！（實）

是誰願與北方軍閥妥協？

北方軍閥，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之經紀，是代表封建勢力阻止中國進步之惡魔，南方革命政府的職任，是集合革命的勢力，掃除軍閥的勢力，站在革命的民主的意義上統一全中國，而不是和軍閥妥協來談統一。和軍閥妥協，便是間接和帝國主義妥協，名爲一致對外，實是一致降外，軍閥是永遠不會和革命爲合作一致對外的。佐分利

了反革命而失敗。

說：「南北兩政府……雙方均不願於軍事上再將積極行動，其間或能發見妥協點，而形成統一亦未可知。」革命的民衆們！留心着！果有誰人敢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之拉攏，而與北方軍閥妥協，以葬送革命！

中立呢還是共管？

上海是中國之領土，帝國主義的美國提議以上海爲中立區，這是什麼意思？試問誰對誰中立？各帝國主義者，一方面紛紛派遣海陸大軍來上海駐紮，一致主張保持上海租界，決不放棄；一方面由美公使向中國建議：「劃上海爲特別區，超出南北激瀾之外。」這分明是主張「劃上海歸各國共管」，不是什麼中立！上海市民所要的，是撤退各國海陸軍及孫傳芳軍隊的市民自治，而不是外國軍警和孫傳芳統治下的中立！（實）

奉天居然想勾結蔣介石！

英日帝國主義者想勾結國民黨中的淺健派和他們妥協以破壞革命運動，已非一日了！現在更居然公開的想勾結蔣介石！楊宇霆說：「奉軍決入豫，以牽制兩軍而圖武漢，而驅逐靳雲鵬彭明述赤者；蔣介石對於共產派加以澈底的壓迫，則南北之妥協非不可能之事。」（見東方社十一日北京電）據這個說話，則奉天方「不獨不仍舊指蔣介石是赤，且料他可以與北方軍閥妥協，加入他們的討赤運動；這是何等污辱蔣介石！我們且看蔣介石怎樣在行動上回答楊宇

望這兩提議！

青天白日旗下反青天白日旗的分子

(實)

有人說國民黨最近改選的廣東省黨部，有個國家主義派的曾繼浩居然竟了選，如果真有這個事實，煞是稀奇；反對青天白日旗的國家主義者，何以屈就青天白日旗下省黨部委員？青天白日旗下的省黨部，又何以容忍反對青天白日旗的國家主義者為省黨部委員？不過又有人說這并不稀奇，北京住學館式的學術院中，也有不少國家主義者！

中英人之見解不同如此！

(實)

英國工黨首領蘭斯勃利說：『中國向英國無須讓步，乃當然事；反之，中國則應向英國要求補贖其歷年在華所作之罪案。』英國前國會議員施各德說：『予常反對英國據有香港，以為應當交還中國，華人強迫英人退出漢口租界，此乃其應有之權。今各國皆以罷工暴

奉張總統夢的過程(二月八日北京通訊)

新年主政失敗之經過

今後謀為正式總統

新派楊宇霆已贊成張為總統

總統問題為外交之中心

企謀總統之辦法和步驟

張作霖特於陽歷年前入京，謀於元旦日實行主政，或以臨時總統之名義，或以臨時大元帥之名義，或仍用安國軍總司令名義，在張自以為已有相當把握，且須外交團不為非正式之歡迎，而面上即已過得去。至於國內各方，北方之魯晉，及豫中之吳佩孚并靳雲鶚等雖心中皆甚反對，但至本人登臺而後，大家在情面上歷史上不好意思不贊成，南方黨軍及西北國民軍，從末一為反奉表示，對於本人主政，當

動等事，歸咎於共產黨，以英國在華勢力之鞏固，使華人處於極屈伏之地位，一切重要舉動，皆非得英允許不可。』而中國的穩健分子，則以為漢口罷工及反英運動都是共產黨破壞大局；中英人之見解不同如此！

日本之如意算盤

(實)

日本電通社曾傳『中國南北妥協之機逐漸呈濃厚之狀，雙方皆有代表往來，結局或將以穩健之孫文主義實現大同團結。』佐分利亦宣傳南北兩政府間或能發見妥協點。日本東方社一面電傳楊宇霆謂：『蔣介石若對於共產黨加以澈底的壓迫，則南北之妥協非不可能之事；』一面電傳『蔣介石及其他幹部之取締過激運動。』日本帝國主義者，想一手抓住北方，一手抓住南方，把整個的中國統一在他的勢力之下的這種如意算盤，恐怕不容易實現呢！

(實)

保持其緘默之態度。

張自以為主政可成，故入京時，密囑軍警以元首之禮迎接，且已準備於元旦，在太和殿受外交團之親賀矣。

子棠

不期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不良之消息紛至沓來，第一使張氏受重大打擊者厥惟吳佩孚解決靳雲鶚部，是時但憑吳方之片面電傳，稱擬已將靳如何解散，如何改編，明知吳之專恃誇詭之言，然吳本人及其部下將領自必有一二通電拍來，同時公私各方均未得信陽靳雲鶚方面之反證電訊，於是奉張及其左右遂亦認靳軍之瓦解為可信矣。

奉張預定之計劃，以為靳雲鶚既尚未正式附南，本人主政後，以乃兄靳雲鶚為國務總理，有雲鶚之拉攏雲鶚，發表雲鶚為河南督辦，更助以充分之餉械，不愁雲鶚不為奉所用也。既以雲鶚為河南督辦

，不然雲鵲之不倒與也。吳既倒，奉方少勁敵，夙願得償，而雲鵲既與黨軍暨西北軍有相當之聯絡，正可居南北之間，而為緩衝者，奉方於京漢路上，可以無憂矣。乃忽，靳所部已被吳解決之訊傳來，是吳之勢力已大為之一振；且即奉方在北京之聲勢，為之一減，張果實行主政，則吳必起而反對，或處處與奉方為難，非張所能堪也。故張一聞佩孚解決雲鵲之消息，其主政之心便已冷却一半矣。

北京外交團之不能承認北京政府，在奉張亦認為當然無疑，故亦僅望外交團之非正式的歡迎，於其實行主政之元旦日，一至太和殿行親賀之禮。乃奉方之人與外交團幾經疏通接洽，各國最後只允之以於元旦日，以私人資格，各赴順承王府親賀新年，至赴太和殿親賀就職則極端不可，即以遞正式承認之嫌也。張氏至此，其主政之念，遂完全冷却矣。

張主政之決心，既以受上述之內外兩重打擊，而不能不取消，自惟有退而講求「不主政之辦法」。是時之奉張，沮喪已極，環顧左右，皆擁其主政之舊派吳俊陞及公子派張學良等，幾無一可與商大事者。吳俊陞等皆老而無用之人，皆曠無識，張學良一見乃父，則不敢言（其父至今尚呼其乳名「小雲」），張終不能不求教於其惟一智囊楊宇霆（其招楊來京之電，辭意備極擊切，中有「心亂如麻」之語，亦可見張當時之頹喪矣）。

楊初不肯來，謂自「既經」（指張與吳俊陞等）指為有罪，在未證明冤案之前，一切不「預聞」。嗣經張親「口語」與勸至再，而楊又聞種種張主政之吳俊陞、張學良等，因事已失敗，勢若寒蟬，而張對於彼輩，亦頗有責言，同時楊更證明其入京毫無危險，張之相招，確為欲求商一切，然後始實行於一月二日入京。楊因張之入京主政，其新派已瀕於滅亡，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奮鬥，密謀東三省之獨立，以此首向奉張告密者，即吳俊陞也。吳且謂楊已與黨方聯絡，謀東三

省獨立，正為黨方謀全國統一。又謂哈爾濱之楊卓與楊有密切之關係，楊卓乃擔任謀北滿方面之獨立者也。

楊宇霆月之二日到京後，經奉張極力慰勞優柔，始實行為奉張計劃如下：

楊於月之十九日出京返奉，奉方對於政治外交軍事……一切問題之方針策略，至此可謂已為全部之確定，茲述其對於中央政治問題的計劃如下：

（甲）臨時辦法

維持顯維約內閣

（一）維護吳佩孚系統之內閣，所以表示尊吳，吳既解決靳雲鵲，而軍勢復振，奉方有尊之必要。倘再如從前數月之取蔑視之態度，則吳必有種種不利於奉之舉動。

尚有更重要之一點，即利用吳佩孚在河南抵禦黨軍及西北軍是也。奉方初欲利用靳雲鵲，今靳已為吳所解決（當日之消息如此），靳之軍隊，縱尚保存（是時，關於靳軍之真相，已漸知之），其勢亦必歸附黨方。豫中之北方勢力，惟吳與靳而已，靳既不堪利用，則惟利用吳矣。

（二）奉張本人，在今日既不能主政，而靳雲鵲梁士詒皆吳佩孚反對之人，又不能當組閣之任，靳棄而外，無第三人敢任揆席，舍維持顯閣外無他法。

（乙）永久辦法

張為總統——正式總統

奉張元旦日主政之企圖，既遭失敗，其所富有之虛榮心，令其十分羞慚，惟恐報端之披露譏諷，乃對報館通訊社，施行嚴重之檢查。惟其羞憤頗極，故其嘗試總統之念乃益熱烈。於楊宇霆到京之後，復日對楊曰：「我終久必辭他一下」，即謂其無論如何，終必一任

總統而後已也。

前者楊宇霆反對奉張入京主政，因恐同罪於張，其措辭以敢請「今日非大帥主政之時，大帥何不稍緩正式總統？」今張欲待時(已爲充分之準備)而爲正式總統，楊殊無反對之理由，倘再反對，或已之生命，且將不保。張亦明知其言之，乃新派自身之失勢，故乃預許楊以種種利益條件，楊取得此種種利益條件，乃改變其從來之態度，允助奉張謀取正式總統，故奉方新派至已與舊派一致爲奉張謀總統矣。條件之內容如何，他人概不得知。學良方面謂已許楊以直隸之地盤，此說可蒙與否，不得而知；或學良因直隸乃預定爲本人所有，唯恐楊濺撥奪，因而有此種種神經過敏之揣測，亦意中事。

惟張之必許楊以一較好之地盤殆無疑義。楊日夜所欲望者，亦惟求一優厚之地盤，如江蘇直隸等。因楊在東三省所處之地位，及其權力，固至高天，然其實利則甚薄(東三省吏治甚好，賄賂之事，極不多見，常有以舞弊數元，而卽入模範監獄者，不論職位如何)。楊之積蓄殊不豐，前在蘇所獲四十萬，倉皇離任返奉時，途次徐州盡爲陳瀛元截去，楊近年復受種種之刺激(如郭松齡之事)，益覺擴充財富之不可緩矣。此亦爲楊忽又贊比亞之爲總統也。

陽曆年後以迄今日，奉張互所爭者，乃卽自身之總統問題。奉方之人，日所談論者，亦奉張之總統問題。奉張對於外交財政軍事以及對於其他一切事宜，所定之方針，所取之策略，莫不以企圖正式總統爲其唯一之目標的，如何可以達到總統之目標的，如何可以便於總統之企圖，便決定如何之外交軍事財政之策略。故在未來奉方其他一切之前，必先述中央政府問題，奉張之總統問題也。

茲將奉與張楊宇霆等，所議定企圖正式總統之步驟辦法，一一述之如後，其中已有一部分見之於事實矣。

(一) 今次所圖，必謀正式總統，決採半合法半革命之手段方式

，所有大元帥總司令等類臨時非正式之名義，決不採用。

(二) 先結極爲充分之準備，謀正式總統之實現，在準備未臻完妥以前，決不造次實行(財政外交等亦須先有準備)。

今次奉方力促二五附稅之實行，實爲作總統之一種準備也。

(三) 必須在北洋系現有勢力範圍內，無一反對之人，始實行就任總統，其素持不贊成之態度者，必先一一疏通妥貼(對張宗昌等)，或以妥善之方法剷除之(利用靳雲鶚對吳佩孚)。

最近已明瞭豫南之真相，靳軍非特未爲吳佩孚所解決，且與魏益三等及黨軍方面聯絡，起而實行反吳。於是奉張乃立召靳雲鶚來京，許之以來春組織新閣，囑彼從速設法爲奉方拉攏乃弟。

(四) 在吳佩孚尚未實行下野之前，雖可就任總統，亦決不實行就任總統。

(五) 吳佩孚下野之後，必須河南之新領袖爲可以與奉妥協之人，若靳雲鶚輩，始實行就任總統。

(六) 倘河南竟爲黨軍或國軍所佔據，無論如何決暫不就任總統。

(七) 倘長江流域，黨軍勢力範圍，又已擴展，而又能維持若今日之現狀，決暫不使總統實現。

(八) 倘至河南爲黨軍或國軍所據有，或長江現局又爲黨軍所破壞，奉方若與黨軍奉戰言和，則亦不就總統之任。

(九) 倘奉方迫不得已或適當有利用適當機會而對黨軍及國民軍直接用兵，在此軍事時代，必當擱起政治，暫不就任總統。

(十) 對於政黨方面，沒法聯絡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及直系政客，其治極方面，勿爲極阻，且望其積極方面，能加以贊助，而許之以將來之利益。

(十一) 關於總統之產生方法，以及新政府之組織辦法，請奉方

以外之各方人物籌議決定之。使各方皆負有若干責任。免除日後之反對糾紛。而藉以示新政府非一家之政府。十、十一、兩項即設置財政政治三項討論會之用意所在也。

(十二) 在張未能實行就職之前。倘時局上遇有必要時。得先以恢復廢離之臨時執政府過渡。惟必先與安福系為切實之約定。過渡之時間。規定為若干日。在過渡時間內該系在台上應以全力助張正式總統。不得違反(惟恐為安福系所欺)。

右之第十二項。乃安福系加入三討論會之條件。亦設置三討論會用意之一也。

(十三) 財政上之準備。先謀二五附稅之實行徵收。并謀公債之發行與國稅會議之重開。其辦法由財政討論會議定之。

(十四) 外交上準備。疏通各國領事。由外交討論會擔任之。只希望各國能以字正式之承認。

(十五) 總統產生方法有主張召集民國元年之參政院。以選舉之

河南軍事近狀(二月十日開封通信)

自奉軍精極南下。河南局面正在劇烈的變化之中。茲將最近狀況略述如下：

一、新雲鶚願與國民黨聯絡。但表示反赤；他又表示國民黨在其防地暗地宣傳則可。明白活動則不能；他對河南政局。不敢積極行動。擬預備充足時打奉。反吳口號不提出。

二、吳部除陳德麟王維城(在河北)外。其他皆聯絡。諸玉璞與靳有聯絡。

三、寇英傑在開封似欲視米振標；寇在假與靳一信。表示前此之對不起。請原諒賜教。

四、磁(直隸)彰(河南)等縣天門會與奉軍打仗。奉軍屠殺磁

者。有主張利用段政府之國民代表會議以選舉之者(此次國民代表會議。尚差兩省議員未選。但亦可以令兩省於一個月選出。此等議員。近有七八十人。在京津兩地活動。連日派代表往謁奉魯當局)。

(十六) 擬以陰歷正月初初一日為張就任總統之期。又據另一消息。奉張在京日惟迷戀於總統的最高甜夢。最喜聞人與之高張總統問題。除此而外。則全不入耳。某君晤楊宇霆時曾諷之曰：「以君之明查。胡坐視奉張之自蹈覆轍而不之阻？」楊慨然答曰：「袁項城作洪憲之夢時。難道他的身邊就沒有了一個明白人嗎？不過他一定要作。誰能攔阻得住他呢？亦只好聽他去作。費成他去作罷了。我於奉張不是如此。」奉張因迷戀總統而迷戀京華。故日夜只在總統夢中。而猶不願作歸計。楊福走時曾勸奉張歸。張陽諾之。楊不敢定其必歸。故楊對人宣言如奉張年前不返奉。彼仍當來京助彼云。

守愚

彭五十里。婦孺南逃。現仍相持。

五、北路奉軍已到彰德。將王都某團槍械全繳；東路孫殿英已到柳河。與米協商。帶軍直赴鄭州。不入開封。

六、吳佩孚已派王維城赴信陽見靳雲鶚。將直軍全部交靳指揮；曹錕令長搭車赴天津。隨行電報說：「同津破產助餉。老弟努力進行。一切勿瞻顧。」

七、便衣奉軍已佈滿河北。新雲鶚約齊歷燈節到鄭州。吳不日南下。或是指南向東。

八、聞吳佩孚已派人勸孫傳芳與南軍議和反攻奉軍；陳調元現在徐州之濬灣。擬往壓載擊奉軍。

九、劉繼杰(即前在山東截擊李紀才者)近與人信云:「余兵兩兩足,個個摩拳擦掌,雖十萬奉軍,亦必與決死戰!」新派一旅約距隨縣二十里,援助劉軍。

南直豫北民衆反抗奉軍情形(一月二十五日開封市信)

山雨

(一)反抗奉軍的由來

天門會會長農氏武、副會。農氏苦於帝國主義之侵略,軍閥政治士豪劣紳衛警的壓迫,連年的戰爭,苛捐雜稅層出不窮,軍隊土匪到處騷擾,迫得無路可走,由此才產生紅槍會大火會天門會等原始自衛的組織。在河北,最初林縣牛村鄉有一石匠,託辭夢有神告以村外有石棍內藏有印,可往取之,天明往擊石,果得印回,遂倡天門會,焚香喝符能避槍砲,即可提槍上陣,奮勇殺敵。農民漸信仰之歷與劣紳士豪及警長衝突,皆能勝利,抗拒抗稅官廳小敢與爭(十六年權至今未完)因此奉之者愈衆,漸蔓延於磁州安陽臨濟西及於河北三府。

(二)反抗奉軍 經過:

從去年冬吳系軍隊退出南直以後,奉軍即到磁州接防,南直的老百姓開始領受奉軍的恩賜!他們所最苦的不是苛捐雜稅(每里納捐到三元)而是強佔民房強姦婦女。十二月二十二日,磁州岳城鎮警署因年關逼近,爲奉軍提派益多,農民大憤,天門會員遂集衆,包圍岳城巡警局,刺殺巡警四人并拘留警長,燒毀警局,岳城鎮原住有奉軍兩營,農民恨之入骨,此時奉軍不可遏,遂直攻奉軍營,奉軍潰敗被縛,凡直營豫人均被釋放,關外奉天人,均用鐵鋼錐死,約有百餘人,一切槍砲子彈馬匹等均收沒,此時集衆愈多,可得武器,乘勢將附近各地奉軍盡行驅逐,數萬暴怒之羣衆浩浩蕩蕩直奔磁州城矣。磁州駐有奉軍約一軍,風傳張學良亦駐城內,見城已被包圍

十,新方後訪爲梁繼任各軍,前敵係劉繼杰高汝桐擔任,近又新得盧金山軍隊由鄂西來援助;田維勤已將其子爲質於新。

(一)二月二十五日開封市信

大恐,派人乞師,當奉軍破殺死不追究,不過軍械庫該獄同大家盡會同家過年,農民在城外大叫罵。說我們捧來的糧米,給你們吃給我們穿,你們爲什麼還佔據房屋,強姦民家的婦女,你們非滾出關外,把我們死的八個弟兄(因戰而死的)治活不可!此時奉軍一面向民衆調和以延宕時間,另一面即向磁州以北調集軍隊,未幾,奉軍乘四列軍沿鐵路西至,城內奉軍開門外衝,民衆立於腹背受敵之地,漸不能支,遂向南引退,至雙廟依邱陵背漆水,布列陣勢,遂與奉軍對峙。當民衆引退奉軍追襲之時,所過村莊均被砲火燒毀,漳河以北的人民悉引南遷,婦孺亦切齒痛罵,非和他拚了不可,雙廟附近數十里內送米送飯,幫助與奉軍決鬥的民衆。同時臨漳安陽林縣各縣的天門會紅槍會黃槍會也都手搖紅旗正在結隊集台,他們的口號是:「不管你這個門,這個教,奉軍來了,我們都活不了,我們聯合着反抗鬍子兵啊!」

(三)反抗奉軍以後的推測

一、奉軍方面

(甲)奉軍已屠殺數十里,若再繼續屠殺政策,民衆死傷必須更多;

(乙)奉軍入豫必先收買人心,繼續屠殺,必引起民衆更甚的反抗,他必將改變屠殺的政策,而爲調和的欺騙政策;

(丙)調和的欺騙政策,決不能減少民衆的報仇心理,待到將來南北大戰,民衆起來攪亂,是必然的,奉軍爲避免後顧之憂

，必仍實行屠殺政策，
二、民衆方面

(甲)奉軍即繼續屠殺，浚河以南，河南境地，可保安全；

讀者之聲

再說『國民政府治下的廣西』

記者：

自從讀過了貴報那兩篇來論——『國民政府治下的廣西』，我們更覺得應該注意廣西的情形了。所以我也將梧州的反動派——黎植松嚴海峯何杞關錫珉士應榆……等勾結下底情形揭露出來！

梧州擬殺工人的反動行為，解決（掩耳盜鈴式的解決）未久，而苛捐雜稅的政策又施行了！這是因為欲飽自己的私囊，便施行一種——『愛民若赤』吧（？）所以於本月八日就引起全市的革命商民羣衆自覺地大聯合起來舉行反苛捐雜稅大運動——廢除這個香燭冥蠟炮竹捐。詎料巡行羣衆到合益街炮竹捐搭利公司門口，正在高呼口號的時候，那萬惡的棍棍——鄧秀峯即收喚使衛兵，耀武揚威地，擊鎗彈，正欲掃射羣衆；當時羣衆爲自衛計，乃赤手空拳死上前用手架格，免遭流血的慘劇演於青天白日之下，該衛兵竟棄鎗而逃了，商民爲負責計，迫不得已把那鄧帶回協會，備文轉交蒼梧全屬警備司令部，該部即時未允收受。經過一晚上的勾結和考慮之後。次日晨早即飭令警察局長蔣某拘押協會代表沈善慶，李顯，李安田等三人，並誣陷是日巡行羣衆有撕破黨國旗及總理遺像之舉動……其後乃有蒼梧縣黨部及其勾結下之反動派發表宣言種種誣陷，故蓄煽亂及擴大風潮，

(乙)如此大失敗，因爲各種救門均行參加，將來反對奉軍必更甚；

(丙)如此大勝利，民衆必益鼓起反奉的勇氣。

茲根據事實揭其黑幕於后：

(一)廢除苛捐雜稅，是始在人民利益上的國民黨的主張，黨綱張明如烈日當空，我們黨員誰都知道的。政府即有依照步驟以順民意促其實現。斷未有在廢除苛捐雜稅的當中，而強橫的施以苛捐政策，這個是當然的。那嗎，梧州市反而增加什麼香燭冥蠟炮竹等苛捐，更有那蒼梧中學的校長——黎植松強姦學生的公意，發出宣言謂這個冥蠟炮竹捐，於『民生』是沒有關係的，應該擁護……等等。

(二)商民自覺地起來要求廢除苛捐，可見民衆的革命運動大有進步。誰知蒼梧警備司令——王應榆反加以摧殘，並拘押商民協會代表三人，他以爲用高壓手段便可壓倒民衆運動了。他不料革命的廣西省黨部即時電令釋放那三位具有犧牲精神的代表了；而且有取消冥蠟炮竹捐的建議了。可見這班人是不適存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我們黨治的廣西：

(三)他們反動派見革命的商民得着了權利，他們慌起來，快快成立一個什麼『梧州各界黨員驅除革命黨黨員口。』內中的委員當然是那些劣紳，土豪大人先生們——黎植松，嚴海峯，何杞，關錫珉，黃松高……等包辦，他們是『驅除革命黨派（？）周濟，甘立申，鍾山，沈善慶……等』，『對於什麼雜捐毫不過問，祇是擁護工農利益』（？）（根據他們的宣言）並誣陷周，甘，鍾等喚使暴徒（他

們所指的是市商民協會會員(衝破黨國旗及總理遺像?)現在首先把這個堂堂皇皇的「梧州各界黨員驅除反革命派委員會推銷,這個會既是各界黨員所組成(?)為什麼梧州三十多個工會及市商民協會名格學聯會不加入而反發表宣言否認呢?只有那劣紳土豪所壟斷的縣黨部及其愚弄百姓的工會(泥水木匠牲口);等工會所贊同(大抵都是領袖的私見所強迫);因為工友們給他們欺騙了);還有黎植松強姦下的各梧州學生所發的那篇「冥裡炮行招於民生上是無賴」的宣言,其餘就有睡農民的三十幾個字的「;誓為後盾」;的話(見梧州農工日報);祇問該農會是否受東部辦事處指揮?就是那劣紳土豪所利用以掠奪農民血汗的機關罷了。梧州共有三千多黨員,試問所謂各異黨員有多少加入這個反動的委員會?我敢大胆大聲疾呼一句:這個「梧州各界黨員驅除反革命派委員會」根本是反革命派!他們既是擁護市農利益(?)何以對於苛捐雜稅毫不過問呢?簡直是不論工農利益在那裏。不如老實點說:「難捐是於民生沒有關係的,對於農工農利益及民衆運動祇是摧殘」罷。至於日巡行察乘是純粹的商民協會會員。是自黨的革命行動,並未有別界人物參加與指使

;更未有周,甘,鎮,等到場(見梧州學聯會鄭重宣言)他們指為叛使暴徒(?)何其淺薄乃爾!查是日巡行察乘,秩序文明,毫無暴動(見梧州學聯會宣言)。以革命的商民能根據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廢除苛捐雜稅的政策,而自動地作請願大遊行,其深明大義於此可見。那有衝破黨國旗及總理遺像的舉動?可是,那指根那劣等等的有手,眼見失意了就保不是自己撕破而反來誣陷以喧國民嗎?你們(指各界黨員驅除反革命派委員會)指國民黨領導下的商民協會為暴徒,你們不是反動派是什麼?你們經過幾次的煽動和挑撥想改組市黨部,結果總是失敗。現在你們向死灰復燃,欲掀大風潮以期改組市黨部,想運動做一個執委。但是,民衆有眼光的,當然要能為黨犧牲為民衆謀利益的人,才當選的。你們這類的反動派勿要再來搗亂罷。你們過去的行爲用不着我來說了,就根據這回事來說你們真是反動派,你們口中的反革命派才是真正的革命!現在反動努力正向着革命派進攻呢,同志們!起來罷!起來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呵!

十五、十二、二十二夜。鍾亮於廣州市白雲路留俄孫文大學宿舍

請看「內

除國賊

的醒獅

週報!

「寧孫提倡醒獅週報」

勞資社云:「聯軍司令孫傳芳,以合神報紙之言論,宣傳社會,影響殊大。上海醒獅週報社刊行週報,向來以開明亦為宗旨。近孫氏因得該報開赤言論,深為扼要,認為與反赤宣傳,有極大關係;特令行所屬各機關長官職員等,一律定期閱該報,並令防範戒嚴司令李寶章及警察廳長劉鈞策,轉令所屬及警察之各局署所屬及內部各科,集資各購一份備閱,俾得普遍,而收宣傳之效果云。」(見二月九日上海商報)

出版預告

▲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

布哈林著

這是論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上地位的「一本言簡而意明的書」。布哈林是方今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凡要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不可不讀他這本著作。

▲資本主義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

布哈林著

陸定一譯

這是最近共產國際擴大執行委員會中布哈林關於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的報告。全書約八萬言，於最近的國際狀況有詳細的和系統的論述，對於何少國際知識的中國人，尤其是必需的。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斯達林這本短小精悍的書，現在已被全世界公認為論列寧主義最正確最得體的書了。讀過了共產主義的ABC之後，必須再讀

▲俄國共產黨史

季諾維埃夫著

王一飛譯

此書，然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方能得一簡括的概念。書中民族問題一章，尤其是注意中國國民革命的人必須要讀的。

俄國共產黨是方今世界革命的前鋒隊伍，牠的形成和發展，對於其他一切革命政黨有重大的教訓。此書著者是俄國共產黨大首領中之一個，尤能將俄國共產黨的真正價值指明出來。此書對於中國今日的革命將有很大的影響。

▲無產階級之哲學

唯物論

哥勒夫著

瞿秋白譯

研究唯物史觀，在中國若少著本，此書乃俄國著名的唯物史觀教授哥勒夫所著的淺顯易懂的書，譯者瞿秋白先生又是國內對於唯物史觀有深刻研究的人。譯文中於難解之處且加詳者註釋，書後并附有譯者自著的二篇論文。

▲經濟科學大綱 (上下二册)

蒲格丹諾夫著

施存統譯

這是一部關於馬克思經濟科學研究上較簡便明瞭的書。這部書編輯系統係依照社會發展順序，這是與其他這類的書不同的。

著者在序言中說：「在革命期的動亂之中，比平時格外需要堅實的完全的經濟知識。沒有這種知識便不能在社會的鬥爭和社會的建設中，樹起秩序統一。」這話對目前的中國說來，尤為真確。

▲馬克思主義論民族問題

馬克思等著

在中國，民族問題無疑是革命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馬克思主義對於民族問題本有特殊的革命的見解，自列寧以後尤形成整個的理論。本書係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達林薩發洛夫卜羅衣杜等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運動的論文而成。本書的出版在中國目前自然是重要的。

前自然是很重要的。

編輯部 及總發行所

漢口後城馬路新市場下首

分售處

- | | | | |
|----|-------|----|-------|
| 廣州 | 國光書店 | 黃梅 | 離民書社 |
| 汕頭 | 丁下圖書館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潮州 | 青年書社 | 成都 | 華陽書報處 |
| 香港 | 萃文書坊 | 敘州 | 敘州書店 |
| 長沙 | 文化書社 | 順慶 | 民智書報社 |
| 寶慶 | 南華書社 | 永定 | 新亞書局 |
| 武昌 | 寶慶書局 | 雲南 | 新安書局 |
| 共濟 | 中書社 | 西安 | 各學校 |
| 武漢 | 進書社 | 太原 | 智華書社 |
| | | 寧波 | 甯波書店 |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費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分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第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導 報

嚮 週

◀ 期 九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中國共產黨爲上海總罷工告民衆書.....	
爲上海總同盟罷工告上海全體工友.....	
共產黨告上海市民書.....	
上海總同盟罷工的紀錄.....	施英
上海總同盟罷工中之國民黨西山會議派.....	述之
請看帝國主義在上海之自衛.....	述之
寸鐵(十則)——	
惡棍分子悔禍投誠的機會到了!(實)——共產黨	
造謠惑衆!(實)——不受抬舉的庸生智!(實)	
……宜講呢，還是拍影戲?(實)——果然是共產	
黨的夢囈與造謠嗎?(實)——嚴天仇其奈日本	
的「定範時何!(實)——中國人能忘「五七」	
五九一嗎?(實)——國家主義派又爲張雨帥所賞	
識了!(實)——外看強權內個國賊!(實)——	
三民主義信徒的雙包案!(實)	
北京國際反帝國主義大會的熱烈盛況.....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國共產黨爲上海總罷工告民衆書

全國工人們及革命的民衆們！

全國工人階級不避犧牲，率先和黑暗勢力奮鬥，不只一次了，此次上海工人反抗孫傳芳的總罷工，也是這樣。

此次上海工人總罷工，不但說明了工人階級的集體勢力，并且表現出工人階級爲全民族利益爲全上海市民自由而不畏艱難不避犧牲奮鬥的精神，而且證明了國民革命軍是有廣大的民衆同情與援助，不像軍閥只有孤立的橫暴武力。所以此次上海的總罷工，在中國革命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國，最近聚集兵力於上海，在上海各馬路列隊游行示威，如入無人之境，并且簡直是對於國民政府武裝裁判。直系軍閥餘孽孫傳芳，因在浙江兵敗，猶擬在上海勾結英國作困獸之鬥，黨變工會，大施工人，壓迫輿論，甚至勾結帝國主義者在租界逮捕民主黨的新聞記者與商人。全上海的市民，對於這樣殘酷的統治者——帝國主義的英國及直系軍閥孫傳芳，無不切齒憤恨，革命階級的工人羣衆，已至忍無可忍地位，怎能不計成敗利鈍而起來宣告總罷工，以表示對於內外黑暗勢力之反抗！

在總罷工五日中午，工人學生及其他市民的熱血，點點滴滴的瀰漫了上海南北市，橫在街路上的烈士血屍，到處都可以看見，許多烈士的頭顱都掛在電桿上。全上海市民們！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孫傳芳的劍子手李寶章之殘暴，我們也不能忘記國民黨右派（即西山會議派所號召的什麼國民黨）教唆李寶章放手屠殺工人及革命民衆之狠毒！將來應該再沒有人能夠拿任何理由反對革命的工人與市民，「以革命的恐怖回答革命的恐怖」！

全國工人們！全上海的工人們！此次上海的總罷工流血爭鬥

，只是你們全部罷工流血爭鬥史中之一頁，前途正復遙遠。即以上海一隅而論，乃各帝國主義者最後根據地，亦即彼等最後奮鬥地，同時也是直系軍閥死力爭得海關附稅和鴉片收入之目的地。這兩種內外黑暗勢力復相互勾結起來對付革命的民衆，以保持彼等在上海之統治地位；李寶章未走，魯軍的舉艦暫又來了；各國海軍，也已經公然聯合行動，干涉中國海軍對於軍閥之表示反抗了，各國陸軍也侵入華界了；全上海的工人，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必須有不斷的巨大力與犧牲，才能夠獲得最後勝利。

此次總罷工之復工，誠如工會復工宣言所說「非因退讓而復工，乃爲準備更大的爭鬥而復工。」換句話說，即是以宣告復工而開始另一種的形式之爭鬥，求得最後勝利之爭鬥。

全上海市民們！工人是革命的市民中最急進的先鋒，你們須繼續與這最急進的先鋒攜着手前進。這最急進的先鋒，不但爲自己的利益奮鬥，而且是爲全市民的利益而奮鬥的。每個革命的市民，都不可因爲國民黨右派的造謠而搖動自己的革命意志，而離散革命勢力之聯合，右派們一向是站在帝國主義及軍閥那邊而企圖離散革命勢力的。

全上海革命的市民，應該在上海市民公會上海總工會領導之下，立刻全體動員，

反抗孫傳芳的劍子手李寶章！

反抗直系軍閥！

反抗外國海陸軍和軍閥聯合干涉中國革命。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則中國的武裝市民及將來的北伐軍必進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工人及一切革命的市民起來奪取武裝，響應北伐軍，擁護國民政府！

由市民公會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會，一切權力歸市民代表大會

爲上海總同盟罷工告上海全體工友

上海全體工友們！你們這次爲了反抗帝國主義的殘暴工具孫傳芳而總同盟罷工，爲了剷除孫傳芳的暴政響應北伐軍而總同盟罷工，爲了爭全上海市民的自由與政權而總同盟罷工，罷工動員至三十萬一衆，罷工日期至五日之久，像這樣偉大的政治總同盟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反抗封建軍閥的第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與五卅反帝國主義的總罷工有同樣的意義。現在你們雖然宣佈暫時停止罷工，但決不是對孫傳芳和李寶章讓步，而是準備更進一步的新鬥爭，上海總工會說得非常之對：『非因退讓而復工，乃爲準備更大的鬥爭而復工』。

在這次罷工中，雖然沒有根本打破孫傳芳的暴勢力，雖然沒有爭到上海工人及市民應有的權利，但始終已表現出上海工人階級的偉大勢力，偉大的團結力量，已經使得你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感到束手忙脚亂，已經證明上海工人階級有偉大的威權，上海工人是真正反抗惡勢力爲一切民衆爭自由的先鋒隊。可惜上海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衆太軟弱沒有決心，不能跟着你們一同奮鬥，致你們孤軍深入。

在這次罷工中，雖然有許多犧牲，流了許多工人烈士的熱血，但由此更證明了工人階級的偉大，證明了孫傳芳李寶章的殘暴，證明上海市民要得到自由，非以暴力根本剷除殘暴的孫傳芳的政權，建立上海市民民主政權不可。

上海的上友們應該記着，在這次罷工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武裝準備，沒有準備武裝暴動的決心，因爲這次總同盟罷工的傾向是推翻

，實現國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會議的政權！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二月二十五日

暴政，隨着總罷工的结果自然要對武裝衝突，自然要對解除敵人的武裝，奪取武裝。其次工人的組織與團結還沒作到充分的程度。

現在革命 流已到了極高漲的時候，我們的敵人孫傳芳的殘喘已到了最後，五分鐘了，國民政府向北伐軍也快到滬了，上海全體工人們，應該加緊繼續奮鬥，踏入更廣大堅決新新的鬥爭形式上去，應加緊你們的團結力，擴大你們的組織，集中你們的戰鬥力於上海總工會指導之下，充分準備武裝，只有如此才能達到勝利，只有如此才能領導其他一切市民堅決地鬥爭，本黨願以全力贊助你們，根本消滅孫傳芳的暴政，爭得全上海工人及上海全市民應得的權利。

全上海的工友們，你們是爲全上海市民爭自由的先鋒軍，並且是爲全中國民族爭自由的先鋒軍，你們有過五卅反帝國主義偉大運動的光榮的歷史，有過鬥爭的經驗，這次總罷工更證明了你們的偉大，更豐富了你們的經驗，你們努力向新的鬥爭中去。

根本剷除孫傳芳的暴政，
反抗直魯軍南下，

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

擴大工人組織，

擁護領導全上海工人奮鬥的總工會，

組織工人武裝，

成立工人代表會議，參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權。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二月二十四日

共產黨告上海市民書

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們！

上海是全世界大都市之一，是全中國第一個大都市，是全中國工商業和文化最發達的大都市，全市居民在二百萬以上，超過了歐洲小國的人口，超過了十三州獨立戰爭時的美國人口，我們的上海市民是應該如何自負的。可是各國帝國主義者，視上海為他們共管的殖民地，壓迫剝削，肆無忌憚；國內各系軍閥則視上海為他們的籌餉地，為他們的私產，此爭彼奪，兵禍連年；這豈非我全上海市民之奇恥大辱！

近者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為國家主權人民政權而戰，奄有鄂贛以及浙江，帝國主義的英國及直系軍閥餘孽孫傳芳，猶復狼狽為奸，厚集兵力於上海以資彼等最後之抗鬥。

自五卅以來，我上海市民不斷的和帝國主義與軍閥血戰苦鬥將及兩年了；茲當帝國主義與軍閥夥同向中國人民最後抗鬥之際，我上海市民更應加緊奮鬥，革命的上海市民更應和革命的國民政府軍隊結合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及軍閥的統治勢力，建立民衆政權的市政府，解放各界市民多年的苦痛，創造獨立自由的新上海，一洗八十年來上海市民的奇恥大辱！

上海的工人，已開始政治的總同盟罷工，向統治上海的帝國主義與軍閥奮鬥了，各界革命的市民，起來！一致起來協同工人奮鬥！以打倒統治上海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與軍閥為奮鬥之最終目的。

戰鬥已經開始了，本黨以為全上海各界市民應聯合在一共同政綱之下共同前進。茲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綱如左，本黨即依此政綱而參加奮鬥。

(一) 由上海市臨時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會，成立正式上海

市民政府，直轄於國民政府。

市民代表大會由工商學兵自由職業者（教職員，醫生，新聞記者，律師，會計師等）以各職業機關（如各職工會，各馬路商會，各學校學生會等）為單位，按人數比例，選舉代表若干人，各政黨各派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每年召集常會四次，每年末次常會改選其執行委員會；其執行委員會中之主席團即為市民政府。

(二) 市內一切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皆絕對自由，非經市民代表大會的執行委員會之緊急法令，不受到任何限制。

(三) 撤退各國海陸軍，收則租界，統一市政。

(四) 不分國籍的徵收市內一切居民的財產（土地在內）累進稅及所得累進稅，免除紙烟，染缸，染場，保衛團等一切苛稅雜捐。

(五) 確定發展市政（尤其是貧民住所馬路與自來水）及教育之經費。

(六) 頒布勞動保護法，中外工廠商店，均須一律強制執行。

勞動保護法須規定八小時工作制，規定依物價而增高的必需工資，限制童工年齡，女工產前後之優待，改良工廠衛生，改良童工女工工作條件，規定死傷疾病的撫卹及保險辦法，承認雇工解雇之團體契約權等。

(七) 市立失業救濟機關。

(八) 限制自由增加租房。

(九) 現有的保衛團交歸市民政府直接管轄，并擴大到市內各區，分區組織武裝人民的保衛團，保衛全市治安。

(十) 改善本市警察及駐軍軍隊的兵士生活，按月發餉。

(十一) 由市民政府設立糧食管理局，嚴格管理糧食之輸出入及

其價格，以裕民生。

(十二)由市民政府募集交通公債以發展都市間的交通事業，如汽車、小輪、航船等，以充分供給商業及軍事運輸。禁止軍隊自由

上海總同盟罷工的記錄

從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階級開始了歷史的鬥爭，掀起了城市羣衆革命的怒潮，發動了民衆政權的奪取。從這一天起，中國的革命歷史翻了一個新的篇幅；同時亦是世界的工人階級歷史，添了一頁偉大壯烈的記錄。

一九二三年的「二七」運動，與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各有其特質，各有其歷史的與社會的根源。悲壯的「二七」事變，表明中國工人階級最初的奮鬥，便已是在封建軍閥統治下爭政治自由的奮鬥。偉大激昂的「五卅」運動，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血潮中，工人階級又表現其革命的毅力。由這兩次運動發展到消滅軍閥的「北伐」戰爭，中國工人階級之組織同盟，便是政治的同盟；其行動的綱領，便是爲革命而奪取民衆政權的綱領。「北伐」的戰爭開始自勝利以後，革命的波紋震動於全國的城市與鄉村。上海是全國最重要的城市，上海的工人羣衆是全國工人階級之領導者。歷史的革命的鬥爭，賦與上海工人階級以天然的責任，因此而爆發出自二月十九日起的總同盟罷工。

這一總同盟罷工，不單是罷工，而且是革命。總同盟罷工的初期，僅僅有五日的記錄；然而革命的行動繼續高漲起來，尤其是在罷工五日復工後更高漲起來；我們現在作總同盟罷工的記錄，即在於記錄這一革命的初期的各種事實。

▲罷工以前

二月十九日之前夕「北伐」戰爭的勝利，獲得了上海鄰近的浙江

拿船扣車妨害商業及交通。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執行委員會二月二十日

施英

。軍事的勝利距離尚遠，但上海的軍閥統治已經動搖起來；軍閥統治的動搖，產生出民衆革命行動的時機，於是立刻爆發了上海的罷工。這一罷工是純政治的而非經濟的，這一罷工的目的，即在推翻軍閥孫傳芳李寶章的統治，建立上海革命民衆（工人須參加的）政權，響應北伐軍，促進國民革命戰爭的迅速勝利。因此，上海工人羣衆奮鬥而起，領導一切被壓迫民衆，開始革命的鬥爭，總同盟罷工遂以實現。十九日之前夕，全上海工人羣衆之領導者——上海總工會，經代表大會議決之後，發佈出下列的命令：

「總同盟罷工令：——

全上海工友們！民衆革命勢力日強，北伐軍戰爭勝利，軍閥孫傳芳抵抗失敗，惟有由民衆起而行動，以推翻軍閥勢力。本總工會特宣言全上海總同盟罷工，以完全消滅軍閥殘餘，表現革命民衆權力。令到之時，即刻行動，全體工友總罷工。罷工之後，須有組織的有秩序的，聽候總工會指揮；無復工命令，不得復工！切切此令！

罷工響應北伐軍！

罷工可倒孫傳芳！

民衆政權萬歲！

工人自由萬歲！

▲罷工宣言與總要求

上海總工會二月十九日

總工會開始，總工會發佈宣言與政治經濟總要求十七條，其文如下

總罷工宣言

國民革命的運動，自五卅運動以來，愈益高漲，統治東南的軍閥孫傳芳，現在已至於失敗，這革命軍健兒奮勇戰鬥之力，尤其是我們革命民衆不斷的反抗之力，上海是上海市民的海，我上海市民受軍閥壓迫之苦痛，歷十數年，帝國主義列強，以上海爲侵略中國的根據地，今更欲以武力，威嚇我國民運動，我上海市民人人欲推翻軍閥而黑暗統治，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我全上海工人自五卅以來，即往勇往前驅，爲國民之自由與解放而奮鬥，現當軍閥孫傳芳勢力潰敗之時，又正是帝國主義者以槍砲威嚇我屈服之時，黑暗與反動的勢力若不推倒，我人民永無自由解放之日，欲推倒此黑暗與反動勢力，惟有人民起而罷工罷市罷課以抗議，我工人階級今爲此抗議之前驅，革命民衆必須表現其行動，以行動迫使軍閥勢力的消滅，幫助北伐軍的勝利。本總工會特號召全上海工人，以有組織的有秩序的手段，即日宣佈總同盟罷工，以爲革命民衆權力的抗議之開始。下列十七條，爲全上海工人政治與經濟的最低限度總要求。

(一) 繼續反帝國主義運動。

(二) 消滅軍閥黑暗勢力政治。

(三) 肅清一切反動勢力。

(四) 建立真正保護人民利益的政府。

(五) 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自由。

(六) 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權。

(七) 增加工人工資，規定最低工資額。

(八) 限制物價高漲，保障工人生活。

(九) 要求八小時工作制。

(十) 星期日節日休息，工資照給，不休息工資加倍。

(十一) 恢復失業工人工作，雇工不得藉罷工鬧廠，抵制工人。

(十二) 不准打罵工人，濫罰工資。

(十三) 不得任意開除工人，開除工人須得工會同意。

(十四) 規定因工作而受傷的撫卹金。

(十五) 工人在疾病時，廠上須負責醫治，並發給半數以上之工資。

(十六) 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產前後休息六星期，工資照給，童工不得做過重的工

作。

(十七) 改良工廠之設備，如增設門窗天窗廁所等。

以上各條，爲我全上海工人目前行動之目標，在消滅軍閥殘餘勢力之共同作戰中。請與社會各階級民衆協同奮鬥，願新政府容納我工人之要求，謹此宣言。

上海總工會 二月十九日

廣大均罷工羣衆

十九日晨六時起，本到總工會命令而罷工者：在楊樹浦方面有瑞

錦鎔鐵廠，黃浦碼頭，及製盒廠，東方，老怡和，總通，復豐等紗

廠，及電車公司車務機務兩部，南洋烟草公司等全體工人。引同。

方面有電汽新廠，關格木廠，及新申，振華，永安，厚生等紗廠全

工人。曹家渡方面有公益，申新等廠及電機機務車務兩部全體工

人。南市有華商電車，求新，遠大鐵廠等全體工人。小沙渡方面有

同興，內外棉東五，西五，七，八，九十二廠及福新內外廠，日華，

喜和等十四廠。浦東方面有日華，祥生，南洋烟草公司等全體工

人。英界各郵政局，公共汽車，及府京路四大公司全體工人。法界

法商電車，電燈自來水全體工人。以各產業計，罷工者紗廠工人全

體。市政工人有郵電工人全體。店員方面有商務職工會，及先施

永安、新新、麗華等。手工業方面有金銀業、茶箱、洋扇、漆業、香業、製茶、雜糧、豬宗等全體工人。金屬業與機器工人，罷工者有十餘家。各輪船方面有太古公司之寶山、山西、順天、甘州、寧波五隻，日清公司寶山丸、太古丸、尚陽丸四隻，寧紹公司開興一隻，舟山公司舟山一隻。印刷工人方面有商務、影印、美華、華商、墨色、石印等全體工人。以上統計罷工人數，約在十五萬人以上。

罷工之第二日——二十日——罷工人數激增至二十七萬五千餘人，其中多因受資本家之壓制，或因未來到罷工命令者，計如：開北絲廠六萬人，水木作四萬人，南貨業、醬園、茶業、估衣業、藥業、洋布業共計十萬餘人。公共汽車全體五百餘人。小沙渡紗廠增至二十五家，共增一萬五千餘人，黃浦及十六鋪等碼頭合計一萬人。

罷工之第三日——二十一日——罷工人數復增至三十五萬，其增加者，計如：(一)碼頭工人，招商局中棧，北棧，日本郵船會社，黃浦碼頭大阪碼頭，太古碼頭，雁山碼頭，均已罷工，共計有三萬餘人。(二)水作工人增加一萬五千餘人。(三)徐家匯百代公司全體。(四)印刷工人有中華書局全體工人。(五)手工業方面各小廠業都加入，增加六七千人。(六)紗廠方面原來參加者昨又增加二十六廠。(七)金屬業工人增加二千。(八)楊樹橋又加天章紙廠、中華寶興錫箔廠、亨司達及英美烟廠，共三千餘人。(九)海口新北京一百人。

罷工之第四日——二十二日——罷工人數復增高餘人，其中計：(一)江西路自來水工人全體。(二)虹口織造工人增加一千六百二十人。(三)張羅織造一百五十人。(四)機器織造公所所屬工友全體參加。(五)手工業各工會增加一萬二千人。(六)唐昌增加一千人。(七)菜館工會增加六百人公共汽車一部份罷工。

總計以上四日罷工人數，在二十六萬以上，不啻是上海歷來未有的。

的大罷工，亦是全國歷來未有的大罷工。上海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之進步，其組織發展的迅速，從這一次行動裏表現出來。然而上海租界帝國主義的報紙(如大陸報，字林報，泰晤士報等)徧徧記載說：上海罷工第一日六萬五千人，第二日五萬五千人，他們很大膽的誇誇其辭說：罷工人數小到大六倍以上。租界裏的強盜還稱計算的伎倆，與他們報告最近到上海武裝威嚇的外國水兵數目，是同樣的伎倆，故意以多報少。罷工之第二日，帝國主義者的報紙即宣佈工人已復工，而實際上罷工人數反增加起來；第三日確有一部份被迫復工之行動，(例如電車開車工人被捕者七六，由巡捕武裝威逼，開車七輛，專門駛行南京路一段，以示驅工人復工)但第四日仍有增加者。第五日總工會既下復工令，帝國主義者的報紙，亦不得不一致記載說：「因為總工會正式宣布復工令，果然所有罷工工人一律復工了。」

▲白色的恐怖

罷工開始之日，孫傳芳的走狗——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在垂死的狀態中，猶肆其淫威，立刻聯合租界帝國主義的工部局，開始施行白色的恐怖。罷工實現後，僅僅在六小時以內，繁華富麗的上海，頓變為死氣沉沉的鬼域；全市電車停駛；輪船不開；郵局閉門；繁盛的百貨公司停止貿易；一切大的製造廠停止工作；工場與作坊的汽笛同聲喚不進一個工人入廠，只令馬路上的巡捕與軍警打起哄來。統治階級由恐慌而憤怒了，於是屠殺的政策開始。

受屠殺之第一線的戰士，即散發傳單的工人，與表同情於工人，持傳單閱讀於道旁的市民。第一日第一次犧牲者，乃南市金鵬泰機器工人蔡學勳史阿榮。因發傳單被捕立遭斬決。罷工二日，電車賣票十九號工人，因發傳單被輪斃於西門。學生在曹家渡講演被捕，立被斬決者二人。老西門有市民持傳單閱讀，被一刀斃於決。應首於電杆者一人，暴屍於地者二人。浦東祥生織廠及英美烟廠工

人二人，路行過東營之南，獨其怒，立執而鎗斃；而貨業工人王同文被鎗斃，湖北被捕學生二人被鎗斃。聞北寶山路商務總會館主人方德息於俱樂部，突被圍而遣送捕，開槍傷二人，捕去十四人。公共租界鐵廠工人被捕者十二人；虹口煤業工人被捕者五人；浦東工人被捕者九人；吳淞紗廠女工被捕者三人；引翔港工人被捕者十七人；楊樹浦工人被捕者六人；南市工人被捕者七人；上海大學留校學生五十餘人，全體被捕。此外或失蹤，或遭毒殺，或受殘捕不可言者甚多。總計死傷遭捕者在百人以上。

白色的恐怖越更激動上海的革命工人學生與市民。因此而發生二十一日，二十二等日羣衆奪取武裝的爭鬥。當罷工之第一日，李寶章即公然布告「格殺勿論」。華界租界，軍警密布，任意搜查行人，尤以華界爲更甚，強盜均可見小排軍裝，背負大刀，手捧大令，沿街梭巡，全市頓現恐怖氣象。南市開北及法租界之一部，均因而停市。李寶章的兵士開始搶劫，任意挑怒市民，立捕而殺。南市與浦東居民，過兵士前，不敢正目而視。浦東小販口呼「買餅」，而兵士呼之爲呼「打敗兵」，即執而痛毆，以刺刀亂刺，行人不敢側目。入夜七時，華界即斷絕交通，此時外國兵可布於租界以外，中國兵可自由入租界，逮捕工會人員，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黨員。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的反動勢力，完全合作，以實現此白色的恐怖。

▲軍閥屠殺與右派國民黨

但是誰是這次屠殺的主使者？誰是白色恐怖的劃策者？那便是西山會議派的右派國民黨。

上海法租界中環路四十四號的機關，便是那些右派軍閥巢穴機關。現在初出版在上海狂吠的江兩晚報，便是那艘右派的機關報。主持那艘右派的領袖人物，即是該孫中山斥責，被國民黨開除的張繼、鄒魯、剛持等。居正等在上海總同盟罷工開始之後，向李寶章一

江兩晚報「李元的股東」說：「你此刻的惟一辦法，便是前面拒黨軍，後面殺工人！」因此而殘暴且無知的軍閥李寶章有了民黨保鏢，有了應付罷工的恐怖策略。

右派國民黨是這次屠殺的罪魁，這並不是我們的誣陷，而是人人皆知的事實。江兩晚報每日的言論，便是證據；罷工之前，該報預言民衆將有犧牲，屠殺實事後，該報即故意大呼，說是共產黨犧牲民衆；因屠殺而引起市民憤怒後，該報公然勸李寶章改變「格殺勿論」策略，同時此舉新聞即已發現於當日報紙。右派國民黨毫無疑義的此次屠殺的指使者。右派國民黨即是反動派，即是反革命派，即是民衆的敵人。

▲奪取武裝的鬥爭

白色恐怖的屠殺，只有激起紅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復恐怖，這便是革命的狀態。這一狀態在上海工人與市民羣衆中，自二十一日（罷工第三日）開始起來。當革命時機成熟時，總同盟罷工可以直接渡到羣衆的暴動。時機未成熟時，羣衆便會有不斷的奪取武裝的鬥爭。武裝在軍閥手裏便是白色的恐怖，奪取武裝到羣衆自己手中來時，即革命的武裝鬥爭之爆發。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門功課。上海工人階級須練習這一課！

上海工人自己沒有武裝，有之，惟有從敵人手中奪取過來。罷工第一日既開始白色恐怖，因此引起工人羣衆奪取武裝的決心。二十一日晚起，各工人區域即開始與軍閥的局部戰鬥。二十二晚，海軍兵士因反對軍閥屠殺同情於工人行動，未得最高命令而開砲，激擊高昌瀾兵工廠。在二十二之夕，南市與開北，俱有工人與市民對軍閥之激戰，試行奪取武裝。因爲無全部動員，而敵人勢力尚在掙扎之時，故二十二夕未得全部勝利。但海軍的砲聲已使敵人軍官士卒

紛向租界逃匿。二十二日各區域大隊工人舉衆屢向軍警防線與步哨射擊，亦曾奪道最少輪城，且聞警察巡長被殺。這已開始用徒手擊取武裝的偉壯行動。直至二十三日晚，開北與南市，猶有數處工人擊擊警署，互鬥至數小時，相持不下，警察不敢追擊，舉衆亦得安然而退。這可以表明武裝的革命鬥爭在上海已開始了。

復工令下以後，奪取武裝的鬥爭表面雖似停止，但「奪取武裝」這一口號的觀念與決心，已普遍於多數工人工與市民。這一行動的繼續，即是總同盟罷工行動的繼續，這一行動的關鍵，亦是使革命成功的關鍵。

▲爲政權而戰

但是上海工人的總罷工與武裝鬥爭，究竟爲了什麼？不明瞭革命情勢，且畏懼工人勢力的右傾分子，很易於疑惑上海工人要組織工人政府。這是錯誤的。上海工人現在的目的，並不是工人政府，而是市民政府。民主主義的市民政府，屬於國民政府的市民政府。但是上海的工人，很確實的此次是爲政權而戰。

在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中的革命，在被帝國主義軍閥統治下的上海市民革命，沒有工人的戰鬥，即沒有市民的戰鬥；沒有工人的革命，即沒有市民的革命；沒有工人的政權，即沒有市民的政權。因此上海工人的口號是「建立市民代表政府」。因此而上海工人同盟罷工與武裝鬥爭的目的，是直七爲奪取政權，領回一切被壓迫的市民，建立市民的民主主義政權。

當罷工之第四日，武裝鬥爭已開始，突有海軍砲擊高昌廟的行動，這已表示革命的兵士與工人之聯合，這都證明兵士與工人之必須且可能奪取政權。恰在同日，上海各社會階級（商人，工人，學生）與各革命政黨（國民黨與其黨）已成立「上海市民臨時革命委員會」。這更足證明市民政權之可能且必須建立。二十二日夕，

臨時革命委員會已發佈海陸軍動員令，決解散軍閥的武裝。這一命令至今猶在行動的時期裏。這一革命委員會是過渡到「市民代表政府」之革命的參謀部。這一革命委員會的歷史的與革命的價值，由這次總同盟罷工與革命的革命行動中產生出來，將永垂於不朽！上海工人階級已走到爲政權而戰的戰場上。敵人在前，光榮亦在後。上海工人的奮鬥完全上海被壓迫市民的奮鬥，亦即是全中國被壓迫民族的奮鬥。

▲羣衆的革命裁判

從五日總罷工的戰鬥裏，武裝鬥爭與政權奮鬥的開始，因是這可紀念的歷史的記錄。而在羣衆行動中，還有值得可紀念的，便是從羣衆的革命裁判。

二十二日，上海楊樹浦區的工人舉衆示威集合，全區羣衆到者近萬人。適有走狗特名「小滑頭」者，素昔鈎結包探巡捕，逮捕工人領袖，竟到場，意欲偵查工人領袖行動。羣衆見「小滑頭」到場，用衆力執捕，交主席臺前，付諸大衆裁判。大多數人高呼「打死」，主席順衆意以付判決，全體舉手通過，遂當場將「小滑頭」處死。這便是羣衆的革命裁判。這亦正是以恐怖答復恐怖，以革命答覆反革命。處死一個工賊走狗的判決，經過羣衆的判決，這便是革命的律例。反動派，反革命派一定反對這種裁判，認爲是羣衆的殘忍行爲，但這正是羣衆自衛的革命行爲。即以此事本身而論，敵人殺死了我們數十人，我們現在才裁判敵人一人。在革命羣衆的權力之下，此次工人的主使者李寶章，便應受同一的裁判。

▲爲擴大鬥爭而復工

總同盟罷工的羣衆行動，已走入兩個正確的路線了：第一路線是奪取武裝與鬥爭，第二路線是走入市民政權而戰。但是革命的時間尚未成熟，革命的軍事勢力相距尚遠；浩大的羣

衆，時受犧牲與損失；羣衆的政治力量尚在，羣衆的組織力量尚在；罷工之第五日，爲準備更大的鬥爭很急迫的緣由全上海工人之領導者

上海總工會宣佈於翌日(二十四日)下午一時，一律復工。

二十四日晨發出復工命令：

復工命令

全上海工友們！

自本會命令總同盟罷工後，使命而行動者乃我四十萬有組織之工人，不數小時，行動一致，軍閥統治，立現動搖。繁華富麗之上海，立變爲革命風雲瀾漫之區域。此次鬥爭，實我全上海工人，自五卅以來第一次光榮偉大的鬥爭。罷工五日，市民暴動迭起，革命的海軍，開炮對敵人轟擊，表示革命的工人與兵士聯合的偉大徵兆。我工人力量，已爲敵人所認識。本會鑒於奮鬥之時方長，不宜孤立作戰，致損失過甚，特命令全體工友，於本月二十四日午後一時，一律復工，奮精蓄銳，準備更大奮鬥！此令！

上海工人偉大的罷工萬歲！

準備更大的勢力奮鬥！

上海總工會萬歲！

上海總工會 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總工會復工宣言

全上海市民們！

我們工人階級此次因反抗暴政，因響應北伐軍，而總同盟罷工。罷工堅持至五日，工人與市民均犧牲甚大，今因種種原因，而不能不暫時宣告復工。雖然罷工雖然暫時停止，而爲反抗軍閥暴政，爲力爭市民政權，爲工人生活改善的奮鬥，仍然繼續進行。我們此次在罷工中，受了市民們誠懇的同情。茲因接受商界勸告，而忍痛宣告上工，對於表同情的市民，十分感戴。並希望全上海革命的市民，今

後大家仍要擔當反對惡勢力奮鬥，以達到澈底推翻暴政爲止。現在的復工，非因退讓而復工，是爲準備更大的鬥爭而復工！

上海總工會二月二十四日

▲在繼續鬥爭中

復工命令既下，在二十四日午前，亦有已復工者，自午後至翌晨，三十餘萬人一律俱復工。但五日的總同盟罷工，並未終結，亦不是作任何的結束。

全上海的工人，與全上海的被壓迫市民，現在繼續鬥爭中，亦即在勝利之前的不斷的奮鬥中。五日的總同盟罷工絕不是失敗，更不是毫無結果；這五日的總罷工由經驗與教訓，特別是五日來奮鬥所得的出路，超過了自五卅以來所有經驗與教訓之總和。現在正是緊要的時期，正是上海工人階級的歷史的嚴重的時期。上海工人階級必須完成這一責任。

下列的口號，是上海工人目前的緊急政治口號，亦即羣衆行動之大綱：

- 一、打倒李寶章！
 - 二、驅逐直魯軍！
 - 三、響應北伐軍！
 - 四、擁護國民政府！
 - 五、羣衆暴動，奪取武裝！
 - 六、殺反動派！
 - 七、爲死者報仇！
 - 八、建立市民代表政府！
 - 九、撤換外國兵，收回租界！
- 這以上是上海總同盟罷工之革命初期的口號。

上海同盟罷工中之國民黨西山會議派

述之

國民黨西山會議派自從受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懲罰和國民黨左派繼續不斷的打擊之後，有一部分如葉楚傖邵元冲等已再退回國民黨，所剩下的只是幾個無可救藥的反動分子如鄒魯張昭謝持居正……等到處造謠，甚至奔走於吳佩孚孫傳芳等之門，企圖破壞國民黨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但始終沒有成功，於是也就銷聲匿跡了。但到了最近孫傳芳將要敗退的時候，這些西山會議派分子忽然又大活動而特活動起來，組織什麼國民本黨，復活什麼上海工團聯合會，舉辦江南晚報和什麼中國國民黨週刊，尤其在這次罷工中更加表現他們的活動。

原來西山會議派最近已找到一個靠背山，這靠背山便是孫傳芳李寶章和日本帝國主義。如江南晚報李寶章每月津貼二千元，江南晚報的印刷機器則由日本帝國主義供給，工團聯合會的經費則由李寶章與上海日本資本家維持，并且最近還還有接收李寶章的軍隊之計劃（李寶章見北伐軍必將到來，因欲保存其實力，便想以其軍隊託之張繼，張繼恐北伐軍通不過，則向之吳佩孚，因此吳拍案罵張，與張大起衝突，因吳是主張消滅李寶章的）。這些事實都是西山會議派與孫傳芳李寶章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戀愛關係之真確證據。

在這次上海總同盟罷工中，格殺上海工人和革命市民的，表面上執行例子的自然是李寶章，其實主謀的還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因為李寶章在罷工之先，見北伐軍必要到來，孫傳芳的命運已不能保，為保存個人地位計，曾幾次向國民黨汪派代表表示投誠，曾準備向上海的革命市民讓步，以留餘地。但是總罷工一起來，西山會議派的張繼，李寶章同鄒魯便設計李寶章，謂：『這次罷工完全是共產黨，你可乘此機會將這班共產分子大屠殺一下，免得還害將來。至於

北伐軍方面，我們可担保你向何處欲談判。』於是李寶章便放手大屠殺而特屠殺了。同時他們在江南晚報上大造其謠，對罷工肆行誣毀，鼓吹李寶章和帝國主義起來捕獲殘匪。因此便形成了這次上海總同盟罷工中的空室屠殺（逮捕二百餘人，已殺斃五十餘人），空前的白色恐怖。李寶章屠殺之後，江南晚報還在屠殺的拍照上大書特書『共產黨犧牲民衆之寫真』，這不是完全為李寶章宣傳嗎！如果說李寶章屠殺的民衆是共產黨犧牲的，那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和辛亥革命前後許多犧牲者，都是國民黨或孫中山先生的罪過了。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真不狠毒呀！但是他們還大唱其三民主義呢？他們還向工人大吹其：『三民主義信徒！才是你們的好朋友，真正的國民黨！才是你們的指導師！三民主義！才是你們的大救星！』（二月廿六日江南晚報）。難道『三民主義的信徒』，『真正的國民黨』，『三民主義』，便是如此嗎？！唉！我又記起來了；戴季陶先生曾經太誓其什麼『真正國民黨』，『純粹三民主義信徒』，……不知是否那這類東西呢？但是今天他們又大罵說李陶，說李陶奉命擔任使命！是沒國貨黨賊！（廿六日江南晚報）後這樣大概不是李陶先生所謂的真正中國國民黨和純粹三民主義信徒罷！不過很弄得一幹人不知道究竟誰是『真正的』和『非真正的』，『純粹的』和『非純粹的』呀！

總之，這班西山會議派最主要的，勾結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變換革命，破壞革命的聯合戰線，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左派。反對一切革命事業，尤其是工農事業。并且近來他們似乎越弄越聰明，就是他們也效法他們的工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一樣，企圖勾結國民黨內的什麼隱微健忘，以破壞國民黨，反對共產

黨。他們這企圖勾結蔣介石反對共產黨。在江南晚報上說：「共產黨存心要破壞國民黨(西山會議派公然分派，這是真破壞國民黨)，所以他們自加入以後，便陰謀詭計，實行破壞工作，……蔣介石豈不知之，知之而不毅然決然實行清黨運動，并非真有好於共產黨，亦亦優柔寡斷的原故啊！……倘蔣介石還漠然處之，那末，恐怕要合上「常斷不斷，反受其亂」，那句話了」。這乃是西山會議派始終一貫的聯蔣反共政策！

至於他們挑撥國民黨破壞國民黨，竟至憑空造出：「徐謙密電陳

請看帝國主義在上海之自衛

自革命勢力猛烈地發展，反帝國主義潮流日益高漲，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搶奪的「既得權」便到了最後的危險期，於是帝國主義便揭破一切假面具而毫無所顧及了。英國帝國主義已居然自由調遣大批軍隊來滬，在上海的馬路上橫衝直撞向中國人示威，甚至說出：「上海，我們在此！」這是什麼話！這不是說「我們帝國主義者在此，讓敵來啊！」帝國主義者以前還只說派軍保護上海租界，只是自衛，但是現在已經佔領華界了，大晚報載：「本埠英法日意軍事當局於廿五日取一致行動，以防華軍侵入租界。英軍於午後佔領王渡車站南面之陣地，係在租界界線之外。登岸之日軍，則駐於江灣區內，亦在四川路界線之外。意軍現駐楊浦一帶。」俾這種種只是「自衛」麼？如果駐軍王渡和江灣還只是自衛，那末，將來佔據蘇州無錫松江甚至杭州寧波南京都是自衛了！

啊！不錯，這是帝國主義所謂的自衛！這種自衛，在歷史上，帝國主義很有許多事例可援。尤其是對付太平洋的自衛。當一八六〇年太平洋由蘇州進攻上海清軍之時，帝國主義者便以自衛的名義布軍上海城外，在上海城外建築砲台，轟擊太平洋，卒以擊退太平

獨秀轉促柏文蔚遠電迎汪倒蔣」(江南晚報廿二漢口電)，這種好笑的謠言，這還不是證據嗎！

革命潮流愈高漲，反動派的革命假面具也愈加揭破，反革命派的行為也愈加猖獗，最近幾月來，號稱全民革命的國家主義派，完全變成孫傳芳張宗昌英日帝國主義的走狗。公開地在上海多孫傳芳的委任成小沙渡的工人領袖，受何海鳴的委任發反赤傳單；而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更進一步唆使李寶章屠殺上海罷工工人和革命市民，反革命與是隨着革命潮流而進步啊！

述之

軍，保持清庭在上海的政權(實際是帝國主義的政權)，隨後，帝國主義更以「自衛」的名義組織常勝軍，組織中英艦隊，由上海而松江嘉定湖州寧波，而蘇州宜興，卒至完全殲滅太平洋軍為止。這真正是帝國主義的自衛！並且還衝入(清庭)哩。

現在是革命潮流最高漲的時候，松滬百數十萬的民衆特別是工人羣衆已經起來了，盛大的北伐軍快到了，孫傳芳到了最後的五分鐘，於是乎帝國主義的自衛故智又復萌起來！現在我們展開上海地圖來看：橫斷黃浦江則有數十艘軍艦，扼守華華和南市則有梵王渡之駐軍，扼守開北和吳淞則有江灣之軍隊，於租界各要隘則埋伏萬餘陸隊，像帝國主義這樣憤激的軍事布置爲的什麼呢？還不是因爲上海的革命民衆起來了，北伐軍要到了，「太平洋進攻上海之前夕」又到臨了嗎？

帝國主義者陰險毒辣的心肝可見，帝國主義這次是帝國重演太平洋之故事的。全上海革命市民，全中國的革命民衆趕快起來認識帝國主義的陰謀，趕快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陰謀。全上海以及全中國的民衆們，我們要以全力與帝國主義此種對付太平洋的陰謀奮鬥。

像馬車，就到打燈店裏，裁縫店裏，木匠店，小烟紙店，施行報員投夫主義，亦就鬧成連珠的一個小鬧。這時，聽那相機的一響，家長就忙往下跳。編這行一個戲店小鬧鬧道：「你們拉了我們家兒說，怎麼不講呢？」職員跳了一跳，便走開了。警察道：「他這出來是照相的。」 (實)

果然是共產黨的宣傳與諷刺嗎？

國家主義者，不相信帝國主義國家有些無產階級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說這是中國、產業的悲哀，偏偏英國工界却有「英國工人擁護中國自由協會」(The British Labour Council for Chinese Fratom)之組織。不獨英日帝國主義者不承認他們自己是帝國主義，并且有些中國人也不相信世界上真有什麼帝國主義，他們口裏說時筆下寫時，都只用「列強」這個名詞，而不願意用「帝國主義」，以為「帝國主義」這一名詞，好像是中國共產黨的造謠，偏偏最近各國名士都在北京布魯塞爾大開其「國際反帝國主義大會」(The International Anti-Imperialism Convention)。這都是中國共產黨的變態與變態嗎？ (實)

戴天仇，其於日本人的一定範疇何？

上海新聞報十七日東京電：戴天仇到門司謂日本報代表「中國須在政治上經濟上謀獨立，此來欲請日本助中國恢復經濟狀況。」日本經濟上所請日華實業協會已經回答說：「(一)對華亦如對各國，設一定之範疇的遵守；又中政府採取不願條約之態度時，務期以嚴正為

北京國際反帝國主義大會的熱烈盛況

蘇聯社北京電：反抗壓迫者的殖民地代表，在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召集的大會，正開幕。到六十三被壓迫民族，代表一百三十五人。中國代表十六人。巴比斯疾病到會，大受歡迎，他稱讚帝國主

義。 (二)北歐總導演士，謀無傷中國方面之敵心，殊所不取。不覺戴季陶先予聞此言否？ (實)

中國人能忘「五七」「五九」嗎？

日華實業協會中人又說：「此際日本之態度最須慎重，一排英之次經無排日」之安心，未可肯定。一此言誠然，除曹陸章等親日賣國賊外，中國人永不健忘「五七」「五九」之國恥！」 (實)

國家主義派又為張雨帥所賞識了！

大津聖道堂(張作霖的宣傳機關)出版的「江西紅報」上，大介紹孫師所賞識。如此則國家主義的機關報，不但為孫師所賞識，現在又為張雨帥所賞識了！ (實)

外若強權內儲國賊

主張外抗強權的國家主義者，對於英兵來上海示威不會起來抗一抗，大概他們是主張外「看」強權罷！他們又曾說要內除國賊，可是大為孫師張雨帥所賞識，大概他們是內「儲」國賊罷！ (實)

三民主義信區的雙包案

戴季陶曾大喊「真正國民黨」和「三民主義信徒」，現在江南晚報(戴季陶在甘等西山會議派的機關報)也自稱是「三民主義信徒」和「真正國民黨」，而大罵戴季陶是鮑羅庭的走狗，是賣國賣黨賊。他們先竟那個是「三民主義信徒」，那個是「真正國民黨」呢？這種雙包案我們實在斷不清！ (實)

戴兄暴行為真相。當他指出蘇聯是被壓迫民族的燈塔之時，拍掌最為熱烈。大會慶祝十月革命，繼續歡呼甚久。國民黨代表演說對帝國主義的打擊，殖民地人民必與世界工農聯合之時，亦受大歡迎

。全印大會代表稱，解放印度不是印度的單獨問題。片山澤爲其產國際代表受熱烈歡迎，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要反對帝國主義，預備新戰爭。印度與中國，在爭鬥中必須攜手同進。獨立工業勃拉新說，倘使英國與中國有戰事，本黨必幫助中國反對政府。國黨人聞此語，表示感謝。中國代表提案，包含四點：一、請求亞姆勒密爾國際防止侵略，必要時，用總罷工手段。二、請英印二國勞動黨黨阻止中國革命。三、號召一切力量，反對與蘇聯開戰。四、請各國派代表至中國，考察帝國主義之兇暴壓迫。

蘇聯社布魯塞爾十二日電：大會續開。全印會議代表聲稱英國在印度的政策是最明顯的帝國主義之例。英國殺戮無數印人。凡反對英國者，不問理由就可監禁。一切富原盡被剝削。使封建制度日益強固。英帝國主義若沒有印度則不能存在，所以英國把一切力量集中印度。印度的兵則被派往各地，如埃及，亞刺伯，米索不達米亞，緬甸以資壓迫。

片山澤謂：被壓迫民族的最有效力的武器，是杯葛政策。這種政策要高麗，列波爪哇，中國約齊同舉。墨西哥代表講壇里哥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情形。摩洛哥代表阿奇哥尼司宣佈法國帝國主義引起里夫民族流血戰爭的殖民地政策。

王孟波說帝國主義內的工人運動與中國印度之關係：「資本家，不單從殖民地榨利，而且利用那邊工人的最低生活程度。我們要使中國的發展，不使有這階級的法國而像蘇聯。我們時宣言如左，而且還要有效的方法去實施。我們不僅要在現時宣言中，大會應宣言援助中國。全印會議代表提案：「大會希望印度民族運動，能以完全解放印度上爲原則。」

中國代表發言：代印代表發言說：印度必須舉行一傳，俾同時兩面夾攻英帝國主義。這兩個議案，全場一致通過。

蘭斯利（英國工黨首領）發言，大受歡迎。應與握手。蘭斯利呼：「中國革命萬歲。」全場和之，大拍掌，屋瓦震動。蘭斯利說：「這次會議的盛況，是他以前參加過的一切會議所及不到的。中國革命的戰線，是與世界工人聯合的。刁奸的英國帝國主義壓迫剝削中國，我很喜歡中國革命舉起了社會主義的紅旗。」大會接到賀電一百五十餘，孫中山夫人亦有電到，讀後，大會鼓掌歡迎。

蘇聯社北京十四日電：布魯塞爾告，反帝國主義大會是被壓迫民族與世界無產階級團結的有力表示。大會在中國革命聲中開幕。孫中山的像片懸在主席台上。發言者均說明蘇聯爲被壓迫民族之主要贊助。中國代表之多，表明中國革命之重要。計有國民政府正式代表孫觀生（譯音），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廖楚基，廣東工人代表張菊恩（譯音），廣東學生王濟剛（譯音）以及廣東商會代表和若干歐洲國民黨代表。中國代表甚爲活動，提議聯合運動，在大會代表中激發很多關於反對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殘暴行爲的材料。

此外還有中國全國代表及中國工會代表在大會中提議，請國際無產階級與中國人民聯合。主席團除中國代表外，還有墨西哥工會代表，埃及國民黨，南非洲工黨，南洋島自由黨，日本代表，及其他。大會的第二部分是各國同情於被壓迫民族的人。亞姆勒密爾職工大會，除非第二國際也參加了才肯來。英國獨立工黨派勃拉新。參加，除非第二國際也參加了才肯來。英國獨立工黨派勃拉新。昨天，從波日來的工會代表環填（譯音）說：「中國革命的成功，即世界革命成功之起始。」又說：「帝國主義每說到中國革命影響

The Guide weekly

導報

◀ 期 十 九 百 一 第 ▶

次 目

我們目前的奮鬥.....獨秀

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述之

國民黨內糾紛與國民革命.....獨秀

寸鐵(十一則)——

西山會議派連資產階級還不如！(實)——黨皇帝

(實)——西山會議派打倒了嗎？(實)——反革命當然攻擊革命(實)——西山會議派連安福派還

不如！(實)——可爲曹瑋輩浮一大白！(實)——

——投機商大！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左右(實)——

——蔣介石能和張作霖相等同嗎？(實)——嗚呼

美國博士！(實)——蘇俄何嘗有什麼「黨化教育

」！(實)——工友爲什麼只反對聯軍不反對黨東

？(實)——

年初一解雇工人問題(廣州通信).....羅浮

讀者之聲——

這就是帝國主義者的心理.....林可森 記者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我們目前的奮鬥

獨秀

我們要懂得目前的奮鬥是什麼，必須先懂得中國目前的狀況是怎樣。

一方面中國的革命運動日漸高漲起來，工人經濟的政治的罷工普遍了各大城市；農民經濟的政治的鬥爭，由珠江流域一直達到了黃河流域（河南直隸山東）；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軍快要占住揚子江上下游各流域；全國思想界逐漸革命化了，至少也掛起了不反對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英國帝國主義者增派一萬人以上兵力來向中國革命運動示威，意大利、美國、都是英國的幫手；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付中國革命運動，比他國更甚巧妙，他在表面不與英國合作，以和緩中國人對日之歷史的惡感，而實際上則企圖在經濟上得到互惠協定以抵消關稅自主，在政治上一手拿住奉天軍閥，一手拿住國民黨的右派即他們所謂穩健分子（日本帝國主義者拉攏右派的方法有二種：一是派一班浪人在上海和西山會議派的老民黨，合辦一個江南晚報，鼓吹反赤；二是派佐分利等一班官僚奔走廣東江西，勾結右傾的軍事領袖，使之離開蘇俄，排除急進分子的左派及其派，壓迫工農運動），使他們隱見而可結婚，實現南北妥協，以根本消滅中國的革命運動。直系軍閥可算是已經完全破滅，其餘殘餘部分不歸奉即歸國民政府，決不能獨立存在了；剩下的奉魯軍，正在河南江蘇向革命勢力作困難之鬥。奉系軍閥也感覺得自己危險，於是他們在日本帝國主義指揮之下，一面出兵討赤，一面由楊宇霆梁士詒趙欣伯等放出派刺他們對赤，以達其對南各個擊破之目的。

中國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就是中國漸次高漲的革命勢力，已經到了和帝國主義軍閥決死戰的時期。在這決死戰的時期中，不獨反

革命分子急得張牙舞爪的亂跳，如西山會議派及其他老民黨戴着帝國主義及軍閥大賊反赤；即自稱革命而實際上不能始終忠於革命分子，帶了反革命之誘惑，也漸漸暴露他們的真面目，想和反革命妥協。并且將來革命越向前發展，反革命勢力越感覺得自身隨危，越要拿出反對急進派的口號勾結國民黨右派以及資產階級知識階級所有的右傾分子，向革命派進攻，以自救其滅亡。

所以中國革命者目前的奮鬥，不但要反抗帝國主義，不但要肅清軍閥，并且要嚴厲的打擊想和帝國主義及軍閥妥協的一切右傾勢力，必須打擊得他們沒有力量能夠扶起垂危的反革命勢力。

「二三」漢口事件，正因為在漢口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民衆能夠合力堅持，帝國主義勾結妥協分子爲己助之陰謀未得在實現的機會，所以得到了相當的勝利。

上海的革命運動將來又是怎樣呢？孫傳芳的勢力，可以說是完了；魯軍自徐州到上海，戰線長至一千餘里，不但上海不易制勝，并且徐州、南京、蘇州、常州，都有受攻的可能，這幾處有一處被攻破，魯軍便全體瓦解。最後和中國革命民衆作對的，還是帝國主義，尤其是英日兩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對付中國革命民衆，不但用武力直接壓迫，并且還要勾結國民黨的右派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向妥協分子及一切反動的紳士，向革命民衆進攻，逼迫民衆向帝國主義屈服，這是很可能的事。

上海的運動要得到勝利，也須和漢口一樣，革命的領袖與革命的民衆，始終合力堅持，不但不可受右派的離間與恐嚇，而且還要合力打擊右派，不妥協的和帝國主義決死戰！數十萬里夫民族尚能抵抗法西帝國主義大軍至一年之久，豈有二百餘萬上海市民反不能力抗

英日兩帝國主義之逼。只有決死戰能得着勝利，妥協就是失敗。從今天起，反抗魯軍拉夫，拒絕魯軍軍用票，停納一切捐稅，總同盟罷工罷市，奪取武裝，響應國民革命的北伐軍，一直到建立民選的市政府——工商學兵等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撤退各國海陸軍，收回租

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

中國目前的革命已到了——個歷史的嚴重時期，已到了決定中國革命之未來命運的時期。這個時期擺在中國一切革命者的面前尤其是工農階級的面前，要求一個明確的認識和堅決的鬥爭。

自北伐軍佔領武漢取江西以後，中國革命的全部局面已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方面革命勢力特別是革命軍和工農羣衆的勢力異常發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從廣大的城市到荒僻的鄉村都充滿了革命的空氣和革命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反對買賣官僚，反對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紳等的口號與事實，幾乎無處不有，尤其是以民政府勢力所至之處。總之，革命的發展已到了——個更廣泛而更深入一階段，使得整個的中國成了全新的劇烈的革命局面。但是同時在另一方面却發生了一種革命右傾的現象，便是在革命的隊伍中發生了一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這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已公開地或秘密地破壞革命的原則與革命的策略，已公開地或秘密地企圖與敵人妥協，反對革命民衆的利益，反對真正爲民衆利益而奮鬥的革命分子。總而言之，這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企圖終止革命的進行，企圖破壞革命已達到的成績，企圖使現時全新的劇烈的革命局面回到已前半沈沈的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惡勢力支配的局面去。這是目前革命中極危險的一個現象，足以毀壞全部革命而有餘。

究竟這個危險傾向的實際狀況是怎樣呢？大家知道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柢策略，是：根本剷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消滅封建軍閥

界。這便是我們目前的奮鬥！

奮鬥勝利的保障，只有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民衆合力堅持，而不爲右傾分子的妥協政策所動搖所恐嚇！

述之

掃除一切買賣官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惡勢力，召集國民會議省民會議鄉民會議等，建立民主主義的政治，擁護王農利益，與蘇俄結成永久的，反帝國主義同盟等，所有這些都是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兩次大會及最近中央聯席會議所重複宣旨和決定的。所有這些策略都是革命的最低限度的策略，離開了這些最低限度的革命策略，便是根本離開了革命。但是現在實際究竟怎樣呢？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已經在革命的隊伍裏動搖起來了，站在國民黨最高地位的人物居然有說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不是呆板的，意思便是可以隨時變更，可以與帝國主義妥協的。事實上國民黨內所謂穩健分子已經開始進行與帝國主義特別是在日本帝國主義間的妥協工作了，已經與日本帝國主義公開地或秘密地通使往來，尤其奇異的在廣州竟公然禁止民衆援助武漢「一三」案的反英示威。曾因反革命而後拘的吳鐵城忽然經過南昌而出現於日本東京，向警廳外相擔保中國人永不反日。在另一方面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帝國主義者風塵僕僕於武漢南昌廣州之間，并公開宣旨日本與南方穩健分子已有相當諒解（見氏氏回國談話）。對消滅軍閥的口號表面上雖沒有公開放棄，但事實上也表現許多令人可疑的現象。奉系軍閥的楊宇震趙欣伯幾次公開宣旨與南方穩健派可以合作，只要穩健派排除激派，排除不遠；梁士詒且說南方與北方久有使節往來，南北妥協合作當爲不遠（見東方和電通社通信）。三月一日趙欣伯又說：「現在南北兩方并無感情之衝突，除共產

主義而外，政見相同之處甚多，如欲合作，確有可能之性質。……即在蔣中正方面，亦嘗間接示意北方，極力辯明南方確非亦化，并謂近亦對於共產運動抑制甚力，決不令其蔓延。察其語意，似亦頗與北方合作…… (三月一日上海商報北京通信)。所有奉系軍閥這些公開的宣言，如吳與兩方的穩健派毫無關係，為何穩健派至今尚無一言申明。至對土農利益，不惟沒有維護，在廣東廣西江西等處地方而且是何工農進攻，到處充滿了限制工農的空氣。廣東縣長隨便殺死農民代表 (如海康四會)，防軍民圍隨他殺死農民數十人 (最近花縣)，政府不惟不加以懲辦，反而說縣是很好的 (某軍事長官語)，農會是土匪。至於工人，在廣東已受嚴厲的限制，工人的罷工自由權已被剝奪 (如鐵路水電……等不得政府允許，強對罷罷工)，商人已乘機向工人進攻，致最近廣州市被廢市和店主辭退的工人多至五六千以上。這難道也是擁護工農利益麼？掃除買辦官僚貪官汚吏地主土豪劣紳等策略，變成了容納扶植的策略，多買辦官僚……土豪劣紳等如賀德霖龔德柏國家主義派研究系交通系等都跑進國民黨來了。廣東廣西江西的許多貪官汚吏很多都受了防軍和所謂穩健分子的保護和扶植。聯席會議所決定的省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至今無人提及，甚至說出席會議的決議案本來是不能實行的，要行也當在十年二十年以後 (一個甘乃光派的言論)。對蘇聯的聯絡在穩健派裏也說出是暫時的策略，如對日本和美國一樣 (大概是丁惟汾的話)。至於政府問題，至今還輪在軍中獨裁的狀態之下，甚麼民主主義也找不着，甚至國民黨也。軍事獨裁之下，名義上以黨治國，實際上是以軍治黨，在廣東和江西國民黨選舉省執行委員都是由軍事長官和某幾個人按自己的意思圈出的，代表只能替黨，連黨內的民主主義都全喪失了。

以上所路舉的種種事實都是不能否認的，人人看得見的。這些

事實如果再發展下去，一定要毀壞全部的革命。我們如果不讓革命毀壞，便須堅決地起來與這些事實所表現出來的右傾危險奮鬥。

現在我們先得研究這個革命右傾的根本原因。凡是一個革命到了最緊要的關頭，到了將要成功的關頭，往往內部發生妥協的傾向，如法國大革命時，所謂平原黨的溫和派如羅雅二人一班人便主張與貴族妥協，急切地反對激進派的羅拔斯比。俄國二月革命後，代表與貴族階級的米留哥夫和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克倫斯基一班人，企圖與西歐帝國主義妥協，繼續偽俄皇政策，反對本邦革命的工農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在辛亥革命時黃興宋教仁等也是主張與袁世凱妥協反對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現在所謂穩健派的右傾，也是如此，這都是革命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必然的現象。因為每一個革命尤其是民族革命必有各階級的份子參加，這些階級份子都各代表其自階級的利益，因而各有各的政見，如現時參加中國革命實包含有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很明顯地這些階級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其餘階級，差得很遠。現時國民黨內所謂穩健派便完全表現其資本階級的色彩，他們看革命已經發展到了相當的階級，已經看見工人農民起來不惟為一般革命的利益爭鬥，而且為自階級的利益爭鬥，已經看見敵人帝國主義軍閥向他們表示讓步，如是便想停止革命的進行，企圖抑制急進的革命份子，抑止工農的利益。但是資產階級的代價是什麼要容納或扶植買辦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呢？原來代表資產階級的代價，想在革命中得對的領導，使革命適合於自階級的利益。但現在看到工農階級勢力的發展，客觀上已超過資產階級的支配力，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已不能如意指揮，於是便不能不援引與他利益比較接近 (在階級的觀點上) 的買辦官僚地主了。在另一方面，許多買辦官僚地主土豪劣紳等，原本是壓迫工農小資產階級，站在帝國主義軍閥一方面，仇視革命，反對革命，但近來

看見革命潮流已經不可遏止，革命勢力的發展非常之猛烈，尤其自北伐軍佔領長江上游，半個中國已入於革命勢力範圍，向來附在軍閥勢力下反對革命的人此時已完全失其憑藉，於是不得不搖身一變而投入革命陣綽之下，與其站工農及小資產階級爲妙。自然此外還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智識階級的份子，以革命爲墮落發財的投機事業加入革命隊伍的非常之普遍。

我們現在且舉出幾個人來看，黃郛、賈德麟、熊希齡、馬文車、段錫朋等，不都是變改國民黨了嗎？黃郛以前是什麼人，大家都知道，完全是個買辦式的官僚，現在居然跑到南成了政府的要人，聽說將來還有作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之希望哩！無怪乎左派激的反对啊（見東方社二月二十八日漢口電）。至賈德麟更是一個無賴的最卑鄙的買辦，聽說在南昌也佔重要地位，將來更有作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之望。但我們還不知道黃郛二人南方完全是研究系的計劃，是研究系的張嘉璈派他們去的。研究系專門反對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死敵，但近來看見國民政府的勢力已將要統治中國，於是改變方針，一方面派人如黃郛等進國民政府裏去，在革命內造成他們的勢力；另一方面公開改變態度，由仇視的改爲贊成的態度，在最近上海時事新報，申言改組，重新表明態度，便是事實（時事新報爲要已結國民黨，張嘉璈曾請國民黨人高一涵作主席，高見研究系大投機，聞已婉辭）。熊希齡更是混蛋了，他在去年一二月間還在北京拿吳佩孚的錢辦大同晚報，專門攻擊國民軍，曾被國民軍逮捕禁錮，現在居然也到了南昌當了什麼機要秘書，真是希有奇聞！馬文車是陳炯明的走狗，一向反對中山先生，現在也成爲純粹的國民黨員，北伐軍總司令部駐粵的機要人物。至於現在江西轉幹特務，隸屬江西國民黨，號稱純粹三民主義的段錫朋先生，其歷史是怎樣

呢？段先生留歐洲時不用說是反對國民黨之一人，回國後，在上海在北京見人談話固還是不滿意國民黨，謂國民黨不徹底，不過是個民族自由黨，有人勸他加入國民黨，并勸他到廣東去，他還不以爲然。及到廣東差不多半年也未加入國民黨，一天到晚說些混賬話，譏笑譏笑革命黨人，批評批評革命那樣不好，這樣不好。但現在居然成了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純粹的國民黨員并且是江西國民黨的領袖了。不過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左派要注意，這位純粹國民黨員段先生在西國民黨內已經組織了一個小小的秘密的團體，有黨綱章程，名字叫SM呀！至於陳炯明的死黨吳倚治和國家主義派曾顯浩之加入廣東省國民黨執行委員，也是一個事實。總之，從前反對國民黨的許、賈辦官地地主劣紳及其代表者如交通系研究系外交系國家主義派及許多反動的智識分子，現在都搖身一變或準備變爲國民黨人，其他，常常昂首驕頭地向共產黨示威說：『我是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我是真正國民黨。』（意思是說：『中國革命成功後，其政權還由我們真正國民黨員掌握四十年呢！』（戴季陶先生的推論）。國民黨的隊伍內既有這麼許多反革命的貨色，再加上上帝嗎主義的威脅利誘？（英國的砲艦政策與新提案的妥協政策并施，日本則純用勾引政策），奉系軍閥的半攻半讓，革命那有不右傾之理！何況革命

隊伍裏原來就已有許多非革命的份子哩。

總結起來，目前革命右傾的根本原因約有以下五點：一、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派妥協并趨於反動；二、買辦官僚；三、地主劣紳等或其代表者以及投機份子多量的加入革命隊伍；三、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四、軍閥的讓步；五、革命民衆勢力特別是工農勢力的發展。所有這些原因，都是客觀的而不可避免的。但在我們革命者的問題便在怎樣與這種由客觀所發生出來的右傾危險奮鬥，怎樣糾正這危險。

但究竟怎樣去奮鬥去料正呢？我以為唯一的先決問題要團結革命隊伍中的真正革命派，即革命的左派。堅決地不斷地攻擊假革命的右派，揭破右派的妥協陰謀，指出右派妥協和反動的行動。但是以什麼為標準呢？這裏便到了革命原則和革命策略的問題了。我們要團結革命左派，要打擊右派，與革命的原則相傾危險奮鬥，只有站在真正的十分正確的革命原則上和革命策略上才有可能。

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是反帝國主義，是肅清帝國主義的工具封建軍閥。是替占中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農階級謀解放。所以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反帝國主義革命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總革命中之一部份，而不是一個什麼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民族革命。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世界，世界無產階級直接推翻資本主義，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不允許世界有任何資本主義的平安發展，同時也就不允許世界有任何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民族革命，現在世界上不管在資本主義國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每一種革命運動，都不過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一部分，都不過是促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一種原素。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擊世界帝國主義的一種強有力的動力，應該是促成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有力原素。中國國民革命應該替中國大多數工人農民造成一個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而絕不應許少數的資本家買辦地主造成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礎，因為如果只替少數資本家買辦地主造成建立資本主義的基礎，結果中國仍然要歸帝國主義統治，不過那時統治的方式和工具不同，是以道衡斯一類的計劃代替不平等條約和以資本家買辦官僚地主代替軍閥罷了。因此，真正的革命者要根本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單純的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一部分，從中國的國民革命中應創立社會主義的基礎，應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逐漸完成社會革命，澈底達到解放工人農民以至一切小資產階級的

道路。如果了解中國革命的本質與趨勢，對於目前的革命策略應當是澈底剷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以至於根本消滅世界帝國主義為止，而不是簡單限於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同時對於封建軍閥也是澈底消滅，並且還須進一步澈底剷除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一切羽翼——買辦官僚，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紳等。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官僚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紳是三位一體，是中國工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死敵，是革命之絕對的對象，只有剷除消滅之，絕無調和之餘地（自然在某種範圍內可以利用敵人的衝突，但只是利用，而絕不能妥協）。工人農民是中國民族的精神，是創造中國新社會的先鋒軍，是革命的主人翁，離開了工人農民的利益，反對工人農民的利益，便是絕對的反革命，是根本毀壞革命。蘇俄是反帝國主義的燈塔，是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大本營，反蘇俄或遠蘇俄都是表示脫離世界革命的戰線，加入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營壘。

中國革命應該創造一個革命的民主制，而絕不造成個人的軍事獨裁，個人軍事獨裁的結果，必然要離開羣衆的立場，犧牲羣衆利益，回復到封建時代專制的威制度去，回復到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支配城市和鄉村一切民衆的惡制度去。目前革命已經很迫切地需要一個革命的民主獨裁政治，廣大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直接參加政權支配革命的民主政治，為工農小資產階級真正謀利益的政治，打擊一切反革命派并對一切反革命施行獨裁的政治。

目前革命已經表現出一個右傾的大危險，從帝國主義軍閥到我們革命營壘裏的所謂穩健派先生們，正在調肩揜眼，暗渡飛船，很有變愛成功之勢。一切革命的民衆們，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應該立刻團結到左邊來，堅決地一致地站在革命的原則上和革命的策路上，與此種右傾的危險奮鬥，這是革命的生死關頭，必須取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的口號應當是：

團結革命的左派！

爲徹底反抗帝國主義而奮鬥！

爲徹底消滅一切軍閥而奮鬥！

國民黨內糾紛與中國革命

革命運動中不可沒有革命黨，這是稍有常識的人所不能否認的。因爲革命黨人是革命的羣衆中革命意志最堅決的分子，革命黨就是這些堅決分子代表民衆利益而奮鬥的集合體；革命運動中，若沒有革命意志堅決的黨（一個或數個）站在領導地位，領導民衆，爲民衆利益而奮鬥，則革命運動是不容易獲得最後勝利的。

中國國民黨在中國革命運動的地位，是人人都能夠認識的。自中興會一直到现在，三十餘年來的中國革命歷史，都是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黨爲主要助力，雖在任黨的發展過程中，發生了不少的黨內糾紛，不少變節的領袖，離開了黨，違背了革命，而另圖結合與活動，而革命分子乃然在新陳代謝的現象之下，團結了整個的革命的國民黨，領導革命，發展革命。

此次所謂國民黨內的糾紛，也是不可否認的一件事。黨內的糾紛，在各國任何大的革命黨中都不能避免。非革命原則上的個人感情利害之糾紛，我們固然應該反對，應該極力避免；而由革命原則上發生的意見糾紛，不但不能避免，且不應避免，有時還是萬分需要。我們反對非革命原則上的黨內糾紛，同時也反對不顧革命原則的黨內和平，不顧革命原則的黨內妥協和平之斷送革命，和不顧革命原則的黨外妥協和平是一樣，我們都應該不安協的加以反對。一個黨沒有革命行動，黨內永遠不會有什麼糾紛，革命原則上的黨內糾紛，幾乎和黨的發展有同等意義。羅拔斯比爲什麼反對羅蘭夫人，多數

爲根本剷除買辦官僚官商地主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派而奮鬥！

爲徹底擁護工農利益而奮鬥！

爲消滅一切企圖與敵人妥協和反對民衆利益的右傾危險而奮鬥！

獨秀

派爲什麼反對少數派，孫中山派爲什麼反對黃興派與聯治派，俄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爲什麼選偉大領袖杜洛斯基和李諾維埃夫也必反對？這都是因爲站在革命原則上，不能夠避免黨內糾紛，不能夠顧及黨內和平，其結果黨及革命都由糾紛爭鬥而發展了。所以此時國民黨內糾紛，在落後分子的眼光看來，是恐怖的是悲觀的；在革命分子的眼光看來，是應有的，是樂見的，是進步的現象。

最近我們見到國民黨的一種印刷品，題名『黨務宣傳要點』，頗足表現黨內糾紛在革命原則上的意義，茲錄原文於左：

『黨的意志是大多數黨員的意志。要使黨盡其作用，第一，須使這意志隨時自由的表現出來；第二，更要擁護黨的機關，依照黨的意志，能去切實的無障礙的執行。尤其在現在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決鬥，黨內黨外危機四伏的時候，更要防止特殊勢力阻礙黨的意志的表現與執行。所有黨員，更須嚴重警覺，遏抑一切黑暗的黨外或黨內的違反全黨利益的企圖，須使個人的意志與活動，完全屈伏於黨的意志與活動之下。如此，黨的權威，才能樹立起來，一切權力，才能歸黨掌握。所以

（一）黨固有的權威——一切權力屬於黨。是目前黨的第一個標語。表現黨的意志與執行黨的意志的最高機關，是中央執行委員會。除去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外，決不可有第二個最高指導機關。如果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外，再有第二個與中央執行委員會

權力相等以至於權力衝突的機關，那便是黨的莫大的危險，所以

(二)統一黨的指導機關——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現在最迫切的要求。黨的指導機關不能統一，勢必造成多頭的政治與派別的對峙，而一切反動勢力，必將乘間而起，利用黨內的不和，勾結縱橫；同時，一部黨員的活動，必完全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封建思想在黨員頭腦中潛滋暗長，不加以糾正，必定演成個人獨裁，以親戚故舊同鄉同學等等的關係，結黨營私的緊要。所以黨員離開了黨的正式指導機關作個人的政治活動，便可以有反革命的傾向。惟統一黨的指導機關，使黨內每個人都要絕對服從由本黨全國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才是

(三)實現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勢力的保障。復次，欲使黨的工作，進行順利，更須使為全黨所信任的領袖們，一齊出來領導。自從去年春天，直到現在，海內外各級黨部，同聲一致的要求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可是汪同志仍是有沒有回來。我們不能不追問汪同志之不能銷假復職，是否因有使其不能銷假復職的障礙。如果有這種障礙存在，我們全體黨員便不能不大家起來消除這種障礙，以貫徹幾個月以來全體黨員

(四)使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的要求。我們更要知道，幾個月以來，軍事雖然發展，黨務政治，反形退步，舊有的新生的問題，千端百緒，祇因黨的最高機關，權威不振，所以都沒有統系的根本的解決方法。所以我們必須要求

(五)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一切問題。這是目前不容稍緩的。我們同時要要求中央的全體黨員，根據革命的利益，充分的行使代表大會所賦與的職權，不受任何特殊勢力的拘束。我們更要求中央全體黨員，對於黨內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動份子，以及相與勾結的官僚市儈，澈底肅清，防止他們乘機作惡

危害本黨，我們要用

(六)打倒西山會議派的精神，對待一切黨內的昏庸老朽的反動份子，然後徹底肅除黨外的危害本黨的官僚市儈。」

這一宣傳要點裏所說：「遏抑一切黑暗的黨外或黨內的違反全黨利益的企圖。」；「實現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勢力的保障。」；「要用打倒西山會議派的精神，對待一切黨內的昏庸老朽的反動份子，然後才能掃除黨外的危害本黨的官僚市儈。」；「據這些說話，當然已經表現黨內的糾紛是有革命原則上意義的，決不是什麼個人間的感情利害衝突。可是這些說話證據不夠，至少也覺得含混了一點，未曾明顯的具體的指出目前革命原則上的要點。目前革命原則上的要點：一是黨內所謂穩健分子，亦即接受了西山會議理論論的分子，有和黨外的黑暗勢力——奉天軍閥及帝國主義尤其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妥協的傾向；二是反工農運動，事實日漸增長，而一般投機分子甚至於反革命分子却如潮湧入，在國民黨內組織他們的小團體，占據地盤，並且有計劃的向革命分子或明或暗的進攻。這兩件事，只要有一件發生發展而不加以糾正，都是以斷送國民黨的政治生命，斷送中國的革命運動。國民黨是中國革命運動之主要動力，斷送了國民黨的政治生命，便是中國革命運動之重大的打擊。孫中山先生若避免黨內的糾紛，若以妥協的態度保全黨內的和平，而不堅決的反對黃興派，反對聯治派，反對馮自由派，左派領袖們若不堅決的反對勾結祖瑞的同志俱樂部派和西山會議派，試問國民黨的政治生命今天怎樣，中國的革命運動今天又是怎樣！

所以為中國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計，為國民黨的政治生命計，國民黨內革命分子站在革命原則上和右派衝突，這是必要的；我們不應該取非革命的和平老態度，真以避黨內糾紛，在事實上幫助國民黨內反革命的勢力之增長增高！

寸鐵

西山會議派連安福派還不如！

從前有人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謝持氣的了不得，以為這是侮辱國民黨。可是現在西山會議派的張繼，竟在此次上海總罷工中去訪問康和德，商量合作，而以殺工人殺共產黨為合作條件，康和德大不贊成，張繼算是白搗了一頭包，可見這班右派，連資產階級還不如！

黨皇帝

從前因為共產分子加入了國民黨，國民黨右派大呼「亡黨」。現在國民黨北伐勝利了，右派又大呼「黨皇帝」，譏諷黨皇帝誦街走，斥責黨政府大專制。見張繼發的江南晚報發刊詞。試問黨既然亡了，如何還有專制的黨皇帝呢？

西山會議派打倒了嗎？

國民黨「孫務實傳妻點」上說：「我們要用打倒西山會議派的精神，對待一切黨內的昏庸老朽的反動分子。」其實西山會議派何嘗打倒，他們不但在國民黨外夥同日本人在上海辦一個江南晚報大罵黨皇帝；在國內黨內，從前號稱左派分子，現在居然接受了西山會議派的理論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的人要有多少？

反革命當然攻擊革命

有人以為帝國主義及軍閥妨害中國如此之烈，為什麼不主張嚴厲的醉獅酒報和西山會議派的江南晚報，都異口同聲的大喊反俄反共，而對於英兵壓境和魯軍南下却一聲不響？我以為這是當然的事。反革命者只不攻擊革命，那有攻擊他們友軍的道理！

（實）

西山會議派連安福派還不如！

頃見安福派的機關報天津大公報評上海總罷工說：「所遭破壞者，孫傳芳官吏，竟在華界大肆殺戮，聞竟有數十人或百人之多，致事情極險，居民紛徙，使上海成為恐怖狀態。夫運動罷工，縱認為妨害治安，拘之可已，工人手無寸鐵，不犯刑律，奈何以盜匪視之，倒行逆施，於此為極！」照這樣看起來，西山會議派對於此次上海總罷工態度，連安福派還不如！

可會琦輩浮一大白！

二月二十八日，孫傳芳在上海龍華司令部，向軍官訓話：「余抱定國家主義，為擁護國旗而戰！」我聞此言，不禁為會琦輩浮一大白！

投機商人——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左右

二月二十六日東方社漢口電：「此間國民黨要人排斥張靜江之聲甚高，其理由，因張為蔣介石之左近，諸事多為把持故也。」二十七日電通社漢口電：「漢口國民黨幹部之間，一般反對張靜江之聲浪，由高唱入雲，其理由，以張在蔣介石左右，多有專制行為也。」張靜江以假古董和投機商人，一躍而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人們本來深測高深；不過已經有一位堂堂的全黨主席，民黨幹部為何又說他是蔣介石的左右呢？

蔣介石能和張作霖政，相同嗎？

三月一日上海商報十六日北京通信稱奉紅系人趙欣伯（著名的親日派）關於南北公協談話如下：「現在南北兩方并無感情之衝突，除

（實）

共產主義而外，政見相同之處甚多，如欲合作，確有可証之性質，只須南方放棄共產主義，北方未嘗不可與之合作。即在蔣中正方面，亦嘗間接受意北方，極力辯明南方確非赤化；并謂近來對於共產運動，抑制甚力，決不合其蔓延，察其語意，似亦頗與北方合作。中國何處有了共產運動，真是活見鬼！除共產主義而外，蔣介石能和張作霖政見相同嗎？除共產主義而外，張作霖真能贊同孫中山的國民黨主義嗎？這又都是活見鬼！蔣介石是一個有革命歷史的人，他自稱是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他那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臨終之言，為軍閥所軟化而不繼續革命？如果蔣介石肯軟化，也只是他自殺，無所謂與北方合作！

(實)

嗚呼！美國博士！

有一位美國博士程天放，他在江西黨化教育講習所中講演：『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是謂帝國主義。』哈哈！原來帝國主義就是這樣的解釋！那末，世界上第一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便是第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了！嗚呼！美國博士！

(實)

蘇俄何嘗有什麼『黨化教育』！

自從胡適之發表了稱讚蘇俄教育的幾封信以後，便有徐志摩和瞿勤農一班人極力反對蘇俄的黨化教育，又有張象鼎一班人極力贊成黨

化教育。其實兩方面都是閉着眼睛瞎說。蘇俄共產黨，只有在黨內對所有黨員的教育與訓練，厲行布爾什維克化；對於一般教育，並沒有什麼『黨化教育』這種醜陋的計劃和這樣醜陋的名詞。至於黨員在學校中，在一切民衆中，為黨努力宣傳，和蘇維埃國家教育設施乃是兩件事。

(實)

工友爲什麼只反對聯軍？反對黨軍？

有些反革命者，往往說帝國主義與軍閥固然應該反對，同時也應該反對蘇俄與中國共產黨，可是他們的宣傳內容上，只是長篇大論的反對蘇俄與共產黨，却從來沒有一字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而且和帝國主義與軍閥一樣的論調反對蘇俄與共產黨。最近上海總罷工中，上海新申報（孫傳芳的機關報）所登載的什麼全國工人反亦同志會告上海罷工工友一文，便是一例。在這一篇文章，不但極口詆罵蘇俄與共產黨而將帝國主義與軍閥輕輕放過，并且說：『工友只反對聯軍，不反對黨軍，豈不又受了共產黨的利用！』又說：『聯軍駐兵上海就要攻擊，黨軍進逼上海，也應當攻擊呀！』試問這是什麼話？當真有什麼全國工人反亦同志會嗎？不過是孫傳芳同志！雇用的新申報主筆幾隻同志罷了。哈哈！

(實)

年初二解雇工人問題(二月十七日廣州通信)

羅浮

一、起因 廣東有一個舊習慣，在舊歷年初二日，各商店雇主有任免工人的自由。但自從有工會組織以來，各工會均可與東家訂明條件，東家不能任意開除工人，這種舊習慣幾乎完全取消了。去年舊歷十二月初，有曲江縣商會電請營業廳長李祿超，大意是說：『……商場習慣，每年陰歷正月初二日爲去留工件之期，在雇主則益才

錄用，在工件則擇水而棲，合則留不合則去，本有絕對之自由。轉瞬夏歷正月初二，商店有無任免工件之權，屆時開除工作應否計爲有效，抑作無效？乞賜明白批之』等語。營業廳長李祿超接了這通電回轉呈省政府請示辦法。其呈大概說：『……此……過去之年度，已得結束，凡營業之伸縮，職員之進退，應先通盤籌算，預定計

勳，店務始有發展，故商人視夏歷正月初二去留店員之有無，實爲商店生死關頭所繫，不可加以限制。就店員克己而言，全年去留店員之期已經確完，其時有去有留，有升有補，需要店員之商號固多，工人克己亦不患無處可乘，與半途開除週到，故每年夏歷正月初二去留店員，決不能以無故開除論。此等相沿習慣，確有正當之理由。……現擬由廳以此辦核，是否有當呈請察核。……李祿超呈上省政府，省政府於第十一次會議時，將此案議決照准并在廣州政治分會會議通過。於是李祿超即致函廣州各商會將此案通知各行照行，一場風波便由此起始了。

二、經過 (一) 工代會的議決——工代會得到總商會的消息後，爲保障工人利益起見，於一月廿三日特召集各工會代表舉行大請願，上午十時在工代會禮堂，開總代表臨時會議，推選劉爾松、鮑武、麥錦泉、李恩、黃天偉、呂漢泉、蔡介生、何登光、周文雍、鄧炳南、譚國興等爲請願總代表。

(二) 工代會請願的經過——上午十二時工代會的代表到省政府請願，提出請求事件。省政府馬上召集省務會議，在未召集開會之前，各代表在政府大堂前等了數小時之久，至下午五時許，陸續到來參加的工友，有二三萬人之多，及省政府會議開會後，由總代表劉爾松參加報告，同時派業工會及廣東總工會屬下的工會亦於到來請願，他們亦派出葉楚洸出來報告，當時代會提出請求目的是：一、請政府明白答覆日前本會之總要求，切實保障各工會從前與東家所訂立之一切有利條件，繼續有效。二、請願政府，取消實業廳所提議的「雇工於舊曆元月初二日，有權任意開除工人」。三、請願政府，對於一切經濟罷工案，須在舊曆年關內解決，如不得解決，則切令保留，禁止東家元月初二日換人。四、請願政府抄納本會修改暫行解決工商糾紛條例之條陳。

(三) 工代會請願的結果——工代會提出這四項要求，在省府會議中討論至七時許，便議決三項辦法：一、在政府未將取締工商條例修改以前，從前工會與雇主所訂之一切條件暫准繼續有效。二、在舊曆年關內關於雇主更換工人一節，除工會與雇主已訂有條件者辦理外，其餘悉照舊習慣辦理。三、在罷工中之工會，在罷工未解決以前，雇主不能任意換人，但解決後，可照解決條件辦理。至於第四條紙得到「暫准省政府未將取締工商糾紛條例修正以前繼續有效」的答覆，當時各代表表示不滿意，經過數次討論并由省務會議主席甘乃光簽字修改，各代表又極力向上及羣衆解釋，始行散去。

(二) 商店東家的態度——各工會請願結果，並得到一個「暫」字，未完全勝利，然已告一段落。但是東家並不遵照，年初二後開除工人仍照樣進行，統計數日間失業的工人約五千左右，舉其大者如下表：茶居行七百人，土製糖果行一百人，鹹魚行一百人，糖麪行七百五十人，海味行六百人，醬料行六百人，土洋疋頭六百人，柴炭一千人，紙行三百人，其餘如經綸，土洋什貨，糖粉等數工會均開除多人，大都借口縮小生意，或變更商業爲辭。

(五) 工代會的應付——工代會見此情形，於八日會再請願於工農廳，提出下列三辦法：一、以前東家與工會已訂有條件者，應照條件辦理。二、以前未訂有條件者，可以更換工人，但必須用回原日作工人所屬工會會員（如工會規約由工會介紹者，應由工會介紹）。工資應照被辭退工人之價格，不能低折。三、凡歇業者，如已訂有規約，應照規約辦理，在規約內未明定者，應照省政府之暫行條例辦理。如轉換字號仍有僱東及用回舊底傢俬復原業者，須用回原日工人。但遇假借歇業轉換字號爲名故，開除工人者，復業時除須用回原日工人外再須賠償工人之損失，如減少工人者須審查該工廠或商店所持之理由是否確實，如屬實情，則須訂定將來用人時，須用

同該會會員，比較原日工資不能低折，如係非事實，則在該商店或工廠工作者，一律停止對付。

(六)商會的請願：自政府答覆工代會請願時所提的三條辦法之後，市商會與省協會總商會商聯會總商會各商行商家約萬餘人於十日下午二時亦到省府請願，至晚上九時，得到如下答覆：由四商會派代表一人共四人，工代會代表一人，實業廳上層部各派代表一人，省商民部工人都各派代表一人，共十二人組織仲裁會解決之，該會以工府廳為主席。即經條文決定：一、政府明令雇主有任免店員工作之權，但以前與工會或工人有特別條件訂定，雇主無權解除。暫不在此限。二、年滿月滿，開除店員工作，不能以無故開除論。(說明)：雇人訂定期者為年滿，訂日期者為月滿，年滿以舊曆正月為期，月滿以月底為期。但以前與工會或工人有條件者，仍照條件辦理，如條件中並無聲明年滿月滿，及舊歷元月初二不能開除等字樣，於年滿月滿之日，雇主仍有權去留。(三)在罷工中之各店於解決後三天，即恢復雇主有任免權，與年滿月滿等，不得索補工金或其他名費。(四)政府定於五日內召集仲裁會解決工商一切糾紛。商民自得到政府的答覆之後，固然高興異常，大被炮竹。但有些頭腦精明之商民領袖，亦深知政府無法可以解決此問題，因為今天工人去請願，政府可以允諾答覆工人的要求，明天商民去請願，政府也可以允諾答覆商民的要求，如此循環下去，終無解決之希望。

(七)工代會提出工商合作口號 由此問題發生，竟成非常嚴重的形勢即中小商民與工人(特別是店員)對抗的形勢，如無適當之解決，必致根本動搖國民革命中各階級聯合戰線。所以工代會發出警告商界同胞書，主張發起邀請四商會與工會組織工商聯席會議，以解決此問題。并提出以下口號：(一)工商合作維持工人生活，(二)工商合作促進廣州商務，(三)工商合作才能解決一切困難

問題，(四)工商不合作則貽禍匪淺但傷為帝國主義所快，為革命派所喜，(五)「鵝蚌相持」「漁人得利」，工商兩界不可不知，(六)工商合作打破帝國主義挑撥，(七)工商合作鞏固北伐後方，(八)人民與政府合作掃除增進人民幸福的一切障礙，(九)人民與政府合作建富強廣東。

(八)右派乘機分裂工會 工商合作的政策是很正確的，不過外間竟發生一種謠言，說劉爾松(工代會負責人)受商家十六萬之運動。此言當然是右派反動派所發出，借以動搖工代會的羣眾。但各工行領袖對此政策均甚了解，且事實上亦只有此辦法才能解決工人失業問題。

三、現狀 (一)工商糾紛仲裁委員會開會——工商聯席會因商會未得信而未進行。但政府已於十五日召集工商糾紛仲裁委員會，第一次仲裁會情形：出席者，工農局長陸學本，商民部，工大部，實業廳，商聯，市商，商總，商務，工代會，機器會，革命工人諸團體代表各一人。市工商部未到。主席陸學本宣布：「本會原、專解決年初二任免職工問題，後因此問題牽涉到解決工商條例，故除年初二問題外，可討論工商條例。條例中之要點，就是任免職工與收僱，本會擬以此為先行討論標準。」商總代表發言要求此會應先解決一切糾紛責任。主席表示只解決總的問題。商總代表說：「無論總的及一切均可，主要是根據政府答覆商人條件。」主席答覆：「現在仲裁會已成立，以前答覆條件當暫作無效。」工代會代表表示總的具體的均可；但，一、若討論具體的則有關係工府應派代表參加；二、應將問題逐一提出。後來決議：雙方準備事實，下次(即今天)再討論。

(二)商民代表大會預備在仲裁會的提案——(甲)關於雇人問題：一、凡年滿者，初七為期，初七通知；二、月滿者二十七通知；

三、特別如中秋節等先數日通知；四、無定期者自由處置。(乙)抽備問題，決定一切取消。(丙)其他糾紛，雙方所訂條件，未經政府立案者，請政府仲裁。

讀者之聲

底下的一篇論文是林可藝先生投稿本報的稿子。林先生是熱心大亞細亞主義運動的人，去年日本召集的亞細亞民族會議，林先生就是代表我們中國人赴會的一個代表(見本報第一百五十期與百六十六期)。林先生并附來一信給本報：『編輯部先生均鑒：趁了年假的便利，跑一武漢旅行，讀了好幾天的當地新聞，禁不住胡塗了這一籃三千多字的句文。』完了始覺得只有在你們週報上或者可發表，所以不憚向汝投稿。我是不知道汝們首為非黨員的我，發表文字否？或者我這篇很隨便的文字配不上發表。若果如此，我希望汝原稿返還。在許多帶有資本色彩的報章，向例不及五千字的文字，多半非附寄一分的郵票不登載也不發還，我相信汝們不至如此，因為我費了六小時的工作，應該值得得上一分郵費的代價。專此並詢文安 林可藝』

這裏我們應該答覆林先生并附寄一般讀者的，就是本報歡迎讀者投稿，無論何種意見，本報都可以登載討論。若因篇幅缺乏不能盡登載，則凡聲明『不用須退稿』的稿子，無論是否附寄郵票，本報都可以寄還。又林先生文中的結論說『打倒英帝國主義的口號，是全國各階級聯合作戰的口號。』這裏我們應該附帶說明的，就是英帝國主義固然是中國革命目前最切近的敵人之一，但我們決不能以『打倒英帝國主義』一口號為限，我們必須注意其他帝國主義之行動，特別要注意以提倡大亞細亞主義

總之，此問題性質是中國小商與工人特別是大多數店員的衝突，現雖尚未結束，然大概也可以依照工商合作的原則去求出路，蓋舍此無第二辦法也。

召集亞細亞民族會議手段欺騙亞細亞民族尤其是中國及朝鮮民衆的日本帝國主義之行動。

這就是帝國主義者的心理

記者 林可藝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變化，是資本主義的擴大，所以資本制度底下所培植的資本主義者的壞心理，帝國主義者沒有不舉具，並且還比較他進步些，擴大些。誰都知道資本主義是建築在私有財產和個人競爭上面，所以資本主義者的心理，是貪婪的慘刻的偽善的猜忌而且陰險的。帝國主義者的心理，為資本主義者心理的進化擴大，自然他的貪婪慘刻偽善和猜忌而陰險的心理。比諸資本主義者，更為進化而且擴大。我們一看看月來大英帝國主義者在華的一切行動，立可明白帝國主義者心理為如何了。

英國人在我們中國的種種利益，大部分攬自鴉片戰爭和義和團事件，這兩役都是以武力作先驅強迫我們分給他種種條約上的利益的。大凡由強迫得來的不當利益，在取得方面，總不斷地擁抱着下列一種的心理：一是僥倖心理，利用他人一時愚昧或吝嗇的機會，用欺騙和威脅，攬得許多利益，意外利益得來既易，自然求之無厭；一是恐惶心理，即時時懷着被壓迫的人們，有一天覺悟起來，集合反抗，主張公理；這些應得的權利，總不免要一五一十的奉還了。因為這二種心理的刺激，就自然會想出種種補救，種種保衛的法子；所謂賠款協定，法權條約租借地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都是這種想法補

措辭的確甜得很呵！可是一按實際，如上海英人的資助了文江借款，如天津租界的引渡國民黨黨員，如最近為本張製造二百萬兵器，這由天津上陸，所謂同濟諒解，所謂未與任何黨派攜手究竟安在？這並不是英帝國主義者們矛盾，不是英帝國主義者的言不顧行，偽善本是帝國主義者的慣性，而維護私利是帝國主義者傳來的系統的心理，手段特殊總離不得出發的源泉。

但這種虛偽的行動，不特我們不相信，就是帝國主義者也不敢自信其能夠見信於人，所以英帝國主義者，一面提出對華新政策，一面設法聯合列強，採取同一態度。所謂對華協調，常常發現於英帝國主義者的口頭。但資本制的社會，是矛盾的組織，到處總發現他的傷痕，資本主義進化而擴大的帝國主義的國家間，雖然同站在一個旗幟底下，終亦彼此衝突；各營其私，拉攏不到一塊。果然對華協調的聲浪，於國方面，提得很高，而其最注意的英日協調，第一着就碰着日本的釘子，日本反對英國提議的二五附加稅的實施。原來英國對華輸入，多為貴重的工業品，若實行徵加二五附加稅，其所受的影響尙少，日本就不然了，他們輸入中國的商品，都是廉價品，加上附加的負擔，就不免抬高價格，立足妨礙日貨的銷路，而且日本的對華貿易，佔全國百分之六十，實行附加稅的影響全國工商業，自比英國為大，這是日本反對英國的第一原因。英日對華的貿易根據地，盡在長江珠江兩流域，這兩個流域，皆為黨軍的勢力，英國人受了港封鎖的教訓，早已明白黨政府勢力所到之處，他們傳來的不合理的利益，不能夠長保，故極端聯合列強的力量上抵抗他，壓迫他。日本就不然了，他的商業根據地，遠在北方，在奉系軍閥統制底下，所有利權，尚不至一時失墜，儘可利用南方排英的風潮，使日本商品，兩向去蠶食英國的市場，所以對英提案，不憚加以反對，這是日本反對英國的第二原因。考察上述二種原因，大可明白帝國主義者間是怎

等嫉視，何？猜忌的。但是這還不足奇的現象，資本主義的社會，甲的資本家講起壓倒乙的資本家，甲的企業者，滿想壓倒乙的企業者，因為不如是不能獨占利權。資本主義進化而擴大的帝國主義者，自然也免不了甲的國家滿想壓倒乙的國家，因為不知不能擴大他的市場，擴充他的版圖，故病忌心理發出來，帝國主義者間的嫉視行動，是根本上無法消滅的，列強的對華協調，總談不到，除了在一定時期間，他們迫得不能不取聯合的職祿。

在這當中，我們頃刻不能忘記的，是帝國主義者心理的險險。這種險險心理，本來那有在資本主義的私利社會中間，可是一達到帝國主義，他的表現程度，更覺得毒辣可怖。比方英國贊同我們徵收二五附加稅的提案，本來是得了所東方面無法抵抗黨政府自主的徵收的教訓做出來，多得人情。可以想見雖然贊備日美各國，至今不肯履行華日的對華決議，並且聲明去年關稅會議，英會首先贊同中國的提議，而以其他各國的反對而失敗，——這裏所謂華會決議，和關稅會議，即是普通貨百分之二，五者修品百分之五的附加稅問題。這說得何等漂亮，可是事實呢？我們向海關統計表上一查，容易看出英帝國主義者所以贊同實行附加稅的用意何等險險。因為他差不多沒有一刻不想壓迫南方民衆要求自由，而跳出帝國主義羈絆的心理。考上海關稅收入佔全國百分之四十，天津佔百分之一十，再加上青島營口等處同關稅收入，北方政府佔領地的海關收入，差不多要佔全國百分之八十，那末百分之二，五和百分之五的附加稅若見實行，其百分之八十的收入，皆在揮霍張作霖支配之下了。孫張利用這種實力，不增加了破壞中國的革命勢力嗎？我們還記得以前列強曾以二千萬磅的大借款，假手袁世凱搖動南方的革命政府，現在英帝國主義者的用意，差不多和從前一樣。固然現在的國民政府，比不得從前的南方政府，我們只是因此愈覺得英帝國主義者心理的險險罷了。

這種手段，比諸直接為奉系軍閥製造槍彈，更為惡毒，幾幾乎等諸把英國的砲艦，直接援助逆軍的一樣利害。上述帝國主義者的貪婪，慘劇，偽善，猜忌而危險的心理，都是養育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基調。且為由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諸國家所同具的。但是英帝國主義是世界各國中最頑固且最頑固的國家，他們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有最長而且最慘的歷史，所以我們要利用列強對華步調未會一致的今日，先行打倒英國帝國主義。

英國帝國主義，同樣地和其他帝國主義，具着同一的壞心理，充類至盡，可以說凡是資本主義者都具有這種壞心理，但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英國帝國主義，可以說全屬各種階級——除外買辦階級——的心理，因為英國帝國主義，即是英國的大資本主義，即是英國大資本的侵略，加上政治的軍事的，而助長其威儀的大資本主義。這種主義，八十年前早已壓迫全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的生活，後來又壓迫到新興之小資本工業，而使之破產，使其生活日陷於不安和低落之境遇。同時抗撥而且延長中國的內亂使國民永不超脫其壓來的封建環境，使農業及商業方面不得合理的發展。所以打倒英帝國主義的口號，是全屬各階級聯合作戰的口號，因此全國各階級應該聯合起來，協力去努力這正在進行的打倒英帝國主義的大運動！

新出版品

經濟科學大綱 (已經出版)

共產主義的ABC (三版出版)

編輯部
通信處
及總發行所

漢口後城馬路新市場下首

分售處

- | | | | |
|----|------|----|-------|
| 廣州 | 國光書店 | 黃梅 | 醒民書社 |
| 汕頭 | 丁國書店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潮州 | 汕頭書店 | 成都 | 華陽書報處 |
| 香港 | 青年書社 | 蘇州 | 蘇州書報社 |
| 長沙 | 萃文書坊 | 順慶 | 民智書報社 |
| 寶慶 | 文化書社 | 永定 | 民智書報社 |
| 武昌 | 南華書社 | 雲南 | 新亞書社 |
| | 文華書社 | 西安 | 西安書局 |
| | 寶慶書局 | 太原 | 各學校書社 |
| | 共進書社 | 北京 | 各學校書社 |
| | 時中書社 | 太原 | 各學校書社 |
| | 武進書社 | 寧波 | 甯波書社 |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五期。郵票代款不折扣。但以一分半分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導

報

嚮

週

◀ 期 一 十 九 百 一 第 ▶

次 目

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中之悲憤……………獨秀

南北妥協問題……………述之

寸鐵(八則)——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個什麼人？(實)——軍閥爲

什麼怕糾葛？(實)——津漢情形的確不同(實)——

個人的軍事獨裁之榜樣！(實)——全部黨軍都能夠

接受張作霖吳佩孚的提議嗎？(實)——於中國實際

政治有經驗者是誰？(實)——我即黨與狀(國家！

——(實)——日本人經度中國革命領袖一至於此！(

實)

贛州總工會橫遭摧殘的情形(南昌通信)……………趙幼儀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長沙通信)……………毛澤東

讀者之聲——

軍事行動與民衆運動……………存 琇 獨秀

革命軍與工農羣衆及革命軍……………王純禮 獨秀

來函……………吳敬恆 記者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中之悲憤

獨秀

中國偉大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逝世已經整整二個週年了，我們橫覽時局，復回憶中山先生的生平，因此我們現在的悲傷，沉痛的悲傷，比中山先生逝世時光甚，不但是悲傷，而且是悲憤！

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列寧逝世第三週年紀念中，已經令我們聯想到中山先生逝世之二週年，聯想到中山先生對於中國革命之遺言與政策 and 中國革命之前途。

不錯，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國革命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最重要如「五卅」運動和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可是現在去國民革命之完成，前途更甚遙遠，革命運動正需急轉直下向前發展，以完成中山先生未竟之業；而有些革命意志薄弱的穩健派，自命為不左不右的革命領袖，竟因恐懼中國革命的向前發展，而拋棄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及遺囑遺言，而停止革命。這豈不是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中最悲憤的一件事？！

國民革命軍事發展及勝利之最大原因，基於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國民革命之主力——黃埔軍，是怎樣產生的呢？若沒蘇俄之援助與共派努力扶助，焉有今日！在東江南路戰爭中，在北伐戰爭中，共派軍人力戰傷亡者幾人，孫文主義學會軍人力戰傷亡者幾人，軍事當局應該知道；共派號召民衆援助國民政府援助國民革命軍之宣傳與工作，當局也應該知道。國民革命軍自從削平陳林劉楊以至湘鄂贛浙諸戰爭無一處不有工人農民之援助而獲得勝利，幾乎每個國民革命軍將領都懂得這個，並且有些軍領袖公開的說：此次北伐全靠農民的幫助才得到勝利；即帝國主義者也懂得這個，日本報知新聞論幣幣外相之對華方針，謂：「以受多數民衆之援助而論，武昌實優於北京，此際不應故意非難南方

，以傷武昌政府之感情。」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及奉直軍閥，他們都懂得這個，都懂得國民革命軍之所以這樣強盛，這樣勝利，乃是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結果，因此他們（帝國主義及軍閥）要破壞中國南方革命勢力以自救其危亡，只有勾結南方的所謂穩健派，勸他們離開蘇俄，勸他們驅逐共產黨，勸他們抑壓工人農階級，以此為南北妥協合作的條件。好聽的帝國主義與軍閥，他們知道南方的穩健派若接受他們的條件，實行拋棄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南方的革命勢力便離散了，他們（帝國主義及軍閥）統治中國之地位便重新鞏固了。南方的穩健派已經在事實上表示接受這樣的條件，那裏是什麼南北妥協合作，簡直是向強者勢力投降，這樣還算什麼革命領袖，還算什麼中山先生的信徒！

現在不左不右的穩健派，所持反俄理由是：蘇俄是強國決不能以平等待我；并且誣蔑中山先生當「聯俄不過是暫時利用」。他們所持反俄理由是：共產黨黨員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他們反工農運動理由是：工農運動太過火了。工人農民變成壓迫資本家地主的階級了。他們不但拿這些絕對不合事實的理由來掩飾他們違背中山先生革命政策之罪，他們當中還有人更坦白的說：中山先生的政策本來不能用。中山先生逝世才兩年，便有人暗中取消他的政策或更明白的說他的政策不能用，這怎不令人悲憤？！

廢除平等條約與實現國民會議，也是中山先生遺囑之要點；可是自從中山先生逝世一直到現在，雖然每逢開會必讀遺囑，而這遺囑中之要點却無人記在心中，慢說是實力奉行了，這樣的讀遺囑，和教師誦經新婦宗教儀式何其？！「絕對保護外人」代替了廢除平等條約的口號，黃郭張德柏等再得勢，便會進一步宣傳「外崇國抑」！

省民會議縣民會議市會議鄉民會議國民會議是一件事，現在居然有人以爲鼓吹國民會議并主張根據中山先生的國民會議組織法成立省民會議市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是共產黨造反，是侵犯了省黨部縣黨部的職權，是違背了中山先生東政時期調政時期的方略。他們忘記了國民會議的組織法是中山先生的主張；他們又忘記了中山先生并未曾以國民會議侵犯中央黨部的職權；他們更忘記了中山先生東政調政的主張是方法不是目的。若拘執方法爲目的，則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作何解釋？

「我死之後，我們政治的敵人，定要設法軟化你們。你們如今不受軟，還要繼續革命，他們一定要殺害你們。」這是中山先生臨終最沉痛的最後遺言，應該每個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都不會忘記！可是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奉天軍閥想勾引穩健派使之軟化的呼聲非常之高，被勾引的人不但沒有一字聲明，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且稱

南北妥協問題

現在擺在全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面前，擺在一切革命分子的面前，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便是革命右傾的問題，這個革命右傾的具體表現是：一方面革命戰線中的右傾派所謂穩健派投降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與敵人妥協，他方面右傾派進攻真正革命的左派——工農階級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以爲投降敵人的條件。（投降敵人與壓迫左派是相因而生的，投降敵人必要壓迫左派，壓迫左派必投降敵人）。

現在南北妥協的聲調已經高唱入雲了，這是表現什麼呢？這便是革命右傾更具體之具體的表現，這便是革命戰線中的右傾派投降敵人之明證。我們且看：

順天時報來天二月五日東方社電：「楊宇霖於與左分利局長

南北兩方時有信使往還，并且具體指出李石曾是被派爲與奉方接洽的，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奉天軍閥不正是此時革命北伐的對象嗎？倘若這班穩健分子終於被奉天軍閥軟化了，中山有知，能毋痛哭！

全中國革命的民衆們！全國民黨忠於革命的同志們！中國的革命是終於要循着進化的歷史向前發展的，全國民黨革命的高潮，也必不會因少數人妥協軟化而中止而低落的，少數人妥協軟化，只是他們自己隨着黃興派政學會聯治派西山會議派的覆轍而落伍，真正革命分子是不會跟着他們停止前進的，歷史更是不會跟着他們停止前進的。凡是革命分子，都應該堅決的繼續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綱遺囑與遺言，撇開一切妥協軟化分子而勇猛前進。必須是這樣，才有飯面來紀念中山先生，才真是紀念中山先生，否則中山先生也必願要人們假意紀念他！

述之

之特別會見，關於對外問題，傅楊氏透出，自國家見地，南北有妥協之可能性。」

東方社北京二月十二日電：「關於南北妥協問題，現在政客之往來漸形頻繁。安國軍欲以不定豫局爲妥協之緊要戰策，目前正在節節進行……。」

路透社北京二月十二日電：「楊宇霖昨抵北京，聞力勸張作霖勿用兵南方。」

時事新報北京二月十五日電：「趙欣伯語人，南北妥協誠途極有力，……。」

路透社一月十四日北京電：「楊宇霖與梁士詒現謀奉天與國民黨間之和解。」同日電通社北京電：「張作霖爲促進南北妥

協機連見，將於數日中歸奉。」

東方社二月廿四日北京電：梁士詒關於時局談話：「所謂討赤，所謂國民革命，要皆不過派進保守兩派實現其理想之表面文章而已，……中國之爭在外人不能想像微妙之作用，外表雖以主義相爭，而其內幕仍通聲氣，均不旋踵即相結合，而臻於和平統一實現之時期，余想其時則已不遠，當努力俾使實現也。」東方社同日又電：「梁士詒在其私宅中間會議，討論南北妥協具體的進行方法。本日依據日前受梁密旨南下探詢南方當局及各有力者意見已回京。鄭洪年之報告，更進一步討論具體的方策云。」

申報北京二月十八日電：「南北妥協，某顧問斡旋甚力，該顧問日前曾游區區，十六夕返京，携去條件七，帶回條件四，詳情無所悉。聞蔣對主戰有所割解，不承認南方共產，又對俄顧問謂係客卿，且英美日法均有人充南北顧問云。」

路透社二月二十一日北京電：「路透電社及各報訪員今日謁見楊宇霆，據稱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

申報二月十九日載趙欣伯對電通社記者之談話：「楊宇霆所主張之南北妥協說，現已漸趨有力，倘使南方能排共產主義，則南北之妥協亦非不可能。」又：「現在南北兩方并非感情之衝突，除共產主義外，政見大同之處甚多，如欲合作，確有可能之性質，只須南方放棄共產主義，北方未嘗不可與之合作。即在蔣介石方面亦當間接示意北方，極力聲明南方確非赤化，并謂近來對共產主義抑制其力，決不令其蔓延，察其語意，似亦願與北方合作。」

東方社三月二日北京電：「孫寶琦通知梁士詒，關於南北妥協問題，俟與梁士詒一派接洽後，不日將由天津赴滬，在京之李石曾預定所事告一段落後，即赴漢口。」

東方社四日北京電：「近因南北妥協問題來京奔走與安炳軍接洽之李石曾氏，以南北之主張非絕對不能一致，且現下之形勢，各方均之意向確有趨於南北妥協之勢。故李於昨日由京，繼由天津上海轉赴漢口，與南方當局進行南北妥協之交涉。」

時事新報七日北京電：「張作霖與人談時局，謂南征在防赤，南方必有自覺之一日，收回主權不用暴力，黨軍苟驅逐左派，子將討賊與國統一。」

順天時報三月七日載：「蔣介石進行南北妥協，掩人眼條件。據某機關消息，蔣介石因其黨之專橫，久已蓄意排斥。前因軍事緊急，對武漢九江各處戰事俱利用其黨派以取勝。蔣之目的本欲佔領長江以南為止，因自己之實力尚時不能驟然發展至長江以北，現正與國民黨舊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携手。……蔣之聯北計畫現正積極，已僱人提出條件，惟其內容不能宣布云。」

中國電通社三月十日北京電：「近日此方南北妥協之聲調甚高，據接近楊宇霆氏某要人傳出消息，現南昌蔣介石確已派某某條件來京。經過李石曾楊宇霆與楊氏（宇霆）協同，惟其條件與協商結果均異常秘密云。」

以上這許多通訊社和報館的消息難道真是造謠的嗎？我們將這許多消息摘下來，只要讀者細心看一遍，再拿來與事實對照，便知道都不是無因的啊。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和報紙的消息說得更具體而明確，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南北妥協的主謀人，是親自參與南北妥協的陰謀計劃的。這次南北妥協的主要目的，雖其條件內容不能宣布，却已很明顯地表現出來是「反赤」，是右傾派向革命左派的進攻，如在北方提出「排除俄國赤黨」，「只須南方放棄共產主義」，「驅逐左派」，以及南方「極力聲明非赤化」，「近來

對共產主義抑制甚力，決不令其蔓延；「現正與國民黨傳人和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主義與北方攜手」等。我們還可以從事實上看出來：南方的「反赤」工作確已開始，並進行甚猛，如在廣東江西極力抑制工農運動，如廣東以軍隊解散國民黨市黨部，如廣東江西國民黨省黨部改選時用圈定法排除左派和其派派，以及船天時報所載蔣介石將解嚴俄國問題，反對武昌左派派等，這些都與北方所提議的「排俄俄國赤黨」、「抑制共產主義」和「驅逐左派」等條件正相符合，難道這還不是麼然的嗎？我們從以上的消息與事實上可以知道：現在南北妥協已經不是空氣，而是事實。進行南北妥協的主要人物也很明顯地看得出來，在北方是楊宇憲，在南方是蔣介石，中間牽線的吳李石曾梁士詒孫寶琦楊度等一千人。

但這個南北妥協如果成功，其結果將是怎樣呢？這又是很明顯的：一、停止反軍閥的北伐戰爭；二、停止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三、南北一致討赤——即討伐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四、南北一致反俄。總之，國民黨多次會議的宣言政綱和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一切革命策略及遺囑都要被此完全被推翻，那時所剩下的只是「南北合作」，這南北合作如果成功，那時自然把革命送上斷頭台，使垂於危亡的帝國主義與軍閥統治中國之勢力重新鞏固起來。

南北妥協究竟能否成功呢？這要看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和一切革命分子的奮鬥。我們知道這個妥協有其歷史的根源和社會基礎。辛亥革命曾經過這樣兩妥協而失敗，但不管失敗與否，這「妥協」始終是兩班國民軟弱分子所願意而且需要的，因為現時那班穩健分子所代表的是資產階級買辦地主和土豪劣紳等，他們原來可以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合作的，他們的利益固有時也與帝國主義軍閥衝突，但他們認為他們的真正敵人還不是帝國主義軍閥，而是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勞苦人民，因為被壓迫的人民如果解放了，他們剝削的對

象就完全失掉了，等於根本打破了他們的飯碗。所以他們願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而反對工農等一切勞苦羣衆，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左派以及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

可是我們革命者究竟應該怎樣？難道真讓這班穩健派把革命葬送麼？我們須知道革命的勝利並不是某幾個人的努力得來的，而是無數工人農民兵士和其他許多革命黨人犧牲精血和生命積聚起來的，因此我們決不能讓少數人葬送革命，拿無數人爭得來的一點革命勝利品去與敵人作交易。讓一百步講，要與敵人妥協，也得經過大家的同意。自然我們也認在某種困難環境之下，是可以向敵人讓步的，如俄羅斯一九一八年與德國訂結不列斯特條約，由這個讓步的條約可以救住一時革命的危機，這是為革命而向敵人讓步。可是現時南方穩健派與北方軍閥妥協，難道是為救革命的危機而讓步麼？完全相反，是為救反革命的危機而讓步。現在我們的敵人可謂到了最後的五分鐘，只待最後之一擊就完了。我們看現時的革命環境是如何的順利，河南以前是反革命的吳佩孚勢力所佔據，而現在吳佩孚却已無形消滅，吳之下如靳雲鵬魏益三田維勤等已轉成爲革命之用。成爲反抗反革命的奉系軍閥有力之工具，并且數十萬紅槍會也起來贊助革命反抗奉軍。在安徽陳元王善葉開鑫以前也是障礙革命發展反對革命的，現在都成了革命的範圍，反北伐軍的安徽轉成了反對直魯軍之勢力了。在江浙北伐軍有很大的進展，取得了整個的浙江和江蘇一部分，尤其重要的，以前反對革命，障礙革命發展的孫傳芳勢力，現在也同吳一樣，無形消滅了。同時上海的市民又強有力的起來響應北伐軍，打擊孫傳芳張宗昌，進行民選政府運動。所有這些都是說明革命的進步。現在革命的敵人愈加窮弱了，從前的奉魯直二軍閥，現在只剩下奉魯了，現在軍事上從山西河南安徽江蘇都可以向敵人進攻，奉魯軍閥已處八面受敵之勢，何況奉魯軍中從高級軍官舉

匪澄許現到蘇長連長紛紛地私向革命投誠哩(最近幾天魯軍軍官向駐滬國民政府密請投降者日不下十數起)。現在只要北伐軍下總攻擊令，決然可以一鼓而掃平奉魯軍閥，統一全中國。可是我們的所謂健體派先生們却不願這樣碎而與之妥協，恐怕馬上消滅了他們親愛的敵人，將來沒有人幫助「反赤」。這還不是救濟反革命的危機保存反革命的勢力麼？！

全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事實是如此：我們費盡幾許精血和生命所換得來的一點革命勝利，現在却有人要當作私有物拿去與敵人交易，這樣，我們還能容忍麼？我們爲了革命前途計，爲了無數爲革命而犧牲的烈士計，現在再不能客氣了！究

寸 鐵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個什麼人？

我的老友張溥泉，當初本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活潑少年，加入革命同盟會後，改名張繼。參議院議長時代的張繼，也還是一個熱忱的革命者。再游歐洲回來的張繼，還力倡民族革命，并且同情工人運動，他親自對我說：「我們現在不能爲中產階級革命了。」國民黨改組後的張繼，才開始開倒車；然而還主張聯俄革命，並責備蘇俄爲什麼不派遣紅軍來助中國革命。西山會議後的張繼，便正式反動起來了；一直，最近，竟發成殺工人，竟夥同鄒魯等辦江西南晚報反俄反共。三月五日上海各報載：國民政府派中陸張溥泉，因時局關係於昨日離滬。他自己也登報自稱中國無他立足之地，從此出國遠遊，不問政治；聽說是因爲和鄒魯居正又分了衝突。他半生歷史變化若此，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當年的革命精神又那裏去了？(實)

竟誰與我們的唯一兇惡敵人奉天軍閥妥協爲什麼而妥協？這是我們應該質問的了。我們現在有權利要求各通信社各報紙所刊出來的南方穩健派——蔣介石答覆，須立刻答覆是否與北方妥協，并且須答以行動，便是立即對奉魯軍閥下總攻擊令，繼續北伐，直至根本剷除一切軍閥；立即停止向工農進攻，向左派和共產派進攻，因爲這種進攻分明接受了奉天軍閥和帝國主義所提出的條件。

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起來！
反對向北妥協！
反對與奉魯軍閥妥協的假革命派！
立即繼續北伐，消滅一切軍閥，統一全國。

軍閥爲什麼怕糾葛？

英兵大批開到上海租界以外之地駐紮，孫傳芳的防守司令不敢呼一聲，反而嚴令阻止兵士攜械誤入租界，以免糾葛。同時，孫傳芳張宗昌却在南京扣留蘇俄輪船，逮捕蘇俄人民，這難道不怕糾葛嗎？軍閥的心理，必須各國有武裝在中國始圖避免糾葛，人民心理則正相反。

津漢情形的確不同

北京政府對華談判天津租界應照口辦法交還，英使謂津漢情形不同，不能照漢案協定辦理。所謂津漢情形不同，不用說一方面是所謂外交手腕和平的友誼的合法談判，不用暴力，一方面是所謂片面的革命行動，津漢情形的確不同！個人的軍事獨裁之模樣！(實)

雲南軍界討唐慶堯的通訊說：「生殺任免，惟憑喜怒，用人行政，漫無是非，省務會議，虛有其名，備論忠言，無由上達，令出獨裁，勢同專制，主權在民，純備虛聲，當今之世，首領願應民衆，以謀公共幸福，其道必昌，首領屈臨民衆，以圖少對世界，其道必亡。」

其實個人獨裁的軍人都是如此，豈止唐慶堯一人！（實）

全黨軍部都能夠接受張作霖與佩孚的提議嗎？

三月八日上海各報載：張作霖與人談時局，謂南征在防赤，南方必有自覺之日，收回主權不應用暴力，黨軍苟驅逐左派，予將好談與調統一。又傳吳佩孚與南方合作，以驅逐共產黨及恢復陳嘉謨劉玉春自由為條件。大家不必驚訝張作霖與佩孚何以看出黨軍之非赤，在廣東在江西，都確有許多反赤的事實；然而張作霖與佩孚也勿輕視全黨軍部都能夠接受他們的提議！

於中國實際政治有經驗者是誰？

（實）

東方社東京九日電：「今日報知新聞論蔣介石與共產黨之禮札，高於蔣氏北伐之動機及思想的傾向觀之，氏與共產黨不相容，殆無疑義。」

贛州總工會橫遭摧殘的情形（二月十五日南昌通信）

在敘述之先，應先將贛州的环境簡單分析一下：贛州的商民，站正可左可右的地位，但易於和舊勢力結合。學界有一部分反動者，歐陽魁余翹天最甚。因贛南新報經省黨部議決封閉，余歐二人極憤（余為反動之贛南新報主筆）。因此對革命勢力，發生反感，種種詭計，便種了大因，所謂贛州糾紛，即是由此產生，贛州總工會即是此而遭摧殘。茲將遭摧殘的經過，寫在下面。

（一）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洋貨綢緞布疋店員工會店員往二女師看演新劇，該校不許，有一二無知店員在校門外牆上用黃土寫了「男女平等便是反革命」、「男子睡下，女子睡下」、「打倒二女師」

語。蔣氏最近優待黃郭王正廷等，漸漸聽從於中國實際政治有經驗者之言……試問黃郭王正廷與共產黨，誰是革命的呢？所謂於中國實際政治有經驗者又是誰呢？

我即黨與朕即國家

（實）

凡是一個民主主義黨的領袖或民主主義政府的領袖，對民衆發表意見，照例都稱我們，決不稱我，這是表示非個人專政的意思。若說我主張如何如何，反對如何如何，時常「我」呀「我」的大喊，這在黨便是表示「我即黨」，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國家」，這些口氣乃是個人獨裁性之自然流露！

日本人謹護中國革命領袖一至於此！

（實）

三月七日順天時報說：「蔣介石……現已與國民黨舊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携手……蔣之聯北計劃，現正積極，只借人提出條件，惟其內容現尚不能宣佈。」蔣介石自稱是中國革命的領袖，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報經度仲情人向北方軍閥提出條件携手反赤，如此吳張孫蔣成了一家，還革什麼命！

（實）

趙幼儂

等字樣（絕對與婦女解放協會無涉）。

（二）次日歐陽魁召集各團體開會，謂店員侮辱婦女（指牆上的字而言）在道會上議決解散洋貨綢緞布疋店員工會（該會千餘會員，竟因此些小事，受人欺壓，一至於此），且不許店員入黨——國民黨。

（三）三十一日，歐陽魁等復召集各團體在縣署開會，討論解散工會事，各界旁觀者約有千人之譜，商人工人學界婦女小孩，無功不有。主席只許婦女演說罵工人，禁止工人演說辯白，因性引起工人質問，人聲震雷，秩序大亂。歐陽魁等無中生有，驕電上呈現游冀

后，不可勝算，他曰：「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謂鍾友干等，糾集工友千餘人，包圍會場見人便打，搗毀器具，毆打黨員搗毀縣署……」，只恐誣陷之不足，不按事實之真相，其目的不外摧殘工會而已。

(四) 洋貨綢緞布疋店員工會加薪問題，在店主方面，已表示允許依照工會最初提案減六十元。惟去留店員一層未允許，反動者藉此鼓勵商民，與工會為難。實際此時，已發起工商懇親會，以調劑一切。

(五) 新編第一師之政治部主任(師黨代表)倪弼，由南昌抵贛州，不向工會調查情形，只偏聽歐陽魁等一面之詞，對工會時有不滿表示，外間徧傳彼欲以武力干涉工會。

(六) 倪弼致函贛縣公署，托名召集各團體開會解決糾紛，並分配駐兵地點，實際此時無多大糾紛，要如此大會解決，倪弼因欲誘工會負責人而入之於罪，故有此無事自擾之會。在開會之先，街市紛傳倪弼欲於會議席上捆綁總工會委員長，將開會時，果密布敢死兵於會場內外，並帶出槍實彈，而各街口亦散放步哨，如臨大敵。因此總工會委員長未出席，只派代表蕭詩友出席。倪弼於會議席上，任意怒罵，當扣押蕭詩友，隨派大隊敢死兵入總會搜索，捕去文牘陳存書，收發箱質文，又工友二名，並發槍二聲，又派武裝兵駐守城門，搜緝總工會辦事人員，又派兵駐守郵電局，阻截總工會文電。

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後事也。
(七) 一月二十七日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鍾友干，因避倪弼兇兇，不知去向，蕭節又於數日前回家，總工會無人負責，各工會乃秘密開聯席會議，推選臨時委員長長陽立胡劉昌英焦清鑑三人，暫維現狀，並派代表十一人赴省向各機關請願，結果，經中央黨部政治會議議決，由總政治部會同省黨部工人部，張師長與仁，調查辦理，現請顧代表尚澤清商洽，非達到下列目的不止：(甲)撤換倪弼；(乙)取消

秘密搜緝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蕭節鍾友干令；(丙)釋放被捕之工會人員；(丁)撤換郵電局軍隊；(戊)保障工人有自由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

附贛州各工會代表團請願書

為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倪弼迫工人，摧殘工會，請予按故事。贛州工會自組織以來，迭遭舊社會一部分人之誣陷，如洋貨綢緞布疋店員，因往二女師範看戲被拒，在校門外寫了二句罵劉淑貞之文字，此乃工人個人之一時錯誤行動，而該校校長歐陽魁遂擴大風潮，召集各團體，議決解散工會，電贛上峯，誣告工人搗毀縣署，歐、歐陽魁、陳鐵等人，總工會已將其虛偽證實報告政務委員會特派員孔獻璋先生。又一次贛縣黨部籌備處謝漢泉等，違法舞弊，引起同志間不滿致代表大會未開成，此乃純粹國民黨內之事；乃代表討迪歐等竟電贛上峯，謂工人代表，推翻桌凳，痛毆書記，並牽涉與此事毫無關係之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現今倪黨代表利用舊社會一部分人之脆弱心理，借解決糾紛之名，製造糾紛，大發官言通電，誣陷工人及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等，贛州各工會工人深知陳贊賢等為真正革命者，確實替工人謀利益之人，倪黨代表以「賊」之惡名，秘密嚴緝，贛州各工會工人認為係用去火抽薪之方法，藉此摧殘工會；且倪黨代表實行用武力拘捕工會人員，摧殘工會，贛州各工會工人認為已陷於嚴重壓迫之下，非請求上峯充分解散，將使民衆運動，無法發展，故各工會全體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議決推派代表等來省請願，謹將倪黨代表摧殘工會之事實，詳敘如左：

- 一、倪黨代表初到贛州，外間即傳其欲以武力干涉工會。
- 二、有一次履業工人，因開會晚回，店主才開門，致在外受凍一宵，次日與店主交涉，有一軍官以棍先恐嚇工人云：「你們的什麼吊毛工會」；又交一名片與店主云：「以後工會如果與你們為難，你來

找我，自有辦法。」又有一次紙業工人，因違反工會議決，工會執行處罰，主張以武力干涉工會所致。以上二事皆由於倪黨代表，主張以武力干涉工會所致。

三、一月二十六日，倪黨代表函請臨縣臨時政務委員會，召集各團體負責人，開會解決糾紛，並分配駐兵地點，期前各處紛傳倪黨代表，欲於席間捆綁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將開會時，會場內果然密布戒兵，各街亦散放步哨，如障大敵，總工會委員長恐發生意外，不敢前往，派代表蕭詩友與會，倪黨代表於席間大聲雷轟，極意怒罵，當將蕭詩友拘押。

四、一月二十六日晚，倪黨代表派砲兵二十餘人（背刀帶者甚多）入贛州總工會搜索，捕去文顧陳存善，收資顧質文又工人二名，並放槍二響。

五、一月二十六日後，倪黨代表派兵駐守各城門，通緝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蕭韶，鍾有千等，又派兵駐守郵局電局，阻絕贛州總工會之來往文電。

六、倪黨代表召集商學各團體，組織人民裁判委員會，裁判陳贊賢等，人民裁判委員會之組織，乃對待敵人之辦法，從未聞用以對待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二月十八日長沙通信）

（一）農民革命

一、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一月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頗為不少。許多農民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全中國無

做工人運動者。且陳贊賢等乃國民黨員，尤不能交人民裁判，破壞黨紀。

七、倪黨代表，往工會演講，謂：「各工友工會皆甚好，惟有陳贊賢不好，如你等能打倒陳贊賢，我當時常來指導你等。」工人不服其話，又謂：「你們擁護陳贊賢，便是反革命。」如陳贊賢不好，何以能訓練良好工人組織良好工會？此不解者一；在不佩服倪黨代表之話以前，尚是甚好之工人（早已開擁護陳贊賢大會）何以片刻之後，便變為反革命之工人？此不解者二。

贛州各工會工友萬餘人，付託於代表等之職務，為要求下列條件：

（一）撤換倪黨代表。（二）取消秘密通緝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蕭韶，鍾友千令。（三）釋放被捕之工會人員。（四）撤退郵電局軍隊。（五）保障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以上要求，萬懇俯予允許，使贛州工會得鞏固之保障，代表等代表贛州二萬工友，當效死以報。謹呈。

贛州各工會代表蕭韶團印（二月十二日）

毛澤東

論何者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的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都必須迅速的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重大的問題。不久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凶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解放的路上逃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

他們而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的命運卻迫你迅速的選擇罷了。茲將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見分段寫出，以供同志們的參考。

二、組織起來

湖南農運，就湘中湘南已發達的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為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為秘密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風潮趨為公開時期。此時期農會會員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指揮羣衆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甚麼爭鬥，因此各界對他也沒有甚麼批評。因農會會員能作籌備工作探探株夫，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指揮的羣衆增加到一千萬（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故一員二百萬，羣衆有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到了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指揮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自去年十月至今今年一月四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三、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目標為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農村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

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從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從了場，放個屁也是響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跑到上海，二等跑到漢口，三等跑到長沙，四等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會！」小劣紳說。

「唔！誰要你的臭錢！」農民的回答。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著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了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嚇那些從前反農會的人：「把你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的名字上進那農會的冊子裏去才放心，農會往往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的過日子，屏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裏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的人，現在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甚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四、精得很與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醜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譁。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精」或曰「精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罷，受了那班滿城風雨的「精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狀，也居然氣

傑出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精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精！」總而言之，無論甚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精字」。實在呢？如前頭所說，乃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推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這個推翻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的沒有做到，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官污吏的階級，農民在幾個月內揮動他們的鐵錘，挖去了這個階級，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來未曾成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精」，完全不是什麼「精得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占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占十分。「精得很」，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

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一個變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原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們是反革命。

五、「過分」的問題

這是一般人說：「農會選舉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過分了」，這是中央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威風掃光

，這等於將地主推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土必豪，無神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把你們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有人滾進去，發給出獄。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敲不動人家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聽得我們！」總之爲所欲，一切反常，皆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種人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中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土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亂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特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緊，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倒不當罪的缺少。所以唐孟滿先生也說：「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對的」。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深根固蒂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農民羣衆形成這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是農民在農村中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大的力量的一些果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去，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怖現象、

非如此決不能破壞農村反生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神權。 這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枉行。 這一派人的議論，表面比前一派緩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種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 這種理論，即驅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的反對。

(二) 革命先鋒

一、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乃情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 我跑到鄉下，則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現在辦事的人不行，要換人啦！」 這種議論與右派的話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運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 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間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不忌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和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 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 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兇的東西了。 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劣紳的帽上。 他們用繩子細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遊鄉（湘潭湘鄉等遊團，醴陵叫遊棚）了。 他們那粗重的無情的吐着聲，每天那有些送禮紳士們的耳朵裏去。 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 所以叫做「反常」！

二、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勳

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 「糟得很」與「好得很」是一例，「痞子」與「革命先鋒」又是一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農民做了國民

革命的主要工作。 但這種革命大業革命主要工作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 不是的。 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各不同，對於革命的觀念也各別。 當第一時期，富農（有錢餘有餘剩的叫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江西一敗如如；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去了；吳佩孚重復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為這是從沒有的東西！ 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

「請你進農民協會！」 富農的回答是：

「農民協會麼？ 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作了幾十年田，沒有見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 我勸你們不辦的好！」 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

「什麼農民協會！ 砍腦會！ 莫害人！」 富農中態度惡劣的說。

「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 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烟稅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難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的出隊伍示威。 富農們心裏才開始悔悟起來。 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都都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脚，吳佩孚竟打敗了。 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的寫在紅紙告示（標語）上面。

「農民萬歲？ 這些人也算萬歲麼？」 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 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 農會對人對富農說：

「把你們入另冊！」

「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入會費十塊錢！」 在這種的形勢與威嚇之下，富農才慢慢的進了農會，有些是強逼

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託人說情才進了農會的允許的。亦有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人入農會。富農入會，多只把他那家裏的一個六十歲的老面子到農會上掛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了。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沒有餘錢剩米，也不欠帳，每年保守得往的叫中農）？中農的態度是游移的。他們想不到革命會與他們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也沒有入半夜裏敲門來討帳。他們也根據從來沒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些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願不願呀？』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

『請你加入農民協會！』

『莫性急啦！』中農這樣回答。

一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才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雖比富農略好，但始終不能積極，仍然保存他們那裏游移的態度。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只有一種人，就是貧農。從秘密時期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裏奮鬥，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總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的向土豪劣紳營壘打擊，一切破壞的工作，都只有他們做得出。他們對富農中農說：

『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麼還遲疑？』富農及中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

『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

他們中間的一些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農會裏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下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本，完全失去生活根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外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占七十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占七十分之五十（貧農數目，他縣或沒有長沙這樣多，但相差不遠）。這個貧農大羣衆乃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或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

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特別是『貧部分』）因。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協（即鄉協）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協職員赤貧階級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級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這個貧農團體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即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與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鄉地主之語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協委員長委員。這錯誤非常之大，無意中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只要拘捕了農協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痞子運動』『橫暴運動』的反革命口號，同時尤要注意不做出幫助土豪劣紳（雖然是無

意的)打擊貧農領袖的錯誤。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堂不居」的,但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賭禁鴉片,禁賣鴉片地方,牌賭禁絕,匪思潛踪,有些地方真個變得不給道,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覺得很好了——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

讀者之聲

軍事行動與民衆運動

獨秀先生:

你在輔導某期所教一切,感謝之至! 但我不澈底明瞭,還有點疑問,再煩來函指教。

革命若要成功,凡是有客觀眼光的同志,誰都承認非革命基礎——農工……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爲他們的利益奮鬥不可。不過在前兩月時,廣東國民革命根據地,南在香港帝國主義,東有閩之周蔭人,西有久謀得機取粵之唐繼堯,北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及其部下一切小走狗,尤其是葉開鑫節節南下,迫近廣東。處在四面楚歌之國民政府實甚危險! 若不出師北伐自衛,等待全國革命基礎——農工……組織完善,起來,恐他人南伐於國民政府之圍牆下矣! 所以我對於先生所說:……這一種軍事行動……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總不免有點疑問。 此祝

符琇鞠躬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們不是反對北伐,而是指出北伐的真正意義,即北伐北伐要建設在民衆的勢力上面,北伐的軍事行動中要覺醒到民衆的利益。我們也不是反對軍事行動,而是說軍事行動要和民衆運動

。這只能叫他「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着土豪紳劣的口白統的「痞子」。對於這些少數不良分子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他們的羣衆宣傳,對他們本人訓練,去把農會的紀律弄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失貧農階級的信心,助長土豪紳劣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結合并進,單純的軍事行動,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你以爲軍事行動是唯一無二的方法嗎? 如果你這樣想,便是你的終身疑問,恕不能再爲解答了!

獨秀 三月二日

革命軍與工農羣衆及革命黨

獨秀先生:

我是欽仰你的人中一個,對於你的一切言論,沒不尊崇的。惟是對於你一百六十一期中的「論國民政府之北伐」,尤其是一百七十五期中「革命與武力」一文,雖認爲是先生出於愛護革命的至誠,亦是一般民衆與國民革命軍應當領受的正當言論,而不是「快心之談」,可是讀了總是有點不高興。現在不妨把我的意見寫出來。

我們知道鐵蹄下的民衆現在正是無異「若大旱之望雲霓」的盼望革命軍,想法去幫助革命軍。在這時候,先生偏倡「革命旗幟下的人商人反抗大商買辦之剝削與壓榨,不能力助農民反抗地主劣紳之剝削與鄉村政權,則不但依然作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且保護了軍閥勢力在城市和鄉村的基礎,這樣如何算得革命軍人,這樣如何算得武力與民衆合作?」之說,似乎把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的意思,不是爲求工農

等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原無異吳佩孚的北伐了。這樣一來，豈不惑亂人心，減少一般民衆對於革命軍的信仰與幫助麼？眼下革命軍的行動，並沒有『不能力助工人……』『不能力助農民……』與依然作了帝國主義的工具的事實吧？先生何必要有這些言論，使一般民衆對於革命軍失了信仰與幫助？

其次如『真正革命軍人必須有兩個條件，一須懂得在中國政治經濟狀況中，革命軍人和反革命的軍人在實質上究竟是什麼的不同，二須能夠服從民衆的和黨的裁判』及『如果主張『以黨治國』便不應主張『以軍治黨』等話，事雖如此，亦絕非過如此，可是弦外之音，使前方日夜與城內搏的將士們聽了，如何的灰心！他們爲革命而流了多少熱血，奮不顧身的殺賊，並沒有違反了如先生所說的話，我們不在戰場上的人，應該如何勉勵他們，贊揚他們，何苦來說這些話，使他們發生了『我們打仗是盲目的麼？』『我們不服從民衆和黨的制裁麼？』『我們治了黨麼？』的感想，隨着灰心與喪氣齊來！

餘外還有點意見，就是先生如見革命軍北伐行動上有什麼不當的地方，還如『靜江先生所說，以『兩軍相繩』好些。如『決非一二人函電相繩可以濟事』也要請先生慎重一點，免得生出爲革命而反有礙了革命！

王純禮于虎門營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個革命黨要承認事實，創造事實，不可掩蔽事實，事實是不肯被人掩蔽的。你只須細細考察：現在是『以黨治軍』，還是『以軍治黨』？現在是『力助工人農民』，還是『力助商人壓迫工人力助地主民團摧殘農民』？你親身在廣東，應該看得清楚這些事實。你如果是一個革命分子，便應努力去掉這些反革命的事實，不應掩蔽這些事實。諱疾忌醫，那才真是『有礙革命』哩！

來函

記者先生執事：

貴報第一百八十九期載『李寶章以軍隊擴張，張恐北伐軍逼不過，商之與推，與拍案罵張。』此係輾轉傳述，失其真相。張先生移背責我，疑我捏造，亦太激昂。若李以軍隊託張，曾有此謠傳。余聞此謠言，曾加非議，亦實有之。惟張不商我，我對拍案，非事實也。當謠傳後之兩日，我適晤張先生。彼言『彼素惡北軍南駐，如滿洲之駐防。故從不樂與李寶章往還。託以軍隊，尤屬可笑。軍人肯拿軍隊託書生麼？彼平來或時傷逝，久不願與開國事。』江南晚報謠言說詞，乃應酬筆墨，與該報絕無關係。又貴報載『張曾獻計李寶章，囑李將罷工工人屠殺』。此更傳同失實。事亦關涉敬恆，不能不說明。即在謠傳李以軍隊交張時，並傳李欲與在杭黨軍接洽，以願歸籍軍，但不合共產黨條件。『（此亦李派一面之談）』敬恆見李一面投降，一面殺工人，即忿言曰：『大約李把工人當共產黨殺了，想做投降的條件麼？』並也不會提到張、李如何。經三人一傳，就變了張去獻計了。獻計太重大了，無怪張先生責。捏造。其實獻計殺人之說，本來沒有。即張與李且無往還。今既由敬恆調查清楚，貴報主持大公，乞登此附更正爲禱。吳敬恆敬白。

附啓者，敬恆先告張先生請水更正，正發此函，見張先生又登告白於日報。其中所言捏造二字，即指鄙人，望第三者勿更生誤會。

張繼在江南晚報所作文章，是發刊詞而非祝詞，試閱發刊詞是處

陳策與該報絕無關係嗎？「職主殺工人因此和吳先生相見、蔣夢麟先生和國民黨市黨部負責者都言之鑿鑿，近日平民日報亦登出同樣事實，似乎吳先生亦不必為之諱。前日李寶章還向劉漢京（江北議員）埋怨張繼道：『老張叫我殺工人，他自有辦法，現在辦法呢？』吳先生來函所說急言，也很有意義。殺工人因為國民政府所不許，難道殺共產黨可以做投降北伐軍的條件嗎？因何使吳先生至於推測李寶章有這種心理？此事真是令人尋味！

記者 三月十日

新書出版

▲經濟科學大綱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出版預告

▲列寧主義概論

▲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

▲資本主義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

▲馬克思主義論民族問題

編輯部
及總發行所
通信處

漢口後城馬路新市場下首

分售處

- | | | | |
|----|-------|----|-------|
| 廣州 | 國光書店 | 黃梅 | 國民書社 |
| 汕頭 | 丁下圖書館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潮州 | 汕頭書店 | 成都 | 華陽書報處 |
| 香港 | 青年書社 | 蘇州 | 蘇州書報社 |
| 長沙 | 翠文書坊 | 順慶 | 民智書報社 |
| 寶慶 | 南文書社 | 永定 | 民智書報社 |
| 武昌 | 寶慶書局 | 雲南 | 新亞書局 |
| | 共進書社 | 西安 | 西安書局 |
| | 時中書社 | 北京 | 各學校書局 |
| | 武漢書社 | 太原 | 晉華書社 |
| | | 波 | 波書社 |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費代款不折。每份五分。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滿算一次。概不退。

導
報

導
週

◀ 期 二 十 九 百 一 第 ▶

次 目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評蔣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講.....

讀蔣介石二月二十一日之講演以後.....

「三二八」的一週年.....

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盟.....

寸鐵(八則)——

曾琦與薛大可(實)——畢庶澄和西山會議派就這樣紀念中山！(實)——西山會議派和英帝國主義同樣的紀念中山！(實)——我們冤枉了西山會議派！(實)——帝國主義者眼中的蔣介石(實)——中國國民革命的武器是些什麼？(實)——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與推翻國民黨的是誰？(實)——戴天仇願意出賣工人嗎？(實)

來函——
(一)..... 蔣希曾 獨秀
(二)..... 陸紹文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爲肅清軍閥勢力及團結革命勢力問題——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鑒：

中國國民黨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之統治及其在中國的基本勢力，即實際上壓斷全中國一切財政工業及交通機關。而肅清帝國主義用以統治中國之工具——軍閥官僚勢力，以間移打擊帝國主義，亦當達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

貴黨自改組以來，與本黨密切合作，共同領導全國革命民衆向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及一切反動派作戰，經過『五卅』運動，尤其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以來，實行武力與民衆結合，全國革命高潮，已搖動了帝國主義及軍閥官僚之統治中國的地位。

帝國主義鑒於中國革命高潮中，革命的武力與革命的民衆已結成不可侮之勢力，彼等對於統治中國之全部優越權利尙未根本放棄，而對關稅及租界之特權，已不得不表示相當讓步。軍閥方面，直系之吳孫相繼破滅，孤立之奉魯軍閥亦已在蘇皖豫晉一大弧綫包圍之危險的環境中，首尾不相顧，且夕即有潰敗之勢，榆關以內，肅清軍閥勢力，以成革命的統一之盛業，已非理想而近於事實了。

在這樣情況之下，帝國主義已經懂得其利用本地軍閥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工具之傳統方法，現已不完全實際適合了。於是帝國主義者尤其是帝國主義的日本，指揮其工具奉天軍閥，以『南北妥協』『南北合作』『聯俄赤化分子』『壓迫共產派』『驅逐左派』『共同反赤』等口號引其所謂南方穩健分子，這分明是欲用『以赤制赤』之妙計，以離散南方革命勢力之團結，以破壞革命，以重新鞏固其瀕於崩潰之地位。倘使此類流言僅屬於帝國主義及軍閥的片面宣傳，吾人固可一笑置之；奈一月以來，『南北妥協共同反赤』之聲浪喧騰

於中外報章（詳細另紙抄發奉閱），是這日本帝國主義的順天時報，且有『蔣介石……現正與國民黨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携手……蔣之聯北計劃現甚積極，已僱人提出條件』之說，介石同志對於此等流言，不但不置有一語聲辯，而且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紀念演講中，竟譏罵武漢的左派爲叛類，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產黨，預言共產黨將要失敗，自稱有干涉和制裁共產黨的責任及其權力，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奉天軍閥的提議，因此英日帝國主義的報紙，都一致極口稱誣他這篇演講。

在北方將領紛紛脫離討赤的安國軍歸附國民政府之時，而國民政府之最高軍事領袖反有『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携手』之流言，則不獨使革命的民衆，對於國民政府懷疑，即新附之北方將領亦覺進退失據。此事若係介石同志個人行動，一經貴黨最高權力機關明白制裁，則介石同志當未便一意孤行，將見君子之過知日月之失；倘係貴黨多數之意思，則事應便十分嚴重了，本黨爲革命前途敢計，不得不具函請教於貴黨者一也。

復次，本黨自與貴黨合作以來，在政治宣傳上，在前敵作戰上，無時不嚴責同志爲國民革命努力工作，其結果在北京天津保定大連青島濟南開封鄭州武昌九江南昌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寧波，宇寰中無不有共派的囚徒，刑場上無不有共派之血跡，武昌南昌富陽決戰中，無不有共派之慘壯的犧牲，自問於『民革命無殊勳，亦無大過。在黨務工作上，湖南一省，純粹國民黨發展到七人以上，其派不及其半，他省亦稱是，而右派却有『亡黨』之謔言。并且我們認識三民主義的革命的國民黨，非他國純粹資產階級的落後的國民黨可比，尤其是帶社會主義性的民生主義，實有與本黨長久合作之可能，不圖貴黨右

個分子時有兩黨分離之運動。

此次介石同志在第十四次紀念週演講中，一則曰糾正共產黨，再則曰制裁共產黨，本黨乃代表無產階級的獨立組織，匪獨不受他黨之糾正與制裁，并不願受他黨之扶助，亦不會受他黨之扶助。介石同志所稱糾正與制裁之理由，謂共產黨黨員對待國民黨黨員加以排擠壓迫。使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中果有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之事實，不獨國民黨得據黨紀加以糾正與制裁，即本黨最高機關亦應加以處分，然而事實恰正相反。試問本黨對於共產黨的黨務整理案有過異議沒有？事實上乃違反此案的決定沒有？不但事實上未曾違反過此案所決定，而且為避免糾紛有超過此案所決定以上的退讓。中央委員，共產黨本來不及全三分之一，新近廣東及江西省黨部之改選，經貴黨中央之圈定，廣東十五委員中共派員三人，江西九委員中共派員一人，這是誰排擠誰。誰壓迫誰？介石同志自己也說：『譬如中央有一個決議，有一個命令，或委一個幹事，有許多同志來問這個決議，這個命令，這個幹事，究竟是那一個執行委員提出的？這個執行委員究竟是誰？』這又是誰排擠誰，誰壓迫誰呢？

在本黨的立場，只知隨事隨時努力工作，對於一切職務分配，一向不願爭持；而在貴黨的立場，在革命工作的立場，一切職務之分配，似以工作能力為標準，不應以階級與否為前提，倘不以革命工作為前提，而專以階級分子之任務是務，是則只顧其派分子在國民黨為掛名黨員，還有何合作意義？介石同志為貴黨負責領袖之一，對於應收官能投機分子力盡收容，而於他自己也承認是革命分子的共產黨員，却防閉之，排擠之，且一再發言制裁之，這究竟是什麼目的？動機？貴黨最高機關若聽任此種狀况繼續下去，是否有礙合作之精神？本黨為兩黨共同進行革命工作計，不得不具函請教於貴黨者又一也。

以上三事，一則關於肅清軍閥勢力問題，一則關於團結革命勢力問題，對於革命前途均有重大意義，故敢於和衷並進，希即一一賜教是幸。專此，謹祝革命敬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三月十三日

南北妥協消息一束

團電通訊社一月二十七日東京電：『中國南北妥協之機逐漸呈濃厚之狀，雙方皆有代表往來，結局或將以穩健之孫文主義實現大同團結。』

團東方社二月五日漢口電：『蔣介石及其幹部已取締激進運動。』

團東方社二月十一日北京電：『楊宇霆與梁士詒現謀奉天與國民軍而圖武漢，而驅逐靳雲鶚及彭明述赤者，蔣介石若對於共產黨加以澈底的壓迫，則南北之妥協非不可能之事。』

團東方社北京二月十二日電：『關於南北妥協問題，現在政客之往來漸形頻繁。安國軍欲以平定豫局為妥協之緊要政策，目下正在汲汲進行……』

團路透社二月十四日北京電：『楊宇霆與梁士詒現謀奉天與國民軍間之和解。』同日電通訊社北京電：『張作霖為促進南北妥協機運起見，將於數日中歸奉。』

團時事新報北京二月十五日電：『趙欣伯語人，南北妥協說漸趨有力……』

團二月十六日上海新聞界北京通訊社楊宇霆意見：『將來南方如有悔禍之意，能對於赤化分子驅除，奉方亦不願再為已甚。』

團上海申報二月十八日北京電：『南北協調呈顯開發旋力，該題目前尚曾游說，十六日返京，攜去條件七，帶回條件四。』

團東方社二月十八日北京電：『李石曾現正代表兩方政府與奉天

代表折衝。」

○圖申報二月十九日載趙欣伯對電通社記者之談話：「楊宇霆所主張之南北妥協說現已漸趨有力，倘使南方能排除共產主義，則南北之妥協亦非不可能。」

○圖路透社二月二十一日北京電：「路透社電訊及各報訪員今日謁見楊宇霆，據稱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

○圖東方社二十四日北京電：梁士詒關於時局談話：「所謂討赤，所謂國民革命，要皆不適宜進保守兩派實現其理想之表面文章而已；中國之事有外人不能想像微妙之作用，外力雖以主義相爭，而其內幕仍通聲氣，均不旋踵而相結合而終於和平統一實現之時期，余想其時期已不遠，當努力俾使實現也。」

○圖東方同日又電：「梁士詒在其私宅中開會議，討論南北妥協具體的進行方法，本日依據日部受梁密旨南下探詢南方當局及各有力者意見已回京之鄭洪年之報告，更進一步討論具體的方策云。」

○圖三月一日上海商報北京通訊趙欣伯談話：「現在，南北兩方并無感觸之衝突，除共產主義而外，政見相同之處甚多，如欲合作，確有可能之性質。即在蔣中正方面，亦曾即接示意北方，極力緩和而方雖非赤化；並謂近來對於共產運動抑制甚力，決不令其蔓延，察其語氣，似亦願與北方合作。」

○圖東方社三日北京電：「孫寶琦通知梁士詒關於南北妥協問題，俟與梁士詒接洽後，不日將由天津赴滬，在京之李石曾預言所事告一段落後即赴漢口。」

○圖東方社三月四日北京電：「近因南北妥協問題，京奔走與安福軍接洽之李石曾氏，以南北之主戰非絕對不能一致，且現下之形勢，各方面之意向確有趨於南北妥協之勢。故李於昨日出京，繼由天津上海轉赴漢口，與南方當局進行南北妥協之交涉。」

○圖上海時事新報三月五日杭州通信：「何應欽白崇禧，因前數日已換防（以魯軍換孫軍），特密電南昌方面請示機宜，非奉蔣介石覆電，不能貿然開火。直魯聯軍係奉軍之分系，倘謀於安福軍，現南北妥協說甚囂塵上，或將南北分界，劃江而守，亦未可知。」

○圖時事新報七日北京電：「張作霖與人談時局，謂南征在防赤，南方必有自覺之一日，收回主權不用暴力，黨軍苟驅逐左派，子將汗誠與國統一。」

○圖三月七日北京順天時報：「據某機關消息，蔣介石因其所黨之專橫，久已蓄意排斥，前因各方軍事正急，對於武漢九江各屬戰事，俱利用共產派以取勝，蔣之目的本欲佔領長江以南為止，因自己之實力驟然不能發展至長江以北，現正與國民黨舊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携手。……蔣之聯北計畫現甚積極，已倩人提出條件，惟其內容現不能宣佈。」

○圖東方社三月九日北京電：「今日報知新聞論蔣介石與共產黨之轉軛，謂於蔣氏北伐之動機及思想的傾向觀之，氏與其產黨不相容，殆無疑義。蔣氏最近優待高第王正廷等，漸漸聽從於中國實際政治有經驗者之言……。」

○圖中國電通社十日北京電：「近日北方南北妥協之聲調甚高，據接近楊宇霆氏要人傳出消息，現南昌蔣介石確已派諸某携條件來京，經過李石曾楊度與楊氏（宇霆）協商，惟其條件與協商結果均異常縮小云。」

○圖東方社十三日北京電：「南北妥協運動依然由北方極力提倡，至少將停止軍事行動，實現協定，使者往來於南方各區若繼續不絕，人數亦頗不少，傳聞最近蔣介石對於北方軍事當局所表示之妥協條件及條件已達將表示何等之意志之機運。」

評蔣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講

獨秀

我們對於蔣介石總司令三月七日在南昌總部之演講，有佩服的地方，也有懷疑的地方。

佩服的地方是：他毅然承認「現在我們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已經遷到了武漢。」從此政權統一，民衆不至感覺於武漢國民政府之外還另有一個國民政府而莫名其妙；軍閥亦無法利用革命政權不統一而企圖操縱；從此政權統一，所有國民黨黨員不至於感覺得有武昌南昌兩個中央黨部而無所適從了。這兩件事，都於國民革命之進行，非常有益。

懷疑的地方是：他此次講演，雖然對於放棄聯俄政策和南北妥協這兩個流言有所聲辯；可惜他聲辯的內容反證明了這些流言至少一半是事實。

「凡是以平等對待我的國家，我們都可以和他們聯合」，這只是我們一般的外交原則；中山先生向聯俄政策，却根本不是這樣。中山先生聯俄政策的根本精神有二：（一）是要效法德國式的革命，這句話中山先生不但在公開的演講中說過，給蔣介石私人的信中也說過；（二）是相信「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銷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為和平的新政策；這新政府，不但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制扶助，主持公道。……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擴張扶病，賑濟貧民，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土耳其在歐戰之前，尚貧甚弱；……各國更想把地瓜分，土耳其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盡其能力最呢？」是盡其能力最呢？

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見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山先生毫無疑義的肯定了俄國已經不是有侵略各國野心的帝國主義者，並且肯定了俄國能夠強扶助，弱者自強起來也全靠俄國人的幫助。實際上中國革命軍得到俄國人的實力幫助，決非一般國際關係上什麼平等待遇所能有之事，這件事蔣介石應該比國民黨任何軍事領袖都清楚。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是建築在上列兩個根本精神上，是以革命同志的精神而聯俄，是以革命民族聯合的精神而聯俄，決不單是建築在一般國際關係上什麼平等待遇上面。

可是蔣介石現在說：「爲什麼要聯合蘇俄，就是蘇俄能以平等對待我中國，……不惟日本，無論那一國，如其放棄帝國主義政策，能以平等對待我中國的時候，那末，我們對他們，如同對蘇俄一個樣子，未始不可以聯合的。……我們聯合蘇俄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不平等待我之民族這意義上頭，所以就聯合蘇俄；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俄則個帝國主義一樣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是像反對帝國主義一樣的反對他們。」這些說話，若出諸普通商民之口，不但不算說錯，而且很公道；國民黨軍事領袖說出這樣的話，在革命政策的立場看來，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聯俄精神根本放棄了！因爲他這些說話之根本態度是把蘇俄看做其他強大國家一樣，不會肯定的把他看做是革命同志，不會堅決的把他看做是革命民族。

西山曾譏諷之反對聯俄，「吾人皆知；然而他們也不是明目敢放棄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也是說：『吾人皆知以平等待我』爲民族間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則不惟非友，甚至爲仇

。又說：「吾人於此絕不貿然將蘇俄列諸其他帝國主義之林，一反聯俄之策；亦絕非盲目的以蘇俄之言，皆善，而違反聯俄政策之本義。」（均見西山會談錄上海大會宣言） 蔣介石的說話，與他們的見解何異？他們同樣不認識蘇俄革命同志是革命民族，把他們的強大家國一樣看待，今天說：「只要蘇俄以平等待我，我們對總理聯俄政策無論如何不能更動的。」 明天便會附會一二不平等待我之口實而更動了！所以東方社十六日九江電稱蔣介石最近在南昌演說，曾明言：「俄國如以不平等對待吾人，則我等自有對之之道也。」報載蔣之演講詞中雖未明見此語，而奔走撮合南北妥協之日本帝國主義者自然能夠察知其弦外之音。

蔣說：「我們聯合蘇俄，並不是聯合蘇俄一個代表，我們是聯合蘇俄全體的國民。」可是張作霖逼走加拉辛，又何嘗不是說只是反對加拉辛個人而不是反對蘇俄全體的國民。

所謂「全體國民」只是一個抽象名詞，不是一個具體的表現，所以人們往往欺負他不能夠具體的姑出來說話，可以任意利用他。國家主義派主張全民革命，便等於不革命。英帝國主義派兵到中國，也是說合乎中國全體國民的願望。蘇俄全體國民不能通通來到中國幫助中國革命，除了政府的代表，黨的代表，更有何種形式可以表現實際的聯合呢？

如果蘇俄代表具有壓迫國民黨領袖或侮辱國民黨的行動，不但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會起來反對，（何以最近黨中央全體會議并未曾提及此事，只有蔣一個人感覺着？）即中國共產黨亦應該向代表嚴重警告，甚至於請求蘇俄另換代表。若僅僅是因為蘇俄代表主張汪精衛復職，若僅僅是因為蘇俄代表在國民黨的宴席上勸告勿抑制工農運動便以為是壓迫國民黨領袖和侮辱國民黨，則壓迫國民黨領袖侮辱國民黨者還有百數十萬國民黨黨員和廣大的民衆，不只是蘇俄代表。

北方的張總司令官曾稱蘇俄代表輔助國民黨而逮捕其家屬，南方的蔣總司令則官稱蘇俄代表侮辱國民黨而欲加以驅逐，所持理由雖不同，而反對蘇俄之事實則同，此或即佐分利所謂「發見南北妥協點」，趙超伯所謂「南北政策相同」之一！

復次，南北妥協共同反赤之說，自正月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各報一致喧傳，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東方社與電通社，幾乎每日都有此類消息，東京北京的日本報紙更是言之鑿鑿，難道蔣總司令都一向不會知道，何以對於自身關係之重事至本月十二中山先生紀念日告黃埔學校同志書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及報紙之宣傳都無一字聲辯？一則曰：「在武漢的黨員不要造出這種謠言」，再則曰：「他們在武漢的却天天製造謠言」，其於告黃埔同志書中亦說是「造謠煽惑」，後方搗亂」，并謂：「若中正堅持革命不肯放棄一日，則中傷者之作用亦將一日不止。」又謂：「彼挑撥是非之徒，意在破壞國民革命軍。」其實，如果是謠言，如果是中傷，則造謠煽惑中傷搗亂以圖破壞國民革命者，不是在武漢的黨員，而正是蔣介石現方表示親近的奔走結嶺南昌北京鼓吹南北妥協之日本政黨及東京北京的日本通信社及報館。最近日本人的上海日報非常得意的大字登載十七日九江電：「南昌派高親日政策，否認全體會議之議決，決定解雇鮑羅廷。」不向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及報館聲辯，而只痛罵自己的同志，這是絕對無益的事。

奪魯軍不是整個的，幾等於奉直軍不是整個的，這是人所盡知，魯軍即盡失其地盤，亦非奉張所深信。北伐軍東下擊破魯軍，自是革命勢力更進一步之發展，尤為東南人民所歡迎；然而執此以為東報喧傳對奉安位南北攜手對赤之反證，則殊嫌未足。

有人以為李寶章畢應澄等時有與南軍談判之事，斬盡鴛鴦調元顯已歸兩南方，所謂南北妥協，不過如此。此言亦太滑稽了。北方

將領歸附國民政府，吾人自可盡量容納；而國民政府的軍事領袖提出政治上的讓步條件如東報所傳者，向北方軍閥首惡謀妥協，這是與北方將領歸附國民政府為同樣的革命勝利之榮譽嗎？

奉天軍閥在人心上，在軍紀上，在財政上，已到了旦夕潰敗的運命，不但北方革命的民衆，即一般商民甚至於官僚，都發出「盼以赤軍滅之」的呼聲；而赤軍領袖若忽然為日本帝國主義所誘惑，與垂危

讀了蔣介石二月二十一日之講演以後

述之

蔣介石總司令二月二十一日在南昌總部第十四紀念週的講演，這是一篇很嚴重的講演，在目前政治上甚至全部的革命上都有極嚴重的意義。自蔣介石這篇講演發表以後，京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和報紙如東方社通電社路透社順天時報字林西報等都大吹而特吹，語句之間都表現一種極興奮的樣子，差不多異口同聲說：「蔣介石已起來反對左派，抑制共產派了。」同時孫傳芳張宗昌的上海新申報和西山會講派的上海江南晚報也都大作其社論，對於蔣介石的演說大字登出，大加贊揚，說是：「到底蔣介石不錯，真能起來抑制共產分子。」

為什麼帝國主義和反動的報紙通信社見到蔣介石的演說如此起勁，如此得意呢？原來近兩月來帝國主義和反動的報紙通信社等不斷地發出一種「樸德派蔣介石限制工農反對左派制其共產派」之流言，希圖破壞革命的聯合戰線，可是在蔣介石本人方面始終還沒有公開的表示。直到二月二十日的演說一來，於是帝國主義和反動的報紙所加的流言，却得到一個證據，彷彿證明他們不是完全造謠的，這樣怎令牠們不起勁不得意洋洋呢？的確，在蔣介石總司令這篇洋洋數千言的演說裏，對於武漢的徐詒斌六加以申斥外，特別是看重其派派，差不多演說中十分之六七是對共產派說話的，說共產黨員如何強派，他要如何制裁共產黨，如說：「現在共產黨員，有許多對國民黨員

的奉天軍閥謀妥協，以延其殘喘，使肅清軍閥的大業功效變成，這豈非革命史上一大錯誤，并且是一大污點！所以我們的責任，不是盲目的掩飾此時沒有南北妥協的運動，而是誠懇的要求國民革命軍的領袖蔣介石總司令，立刻在言論上在行動上，證明所謂南北妥協共同反赤，的確是日本帝國主義之造謠煽惑揀擇是非中傷搗亂以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

壓迫，表示強橫態度，如此，我何能不加糾正！共產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制裁的權力。」這樣，與順天時報所載：「蔣介石因共產黨之專橫，久已蓄意排斥，……現正與國民黨人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携手！」，和張作霖的軍師趙欣伯所傳出：「蔣介石方面亦嘗間接示意北方，極力精明南方確非赤化，并謂近來對共產主義抑制甚力，決不合其蔓延……」這些說言不是若合符節嗎？這在政治的意義是多麼嚴重啊。

我們現在且去開蔣介石總司令這篇演說的政治意義，來看共產黨員是否真正壓迫國民黨黨員，是否真有強橫的行動一層。如果共產黨員真正壓迫國民黨黨員，真正有強橫的行動，我以為共產黨的高級機關，自己便應該加以糾正，加以制裁，完成革命的聯合戰線。但軍事事實是怎樣呢？真如蔣介石先生所說：「事實上共產黨員對國民黨員壓迫，有強橫的行動」嗎？介石先生只說「事實上」，而却始終沒有舉出任何的「事實」，我以為這是不能含糊的，現在應該請「事實」先生出來證實「共產黨員對國民黨員的壓迫和強橫行動」。在介石先生未舉出事實之先，我現在姑把我所知道的「事實」略舉出幾件：（一）廣東國民黨省黨部選舉執行委員會時，張靜江禁止各地代表自己選舉，而用圈定的方法硬排除共產黨員和國民黨

左派，不惜拉進一些陳炯明黨羽和國家主義者，違反自己所定的這埋黨綱案。這是誰之壓迫？誰，誰「強橫」呢？(二)江西國黨省黨部的執行委員會選舉，也同樣用非法排除了共產分子，這又是誰「壓迫」誰，誰「強橫」呢？(三)福建的所謂純粹國民黨黨員林壽昌等最近也公然在福建政務委員會提出，強迫政務委員會解散福建國民黨省黨部，理由則謂省黨部係共產黨把持，(其實福建省黨部裏面只有一個共產黨員)，這又是誰「壓迫」誰，誰「強橫」呢？(四)我們再追想去年三月二十號的事件，當時孫文主義學會派歐陽格與更生經斌王柏齡等，假藉蔣校長之命令，騙李之龍開中山艦至黃埔，另一方面則報告介石先生，謂李之龍要請蔣校長赴俄國，結果造成了三月二十號的冤案，逮捕了在廣州第一軍中和黃埔的全體黨代共產分子，并牽連及國民黨左派罷工委員會以至俄顧問，隨後又撤退了在潮汕的金佛莊郭俊等一校C P分子的軍官及軍事政治工作者，幾釀成大慘殺，這事是介石先生自己親身經過的，難言還不明白麼？這樣的事件，難道外人不知道，真要死後才發露麼？這又是誰「壓迫」誰，誰「強橫」呢？夠了，夠了，我們很不願多舉，說來實令人悲憤！我們且專就介石先生演說中自己所吐露出來的話來看。

「譬如中央有一個決議，有一個命令，或委一個幹事，有許多同志來問這個決議，這個命令，這個幹事，究竟是那一個執行委員提出的，這個執行委員究竟是跨黨分子不是，這個決議，這個幹事，是否真正為本黨的。」這是什麼意思？這還不明顯嗎？一個決議，一個命令，委一個幹事，都要懷疑到跨黨與否，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這裏要問國民黨用人行政以什麼為標準？以革命的利益革命的的工作為標準，還是以跨黨與否為標準呢？像介石先生所說完全是以跨黨的標準來定國民黨的命令決議和用人了，我不知道中山先生要C P加入國民黨究竟為的什麼！唉，對跨黨分子是如此，還要說其

產黨黨員壓迫國民黨，強橫，真正有理哩！

現在一班橫西由會議派「悔禍過來」的，一班新進來的國家主義者和研究系，或投機分子如段錫明如龍德植等，都自稱為「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或「真正國民黨員」，而謂共產黨員則為跨黨分子，有時甚至認國民黨左派亦是跨黨者，彷彿一切黨權，一切政權都應歸此輩所謂純粹三民主義信徒或真正國民黨員掌握；但此輩却完全不知道或忘却了國民黨改組以來的發展史，却一點也不明白國民黨改組以前是什麼一個景象，改組以來幾年的工作是何人在那裏奮鬥，我們可以不容氣地說，國民黨改組幾年的工作差不多是C P和幾個左派支持，這是大家應該知道的。現在湖南湖北上海江蘇的國民黨為誰發展起來的？北伐軍未到江西以前的江西國民黨是何人工作？為江西國民黨而死的趙醒農是不是跨黨分子？在方本仁那如琢的嚴軍壓迫底下奮鬥而被監禁的是些什麼人，是否是現時操縱江西國民黨省黨部自稱純粹三民主義信徒的段錫明一班先生們？在廣東省黨部一向奮鬥的又是否係陳炯明的黨羽吳倚倉和國家主義者曾爾浩等先生們？現在奉系軍閥壓迫下的天津北京是那些人在那兒支持國民黨工作？除了幾個跨黨分子和左派奮鬥外，有沒有所謂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在那兒工作？有許多所謂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或老黨員在被壓迫的時代，在壓迫地方，在困苦奮鬥的門中，我們都沒有看見，到了革命快要勝利了，大家都昂起頭來，說：「你是跨黨分子，你是C P，我才是真正國民黨黨員，純粹三民主義信徒。」聽到中央發一個命令，一個決議，委一個幹事，都要查問這是否跨黨分子所提出，彷彿跨黨分子等於被剝奪一切公權的囚犯，這樣，怎令人不悲憤！

本來我們對於革命是只顧奮鬥，不顧計功的，我們以為革命黨人的榮幸便是在革命主義的旗幟下去奮鬥，去犧牲，革命黨人應該為被壓迫民衆的利益而犧牲一切。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完全為了中國

工農階級的解放，爲了全中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中國共產黨黨員每個人都準備爲這偉大的解放工作而犧牲，認爲以前共產黨黨員在各種運動中，在東北北伐以及各種軍事鬥爭中，槍斃頭顱暨禁閉死亡是極偉勳的，都是革命的光榮，原野表白之必要；可是有許多一向反對革命，或對革命持旁觀態度，或譏諷革命黨的人，一旦看見革命要勝利了，便昂起頭來充好漢，自稱什麼純粹信徒，什麼真正黨員，企圖排除一切，那我們就不能不檢一檢查革命歷史，計較計較歷史上的革命功績了。介石先生自稱是革命領袖，這幾年來總算在革命中工作，應該說誰是革命中勇往無前的，誰是臨陣退後的，工作運動劉不提，單在軍事一方面說，自黃埔開辦以來，經過二次東征，經劉不提，經過廖案以及這次北伐，跨黨分子究竟如何？金佛莊郭俊（最近在富陽戰死）章炎曹淵等跨黨分子是怎樣？惠東生王柏齡經斌等許多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純粹三民主義信徒，在攻武昌攻南昌之役是如何？好了，讓將來的歷史家去評判罷。

復次，蔣介石說到他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他有糾正及制裁共產黨的責任，這也是應該說明幾句的。第一，我們要認清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所階級獨立的政黨，除共產第三國際外，絕不受任何人的糾正或制裁；在中國國民革命的戰線上，自然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要密切地誠懇地協商合作，但只是協商合作，而決不是受其什麼糾正或制裁。英國國民黨個人或領袖竟有謂壓迫國民黨員或跨黨的地方，則只有合法的手續，即按國民黨紀，把他當一國民黨黨員加以處分；或由國民黨高級機關轉令共產黨高級機關自己懲治。至於某個人或某領袖糾正或制裁中國共產黨或其黨員都是笑話。

第二，我們對於介石以前誠然認爲是國民黨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但須明白中國革命的領袖不止一個，有工人的領袖，農民的領袖，軍事的領袖等，在黨的方面則有國民黨的領袖，有共產黨的領

袖；介石先生不過許許多多領袖中之一個。一個領袖不能隨便說與糾正一切，制裁一切，這樣，只有專制時代的皇帝可以辦得到。總之，革命領袖的權利與責任是有一定限度的，每個革命領袖應該明白自己的權利與責任，並且還須明白革命領袖是要領導革命，要時時顧到革命羣衆的利益，反之，則立刻可以失其領袖的地位。

至於武漢國民政府臨時聯席會議問題則汪精衛先生回職問題，我們也有點意見。介石先生說漢口聯席會議是無根據的，非法的，等於西山會議；這句話很有妨礙於革命所已經得到的勝利。因爲大家知道漢口聯席會議在國民政府離開廣州至這次國民政府正式成立的中間，事實上確在武漢代表國民政府的職權，最明顯的如「一三」案是漢口聯席會議辦的，漢口和九江的租界是漢口聯席會議收回來的，如果否認漢口聯席會議，便等於否認「一三」案之交涉，等於否認收回漢口和九江的租界，這樣，倒是英國帝國主義非常之歡迎的。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本來是國民黨中央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是合法的，當政府中央黨部人員尚未完全至武漢之時，一部份政府中央委員自然可以從權組織臨時聯席委員會執行政府職權，無所謂無根據或非法，因爲政府決不能像那時幾個月在旅行中過流浪生活。只有後來南昌隨便變更聯席會議決定改遷南昌才是非法理。

汪精衛先生的復職，在近年來中國革命局面的發展上，是非常必要的，誰也不能反對。尤其一切革命民衆和真正革命分子都很熱烈地盼望汪先生回粵，即介石先生亦曾發表電報請汪復職，這是對的。但是汪先生至今說沒有復職，是這什麼原故呢？據介石先生說：「就是現在有許多人故意造出一種空氣使他不能夠出來復職……」究竟介石先生所謂「許多人」是誰，我們無從知道；而介石先生自己已申言：「我們相信汪精衛同志定可以團結阻礙，合作到底的，我們兩個人感情道義，無論爲公爲私，決沒有什麼阻礙。……希望他

趕緊回來，共維大局。」介石先生這個態度很好，大概所謂使稽衡不能踏假脫的「許多人」中，自然介石先生不在其內了。因此我們向革命的民衆和革命黨人提議，如果大家認爲在革命的觀點上需要汪精衛先生復職，請速起來剷除使稽衡所以不能復職的阻礙，這是必要的。不過我們對於汪在職復之時，也不要忘記了使汪去職之故，大家或者還記得汪精衛先生是去年三月二十號事件發生後去的，這是特別應該了解的。

蔣介石先生說：「我們革命環境一天一天好似一天，軍閥和帝國主義只會天天崩潰下去……如果我們的內部團結起來的時候，革命成功是不成問題的，因爲我們的敵人已經自己在崩潰……」這種觀察是很對的。不過我們還得說明的，我們的敵人雖然自己在崩潰，可是革命的戰線也正在分離，革命戰線內有人正企圖和敵人妥協，接收敵人的口號向自己的朋友進攻。現在江西廣東福建許多省分都不是高唱限制工農運動嗎？不是大倡反對共產派嗎？不是革命戰線裏邊「反共產派」，「反工農」，「反俄」總言之，所謂「反赤」的口號都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及辦買官僚土豪劣紳等異口同聲嗎？像這

「三，一八」的一週年

「三，一八」民衆流血紀念已一週年了。民衆流血事件充滿了近五年的中國革命史，而惟有「三，一八」有更多的更悲壯的紀念。去年二三月間，北方國民黨軍苦戰於京津，抵禦四面包圍的軍閥武力，但結果至於失敗，「三，一八」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爲自郭松齡反戈失敗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張作霖之未敢推倒，更積極企圖消滅國民革命，而有日艦炮轟人沽砲台事件。「三，一八」的流血，乃民衆反對大沽案被軍閥屠殺的流血。這次屠殺的指使者是段祺瑞，賈德輝和章士釗等。段祺瑞是日本帝國主義屢次使用的

樣裏應外合的反赤，革命的內部怎麼能團結起來呵！現在革命雖然到了勝利的關頭，同時也是在極危險的關頭，要渡過這關頭只有團結革命勢力；但是須團結真正的革命勢力，跟着帝國主義和軍閥買辦官僚劣紳反赤的人，我們是應該反對的，我們是要與之奮鬥的。現在事實教訓我們，對於誰是真正的革命者，誰是假革命者，我們已經不僅只聽他的口頭禪，我們要看看事實了。西山會議派現在還在護「繼續總革命」，可是事實上已變成軍閥和帝國主義「反赤」「反共產」之工具，口裏儘管護着革命，究有什麼用呢。

現在中國是兩個絕對不能調和的營壘！一方是反革命的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官僚貪污土豪劣紳等，他方是革命的工人農民和被剝削的小資產階級。共產黨是堅決地站在工農方面的。中國將來的鬥爭便是這種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決死戰，但是我們相信工農和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一定要取最後的勝利，誰反對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誰便會到最後的失敗。中國革命前途的路線已非常之明顯，何去何從，是在人們自己去認識。

施英

工具，章士釗是最反動的官僚；賈德輝亦是反動的官僚，但在當時是國民軍系的團員。「三，一八」事件發生之時，國民軍將領之一，李鳴鐘方坐鎮於北京，亦竟有參與屠殺計劃的嫌疑，至少也沒有力阻此次屠殺。因此民衆對於國民軍之信任發生之動搖，自身亦至於失敗。自此以後，國民軍在北京忽而驅逐段祺瑞，忽而擁戴曹錕，倉皇失措，退走南口。自此以後，反動勢力在北方增漲起來，奉魯軍閥蹂躪京津，至於現在。

現在已到了「三，一八」的一週年。「三，一八」週年紀念時

的北方情況是：國民黨因受了嚴重的教訓，退走西北，發展了更新的面，將與北伐軍會師於中原。北方的民衆受盡了奉直魯軍閥的壓迫，從城市到鄉村埋伏了更革命的局勢，將與北伐軍共同解決軍閥最後的勢力。惟有房產民衆的諸指使者，如投羅網現尚苟活於天津；章士釗仍繼續反動，爲奉魯軍閥供驅使，賈德麟則公然又以國民黨系舊國務總理的資格，隨黃郛賀德霖之後，跑到北方活動。一週年以來，革命勢力雖已發了勝利，而但屠殺「三，一八」民衆因手尚未結束；「三，一八」死難烈士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志願，亦尚未抵方成功。

「三，一八」是中國民衆極可悲痛的紀念；因爲有「三，一八」紀念，所以使中國民衆時不能忘却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兇惡險毒，不能忘却轟擊大沽砲台事件，不能忘却唆使段祺瑞對民衆之屠殺；直至於現在全國反英運動高漲之時，亦不能忘却忽視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妥協分子唱南北妥協之陰謀。因爲有「三，一八」紀念，所以使中國民衆有消滅軍閥的決心，時時不能忘却軍閥屠殺民衆的悲劇，不能忘却官僚政客的反動不能忘却動搖的武力的不可恃；直至於現在北伐軍事勝利之時，尤不能忘却忽視官僚政客反動分子之活動，防害消滅軍閥的革命工作。因此有「三，一八」這個血染的紀念日，給予革命民衆以最實際最有力的教訓。這些教訓在此時才其鮮明。我們應當說：這是「三，一八」諸烈士熱血照耀的光明！

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盟

今年三月十八日是距今五十六年前巴黎無產階級偉大的革命紀念日。這一次革命——巴黎公盟——雖然悲壯的失败了，但輸給了世界無產階級以很有價值的教訓，俄國無產階級首先利用這些教訓成功了十月革命并建設新的國家形式——蘇維埃政權。我們每個無產者

當「三，一八」案發生之後，最少數反動分子會藉此而攻擊革命民衆最直接的領導者，攻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黨員。他們的反動宣傳攻擊最力的，尤其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他所說「三，一八」之役是其產黨欺騙了民衆，利用了民衆，損害了民衆。他們作如此反動宣傳的約有三種人：一是國民黨右派，二是國家主義份子派，三是當時在北京辦大同報現在南昌活動的張德和等類的反動新聞記者。但是共產黨不備未料欺騙利用或殺害民衆，却是即時領導民衆奮鬥爲民衆利益而犧牲，爲革命的民衆所口所聞。反到是國民黨的右派，在最近一月以前，有段軍閥孫傳芳李烈鈞，屠殺上海工人與市民的事實；在兩月以前國家主義份子派有身攜孫傳芳委任狀，在上海暗殺小沙渡工人孫民臣殺起甲等的事實。至於無耻下流的龔德柏，當時爲吳佩孚辦報，爲張宗昌頌揚，痛罵廣東政府，痛罵北方國民黨，而今則奔走於南昌求榮，適足以證明其當初與現在之反動與無恥行爲，每一次的民衆運動，正是革命的政黨領導民衆奮鬥的機會「三，一八」的死難者，大多數是其產黨員與國民黨員，便足以證明革命政黨是民衆的先鋒而導者。革命運動不能避免流血與犧牲，革命黨員自然不能多躲避流血與犧牲；惟有反革命的分子才在犧牲流血之後狂吹着民衆政黨的利用。在「三，一八」紀念中，革命的民衆應注意的事件之一，便是揭除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亦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工作之一部。

超 麟

，每個革命黨人，到三月十八日，都應該深切紀念這一悲壯失败的革命，記取血的教訓并繼續牠的事業。尤其今年在中國紀念巴黎公盟更加一層的意義。

(一)巴黎公盟之起因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盟(舊譯巴黎公社)，其起因，從遠處說，是法國及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已經使無產階級進步到了能夠獨立做政治鬥爭，尋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并乘機開始奪取政權；從近處說，且普法戰爭引起法國全國恐慌。

法國國資主義雖稍後於英國，但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則高於英國數倍。法國經過了法蘭西大革命以後，法無產階級比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更懂得政治鬥爭在總的階級鬥爭中之意義，所以自從大革命以後一直到巴黎公盟，法國每次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都積極的參加政權的運動。這歷次政治鬥爭的經驗積累下來，又加以那時資本主義的矛盾顯露出來，無產階級數量上及質量上都比前進步了，所以到了普法戰爭第三帝國一場台，法國無產階級即老實不客氣地推翻資產階級的政府而自己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的模型——巴黎公盟。

當時法國資產階級怎樣呢？普法戰爭法國失敗拿破崙第三被殺的消息(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傳到巴黎後，左派資產階級即起而代替拿破崙第三掌握政權，無產階級亦起來迫逼他們宣布共和國并組織國防政府(九月四日)。但這政府是在資產階級手裏的，其所設施不但不能滿足無產階級及其傾被壓迫民衆的要求，而且壓迫民衆，寧願工人和手工業者。民衆亦明顯看出資產階級的背叛傾向不久即由警察委員會，全巴黎二十區聯合會，二十區警察委員會并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這一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衆的團體，名義上是要「監察」政府人員各區市長及官吏之行動，而實則成一新民的民衆的政權與資產階級的國防政府相對抗。自從「監察委員會」成立以後，即與國防政府不斷的衝突，因此國防政府反以爲巴黎民衆殺敵國普魯士爲可怕，不情向普魯士乞和以便壓迫民衆。當時陸政府軍隊之外

巴黎沒有國防軍，是由民衆組織成的。失業者愈多，投入國防軍的工人手工業者亦愈衆，國防軍亦愈趨向於革命，站在民衆一邊而反對國防政府。於是，國防政府便千方百計想解決國防軍，根本鎮壓民衆的暴動。三月十七日，國防政府首領底業爾調集軍隊準備解除國防軍的武裝。國防軍出而抵抗，巴黎遂暴動。

(二)從三月十八日到五月二十八日

三月十八日早晨巴黎暴動起來，在「巴黎公盟萬歲」的呼聲之下，全體民衆不分男女老少都協同國防軍驅逐國防政府出巴黎城外，底業爾等迫得逃往非爾察，巴黎頓成無政府狀態，不久之前組織的「國防軍中央執行委員會」露出面掌握政權。這些委員是工人雇員小官吏小商人等，但沒有一個統治階級分子，他們本是無名小卒，至是遂掌握國家大權，這是有歷史以來第一次。國防軍中央執行委員會執政之後，即刻宣布選舉正式「公盟」委員。三月二十八日，「公盟」正式演出，多數是無產階級，其中有一部分是小資產階級和平工業者。「公盟」中包含各派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從那各派派白朗起派直至國際派而魯東派，其中那各派派和白朗起派佔多數，國際派則佔少數。這二派對於「公盟」的認識各不相同，那各派因法蘭西大革命之成見要把「公盟」做成純粹是政治的，而國際派則進一步提出社會的要求。

巴黎公盟的委員雖然沒有行政上的經驗，他們中間雖然不能完全一致，但在其短期的統治中却做出幾件有重大意義的事實：

第一巴黎公盟創立了新的國家模型。自底業爾派出走後，一方面整個舊國家機關都已破壞，高等官吏多逃出巴黎，下層官吏又多數怠工，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既然執政，即許舊國家機關完全無缺，也是不能適用的。所以必須重新建設國家機關，必須創立合於無產階級的政權的新的國家模型。巴黎公盟的程創立了這種新國家了。這一

新國家不是資產階級德意志拉西的形式，而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性質，不是立法權與行政權分立的，而是立法行政二權合併在一起。

第二巴黎公盟廢除舊軍備制度，民衆全體武裝起來，同時又規定政府官吏薪工須與普通工人工資相等；這樣，政府就減少了最大的二方面的開銷（軍費和政費），人民財政的負擔就減輕了許多。

第三巴黎公盟明令政教分離，沒收教會的財產爲國家所有，使宗教不再爲壓迫者階級所利用去欺騙民衆。

第四巴黎公盟頒布種種保護工人的條例，如禁止夜工條例，住宅條例，瞻養戰士家屬及傷兵條例等。這些都是其他政府所不能做到的。

第五巴黎公盟承認外國人在法國的一樣有參加政權的權利。

但巴黎公盟也犯許多的錯誤，其最大的錯誤約可舉底下幾點來說

(一) 國防軍中央執行委員會放任反革命的國防政府人員保存實力逃往巴黎并不加以攻擊，又未曾急速進攻反革命大本營之凡爾塞聲破反革命的武力，祇想性選出正式公盟以使自己卸除關係；(二) 公盟成立後也未會準備防禦反革命進攻的工作，甚至容留反革命安然住在巴黎城內公開的勾結凡爾塞以破壞革命；(三) 當時法國西銀行有現款三十萬萬佛郎落在巴黎城內，公盟不敢沒收歸政府使用，反變西財政的因難，不肯犧牲了銀行的「私產」……等等。其他還有許多錯誤也是巴黎公盟的致命傷。這些錯誤在客觀上是可以解釋的，因爲這是無產階級第一次自己拿取政權！無產階級既然從前沒有政權上的經驗，又加以時間十分短促，其發生這些錯誤是難免的，何況當時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達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很幼稚呢，所以法國資產階級聯絡普魯士軍隊共同向公盟進攻，結果，至五月二十八日，公盟遂不支而失敗了。在這驚烈的革命戰爭中，以一城

的人民抵抗二國武裝軍隊之嚴重打擊，竟能支持至八日之久。於此又可佩服無產階級的英勇！計這一次血戰中巴黎人民死者將近十萬人，傷者不可勝數，被捕囚禁或放逐者尤其算不清了。

(三) 巴黎公盟之意義

巴黎公盟有其優點與缺點既如上所述，但總括起來看，實在是歷史上做了一件很大的工作。巴黎公盟是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模型。無產階級第一次從事實上表現出，他是能夠獨立做政治鬥爭，能夠領導其他民衆進行革命，能夠奪取政權並能夠建設新的國家。他方面又證明出，祇有無產階級真能保護祖國，真能抵抗外國壓迫者階級之進攻及侵略，而資產階級則始而以「保護祖國」口號欺騙民衆，繼而簡直公開的勾引敵國壓迫本國的民衆革命運動。

巴黎公盟悲壯地失敗了！但巴黎無產階級這次的奮鬥及犧牲并不是徒然的。從那時以後，全世界無產階級更確定了瞭解無產階級的確能夠奪取政權，的確能夠統治國家，而革命中無產階級必須做政治鬥爭必須舉動必須奪取政權之觀念原因之普通而深入。俄國十月革命就因爲利用巴黎公盟的教訓而成功了。列寧屢次說：若沒有巴黎公盟的教訓，則十月革命成功將不能如此之快，蘇維埃政府之建設將不能如此之完善。以後，巴黎公盟的教訓將更多爲各國無產階級利用去進行革命的 work。

上海無產階級是中國最有力的無產階級。現在在巴黎巴黎公盟五十六週年之時，上海無產階級所屬地位有幾點與當時巴黎無產階級所處地位正相彷彿。外兵佔駐上海正如普魯士圍攻巴黎，而軍閥武力亦不讓法國資產階級的軍隊，尤其上海無產階級在人數方面在政治覺悟方面并不遜於當時巴黎無產階級。這幾日上海無產階級已準備好武裝發動參加政權鬥爭了，此時巴黎公盟的教訓自然對於上海無

產階級有現實的意義。我們切不可輕輕紀念巴黎公盟像往年像別處那樣紀念，我們更應該利用巴黎公盟的教訓，以為我們目前行動的股

寸鐵

會琦與薛大可

國民革命軍快到大上海，國家主義的會琦逃到南京去，革命軍若再殺到南京，他只有跟隨張宗昌逃到山東。會琦由上海逃到南京，改名王奇，不但斬了頭而且分了尸；若再由南京逃到山東或北京，便要再行分尸。一下改名王大可，將來可與薛大可齊名！

(實)

畢庶澄和西山會議派就這樣紀念中山！

畢庶澄也發表宣言紀念孫中山先生；可是他的宣言中說：「庶澄是本張孫兩帥命令來的，負有保護地方責任的，手槍炸彈是軍中常備之物，必消耗幾許，以除此害華之馬。」照他這樣紀念中山先生，會將中山先生氣得活轉來！然而畢庶澄還只是說說感賦民衆，不像西山會議派的老民黨，一面在江南晚報及做文章紀念中山，而一面却在環龍路四十四號樓上開槍打傷遊行紀念中山先生的羣衆！

西山會議派和英帝國主義同樣的紀念中山！

(實)

本月十二日中山先生二週年紀念，幾乎全世界都有開會紀念的運動，人們對於偉大革命領袖的紀念都表示非常熱烈。然而世界上對於紀念此革命領袖的羣衆表示熱烈反對的也有二處：一是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環龍路槍傷遊行的羣衆三人，一是英帝國主義者在斯加坡對遊行紀念的羣衆開槍放炮，死六人，傷十一人。

(實)

我們冤枉了西山會議派！

上海的江南晚報，名義上是西山會議派的機關報，其實印刷機器是日本人，經費費也是日本人的，經理及編輯都是日本人，報紙裏

要。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於上海

出入的人，日本人多過中國人，他們毫不掩飾，連廣告欄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日本商店的廣告。我們說這報是西山會議派的機關報，實在冤枉了他們！

(實)

帝國主義者眼中之蔣介石

路透社十日漢口電云：「國民黨之左右派已起衝突，蔣介石為保守分子所公認之領袖。」蔣介石究竟是保守分子之領袖還是革命的領袖，這應由他的行動來證明，別人的宣傳和他自己的宣傳，都是無用的。

(實)

中國國民革命的武器是些什麼？

有些人以為現在是國民革命不是社會革命，我雖然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而仍然是革命的。他不懂得蘇俄的協助和共產黨與工農羣衆的力量正是中國國民革命之最有力的武器，拋棄這些武器的人便是不願意革命，他遲早總要剝到反革命那過去。謂余不信，請看過去現在許多事實！

(實)

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想推翻國民黨的是誰？

國民政府譚主席在武昌中山先生二週紀念會演說：「目前黨裏，中有少數人與英帝國主義軍閥妥協，想根本推翻本黨，這種事實是多麼不忠！」(見上海時事新報) 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上海日報十七日九江電則大書特書：「南昌派高唱親日政策，否認全廠會議之決議。」大家想想看，譚主席所說的少數人是誰？

(實)

戴天仇願意出賣工人嗎？

電通社東京十七日電：「今晨讀日日新聞載一消息云「久原房之助氏（日本大實業家）與廣東特派使趙天仇氏會見，……對於防止上海紗廠罷工起見，願交南方二百萬元。」載天仇赴日的任務，我們

來函

獨秀先生道鑒：

（前略）曾於民國十四年加入國民黨，惟加入以後，對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關係不甚清楚，因而義憤填胸，與鄒海濱張溥泉謝經生先生等從事於救黨運動，而今思之，不值一笑，種種前情具述於拙著之美洲評論中。惟一向不識先生之通信處，無從請教，恐盲人瞎馬，遺孽更多。茲見「辯導」所載之通信處，特試寫數行，如果此信得達，務望先生撥冗手賜數行，指教一切。俾代英于樹德宛希儼王一飛諸位，熟悉思之已往，二月以前已寫信與以上各位，未識曾為先生道及否？忽忽草此，餘容後盡。敬頌百福。

蔣希曾手上二月十一日

手示敬悉。「救黨運動」，並不是一個壞名詞，不但過去需要，現在仍然需要。不過從事此運動須認清事實，要將黨從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狀況中救出，不可將黨從日漸革命化的狀況中救回老家！右派先生們目賭黨日漸革命化，大成「亡黨」之痛，起而做救黨運動，這一救却糟了！鄒謝等方在上海為日本帝國主義辦江南晚報，先生倘見此報，當益增憤慨。凡是革命分子，即偶涉迷途，終必省悟，先生即其一例。美洲評論尚未見過，能賜寄一讀否？俾于諸君俟見面時再詢及先生的意見。國內革命工作驚人甚急，先生不必久留海外。

不知道，大約總沒有代表國民政府出賣中國工人於日本帝國主義之特權罷！

（實）

記者先生：

獨秀 三月十五日

頃閱貴週報一八六期寸鐵欄內，方知上海有無恥的九省聯合會出現。內有自稱為兩省代表者，姓名完全與鄙人無異無別，如非冒名作惡，顯係一時之同姓同名。鄙人自國民黨改組以至今日，努力國民革命，未嘗一日間斷。今既有九省聯合會之另一梁紹文，自不能不切實聲明。鄙人係革命的中國國民黨青年，廣東順德人。彼自稱兩省代表之梁紹文更不知何許人！茲恐淆惑觀聽，敬希貴週報在同欄登出此函，以代聲明，至感嘉誼。順頌撰祺。

革命的梁紹文謹上二月二十四日

新書出版

▲經濟科學大綱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農民問題

出版預告

▲列寧主義概論

▲勞動政府成功與困難

▲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

▲資本主義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

▲馬克思主義論民族問題

編輯部
及總發行所
通信處
漢口後城馬路新市場下首

分售處

廣州	國光書店	重慶	民書社
汕頭	丁下圖書館	重慶	唯一書局
潮州	青年書社	成都	華陽書報處
香港	文書坊	魏州	魏州書社
長沙	文化書社	順慶	民智書報社
寶慶	南華書社	永定	民智書局
武昌	時中書社	雲南	新亞書局
	共進書社	北京	各學校書房
	武漢書局	太原	晉華書社
		寧波	留波書社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費代不折扣。但以一半年分爲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爲第一次。恕不退回。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導
報

嚮
週

◀ 期 三 十 九 百 一 第 ▶

次 目

- 中國共產黨爲此次上海巷戰告全世界工人階級書……
- 中國共產黨爲此次上海巷戰告全中國工人階級書……
- 上海總工會告世界工人書……
- 上海工人三月暴動記實…… 施 英
- 寸鐵(六則)——
- 誰敢再想做中國之爹亞土？(實)——英國帝國主義不
- 怕蔣介石了嗎？(實)——穩健派原來如此！(實)——
- 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聞界！(實)——張作霖已說出
- 南北妥協的條件了！(實)——徐朗西做人難(實)
- 北京政局近情(北京通信)…… 列 武
- 黑化後之開封(開封通信)…… 守 愚
- 讀者之聲——
- 國民革命之歸趨…… 沈濱新 朱近亦 獨秀
- 來函…… 周恩來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中國共產黨爲此次上海巷戰告全世界工人階級書

全世界工人同志們！

自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來，中國工人尤其是上海和香港工人起來和內外黑暗勢力不斷的爭鬥，經濟的和政治的艱苦爭鬥。

上海是全國工業的中心，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共同掠奪的市場，是國內軍閥必爭之地，上海工人階級爲推翻這些黑暗勢力之統治，最近有了兩次總罷工，三次武裝暴動。最後一次總罷工，即三月廿一日八十萬工人之罷工，同時，罷工的武裝工人及徒手工人羣衆，和山東軍閥的軍隊實行巷戰至兩日一夜之久，敵人不斷的用大砲機關槍轟擊，當時街上死傷滿目，更激起革命狂的工人，忍辱滿腔熱淚向砲火處前進，卒之敵軍胆寒，大叫一聲「工人瘋狂了！」潰走的退走，繳械的繳械，至有十數工人繳敵軍百餘人槍械之事。迨至國民革命軍編到，更驅逐敵軍遠離市外，他們已沒有反攻的力量，於是全上海市除租界外，都已歸武裝的革命勢力所佔領了。

中國工人此次在上海英勇的巷戰，不但是中國工人之榮譽，實在全世界革命的工人階級之榮譽。他們在勇敢而有秩序的奮鬥中，不但得着些武裝，而且強固了他們階級的自信心和受了一般市民的尊敬。

然而正因如此愈加使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分子，對着革命的工人階級怒目而發。一切庸懦的游移分子和落後分子，也跟着極疑與妒忌。他們已開始工作了，對於工人造謠中傷，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共產黨爲此次上海巷戰告全中國工人階級書

全中國工人同志們！

三月二十一日從今成了中國革命史上最具有價值的一個紀念日。

，尤其集矢於歷年爲工人階級利益奮鬥之本黨和集中八十多萬工人的上海總工會。他們很懂得破壞中國共產黨和工會是破壞中國革命之最有效的方法。他們不但想破壞共產黨和工會，并且還想破壞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左派，他們有右傾軍事勢力的後援，用法西斯的方法，揭發各處的工會和國民黨左派黨部，他們譁稱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左派領袖都是共產黨，他們因爲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左派領袖是扶助農運動的。

此時中國的革命運動和反革命運動都正在嚴重的發展，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正在艱苦的奮鬥中，我們希望全世界工人階級尤其是先進國的工人階級，予以指導與援助，并且希望你們起來阻止你們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向中國工人及革命的國民政府武裝進攻。英法意日本等帝國主義者有九十餘隻兵艦在上海黃浦江中示威，上海租界有二萬三千多外國陸軍在每條馬路上佈防，任意斷絕交通，鐵絲網及沙袋堆塞各交通要道，任意拘捕工人市民及國民革命軍的兵士，他們并且正在煽動和逼迫右傾的軍事勢力，向工人進攻，向國民政府背叛。全世界的工人同志們！我們的敵人就是你們的敵人，同時你們的敵人也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都要攜手高呼：

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世界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此次上海八十萬工人就在這一日舉行總同盟罷工并暴動起來反對直督軍閥的統治。整整經過二日一夜的巷戰，工人終於解除直督軍的武

裝幀自己已武裝起來了。正因工人武裝發動響應，北伐軍始不經戰鬥安全佔領全上海，而上海各界民衆亦得避免數千直魯軍槍劫之慘劇。

上海工人階級此次英勇的勝利的鬥爭，實可爲全國工人階級的模範。上海本來是全國產業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工人階級本來是全國工人階級中，數量最多組織最好奮鬥歷史最長久的一部分。

轟動全世界的五卅運動，就是由上海工人首先發難的。自從五卅運動以後，上海工人時時刻刻都站在最急進的地位，爲全國工人階級之先驅，因此更爲全國革命運動之先驅。

此次武裝暴動起來并勝利以後，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從事實上證明，工人階級的確是全國最革命的階級，能夠切實負起革命的使命，能夠領導其他被壓迫階級摧殘軍閥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權。

可是，上海工人此次的奮鬥及其勝利，却惹起敵人——帝國主義者，軍閥，買辦，官僚，土豪，劣紳及其他反動分子——大大的恐慌。他們在中國無產階級面前發抖，他們認識了工人階級是他們的勁敵，尤其是數量最多組織最好行動最革命的上海工人階級，尤其是現在暴動勝利并自己武裝起來的上海工人階級。所以他們盡力注定目標向上海工人進攻。他們除直接的公開的用盡種種方法進攻工人之

上海總工會告世界工人書

全世界的工友們！一切被壓迫的夥伴們！

你們應該知道，中國向來是帝國主義的國際市場中一個最大的原料供給地和商品及資本的錫鎖所，換言之，中國就是帝國主義的勢力之最大而且是最後的儲藏所。中國民族受帝國主義列強之統治已八十餘年了，在此長期間，這般帝國主義的強盜用鐵血政策征服了中國民族，同時又從對中國民族額外的剝削中，抽出一小部分賄賂本國

外，又用挑撥離間之詭計，誘惑國民革命中右傾的勢力，他們以此詭計使本國在一戰線上的革命武裝勢力之一部分，懷疑更進而敵視工人階級。革命戰綫之分裂正是反革命的利達啊！所以上海工人現在雖然驅逐了直魯軍閥，雖然一部分武裝起來，雖然聯合各被壓迫階級建立了革命民主的上海市政權之基礎；然而這些革命的勝利品時時刻刻都在危險狀態，時時刻刻都有被內部妥協分子非送即被敵人奪回之可能。而上海革命勢力失敗，上海工人犧牲自費，即足以搖動全中國的革命潮流，全國工人的勢力自然因之受重大的打擊。所以全中國工人同志應該崛起，視上海工人暴動的勝利即是全中國工人階級的勝利，亦即是國民革命的勝利；應該自信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夠解除軍閥的武裝，并建立新的政權，上海工人的武裝就是國民革命勝利之保證。起來！

學習上海工人暴動巷戰的教訓！

擁護上海工人的武裝——總工會糾察隊！

擁護上海革命民主的新政權——上海市民代表政府！

擁護武漢國民政府，繼續并擴大革命的爭鬥！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的少數特殊工人，養成工人貴族，以破壞本國工人階級的解放運動，因此，他們就維持了他們的統治。

可是這種情形不是可以永久維持下去的，因爲得國際無產階級之援助，中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及其他被壓迫民衆之解，運動，得了很大的勝利，並已形成了一個國民革命軍，這個國民革命軍多數都是被壓迫的民衆及同情於革命的分所組織的。

這個國民革命軍，自從廣東出師北伐以來，不過半年多，因到處得工人及農民之響應，已克復了長江以南，差不多已佔有全中國三分之二的地方。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已被國民革命軍打得七零八落，他的在華統治已根本發生動搖，因為武漢國民政府存在，他的御用品，北京政府已完全失了作用，現在愈逼愈近，革命的勢力已到了上海了，這是一個好消息，我們想你們一定願意聽的。

你們要知道上海是一個什麼地方？上海是全世界的大都會之一，也就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及遠東的最大的根據地，若我們把帝國主義列強這個極大的根據地推翻了，不獨他們在遠東的統治完全被推翻，並且整個的帝國主義世界都要崩潰了，這是一切帝國主義者都看得清楚的，所以現在他們都非常着慌，但我們也看得非常清楚。

上海有五十萬的產業工人，有百餘萬的普通勞動者，有很多革命的學生，有很多愛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剝削與壓迫的羣衆，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的死敵。

上海的工人學生自一九二五年的五卅以來。即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繼續不斷的鬥爭，中間雖經過多少曲折與流血，但我們的鬥爭仍是再挖再掘，這次上海完全是我們工人武裝暴動所奪取的。當北伐軍剛抵滬上海邊境奉系軍隊向欲盤據上海作最後的抵抗時，上海八十萬工人及勞動者竟一致舉行總同盟罷工，并奪取軍隊的武裝，實行巷戰，自三月二十一日起我們與軍閥軍隊激戰至兩日一夜之久，結果軍閥軍隊竟被我們完全繳械，全上海除租界外都為我們所佔領了，我們將上海的軍閥軍隊肅清後，立即恢復秩序，並由武裝糾察隊維持

上海工人三月暴動記實

奪取武裝消滅軍閥的暴動，上海工人階級在三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的巷戰中完成。自俄國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績，

市面治安。

我們相信我們這次已表現了我們工人階級很大的力量，已做了一次很壯烈的并且很光榮的鬥爭，這在中國革命的鬥爭上是有很大的意義的。

現在我們已奪取相當的武裝實行自衛，公開了我們的組織，並且已聯合一般革命人民建立一個民衆代表的市政府。

我們確已得了很大的勝利，但這僅僅是第一步的勝利，尚未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我們最後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尚盤據在上海，這般帝國主義的強盜一方面繼續不斷的調大批的海陸軍來上海，時刻向我們挑戰，另一方面他們又進行勾結反動派及所謂『溫和派』做破壞或軟化革命的運動，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就在鎮壓一切反動派，鞏固已成立的市民代表政府，並更進一步集中一切革命勢力趕跑這些帝國主義的強盜。

我們知道我們這種鬥爭是很大的，但最後的勝利之期已不在遠了，我們希望你們極力援助我們，首先打倒麥克唐納這類的工賊，反抗帝國主義的強盜派兵來華，你們和我們應遙遙相應，一致起來。

打倒世界帝國主義！

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人類！

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

世界革命萬歲！

上海總工會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施英

深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的一段新的歷史記錄。在中國的革命史中，工人階級的血戰功績，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動，確定了工人階級

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動在世界革命史中的價值，是寫在十月革命後的一頁。三月暴動在中國革命史中的位置，是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保障中國革命的勝利，劃分中國革命歷史的一頁新篇。

全中國與全世界——現在都震動於上海的陷落。

但是上海為何而陷落？陷落於上海工人的兩日一夜的暴動與巷戰。

三月二十夕，國民革命軍佔領逼近上海之龍華。但國民革命軍預奉有令，令避免與上海租界帝國主義武裝之衝突。佔領龍華後革命軍的策略，尚欲納降擁有雄厚兵力的畢庶澄軍領下之直魯聯軍。但畢庶澄欲保有上海而降，降而求為革命軍軍長之一。屬於軍閥之一，的畢庶澄，降與不降皆民衆之敵。國民革命軍預奉有令不攻上海，但上海的工人則預有準備，奪取軍閥的武裝，為革命軍佔領上海。

自孫傳芳失敗於九江，狼狽逃歸金陵，上海工人即有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次的暴動，暴動未起而失敗，上海工人階級的領袖陶靜軒、奚佐堯等十餘人，為李寶章所殺。自革命軍佔領上海鄰省的浙江，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三十六萬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的暴動，暴動亦未成，工人被屠殺者數十人，引起海軍士兵的革命同情，開砲轟擊兵工廠，嗣以擴大鬥爭而復工，為繼續暴動而準備。自此以後，上海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走入最正確的路線，既決然奪取武裝以鬥爭，復決然為民衆之政權而戰。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第二次總同盟罷工令，由上海總工會宣布，依令而罷工者，達八十萬人。同日，同時，上海工人最後勝利的第三次暴動開始。

暴動，是民衆革命的甚高技術。無產階級的暴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訓中最嚴重的一課。上海工人階級第三次的暴動，儘量的使用了革命的技術，勇敢誠實的遵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訓，練習出兩日一夜巷戰的經驗。

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各工廠，各作坊，各機關，各大商埠，各手工業場，車站，輪埠，碼頭，全體工人罷工到了街市的中心，紛紛向預定的集合處集合。最少數的武裝糾察隊，立刻按照目的地，對各警署各兵營集軍隊駐在所開始行動。所有租界中的工人羣衆，一小時內奔到了中國城市。最少數的武裝在前，廣大的羣衆在後。巷戰開始了。陸續不斷的槍砲聲，與羣衆口呼的口號，立刻震動於瀾滬市中各地。鐵路截斷了。電話局被佔領了。電報局亦被佔領了。電燈線斷了。自來水斷了。完全肅靜的空氣籠罩了全城市，只有斷續不已的槍聲與羣衆的革命呼聲。徒手無武裝的羣衆，逐漸奪得武裝到手而來。革命的武裝力量增加了。敵人在包圍中，或在逃散中。從敵人的隊伍蛇動聽行中發現以竹竿繫手巾的白旗，這是敵人降了。兼習兇惡壓迫人民的警察，自刺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大小警署的門前推出了槍械，並懸白旗，這是警察投降了。

在頑強抵抗的敵人營壘之四圍街市中，住戶市民，借出木版，磚頭，布袋，建築起障礙物。小飯店與小商店的店夥緊急工作起來，趕做糧食食物等，由袖帶紅巾的輸送隊，往來輸送於前線的戰士充飢作戰。袖戴紅十字的男女濟難隊員，往來輸送於前線的戰士充飢作戰。抬過市巷。歷時不久，各取得指揮的中心地，各區域自己的作戰指揮集中起來。至此狀況，城市暴動巷戰的局勢，完全成立。

但因為敵人在地勢的勢力，強弱不盡同。廣大的滬滬區域，有帝國主義的租界橫貫於中央。暴動突起，在當時的作戰劃分於下列七個區域：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與閘北。

七個區域中的行動，前後開始於一小時以內。惟解決與成功之遲速不同；尤以閘北一區，自二十一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後六時止，前後兩日一夜始解決，統計激戰至三十三小時。南市是包括上海縣城的滬南區域。暴動未發前，南市全城的琴

衆，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區的羣衆，陸續齊集於街市中。一時半武裝動作開始，先進攻警署，二時即完全佔領警署。同時，佔領電話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佔領。從警察廳與各分署中，徒手的警察奪得槍械。沿途的游擊隊，在最短時間內，經羣衆繳械降伏。大隊由警廳進攻兵工廠，無激戰而降伏，四時完全佔領兵工廠。南火車站是時已無敵蹤，被羣衆佔領；鐵路工人奪得車頭往來運載。五時到華商電車公司集合。廣大的南市區域，在四小時內便全部解決。

虹口在租界區域夾間之中，三面接壤於租界，一面近市郊，無駐兵，只有警察。在時間上說，虹口是首先被佔領的。虹口電力絲織與金鑿業的工人羣衆，當暴動開始時，最先發難，奪得警察，奪得槍械。逃散的警察，利用地方的流氓與工人爲敵，時來襲擊工會，襲擊已佔領之警察。因此而工人糾察隊低戰勝警察，復抵抗流氓之擾亂，以武裝鎮壓，維持區域內的秩序，替代警察的崗位。直到全部的勝利完成之後，虹口的工人糾察隊，以武裝管理全區域，撲滅反動派。

浦東在黃浦江東岸，黃浦江西之暴動起，浦東所有各隊的工人羣衆，均起而響應；全體工人罷工，先進攻調泥渡第三區警察署，圍降警察百五十人，全體繳械。素來壓迫民衆，殘害工人的第三區警察署，首先被羣衆佔領。羣衆奪得武裝後，即進而掃除孫傳芳時所設置的游擊隊，沿途繳械。羣衆復繳獲佔領三區一分所，及三區二分所。當時有由前線潰敗的魯軍，包圍保衛團，被羣衆圍攻而繳械。保衛團對工人糾察隊白旗，糾察隊隊長遂召集糾察隊安全體保衛團，戰參加戰鬥之數萬羣衆，召開羣衆大會，宣布成立臨時保安局，武裝佈防。自此以後，工會糾察隊與商人保衛團，合同管理浦東全區。浦東區各業人民代表會，立時成立。暴動前後經四小時，

而區民政權成立；右派與反動派之投機分子，携帶武裝，偽造警械徽章委任狀來接收公共機關者，壹被糾察隊拒絕撲滅。吳淞是砲台防守地，原有駐軍。自前線潰敗後，駐紮的軍隊之一部，復乘車逃吳淞，欲經水路，奪得輪船，逃離淞滬。但吳淞的工人，與上海的工人已在同一時間內，起而罷工暴動。鐵路工人，鐵工廠工人，紗廠工人，立時圍攻駐軍，奪取其槍械。一部分的兵士，急乘車欲回上海，往滬寧線逃脫，至湖北江海路附近，被執已斷，遂據守天通庵車站作戰。吳淞工人勝利後，保衛團亦出而與工人合作。經過羣衆大會後，吳淞的區民代表會立時成立。吳淞各工會聯合會領導近十萬的工人羣衆，實際管理臨時區域。

滬東是包括租界與華界的廣大工人區域。罷工開始後，羣衆即圍攻虹鎮警察署，繳警察槍械而佔領，一時許，楊樹浦與引翔港兩地工人羣衆，分頭在箱棚路底之馬玉山路，召集羣衆大會，各處到會者逾五萬人，會後即隊出租界，奔赴湖北。武裝糾察隊至胡家木橋及虹鎮兩處，打碎警察崗亭，佔領五區三分所警局，完全解除警察槍械，奪得武裝。香榭橋警署縱火向羣衆圍攻，羣衆撲滅火勢而解決之。總計前後，擊斃巡官一人，警士三人，餘則僅解除其武裝。大隊羣衆與武裝糾察隊向江灣路進發，欲奔湖北；達天通庵路車站附近時，適由吳淞開來兵車一列，羣衆折斷路軌，兵車出軌倒地，以排鎗及機關槍向羣衆掃射，死傷甚衆。糾察隊猛勇抵抗，羣衆高呼革命口號助威。自此以後，即與湖北糾察隊夾擊，車之潰兵，直走滬口始解決。

滬西亦是包括租界與華界的廣大工人區域。華界即濱北，連接於湖北。羣衆罷工行動後，先圍攻曹家渡第六區警署，繳警察械，並佔領之。武裝糾察隊馬橋羣衆渡河往湖北，並與小沙灣糾察隊會合，圍攻四區警署，擊斃戰傷而佔領。李鎮糾察隊徐路之總指揮死

難、警察亦有傷亡。同時，兩處糾察隊分隊圍攻警署第二分所及游擊隊署，俱獲佔領。各警署佔領後，隨即查封。武裝糾察隊合集圍攻北火車站，直至翌日。

以上各區域的行動，都比較的順利。最後的激戰，乃集中於關北城內。工人武裝會聚於關北者，乃滬東滬西兩部及關北城內的一部，其餘以租界隔絕，均不能來援。各區域均在二十一日式解決，而關北獨相持激戰至兩日一夜。當各處行動開始後，總工會代表乘汽車至龍華清兵，國民革命軍東路前敵軍白崇禧總指揮方遲延間，又接駐滬軍事特務委員鈕永建報告，請緩一日進兵，以待擊庶澄發降。總工會代表涕泣力請，最後第一師師長薛岳始率全師進攻。

廿二日下午六時薛師至麥根路，適值北站魯軍潰敗而退，最後的軍團殘餘，始告肅清。前後兩日一夜中，關北城內激戰經過如下：

在關北城內，除警崗不計外，敵人盤據的勢力，多至二十餘處。行動以後，羣衆的主要目標在下列六處：(一)北火車站，(二)湖州會館，(三)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四)五區總署，(五)廣東街分署，(六)中華新路警署分所。嗣後自吳淞開回兵車，在天通庵車站雖被滬東羣衆邀擊，但因敵方人數甚多，武裝極強，於是六個主要目標之外，又增加一處勁敵。關北的巷戰，遂遍於全境。自十二時起，罷工工人羣衆到街市中者，逾十餘萬。槍聲突然四起。

北站魯軍的大砲，對向市鎮轟擊。魯軍中白俄兵，且以鐵甲車圍砲射擊；在砲聲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國帝國主義的鐵甲汽車，亦乘機開砲射擊，助魯軍對民衆作戰。(以上兩事，爲糾察隊指揮者所親見，但事後帝國主義者豈敢承認，上海各報紙，亦不敢以此項消息登載)。至下午四時，羣衆已奪得各警署與湖州會館。全地內各處警崗，悉被驅散。羣衆紛紛懸青天白日旗，並有備者，或以手中被單作白旗懸掛。自此以後，羣衆的武裝，除布防保護居民，免

遭兵槍劫外，進攻目標，乃集中於(一)北火車站(二)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三)天通庵火車站。三處在一直線上。工人糾察隊夾於三處之間；對北車站防守勢，對俱樂部取包圍勢，對天通庵車站，取進攻勢。

巷戰逐漸激烈了。商務印書館俱樂部的敵人雖僅少數，但擁有機關槍與多量炸彈，不斷的向羣衆轟擊，十分頑強。二十一日午後四時，糾察隊以紙作書，口呼停戰，投書入，勸降並負責保護其生命。魯軍亦就紙之背面問書，請未停止攻擊，但不肯降。嗣後糾察隊即取圍戰略，守終宵。天通庵車站敵人，因鐵路軌車倒而驚惶不已，伏兩旁溝中，防守終宵，以軍械力弱，糾察隊進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敵人於晚間縱火圍攻，火勢漸熾，燒民房數百間。

羣民紛紛向工人糾察隊防線中逃來，糾察隊分隊護送往青雲路空地。火勢盛時，糾察隊乃乘防線前進，以水龍及管，開自來水管猛勇撲救，幸至撲滅火勢。附近居民，義憤填膺，對工人糾察隊激至於流涕。居民壯丁，以義憤所激，自願加入作戰。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版破石布袋，爲工人糾察隊備置防線，建築障礙物。火勢熄後，敵人不取進攻，惟時以排槍射擊；白俄人的鐵甲車，則時以大砲轟擊；英國帝國主義的鐵甲汽車，亦時時偷襲向我們射擊。此時的工人糾察隊，爲保護居民，對軍閥之殘餘作戰，亦對帝國主義者防御作戰。

通宵的激戰轟動於淞滬全境，各處皆知關北的戰事，稱贊武裝工人糾察隊的豐功偉績。翌日(二十一日)天明以後，敵人已至於困乏，糾察隊仍從各方猛勇進攻。當時居民咸謂說革命軍已至，實則革命軍尚未自龍華起程。至正午，天通庵車站敵兵解決稱降，俘虜三百餘人，餘人逃散至廣東街者，被糾察隊攔截，至北四川路者則被日本水兵截獲。下午四時半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中敵人，易便衣欲逃

，被生擒，餘人願降，苦戰一晝夜之地最後解決。糾察隊總指揮處遂由五區巡警移駐俱備部中。自此以後，全部武裝集中攻北站。但自上午起，北站敵人復用第二次火攻，延燒房屋無數，是時自來水管已斷，無從施救。糾察隊防線退至五次，但敵人亦不敢前進。最後各方隊伍集中後，猛攻一小時餘，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魯兵亦潰退，六時北站遂得克復佔領。因避免與租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之

寸 鐵

謹敢再想做中國之麥亞士！

英國史學家魏爾斯(H. C. Wells)的近作「一個新中國震動全世界」一文中說：「關於目下中國時局，其最可注目之點，即此時局顯然非任何一個人物所造成者，申言之，在最近十二個月內進行甚速之中國之鞏固與再造，并非在若干如麥亞士或墨索里尼式之英雄指導之下而進行者。」又說：「歐洲列強……耗廢金錢及威望，以助中國之某將魁或某將軍，冀其作中國之麥亞士，使中國安全以供歐洲資本家之投資。」現在某將軍某將魁都倒幕了，帝國主義者只認識個人嗎？他們還想雇用何人作中國之麥亞士呢？在這震動全世界的

新中國中，還有何人仍敢以英雄主居，繼續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為帝國主義來作中國之麥亞士呢？

英國帝國主義不怕蔣介石了嗎？

路透社廿一日倫敦電：「各報皆評論上海之陷落，每日電聞謂今一切多特蔣介石之態度與彼所能操之勢力。」以前英國帝國主義者視廣東赤軍領袖蔣介石若洪水猛獸，現在為什麼說要多特他的態度與勢力呢？

穩健派原來如此！

(實)

故，糾察隊乃退至車站之後佈防。潰兵大隊逃散時，適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師團長親率猛隊趕到，完全將潰兵俘虜。是時車站地雷爆發，但已無敵蹤。最後許師進駐北站。鐵路工會下令修復滬淞與滬寧鐵路，鐵路工人首先復工，依工會令組織交通隊三百人修路。恢復交通。寶山路寶通路中興路一帶，居民燃鞭炮慶祝。暴動之功，至是完成。

路透社三月二十三日倫敦電：「孟珂斯德專報論上海之前途謂：目前時機尤為相宜，因蔣介石所統率之程健派，或華備協定，視漢口辦法更優惠於外人權利之條件也。」我們現在明白了，所謂程健派原來就是更優惠於外人權利之意！

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開界！

北伐軍一到上海，新申報自動的停刊了，民國日報和中南晚報都自動的復刊了。最肉麻的是新聞報，他本是著名一家對軍閥反對革命政府幫陳炯明反對國民黨的報，而於北伐軍到上海之次日，在論前大登其中山先生的遺像與遺囑。最識時勢的是時事新報，他還在孫傳芳從九江敗退以來，就漸漸改變了論調，我們希望他將來不至於很快的回到他的舊路！

(實)

張作霖已說出南北妥協的條件了！

上海時事新報三月二十八日北京電：「張作霖昨借趙伯接見日本記者團，證明外傳出京說不確，……本人始終反對共產，南軍苟驅俄人，南北不難妥協。」東方社北京廿七日電亦述張作霖對日本記者說：「至南北妥協問題，倘蔣介石能驅逐南軍中之俄人，表示誠意，余決不峻拒。」張作霖已說出南北妥協的條件了，且看南軍怎

(實)

意，余決不峻拒。」張作霖已說出南北妥協的條件了，且看南軍怎

樣在行動上回答他！

徐朗西做人難。

徐朗西自稱白總指揮委任的上海臨時指揮，而白總指揮一到上海

【實】

北方政局近情（三月十八日北京通訊）

（一）張作霖之愁眉難展

最近楊宇霆迭由奉天電張作霖，提出略如左述之建議：

（一）奉軍若能一律退出關外，在東三省及熱察綏三特別區實行保境安民，不問關內之事，此為上策。

（二）如張作霖不贊成於時局尚未絕望之時，而即退出關外，則他本人，亦須立即先回奉天，並表示將以奉軍退出關外，不問關內之事，如此，可使張宗昌聞而驚慌，必當改變方針，與奉軍合作，對付河南與東兩，且必當挽留張作霖駐京。

上之兩項辦法，奉張以為第一項時機未至，將來再說，第二項可即試行，三日前，奉張確一再擬定回奉之期，以之告諸魯方，而張宗昌却未電挽留，於是又將第二項暫行擱起，後日再行。

楊宇霆本定僑居正月月底來京，嗣則由張作霖曰：『大帥能即日回奉，則宇霆不必來京矣』（大意如此）。張作霖迭令楊宇霆先來京而商，楊宇霆則請張作霖速即回奉。

近以該第二項辦法，根本尚不能行（魯張未為挽留張作霖之表示也），張作霖主張待魯軍在瀋陽稍挫時，再為實行，楊宇霆亦以為然，乃來京。

楊宇霆對時局十分悲觀，以為奉軍在河南，決不易獲勝，魯軍在蘇皖不久即敗。

楊宇霆以為奉魯若仍不能合作，則情勢日急危險，奉軍應即一律退出關外，否則當急謀奉魯之合作。

便解除他的武裝。徐朗西本是一個右派，他反對共產甚力，而西山會議派的江南晚報却大罵他，說他是共產黨黨員。嗚呼徐朗西，應有『做人難』之嘆！

【實】

列武

日本方面，為保持滿蒙的利益計，力主奉軍退出關外，保境安民，去歲日人曾一再以此勸告奉張，今則際於奉軍在關內地位之日益危險，運動更烈，楊宇霆之為此建議，實亦同時受日人運動之影響也。張作霖自入關以來，因日本之不幫忙，對日本頗為憤恨，然亦未敢形之於外，而楊宇霆則依然與日人親善，所有奉方與日本方面之一切交涉，現時已全部歸楊宇霆主持之矣。

張作霖之親信秘書某，前日語人曰，老帥（指張）這幾天更是愁容滿面，無論開會時，抽鴉片時，與人談話時，吃飯時，抑或看電報公文時，從未一開笑臉，時發嘆息之聲，而且易於動怒，誰惹了他，可真不得了，他時常自言自語，或對其最所寵愛之五姨太太道：『我們好運總還有兩年麼？（兩年乃算命者之言也）』真不得了時，我們惟有叫姓段的（祺瑞）出來搗一搗，再不得了時，我們只有一走了之，回至關外，關起大門來過日子。自從跑到關外來，好處一點沒有得到（按即總統沒做成也），反惹這些氣受，真正不值得。』又常云：『我不是怕黨軍，我真怕這般黨人的鼓動宣傳，可真利害』。

安福系政客會見本張後，亦莫不謂『兩亭之意態竟消沉至此，看來好像一個病人，從前那種雄健的意氣及凜然不可犯的威風，今竟消滅淨盡，這也難怪，實際上事無辦法，事事已陷僵局。』

奉張確欲於幹不了時，摔段祺瑞為維持，然在目前，尚不能遽爾實現，因奉張雖覺事無辦法，而端情危懼，然尚未至完全絕望之程度，蓋吳新雖未能立將其擊敗，而吳新及國軍與黨軍，尚不能越黃河

而北，至於東兩方面，有張宗昌替孫傳芳先鋒，前途雖至危險，然黨軍一時尚不能沿津浦線入魯，越黃河而北。

且張作霖以為「奉威妥協」將來有實現之望。自三月一日以前，宗昌尚認「魯黨和議」之可成也。在張作霖及楊蔭昌之意，將來至不得已時，盡棄黃河以南之地讓與黨軍，黨軍不至更越黃河而北攻。

張作霖以至「完全絕望」之際，始可捲段再出，安福系之人則以為目下距「完全絕望」之期已不遠。嘗謂人曰：「姓段的在兩月以內必可再出」；然又接者說：「段現時即出已嫌其晚，未必回挽回頹勢也，若遲至一兩月以後而始出，恐一切皆已陷於無可挽回之境，段雖出，又有何用？」此皆段系中主要分子之言。

段派之人，自奉張入關決計投段而為自身謀總總統以來，其與奉費之感情，雖日疏遠，惟自三討論會成立以來，雙方又稍親切，惟仍不過為表面上之親切，未能推誠相與也。段派之人對於三討論會曾極不熱心，相約於每星期開會之際一來北京，會畢即各返其津滬，至今只梁士詒提出「建國大綱」一案，段系中人皆決定持沉默之態度，不發一言，不提一案。

目下助奉最力者，乃舊交迪系梁士詒輩，然亦不過時時往奉驛為口頭之建而已，蓋有助奉之心，却無助奉之慮。且奉方軍事設備，皆嚴守門羅主義，不容外人參入，彼梁輩等雖得受奉張之若下歡迎，却深憂奉張左右之排斥（安福系不敢與奉張過於親近，實亦此之故）；故事實上但能向奉張安發若干建議，却無參與奉張密勿之可能。

此防一般小政客小官僚，一致攻擊奉張，常謂「還是按政府能公開，能容納人才」（意即能給彼等飯碗而已），自從奉張主政以來，任何機關，都關起大門來，只可讓奉張之人進去，絕不讓我們進去，這

樣就能把國事辦好麼？即如這次設立三個討論會，大家以為張兩亭已有若干覺悟，已覺悟「奉之力不足治國家大事。那知三個討論會，有其名而無其實，這真是「獨夫政治」，與當年之國民軍無異，欲其醒悟，非至其最後失敗之日不可。」以張之吝嗇，決不能出若干萬套活官俸與政客也。

(二) 魯張與奉張

奉魯交惡日深，但最近奉張以黨軍大舉猛攻蘇皖，深為魯軍危機，日來迭派王樹常等南下，謂魯張曰：

「當初你若聽我的話，不取上海，先攻河南，何至陷於今日之困境！事已至此，急應力圖挽救。我有下列四種意見：

(一) 魯軍必須純取守勢，嚴戒部下進取（魯將領王棟等皆欲皖為己之地盤）

(二) 必要時放棄上海，切莫死守上海。放棄上海則南京與津浦綫易守矣。

(三) 奉軍願將東三省及熱河之留守軍，盡量調出，沿津浦綫南下，暫進至徐蚌一帶，為魯軍作後援，魯軍果失敗，奉軍獨力難支持北方之危局，實誠意援助魯軍也，魯軍願之否？

(四) 魯軍若願奉軍沿津浦綫南下，作為後援，則魯軍須助奉由徐州攻豫，如果魯現時無力顧河南，則請准由由津浦綫南下之奉軍，由徐州沿滬海綫攻豫。

魯張對於奉張上記之四項意見，第一二項表示贊成，後兩項但尤考慮，而無具體之答覆，蓋張宗昌恨奉過深，抱定注意，至死不與奉合作。

同時在魯張之意，以為奉張之人每譏笑魯軍之實力不堪作戰，謂

「往昔之進攻國民軍，滄州之役，京津綫之役，南口之役，魯軍皆未獲勝，擊敗國民軍者乃奉軍也。」魯張一聞此等議論，憤恨已極，

常謂左右曰：『將來我一定要打幾個勝仗給這些王八蛋看一看，爭這一口氣！』

張宗昌此次南下之前，擴張作黨之一再急召電而來京，除作黨聲勸宗昌合作攻豫不得結果外，更有一事足述者，即是宗昌見作黨時，曾與韓麟春發生衝突。韓之意見與作黨相同，主張魯軍不取上海，而先攻豫。韓謂宗昌曰：

『大哥！（指宗昌）我看你的力量，與其進至上海，入於危險之途，不若助奉攻豫為愈。』

宗昌對曰：『你怎知道我到上海就危險呢？你未免太輕視我了！』

韓曰：『老大哥！不客氣的說，你的魯軍，我實在不敢恭維，恐殊不易抗禦軍也！』

宗昌曰：『好，我到東南打幾個勝仗給你一看，你也能在河南打幾個勝仗給我一看麼？』

韓曰：『好，就這樣說，看誰能先打勝仗！』

作黨在座，默不言，并未阻止韓之與宗昌衝突而加以勸解，故最後作黨挽宗昌在京稍留數小時，而宗昌則立於當夜乘車南下矣。

宗昌無論如何，決不求奉軍之助，亦不受奉軍之助。

(二) 奉豫戰爭

最是使張魯思慮者，自是河南之事。前者奉張因武力之難持，仍欲採政治手段，以解決殘局，其唯一之方略，正對吳靳兩方敵不併祝為歡，或視新而敵吳，或視吳而敵新，必使吳靳兩方，絕不能聯合一起而抗奉。此種方略之進行與失敗之經過，已可於事無間見之矣。第一時期乃為『靳新而敵吳』，經靳新驅來京之一度接洽，根本無實行之可能。第二乃為改用『聯吳滅靳』之策，恐吳之不信，則又由張魯良等接連發出討靳親吳之通電，以擊吳之信，而吳卒

敵之不理，且實行與靳系軍隊聯合而抗奉，更公然發出通電，指斥奉方之不是（此項通電被扣留，外間多不知之），於是張作霖對豫之政治方略，至此遂完全陷於失敗矣（近日報載嚴慶吳之秘密聯奉，又謂張作霖時與吳密電往還，皆奉方掩飾之詞，且以離間吳靳者）。對豫之政治方略既歸失敗，則惟有以武力解決之，然得軍不助奉實為一軍大之困難；張宗昌之意，以為京漢綏歸奉主持，早有定議，魯軍之力，在皖滬無事之時，不妨撥一部分以助奉對豫（魯軍當初，因浙戰無人發展，滌滬一時不易到手，管頤頗助奉而謀取對豫之地盤，藉以安插其無處安插之冗多軍隊），今杭州既已失守，亟應按照預定計畫以取皖滬，所有進至臨海東段助奉攻豫之魯軍，皆當移駐蘇皖。當張宗昌準備由濟赴京之時，奉張連發十萬火急之電七通，務令其來京一行，魯張初決不肯，終以情不可却，免強一來，來則留京歷四小時之久而即南下。奉張優禮有加，不啻懇求其幫忙，而宗昌則僅答之以『是……是……是』，別無一言。奉張憤急，甚至明謂張宗昌曰：『奉魯竊是一家，唇亡齒寒，奉張敗退出關之日，魯張未必能獨存也。論我的實力，兵精械足，攻下武漢都不難，不過目前的處境不好了。』而魯張則依然答之以『當然幫忙，當然幫忙』不吝透際之語。三小時會談，可謂毫無結果，此實為奉張最失望之一事也。

據奉方之人言，如果宗昌當初能聽作黨之勸告，不佔上海，而以全力與奉軍解決豫事，則奉魯兩軍之力量足以破滅吳靳，蓋有魯軍由徐州沿滬海線而猛攻東鄭州，則吳靳之軍，必不能保守鄭州，而退守於信陽一帶（鄭信之間，無河可守，吳靳不能守鄭州，惟有退守信陽）吳靳既不能守鄭，奉軍大隊之渡河，自是易也。奉軍既能渡河，則吳靳不易守矣，此奉張當時所以力請魯軍合作也。

晉河鐵橋既為吳系軍所破壞，而黃河南岸又有新與紅卍會軍兵防

守，奉軍之正面，自無法以渡河，西路方面之南岸，亦駐有吳新之重兵，亦不易渡河；以東路對岸，蘭封一帶，皆投降於奉軍之毅軍米振標，郭振才等部，始敢渡過河去。然以渡河之困難，已渡過者數仍甚少，不僅不足與吳新軍決戰且有為吳新多數軍擊敗之慮。聽說中牟方面，實際不過小有衝突，報載如何激戰者皆為奉張誇大之宣傳也。(奉張宣傳中牟如何激戰，褚玉璞則令其天津保安司令部向天津各報正式否認中牟有戰事，囑為更正。孟禧玉璞駐地為徐州，距中牟不遠，不願奉之宣傳中牟激戰也。)此一小事亦可以見奉魯之各自為謀與離隙之日深矣。

黑化後之開封(三月二十日開封通信)

開封自歸奉軍統治後，十分擾亂。自十日新奉在汴洛路幹站正式開火後，開封擾亂與淒涼情形繼續增長。市民在此砲火連天之下，不獨生活困難，而尤得繳出大批供給。至於奉軍佔據學校充臨時醫院，在市民家中自由擄取財物，更為司空見慣，而市民且必須低首下心歎之出門。茲將此數日來開封各方面情況分述之：

(一) 徵收舖戶捐住戶捐

毅軍投降奉軍市面傳說其條件，為(一)維持毅軍地位與其防地，(二)維持毅軍原有收入並協助其兵餉，當然除此二條尚有其他，但此條件畢竟為其中之重要者。自奉軍開到開封後，不獨不履行條件，一面將開封所有收入統歸奉軍手中，一方面迫毅軍開到前線合同作戰，以據有其防地。老奸巨滑的米振標，本想投奉以保全實力，結果如此，聞最近萬分懊喪其投奉之失計。自奉軍將毅軍收入奪去後，毅軍給養毫無着落，連各營兵士深威有吃飽飯而午餐不知何時舉火之痛苦。在韓莊前線者因糧草由奉軍支配亦復如何。毅軍於無法中找方法，遂決定徵收舖戶捐住戶捐以維持目前的給養。其

奉張自身與其左右親信及奉軍將領除少年軍官部之信驕奉張學良于珍等為地盤而主張急進外，莫不認攻豫之前途有吳大之危險，以「頓兵黃河北岸，暫緩進攻」，提出建議書於奉張者，前後已有十餘人，奉張閱後輒曰：「我豈不知前途之危難，但是我不進攻，敵方必來攻我，正所謂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到了人來攻我時，我的士氣不振，恐已無抵抗之力矣。時至今日，惟有碰運氣，做到那一步，再說到那一步，談不到久遠的計畫。」由此可見奉張臨危懼之一斑也。現時奉張除接見部下軍官不能不說些誇大樂觀之語外，常對二三親信發為此等消極恐慌之議論。

守 愚

辦法即對住戶捐仍徵收一月，不過上次規定由房主出錢，而此次則決定出自住戶。舖戶捐則較吳佩孚所徵收之數目增加二十倍，即以前出十元舖戶捐者此次則必須出二百元。從前吳對舖戶徵收數目為十六萬元，此次可以增多至三百二十萬元。合之住戶捐當不少三百四十萬元。迭經剝削之開封商市民，又遭此厄，不死於炮火者，亦必死於此次「竭澤而漁」式之吸骨吮髓矣！此二項捐款正在分別徵收之時，聞奉軍忽以此款向中國銀行作抵，提去巨額款項，來日徵收齊後即以償還。殺人空剩兩手血的毅軍司令米振標，對之不知作何感想也！

(二) 拉夫拉畜

自十日戰事發生後，奉軍在城關即遊行拉夫拉畜以供運輸。其初拉夫僅在四關及附近村莊中施行，被拉之對象為農人洋車夫手工業者，旋因風聲所播，路斷人息，關外居民紛紛逃入城內。而奉軍亦移其旋對城內通衢。至此不論為商民，為市民，為教員，只要被拉決無倖免之理。但若被拉者與拉夫兵士數元或數串，也可獲得釋

放。因之數日來於城外大炮聲中（戰線離城只十里左右）街道商店住戶均閉門閉戶，路斷人稀。拉奇初亦只限於四鄰，近因農人紛紛牽牛拉馬避入城內後，拉奇者遂紛紛在城內各處尋找。昨日有一兵士到一座坊收其磨麵羅子拉去，磨坊主人向之哀乞。兵士不許。此磨坊主人擬嫁別別人，指出附近某家有鄉下送來牛馬若干。兵士遂至該處，牛馬都為拉去，而磨坊羅子亦未倖免。鄉人環泣結果，由巡警出面調解，每頭牛出錢五吊免拉，方為了結。但繼此兵士而來者，必大有人在。因奉軍兵士用此手段詐錢，為其一致發財之秘訣。此去彼來，最終錢盡而牲口亦被拉。

(三) 撤換警察所長嚴重壓迫民衆
奉軍種種暴行，已激起各階級民衆之怨恨。對於隨海工人尤為虐待。工八日夜作工，並不能獲得薪水。若稍不如意，重則槍殺，輕則毆打。徐州站殺死打旗工人一案未了，開封站於前日又有軍士圍毆打旗工人之事。此彼打工人傷極重，已抬送醫院，聞醫生謂傷重不敢保險，因之開封站全體工人異常憤恨。故除甘為奉軍充走狗者外，莫不憤憤欲動。至其開封南口路工廠工人與西郊農民最近覺悟非有武裝組織，不足以防侵害。於是紛紛起而組織紅槍會，以圖反抗。距城較遠之舊日紅槍會黃槍會分子，亦乘機恢復其組織，藉以自衛。奉系軍閥深恐奉軍有所舉動，遂將警察局長易為奉系人（原屬吳系），加緊戒嚴防備之。並決定今日上午十時起施行逐戶檢查，住民有無赤化嫌疑。其嚴迫擾亂之情形，已造成極端之恐怖！

(四) 一般民衆對趙（周）陳（兩人）之認識
陳兩人以老官僚奉系系長勢力於河南時，得以竊長河南。但陳恬不知恥，時以廢除苛捐雜稅號召於民衆之前。一星期以前，向布告通衢，謂免去一切苛稅，並對以前徵收之一個月的項捐，謂不久即可償還。好像他真是愛民衆為河南造福利的長者。但他的狐尾已都接一連二露出來了。他佈告人民應一律使用奉票，他佈告人民儘速的繳住戶捐舖戶捐。他佈告人民稱奉他的怎樣紀律好的伐罪之師，應擺出一切供給。於是他在一切崇拜他的學究與紳士面前露出他是怎樣一個無賴的軍閥走狗！前幾年禍豫的趙周而此次則率張利用宣撫河南。他於日前到開封時，他以前警務時的爪牙雇了百十個臭香的無識老婆，到街上燒香跪着接他。一般狗化的劣紳與乞丐式的報界記者，也大開其歡迎會，恍惚說趙督豫時每年軍餉只六百萬，一切比今日都好。認趙此後一定可以恢復從前的舊觀而造福河南。但不兩天，民衆已認清他不獨不能造福，却反對奉軍掙民。趙陳行為一方面可以打破河南一部份人之無識短見，一方面更教民衆認識只有投到革命途上，才可以解放自己！

(五) 開封附近戰事之情形
自三月十日奉軍正式開火後，此兩日兩夜之大砲聲，即時遠時近，若斷若續。尤以十一日晨與今晨大砲聲音聞之最清晰，距城最近。聞是次作戰，毅軍被迫開往打前線。但韓庄（距開封三十里）前線新軍見係毅軍即不戰而退回中牟（離韓庄二十五里）。毅軍亦不追。及奉軍衝到中牟，新軍見係奉軍旗幟即拚命反攻。奉軍不支又退回韓庄。此時毅軍對新軍反攻不戰。奉軍疑毅軍有變擬即撤某一團槍械。該團毅軍先復制人反戈相向。結果一部分奉軍反被毅軍繳械。新軍機前進，奉軍大敗，刻已退至距城十里之大河堤，適又聞到奉生力軍一旅應戰，記者屬筆時而雙方正相持於大河堤。故槍聲大砲聲歷歷可辨。聞新軍劉培緒（新部之最有利戰鬥力者）旅正趨通許杞縣擬橫斷臨海路。奉軍由考城渡河經開封近中牟者共十二旅，已到戰線者七旅，尚有二萬餘人未過河。將來韓庄中牟必為一大險戰場，但奉軍渡河者均係步兵騎兵。大炮均未能

過河。前此駐紮及大河提戰事，魏都王都利用大炮，奉軍死亡極衆。更因發軍撤退及劉培緒之擾亂後路，則封有組織的民衆均尙殘發。

讀者之聲

國民革命之歸趨

記者先生：

「國民革命之歸趨」的問題，據李達先生在他的大著現代社會學裏說：「民族革命而苟能成功，必歸於國家資本主義也。」「國家資本主義乃社會主義之過渡，非即社會主義也，列寧已先言之矣。」「若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則將來可以和平達於社會主義，若採用私人資本主義，則在進化過程中，必更有經歷一序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國今日一般人對於產業政策之見解，多主張採用勞資協調主義，期以社會政策，節制資本。」「然社會政策，苟可實行，則國家資本主義亦可實行，與其採用私人資本主義以引起將來之階級鬥爭，不如先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之爲愈也。」

李先生的主張，是國民革命成功以後，直接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我是很贊成的，未知在事實上，可以行得去否？請以一百二十分的敬意請求你詳細的解釋！

敬祝努力！

沈濱祈于國大宿舍三月三十一日

稀秀先生：

(二)

我自始就相信共產主義，我雖不曾加入共產黨，然我對於共產主

義的宣傳，却不會稍懈。我以爲現在中國的革命，國民革命，不過是達到共產革命的一種過程。固然我們要努力國民革命，以期達到共產革命。我們却不可說中國所必要的便祇是國民革命。尤其聯合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決不能真正解決了我們全民的痛苦。我相信民主獨裁實現後，就是國民黨革命成功後，將來壓迫我們農工羣衆，必更高而且利害。那時，我們不繼續共產革命，不實現無產階級獨裁制，能夠解除我們大多數工農羣衆的痛苦嗎？現在國民革命尙未成功，國民黨裏許多新興的軍閥，便無時無處不想設法壓迫工農運動呵！今日讀報，我先生與汪先生聯名宣言，殊使我疑惑，宣言上一則口，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要一定脫離的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段還是一個問題，再則曰現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不會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會不至發生，又曰中國所需要的建設是一個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而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獨裁。照先生的說法，中國的革命，並不甚需要共產革命，尤其不需要什麼無產階級專政。而祇是需要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然則不知道先生爲什麼要組織共產黨，一方面促成國民革命，一方面依然宣傳共產主義？直截了當的解散共產黨停止共產主義的宣傳而真正做國民革命不好了嗎？鄙人不

敏，竊有疑焉，願先生明以教之。

朱近赤 四月五日

沈蕪新先生：
朱近亦。

你兩位來信所提出的問題雖然不同，而根本是一個問題，即是中國國民革命之歸趨，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國民革命之性質及其前途。所以我們對於你兩位的來信一併奉答。

中國國民革命之性質，是世界資本主義將近崩潰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反資本帝國主義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族民權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資本主義初期時代之純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為革命的世界環境不同，革命的國內社會勢力不同，所以革命時革命後之政治的構造和經濟的建設，便自然和前兩世紀純資產階級的革命不同。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統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脫離買辦性質，決不能始終忠於國民革命，決沒有由他們之手實現自由獨立的民族國家之可能，若由他們代替軍閥統治國家，仍舊是變相的帝國主義之統治。只有工農及其他被壓迫階級統治的國家，才能夠真正脫離帝國主義之統治，才能夠力圖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才能夠不一定經過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因此，中國國民革命之前途，只有兩條路：（一）是由工農及其他被壓迫階級之手實現國民革命而行向社會主義；（二）是由資產階級之手聯絡一切反動勢力，在國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復到帝國主義的統治。美國式日本式的第三條路，可惜李鴻章沒有走，這時代已經過去了。

以上的說話，已經在根本上答覆了你兩位所提出的問題。以下再就來信所舉的具體事件，略略中說幾句。

國民革命成功後，中國的經濟制度，自然是家庭的半工業與農業，小生產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國家資本主義等，

四種並行。我們所謂採用何種經濟制度，並不是說只採用那一種而禁絕其餘一切，乃是說採用某一種為全社會中主要的生產制度。我們以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後的經濟建設，在主觀上在客觀上，都不必採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全社會主要的生產制度，而可以採用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工業，即是行向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其在經濟上的性質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構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之國家的構造如何而定。譬如在封建軍閥的國家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則不僅只是官營，而且更在於官軍閥國，外資獨占，而更易消滅本國的工業，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則不過是私人資本更集中高度發展的一種形式；只有在工農及其他被壓迫階級革命的國家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才能夠由此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以上是答覆沈先生的話。

朱先生的說話，有許多我們不能懂得。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當然不能解決全民的痛苦，因為全民中之軍閥官僚買辦劣紳士豪的痛苦，各被壓迫階級似乎沒有為他們來解決之必要。先生主張要解決「全民」的痛苦嗎？趕快去求上帝，或者是學佛罷！你斷定國民黨革命成功後必壓迫農工業者，我們以為不一定如此，必須國民黨完全變成軍閥官僚買辦地主士豪劣紳士豪的集團才會如此。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是方法不是目的，共產黨之目的是廢除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在世界資本主義將崩潰的現代，在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制未廢斷全產業界資產階級勢力未趨於中國，如果工農及其他被壓迫階級能夠建立一個民主獨裁的革命國家，如果能夠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那便自然沒有

一定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了。如果照先生的主張：「直截了當的解散共產黨停止共產主義的宣傳」，這正是國民黨極右派的主張，他們正是恐怕國民革命之前途，由工農及其他被壓迫剝削階級的勢力造成非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環境；他們因此寧願意讓資產階級結合買辦官僚土豪劣紳流氓等，以造成帝國主義能夠仍舊統治中國的政治環境；他們以為只有這樣，才離開了共產黨，才沒有一點共產主義的色彩，才沒有赤化的嫌疑，才是「真正」國民革命。凡是主張「直截了當的解散共產黨停止共產主義的宣傳而來真正做國民革命」的人，必然和他們（國民黨極右派）走一條路，他將來必然背叛國民革命，因為他已經做了帝國主義和軍閥所急須要做的事——解散共產黨，停止共產主義的宣傳！

來函

獨秀

記者：

日前繆斌君來滬道及嚮導第一百九十二期，關於三月二十日事變之記載，有涉及繆君處，頗與事實不符。乃當即答覆，三月二十日事變，我知之最詳，其主謀者原為王柏齡歐陽格陳肇英惠東昇四人，今嚮導誤陳肇英為繆君，當係筆誤。繆君急語，惠東昇人甚簡單，事亦未必必與謀也。所談如此，請即登此以代繆君更正。

周恩來 四月一日

新書出版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編輯部及總發行所

漢口後城馬路新市場下首
上海寶山路寶昌路口
上海南市西門中華路

分售處

- | | | | | | |
|--------|--------|---------|---------|---------|--------|
| 廣州 | 汕頭 | 潮州 | 香港 | 長沙 | 武昌 |
| 丁下圖書館 | 汕頭書店 | 青年書社 | 文化書社 | 南華書社 | 共進書社 |
| 黃梅醒民書社 | 重慶唯一書局 | 成都華陽書社 | 贛縣民智書報社 | 永定民智書報社 | 雲南新安書局 |
| | | 北京各學校書局 | 太原晉華書社 | 西安晉華書社 | 鄂波雷波書店 |

價目

訂價：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費代款不折在內。但以一分半分為限。六折計算。寄費在內。每份大洋三分。十期清款一次。概不退閱。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厘

The Guide weekly

導報 週

◀ 期四十九百一第 ▶

目次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五一」節紀念告

世界無產階級書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五一」節紀念告

中國民衆書

第三國際代表團爲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青墩宣

言

中國共產黨爲蔣介石屠殺革命民衆宣言

蔣介石屠殺上海工人記實

轉載

汪精衛叛變

作新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11012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

工友們！同志們！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這兩年來，已有蒸蒸日上之發展，其發展之猛烈使世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地位發生搖動；中國革命已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穩定之最大障礙了。因此國際中國革命遂成爲各帝國主義國的共同敵人，其攻擊之方法亦從間接援助中國軍閥而變爲直接用武力干涉以摧殘中國革命。現在英美法日意集中軍艦數百艘軍隊數萬於遼瀋，先既有兩艘南京之軍艦又對國民政府提出類似假真的美領事之通牒現在更有待時而發立即擄掠革命根據地之勢。

中國國民革命之所以能如此發展而使帝國主義如此恐怖，就是因爲他是由中國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中國工人階級以三百萬有組織的羣衆領導現時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不安穩地向帝國主義及反動勢力奮鬥。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受了外國帝國主義之唆使，背叛了中國的革命而與帝國主義攜手共同向中國的革命及其領導者——工人階級進攻。資產階級用法西斯的手段在上海廣東及各地屠殺工人領袖與破壞工會組織。

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實行以武力鎮壓中國革命及中國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與一切反革命勢力舉行白色恐怖，在這種情形之下，使中國革命中國的工人和一切被壓迫的民衆！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衆書

一九二七年的一五一到了！今年的「五一」不單是中國無產階級被壓迫的民衆的「五一」日子。今年的「五一」正是中國革命急劇進行的時機，也是帝國主義軍閥及反動的大資產階級四面圍攻中國革命的時候。中國工人階級應怎樣奮鬥呢？

走入一個新的時期，使中國無產階級採取新的戰幕，更使世界工人階級了解須團結一致向帝國主義進攻，防止其破壞中國的革命。

各國工友們！要知道帝國主義此次種種用武力鎮壓中國革命，是因爲他們知道中國革命的成功要給他們以致命傷；所以我們各無產階級要起來以全力援助中國的無產階級，援助中國的革命，使世界資本主義不能穩定，如此各國工人階級的敵人的基礎就發生搖動。

所以中國共產黨，正值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將「五一」節的機會，要求各國的工人階級更形團結一致以全力援助中國革命向帝國主義奮鬥。中國革命成功後猛烈促進世界資本主義的完全崩潰，將使世界革命有更進一步的進展而底於成功。

無產階級加緊團結起來！

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武力鎮壓中國革命！

反對白色恐怖！

打倒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衆書

，是要反抗中外大資本家的剝削及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是要推翻軍閥地主買辦的政權，而創造革命平民的政權。他現在已引導一般被壓迫民衆的奮鬥，而使革命的勝利斯大到了半個中國，他的勇猛犧牲的精神是中國歷史上所從沒有見過兩例的，他在事實上證明自己是唯一能解放中國民族於一般民衆的階級；并他救中國革命的領袖階級

中國革命前途不無變態之危險。

現時革命的進展，正向着激進階段的道路上走去。今年中國工人階級的「五一」運動——每日八小時工作制的運動，決不僅是宣傳示威而已，中國工人階級已經要力爭自己階級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力量保障革命的勝利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他要求在最近短期間確定勞動法，親自參與監督勞動法的實施，如工作時間、工廠衛生、最低工資、女工童工的保護等——設立勞工檢察院。因為既有革命能如此的逐步深入，才能擁護帝國國大資產階級至至勞紳等的反革命勢力，而後國民革命的勝利方能鞏固。

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不能不依賴帝國主義。他要剝削工人和農民，要剝削小商人及一般民衆，但是工人階級要領導革命來解放一般民衆，擁護一般民衆的自由和權利，於是資產階級看見革命的真正發展，威脅他的私利，所以他寧可接受帝國主義的命而開始屠殺工人，擁護共產黨和革命的國民衆。階級一般民衆——趨向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蔣介石就是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的公然屠殺民衆，反對國民政府，中途破壞革命，在上海、南京、廣東、江西、安徽、四川等處不斷的實行反革命的屠殺政策——都是大資產階級以他自己階級的私利而背叛國民革命的表現。他現在和帝國主義共同進攻無產階級，就是因為無產階級是革命中的主力軍，如果無產階級勢力不被摧殘，他是絕無破壞革命的。如果革命能想而中途停止，那末，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都要受帝國主義軍閥及反動資產階級的更加殘酷殘暴的壓迫。所以中國工人階級現在要聯合農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反抗軍閥和大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要聯合農民實行推翻土豪劣紳的政權並釋放大地主土地，要聯合革命軍人及兵士，實行革命戰爭，改善革命的民主生活，要聯合一般民衆來反對軍閥專制專權，廢除苛捐雜稅，實現民主政權的建設。這是一場反革命。因此

只有如此，才能一方面需要軍隊及反動派的退讓，別方面鞏固並發展革命。今年的「五一」紀念正要求表示工人農商學兵等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革命團結，去發厲反動，驅逐軍閥。

帝國主義呢，也因為中國革命急劇的進展，除利用軍閥及反動的資產階級之外，還在實行對於革命根據地的封鎖，並且開始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國革命（如南京運陽及漢口四三的事件）。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都應當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去和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結合更密切的聯盟，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現在成爲世界革命主要的勢力之一。今年世界無產階級的「五一」紀念，可以稱爲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示威運動了！中國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衆，應當做世界的「五一」運動中的主要隊伍。中國工人及被壓迫民衆和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的聯合，在今年的「五一」紀念中，真正表示他的現實的意義。這一件大的革命的世界聯合，務必要打破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穩定，而得到真正的勝利！

我們今年五一的標語是：

工農商學兵一致聯合起來打倒蔣介石！
武方與民衆一致動員打倒奉魯軍閥！
撤退外國軍隊！

收回一切租界！

革命民衆組織邊境武裝保衛革命根據地！

黨嚴反革命派！

獨資勞動法！

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保護女工職工！

農工階級要實行土地革命！

農工階級要實行土地革命！

農工階級要實行土地革命！

譚延闓氏政府！

歐濟失業工人！

反對帝國主義武力干涉！

反對反動的資產階級！

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擁護中華全國總工會政綱！

第三國際代表團爲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背叛宣言

中國革命很快的發展，已使得反帝國主義的爭鬥更加銳利了。

國際帝國主義利用間接的行動——即經過中國國內的軍閥——而阻礙

革命勝利進行的失敗，他們於是決定用公開的武裝干涉。實際上不

僅上海已被帝國主義佔領，即許多其他的重要地方，特別是國民政府

所在地——武漢——業已在可怖的大隊軍艦圍擊之下。這真是一個很

嚴重的威脅。帝國主義強盜們要中國人民降服在他們槍砲之下。

英美法意日送交國民政府的共同通牒上，羅列了許多不能接受的條件。

設若這些條件都得順從，那末國民政府不啻宣稱：中國的主人翁

不是中國人民，而是外國帝國主義了。國民政府雖然已經給了那盤

氣凌人的真的美聯誓一個很合理的——實在是過於簡陋的——答覆，

但是這尚不足以平帝國主義的憤怒，他們寧用武力，而不願採取如國

民政府所提議的提齊國際聯盟的辦法。國際聯盟是掩飾帝國主義掠

奪政策的遮敝物。可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策業已彰明較著，

所以他們連這種掩飾的遮敝物，都是不要的了。

中國國民一定要以革命的聯合戰線，來對付帝國主義這樣進攻。

在國民革命運動的歷史上，對於革命勢力的目的和指揮的統一，從

來沒有像現在國民革命部由蔣介石所領導

的封建資產階級的小子，如在這個時候被破壞了國民革命勢力的統一。

蔣介石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羣偽人們，這樣的辦法表示他們已經放

反對法西斯蒂的恐怖！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萬歲！

爭得非資本主義的革命前途！

耕者有其田！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的工具。事實上，是因爲蔣介石背叛國民革命的

中央政權和企圖分裂國民黨的勢力，總鼓動了帝國主義採取進攻的態度。

蔣介石要在南京設立一個所謂對峙的「國民政府」，這是他反

革命行動的最高點。他這個行動，較之他從前許多的非法行動（如

三月二十日事變攻擊國民黨的革命派，在江西九江之壓迫農運，如

企圖建設他個人的獨裁國，以及最後屠殺上海工人），尤爲不可寬恕。

我們看到蔣介石及他的代理人們一切非法行動，是異常憤激的，

但是還希望他對於從國民革命而轉變到公開叛道的道路。尚能稍事糾

攔。在國民革命這種嚴重的時期維持統一戰線，是很要緊的，便

是凡係從事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他們一切的罪過，都可暫時寬恕。

但是封建資產階級自私的利益，不僅是和工人的利益相反，并且是

和整個人民的利益相衝突。結果，蔣介石，於屠殺江西和上海等處

的工人以後，他的罪惡還未能宣告結束，甚至繼續發展而達到背叛人

民的政黨和人民的政府的最高點。現在蔣介石已經是民族的叛徒！

懲罰他必須和懲罰叛徒們一樣的利害。

他是慣用這種手段的：自稱忠於國民黨，而將分裂的責任歸諸國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欺騙人民。我們判斷他這真是一個無恥的

詭計。當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衝突日漸厲害的時候，蔣

介石曾請索第三國際代表團去見他，在我們舉動動身去看他的前，一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晚上，我們接到一個消息，說是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國民黨幾位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開了一次會，并宣言國民黨武漢派將會議使蔣介石分裂的企圖。我們立刻打電報給他，請他停止會議并履行他在上海和汪精衛同志所訂的協商，便是把一切爭論的問題提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來解決。蔣介石本人也應當參加這個擴大會。在這個電報中我們又告訴他，如果他接受我們的忠告，我們一定去見他，以便討論在帝國主義進攻時期，我們保持革命勢力統一的方法。他沒有答覆我們的電報，并繼續進行他破壞國民黨的計畫。

當我們宣佈蔣介石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屠殺工農的兇手和民族的叛徒的時候，我們要請中國人民注意一件事實，就是這并不是個人或某幾個人叛黨，而是一個整個的社會階級離開了國民革命，并且轉過來反對國民革命。我們不僅應當離開蔣介石和他的屠殺助手們廣西、贛軍等的霸權，并且所有全國的封建資產階級份子，都應當撲滅淨盡，應當剷除蔣介石主義的發源地。僅僅到上海南京去進攻蔣介石還不夠，我們在每個鄉村每個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勢力進攻，撲滅封建制度權力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剷除蔣介石主義的根株，這在國民革命

中國共產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人民眾宣言

中國共產黨完全贊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謹免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開除黨籍和拿辦的決定。

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羣衆的白色恐怖的主腦。現在決不能容許他再留在國民革命的黨內了，決不能再信任他當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了。他背叛國民政府，他謀推翻國民政府，這個革命的叛徒值得國民政府最嚴厲處分的。工人階級是極端放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肅清內部一切反動份子和戰勝國民革命的敵人。

發展中的最近階段上，要算是主要的工作。在國民黨領土中，鞏固革命民主勢力聯合戰綫，絕不平等做到像封建資產階級份子的壓迫和背叛所給與國民革命運動的那些危害一樣。因封建資產階級的背叛和蔣介石新軍閥反革命的行動，已經使帝國主義列強獲得了破壞國民政府的機會。至於鄉村和城市之勢力之聯合（就是無產階級農民和中等階級），乃是擁護國民政府，使他抵抗帝國主義的進攻。并且使國民政府能在民衆上面鞏固國民革命的基礎，而發展國民革命。這樣國民革命便能脫去反動份子背叛的危險，而獲得戰勝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保證。

打倒蔣介石主義！

打倒反革命的封建資產階級！

打倒帝國主義！

國民政府萬歲！

國民黨萬歲！

第三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團

於漢口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國民黨內部的衝突，結果採取了這種結局而且必須的對付蔣介石的行動，這是有很深刻的社會意義的。這不是一個人造叛黨團，造叛革命。蔣介石與他的黨羽是代表國民黨內與黨外一種社會成分。國民黨自從改組後，成了被壓迫剝削的羣衆的革命黨。可是資產階級甚至反動的封建分子仍然留在黨內。直到如今，這些分子總是設法使國民黨離開革命的道路。於是發生了內部門爭，這些事趨向於解決以下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國民黨應該變為一個階級的黨或者是一個人民黨——就是，國民黨的政策與政策應該依照上層階級（大

資產階級(封建分子)的利益而決定，或者依照被壓迫階級的大多數的民衆而決定。這就是隨着北伐發展後，國民黨內最重權衡的社會背景。

上年三月二十號的政變，國民黨內資產階級與封建分子推翻了廣州革命的民主政權。他們得到政權後，於是計畫按照他們階級的利益去領導革命。爲着要鞏固他們的政權，於是設法拉攏國民黨革命派的李榮組(進攻工農運動，解散黨部等等)。

李榮組北伐，爲北伐而犧牲，以求發展革命，資產階級與封建分子却認爲是奪得更大權力的道路。但國民黨革命軍北伐勝利的发展，發動了偉大的革命勢力，使國民黨之資產階級與封建派發生恐慌。但隨然的，北伐的勝利有取消三月二十號政變的危險。李榮反抗封建與資產階級的領袖權而擁護三月二十號被推翻的國民黨中的革命派。於是國民黨內封建資產階級的右派與革命民主的左派之鬥爭遂厲聲起來了。

國民黨革命軍達到長江流域後，已經危害及帝國主義的基礎。很明顯的，帝國主義是不能不用公開武裝鬥爭而根本讓步的。帝國主義一方面與國民政府協商租界問題，一方面準備武裝干涉。國民政府要能夠對付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軍閥之聯合勢力，必須發動廣大的羣衆自覺的起來擁護，只有他們的力量是革命唯一的保障。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的中國必須建設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政權。這個意思就是國民革命應該首先是一個農民革命。

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若不經過農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政權是不能夠建立的。法國農民議會革命二十二年，是因爲法國大革命對於農民給了一個改善的辦法。在國民革命軍所到之各省，農民運動如野火一般的散佈起來。如果國民政府能根本改革農民數千年來所受之奴隸剝削與痛苦，農民革命就有真正的保障。

！國民黨革命軍將更成爲不可壓倒的勢力。法國農民幫助文藝復興戰爭封建的風潮。中國的農民將援助國民政府的農民革命軍，使中國脫離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統治。

農民革命是與國民革命不可分開的。農民革命在中國發展之下，農民革命是與封建份子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仇視的。農民既爲中國之基本產業，農民既爲主要的生產階級，因此農民革命一切制削的目的——封建，帝國主義與資本家的制削。所以農民革命再向前發展便需要一個農民革命，這種革命已經是在開辦的。國民黨內的革命派承認這個必要，而國民黨內的封建資產階級份子却說毀他們的地位動搖了。他們企圖領導革命向另一條道路走去，結果必致與反動勢力妥協，向帝國主義投降。他們寧可出賣黨的主義，污辱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出賣革命的國家，而不願犧牲他們的階級利益。蔣介石所代表的就是國民黨內之反革命的封建資產階級份子之反革命的傾向。自從三月二十號以後，他就舉起這些份子的旗幟。等到他不能夠將整個的國民黨變爲封建資產階級之反動的工兵時，他就與國民黨宣戰了。如果民族運動不照着這個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資產階級所企圖的那條路走，他們就不遲疑的要分裂他，叛離他，不猶豫的與軍閥帝國主義勾結以鎮壓他。蔣介石便代表國民黨黨內外的封建資產階級份子做出了這些事。

國民黨決議將蔣介石免職開除黨籍，拿辦，這應當認爲是國民黨宣布在他的隊伍中之封建資產階級份子已經反叛革命，應該公認爲敵人，爲國民黨革命之完成與最後勝利，必須戰勝這些敵人。這個決議案是表現着革命之發展而發展之階級分化的一個時期。其處黨解決的協議這個決議，因爲無產階級黨，尚要鞏固革命的民主政權，而且是民主革命政權的主幹。

蔣介石與封建資產階級已與國民黨宣戰，總舉工農階級進攻攻

第一個目標。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所發誓的向江西浙江安徽廣東上海廣東福建的工廠大肆屠殺。共產黨成爲他最仇視的目標，蔣介石知道，除非破壞工人階級組織的力量，左派的政權是推不翻的，民族運動是不能作爲封建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共產黨方面也明白蔣介石不過是反革命的封建資產階級的例子。消滅蔣介石須要戰勝國民黨內外的封建資產階級。假使蔣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會力量一日不消滅，那末打倒一個蔣介石之後，難免不有更殘忍更流血的蔣介石之繼起。

封建資產階級份子以前勉強的同着國民革命走，現在已經跑到反革命的營壘裏去了。蔣介石這軍閥已成爲帝國主義進攻中國國民革命的新工具。封建資產階級捨不着民族運動的領導權，遂想分裂國民革命黨，設立一個對抗的黨部與政府，用民族主義的假面具來出賣黨出賣革命，勾結反動軍閥，與帝國主義妥協。輩是開除蔣介石，但還沒有根本取消這個危險。他還是要設立一個對立的國民政府。不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他仍然還是帶領很多軍事勢力。他想叛離民主主義的民族份子，散布反對武漢的謠言，說國民黨已經成爲共產黨的工具。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階級已經變爲帝國

蔣介石屠殺上海工人記實

四月十二日蔣介石軍隊圍攻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及十三日屠殺示威遊行工人之事件，可算中國近年革命運動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以前帶革命假面具的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經過這一事件之後，完全表現出他們已經退出革命的戰線，而投降於帝國主義了。所以我們應該十分仔細地認識這一事件。

上海工人三月暴動之經過已略見上期本報。暴動成功後，上海總工會新舉蔣武裝起來，編成二千七百多人，共有槍械一千七百餘，

主義的工具，他還想用陰險的造謠手段，來混亂這個情形。

開除蔣介石黨籍之後，蔣介石主義的根芽還可以在所有國民政府領土內找得着。這就是反動的社會階級。地主土豪劣紳等，只有國民革命用激進的農民改革政策，才能消滅這些勢力，使蔣介石主義衰弱下去。從前封建資產階級份子跟着國民革命走，所以策略上須有步驟的發展階級鬥爭。現在他們已經探白恐怖屠殺政策宣佈階級戰爭了，那末任何策略上的顧慮都不能阻止向反動的階級的進攻了。這是推翻新軍閥蔣介石，破壞他設立對立的「國民政府」的企圖，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的聯合勢力之最有效力的唯一方法。

打倒蔣介石——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代表，帝國主義的工具！
打倒軍事專政！
革命民主主義的聯合高潮！
無產階級農民與中等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高潮！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漢口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作新

機關槍連手機關槍數十架，子彈二百餘磅，炸彈發發。這些武器都是上海工人以血和肉經過三十小時戰鬥而贏得來的。工人有這種武裝力量做基礎，所以帝國主義常常恐戰，海軍官船最危險的戒嚴，鐵絲網沙袋滿佈交界各街道，總工會升旗那一日，向租界甚至完全斷絕交通。這是當前的，因爲這類工人武裝之存在根本威脅帝國主義在這裏的根據地——上海。因此，帝國主義一面戒嚴，一面就斷全力來想解決工人的武裝。

這恰好有一個很好的工具，可供帝國主義之用，這就是蔣介石。蔣介石所代表的主要是中國資產階級，江浙尤其上海正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根據地，自從工人武裝起來，不僅帝國主義感覺危險，即中國資產階級亦感覺危險，所以與帝國主義一致聯合起來，來解除工人的武裝。據可靠消息，此次帝國主義連同中國企業家來滬，大商人等共出一千五百萬元為解除糾察隊武裝之用，其中一千二百萬是蔣介石得的，一百五十萬是白崇禧得的，一百萬是周鳳岐得的，其餘五十萬則用於雇用青紅精流寇。

解決工人武裝之事遂發生於四月十二日，其準備則從蔣介石到上海時就開始了，甚至可說蔣介石未到前就開始了。代表資產階級之國民黨右派自始就不贊成工人的勞動和武裝。當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與直魯軍砲火相持之時，鈕永建代表某君反對北華之黨軍去援助工人，他的意思是讓工人被直魯軍打敗之後再去解決直魯軍。誰知工人的老勇竟把直魯軍解決并自己武裝起來了。暴動成功之第三日，張靜江由杭州趕來上海，看見工人武裝起來，即下決心解決糾察隊，他當日即下令調駐湖北較左的薛岳師到南市去，而調三月二十一日將軍到時到糾察隊的大本營剛北來。蔣介石到上海後，四月一日晚上蔣已下令對時發動圍剿糾察隊槍械，適因注射衛到上海，為數尚起見，蔣介石就將此命令撤回。工人方面早就知道蔣介石張靜江等的陰謀，故早就有了抵抗的準備。糾察隊調到剛北後，工人表示誓死不願開槍打工人，并每日有三四千人自脫軍服逃出隊伍。這種情形是十分使蔣介石及其部下反動軍官恐慌的。鐵械之命運遲不下，這亦是一個原因。最後對時軍隊及其他第一軍隊都被調往滬寧線上各城市了，而調二十六軍到上海來，這固然是蔣介石準備調一軍去解決南京之二十六軍，但同時也是恐受工人宣傳後之對時軍隊不

能解除工人的武裝。二十六軍到上海後，一方面表示對工人「無惡意」使工人不準備，他方面蔣介石等秘密準備法西斯帶行動。這裏可以看出他們解決工人武裝，準備得十分週密。因為他們知道，二十六軍雖然原是孫傳芳部下，受政治訓練很少，且未受工人的宣傳，但也難於獨立解決工人的武裝，必須有假冒工人的流氓，然後進駐欺騙解決糾察隊或驅逐一部分工人的耳目。

果然，他們的設計終於實現了。四月十一日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總指揮處即得報告，說當晚有工界聯合總會（蔣到滬後流寇所組織的假工會，謀與總工會對峙者）的流氓黨派糾察隊槍械，總指揮處即下令各分駐地糾察隊備防。十二日晨四時左右，總工會所屬之湖州會館附近突發現槍聲，其他各地亦同時動作，並分述如下：

(一) 湖州會館

湖州會館發現槍聲後，糾察隊總指揮處即派二軍警及書記等，往總工會會所視察情形，入內路事休息，約過二十分鐘，槍聲復作，顧氏出外探視，即見有六十餘便衣軍警

纏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會所內放鎗，門前糾察隊二十餘人亦向之抵禦，未及十分鐘又有大批二十六軍部隊開到，當有互與圍長形聲如何糾察隊謂：『請你們不要還擊，我們奉為你們敵他們（指便衣軍）的械。』說畢即將所有便衣隊鎗械未經抵抗即完全繳下，并用繩索捆綁，糾察隊見狀即請黨軍入內吃茶及香烟，那團長章營長即對顧謂：『既有今夜這件事情發生，請你同我們到二師司令部見我們師長商議解決辦法。』顧即不疑帶六糾察隊員同往，行至半途，那團長忽變色謂：『他們（指便衣的軍）鎗械既已被繳，可是你們的鎗械也應該繳下才好。』顧答：『不可，他們流氓是搗亂的，我們工人糾察隊是革命的，如何能夠繳械呢？』章營長即指揮衛隊將顧及糾察隊之械繳下，又同強迫會，下令全部糾察隊自動繳械，顧堅持不可，謂：『本會委員長外出，我們未得總工會命令不能擅專。』於

即備衛隊二軍警及書記等，往總工會會所視察情形，入內路事休息，約過二十分鐘，槍聲復作，顧氏出外探視，即見有六十餘便衣軍警纏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會所內放鎗，門前糾察隊二十餘人亦向之抵禦，未及十分鐘又有大批二十六軍部隊開到，當有互與圍長形聲如何糾察隊謂：『請你們不要還擊，我們奉為你們敵他們（指便衣軍）的械。』說畢即將所有便衣隊鎗械未經抵抗即完全繳下，并用繩索捆綁，糾察隊見狀即請黨軍入內吃茶及香烟，那團長章營長即對顧謂：『既有今夜這件事情發生，請你同我們到二師司令部見我們師長商議解決辦法。』顧即不疑帶六糾察隊員同往，行至半途，那團長忽變色謂：『他們（指便衣的軍）鎗械既已被繳，可是你們的鎗械也應該繳下才好。』顧答：『不可，他們流氓是搗亂的，我們工人糾察隊是革命的，如何能夠繳械呢？』章營長即指揮衛隊將顧及糾察隊之械繳下，又同強迫會，下令全部糾察隊自動繳械，顧堅持不可，謂：『本會委員長外出，我們未得總工會命令不能擅專。』於

那團長章營長即說：『是的，鐵城這事是不好看，不要激怒，我們另外想想法子，請你們把箭通通拿起來！』糾察隊見總指揮被捉，只得依言三叉式將箭拿好，黨軍又逼令糾察隊向後退三節，並將機關鎗等對準州會館，糾察隊至此遂無能為力，黨軍即入內佔據總工會，辦事員亦全部退出，隨後那即要團長是第二師師長談話，願無法抗拒，遂回到寶山路大天堂二師司令部，時在上午七時，拘至下午三時許始行釋出。

(二) 商務總廠 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在俱樂部對面)樓上本有糾察隊六十餘人，耳門有六人連夜守衛，十二日晨五時許忽有多人自租界出，將樓白布上書黑色『工』字手執盒子向耳門守衛轟擊，守衛與之抗拒，但樓上糾察隊已有被彈擊傷者，俄而二十六軍大批從寶興路方面開來大呼：『不要打，我們都是自己人，不要誤會，我們是來調解的。』及抵門首即守衛開門談話，守衛見黨軍至，不疑有他，即依言開門，大隊一閃而入，上樓將糾察隊完全繳械，並將簿子面及商務工人辦事室完全抄過，計抄去步鎗六十餘枝，糾察隊員由後門向公學校逃遁，並拘獲一人，解至二師司令部。

(三) 商務俱樂部(即糾察隊總指揮處) 商務總廠糾察隊被繳械之同時，約在五時二十分左右，俱樂部總指揮處忽來着黨軍服式，手執白布『工』字符號者二百餘人，在該號號門前高喊一聲放開，即有數十人向前門衝鋒，並大呼繳鎗，撤鎗，時號門前糾察隊副隊長楊鳳山與之理論，該項人等即將楊所攜之盒子炮一枝奪下，並當場將其擊斃，轉向內面衝鋒，惟該門密甚多，難於衝進，乃從俱樂部裏面後而來擊，穿時鎗聲大作，初僅長槍盒子炮聲，繼以手機關鎗閉至十數排之多，均射於俱樂部圖書館三層樓牆壁上，泥瓦紛飛，在內之糾察隊亦據圖書館俱備各街口以米袋堆起作防禦，戰至八時許第二十六軍第二師派員第五團前來，並攜一函，略謂貴處與某方發生誤

會，此種不幸事件，應即時雙方停頓(吹號為記)，敵部特派第五團那團長前來調停，如有某一方面不服從調停者，即解決某一方面，調停時間以十一時為限云。該項照會一至，即向俱樂部包圍形勢，並提進內交涉道，糾察隊方面不允，第五團那團長要求派代表同往上海總工會交涉，糾察隊以總指揮不在，允派大隊長二人同往，該團長仍以正式代表為辭，適此間有職員周某某醫院得悉此訊，急奔至俱樂部內，力請可負全責，該團長又謂須先向司令部呈明經過情形，周君即偕往，當被禁於司令部，該團長即同俱樂部召集糾察隊全體集合談話，當時糾察隊見該團長態度十分和善，又以為真正攻擊工人之敵已被擊退，遂不疑感，遵令集合。那團長遂向糾察隊全體談話，略謂：『工友們！二十六軍係人民之武力民衆之軍隊，願意保護你們糾察隊，昨日晚上我們敵部接到報告，謂有人將於今晚上街突，同時總指揮部亦接到同樣報告，故發下調令，命我們軍部防備，今早又得到白總指揮的電話，要我們軍部將雙方繳械，我們已拿到反動派三十餘人，將予嚴辦，現在我只得奉長官命令執行，你們可將鎗械盡數藏起來不動，關起門不要開鎗，你們周代表才同赴我們師部，也說鎗無論如何不能繳去，放在裏面是可以的，現在他到軍部去了一點意見，就是外間對於今早這件事情發生誤會，最好由我們派一連徒手士兵，與糾察隊徒手游行一次，表示切實聯絡。』糾察隊員是時鼓掌贊成，後糾察隊徒手游行一次，所有那團團部在寶山路一帶着乘機粉擁入內，將俱樂部完全佔據，並將樓上下嚴密搜查，槍械全部搜去，並將各着便衣辦事人一律搜查一遍驅逐出外，舉凡糾察隊之一切衣服銀錢用品，乃至一衣一履之微，亦被捆捲以去，東方圖書館中重要之圖說儀器均被搗毀云。

(四) 天道聖路大天堂 天道聖路大天堂向駐有糾察隊三百餘

入，十二日晨四時有八十餘流氓從北四川路租界出來圍攻，糾察隊初不還擊，至流氓已迫近隊部時始放機關槍射擊，流氓有死傷者，餘人均逃奔被糾察隊繳械十餘枝，俱係新貨的，可證事前白崇禧李發買槍給流氓之傳說決非虛，事已過去，黨軍始到，工人當對黨軍說：「我們已將流氓解決了，無須你們幫忙，你們可以回去。」黨軍答稱：「我們是奉命來繳械方的械的，他們雖逃，但你們亦當將械繳出。」遂不由分說，盡繳工人之械。

(五)華商電車公司 十一日晨三時許南車站一帶軍隊步哨直放至西門，大小南門，陸家濱一帶，有形似工人臂纏白布黑「工」字徽章約二百五十人，自法租界南陽橋乘汽車衝入華租界，持手槍盒子炮炸彈等，分三路包圍南車站南面之華商電車公司，一由南站火車軌道越過，一由兵工廠遺橋而過，一由派軍營地方前進，追越軌而過之一隊甫至南站前門地方，為糾察隊放哨之士兵所見，向詰口號不合，急叫電車公司報告(該公司亦有糾察隊百餘人駐防)，乃由糾察隊發令拒敵，時已四時三十分，二十六軍一團第三營及機關槍一連亦到，先放空槍兩響，繼以步槍，至五時許未能攻破，乃用機關槍掃射，兩面牆壁上之檢洞密如蜂窩。附近電車線亦完全倒下垂地如網，至六時遂將大門打開，各兵一擁而入，於大門內抄得舊式機關槍四架，盒子砲兩桿，手槍三枝，步槍三百餘枝，又入內至各辦公室搜查，所有門窗及寫字台盡行擊毀，公文信件凌亂滿地，銀箱亦被翻倒，軍隊四面圍攻，一彈穿堂，一傷手，一傷胸，一傷手，廠內一某姓茶房面部著彈，夜班班頭入，一傷胸部，一傷胸部臥地不起，勢極沉重，旋由紅十字會用車送去醫治，糾察隊亦全釋出。

(六)三山會館 聞該南車站後面三山會館糾察隊槍械之軍士，係二十六軍二團一營楊其藩部，於十二日晨三時半開抵該處，即將會館四周包圍，先由連長翁國華，排長傅國俊即門入內，限十分鐘內

將槍悉數繳出，當即拒絕，遂開始用機關槍步槍迫擊炮等分兩面擊擊。該館牆垣高厚，彈不得入，遂用仰射法，彈子紛紛由高下墜在內，糾察隊則分處大廳及後屋等處，至五時頃鎗聲稍息越五分鎗兵士又高呼衝鋒號聲聲又作，僅糾察隊五十名死一人至六時許在內之糾察隊百餘人，知固守無益，遂開門繳械，各兵即一擁而入，將步槍三百四十五枝，重機鎗五架，新式機關鎗二架，手提機關鎗三架，各隊士制服亦均卸去，並將大隊長何傑等多人連同槍械并解至新善育堂團本部，經團長趙觀濤一一訊明，即行開釋，惟隊長何傑於下午解至龍華總指揮部。

(七)浦東各處 原駐浦東三區警署糾察隊第八隊在江碼頭第九隊暨各分隊約共六七百人，每晚與該地駐防軍隊輪流守衛，昨晚得總工會命令特別戒備，多未解衣而臥，至清晨四時許軍隊來換班，糾察隊多回家休息，軍隊遂乘機攻入，糾察隊未肯防備，遂紛紛棄械由後門出走，聞有持槍作捕擊形式致遭擊斃受傷者頗重不一。

(八)吳淞 吳淞糾察隊向分駐三處，一在大街市市聖公會，一在旗站六營公所(獨立政治大學學生寄宿舍)，一在大街，十二日晨三時流氓未到，軍隊不客氣即先發動，包圍糾察隊各分駐所將所有軍械繳出，糾察隊不能抵抗，祇開放空槍兩響而已。

從以上的記載，很明顯的看出此次繳工人糾察隊槍械舉動，完全是軍事當局與帝國主義者及流氓共同預備好的圈套，由租界放出流氓先行發動，流氓不勝而後，由軍隊出面假維持援助之名，驅繳工人糾察隊槍械，工人不察竟墮者罪中其甚悲劇。

事後流氓中傳出消息，謂此事全係蔣介石預定的陰謀。蔣介石本是青幫一首領，排列在統字輩，其老頭子就是著名的大字輩首領麻皮金榮，現為上海法租界包探長，與其他二首領每月領薪頗厚其同輩買鴉片者。蔣介石自去年至九江後，麻皮金榮即由上海趕往九江，

與蔣商組織長江下游流隊以備保護其進軍之事，蔣介石并委楊虎武為特務處處長，專辦此事。所謂特務者，即組織青紅幫反赤之謂也。南昌九江安慶蕪湖南京上海杭州寧波各地之揭亂民衆團體殺害工人等事，都是這般流隊所爲。蔣介石一到上海，首先進見者或是蔣皮金榮。蔣到上海後，所處心積慮日夜圖謀的，就是組織青紅幫流隊一件事。所以將到後不久就有所謂「中華共進會」（青紅幫公開機關）和所謂「工界聯合總會」（青紅幫所組織的）出現。四月十一日青紅幫流隊二三百人在杜月笙家集合，每人發十元於午夜乘汽車充輛自法租界出發，另有之汽車車載兵器，租界上英法兵已先通知好，絕不留難，至華界，口號一對，兵士即放行，隨後就開始向警察隊攻擊了。聽說有一部分青紅幫流隊不願打工人，有由杜月笙家臨時退出者。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即何松林，五卅運動時爲總工會宣傳部長，李立三離滬及劉華被殺後，他事實上即爲總工會委員長，經過二年的艱苦鬥爭仍然能保存上海工人的組織并大加發展，所以爲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工廠所忌，孫傳芳曾出一萬元賞格通緝他，故改名汪壽華，益努力革命工作）即於十一日經過法租界被杜月笙偵悉捕去送龍華，於十五日被白崇禧秘密槍斃。

十二日各產業工人開糾察隊會議，即停止示威，各地紛開羣衆大會要求：一、交還工人糾察隊槍械；二、保護上海租界；三、懲辦流氓惡劣反動份子。上海警察總廳以此次變起倉卒，經工會及羣衆之積極要求，遂發布以下之總同盟罷工令：「昨日（十二日）晨四時，突有由租界衝出之武裝流氓，身著制服，強佔工字符號，在湖北、南市、浦東、吳淞各處向本會糾察隊攻擊，駐本埠軍隊各師團營部亦有命令，亦同動行以種種欺騙手段，繳去本會糾察隊全體槍械，並奪去工會及糾察隊所一切物品，派一衣一鏡，竟持無道，搶掠而後，呼囂入租界而去。本會糾察隊因抵抗而死者百餘人，工友羣衆，死

者數百人，自晨六時起各處工人亦陸續開工出廠，與兵士互毆，竟遭射斃，而後情形實不忍言，軍事當局與租界中黃人歡笑，噫然若揭，事實俱在，証據確鑿，本會至此，誓死奮鬥，警死奮鬥，寧願死於國民革命軍旗幟之軍隊之手，雖死亦有榮，謹此宣言，惟各界同胞鑒察。上海總工會。」

正午十二時，工人羣衆在湖北青雲路大會後，遂前往湖州會館總工會場所，要求軍隊撤退，交還上海總工會會所，而軍隊初猶拒絕，工人悲憤填膺，不顧性命號哭衝進，軍隊見數萬工人如此慘痛情形，亦稍心動，乃撤退去，是夜總工會內有徒手友高人蔭立庭院中，感受冷風苦雨，不肯退去，以保護工會。同日南市歡迎汪主席復職大會之羣衆，臨時前往龍華請發還糾察隊武裝，但不得要領。

十三日工人在湖北青雲路開大會，囑因租界戒嚴工人不能進過，但到會者仍在十萬人以上。

開會後首由主席王雲五報告開會的意義分二點：（一）新軍閥和帝國主義者，讓我們工人槍械，殺我們工人；（二）我們的委員長汪壽華也被新軍閥殺死，現在本得軍閥還未打倒，英國帝國主義更均緊向我們進攻，駐在上海之所謂革命軍，不但不幫助工人奮鬥，反演成空前未有的屠殺，實令人心痛。工人羣衆聞言，均高呼悲憤，多有痛哭失聲者，最後通過議決：（一）收回工人的武裝；（二）懲辦破壞工人的長官；（三）懲辦死難工人的家屬；（四）向租界帝國主義者提極嚴重的抗議；（五）通告中央政府，並通告全世界起來援助；（六）保護上海總工會；（七）呼口號：打倒新軍閥！爲一切死難工友復仇！爲委員復仇！收回工人武裝！嚴辦軍事專事長官！嚴辦總工會！擁護武漢國民政府！

青雲路大會散會後，即於該夜由山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鄒請願，

要求立即釋放被拘工友，交還糾察隊槍械，當大隊行至寶山路口時青雲路之隊伍尚未發動，其長約二里許，羣衆沿途高呼口號，行及寶山路三德里附近，即有二十六軍二師兵士，自各里弄內奔出，向羣衆開槍，將羣衆衝散，旋復用機關槍掃射，死者流血街道，傷者紛紛倒地，「秩序紛亂，呼喊啼哭之聲，慘不忍聞，但見兵士在街上橫衝直撞，如發瘋狂，逢人即打，黨國旗工會旗，均被撕毀，送入污泥，當場受擊斃者，在三四百人以上，傷者更不可數計，所謂革命軍演此大演劇後，即實行清街，禁絕行人，用大車將死者拖至郊外埋藏，每車堆裝十餘人，尚有重傷不及死者，亦被兵士擡地拋置於車上，送入土窟！嗚呼慘矣！直待尸首移盡後，始漸恢復交通。

糾察隊指揮顧順章誤傳亦在此次屠殺中同被殺害，實則被捕，十七日逃出。

南市方面，同日亦有工人羣衆遊行，至南車站附近被軍站附近之

轉載

汪精衛最近的演說

「反帝國主義」成爲第一個口號之原因——中國最受壓迫的是農工民衆——「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不應解成外交套語！——資產階級德謨克拉克西不是政治標軌——資產階級決不會爲國民革命而努力——反革命的口號是「反共產」——自馮自由至蔣介石這一串的反革命者都以「反共產」之名行反革命之實——蔣介石口稱革命，一轉眼即屠殺民衆——蔣介石所用的的是袁世凱的方法——蔣介石部下將如法泡製以蔣之對中夾着對蔣——我們不應當旋疑，還要流汗，還要流血。

軍隊，放槍射擊，當時立斃十餘人。

自此以後，上海完全成一個白色恐怖世界，每日都有軍隊掃搜槍斃名捕人民家任意擄取貴重物件，以賤價售於路上行人，各種民衆團體概被封閉，盡由青紅兩派假借頂替，市民觸目而視則耳而聽，咸知新軍閥之反動，比強盜呂孫傳芳實有過之無不及。

上海工人現在雖已被解除武裝，首領雖已被殺，羣衆雖已死三四百人，工會雖不能公開，但上海工人深深知道，從前能從新軍閥手裏徒手奪取二千槍械，將從新軍閥手裏將奪取更多的槍械，而八十萬的工人羣衆是不因犧牲三四百人而即氣餒和寒心的。從此，上海工人益加認識自己的使命，認清自己的敵人，準備更有經驗的第四次暴動，繳除新軍閥的槍械，拘捕蔣介石白崇禧等反動將官及一切封建資產階級反動分子而處以死刑，爲汪精衛及一切自南呂至上海自杭州至廣州之死難烈士報仇！

(近來在各處演說，因事繁時促，不能一一自己筆記出來，只得將概要的話，集合起來，做這一篇。)

自從民國十二年冬間，總理改組中國國民黨之後，國民革命遂得着非常的發達。可是同時也遇着非常的困難，幾乎可以說發達與困難相因而至。我們知道這發達與困難相因而至的原因，方纔可以得解決困難的方法。

我們第一要注意的，便是自從改組之後，「反帝國主義」成爲國民革命的第一口號，這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

(一) 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帝國主義則已將中

歐威森的次種民族。

(二)帝國主義不啻放棄他種次種民族，所以必要破壞國民革命。

(三)中國之自由平等階級最大對頭，是帝國主義。一切軍閥不過是帝國主義之工具。買辦階級更不用說。帝國主義利用這些工具來破壞國民革命。

由此可知所謂反帝國主義，不是反抗某一個國家如某一個國家的人，乃是反抗一種制度，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不是狹有人種的歧視觀念和民族的復仇觀念，而是中國人民的自求解放。

我們第二要注意的，便是自從改組之後，喚起民衆，尤其是農工民衆，成爲國民革命的第二個口號。上面說過，帝國主義是中國之自由平等的最大對頭。中國之內，受帝國主義壓迫最甚的，感覺不自由不平等之痛苦最深的，是下層民衆，是大多數民衆，即農工民衆。所以農工民衆解放運動，即是反帝國主義運動；所以自從改組之後，農工運動，便加緊起來。可是中國之內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不僅是農工民衆，除了甘心做帝國主義之工具者外，一切商民學生等等，皆同一在被壓迫的地位，即同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和力量。所以「扶助農工」的口號，和「農工商學聯合起來」的口號同時并行。這是「喚起民衆」的具體解釋。

我們第三要注意的，便是自從改組之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成爲國民革命的第三個口號，上面說過，中國之自由平等的最大對頭，是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是民衆。所以我們必須看看和民衆立存同一方面的民衆，和帝國主義立存相反方面的民衆，自然是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例如蘇聯，他們自革命以後，先放棄了自己的帝國主義，

並且與西方無產階級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例如西方無產階級，他們的敵人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須知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是互爲因果的，是連帶關係的，是凝結爲一的。我們在東方所遇着的敵人，即是他們在西方所遇着的敵人。例如東方被壓迫民族，他們正和我們同受着帝國主義之壓迫，他們的敵人，即是我們的敵人。如我們說，可知以平等待我的，是帝國主義者，反之以平等待我的，是反帝國主義者。不能反帝國主義，便必不能以平等待我。更可知這我們不是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聯合起來便算了事，我們聯合之目的，是要共同奮鬥的，是要把一切反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而共同奮鬥的。總理遺囑說得明白明白。如今有些人，偏要將他曲解以「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解釋得變成了外交套語。這些曲解，不是無心之失，乃是有心要將革命性抽去。這是極不可恕的罪惡。

以上三個口號，在國民黨未改組以前，已經存在，可是自改組以後，方纔普及，不但普及於黨內，且由黨內普及於一般民衆。我們如今所要注意的，是這三個口號何以從改組以後方纔普及？改組和這三個口號之普及，究竟有什麼關係？我們經過研究之後，可以確實的判一判階級之目的，是要使國民黨能擔負實行三民主義之使命，而這三個口號之普及，便是國民黨能實行三民主義之表現。無論何人，如果將總理所著的三民主義讀過之後，定能證明這四個判斷不錯。總理爲商團事件，曾有宣言：以前革命的口號是排滿，以後革命的口號是反帝國主義。其意義於三民主義講演裏頭，詮釋得明白明白。國民革命的

第一個口號即反帝國主義，是從這裏出發。第二個口號即喚起民衆，是從第一個口號出發。第三個口號即聯合世界上以平

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又是從第二個口號出發。這三個口號之普及，實實在在可以說足無負總理故國民族之初心。這三個口號之普及，有兩個特點，非常重大：一是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一是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分述如下：

(一)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 未改組以前，三民主義確有宣傳，可是總理所著的三民主義，還沒有出版，所以一般黨員，特魯半氏一民二民的理想的，雖可以發在黨的基礎，不致被人覺察。他們以為橋樑以後，民族主義便已了事。拚了中華民國招牌以後，民權主義便已了事。至於民主主義呢，不消提也。於是他們的理想，最高尚的，也不過以資產階級德諷克拉斯為政治階級。他們似乎全沒想到他們所披身的黨，有民主主義在。他們投身在有民主主義的黨裏頭，而做資產階級德諷克拉斯的夢，真是可怪。然而他們確是如此。他們全沒想到資產階級德諷克拉斯是建築於資本主義之上的，亦即是建築於帝國主義之上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國內對於無產階級而施行壓迫，在世界對於貧弱民族而施行壓迫。而各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間，又互相施行壓迫，掀起了無數的戰爭。真正是人類之噩夢，公理之罪人，有何可以羨慕？而且中國在這時代，即使羨慕，也是徒然。他們常常羨慕美國獨立日本維新，以為中國革命可以取同一途徑，却不知道便不應人類不顧公理，要取這途徑，而中國在這時代，已沒有取這途徑之可能。美國獨立之後，壓迫門羅主義，他干涉美洲以外之事，也不許人干涉美洲以內之事，這便是將歐洲帝國主義之火門以外。日本維新之始，也就是帝國主義勢力東漸之始，她起來，先敗了中國，再敗了俄國，方纔得和歐美國主義立對等的地位。美國日本處於強時代，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德諷克拉斯，何必使人

不滿，然而那時代沒有令他們做或資產階級德諷克拉斯之可能。至於中國呢，幾十年來，已成了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濟權都握在帝國主義的手裏，大生產工具都握在帝國主義的手裏。帝國主義者不但在中國內，取得了資產階級的地位，並且在中國人中，製造出一些奴隸性的資產階級，來做他的附屬品，這些奴隸性的資產階級，其職務是為帝國主義尋求食料，而自食其餘餘。比喻來說，帝國主義是一羣食人的豺狼，而這些奴隸性的資產階級，却是一羣烏鴉，向食剩的死尸，啄取肉臟。這些奴隸性的資產階級，在中國以內越有勢力，則中國貧弱民族的地位越沒有翻身的希望。他們却期待這些奴隸性的資產階級，會去為國民革命而努力，以致中國於自由平等；這是何等的顛倒！這般時代觀念，他們裏頭，不但國家主義者一般人看不清楚，便是無政府主義者裏頭，也有些看不清楚，所以儘管做著「二千年後無政府主義的夢」，而念念不忘的，還是「共和盛軌」，以為資產階級德諷克拉斯，是走上無政府主義的一條路。這些思想，在他們裏頭，還是所謂最高尚的。其他卑劣醜惡的，更無待言，黨裏頭有了他們，自然將革命之目的遮掩住了。自從改組以後，總理在東甯旁午之際，將民族主義民主主義陸續出版。三民主義之出版，確定了國民革命的方向。這麼一來，資產階級德諷克拉斯在黨裡無容身之地，黨員因此也起了分化。所有抱半氏一民二民的理想的，以來自動的或被動的排出席外。其結果遂使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

(二)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 我們看了這國方略中總理自述的一段革命歷史之後，可知總理當革命之始，所聚集的革命分子，一部分是舊階級，一部分是食黨。智識階級是懷著舊階級良心而參加革命。貧窮多屬於下層民衆，

其所應過渡，亦必經革命之經過。其勢又經有一部分革命黨。

革命出身，或是工人，或是小資產階級，在殖民地經營工商，飽受帝國主義之壓迫，故亦是為革命思想所吸引。在那時候，黨員的資產還是純粹的。辛亥以後，黨員的數量是加多了，而其質量却複雜起來。最不良的，是一部分官僚政客參加在內。這班官僚政客天然就是革命的對頭，放他入黨，一朝那朝，便把黨的革命性大加運動，這種腐化作用蔓延了十餘年。自從改組以後，注重農工運動，於是農工階級認識國民革命和自己階級有密切之關係，次第參加。中國共產黨認識今日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而負國民革命之使命的是中國國民黨，也毫不躊躇的參加。

世界上以年等待我之民族認識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也毅然決然的相與攜手進行。於是形成了一條擴大而鞏固的聯合戰線。這聯合戰線之形成決非偶然，乃由於認識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是走三民主義那條路，而不是走資產階級護護克拉克那條路。不然，決不會有這一條擴大而鞏固的聯合戰線。我們有了這一條聯合戰線，相信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必會成功，便是世界革命也必會成功。

如上所述，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所以改組以後，國民黨革命獲得非常發達。然而困難何自而來呢？發達與困難是一個東西。我們明白了那一面，自然也明白了這一面。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其結果固足以使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然而反革命之聯合戰線亦因是之故不得不謀積極之擴張，以為積極之抵抗。如今我們且看反革命之聯合戰線，其構成分子是些什麼。

第一，自然是帝國主義。這是反革命之原動力。他要維持帝國主義存在於中國之勢力，不得不拚命破壞中國國民革命。

第二是帝國主義。一切工具，如軍閥和奴隸性的資產階級等等。

所謂奴隸性的資產階級，自然大部分是指買辦階級。可是有些雖不是買辦階級，而缺乏獨立性，專仰帝國主義之鼻息以生存的，也屬於這一類。因為這些人，要維持寄生蟲的地位，在國民革命與帝國主義對抗的期間，往往有心或無心的幫助帝國主義，以推遲國民革命。第三是與帝國主義同一性質的人。帝國主義之性質，是以強凌弱，以富欺貧。所以凡是富者強者都很容易站在帝國主義一方面。然於此有須注意的，具此性質的人，不但限於富者強者，即在貧者弱者裏面，亦往往有之。

他們儘管處有貧窮的地位，而儘管做那富強的夢想，對於國民革命，是一種絕大的反動潛勢力。要研究這般夢想，可用簡單的徵象來說明。戲院裏頭，凡是演那窮苦淒涼的悲劇，祇有那些富貴的太太小姐，纔高興着看。他們穿着麗綺，掛着珍珠鑽石的頸串，看見悲劇中窮人骨肉分離的苦况，點頭感歎，甚至以手巾拭淚。至於一般真正窮人呢，他們却祇受着熱鬧戲。中國的排場結局是狀元富貴，戚美的排場結局是忽然一團親戚死了，平空領得一大注的遺產。一般窮人看了這些熱鬧戲，方纔覺得稱心如意。如果叫他看悲劇，他們會詭笑的說道：「哼，我們窮得夠了，還要跑來形容我。」由此可知，貧弱者的思想不過欲取富貴者而代之，並沒有剷除富貴階級不平等階級的觀念。

有這般思想存在心裏，所以一有機會，即欲取得特殊地位。在國民革命進行期間，無論民衆軍頭軍隊頭頭，都容易發生這樣人。這樣人往往以參加國民革命始，以與帝國主義妥協終。因為這樣人並不反對以強凌弱以富欺貧，只要自己處於富強的地位，而使他人處於貧窮的地位。所以反革命之聯合戰線，其構成分子，帝國主義為主動者，帝國主義之一切工具為附隨者，而一

導 報

週 報

◀ 期 五 十 九 百 一 第 ▶

次 目

悼李大釗同志..... 魏 野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 羅 易

農民政權與土地革命..... 秋 白

資產階級叛逆後的中國時局..... 尹 寬

寸鐵(四則)——

英帝國主義者尚小視了蔣介石(尤)——原來蔣介石的

屠殺是為帝國主義行報復!(尤)——蔣介石之軍警方

法的確簡便!(尤)——張伯倫可謂見機而作!(尤)

武漢失業工人的概況.....

轉載——

汪精衛最近的演說.....

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

二一七

悼李大釗同志！

魏琴

李大釗同志及其他二十餘同志在北京被殺了。在軍閥的反動中心和帝國主義的在華外交中心被殺了！自從他們被捕以來，固然明顯看出他們是無生還希望的，但他們被殺的消息，仍然如青天霹靂一般，使我們感覺異常的悲痛！李大釗同志及其他二十餘同志之死，正當中國革命進展至第二個階段的時候，正當資產階級背叛并建立其自己政權的時候，正當帝國主義以公開干涉手段威嚇中國革命的時候。李大釗同志及其他二十餘同志在北京被殺，恰與四川廣東福建江西安徽上海南京杭州甯波等處革命工農羣衆之被屠殺，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

中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經過他的代理人蔣介石及其黨徒開始向革命的戰線攻擊，於是反動的封建軍閥更加無所忌憚地殺戮中國無產階級及北方革命運動的領袖了。我們的勇敢同志之血從今在革命羣衆懷裏永遠深刻着蔣介石張作霖二大劍子手的名字！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戰線，必定與全國最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必定與民衆敵人張作霖等聯合起來。資產階級和這些反動派中間的鬭爭，亦如軍閥中間或帝國主義中間的鬭爭一樣，是繼續而不斷的。但對於革命，對於工人和農民，蔣介石和張作霖都一樣是仇敵！

北京同志被殺一事，革命的羣衆應該看做是資產階級和反動軍閥政治聯合之表示。無疑，這是帝國主義者賊使鬍匪張作霖殺害我們同志！他們假借張作霖兵營之手搜查蘇聯大使館，拘捕我們同志并殺害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怪物面前發抖，他們在中國革命的高潮中認識了這個怪物。最近一月以來，因為蔣介石之反對國民政府，帝國主義者在北平尤其猖狂，這更可以證明，客觀上，蔣介石和帝國主義者已經聯合起來了。北京同志被殺一事，足以告訴羣衆，蔣介石及其徒黨竟往那條路走去；告訴羣衆，他們是離開革命而變成帝國主義的僕隸了。

李大釗同志是創立中國共產黨之一人，又是國民黨的政治會議一委員。他是最勇敢的戰士，為推翻一切反動勢力而奮鬥。他的名字早就為全中國革命者所認識了。他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將為幾百萬北方的羣衆所牢記不忘。我們的英勇同志之死，愈加繼起革命運動向前進展！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

羅 易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是在二年又四個月以前舉行的。那時黨還是秘密的組織，黨員數目只九百五十人；現在的第五次大會所代表者竟達五萬餘人。但是黨的政治勢力的增進比較黨員數目的增加更為迅速。中國共產黨的基礎是建築在全國工農羣衆上的；在政治舞台上，他是很重要的份子。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在其產國際歷史上是空前的偉觀。因為他是在英勇的革命鬥爭中發展出來的，代表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并曾經舉行數次武裝暴動。再者中國共產黨同時領導農民羣衆反抗封建的壓迫和宗法反動的勢力。在大會舉行前兩月，中國共產黨被中國國民黨邀請參加國民政府。這就是表示共產黨地位的重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已為全國所承認。在過去，無產階級只為革命而戰鬥而犧牲，現在參加政權，共同負擔責任的時候已經到了。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決議案所指示，允許參加勞工部及農政部。在現在革命的階段中，這兩部都十分重要。所以共產黨不僅變成一個公開的影響政治環境的廣大的羣衆黨，并且已經參加政府機關，以促進革命的進展了。

蔣介石等大資產階級脫離革命後，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因之減少，國共兩黨的關係比從前更加密切，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同盟遂因之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的一部也隨着這個同盟向前進行。無產階級就是推動這個同盟的骨幹。國共兩黨的關係更加改善，聯席會議的組織就是一個證明。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有一個基本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并非為事。當大會召集的時候，革命的中國已處於帝國主義干涉恐嚇之下，反革命的結合因帝國主義的鼓勵和幫助，組織起來，準備阻礙革命的進展。結果，革命戰線中，甚至小資產階級份子，都發生恐慌

。全部革命正需要明確的觀察與堅決的指導，以防止悲觀與失敗主義的發生，并且要求一個前途的指示，使革命勢力以英勇的精神渡過目前嚴重的困難。第五次大會的使命，就是指示革命的前途，供給一個觀察明確的，堅決勇敢的領袖組織，以領導在這嚴重時期中的革命運動。此次大會已經完成這個使命，并指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骨幹。因為現時的革命仍建築在幾個階級的聯合上，無產階級不能單獨指導革命，不過無產階級是唯一的勢力，只有他可以并且能夠保障革命的前進，使他不至於搖動，或走入歧途。所以無產階級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導者 *Leading force*，不過他在革命鬥爭中執行領導權 *Leadership* 罷了。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的重要職任是給現在的環境以正確的估計，根據此估計明確規定革命的前途，與以勇敢的指導。第五次大會關於革命勢力在此時期之升降問題，已經明白答覆：「無產階級的觀點分析過去及現在政治形勢，第五次大會絕對否認：『因大資產階級脫離革命，帝國主義干涉的威嚇等原因，會使革命運動停止或降低』」的理論。實際上，這種事實不但不能阻礙革命，反能促進革命，因為大資產階級脫離後，革命的勢力完全建築在被剝削的階級身上；他們為保障自己經濟政治的利益起見，決不能和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妥協。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必須堅決的反抗帝國主義和他的工具才有出路。在此鬥爭中，全部無產階級的精力可以騰躍起來，使革命的基礎深入，促進他的發展，保證他的勝利。

大會又指出如何反抗帝國主義的干涉及大資產階級等所構成的反革命勢力，以保障革命。欲領導革命按照大會所規定的方針進行，我們必須堅決的信賴羣衆的勢力。因為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都已反

對革命，在此階段之中我們的責任是：儘可能的決絕的攻擊反革命的根基，特別在國民政府治下，更應當做這項工作。所以第五次大會鄭重聲明：此時的國民革命必變成土地革命。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是受軍閥及其他反動派的幫助。軍閥及其他反動勢力的基礎建築在封建的政治經濟基礎之上。大會決議以全力領導農民向封建勢力奮鬥。我們的口號是『耕者有其田』，農民要有政治及軍事的力量，以取得大地主所佔據的田地。在執行此決議上，大會證明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農民從事土地革命，以保障反帝國主義的勝利，使全國的經濟自由發展。

現時的階段中，農民革命是革命運動中的特殊現象。國民革命軍所在的地域，農民運動都有偉大的發展，有幾省內，農民協會的組織變成最大的勢力。農民正在解除反動派的武裝，而武裝自己。他們自己正在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他們確已實行反抗運動了。此種情形反映到大會，大會經過辯論之後，決議領導農民從事鬥爭，並領導少有田地的中資產階級共同奮鬥。

大會的第三個重要決議，是關於革命政權的性質問題。大會看出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革命，必須築立工人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

農民政權與土地革命

中國革命最近進入了新的階段。從前對於買辦軍閥帝國主義，相當的站在要抵抗地位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如上海的錢新之等類的東西)，現在已經公然反動，幾乎把一切假面具都拋棄了。從前對於直系奉張的朝廷，打着孫中山國民黨的旗號北伐的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以及李濟陳延炯的地主主義)，現在也已經赤裸裸的實行反革命，屠殺工人，摧殘民權，壓迫小商人及一般平民。中國國民革命的隊伍之中，從今以後已經沒有大資產階級(蔣介石)立足之餘地。國

裁制。現時革命的國民政府就包含着民權獨裁制的原素。共產黨參加國民政府以下各級機關，更能保證國民政府的民權獨裁性。大會也不忽視小資產階級之中有一部分猶豫懷疑的分子，並認為欲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同盟，必須努力去排除這些猶豫和懷疑。大會開幕時國民黨領袖親自參加，并宣佈他們這固國共兩黨合作的決心。當國際代表報告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前途時，汪精衛同志亦曾到會。汪同志對國際代表的報告，表示完全同意，并認為小資產階級必與無產階級同向社會主義的方面前進。

第五次大會歷史的意義，是在他能夠將革命要如何向破壞資本主義的方面進展，告訴給無產階級和他們的同盟軍。中國革命如果讓資產階級指導，勢必將中國局面造成適合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而消滅中國的革命。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證明以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的中國革命，必能超越中間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最終目的(帝國主義的經濟在此處占優越勢力)。所以第五次大會，不僅在中國，即在世界亦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敢說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大會是世界社會主義鬥爭史上的一個新標界。

五月十三，一九二七年。

秋白

民革命的戰線，因為大資產階級的決然破裂，而改變了新的方式。何以會有這樣的呢？因為中國大資產階級雖然曾經參加革命，雖然很帝國主義和買辦軍閥，但是他們並不是為着要徹底革命而反抗帝國主義和買辦軍閥的；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和買辦軍閥的統治，足以激起一般民衆的革命上潮，而這種民衆的徹底的國民革命，客觀上必然要危害到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大資產階級爭先恐後的搶奪革命的領導權，想要領導革命而停止革命運動。如今事實上中國無產階級已

經領導革命向前發展，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雖然霸占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權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國民政府的外交財政等等，仍舊是不體面止無產階級及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潮流，於是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便狗急跳牆而實行反動了。他們反動之後，却還想冒充國民黨的國民政府，自稱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蔣介石在北京組織了一個自己的名黨，聲言武漢的國民黨是共產主義的，說共產主義吞沒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蔣介石派的新軍閥屠殺工農，摧殘民權，但是，他們自己說：這是救黨救國肅清共產份子。實際上是不是如此的呢？完全是一派謊話！現在武漢國民政府及革命的國民黨之內，有極偉大的革命羣衆和革命軍隊；他們難道都是共產黨的嗎？當然不是。他們能很堅決的與共產黨合作，正因為他們是真正解放中國民族的革命黨。孫中山主義的國民黨，要實行國民革命，要解放中國民族，要實現平民的民權，要改善平民的生計。所以，他們就應當明白國民革命的目標。至於國民黨的右派（蔣介石等），實際上中國之卑怯無恥叛國賣民的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他們雖然參加革命，然而等到革命進展，真正要侵犯帝國主義的特權（一三事變中收回漢口九江的英租界），真正要推翻封建軍閥及鄉村豪紳的政權（湖南湖北農民運動的大發展），真正要進一步改善勞動平民的生活（勞動法的擬議，尤其是土地問題的開始解決），等到革命發展到如此的階段，他們，國民黨右派，便立刻背叛革命，分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屠殺工農，摧殘民權。這顯然是背叛三民主義，顯然戴着帝國主義買辦軍閥來鎮壓革命。他們難道真正是爲着反共產而救黨救國？他們是爲着自己階級的私利，即亡黨亡國亦所不惜的！

國民革命的目標，凡是真正革命的國民黨都應當知道的。國民革命的目標是從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將中國解放出來。帝國主義經過軍閥買辦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剝削壓迫中國。但是，軍閥買辦之統治的根柢還深遠得很呢。軍閥的割據地盤，篡竊督軍省長的權位，而能維持自己的統治，並不僅僅靠着自己的兵力。鄉村之中的土豪鄉紳，實際上是在鄉村裏的小政府，一省的督軍是一省的軍閥，一村的鄉紳便是自己的軍閥，這些土豪鄉紳在農村之中包攬一切地方公務，霸占祠堂廟宇及所謂慈善團體公益團體的田地財產，欺壓鄉民，剝削佃農，作威作福，儼然是鄉裏的小諸侯；軍閥的政權自體經過他們而剝削農民的，他們督軍閥縣官包辦捐稅，勒索種種苛例；他們可以自己逮捕農民，私刑毆打，甚至於任意殺戮，如活埋，燒死等等慘劇，都是他們的慣技。軍閥所用以統治農民的力景，正在於有土豪鄉紳的封建宗法政權做他們的根柢。而且土豪鄉紳，除軍閥的軍隊以外，還有一村的武裝，例如廣東的民團，湖南的團防，以及其他各省的所謂保衛團、保甲、名目雖然繁多，實際上都是地主土豪的鄉村軍隊，往往以防禦土匪爲名，而事實上壓迫農民的武器。有的時候，民團等類東西甚至於和土匪聯合起來蹂躪農民。這些所謂土豪鄉紳是誰？就是大地主階級。帝國主義經過買辦而剝削中國。而買辦又經過中國農村中的大地主階級而剝削中國的農民羣衆。土地家階級的商業化，就是代替帝國主義者買辦在農民身上剝削他們的汗血，並且壟斷原料，壟斷生產。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本來已壓迫多數農民手工業者失業破產，軍閥的戰爭和壓榨，更使農民的生活陷於極端悲慘的地位。自然農民的收入連養家活口都不夠，佃農的數目日益增多，一般農民的窘迫日益厲害，致使任何高的租租，任何重的稅目，農民都不得不忍受。農民付納租或苛捐雜稅之外，鄉紳的數目，不及自己收穫的百分之四。這種剝削，不但對於鄉村中的農民有直接的影響，而且對於城市中的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也有間接的影響：農產品的出售於城市市場，差不多完全要經過地主土豪

的手，於是地主土豪一方面以壟斷的手段賤價收買或勒索之於農民，別方面亦可以壟斷手段高價出售於城市。因此，城市平民的生活程度日高，即貧困情形使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同時失業破產的農民日益衆多，不但使兵匪蔓延，而且使工資低落。這些情形，都使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和剝削得以維持。農民處於如此剝削之下，自然首先所感覺的，只是減租減息及減稅的要求；但是，實際上農民，尤其一般貧農（自耕農，佃農），是受缺少田地的痛苦。當農民只能享受自己收穫之百分之四十的時候，地主階級和軍閥官僚實際上已經剝奪了農民對於土地的所有權。耕地農有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客觀上的結論。所以孫中山先生說：「耕者有其田！」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剝削，其主要的根基，便是耕地已非農有，地主階級得以儘量壓榨農民，經過買辦階級而供獻中國人民的汗血於世界資產階級。

所以，要推翻帝國主義軍閥對於中國的統治和剝削，便必須澈底改變現有的土地制度，爲此，亦就更加要澈底掃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鄉紳在農村中的政權。必定要農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權利，保證農村經濟的自由發展，必定要農民能夠組織自己的政權，擁護勞動平民的權利，築成平民政權的基礎，然後國民革命方能成功。換句話說，便是中國國民革命應當以土地革命爲中樞。中國沒有土地革命，便決不能剷除帝國主義軍閥之統治和剝削的根基。

固然不錯，中國農村中的剝削，大半還是封建式的剝削，這對於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式的自由市場的發展），也是巨大的障礙。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非常之薄弱，一則他是買辦性的成份居多，二則他是商業資本裏剛生長出來的雛兒，他自己也是地主土豪階級的化身，他自己大半還算經過地主土豪剝削農民以求利（如收買原料），三則他和封建宗法社會的關聯還很密切，一切流氓投機主義及無恥卑劣的惡濁份子，都是他的附庸。因此種種，他雖然要和大買辦階級

競爭，雖然要和軍閥政治對抗，然而不能和農民聯盟，而形成反對封建的一種革命勢力，却只能和地主土豪的封建份子聯盟。況且中國資產階級，當此世界資本主義衰落的時候，他的政治經濟利益根本上和無產階級是衝突的。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實行土地革命，也決不能解決中國革命中的民權主義的責任。

北伐勝利以來的種種事實，完全證明了這種情形。當北伐軍出發之後，蔣介石帶着三月二十日的威風，要想藉口北伐，不但加重剝削廣東的工農，而且要阻遏一般工農運動，以及國民會議的民權運動。蔣介石以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實行軍事獨裁，鎮壓革命民衆！這對於資產階級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資產階級只要利用工農的民衆，造成自己的武裝勢力，取得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的資格，同時，也便是壓迫民衆的武器。然而湖南湖北的農民，以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凡是革命軍經過的地方，農民都努力起來參加幫助，各地市的工人也是如此。他們幫助北伐，難道是爲着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嗎？革命軍的一般將士在戰場上犧牲性命，拚死作戰，難道也是爲着造成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妥協的資格嗎？當然不是的！革命的民衆和革命的將士努力於革命戰爭是爲着要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換句話說，是爲着要解放中國民族，要實現平民的政權，要改善平民的生活，——要三民主義的實現。但是，等到趙恒惕吳佩孚孫傳芳的政權倒了，蔣介石派便不肯再革命了；那時，革命的軍人兵士，革命的工人農民，以及一般勞苦的小商人自由職業者等等平民，却都需要鞏固這一革命的勝利，事實上便是再深一層而剷除鄉村中的豪紳地主的政權，建立平民的政權，沒收大地主及買辦軍閥等反革命的田產，而使大多數農民得到土地，減租到能使佃農實際享用自己收穫的

——等到這種時候，蔣介石，以前滿口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蔣介石等，立刻翻過臉來屠殺工農，分裂國民運動；盧冷卿，以前在叫鬧關稅自

主，民族獨立的處治等，也立刺手忙脚亂，籌撥一千五百萬元給蔣介石，作為廢工農的贖費！如此看來，中國大資產階級蔣介石的叛離革命，完全是因為革命的發達超過了他們的需要，危害了他們的私利，地主土豪對於農民的剝削和統治，在中國現時的資產階級看來，是很「合理的」的。中國資產階級想造成新式的軍閥統治，他們需要地主土豪替他們包辦捐稅，中國的資產階級想保持對於原料剝削的強迫勒索的制度，他們需要地主土豪替他們繼續造成賤價的勞動力。所以革命發展到現今的階段；湖南湖北的農民攻打地主土豪的政權，上海工人領導小資產階級創造平民的民主政權，——革命轉入了新的時期，亦可以說是革命進一步的實現三民主義要求的時候，蔣介石等便叛離了，反動了，與帝國主義妥協，而雷可去做帝國主義的新式走狗了。所以蔣介石等現在反對武漢國民政府，而自己另外建立南京政府，摧殘國民黨革命派的黨部，而自己另組織反動派所謂國民黨，凡是這些行動，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彷彿是為着保持純粹三民主義的政黨，肅清共產份子等等，——恰好相反，他們的叛變，是表示他們反對三民主義的初步實行，反對國民革命的進展。

如今蔣介石等從江西贛州廢工農領袖起，經過安徽，上海，廣州，重慶等處的屠殺，一直到现在，他們對於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工人農民的領袖，實行其殘暴不堪的屠殺；非刑嚴打，腰斬，強姦；——都是為着要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保存帝國主義軍閥統治中國的制度之封建法道行的根柢；大地主的剝削和軍紳官僚的政權。

但是，革命的怒潮已經將蔣介石等的全國打碎了。北伐軍趕走了趙恒惕和吳佩孚；農民集議說：「這還是第一步；那些幫兇趙恒惕與佩孚剝削壓迫我們的人怎樣？」——他們自己積極的起來，遵從國民黨的政綱，進一步而推翻土豪鄉紳的政權，——湖北湖南的鄉村裏，農民已經實行征取自己的政權。他們動搖了土豪鄉紳的威權，

立刻便覺到：要達到減租減稅的目的，必須自己拿住政權，必須造成自己的國家。他們也感覺到土地的缺乏，他們已經明瞭，大部分貧苦更大地主所掠奪去的租稅，不但不能使國家財政增加收入，以保護他們的利益，而且實際上都被大地主等所吞沒，或者就用他們身上所搜括去的錢，買了殺人的武器，誘騙兵士的羣衆，組織民團等的武裝來壓迫屠殺他們自己。所以農民很明白的提出沒收大地主田地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剷除反動軍閥及蔣介石等的經濟基礎；只有這樣，農民參加革命才有真正的意義。——中國無產階級必定要領導農民去徹底發展這種鬥爭，因為這種鬥爭方能建築革命的國民政府之鞏固的基礎，因為農民政權及土地的運動，實際上是國民政府鞏固自己勝利的最偉大的力量；和勞動法的制定及實施，同樣的是國民政府與民衆「化合爲一」的過程之表演。

現時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不僅在於反動的資產階級之叛離，而使工農小資產階級之聯盟得以更自由更開展的向前進攻，而且還要認清：革命掃除了上面的軍閥統治於湘鄂贛，如果還要繼續發展這種勝利於全國（即是北伐的革命戰爭），便必須有堅決的更進一步的剷除軍閥統治及實行剝削之經濟根柢的政策；就是使國民政府的政權之基礎，實現於更深更廣的民衆；換句話說：便是建立農民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如果不能如此，那麼，國民政府在四圍反動勢力的壓迫之下，不能得到工農羣衆的更積極的贊助，又不能剷除蔣介石之奸細於廣州的農村之中，——則國民政府的地位是非常之危險的。農民羣衆應當趕快起來，積極的鬥爭，贊助國民政府，鞏固國民政府，——推翻土豪鄉紳的政權，建立農民的政權，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使一般農民或因租額的大大減少，或因墾進的統一的田稅的實施，得到真正享用地權的權利；如此，則軍閥統治根本可以剷除，反動資產階級在農

村中的友軍也就受着嚴重的打擊，國民政府的社會基礎可以大大的鞏固，革命的北伐戰爭可以吸引極廣大的農民羣衆來參加。中國革命的亂時期，在農民政權及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將要戰勝一切反動勢力，將要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將要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潮流而直達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所決定的國民革命之農民政綱是：

- (1) 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產，以及祠堂、寺廟、教堂、學校，農業公司的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所沒收的土地之管理，應付諸土地委員會。此種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採用公有制度或分配於耕種者，皆由土地委員會決定之。
- (2) 甲，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田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

乙，屬於小地主的土地可不沒收。

丙，革命軍長官現時已有土地可不沒收。

資產階級叛逆後的中國時局

一、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經過

在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之下，中國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是很弱的。當革命運動的發展還未激劇時，他也要混身於革命隊伍裏，利用工農及小資產階級民衆之革命勢力以取得他的政治的領導地位。一旦當他自己認為革命將要超過他危險的階級利益時，他就要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革命的工農羣衆及革命的領袖分子。

自辛亥革命以至國民黨改組之前後，大體上可以說資產階級還是參加在革命的戰線上。及國民黨改組參加了無產階級的政黨份子在那裏邊，他的社會基礎為之一變，並規定出很明確的革命的政綱，革命

- (3) 耕種已沒收之土地的農民，除繳納累進的田稅於政府外，不納任何雜稅。

未沒收的土地之租率，應減至與累進的田稅相當的程度。耕種未沒收的土地之農民，只繳納議定的田租，不納任何雜稅，並永久享有租佃權。

- (4) 取消地主紳士所有一切放債及權利。

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府，對農村中各受迫階級所組織之鄉民會議負責。

- (5) 解除鄉村中反動勢力的武裝。

組織農民自衛軍，保障鄉村自治政府及革命的勝利。

- (6) 建立國家農業銀行及農民的消費生產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 (7) 取消重利債務的利息，限制重利盤剝，規定最高度的利率。

尹 寬

運動也隨之迅速發展，因此遂引起黨內封建分子及大資產階級之反動傾向，漸漸發生反共運動。然此時資產階級的勢力還沒有成熟，故還難強參加在革命的戰線上。

五卅事起，全國革命潮流大漲，工人階級從事實上取得革命的領導地位，因之資產階級的意識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戴季陶的小冊子之發表，即其明證。戴季陶的小冊子就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意識，要工人階級無條件的贊助資產階級，不許工人階級有自己的政黨，及獨立的階級意識與要求。西山會議也就是代表這個意識的運動。

去年三月二十事變的發生，更是蔣介石代表資產階級的意識，抑

制工廠勢力之取得仍須再權之初步的實現——然彼時蔣自知分裂的時機尙欠成熟，故他仍然要利用工廠羣衆之革命勢力及國際革命之援助以擴張其實力。

去年秋季的北伐，客觀上是發展革命的出路，而主觀上資產階級却要藉之以伸張他的權力。北伐節節勝利，工廠羣衆之革命勢力亦因之擴大而深入。因此資產階級更加專橫；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逐漸開始壓制工廠運動，多方掣制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以把持他的政治獨斷權。及蔣介石奪取江浙，自覺毛羽已經豐滿可以高飛，便公然反叛革命，在其勢力範圍之內，殘暴的屠殺革命民衆，特別是工廠羣衆，破壞一切革命的組織，害現白色恐怖的世界。四月十一日所開始的上海大屠殺，就是蔣介石代表封建分子和大資產階級反叛革命之兇暴的表現。

二、蔣介石反叛革命之具體表現

東南，特別是上海，為資產階級勢力最雄厚的地方，故蔣介石急急要抓住東南數省地盤，以施行他的統治。觀於蔣介石到上海後即與大商賈辦階級，銀行家，大實業家，親密地勾結起來，更加證明。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為壓迫工廠的革命勢力，鞏固他的統治，不惜與一切封建的反動勢力謀妥協，以集中反革命勢力。所以現在蔣介石而盡量收容舊的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外而與張作霖勾結——以後他縱與一部份北洋軍閥還有衝突，也只是個位地盤之爭，並不是『主義』之不同。

資產階級為背叛革命，維持他的統治，就不能不與帝國主義勾結。蔣介石原擬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以抵制英美，但現因他的統治涉及在帝國主義利益範圍之內，不惜和身倒在一切帝國主義懷裏，憑帝國主義之威嚇以對抗革命。

蔣介石實行背叛革命後，即另立黨部及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抗

，以分裂革命勢力，并組織青幫幫，利用不覺悟的游民無產階級造成法西斯運動，以圖根本破壞革命勢力。

蔣介石一面用恐怖手段屠殺工廠羣衆及革命領袖，煽惑工會農會及一切革命民衆的團體，一面仍打着革命旗幟，並造作謠言，企圖欺騙一般民衆以鞏固他的統治。

凡以上種種都充分地證明蔣介石代表大資產階級，甯可與一切封建反動勢力結合，與帝國主義妥協，以出賣革命。

三、蔣介石背叛後，帝國主義之進攻的全圖。

五卅革命高潮初起時，全國革命勢力大漲，帝國主義者即大起恐慌。法權會議，關稅會議，以及漢口上海租界工部局之增加華董，雖都是欺騙的行爲，然帝國主義者開始即有此欺騙，仍是對革命勢力讓步的表徵。及北伐節節勝利，工廠及小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普遍的發展，武漢國民政府之威聲日高，資產階級尙未至公開的叛逆，此時帝國主義者遂不得不準備一些讓步，以緩和革命運動。一三事起，國民政府實質用極壓迫的外交手段收回漢口租界，就是證明革命勢力之集中與統一，迫着帝國主義不得不讓步之充分證明。

迨北伐軍向江浙進展時，更迫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準備交還上海租界以及與國民政府交涉改變舊有的一切關係，所欲待爭持的只是條件問題。這是倫敦及上海之帝國主義的機關報上都可看得出來，這後帝國主義者看到代表『穩健派』的蔣介石已有與國民政府決裂的傾向，相信蔣介石『將準備協定讓漢口條件更優惠於外人權利』，但還不料到蔣介石全無條件出賣民族利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假使蔣介石不肯叛，以國民政府之威望及上海工人之革命勢力上下合作，至少亦能以漢口租界同樣的條件收回上海租界。

當蔣介石的軍隊行抵上海後，帝國主義即用種種威嚇利誘的手

段，使蔣介石就範，趕快實行撤退。 霹靂一聲，蔣介石果然大膽屠殺，將革命勢力一時打得落花流水後，帝國主義者自然強硬相度，大奏凱旋，不獨不需對中國讓步，並且得蔣介石為他對中國革命民族施行一次總報復。

以前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統治完全以軍閥為工具，但這種工具已嫌老朽而不適用，現在要利用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這個新工具，更深一層統治中國。

帝國主義既得到此新工具，自然要乘機向中國革命進攻，無論進攻是否能成功，但總要嘗試一嘗試。 因為他好容易得到掛着民族主義招牌的這個新工具，一面可以欺騙他本國的一般民衆，一面又可以拉攏中國的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勢力向所謂武漢「共產」政府進攻。

蔣介石的一切反革命的企圖全在帝國主義領導之下，我們試把帝國主義的機關報與蔣介石的行動對照，我們即可看出帝國主義教蔣介石做什麼，他就做什麼，蔣介石在上海解除了工人糾察隊武裝，及屠殺革命分子，都是與租界當局做向來軍閥所未有的最無廉恥的合作，英相張伯倫對議會宣言，亦公開承認，要扶助南京政府行使職權。

帝國主義的進攻不僅用軍事的手段，并用經濟的封鎖，這種封鎖使工農及小資產階級民衆生活上均發生困苦。 這種干涉的確是想乘機對革命的武漢國民政府行使威嚇，但只要我們努力及革命勢力之集中與統一，總能挫其兇鋒，而使之屈服。

四、資產階級背盟以後，革命是上升抑是下降？

第一，要看帝國主義開衝突如何。 蔣介石實行撤退以後，帝國主義間的關係改變了一個新形勢：英美與日本衝突更加厲害。 南京事件發生，表面上看三個似乎是一致，但現在裂痕已完全暴露。 因為蔣介石現在雖倒在一切帝國主義懷裏，但他主要地是想得日本一個帝國主義的扶助。 日本亦繼續他老的政策使蔣介石與張作霖表面

上合作，實際上南北分裂。 英美自然要反對日本一身抓去南北兩個走狗。

第二，要看蔣介石之政權是否鞏固。 蔣介石實行撤退後，一切革命的及稍有革命傾向的個人或軍隊自然紛紛離開了他，即是現在跟他背叛的反革命分子亦因蔣之專橫猜忌，紛紛離去（如胡蔣之衝突，白蔣之衝突等）。 所以蔣介石差不多已是兼收雞犬的鴉夫。 工農羣衆對這殺人的魔王不滿意自不待說，智識分子對蔣之甚似俄皇的殘暴，亦表示憤慨，小資產階級亦因負擔加重，而怨恨不安。 農人更要認識蔣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大地主的總代表。 因此蔣的政權現在是建立在火山上面，時時有爆發崩潰之可能。

第三，要看革命的聯合戰綫是否搖動。 當資產階級被遺留在革命的隊伍中，阻止工農及一般被壓迫民衆之要求，反是使革命停止前進，現在資產階級既實行背叛，革命倒可順利發展，國民黨內部也比較更加統一，從此可成爲一個平民的革命黨一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政治聯盟。 工農及小資產階級之經濟地位大致相同，與大資產階級利益絕對處在衝突地位。 所以他們以後必能根據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教訓而更加團結鞏固。 所以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合戰綫不但不因封建份子與大資產階級之退出而削弱，反要因而益加強大與鞏固。

由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看出時定革命仍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

五、目前國民政府之地位。

蔣介石叛逃後，帝國主義者即乘機對國民政府竭力威嚇及經濟封鎖，另一方面他又使張作霖處於北，楊蘇揚於南，並力謀恢復前：一時似乎來勢洶洶使國民政府得處於危險地位。 然現在帝國主義的干涉已漸漸失去其動機，國民政府得恢復其進人民之一般權益，自應分其行其政策之可能。 實際上，這種資產階級之背叛及帝國主義之高調進攻只使國民政府之社會基礎更加擴大，更加得工農及小資產階級民衆

之獲護，以促進革命勢力之統一與集中。所以現在實是有機會使國民政府成爲工農及一般被壓迫人民之民主的革命政權功用的。

現在中國有三個不同的政權形式：一是張作霖的政權；一是蔣介石的政權；又一是武漢國民政府的政權。張的政權是很明顯地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蔣介石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壓迫中小商民及工農的；他那賣國手段比張作霖更爲險毒；武漢國民政府是代表工農及中小商人之廣大平民利益的，他是中國唯一的政權，要領導這些平民謀解放，向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進攻。以成就中國革命之偉大前途——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即三民主義的前途。這種成功的可能，在客觀條件上是完全具足了的。這便是說國民政府在客觀上有充分的執行其革命政策之可能，只要主觀的意志堅定與統一，國民政府的地位一直是上升的，他的前途一直是勝利的。他與黑暗的張政府及與殘暴的蔣政府對較，他一定會成爲全國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所向往所擁護的唯一一般的革命政府。

六、資產階級報復後一般人民的狀況

1 小資產階級——自蔣介石背叛及帝國主義干涉後，小資產階級地位的確更加困苦了，這主妥的原因一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一是由於上海大資產階級協同帝國主義實行封鎖，操縱金融，使市面不流通，商業大停滯。有人歸咎於店員和工人要求過度，這完全是未見到好處。北伐以來，大資產階級的確得到許多好處，但他只知道投機事業發財，不肯爲革命犧牲，一切財政上的負擔都轉嫁於小資產階級，這也是使小資產階級困苦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工農與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及大資產階級壓制之下同樣感受痛苦的，要想戰勝這

個痛苦，就只有向帝國主義及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進攻，換言之，就是革命。工農對小資產階級只有有利於革命，沒有不肯讓步的。張作霖統治下，苛捐雜稅，奉票跌价，預征錢糧；等等，固早以使一般

中小商民難於生活，即在蔣治下的江浙兩廣福建等區域，亦因大資產階級要贊助蔣介石的反革命事業，極力加重中小商民的負擔（上海大資產階級盡量担任爲蔣介石籌餉，轉來要一般中小商民分担）。只有在武漢國民政府治下，中小商民有生活改良之希望與可能。發動大地主及大資產階級的連產，可以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減輕一般商民的負擔。並且國民政府已有辦法調解在現狀下的店員與店東之衝突。由此可見在武漢國民政府治下，只須革命的勢力鞏固，工農與小資產階級不但沒有衝突，並且一天一天有共同改善其地位之希望與可能的。

2 農民——自北伐以來，農民的政治地位確已高了些，因而革命的鬥爭狂進，國民政府得一廣大的革命基礎，兩湖的農民運動的發展是革命的一個最大的力量，尤其在現在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時期，對於革命前途關係非常重大。但農民政治地位之初步勝利也還只打消一些封建社會關係，給土豪劣紳一些打擊，并還未根本掃除封建勢力建立農村的民主政權。至於經濟的利益可以說還沒有得到。有人說湖南已實行共產，這全是帝國主義者協同蔣介石收買奸細到處所造的謠言，想引誘中小商人脫離革命的隊伍，走向大資產階級宰割之下，其實即使共產，也共不到中小商民的財產，因他們的財產也是辛辛苦苦地得來，適足以自給。國民政府爲增進普通人民的生活，將來是要實行土地國有的，因爲這樣才可以避免土地由少數大地主把持以剝削平民，但是現在所要沒收的，還是遺產及大地主的土地，救濟無田地的農民，至於小資產階級的財產，自國民黨以至共產黨都沒意思要沒收的。

3 兵士——兵士都是受帝國主義，軍閥及鄉村大地主的重重剝削喪失土地的農民，他們的利益根本是與工人和農人一致的，土地革命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於兵士是最有利的。所以兵士只有與

工農及一般被壓迫平民結成堅固的革命同盟，向帝國主義，軍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去鬥爭才是出路，假若以為農民運動發展將使軍心發生動搖，這不是真理。因為農運發展，只有使兵士們的家庭親戚的生活狀況改善，并且革命軍人的土地財產國民黨國民政府以至共產黨是要保護的。所以一切革命軍，現在在客觀上是有更加革命化之可能的，即農民運動愈發展，農民生活愈改善，兵士將愈有勇氣與決心去為革命而戰爭。

4. 工人——工人自北伐以來，政治地位也提高，在國民政府治下都獲得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但經濟地位并未見得提高很多。因為物價的高漲，超過工資的增加，所以工人的生活地位也有比從前更困苦。工人的政治地位的增高是革命的一大動力。過去事實已給充分證明工人是革命的先鋒隊，主力軍。他是徹頭徹尾地反對帝國主義，最能犧牲的，他不知經過多少次的大流血。所以集中工人的勞力，是每個真正為革命利益的人都不會懷疑的。工人階級是眞能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忠於革命的。他固然要爲他自己利益奮鬥，以改善他的經濟地位，這種經濟地位之改善是於革命有助力的，但工人決不爲自己的利益而違背革命，所以他對小資產階級等寧可讓步領導他們以爭取共同的解放。最近武漢工人切實擁護政府之外交政

寸鐵

英帝國主義者尙小視了蔣介石。

路透社三月二十三日倫敦電：孟加斯特指專報論上海之前途，謂：「政府應準備與國民軍交涉，目前時機尤爲相宜，因蔣介石所統率之程健派，或準備一協定，視漢口辦法更優惠於外人權利之條件也。」由此可見英帝國主義者當北伐軍未進抵上海之時，已打算要交還

策，實行革命的紀律等事，即其明證。

七、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

自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後，中國國民革命開展了一個新時期，有兩條道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就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所領導的一條道路——隨着這條路就是和身一體倒向帝國主義的懷裏，帝國主義利用資產階級做代理人，更深一層剝削中國工農及小商民；另一條道路就是由中國國民黨及武漢國民政府所領導的工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鬥爭，築立一工農及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獲得最後的解放。

我們工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是要拼命爲這條道路鬥爭的，不然，就讓大資產階級把我們出賣了。爲着這個，第一我們要結成堅固的革命的聯合戰線，不爲帝國主義及大資產階級的造謠所破壞；第二我們不獨要繼續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並要堅決地進攻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決不能再存妥協態度，使他混跡於革命隊伍中出賣革命，或搖動革命的戰線；第三我們要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凡國民政府權力所及之地，我們應該底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武裝工人，集中工農的革命勢力，以消滅反革命勢力。

上海的租界，不過總希望經過「程健派」的蔣介石之手，或許比漢口租界收回的辦法，更得到一些優惠的條件。殊不知蔣介石到了上海以後，不但根本不需要英帝國主義者交還租界，并且原殺數百工人及革命分子作爲見面禮，可見英帝國主義者尙小視了蔣介石！(允)

原來蔣介石的原殺，是爲帝國主義行報復！

據倫敦五月十日的電，英外相張伯倫在衆院發表關於南京事件之宣言，中有一段說：『處置南京殘殺之問題，遂亦另開新局面，負南京殘殺責任之漢口政府，今日已不能統轄南京，至殘殺之兇犯，即共產黨煽動者已受中國國民政府（當然指南京政府！）之重罰，比任何外國勢力所能做者為尤甚，在上海廣州及他城地激烈派機關已被解散，其領袖亦遭殺戮，漢口之國民政府已失其優勢，而只剩一空名而已（？）』。原來蔣介石到處肆行屠殺是為帝國主義行報復！

(允)

蔣介石之革命方法的確便！

蔣介石時常說：『我是革命的，誰反對我革命，我就要打倒他』；現在就應該看出他的革命的方法如何了！過去武漢國民政府曾得全國革命民衆及世界工人之援助，我盡屈折的鬥爭，這只逼得帝國主義者之似承認而非承認；今蔣介石只須對工人農人學生及革命黨人大施屠殺，解散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國民黨部，不數日，帝國主義者即稱南京政府為『中國國民政府』，并聲言列強『不欲使此新政府為難』。

武漢失業工人概況

一、武漢工人失業之經過：

失業問題，在武漢曾經兩三年的週旋，如上半年則漢陽二千多織廠的產業五金工人失業，漢治萍的千餘交通運輸工人失業，兩千多染織業工廠手工業工人失業，因此產業停頓，有因職業的工人失業的原因至使賴此職業工人為生活之附業與失業工人之家屬，要超過直接失業人數四倍以上，約萬五千人；又因兩年間水旱災之影響，四鄉流落的農民成千成萬的來武漢，於是武漢的碼頭苦力市政工人日在失業狀態中者，總在三萬人以上，是想求得工作而得不著的；尙有已成惡習不得工作之遊民，經常的亦在萬數；總共五萬內外失業工人在人海

使得完成統治其轄境之工作』（同見張伯倫在衆院之宣言）……可

(允)

張伯倫可謂見機而作！

張伯倫在對衆院宣言中，先說：『至於重行佔有漢口租界之問題，曾經政府之縝密考慮，予對此事直認不諱，且曾深覺所擬取之步驟為合乎公道』，由這幾句話可見英帝國主義曾打算乘蔣介石背叛之後，索性將已被迫讓步交還之漢口租界重行收回；但他最後又說：『目前前行之似非適當，予信其他關係諸國經同樣之考慮，亦懷一致之意見』。為什麼『目前前行之似非適當』呢？大概是因為英帝國主義者，一因目前對蔣介石『這塊革命招牌』，還沒利用到好處，若過早一點，馬上以疾刺手段把『這塊革命招牌』打得粉碎，殊屬可惜；二因國民政府及革命民衆雖不因蔣介石之背叛就輕易讓英帝國主義者重行佔有漢口租界，恐怕結果還所得不償所失——所以張伯倫總算是見機而作！

(允)

的社會中波動者。

像這類的失業工人一直到現在，就業的工廠作坊并未見恢復與增加，自然這些失業工人的數量，即沒有革命的鬥爭，也是仍然存在着。

革命軍發展到武漢後，被壓迫的民衆尤其是被壓迫的工人起來了，首先是軍閥及革命的產業停止，繼之是一般反革命分子畏罪潛逃，繼之則是那些大商人不同意革命，對於國民政府的政治消極，由消極而退却拆台至於封存，最後則是一切反革命派帝國主義者深資助力，對武漢經濟的封鎖，如是形成目前許多產業或職業的生產機關停頓，造

成空前的工人失業了。

二、各業工人失業的直接原因：

(一) 當國民革命軍初佔武漢的時候，武昌在戰亂的四個，紗廠產業工人兩萬餘人，失業日餘，日在槍林彈雨中度殘餘的生活，後戰事稍平定，楚鄂外省的三紗廠工人漸次復業一萬三千餘人，而原將軍團佔領的武漢紗廠工人到今年二月底才漸次有五千餘人復業，尚有千餘人至今還在失業中。

(二) 當北伐軍快來時，揚子廠主避禍而逃，該廠七百餘機器工人完全失業一直到現在。漢陽漢口的二十餘小機器廠店的二千餘機器工人因製造業的停頓，十分之八九失業不能解決。染織廠的工廠手工業工人，因交通阻隔，染織業物不能銷行，業者一千餘人沒有工作。

(三) 因為房產主背離國民革命，自革命進來武漢起，所有建築業中建築待建築與未建築者均不建築了，所以建築業完全停止，所有建築業中的土木工人，業者約三萬人，一直到現在沒有一點工作。

(四) 帝國主義實行經濟封鎖政策，大多出進口停頓，洋行收業，貨物轉運稀少，致使碼頭工人業者達三萬餘人。

(五) 因為建築業的停止，直接使土木工人失業之外，連帶竹木

轉載

汪精衛最近的演說(續)

當民國十二年冬間總理改組中國國民黨之際，帝國主義的報紙，便開始宣傳，說國民黨要實行共產了。十三年春間，「三月一日實行共產」，「四月一日實行共產」，在香港上海間，甚囂塵上。由是引起夏間獨自由等之叛黨，秋間廣州商團之叛國

運輪工人業者七千餘人，大小車搬運工人業者三千餘人，磚瓦煉造工人業者二千餘人，完全沒有工作。

(六) 因為金融隔離與劣商退縮，致使錢店員業者七百餘人，典業店員業者三百餘人，其他各業店員業者亦近千人。

(七) 英帝國主義對國民革命之進攻，無故閉鎖在漢口的兩烟廠，使煙廠工人業者三千餘人。

(八) 四三案發生之後，各帝國主義者聯合各國武力干涉武漢的政策，英日兩帝國主義在漢的工廠概行全部歇業，以是形成巨大數量的工人失業，如是有：

A 橋口太安紗廠停工，業者二千餘人。

B 橋口武林製革廠清管廠全部停工，失業工人二百六十餘人。

C 日英各洋行歇業，各洋務工人業者三千餘人。

D 長江輪船停止，因是船工增加失業的五千餘人。

計因四三案發生後，帝國主義經濟封鎖與武力干涉之企圖，直接增加武漢失業工人數達一萬五千餘人。

總計武漢各業的業者約十萬至十二萬人，十餘萬的工人失業問題，誠是武漢目前最大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

獨自由等是帝國主義之走狗，人所共知。而商團的首領，便是買辦階級的代表陳廉伯等。商團的槍械，又是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而且當商團與政府對抗之際，帝國主義，還使用其砲艦政策，遂給似長的美救其於政府，如如果政府攻打商團，則他將幫助商團，以攻打政府。這是帝國主義破壞國民革命的策

一個時期。

高麗事件之後，緊接着直奉戰爭事件。其結果奉天軍閥。得國民軍之助，打破直隸軍閥。帝國主義者看見他的工具曹錕吳佩孚被人打破，而國民會議之提倡，一刺那間，已普遍於全國內外，於是長恨恐高狀，在北方形利用奉天軍閥，以遏抑國民軍方興之勢；在南方則利用楊希閔劉震寰，以破壞廣州革命根據地。於是張作霖口聲聲『反對赤化』。而十四年夏間，楊劉聲援廣州，實行叛亂之際，廣州街市，滿貼標語，甚懸『實行三民主義』，『反對共產』，『反對赤化』，五光十色，觸目皆是。最奇怪的，虧他還有面皮，說是『實行三民主義』。這裏頭的妙用，真令人忍俊不禁！。同時上海五卅事件，以及廣州六三事件，帝國主義已直捷的使中國徒手羣衆，嘗試機關槍大炮，還裝將『赤色恐怖』，使路透社傳播於全世界。這是帝國主義破壞國民革命的第三個時期。

楊劉叛變之結果，促成廣東軍事上政治上之統一。五卅事件之結果，促成全國的革命運動。六三事件之結果，使從省港罷工，這真是帝國主義之大失敗。帝國主義，不得不再接再厲，以求一逞，於是造成張作霖與佩孚的討赤大同盟。更利用國民黨右派份子，使之於帝國主義及北洋軍閥兩重庇護之下，附所謂西山會議，議決驅逐共產黨員於國民黨之外。由西山會議與廣州孫文主義學會互相勾結，使之執行西山會議之使命。其結果，十五年春間，國民黨于津滬一帶，受討赤聯軍之攻擊，與帝國主義鐵艦之壓迫，而自行退卻。廣州國民黨左派，也因三月二十日黨權之變，亦不得不出於退讓。這是帝國主義破壞國民革命的第三個時期。

如上所述，帝國主義者在十五年春間以後，破壞國民革命，

幾乎可以說如難如頂。然而自從秋間，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以後，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等相繼敗潰，國民革命軍的勢力，由兩廣，而兩湖，而閩浙，而川黔，而三江，更與西北的國民軍，聯成一線，而革命的民衆，又與革命的軍隊，深相結合，以共同致力於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受此意外之大打擊，一方面不得不調大批軍艦，大批軍隊，以準備直接衝突；一方面更不得不注目於國民革命軍之內部，以尋求破綻。其結果，破綻已得着了，蔣介石已選擇孫傳芳與佩孚之繼任者，而與張作霖共同致力於討赤了！於是鄂州九江重慶安慶上海南京廣州福州等處，在蔣介石指揮之下大行屠殺。所屠殺的，是黨人，是民衆；其中工人也有，農民也有，商人也有，學生也有，婦女也有，都是以反共產爲理由，而加以屠殺，和廣州商團雙十節日屠殺民衆一樣，這是陳廉伯所爲，而楊希閔劉震寰所不敢爲的！這一場屠殺，使帝國主義者，於驚心動魄之餘，而拍掌稱快，異口同聲的說道，中國國民黨分裂了，中國國民革命軍分散了。這是帝國主義破壞國民革命的第四個時期。

如此說來，自從國民黨改組以後，帝國主義者以『反共產』來破壞國民革命，幾乎成了老把戲。難道帝國主義者，果以爲國民黨改組以後，真個要實行共產，故不得不出於反對麼？哼，不是的。中國現在是經濟落後之國家，一切客觀條件，都沒有實行共產之可能，帝國主義者，豈有不明白的，國民黨裏頭，純粹國民黨人也好，共產黨人也好，如果不顧時代與環境，硬要實行共產，自取失敗，在帝國主義者，正中下懷，又何所愛於中國，何所愛於國民黨，而加以反對？須知帝國主義者所愛反對的，不是共產，是國民黨，是國民革命，是本於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因爲本於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其第一步的方略，是喚起民衆，

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反帝國主義。這麼一來，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統治地位，便將不保。而且本於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其第二步的方略，是要接者民生主義，以建設大同社會，在與資本主義相抗衡的帝國主義者看來，便是不能相容。所以帝國主義所反對的，實質在在是基本於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然則帝國主義，何不老老實實說，反對本於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而說反共產呢？哼，這便是帝國主義者的策略。他知遭本於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是不能反對的，即使反對，也是徒然。於是他的眼光，不注於國民革命之目的，而注於國民革命之聯合戰線。他以為祇要拆開這條聯合戰線，則國民革命的勢力，必然分散，可以不攻自破。所以他提出反共產口號。他在一方面固然驚亂了國民革命之目標，使一般在國民黨以外的人，捉摸不定。在又一方面，却是使國民黨裏頭，發生了分化作用，引起純粹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之互相疑忌，並且促起其互相傾軋。這互相疑忌互相傾軋之結果，聯合戰線便不能不拆開了，國民革命之進行，便不能不受顛覆了，帝國主義便可以為所欲為了。哼，「反共產」口號，像煞有介事，拆穿西洋鏡，原來如此。

(未完)

嚮導週報社啓事

凡投函本社者，希按其內容，分別書明交編輯部或發行部，以免混亂而清手續，是為至盼！

編輯部及總發行所

漢口後城馬路濟生馬路口

分售處

- | | | | |
|----|-------|----|-------|
| 廣州 | 丁下圖書館 | 黃梅 | 國民書社 |
| 汕頭 | 汕頭書店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潮州 | 青年書社 | 成都 | 華陽書報社 |
| 香港 | 華文書坊 | 敘州 | 敘州書店 |
| 長沙 | 文化書社 | 順慶 | 民智書局 |
| 慶賀 | 南華書社 | 永定 | 民智書局 |
| 武昌 | 寶慶書局 | 雲南 | 新亞書社 |
| | 時中書社 | 西安 | 西安書局 |
| | 共進書社 | 太原 | 晉華書社 |
| | 武漢書社 | 甯波 | 甯波書店 |

定價：國內一元寄是三五期。國外一元寄是二十五期。郵票代換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釐

導 嚮

報 週

第 一 百 九 十 六 期

目 次

革命烈士總追悼週.....尹 寬

中國共產黨為五卅第二週年紀念宣言.....

五卅二週紀念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秋 白

五卅以來上海工人階級鬥爭之略述.....尹 寬

寸鐵四則.....

這真是共產黨排斥純正的國民黨員(尤)——請看蔣介

石是看為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謀解放(尤)——聯合

這真知道革命的意義(就是這樣！)(尤)——好一個

不打算把專制廢王(尤)

轉載.....

江精衛最近的回說(續)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

革命烈士總追悼週

尹寬

從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到現在，恰恰是兩週年了。這是一個整個的流血鬥爭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已經是一批又一批的烈士倒下去了！

這些烈士的劍子手原是以英日等帝國主義者爲主人，北洋軍閥爲助手，但於今又加上南方的新軍閥湊在一起！

我們的敵人加多了，但我們自己確也猛省了！

我們用不着悲哀！歷史爲着我們工作，我們一定能雪此仇恨！

帝國主義者，北洋軍閥，大資產階級已用我們烈士的血把中國赤化了，我們就只有踏着這一條赤化的道路向前猛進！

同志們，奮鬥！
烈士精神不死！

中國共產黨爲五卅第二週年紀念宣言

二一三三

二年前的今日，上海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在中國國民革命鬥爭中，開始了。在此革命鬥爭中，全國工人階級，遵照上海工人英勇的模範，已經佔了一個首要的位置。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是反抗帝國主義最堅決的份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的上海日本紗廠大罷工是五卅事變的起點。這個罷工就是很明白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中國工人的壓迫，要以『裝成工代替男工』而起的。參加這個罷工的人數達四萬人，差不多全小沙渡的日廠工人都加入了。罷工支持二十餘日之久，結果工人所得關於經濟條件是很微末的，可是組織了工會——只這一點致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能甘心。所以罷工結束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一面延宕不履行復工條件；另一面即勾結租界巡捕禁止工人參加工會，於是遂有顧正紅之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接屠殺。同時青島日本紗廠受上海的影響起而作同樣的罷工，天津的日廠也有鬧風而起之勢，也是促起日本帝國主義者下此毒手之決心。顧正紅之被殺使罷工風潮復起并且擴大，加上了政治意義。因爲顧正紅之被殺決不是尋常考資爭執的事變，乃是帝國主義以暴力施行其經濟侵略的結果。無產階級喚起全國的民衆參加鬥爭，首先響應的就是上海以及各地的學生。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大的形勢開展了。在上海，因帝國主義的當局逮捕講演的工人學生，羣衆舉行大示威要求釋放被捕者。大隊羣衆行經南京路到老開捕房時，英印巡捕即向羣衆開槍，殘酷的屠殺於是開始。

中國的新時代破曉了，一個新的階級加入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前線

了。這一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加入革命鬥爭，「除了他們額額外，失掉了什麼，可是他們所得的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犧牲的屠殺，登時得到了卅餘萬工人大罷工的報答。學生商人緊跟着無產階級起來了。學校停課，商人罷市了。帝國主義的租界陷於經濟封鎖中。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中國革命運動表現出來一個新的方式。廣大的羣衆力量英勇的向帝國主義的暴力宣戰，并以堅決不拔的精神繼續這個鬥爭，結果給帝國主義在華的地位和威信上一個嚴重的打擊。

這個大罷工繼續擴大，繼續向武裝反抗帝國主義那一方面進行。這個雄偉的反帝國主義鬥爭需要無窮的犧牲，和堅決的精神。但是，不久我們就看到中國各階級的民衆並不是一樣的願意爲民族自由而犧牲。帝國主義開始停止供給中國工廠的水電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要圖心，遇到了試金石，試驗的結果，他們的愛國心確實不充份。資產階級看到了民族解放運動損害了他們的私人的利益，於是開始向帝國主義謀妥協，消滅數十萬工人參加大罷工。大資產階級先背叛運動，小資產階級隨着他們走開去。當無產階級孤軍獨戰時候，張作霖對帝國主義的使命派遣他的長子學良帶兵到上海「維持和平與秩序」去了。

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了中國解放運動，小資產階級放棄了革命的責任，帝國主義的海陸軍繼續示威，張作霖施行暴力的壓迫，就在這個環境中，中國無產階級支持他們的英勇鬥爭至三月之久。

上海無產階級的犧牲，英勇，和毅力撼動了全國民衆；全國各處遍佈了以工人階級作領導的反帝國主義之高潮。五卅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可注意的一天，同時也是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史上的一個新紀元。從五卅運動中我們可以得到三個重要的教訓。第一，羣衆行動是戰勝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武器；第二，當反帝國主義運動到了某種革

命的程度時，民族資產階級要背叛運動；第三，無產階級是唯一

階級能作必要的犧牲，抱有堅決的意志戰勝一切的困難。

五卅以後，兩年來的經過證明這些教訓是十分正確的。革命的將來發展，和革命的勝利，全靠我們是否有能力遵守這些教訓去行動。

工人階級有組織的行動束縛香港商業至一年以上之久；廣東的國民政府雖設處在香港政府攻擊險惡之中，因有羣衆的幫助，所以他的政權更加鞏固。

國民革命軍，因爲得到了羣衆熱烈的幫助，故能戰勝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等。軍閥軍隊的弱點就是羣衆對他們的不滿意和仇視。國民革命軍的優勢就是民衆的幫助和友誼。北伐軍事行動所到的地方，廣大羣衆的暴動首先起來掃除反革命勢力。

在武漢向帝國主義抵抗，鞏固國民政府的根基者又是羣衆在行罷無產階級不僅發展自己的活動力，同時也推進了革命，因國民政府治下農民運動的高漲，革命的社會基礎擴大并深入起來，這也是無產階級的影響。二百五十萬的無產階級和一千萬有組織的農民同盟軍，造成國民革命的柱石。

五卅運動給我們第二種教訓是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之不可靠。這個事實有許多實例可以證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改變是一個最重要的。在這次改變中，蔣介石所領導的封建資產階級成分推翻了廣州左派的政權；第二個實例是資產階級最後脫離革命并同反革命勢力聯合。國民革命的歷史證明除了無產階級外，沒有加一個階級更能夠并且願意爲革命犧牲。無產階級用革命的銳氣向帝國主義鬥爭不只一次了，無產階級受全國軍閥的屠殺也不只一次了。最後用暴力來試驗無產階級的革命熱識的大英雄，就是蔣介石。他爲得到中

國聯階級會議的幫助及帝國主義的好感，終於在上海屠殺無產階級了。可是他登明白他的軍事獨裁決不能再保障封建資產階級的利益，或作帝國主義的新工具，不過使他和無產階級常在敵對的情況中。蔣介石的策略改變了。他不能再專以暴力撲滅工人運動，於是他想馴化工人運動，分裂工人運動。

但是，以他所授意組織成的法西斯蒂工會不能誘惑上海的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根據地，資產階級的老巢裏，新軍閥蔣介石的營壘裏，無產階級依然是革命的堡壘，帝國主義的囑嚇。

紀念五卅運動，景仰死去的先烈之最適宜方法就是切實記憶這三種教訓：第一，羣衆行動是革命鬥爭中最偉大的武器；第二，當革命運動妨害到資產階級的計算時，他們就離開革命并破壞革命；第三，無產階級和他的同盟軍農民是革命中最忠實最勇敢的戰士。

無產階級在二年前所擔負的歷史的使命必須繼續下去。革命愈向前進展，無產階級推動革命的力量愈加增加。在過去資產階級參加反帝國主義鬥爭時，無產階級完全同他合作。現在資產階級參加反革命的營壘了。無產階級在這個階段中的職任是聯合廣大的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加入革命鬥爭。無產階級將領導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破壞封建勢力和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軍閥的壓迫，苛捐雜稅，并切實爲民權的自由而鬥爭。

受帝國主義幫助和鼓勵的大資產階級，想聯合全國反動勢力於高樹假革命旗幟而京系之周圍。無產階級應當聯合一切革命的勢力！工人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來保障革命。中國共產黨定要領導無產階級以完成這個歷史的使命。

五卅二週紀念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

一、反革命的屠殺政策——二、民族資產階級之變色過程——

在這個革命的階段中——無產階級另外一個同盟軍就是兵士。

兵士應當和工農運動有密切的接觸。脫離封建制度從個人的思想，使他們自覺的變成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兵士這是貧苦的農民。

鄉村封建勢力的剝削，和鄉村經濟的閉關使多數困苦農民加入軍隊，預備在繼續不斷的內戰中犧牲。兵士的階級利益在反抗封建及資本主義的剝削時才能保障。所以他們對於工農兵士結成同盟的提議，必能給一熱烈的回答，於且共同破壞封建勢力消滅軍閥毒餌，推翻帝國主義，除去階級剝削的根基。

中國無產階級在紀念五卅運動週年之中，提出民權，自由，衣食住，土地，和平作爲口號，這四個口號都是日下的革命階段中所急當實現的。

衣食住應當給所有一切爲帝國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作工生產的工人。土地應當交付農民和兵士。實現和平，停止屠殺工農羣衆的戰爭，以及經濟的破壞。

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農民羣衆城市小資產階級得到民權的自由。這是革命中的基本職任。

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紀念萬歲！
五卅殉難烈士不死！

打倒帝國主義和他的同盟軍！軍閥封鎖勢力，反動的資產階級！
工農兵士小資產階級的民權大聯盟萬歲！

中國共產黨 五卅一九二七

秋 白

三、小資產階級的問題——四、小地主革命軍官的問題

一、二五五年的五卅運動，開始了中國的國民革命。他從遠東方面，動搖那微僅而得穩定的世界帝國資本主義，以及中國國內的軍閥封建制度。因此，也就使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狗急跳牆的反噬起來，於是反革命的屠殺政策也就開始發展。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本是英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衆的屠殺所開始的。帝國主義者想以屠殺繼續中國南方的工農及國民革命；殊不知道：中國民衆的革命運動，却正因踐踏了南京路上革命烈士的鮮血，而得着飛突的進展。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權力大受打擊，於是他們想盡方法，在中國國內尋找割子手，來對付革命的民衆，——因為他們知道單是自己動手殺，很不容易撲滅革命，必須厲行「以毒制毒」的政策。他們最先找着奉系軍閥及段祺瑞政府，從去年三一八直到今年上海的二月暴動，殺了又殺，宰了又宰。革命黨並未殺完！於是他們又想着必須以「革命黨」殺革命黨，方能奏效；從今年三月中旬起，新軍閥蔣介石及其黨羽，在江西安徽四川南京上海等處一直殺到廣東。帝國主義者以為如此必定可以撲滅中國革命了。且慢着，犧牲的「文明的」帝國主義者呵！我們試試聽：這是你勝，還是我勝！

固然！這些犧牲的帝國主義者手段高妙，殺人方法每年每日都在「特別改良」：

一九二五年五卅時期中——是帝國主義自己動手殺：上海南京路，廣州沙基，漢口，九江，天津……殺了幾百個中國人。

一九二六年五卅紀念時——已經是帝國主義的老走狗，「中國本國人」段祺瑞張作霖的軍閥政府代替他們殺；從三一八的北京屠殺，以及奉魯軍閥擊退國民軍，而蹂躪屠

殺京津的人民，直到李寶章的屠殺上海市民。這些屠殺，至少要殺到幾千人！

一九二七年五卅紀念時——今年的五卅時期，却是帝國主義的新走狗，「中國的革命黨人」蔣介石李濟陳等豪紳資產階級代替他們殺；四一二上海屠殺工人前後，蔣季的黨徒，在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四川，對於平民工農及國民黨共產黨大施殘殺，甚至於迫近武漢的嘉魚咸寧等縣，也會發現夏斗寅屠殺民衆及國民黨的事實。這些屠殺的規模，比去年更加「偉大」，算來了起碼已經殺了幾萬人！畢竟蔣介石是新式的，而非舊式的「英雄」，至今還在上海每天殺幾十餘人幾十人不等，氣魄來得個大，手段來得個辣！

固然如此，帝國主義計謀百出，蔣介石手段高明；殺人能手，自然是愈殺愈多，愈殺愈有勁！但是真正革命黨果便殺得盡嗎？反革命的民賊總者：中國三萬萬九千九百萬的民衆，始終是要殺盡你們的。反革命的屠殺政策，不特不足以鎮壓革命，而且更加增加民衆對於革命的積極和決心；反革命的屠殺方法之日新月異，不特不足以表示國民革命聯合戰綫因分裂而削弱，而且更加使真正革命的聯合戰綫日益鞏固而深入羣衆。勝利始終是革命的！

二、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時期，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參加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綫。大家都知道，五卅運動是寬廣的聯合戰綫之具體表現；但是那時資產階級一開始便處處背叛聯合戰綫，很早便準備着破裂，企圖扼制工農的革命運動，消滅工農的政治力量。蔣介石那時是國民政府的軍事領袖。虞洽卿（上海總商會那時的會長）還「幫助」上海的五卅罷工。可是不久他們便開始背叛革命的第一步，裁李陶主

義給西山會議以反革命的標幟，所謂孫文主義學會已經蠢動於黃埔軍官學校，上海總商會已經贊助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但是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那時還把蔣介石處治聊編派在赤化之內。

一九二六年的五卅時期，中國國民革命戰線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開始了背叛的行爲。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很明顯的表示：中國資產階級苦心經營的結果，居然強斷了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那時候，上海漢口租界之工部局中的華董問題，關稅法權會議等問題之中，也極明顯的表示：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却祇要稍稍排斥帝國主義之在華勢力，——恰好與當時戴季陶主義派的理論相符合，這就是一種民族改良主義，而不是民族革命主義。至於蔣介石三月廿日推翻左派國民黨政府於廣州，實際上是總從段張北方軍閥及西山會議派之封建買辦階級，因為這些反革命派正在運用聯蔣倒左的策略，忠告蔣介石實行這種政變，所以也就證明：中國資產階級（蔣介石）寧可和軍閥買辦妥協，而不敢站在工農小農的革命聯盟之中。他們雖然實行北伐，但是想以北伐爲名而控制工農運動，鞏固自己的領導權——軍事獨裁權。這時的蔣介石等資產階級，實已開始表現其黃色的，即妥協的出賣革命之本性。

一九二七年的五卅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脫離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蔣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的大屠殺，虞洽卿替他搜集一千五百萬作爲警費，及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都很明顯的和封建資產階級決然的破壞革命階級，走上反革命的進路。他雷可和封建的豪紳階級（李濟等）固結聯盟，實行反動。固然，資產階級至今還需要革命的假面具；他想空口答應幫助工農，宣言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等等，（上海報紙上登其廣告），欺騙小資產階級，造作許多反對共產黨的謊言，標明自己仍舊爲國民革命而奮鬥。其實他們的一切行爲，無不是在幫助帝國主義剝奪國民革命的。他們的反動

並非單單反對工農反對共產黨，乃是根本賣國賣民，將三民主義拋棄到一民也不剩。何況他們鎮壓革命的虐殺政策，完全是否斯帝主義，如僱用流氓領袖，施行種種無恥卑劣的虐殺政策。他們時時刻刻想法推翻武漢的革命國民政府，企圖在國民政府區域之內故意搗亂，施行離開現時的革命聯合戰線的陰謀。他們實在是想先摧毀工農及共產黨的政治力量，以後便不難剷除或消滅真正國民黨政權和軍隊，（例如上海工人被屠殺之後，不久，便有許多以前服從蔣介石的軍隊，被繳械解散之事實）。蔣介石等豪紳資產階級，顯然是實行反革命，他們的本性不能不和帝國主義軍閥妥協，而且已經見諸實行。

這些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如今日益變成中國的白蠟了。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兩年中從赤化變成非赤——黃色，從黃色又變成白蠟，這種「化學作用」的變化；當然有客觀的原因。革命在二五卅以後的兩年中間，顯然經過二個時期：第一，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最初期，資產階級還可以在聯合戰線之內；第二，反帝國主義運動更進一步，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一般民眾日益革命化，而要求實行革命戰爭，民權派的勢力日益澎漲，於是資產階級頻頻用軍事獨裁的方法來搶奪革命之領導權；第三，反帝國主義又進了一步，無產階級的領導復興，對於外國資產階級的特權，開始加以襲擊，開始要實現民權主義，而且使勞動法問題及土地問題解決困難，於是資產階級居然公開的破壞聯合戰線而走到反革命方面去。蔣介石李濟陳夏斗等等，口是「共產以救中國」，實際是爲着保護自己階級的權利，保護土豪鄉紳的政權，保護帝國主義的特權，而「反己階級的消滅國民革命」罷了。——他們是爲着賣國賣民而破裂聯合戰線的！

三、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之中，小資產階級開始積極的參加革命鬥爭。一九二六年的五卅時期，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因爲遭受軍閥加

重的壓迫及大資產階級的妥協，（國民黨敗退於北，蔣介石專權於南），於是日益革命化；那時期，各地小商人組織商民協會，至少也都起來反抗買辦士紳大資產階級所包辦的商會，——這些都是明證。

一九二七年的五卅時期，却正是革命戰線破裂之後，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四面圍攻大革命之時，小資產階級應當更加努力與工農鞏固聯合戰線，積極的去深入反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鬥爭。工農及貧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比寬廣的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革命戰線，必定更加鞏固，而可以有很長久的共同鬥爭，因為這三個階級的解放，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偉大的目標。今年的五卅時期（四月十二以後），實是這種新階段的發端。

但是，小資產階級以外之其他中等階級，或者因為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經濟封鎖武力侵襲，而感覺到生活之恐慌；或者因為勞工運動的發展，而感覺到恐慌不安。這種現象在小資產階級之中當然也很顯著，但是，小資產階級以外之其他中等階級，如小企業家，如中等之工商業者，則尤甚。他們不能明白，凡是現時在國民政府之下所感受之痛苦，並非國民政府之政策使然。國民黨是政府黨，就是共產黨也已參加政府，然而現在這黨的政策，並非侵襲這些中等階級之利益。各種中等階級現時感受痛苦之原因，極大部份是由於帝國主義及新舊軍閥之圍攻革命。今年五卅時期，帝國主義者僅僅在南京路上用槍彈來打革命的民衆。今年五卅時期，帝國主義者會同新舊軍閥，用其鎮壓，隔絕交通，擾亂財政，實行反革命戰爭，（如夏斗寅叛變，就使武漢與米糧出產地暫時隔絕）總之，用種種引起恐慌的手段，來攻打革命政府。再則，如果說：因為勞工運動，尤其是店員手工業等小資產階級式的工人之鬥爭，使城市中各階級感受種種困難；那麼，又應當知道——勞工運動的所謂「過分要求」實在有很嚴重的原因：（一）中國賤值的勞動者向來在半資本主義半封建制

度式的剝削之下（如店東舊員之主奴關係），他們不能不用十二分的猛烈攻擊的力量，去推毀舊關係。（二）舊關係摧毀之後，新關係的建設過於遲緩，換句話說，工人所得的革命勝利，過久的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過久的不能經過政府而保障勞資契約及一切政治權利。

——例如某一工廠或商店，因工人罷工而略增工資，但是勞動場所的衛生設備仍舊很壞，工人要求改良，又非罷工不可；如果政府及那裏有勞動檢查院的設置，有勞動法的規是，而且確實能保障實行，那麼，工人的罷工次數自然減少。（三）反革命派的買辦奸商，還並沒有受着革命之嚴重打擊；社會經濟的窘迫，在保存反革命派的私有神聖的暫時狀況中，自然不容易找到出路。固然，當地的勞工運動，不能說是完全能循着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正確指導，實往往有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但是，這都與一般政府沒有間接的關係。

小資產階級及其他中等階級現在客觀上需要革命，反對帝國主義買辦新舊軍閥的剝削和壓迫；他們參加革命聯合戰線；他們必須和無產階級農民建立革命的聯盟，方才能夠保障自己的利益和解放。如新舊軍閥及帝國主義果真能用謀圖等陰謀或夏斗寅等類的叛變，把上農運動鎮壓下去，國民政府的社會基礎受極大的毀損，不免於失敗，（這些陰謀已經起了挑撥的作用，甚至發生強力壓迫工農的事實），那麼，小資產階級等的各種中等階級，必然重新受着新舊軍閥的壓迫，國民革命的挫敗，可以使一般人民永久陷於帝國主義的奴隸地位，中國民族的解放是極端困難的。所以小資產階級等的各種中等階級必須堅決的跟着無產階級向帝國主義新舊軍閥進攻，向買辦豪紳大地主階級進攻。無產階級在這革命聯盟之中，如果確實能得到革命勝利之鞏固——勞動法的確定，工人政治權利，如監察隊等之法律上的保障，使參政補得到充分的實現，那麼，無產階級自然能夠更加加強自己的指導於小手工業者店員的鬥爭之中。那時，工人羣衆比

現時更加要具體的看見國民政府是能現實的保障他們的利益；工人將要更加贊助這一政府，和贊助自己一樣，更加看得清楚全國革命運動的利害關鍵，而不致於只顧到局部的小團體的利益。各種中等階級，既在革命聯合戰線之內，自然應當服從政府的政策，使無產階級對於他們，很認得清是自己的友軍，——革命的現時階段中，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可以成爲偉大的力量，足以攪覆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鎖鏈。

四、

小地主問題和小資產階級問題是很相彷彿的，所以可以不必多所論列。農村革命運動，當國民革命發展到第三階段的時候，成爲反帝國主義鬪爭的根本問題。農民要摧毀封建制度軍閥制度——帝國主義所賴以吸吮中國汗血的機器，就必須用猛烈的攻擊；例如逮捕豪紳，使之遊街示衆，罰款罰米等等，其實都是封建制度摧毀的風暴時期所不能免的。豪紳的政權由此而動搖，舊時軍閥的潛勢力方能掃除，國民政府的下層根基，方能開始建設。這些鬪爭，自然是貧農爲中樞，他們的鬪爭，其實都是中國古代農民騷動的原始的舊方式。固然小資產階級的中國農民，可以幻想共產主義解決生計問題，這種傾向，亦是與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正確指導不相符合的。但是，鄉村舊關係的崩壞與新關係之過渡時期，過於延長，這些猛攻的風暴鬪爭，其勢自然難於阻遏與指導。譬如，革命軍官，多有小地主的。而農民運動層然便侵犯了革命軍官的田產。這是因爲土豪鄉紳的政權雖然動搖，而在國民政府之法令及實行上，並沒有多餘的時間及早的直接贊助農民成立自己的武裝和民主的政權；便在國民政府整個的系統之下，用政府的形式去和土豪鄉紳的政權鬪爭。因此，農民羣衆不能更具體更明顯的看見：國民政府和革命軍隊都是農民自己的。再則，農民至今沒有能明白的看見：他們的國民政府

現時的直接實行改良他們的生計，使他們享受土地收穫之大部分。或得到田地，使他們脫離不竭的剝削。如果大地主的土地沒收，這些田地的重租，便可被去一大部分，又可以使政府得到極大的新收入，以供給革命軍隊及補助貧農，那麼，農民不特不必立刻要求小地主的田地，而且可以和小地主聯盟，組織鄉村自治政府鞏固革命的勝利。正因爲農民看不見國家的這種力量，所以他們陷於零星散漫無系統無計畫的各自苦戰；自然那種猛烈攻擊的時期延長的很久，而始終沒有多所侵犯真正的大地主。小地主與革命軍官，在經濟上與貧農相彷彿，同樣可以聯合省農而向土豪鄉紳等反革命的大地主奮鬥；在政治上，他們是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成份，實行和一般農民聯合，而去打北方的封建買辦階級的軍閥。所以無產階級農民和小地主革命軍官的聯合戰線，客觀上現在是存在着。

現在的問題，就是小地主與革命軍官能夠鞏固自己和農民的聯合戰線，堅決的向大地主封建軍閥進攻，建立民主政權及農民的武裝，建築國民政府的基礎於極深的農民羣衆之中。

今年的五卅時期，正是蔣介石等豪紳資產階級脫離革命的時候。

工農及各種中等階級的革命戰線總應當鞏固起來，猛烈的向北方軍閥及蔣介石等之反動勢力攻擊；這一新階段將要表現於這個革命聯盟之共同的前進，鞏固革命的勝利，亦就是深入這一革命，真正徹底掃除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根基。——封建制度的豪紳政權及其經濟基礎，——建立民主政權，補助貧農以田地制度，改良一般農民經濟的現狀。

這樣的聯合戰線，將要吸收湘鄂贛以外的一切工農小商人的羣衆，使他們在敵人的腹地開始熱烈的參加國民革命，五卅以來好幾十萬民衆將士的熱血放着革命的光輝，指導我們這一個方針。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屠殺政策，始終不能克復革命。勝利始終是我們的！

五月念六日晨五時

五卅以來上海工人階級鬥爭之略述

尹寬

(一)
沒有工人運動，即沒有了革命運動，這是在數年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所表現的情形，已經充分證明，我們可以大膽地這樣說的。

這就是我們的革命地點與蔣介石及其走狗吳稚暉的『革命的觀點』完全不同的地方。吳稚暉說：『國民革命軍，為國民黨革命力量之總表顯』，他的總政治部就是『真正國民黨革命精神之威應機』，『能奮而不成，散於其真正國民黨革命精神之發火點，使我國國民黨總表顯之革命力量，得盡量解釋于民衆，得盡量實個于民衆，得盡量有所適應而播達于民衆』（見吳稚暉的總政治部成立宣言）。按照吳稚暉的觀點，革命力量之總表顯就是國民革命軍。這個國民革命軍之所以有此力量就是由於『真正國民黨』（革命精神）可以由其真正總政治部這個發火點放射於外而播達於民衆，使民衆知道歌功頌德。

但是，我們還應知道，吳稚暉所指的國民革命軍及他的『真正國民黨』歸根結底都只是蔣皇帝個人的化身。因為蔣皇帝應天承命，神文靈武，所以才有許多將士及民衆願權屍遍野，喋血街這去爲這個冥明天子打江山。

我們的革命的觀點又是一樣。我們認爲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唯一的主要勢力。他是最徹底的革命者。他是真正能爲整個的被壓迫的民族而奮鬥而犧牲的。由他的英勇的鬥爭領導農民及一般被壓迫的人民（學生，中小商人，自由職業者等）發展廣大的民衆革命勢力；國民黨的革命勢力是隨着這個廣大民衆的革命勢力之發展而強大的；真正的國民革命軍只不過是整個的民衆革命勢力之武裝的表現。

尤其是在上海，工人階級之革命的領導地位表現的最爲明顯。我們可以說，自五卅以來的上海，假使沒有工人階級的鬥爭，斷沒有上海的革命運動。

上海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最大的根據地；他不但是中國最大的商埠，並且是一個工業的中心；帝國主義不但從此地輸入商品，並移殖大量的資本在此地開設工廠收買賤價的勞動力；同時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下，上海的買辦階級的勢力自然特別大，民族的資產階級也比別處更爲發展；工人及一般勞動者的數量也特別大。在這樣的一個簡單分析之下，我們可以知道上海革命運動的環境，有以下的特徵：上海不獨在經濟上即在政治上也差不多是直接受帝國主義操縱之下的；上海的革命鬥爭就是與帝國主義發生直接衝突；上海的革命運動可以影響於全中國；上海是中國一個極端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階級分化比較明顯，因而革命的鬥爭比較複雜艱難；上海雖有在帝國主義影響之下的買辦和大資產階級，但同一也有強大的工人階級之革命的主力軍及城市的學生及其他小資產階級之廣大的後援隊。

在五卅以前，所謂上海完全是洋奴化的上海。中國人民完全屈服在帝國主義牢籠之下，彷彿是奴隸性成。及五卅運動爆發後，洋奴化的上海竟一變而成丁革命的上海。這個震動全世界，轟轟烈烈，開展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一新時期的五卅運動，竟完全是由上海工人階級的領導而發端而開展的。

(二)
五卅運動之發生決不是偶然的。歐戰以後國際帝國主義爲競爭市場，加重殖民地的壓迫，自然就促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從普遍的民族運動發展中，工人運動逐漸蓬勃地生長，漸漸帶最嚴重的性質

與帝國主義發生直接的衝突。五卅運動就是代表這個衝突在上海首先發難的。

我們都還記得，一九二五年的五卅事變是肇始於二月九日之小沙渡四萬餘日廠工人之同盟罷工，這個罷工延長至二十餘日之久。帝國主義者因這種罷工的前門不能直接給他們一重大打擊，遂決意以堅決手段對付；不獨不實行罷工中所得到之些微的條件，並且無論如何，要根本消滅工人在鬥爭中所形成的組織（工會），因此遂有日本帝國主義者親自用鐵棍手槍打殺中國工人，發生國正紅之慘死而激起小沙渡工人之同盟罷工及學生之反帝國主義的演講；由此愈演愈甚，遂發生南京路之大屠殺。大屠殺發生後，首先工人舉行總同盟大罷工，繼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於是整個的上海都震動起來了，於是全國風起雲湧都響應起來了，於是開展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一新時期，繼十月革命之後接應西方革命運動之五卅革命遂爆發出來了。

在這個鬥爭中，上海工人階級顯然站在革命的領導地位。二十餘萬工人的總同盟大罷工及其堅決的鬥爭，不但給帝國主義一重大的打擊，並且使他驚慌失措。他的新創成的總工會不獨在上海，即在中國也成了運動的重心。上海總工會的聲名不獨煥發於全中國，並且傳播於全世界！

上海工人階級奮勇地，艱難困苦地領導這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決不是狹隘的小團體主義的鬥爭；他差不多把關於他本身地位的改善放在第二位上，而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收回海關及鹽政管理權」，「收回領事裁判權」，「撤退外國駐華海陸軍」中國人民的絕對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這些關於普通民族利益的條件放在第一位上。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不能相離。他為着集中革命的勢力，鞏固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會由他的上海總工會之擬議組織工商學聯合會，并堅

決地擁護這個工商學聯合會。

這次的鬥爭雖未得到直接的勝利，然已給帝國主義一重大打擊；最重要的就是促進工人階級本身之政治覺悟，發展廣大的深人的民族解放運動，使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正式銜接起來打成一片。

(三)

五卅革命運動在上海雖因大資產階級之背叛勾結帝國主義壟斷工人上工及奉系軍閥之嚴厲壓迫民眾運動，僅支持兩三月之久，就銷沉了，但上海工人階級仍變換一個方式繼續保持并發展其鬥爭。所以自大罷工停止一直至五卅週年紀念，上海總工會雖相繼遭張宗昌孫傳芳之封閉，但事實上不斷仍秘密存在，並且在社會上被認為一有力的團體。他雖未能繼續維持當時二十萬罷工工人大舉業的組織；然全上海四十餘萬產業工人中始終是有十萬左右的工人堅固的團結在上海總工會旗幟之下，公開地或半公開地進行工作。五卅政治罷工失敗後，不難辦上海工人即接之以循環起伏的經濟罷工。帝國主義者雖積極舉行反攻，勾結軍閥嚴厲壓迫，并實行大批閉廠以危困工人，收買流氓工賊實行武裝搗亂，然上海工人階級在如此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仍再接再厲地與帝國主義的走狗作流血的鬥爭。在這一時期中，幾乎全上海無一工廠沒有經過一次以上的經濟的罷工，即五卅運動中未舉行政治罷工的工廠此時也逐漸加入鬥爭，舉行經濟罷工。這樣明爭暗鬥的繼續發展一直到五卅第一週年，表面上看，上海的革命運動是停止了，實際上革命的勢力是以工人階級之經濟的鬥爭而繼續不斷地發展與深入！引起市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化及部分的抗拒抗稅等政治鬥爭。

在此期間，上海工人階級除經濟鬥爭外，也還主持了反奉討段反對日本出兵滿洲等次的羣衆運動，這種革命的勢力之潛在的發展，到了去年五卅第一週年紀念時遂公開地爆發出來。

(四)

在五卅第一週年以前，從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滿洲打敗郭松齡起，一直到三一八慘案及國民軍退出北京後，英日吳張統治了中國北部和中部，反動的局勢彷彿是到了最高峯，上海自然也在這全國反動空氣籠罩之下表現得很沉寂的。然而竟在這個沉寂中，霹靂一聲發生驚天動地為五卅以後唯一的大運動。

在將近五卅週年紀念兩三個月以前，帝國主義者即驚心動魄，要設法渡過這個難關。他們把軍閥大資產階級及學閥，事前都拉攏好了。所以到了五卅週年將到時，租界工部局直接發通告禁止集會遊行；軍閥的官廳也發三令五申；大資產階級做了許多緩和的運動；一般反動的大學教授對於學生也做了不少防止的預備工作。

在這時一般民衆差不多人人都這樣想：『五卅週年紀念快來了；自去年五卅慘案發生以來，帝國主義者不獨對我們所要求的條件完全置之不理，並且一切空口的讓步都不實行，說着今年五卅週年紀念沒有偉大的示威，豈不表示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者已經完全屈服了嗎？無論如何總要檢閱革命力量才行！』但究竟用怎樣的形式的形式呢？這就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大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傾向——和平的示威；另一種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傾向——羣衆的行動對帝國主義者示威。但工人階級是『下等華人』，他的傾向很難傳達於社會；所以一直到五卅之前夜，完全是大資產階級的傾向佔優勢，和平之聲充滿了全上海。代表中小商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辦事前有籌備會的組織，極欲有所表示，但終於歸於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之威懾和大資產階級之牢籠，而極力避免與工人學生接近。

到了五卅週年紀念日當天，這兩種傾向各不相下，就從實際行動上分道揚鑣了。受孫傳芳的走狗傅筱庵一聞接即英帝國主義走狗人所把持的總商會除下半旗誌哀外，一聲不響，在五卅運動中著名的人

物處拾鞭，事前即組織幾日參觀團，聽到五卅慘案的兇手——日本帝國主義者窺國內大鬧其中日親善；郭任遠未經農一類的學閥統率其各大學同志會及各大學學生同志會（完全受英帝國主義指使，差不多專為應付五卅週年紀念而組織的）在各校提早開追悼會，名人演講，靜默，鳴鐘，茹素，下半旗這類的牢籠手段，同時又加以師長威權的恫嚇，阻止學生出外參加羣衆運動；各馬路商會除宣佈休業外，『臥薪嘗胆永矢弗忘』，白布旗外，一早六點即由總會檢相（怕與工人學生的行動混合）召集各路代表多人開一個追悼會；請祭文，行三鞠躬禮，靜默三分鐘等；散會後就分頭回去各勸告鄰友『閉門靜思，切勿外出』。

『高等華人』表示既是如此，『下等華人』的工人應該怎樣呢？上海總工會事前會與各馬路商會領袖接洽多次，要求取一致行動，雖百般遷就，終不可得。上海工人階級決不能默然追悼泣哀，閉門祈禱；等空槍的懷態！上海工人一致在他的總工會領導之下。凡外國工廠一律罷工，不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刀槍，不受『高等華人』的破壞與欺騙，掙開雲霧見青天，一早離開工廠門即蜂擁至市街上來，號召學生及城市手工業者及一般平民，召集六七萬人的羣衆大會。中國地界游行示威還不足，必得要集合成下成萬的人在那百五卅以來即緊緊封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租界上，直接向帝國主義者示威；嚇得帝國主義者張皇失措，強顏相笑，再後因巡捕包探之襲擊，羣衆憤激遂至毀壞電車，拿起磚頭瓦塊，板櫟木盆等與帝國主義的巡捕搏戰，帝國主義者雖開出壓制暴動的鐵甲車及水龍，亦不能解散羣衆。

從上午十二時起一直則下午七時左右，市面已不見陽光了，方告平靜。這一場大示威可算是依計而行，有始有終，有聲有色；人人都看得出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怎，教帝國主義者不望着發抖！

(五)

這五卅週年紀念的大運動，乃是上海工人階級過去一年以來潛在地發展其勢力，至此做一個總的公開發。自這一個總的力量表現以後，上海工人階級使他們的鬥爭更加開展。週年紀念一過，經濟的大罷工即如波瀾一樣，隨湧而至。單就是六月起至八月止計，上海工人罷工人數達二十餘萬。在這兩個月中，上海的罷工潮為中國曠古所未有，差不多無日不有罷工。罷工所涉及到的範圍也此前更推廣；從大產業到小工廠，到落後的絲廠，以及形形色色的手工業都打進去了！（詳見本報電刊第四集中關於上海罷工潮的論文）經過這兩個月的廣大的經濟鬥爭，上海工人階級所得的結果是極大的；簡要說起來，約有下列數點：

第一，加強了工人階級本身的組織。上海工人階級經過許多經濟鬥爭把本身組織弄的更為堅固。在五卅以後，已取消的工會又恢復起來了，掛空牌的工會又充實起來了，未組織過的工廠也組織起來了。

第二，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勢力範圍；從前上海總工會的『勢力範圍』差不多只限於一些新式產業工人，現在在組織上不但在產業工人中增加了，並且擴大到店員及各種手工業者，幾乎是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上海總工會所統率有組織的工人竟由十萬左右增漲到三十萬左右；

第三，增高了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上海工人這種繼續不斷的鬥爭，大體可以說是經濟的，但實際上隨時都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摧破帝國主義者的鬼臉；引起一般小資產階級民衆的覺悟；及對於工人階級英勇鬥爭之同情；因此上海總工會不獨在上海工友中有絕對的信任，而且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大鬥爭，上海全工友都能在它的指揮之下，朝夕發動，並且在社會上取得重要地位，獲得學生及一般被壓迫人民之擁護，他雖屢經張宗昌之封閉，但他在社會地位以及及在工友中之信任仍不少減。

從一九二五年秋上海大罷工停止一直到一九二六年秋北伐軍進抵武漢前，在這一年期間，表面上看，似乎上海沒有什麼大的革命運動，但實際上上海工人將在五卅運動中所開始的鬥爭仍保持着一直發展下來。在帝國主義軍閥大資產階級以及流氓工廠多方壓迫之下，他的鬥爭並未一日間斷，並且鬥爭的形式非常之複雜；文的，武的，大的，小的，和平的，武裝的；通通都有。及北伐軍進取武漢後，上海工人階級隨着即由此經濟的鬥爭進展到政治的鬥爭。

(五)

去年國民政府出師北伐，九月間進取武漢後，舉國大震，上海工人即奮起響應北伐軍。除以本身之力多方打擊軍閥後方外，並領導上海市民做自治運動（即市民自來解放運動）以動搖孫傳芳的統治。及孫傳芳第一次在江西挫敗，失守南昌時，上海工人階級即奮勇當先，於十月二十三日舉行第一次武裝暴動，響應浙江吳越獨立，企圖一舉消滅孫傳芳在東南之勢力。只因當時軍事上，孫傳芳在江西尚能勉強抵抗，夏超獨立亦歸於失敗，暴動遂未達到成功。然因此更動搖敵人的軍心及促進被壓迫市民之覺悟，自治運動更加擴大而有組織。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之第一次發表政治宣言主張上海市政歸上海市民及工商學團體聯合組織市民公會，即其重要的表現。

及今年二月北伐軍攻下浙江，使孫傳芳之滅亡，並根本消滅軍閥之統治，肅清一切反動勢力，實現民主政治，故二月十九日上海總工會，開北伐軍進杭州，即下總同盟罷工令，罷工人數達六十萬人，並於二十二日聯合滬上革命的海軍實行第二次武裝暴動；結果因當時蔣介石之逆謀已成，故令其部下按兵不進，使軍事上轉回滬甯路發展，先取得勝利，而暫讓李寶章在上海先消滅工人的勢力，所以仍未達到最後的勝利。當上海工友總同盟罷工實現後，西北會議派著名領袖張繼，即慈惠李寶章屠殺工人，可見這股反動派，這股國民黨黨徒。惟一的毒計，都在如何消滅工人的勢力，破壞真正革命運動。

二次暴動失敗後，上海工友雖犧牲許多烈士并備受壓迫，但是，不但未有絲毫的灰心，並且有清遠更趨極更嚴厲的準備作更進一步的爭鬥。故二次暴動過後，上海總工會一方面迅速準備第三次暴動，并指揮滬寧滬杭兩路工人罷工以擾亂敵人後方；一方面即聯合商民學生及各種自由職業者，主張用工商學兵及各種有職業人民的團體代表組織市民代表會議，由市民代表會議之執行委員會組織市民政府，以實現被壓迫人民之民主獨裁制，消滅一切反動勢力。至三月二十日北伐軍截斷滬甯路同時又猛攻淞江之消息傳出後，上海總工會即下令於次日上午十二時總罷工，午後一時軍事行動。至二十一日上午十二時全上海工友即遵令一致罷工者達八十餘萬人，罷工後軍警即向預定的目的地進發，糾察隊持着斧頭木棍及少數槍械，圍攻各警署，在軍隊所在地，即與軍隊正式接戰。自一時至三時光景，南市，浦東，吳淞各地遂先後全為工人糾察隊所佔領，巷戰的中心遂集中於閘北，因此地有魯軍千餘，負隅抵抗，并有極厲害之榴槍，極充足之子彈，所以工人糾察隊與魯軍竟鏖戰至兩日一夜之久，頃刻不停，槍砲之聲血如燃放鞭炮一樣，並有震動天地之帝國主義大炮協助魯軍示威。至二十三日下午五時，閘北魯軍終被盡肅。上海工友第三次武裝暴動才算告了最後的勝利。上海工友這種鬥爭完全是孤軍獨戰，蔣介石的走狗白崇禧故意停兵不進，只於工人已經脫離危險的地方才派隊去出安民佈告。上海總工會代表於二月二十三日見白崇禧時，親眼看見鈕永建的代表及傅小庵賊使白崇禧停止進兵，可見反動派之陰謀毒辣。

在這個壯烈的鬥爭中，我們看出上海工友是最革命的。是最能為人民的利益奮鬥而犧牲的。當十二日夜帝國主義的大砲引起寶山路大火時，工人糾察隊一面在檳榔嶼南中與敵人作戰，一面仍拚命救息火災，暴動成功後立即恢復市面秩序，維持上海治安至一禮拜之久。市民代表會議所組織的上海市政府也就在這個革命鬥爭的勝利之下正式宣告成立，受國民政府指揮。

(六)
不料蔣介石及其走狗也與過去軍閥一樣，為實現他的軍閥統治，就不肯先把自己的勢力壓迫下去，解除工人的武裝消滅民衆的政權。所以蔣介石到上海後，馬上即進行三個工作：(一)仗着帝國主義的權威，暗示帝國主義者極力方向中國人民恐嚇示威，造成緊張空氣，以使他好向中國工人進發，并恐嚇一般小資產階級，使工人陷於孤立；(二)恐嚇他個人青紅幫領袖的資階，嚇使麻皮金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重要流氓，組織所謂中華共進會，及上海工界聯合會，以搞亂工人的組織。

帝國主義者見到上海工人表現偉大的革命勢力並奪取武裝在手，也自然視為惟一死敵，故用各種種種威嚇利誘的方法督促蔣介石對工人下毒手，上海總工會雖屢申明工人對外交問題絕對受國民政府指揮，統一步驟，絕不單獨行動，但這都是無效的，蔣介石樂得有帝國主義幫他造謠，以便他好向工人進攻。

因此在四月十二日晨四時許，蔣介石以各方私佈盛妥當，遂下令上海駐軍，調集軍隊，並用流氓隊為先鋒，(名曰一擁隊，藍色短裝，他稱「工」字符號)，深夜乘工人未及防備，將全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一律解除，十三日全副工友聞訊大憤，紛紛集開北開翠英大會，並請隊往司令部請願，懇當地駐軍事前已探有屠殺的密令，當奉向司令部向前進時，兩傍伏兵突出，圍槍示威，羣衆逃竄無路，司令部之軍隊即出機關槍向羣衆掃射：一時尸橫滿街，堆積如山，是時大雨如注，滿街道全成了血河，此種殘暴手段，比五卅慘案，萬縣慘案，三二八諸慘案還利害百倍！

蔣介石將工人屠殺後，即用原有組織上海工界聯合總會之流氓，根據上海總工會會所，改名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並到康復同帝國主義者破壞總工會所屬之各工會，拘捕工人領袖。上海學生聯合會及各級黨部，亦相繼遭武力佔據，成為蔣介石御用機關，上海各報

亦完全在他的手中，任其造謠做無廉恥的欺騙，從此東南數省完全在蔣介石暴徒專制之下。

蔣介石這種手段是使帝國主義拍手稱快的。自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北伐軍進抵江西後，革命勢力大漲，國民政府的威望日高，漢口租界既已收回，帝國主義的政府正在準備如何交還上海租界，若非蔣介石有此一舉，則以國民政府之外交再加以上海工人階級勢力做後援，至少上海租界可以按照漢口的協定收回。蔣介石不獨不需要帝國主義交還租界，並且替帝國主義對上海工人自五卅以來革命鬥爭做總報復。這種報復誠如張伯倫所說：「比任何外國勢力所能做者為尤甚！」

我們知道這種屠殺決不是偶然的，簡單的「一回事」。這完全是由於代表資產階級意識的蔣介石，本其狹隘的階級的利益，利用工農學生及小資產階級民衆之革命勢力的發展，及國際革命之援助，而謀其政治領導地位。且自以為已經取得資格可以與帝國主義妥協時即不惜與原來的所謂敵人——帝國主義及軍閥——打在一起，回轉過來屠殺工農，背叛革命，出賣整個的民族利益。——五卅時的有名人

寸鐵

這就是共產黨排斥純正的國民黨員。

有著名徐慶譽者在一個什麼雜誌第八期上發起一篇質問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君的文字，中有一段這樣的說：「湖南湖北的共產黨員，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居然一味排斥純正的國民黨員，和服從三民主義的忠實分子，『打倒蔣介石』一類的口號，難道不是共產黨喊出來的嗎？」原來喊『打倒蔣介石』一類的口號就是共產黨排斥純正的國民黨員，和服從三民主義的忠實分子；好一個為帝國主義當劊子手的『純正的國民黨員』啊！

(元)

物處洽聯，在此次已經是蔣介石的財政委員；他剝削小商人壓榨上海市民，意欲籌集一千五百萬元，為此天屎殺的贖貨金。

這種事實本不是中國的新發明。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之間的歐洲就有過。資產階級首先盡量利用工人農民反對封建階級；其後自己有了相當地位，同時又見到工人階級的勢力一天發展起來會侵犯他的階級的利益，就不惜與一切最反動的封建勢力妥協，榨過來屠殺工人。中國現在有此事實，不過是過去歐洲歷史在中國重演一次。這正是證明中國沒有什麼特別國情，中國民族沒有什麼特別仁愛性！——仍是有階級鬥爭！

上海工人階級兩年來蓬蓬烈烈的鬥爭果從此就在蔣介石的暴徒專政之下消滅下去了麼？決不會的。上海工人階級已認清蔣介石這個暴徒，決不為他的無廉恥的煽動的言語所欺騙，亦不為他的威武所屈服。

我相信每個上海工人，甚至每個全中國的工人都永遠不會忘記蔣介石這個屠殺！歷史是為着我們工作的，我們一定能報復到這個仇恨！

請看蔣介石這樣為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謀解放！

蔣介石於五月十日在上海各大報發表一個謊告全國人民書，中有一段解釋世界革命，他無廉恥地這樣說：『我們自今已解放之後，當為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謀解放』。可是也就在五月十日這一天他又對英國巡捕從上海中國境內捕去印度革命同志十三人——難道這樣就是為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謀解放麼？或者是因為『我們自己』還沒有到『解放之後』，不能不為帝國主義發勞，得其寵愛，以得到『解放』罷！

(元)

蔣介石：「只知道革命的意義」就是這樣！
蔣介石說：「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革命，那我也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義就是這樣，誰要反對我革命的，誰就是反革命」。好寶貝蔣介石，問題就在：你的革命是什麼東西？恐怕你的革命意義就是帝國主義革國民黨的命罷！

轉 載

汪精衛的最近演說(續)

這般策略，固然很毒，其實平庸得很，不過如歷史上所說反間計便了。一般的人何以眼睜睜的，便中這反間計呢？一般的人，且不用說，國民黨人，何以也眼睜睜的，中這反間計呢？中了一回，又是一回，回回都是這老把戲。一個中了又是一個，與德僑自由以至蔣介石，一個個撲通通的都跳在這同一的坎裏裏頭，似乎煞是可笑，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怪。上頭說過，帝國主義的幫手，一是帝國主義之工具，一是與帝國主義同一性質的人。這兩種人，在黨外固多，在黨裏也有。做帝國主義之工具，其必為反革命固不用說。至於與帝國主義同一性質的人，雖然他的身子，有了機會，站在革命戰線上，然而他的心裏，仍然潛伏着「好爲人上」的欲望，雖然一樣的高呼着國民革命的口號，其實他不過利用這口號，來成就反革命，而所謂成就反革命，其實又不過就他一個人的功名，以滿足他好爲人上的欲望。他有了這機會，雖然對於民眾，根本上是看不起的，即使沒有帝國主義者用手招他，他自己也會脫離民眾，何況帝國主義者又向着他百般的引誘呢？他覺得跟帝國主義那條路走，條條都是安富尊榮，很對他「好爲人上」的脾胃，而跟着「民眾」走，

好一個不·打·自·招·的·專·制·魔王！
蔣介石告黃埔同學書中說：「即使諸同學悉已棄余而去，余苟尚存一槍一卒，亦誓必爲國民革命（P）而決戰。不能成功，即當成仁！」好一位自命不凡的大英雄！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返臭萬年，痛痛快快地做個獨夫糾王又何妨！

一條條都是麻煩辛苦，他那「好爲人上」的脾胃，竟無所施。那麼革命不過是他一時利用的手段，而反革命纔是他的本心。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革命成，反革命者起。許多人說，這是革命黨人的變節，其實何嘗是變節，只不過是現形罷了。然則他何不老老實實說反革命，而偏說反共產呢？哼，這不過和帝國主義一樣，不過是策略。從獨自由以至蔣介石，都是如此。如今拿蔣介石來說。他所提反共產的口號，絕不是本心，祇是一種策略。我們也不用旁敲曲引，只將幾件公開的事實，來做證據，已足夠了。

(一)蔣介石說，中國共產黨，要謀害中國國民黨，所以他不能不說謊。我們要問問他，我們只要簡單的問問他，去年三月二十日以後，蔣介石在黃埔演說，中國國民黨認定中國國民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要受第三國際之指導。這不但演說，而且是有印刷物流行各處的。中國共產黨，祇是第三國際的一支部。一方面怕中國共產黨謀害中國國民黨，一方面卻要中國國民黨受第三國際之指導，這是何說。還有一層意義，更要重的。中國國民黨，願意受第三國際指導與否，要聽中國國民黨之自決，如今蔣介石也沒有向中國國民黨提議，也沒有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報

嚮

週

◀ 期 七 十 九 百 一 第 ▶

目 次

中國共產黨告全國農民羣衆·····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長沙政變與郴州閉封的克復·····	秋 白
革命與反革命·····	羅 易
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	太 雷
英俄斷絕國交問題·····	紹 禹
反奉戰爭中之豫北天門會（河南通信）·····	子 貞

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

中國共產黨告全國農民羣衆

農友們：

國民革命是要使你們從長期剝削中獲得解放，是要去掉你們所難忍受的痛苦，是要使耕者能有其田。

全中國的農民是反對非人的生活。你們要結果帝國主義的優越勢力，你們要推翻吸吮人血的軍閥。你們要從那不自耕種而坐收田租以供其浪費的大地主手中奪回土地。你們要破壞壓逼鄉民的豪紳的政權。

國民革命的急進發展促進農民反抗豪紳的潮流。湖南農民已經做了農民運動的先鋒。從貧苦農民身上榨取利益的反動階級已經被農民運動嚇得不得了。廣東農民協會已經在李濟黑恐怖之下，做了犧牲者，但是他們尚在英勇的奮鬥。現在反動派又在湖南捲起頭來。

反動的軍閥，又在湖南握有凶橫不法的政權，已經把贊助農民運動的省黨部及省政府解散。在長沙以至全省有許多農人與工人都被慘殺，這些反動派是要消滅湖南農民運動。現在農會是向各個反動勢力抵抗。他們這樣做不單祇保存全國農民的利益，還是保存國民革命的眞意義。所以現在湖南農民是應當愛國黨及國民政府的扶助。

湖南農民是整個農民運動的先鋒，應當反對大地主豪紳及反動的軍閥。你們應當在鄉村中建設民權自治政府及土地委員會。你們應當把大地主資本家公司與基督教會的土地收歸公有。你們應當破壞豪紳的政權。你們應當將豪紳所霸佔的所謂公有田地，以及廟宇祠堂的田地奪回來，交與鄉村自治政府中的土地委員會。你們應當武裝起來與反動勢力奮鬥，而保持革命中所得之勝利。長沙的反動

軍閥應當垮台。

當進行這樣戰鬥時，湖南農民應當知道怎樣結合友軍。大地主與豪紳是農民的敵人，他們也壓逼小地主。所以農民（佃農，自耕農，無土地的雇農等）應當與小地主結成同盟，共同參加反抗大地主與豪紳的爭鬥。因為要鞏固同盟軍，對於小地主無論如何是不能加以損害的。革命軍人正在向帝國主義與軍閥作戰，也是農民的友軍。

對於他們的土地也不能沒收，對於他們的家屬更不能波及。革命兵士大部分是無土地的貧農出身。對於他們家屬有侵害，對於他們有奪取財物的行爲，都是有害於農民運動。這些幼稚行動給反動的軍閥官僚有很好機會去鼓動兵士來反對農民運動。禁止這些幼稚行動是農民協會的重大責任。

農友們！湖南農民是應當努力去推翻在長沙的反動軍閥。他們起來推翻反動派，大家是應當幫助的。如果他們消滅下去，不僅全中國農民運動是被摧殘，即國民革命也要動搖而破滅。反動派的位置將重新建立，而帝國主義的死亡亦將遲延。反動派軍閥所製的不僅是壓逼農民運動，而主要的是要消滅國民政府。

農民不要把兵士看做敵人。農民與兵士之間要建立很親密的關係。兵士都應當爲農會會員。兵士原來也是農民，完全爲經濟所逼不得已投身軍隊。他們是無土地的。無土地者是佔千餘萬在中國。他們應當有土地。對於這些佔千餘萬無土地的人，應當設法實行屯墾的政策而安置他們。兵士應當加入農民運動，去實現這個要求。所以兵士們應爲本身利益而加入農民運動，去反抗反革命派與反動派。

湖南的農民，要組織長沙的反革命派，要大家積極準備武裝起來

去推翻他們，幫助國民政府重新在長沙建立政權，擁護國民黨及極反革命的軍閥。

打倒長沙兇橫的軍閥許克祥等！
打倒大地主及土豪劣紳！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關於政局的公開的信——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鑒：

親愛的同志！

中國革命正在經過一個危急的階段，在這階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許多艱難，并且要克服許多困難問題。目前根本的問題是怎樣實施某種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滿足已經覺悟的農民羣衆之正當要求，而達到革命根本深大之目的。國民黨革命的農民政策已經促使農民羣衆之奮起，實施這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因為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黨，他的歷史上的職任，就是實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中國革命的將來，中國人民的命運，全靠貴黨在此時期之擊決的行動。

土地改革剛才開始，就促進了反動份子之反革命行動。代表不勞而獲的大地主階級之封建軍閥，已經起來實行武力反抗農民。他們破壞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壞。——如果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依然忠實於他們革命的主義，依然領導農民從事歷史上的反封建勢力之鬥爭。

軍隊中有些份子反對土地改革確是事實。不過整個的國民革命軍并非——亦不能——反對農民的解放。兵士們大都是無地或貧苦的農民，他們不會很自覺的反對農民運動。如果兵士們對土地改革表示敵意，就是他們還沒有覺悟他們仍在受軍隊中反動份子的剝削。

恢復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湖南的政權！
建設鄉村自治政府！
田地給農民與兵士！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六月四日

以兵士論，革命軍在客觀上總當是一個土地革命的軍隊。大多數的下級軍官也是從中等階級招募來的，他們也是被剝削者，被壓迫者；國民革命并妨害不着他們的財產，他們必不以行動來保護豪紳大地主的政權和利益。現在把持一切政權和特殊權利的是豪紳和大地主。他們消滅之後，經濟的關係和政治的權利一定要民權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鄉的中等階級，並且可以解除他們的經濟的停滯，給他們以政權。如果將這一點給他們說明白，革命軍中之下級軍官一定很忠實的贊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實行民權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國民革命軍的將領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領袖，對於土地改革定能擁護。

國民革命軍的組織如此，整個的革命軍決不能敵視土地改革。其絕大部分（兵士，下級軍官，上級首領）定能擁護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那麼，最少數的反動份子處於孤立的地位，如果他們有反革命的行動，不難一鼓蕩平之。

在選擇道路上國民黨已無絲毫猶豫的餘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動軍閥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國民黨不可踏在一個分歧的路口。反動的軍閥已經公開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變，長沙的政變可十足的表明這一點）。他們已經向工農運動宣戰了。他們的軍殺工農羣衆，和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蔣介石，李濟琛一模一樣。他們要挾國民黨放棄土地改革政策，以賤得大地

主和考紳的愛戴。他們侮蔑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威權。長沙政變發生後，湖南省黨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國民黨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黨部。(及所謂救黨委員會)打毀黨校，劫奪前方購買軍米之款項，國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別委員團中途被阻不得到長沙，並且自由派軍隊到各縣匪殺農民工人學生婦女。

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動。少數反動軍閥，背叛了國民黨國民政府以及高級軍事長官，而在湖南篡奪了政權。國民黨的責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顯，宜立即下令討滅此少數叛徒，以維繫其最高權威，還是和他們妥協？國民黨如果採用第二種辦法，國民黨的歷史，國民黨的主義，國民黨的政綱，都將推翻，將在國民黨政治的生命發生非常嚴重的影響。湖南的反革命必須討滅，迅速的行動已經十二分必要了。猶豫不決，必遭後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議採用以下的行動，削平湖南的反革命，一，國民政府明令宣布長沙叛徒許克祥等所組織之委員會係反革命，并令軍隊聯合革命的民衆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員會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討伐叛亂，與唐總指揮以派兵之權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竊據之省黨部，另由國民黨中央下令改選新省黨部

長沙政變與鄭州開封的克復

——革命之勝利與危機

革命的勝利和革命的危機，往往是互相倚伏的。反革命因為要撲滅革命，所以就竭力想離開革命勢力，——改變其階級間的結合形勢，亦就是想更改革命的趨向與前途。於是革命的危機，便可以受反革命派的這種政策之影響而發生。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來，革命

行使職權。

五，國民政府明令宣布工農組織及其產黨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裝農民以防禦反革命叛亂之發生。

以此行動處置反革命，不僅湖南一省工農羣衆對國民黨發生堅強的信仰，全國各地的工農，定要遙瞻國民革命的旗幟，認識國民黨的黨義，爲他們自由之標誌。他們必定早已起來向國民政府之敵作戰！

當大資產階級封建反動勢力和他們的軍閥代表向國民革命反抗時，領導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一定要和民權主義的羣衆結成更密切的關係，促醒他們革命的覺悟，并領導着他們大胆的反革命進攻。當反動份子以公開的反叛行動集合他們的力量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倘不果決的領導勞苦羣衆創反革命勢力作殊死的革命戰鬥，則一切反革命勢力待有更多機會放胆集合發展其勢力向革命進攻，革命前途將陷於危險！ 謹致

革命的敬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總書記：陳獨秀

六月四日

秋 白

危機的發見，亦正是革命將利的反證。革命之中發生危機是不以爲懼的。如果革命能戰勝這種加擴，當然就是革命之更加進展更趨深入。所怕的是：革命方面沒有能力與決心去戰勝危機，那就是以反革命的企圖得以完成。

五月十九日長沙方面，因為夏斗寅叛變湘鄂之間的交通，於是謠言百出，甚至於說武漢已經失守。當晚或嚴期間，長沙工會糾察隊因為不知道戒嚴口令而被軍隊所捕，明長亦即釋放。誰知駐軍團長許克祥，却藉此更加擴大謠言，自己包圍中派人貼出『打倒二十五軍』的標語，造成工農軍即將攻發駐軍的空氣。於是他自己製就的軍隊，實行政變。當事變初起武漢方面只接到許克祥自己製造的新聞，所以大家都認為是一種誤會而起的衝突。但是，隨後的事實，都證明完全是一個嚴重的反革命的政變。

許克祥的藉口是所謂農民運動過火。他突然在二十一日深夜圍攻長沙工會的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繳他們的武裝。立即封閉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羈禁所有民食維持會採購米糧之款項。但是許克祥的行動並不止此。最主要的目標是不受省從的省政府委員，抄查政府委員的家宅。再則，他解散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而由他的爪牙仇敵，蕭翼龍，彭國鈞組織所謂清黨委員會，聲稱肅清『暴徒份子』，雖然沒有明指共產黨員，實際上誰都知道他所謂『清黨』或『救黨』的用意；並派軍隊抄查蘇聯領事館。這顯然是以槍砲轟擊國民黨總理之聯俄聯共三大政策。不但如此，他還封閉長沙師範，周南女校等許多學校；不但任意屠殺工農，甚至於看見剪髮女子，便令亂刀亂殺。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得到事變最初消息之後，即電令軍隊立刻停止一切行動，發還槍械，宣佈三大政策等口號。但是，許克祥並不聽，反而愈做愈兇。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已往被推翻。國民政府派專員赴湘辦理軍事，亦被許克祥拒絕。所以湖南政權實際上已落在許克祥之手，並已背叛中央而獨立了。請問！許克祥的所作所為，尤其是摧殘教育，解散黨部，推翻省政府，背叛國民政府而獨立，任意屠殺一般民衆，雖女子亦所不免，——如此行

動，難道可以農民運動過火爲藉口，便了事嗎？況且省政府女學優等，與農民運動有何關係！

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誠然是非常迅速。但是這是客觀上革命初期所不免的現象。數千萬農民困頓苦不堪言，自從國民政府的革命軍與趙恒惕作戰以來，他們都努力贊助國民政府，盼的是國民黨的農民政綱，足以領導，他們起來奮鬥，指示他們去進攻土豪惡紳。他們要求生活之改善而鬥爭，尤其是無地的及地少的貧農，人數非常衆多，生活非常窘迫，所以鬥爭的形勢也就異常劇烈。這種農民運動，實在是國民革命的基本隊伍之一。如果國民政府得有充分的可能，而急遽的實現鄉村自治之農民政權，沒收土豪惡紳大地主的田地財產，替貧農解決目前迫切的生活問題，那麼，農民運動必定早已與國民政府之總的革命鬥爭更相密切聯絡，步驟不致於不一致。那時，農民的鬥爭，決不會紛擾到小地主以及革命軍官，因為對於他們的權利及生活問題，政府和軍隊已經幫助他們得到部分的解決了；那時，各地農民也決不會只見地方範圍內的問題，如阻礙出境等等，決不會失之於無組織而紛亂，如開款廳雜門招兵等等，因為中央已經可以得到指導農民革新的可能了。所以即使說農民有幼稚而無組織的行動，也決不是許克祥的方法所能解決。不但如此，湖南省農民協會，雖尚未得此種充分之指導可能，仍在努力指導。最近，湖南省農民協會已經能夠開始糾正種種無組織的行動，已經能夠命令各級農民協會現籌計給各地米糧之需要時，——所以省農民協會被封之時，已有武漢民食維持會購米之款七萬元存在那裏。事實上，長沙事變之前三天，每天都能採購二千石有米以供給前敵。對於招募新兵，農民協會已定章辦理，並派農民分乘更增加了。夏斗寅軍變初起時，省農民協會省長等會，業已經過省黨部，稟請民衆武裝

與軍隊合作防禦之計畫。這是時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歸入省政

府統一軍事指揮之下。凡此種種，都可見農民協會正在開始整頓民

衆之無組織行動，而力求反對地方上之土豪與反對全國之軍閥的鬥爭

互相銜接，使政府與民衆愈打成一片，愈益完整革命的努力。

然而許克祥，似乎唯恐農民運動之日益進步，唯恐前方將士得着

湖南的米糧，唯恐夏斗寅不能打進長沙，唯恐自己所放的謊言不能證

實。——趕緊先下手為強，以武力攻襲捍衛革命之湖南農民了。據

最近消息，他已經派兵到湘潭等處！到處屠殺工農及一般民衆，伏

屍數千，——難道這還不是過火麼？他不接受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

智的電令，拒絕中央政府的事員，不聽第八軍軍長李品仙等之忠告，

一意孤行甘心替張作霖將介石夏斗寅做走狗而為之內應；規奪米款，

斷絕軍米之供給，助發帝國主義新舊軍閥所痛恨之革命民衆，千方百

計的擾亂北伐後方，——難道這還不是破壞革命紀律麼？如果他一

直這樣做下去，工農運動備受摧殘，上海廣州之慘殺，重見於湖南，

革命政府之傾城日削，那麼，不但北伐的進展，將大受打擊，甚至於

北之張作霖，函之楊森，東之蔣介石，都能乘機更加進逼武漢，——

那時的危險真是不堪言不忍言。

許克祥這種行動，顯然是反革命，是蔣介石第二。蔣介石屠殺

工農及革命份子，他亦屠殺工農及革命份子。蔣介石繼工人糾察隊

的械，他亦繼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的械。蔣介石解散黨部，他

亦解散黨部。蔣介石清黨，他亦清黨。蔣介石不服從中央命令，

專權獨持東南的財政交通，他亦不服從中央，故意規奪米款，拒絕專

義。蔣介石自立南京政府，他亦自立長沙政府。國民革命軍之中

的代表，他為維護自己的私利而背叛革命了，國民革命軍之中，何以

持自己對於農民之剝削起見，藉口於保護革命軍官的利益以為煽惑之

資，而背叛革命了。

蔣介石和許克祥的叛變，雖大小不同，實質上都是反動階級破壞

革命的手段。其實，不論蔣介石是否與許克祥互通消息，客觀上許

克祥完全是蔣介石所驅使的走狗，和夏斗寅一樣。而且長沙政變和

夏斗寅的叛變，顯然是密切相連的。

帝國主義和舊軍閥攻擊革命的方法之中，從革命內部破壞革命

，本來是司空見慣的，——許克祥的政變不過又是一次小試其技罷了。

革命內部的變叛，正是造成革命之危機的主要方式。國民政府

和民衆都應當努力準備最近之危機。

帝國主義鎮壓中國革命的方法，不外乎四種：一、自己出兵干涉

——現在英日已經陸續出兵於山東京津一帶，各國軍艦早已日日窺伺

戰勝，使革命領域從武漢而進展到了鄭州開封。我們看見武漢數千傷兵的慘狀，不能不切齒痛恨帝國主義新舊軍閥以及許克祥之漢毒。帝國主義張作霖蔣介石的毒計，又因許克祥的反革命行動更增加其毒害。帝國主義者不但幸災樂禍的慶祝許克祥，說：「武漢方面反對左派之事業日見大效；」帝國主義者，不但私用許克祥擾亂革命領域及北伐後方；帝國主義者還要希望長沙改變的事實材料，而指示中國的一般民衆：「你看，那曾經贊助北伐的湖南農民，那正在節衣縮食以供軍米的湖南農民，當北伐軍往河南打出去的時候，他們自己已經伏屍道旁，成千累百的了！」這種暗示，可以使國民政府與革命民衆相隔離，可以使國民革命的國民政府喪失平民羣衆的社會基礎，可以使國民革命戰爭，喪失爲民權爲自由爲改善工農生活而戰之意義。

——這是帝國主義所極端需要的，因爲如此，他們便不難趁革命內部分離的時候，而一舉以撲滅革命，至少，他們能使中國革命改變其性質與前途，——只成其爲上層階級的革命，不但工農，甚至一般

革命與反革命

「在兩湖消滅共產主義和準共產黨之事業，已蔚爲大觀。此種事實已爲確實可靠。」這是上海帝國主義者的雜誌對於國民政府治下所發生反革命運動的言論。帝國主義者這樣的歡欣可以揭出夏斗寅叛變長沙事件的真實性。混入國民革命軍中的反動軍人現在負了一個新使命，完成這個使命即能博得帝國主義的歡心，帝國主義完全依靠這些反革命事業的勝利。所以湖南叛逆軍官和帝國主義之間，明明白白的是有關係。如果帝國主義者沒有找到了幫助這些反革命的門路，他們怎能相信這些叛變能成功呢？夏斗寅楊森甚至於許克祥，以及其他知名及不知名的反動派，都是從上海經過南京的線索所牽動的。這個線索是要擾亂中國，這線索的發源地是從上海直達海外帝

中等階級也得不到自己的解放，民權政治與經濟建設。所以可以說：帝國主義假手於許克祥而造成這種暗示了。

何況鄭州開封克復了，革命更加進展而勝利了。帝國主義與軍閥更加要加緊從內部來破壞革命。許克祥之湖南獨立政府存在一天，則這種危機擴大發展之可能多一天。河南戰場上革命將士之血和湖南犧牲工農之血，將要合流而向枉死城的城壕中去了！國民政府爲鞏固革命之勝利，戰勝革命之危機起見，應當用十二分的決心和努力，撲滅那違背法令，擅發民衆，破壞國民黨三大政策，擾亂北伐後方，推倒省政府，并擊中央的帝國主義工具之許克祥的反革命。湖南的農民工人，全國一般平民及革命將士，如果還是擁護國民政府努力國民革命的，也就應當奮起鬪爭，以實力顛覆蔣介石第二的許克祥，和東南的平民及將士對於蔣介石一樣！

鄭州開封的革命勝利之鞏固，須得長沙革命危機之消滅而後，方能得到保證！

一九二七，六，五。晨五時

羅易

國主義者首都內的銀行和政府機關。

夏斗寅許克祥等表面上似乎是爲保障「聖神」的私有財產權而屠殺貧苦的農民和飢餓的工人，其實他們是擁護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的使命并非肅然可觀的消滅共產主義和準共產黨的事業，他們是向國民革命宣戰。因爲國民革命是向帝國主義的統治挑戰的，是感觸封建勢力及其剝削的表現，軍閥統治的（中國所獨有者）。

保護革命叛徒的帝國主義，處此無保障的時期中，將自己的秘密通通曝露出來。這些小軍閥的叛變，不是直接攻擊共產主義的，所謂「準共產主義」已在被攻擊之列，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準共產黨是誰呢？準共產黨是不能以「共產黨員」論罪的中国

羣衆，可是這些羣衆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在中國國內的同盟軍所憎惡的。共產主義是一個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所提倡的。可是在現在中國社會的構造中，有一個以上的革命階級。這些革命階級并非爲共產主義而奮鬥，他們不過是爲一種新政治新經濟情況而戰爭；除非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中國肅清，封建勢力及爪牙剷除之後，新政治新經濟是不能建立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羣衆佔中國居民的絕大多數。他們就是農民和各種中等階級。他們就是革命共產主義者，他們也在夏斗寅許克祥攻擊之例。

二次革命的階級，同無產階級聯合一氣在國民黨旗幟之下，進行歷史的鬥爭——推翻帝國主義，消滅封建勢力。表半反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的鬥爭的是武漢的國民政府。結果凡受帝國主義的鼓勵，而欲博得帝國主義的放心，妄自叛變，以消除共產主義和革命共產黨爲旗號者，就是國民革命的敵人，國民黨的叛徒，國民政府的暴亂者。一言以蔽之，他們是反革命者！

革命的發展常引起反革命勢力的結合。反動的社會成分，因爲革命的運動威脅了他們的政權和特權，當然要發生反抗。革命的每一任務是衝破這個反抗。孫傳芳張宗昌吳佩孚等軍閥所代表的反動勢力因國民革命軍勝利的進展已經搖動或崩壞。反動的軍軍方層已總打退，反動的社會根基如封建建築力依然存在於國民政府的領域中。在國民革命進程上的新階段要將攻擊反動勢力的工作得到更進一步的勝利，——就是要攻擊反動勢力的社會基礎。階級的分化是不能避免的。民族資產階級會加入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鬥爭，因爲帝國主義和軍閥都妨害他們的經濟利益。但是當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運動發展到一個真正革命鬥爭之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就反叛革命。其他更革命的各階級就獲得這個民族運動的指導，并且推動他向前進行。

國民革命運動，建立在被壓迫的中等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他們攻擊封建勢力之鬥爭，表示革命運動的進展。中國的無產階級已經轉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革命，很顯著的變成一個土地革命的革命運動，只在城市區域中成勢的最多。無產階級革命活動和軍事行動，是革命運動的主要條件。現在革命運動的社會的要點漸漸明瞭了。在鄉村中建築在封建經濟關係的舊秩序，已在被攻擊之列了。所以凡從舊社會秩序上得到利益，依靠土地而生活而繁殖，有絕對權利去剝削半農奴式的農民羣衆的，都反抗革命。他們的反革命自然和帝國主義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勢力發生有機的關係。所有反動勢力的暴戾的同盟，就是這樣的聯合起來反抗革命。

外表不一致，地域不相同的一切反動勢力，所以能結合成一個有機的同盟，就是因爲他們都在同一反共產旗幟之下進行，誰說應用反共產旗幟的方法不同。張作霖和他的同盟者殺共產黨的頭顱，屠殺工農的羣衆，蔣介石腰斬共產黨，破壞工人運動，廣東的小軍閥李濟環殺共產黨并於消滅工農組織。楊森起始攻擊武漢時即屠殺共產黨員；帝國主義屢次表示他們願意使國民政府脫離共產黨的影響，最後，又有夏斗寅挺身「捍衛」國民政府使脫離共產黨，的造成農民過火運動」。甚至於許克祥也學他的榜樣。

在這些事件中，反共產主義的是一個「廣告」，他們是所實際攻擊的是國民革命。沒有人可以相信帝國主義和張作霖厚待國民革命而薄視共產黨。和帝國主義張作霖同樣旗幟的，其用心不能和張作霖等有差異。當有人反對組成國民革命的社會基礎各階級時，代表國民革命的機關——國民黨同國民政府同在被反對之列。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并非抽象的概念。中國民族所以反帝國主義

者，因為他妨害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封建制度代表落後的經濟階段，所以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不能和破壞封建勢力分開。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阻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進步上，互相幫助。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設非同時在鄉村加緊推翻封建勢力的鬥爭，決不能向前進。領導反帝國主義的政黨，必須贊助消滅封建勢力的戰爭。

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

——帝國主義阻迫武漢抑係工農運動？

——是要鞏固革命不是要放鬆反革命。

帝國主義真利害！先是幾十條兵艦幾千大兵，帝國主義要用武力壓迫中國國民革命的中心武漢，後來因為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及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結果未能實行；但是否帝國主義破壞武漢革命根據地的陰謀和緩了沒有呢？沒有，非特沒有，更外加厲了呵！帝國主義採用了更利害的策略——經濟封鎖武漢的策路。他不僅是把他在武漢的銀行關閉，不接受中央銀行鈔票，不與武漢做買賣，並且勾結了中國大資產階級實行停止運漢的匯兌，斷絕長江的交通，串通武漢奸商破壞金融，停閉工廠商店，蔣介石組織土匪，勾結軍隊，造謠恐嚇，——鬧得武漢社會大不寧，風聲鶴唳，市面蕭條，財政困難；湖南有許克祥之變，湖北有夏斗寅楊森于學忠張聯陞及鄂東土匪的露起。尤可怕者，革命的內部發生了搖動。我所以說：帝國主義真利害！

但是一般革命者不是完全明瞭我們現在兩湖的厄運是帝國主義勾結了中國大資產階級所給與我們的；有很多革命同志雖然很反對反革命，但是不自觉地很聽信他們的話，說：現在兩湖的厄運，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是我們革命基本勢力——工農運動所造成的。以前我們

封建軍閥成分反農民的叛變就是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所謂反共產的幌子，反農民運動之過火，決不能掩飾他們的真正用意。長沙的政變正如夏斗寅的叛變，同樣的是公開的反革命行動。長沙政變的目的是破壞在鄉村的反對運動，同時搖動了國民黨同國民政府的革命民權之基礎。

六月一號於漢口

太雷

聽見反革命說我們的工農運動是地痞流氓運動，我們反顧他攻擊他，但是我們現在自己亦承認目前兩湖的厄運是因為地痞流氓運動！蔣介石脫離革命，據說因為工農運動的幼稚病及革命運動的進展太快了；現在我們自己亦是口口聲聲罵農民的幼稚與過火，把現在武漢政府一切困難都推在工農運動身上。幾乎大家認為：假使沒有工農運動，許克祥與夏斗寅是不會反的，政府的財政是不會困難的，甚至以為國民革命就可安穩成功的。這話當然說得似乎「過火」一點，但是試問現在是不是有這一種的空氣。敵人向我們的進攻，我們是不怕的，我們最怕的是：我們把應對着敵人的槍口來對着我們自己的基本勢力示威。這是在目前敵人壓迫我們的時候最值得我們考慮的一件事。

假使我們能了解：現在我們的厄運是反革命給我們的；現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來壓迫及從內部來破壞我們的前面，因為敵人是具有組織的有計畫的來進攻我們，而我們自己是無組織的抵抗，因此我們現在落在很困難的地位。那末，我們現在應付的方針，就不應是撤退或解散我們的隊伍，而應是整頓與鞏固我們的隊伍，並一變以前無組織的反抗，使成為有組織的抵抗反革命的進攻。

工農羣衆一旦感覺到帝國主義軍閥及封建勢力的壓迫一擊，他們

馬上就如怒潮洶湧地謀自己的解放，他們在這種初期解放運動中因客觀的情形，不免是一種缺乏組織的狀態，苟能有大批的幹部人材及上面的黨領袖，亦能有很多的補助，但是事實上，這兩種主觀的條件是缺乏了的。舉來這種初期的猛烈謀解放的一種欠缺組織的運動之階段，在無論那一個革命中所不可避免的，自法國大革命到俄國十月革命都是如此，就是中國以前各朝代更換的時候，所謂真命天子出世，亦不免有一個時期的混亂，何況是一個革命——一件顛覆瓦片大翻身的事件呢？

這種欠缺組織的初期狀態，當然不應永久讓牠繼續下去，為什麼不能讓他繼續下去呢？因為初期的解放運動把反革命打了一下，反革命因為沒有準備而暫時潰退，但是反革命不是那樣容易撲滅的，他受了一次挫折後，必然是捲土重來，這時的反革命不是以前那樣無組織的無準備的，是有計畫的有組織的反抗，革命勢力為應付此種有組織的有計畫的敵人，非自己亦是有組織的有計畫的抵抗不可，不然革命是要失敗的。所以跟着這初期的欠缺組織的解放運動的時期，即應該使民衆運動更有組織更有紀律及更有計畫。

這次在反革命有組織進攻時，我們不能制勝，因此要稍退卻，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準備，沒有及早以政府力量鞏固革命的勝利，沒有使民衆運動更進一步，沒有組織，虛懸反革命來反攻時能有充分的抵抗力，或者使反革命雖欲反攻而不能。所以現時我們在反革命有準備的進攻而我們沒有準備的抵抗時，我們要退卻一步以便重整我們隊伍使有紀律有組織以謀最後的勝利。同時國民政府幫助民衆而鎮壓反動之職任，格外嚴重了。假使我們現時看見反革命勢力浩大及革命勢力無組織，我們就忘記了抵抗反革命，或竟轉而撤散自己隊伍，長反動派之氣，在客觀上便是滿足敵人的慾望，這便是革命的危機。

因此，本着以上的理由，我們對於湖北省現時應做的事件列舉如

下：

一、革命紀律是黨因民衆運動，而不應是限制民衆的。省總工會好久以前就頒佈了工人革命的紀律，最近又有工商聯席會議的議決，苟能切實執行，非特是工人運動更有組織，即城市中中等階級亦不能表示不滿。不應不履行自己同意於前的勞資契約。否則社會上之糾紛，是不能由工人負責的。農民方面因為人數之多與散居地域之廣，更需要實行革命紀律，使省農協會能依照一般革命的需要指導農民舉業。但是此種革命紀律對民衆的實施決不是純道機械式的命令所可做到的，應該有一個廣泛的宣傳運動及種種的指示。對革命的民衆固然要有革命的紀律，但對反革命尤其要有嚴格的鎮壓反革命的紀律，如對奸商操縱金融糧食，貪官污吏勒索行賄，及劣紳土豪的屠殺良民，必加以更嚴重之處罰，至於許克祥等類之叛變，更須以革命的軍律處治。

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地位之提高並鞏固其下級黨部。黨部一定要能依照黨的政策與領導民衆，而不應與民衆團體對立的地位，黨的領導地位決非以命令式的辦法所能做到的，第一，要使黨不是少數機關上人的黨而能羣衆化，第二，要黨有正確的政策去影響民衆。下級黨部因在和平時代發展的多投機份子，所以應改組的黨無所顧忌地改組之，並使下級黨部要絕對聽省黨部之指揮，如此者黨部的威權自可樹立，省黨部權力既已樹立，再加以中央黨部時常有正確的指導給與省黨部，那時一切本省政務黨務必多能上正軌。僅僅黨部之而不加以指導與改正，此非求黨改善之道也。

三、給農民政治上經濟上正當的出路。現在鄉村中有些地方還是開始或正在與劣紳土豪鬥爭，除非我們改變不革命，不然我們一定要幫助農民來剷除此種封建勢力。所以繼續進行打倒劣紳土豪的運動，是必需的。如果省農協會及黨部能實際領導，那末有少許甚

弊當然可免。有些地方劣紳土豪勢力已大致消滅，農民已確實把有鄉村的政權。此地鄉村自治就應立刻實現給農民政權以法律上的保障。苟一方面農民已握鄉村政權而一方面政府又不以實力贊助農民則除土豪劣紳之政治勢力，而切實實行鄉村自治，使農民能依適施行，因此而發生法律上的糾紛，其咎當不能歸之於農民。農村經濟固劣紳土豪之封鎖經濟，貧者無處借貸，金融停滯；當然我們不能採取壓迫農民再使當鋪老板或高利剝削者回復吸血式的放債政策，所以我們一定想一種新的鄉村金融方法，農民銀行的設立及合作社之推行，是目前絕對必要的。現在鄂西鄂北是在反動軍閥蹂躪之下，鄂東鄂南土匪如毛，羅田，黃安，麻城，崇陽，通山，蘄水等處不是遭了屠殺的，就是馬上要受屠殺的，我們不能單單注意到幾個土豪劣紳被

英俄斷絕國交問題

英國保守黨苦心孤詣圖謀數年的英俄絕交問題居然成爲事實了；全世界黑暗勢力的首領——英國資產階級正式宣佈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救星——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斷絕商業和外交關係，這一問題值得全世界人們的注意！尤其是值得革命的中國民衆注意；因爲牠直接關係着世界革命的命運。

英國保守黨及反動資產階級企圖與蘇聯絕交已不止一次了，一九二三年克爾松對俄的通牒，一九二五年涅遜季諾維夫信件對俄的攻擊，自始至終到處以金錢收買流氓作反赤的大宣傳（中國國家主義者及反赤同盟的章太炎老爺們也曾直接分潤過六十萬），都是這一次對俄絕交的準備工作。

英俄正式斷絕國交爲什麼恰當這一九二七年的今日？這基於以下的三個最主要原因，這三個原因也可以叫做一個原因，就是要死的，大不列顛帝國主義最後的掙扎：

農民槍殺的事實，而痛罵農民該殺，我們更應打聽一打聽農民被屠殺之事實，全省農民被反革所屠殺者幾有數千，這總不能說他是該殺的罷！所以在此種鄉村反革命勢力進攻中政府應派軍隊勦匪並幫助農民武裝起來以自衛。對農民運動單單是消極的禁止，或下令解散是不夠的，是應該有積極的領導與給農民以正當的出路。

湖北問題整個兒的解決，當然不能感在求本省的整頓就可解決的，還要靠北伐的成功，與長江下游將介石勢力的打倒，及湖南問題的解決——這樣湖北的財政與經濟因交通的發展，而能得到解決，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封鎖政策才能打破，革命的戰線才能鞏固，革命的後方才能穩定，湖北的革命基礎才能深入與強固，以推動全國革命運動之進展。

六月六日

紹禹

(1) 英國資產階級以資本主義最先進國的資格，半世紀來利用其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搜括的最高利潤的一小部，收買一部份資產階級的工人上層領袖，爲之欺騙工人羣衆，同時，也多少給予工人羣衆一點餽餘，以和緩他們的革命情緒；因此，凡十年來在大不列顛帝國形成一勞資妥協和平共居的局面，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七日的三角同盟總罷工及繼續數月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就是戰後英國經濟落後和恐慌不能維持工人最低生活的寫生畫片；在三角同盟總罷工期中，倫敦形不成兩個政府，一個是罷工委員會，一個是資產階級的政府，但是一切交通生產消費機關都緊握在工人階級的鐵拳裡，以致後一個政府對於一燈之明杯水之薪也不得不向前者俯首哀鳴，工人已形成自己的武裝，軍隊已非常動搖；不僅資產階級已自覺一命在旦夕，即美國資產階級也免不得大喊一不得了！英國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了！——繼續數月的煤礦大罷工，不僅使估英國出口主位的煤礦業破壞得幾瀕絕境

，即其他工業如鋼鐵業等。特別是已經很難維持的造船業，也被破壞得不堪設計，這些罷工雖使資產階級的走狗——貴階級的工廠及整個黃色國際所破壞，而未成為英帝國主義的送葬鐘聲；但是英國工人階級在這些事變中重新鍛鍊了自己，根本破除了改良派領袖出賣階級的面目，學習和確信了列寧主義的戰術，——英國共產黨的突飛發展，少數工會運動的空前發達，英俄礦工聯合委員會的成立，革命情緒已充滿了英國工人的胸懷！保守著名的英國職工運動——躍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了。

(2) 在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之戰，八國聯軍，五卅屠殺，沙基慘案，萬縣砲擊，「一二·一」慘案，砲轟南京，這些以英國為禍首的行動，或牠自己的單獨行動當中，成千累萬的中國人，化作了紫墨白骨；河流似的鮮血亦化了中國革命暴發的一顆一顆的熱心；五卅以來兩年的過程中，中國革命以一日千里的速度突飛的發展下去，幾萬萬的中國革命民衆用自己的血和淚，不僅根本打倒了英帝國主義多年御用的直系軍閥和進而掃除除新近獲得的工具——奉魯軍閥，並且已直接的與牠短兵相接；香港罷工使香港幾成荒島，漢口九江珠江的英租界，都是中國勞苦羣衆在凶惡的砲艦威嚇之下徒手奪回，大英帝國在中國一百年來用刺刀槍砲所培養出來的威信已完全掃地了，每件事實都彰明顯地告訴牠，不列顛資產階級一百年來用強盜政策在中國獲得的優越權利，將根本拱手還之於牠們的主人——中國勞苦羣衆。不僅如是，所有在英帝國資產階級鐵蹄下的被壓迫民族，特別是鄰近中國而號為「不列顛帝國的國外王冠」的幾萬萬印度民族，將受中國革命潮流的鼓盪而更加奮起起來，根本推翻英人在印的統治；休養吸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勞苦民衆血液過盡生活的英資產階級，對此怎能不渾身發抖呀！

(3) 一九一七年十月在落後的舊俄基礎上轟立起一個蘇維埃社

會上萬聯邦共和國、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的土地也為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整個的世界分成旗幟鮮明的兩大營壘——帝國主義的營壘與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營壘；全世界資產階級或軟弱得簡直發狂了，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他們一方面幫助俄國反革命派，一方面親自出馬，用盡經濟政治軍事的力量，想把這一個人類燈塔撲滅；可是結果是徒勞而無功。——於是牠們和其走狗社會民主黨們，聯以解嘲的說：身經百戰繼續創傷的舊俄基礎上，絕對不能建設社會主義，文化落後和佔人口數量少數的俄國無產階級一定不能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蘇聯共產黨一定不能鞏固無產階級獨裁，舊俄的基礎上一定會再掛起「沙爾」或「克倫斯基式政府」的招牌，他們一變魔法由進攻封鎖而到承認蘇聯，因為以英國為領袖的世界資產階級以為這一承認並沒有什麼緊要，反正這被承認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不久會自行塌台

的事實完全與他們的預料相反了，五年很短的過程——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把舊俄帝國參加四年帝國主義大戰及被國內外反革命武力包圍經濟封鎖的五年革命戰爭中所破壞的經濟完全恢復了，本年——一九二七——使有一萬二千萬盧布的資金，去建設新工業，幾年來蘇聯共和國，蘇聯職工會，蘇聯共產黨指導之下，從物質上和精神上贊助第三國際扶助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黨羣，因此，蘇聯的影響散佈到地球上一切有人類居住的地域，在英國三角同盟罷工的五百萬工人之中，在英煤礦罷工一百一十萬工人中，在兩萬萬被壓迫印度民族的國民革命中，在幾千萬高麗爪哇，菲濱賓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中，在尼加拉瓜墨西哥的革命運動中，在五十萬萬的共產黨及其所領導之下的幾萬萬勞動羣衆的心目中，特別是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民族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大戰鬥中；紅，黃，黑，白，的各色人種中的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都踊躍歡呼的走向斧子與鐮刀的旗幟之下，認識牠是人類解放的明星。

由世界無數萬勞苦羣衆的鮮血白骨所建築成功的大不列顛帝國，
工牠的生命延續中，沒有一天牠可以斷絕非洲澳洲澳洲殖民地半
殖民地勞苦人民貧血的培養，尤其是沒有一人可以停止中國印度勞
苦人民血汗的供給；牠眼裏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一日于里的發
展，政治影響不可限量的擴大，本國自己墳墓的挖掘者——無產階級
一日一日的革命化，中國印度及一切奴隸們一個一個的昂起首來要根
本埋葬牠，怎不急得牠神魂顛倒！尤其使牠驚心動魄的事就是在
幾個月延續的英蘇工人罷工的生活費中，幾乎有百分之八是來自蘇
聯的職工會；在中國的革命怒潮中，不能在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民衆組
織一切中學了蘇聯的勝利革命的經驗，並且中國革命在蘇聯及世界
無產階級革命的幫助和聯繫之下，可以發展到非資本主義的前途，這
一前途在目前中國事變中已開展和鞏固了自己的基礎！英帝與主
義者忍耐不得了，牠決定了與其「坐以待亡」不如「死裏求生」的政
策，於是牠決定向世界革命的先鋒進攻：

(A) 在英國牠頒布了最反動的工會法，這一工會法把英國工人
自憲章運動以來所得到的相當人權，幾乎完全剝奪了，英官產階級把
把英國工人推轉到一世紀以前的奴隸地位去。根據這工會法英國工
人不能執行任何政治罷工及總罷工，英政府並得沒收工會罷工準備基
金……等等。

(B) 在中國牠直接以武器金錢外交宣傳各種威嚇利誘的手段，
把形將破裂的奉魯軍閥，正在作戰的南北新舊軍閥結合在「共同反赤
」的旗幟之下向革命的武漢進攻：

(C) 從廣東東東歐各方面包圍蘇聯是英官產階級忘廢勞力
力奉行的一件事，引德國脫離蘇聯的洛加洛會議，雖然英勞而無功
，但牠在威爾斯，立陶宛，匈牙利……等小國建立法西斯蒂的政權，
使牠們公開的壓迫本國工農及共產黨，並公開的反對全世界革命先鋒

的蘇聯；在中國牠想轉給日本，唆使牠們的公共走狗張作霖張宗昌，
扣留蘇聯商船，拘留蘇聯外交官吏，更進而毀棄國際公法，用強盜手
段割蘇聯商船，斷絕和板交官吏之內蘇聯商民及中國革命領袖，逼迫
蘇聯大使回國，斷絕和板交通；在上海蔣介石屠殺工人時，輸出武裝
包圍蘇聯領事館，以為響應；過了相當時候，牠更撕破一切假文明的
面具，仿效牠的走狗張作霖張宗昌的辦法，在倫敦割蘇聯商船及與蘇
聯通商的英商公司；雖然結果是什麼罪犯証據也沒有搜着，但牠事先
捏造了許許多多文件，隨時宣佈出來，便以大英帝國內外進行反英宣
傳，尤其在中國的反英運動，完全是受蘇聯指使造成的罪名(?)加
諸蘇聯，宣佈與蘇聯絕國交關係。

垂死的英國官產階級企圖用這些方法折斷現在世界革命的三大柱
石——西方工人運動的左傾，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蘇聯社會主義建
設的穩固——以挽救自己奄奄一息不絕如燭的生命：

『結果與預料相反』——這句哲學的武格是英官產階級此種行動
的寫照：

(A) 以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背景中產生出來的改良派職
工運動，在現在垂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牠已失去存在的
可能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伊界大戰是黃色職工運動及其領
導機關。第一國際的第一次破裂，蘇聯存在黨因和英國一九二六年

專機開。第二國際的職工運動及資階級的投機工人領袖的第二次告
告死刑；英國官產階級不僅不能再有一部份以強民地剝奪來的破爛吐
給牠的走狗。機械的工廠領袖及一部份上層工人了，並且根本因為
經濟組織腐敗，不斷的政治經濟恐慌，而不能維持工人的最低勞動條
件了；幾百萬罷工工人聯因領袖節節而縮短復工，但牠們的生活問題

不僅未曾改善而且變劣；這一堆火藥庫，誰也知道是遇有星星之火即
可爆發的。

界帝國主義強盜們，因為牠們死傷已遍，階級的覺悟超過了牠們一切目前的利害，聯合成一反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大同盟來進攻中國與蘇俄，則這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牠將比第一次大戰對下人類的災禍更趨加重，但牠實在不是純粹帝國主義性的世界大戰；牠將含有極大的解放性質；因爲在牠的開始時或是國與國之戰，但牠很快的一定將變成無數的國內戰爭；在各國內及全地球上都將造成兩道

反奉戰爭中之豫北天門會（四月二十九日通信）

子貞

河南全省的武裝農民，約在兩百萬以上，除了民團一小部分外，臨智團紅槍會。紅槍會係帶有濃厚宗法社會思想的各種武裝自衛農民的團體總名稱，豫北天門會就是紅槍會的一種。天門會雖然是紅槍會之一種，但是與其他紅槍會實有幾個不同的點。大家要知道天門會之情形，必須先知道一般紅槍會之真實狀況。河南省的紅槍會在豫南，豫東，尤其是豫西，已經有了二三年奮鬥的歷史，因為組織不統一，行動不一致，份子不純粹，互相歧視，破土索劣紳的利用，欲野心的領袖包辦，早去向軍閥送禮，藉此隱官發財，凡此種種，皆足使紅槍會在團體上受很大之打擊。所以現在的河南紅槍會，已逐漸氣沉沉，不似國民軍時代那種澎湃的精神了。天門會是紅槍會最老之健兒，近來有如馬日東昇，豫北二十幾縣幾乎成了天門會的勢力範圍，人數約有二十餘萬，這裏是令人可注意的一件事，現在我把天門會真實狀況分述於下以供大家同志們參考。

(一) 天門會之起因和地理：天門會之起原係在河北林縣，平處險要，四面皆山，距京漢鐵路約百里，有莊名東油村，即天門會之總局設於此，亦即天門會之唯一總部（總團部）產生地。當國民軍收復河南後，該縣一帶土匪遍地，燒房架票，民不安居，全將該會總團部致國民軍國中擇處一段，就知該會因何而成立。法函中云：……近年以來，督軍省長，殘不能開，一年之內，令納數年之糧，別立名目，雜捐百種，而平除通報，又毫無紀律，迫民出宅，強佔民房，家

畜盡的破壞，一邊是全世界反動資產階級封建敵對及其走狗們一條黑暗戰線，他方面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以及一般非戰主義者的光明戰線；光明畢竟能驅除一切黑暗，這一戰事的終局，對根本埋葬人類奴役的帝國主義制度，是最低限度一定根本埋葬大戰禍首的英帝國主義；「一輪紅日照遍五大洲」，人類的新生活將於茲開始！

居什物，搗毀一空，凡此種種，自古未有之殘壞，而軍閥其首要者固聞聽其自然……又云近年京款散收，饑寒之士頓而走險，因之地方土匪成羣，燒房架票，民不安生……因以上之情形，而成立天門會以自衛，開林縣東油村有一農匠，由有中得一石印，夜得神仙傳授遺槍術之法，遂傳授一般青年農民數十人，開始抄匪，戰無不勝，農民紛紛加入，數月間將該縣土匪完全肅清，土匪肅清後，即向駐防軍隊開火，停止一切捐款，因此駐軍紛紛退出，由是一股農民學起效尤，現在竟綿延至二十餘縣，人數達三十餘萬，凡天門會勢力所及之地，土匪盜賊無容身之地，地方政權亦操在天門會之手。

(二) 天門會之組織：天門會之組織係純爲編戕制，一切大權完全在總團部一人掌握，總團部遇事則焚黃表聽神指示。現在總團部，又名老團師，姓韓名欲明，係一純粹農民，年卅餘歲，宗法社會的思想是很深的，但舉止言談非常和藹，誠懇，衣食樸素。此人係該會唯一之領袖。團師只一人，其下稱傳師，傳師分文武。文武兩師係傳法設向四處發展，武傳師帶弟兄出征。文武傳師約有一二百。除傳師有權授設境外，無論任何會員皆不准私自傳授，何家要求設宗或立天門會，須經老團師照允派傳師前往設壇，否則被解散，因此天門會在組織上是統一的，較其他各會爲穩。

(三) 天門會之紀律：該會之紀律，非常嚴格，不許吸紙煙鴉片金丹，不許貪財好色，不許欺壓良善百姓，公賣公買，不許私自就地抽

類，凡年在十六歲以上至四十五歲者，有事須往訓練作戰，令下即往，孤子病人，不在此例，違者輕之罰款或罰跪，重之槍決職斃。此係天門會之嚴格紀律，所以動作一致。

(四) 天門會與土豪豪紳劣紳大財主：天門會與其他各會大小相同之點，就是對付土豪劣紳，毫不客氣，這件事，其他各會如此作法很少，其他紅槍會則常被土豪劣紳利用，而天門會則反對這般對結官府把持縣政的這般人。所以林縣等處之土豪劣紳大塊主，有的被天門會槍斃了，有的逃亡在外，有許多大宅院空空無人。天門會對付這般人的手段，首先清算歷年經手之捐款，次借債，無槍快則購買若干，或折款若干，逾期不交即槍斃。殺有幾例劣紳在天門會槍下斃命，因此凡素日為幾鄉里的人們聞風皆逃之夭夭了。

(五) 天門會與一般商民：凡天門會勢力所及的地方，第一不受土匪的蹂躪，第二不受潰兵的騷擾，免除一切苛捐雜稅，有舉不必另起，就在就近天門會解決，因此一般商民非常同情擁護，肯拿出資捐助購買鎗彈，或按地繳出錢若干，作出征之糧餉。天門會發展之速，也就是他獲得商民百姓之同情故也。

(六) 天門會與奉軍：今年陽歷一月下旬即陰歷臘月廿二廿三廿八廿九日天門會在兩直隸豫北交界，地名磁州，正式與奉軍開了兩次火，又於陰歷二月初八初九日仍在磁州開了一次火，前兩次將奉軍一個騎兵旅完全打散了，奉軍死傷數百，天門會死傷亦達百餘，得鎗數百支，大破敵營，手機關數架，大破因太厚，往山中運不飽，被毀壞。後一次作戰，天門會完全戰勝，將奉軍一團擊散。此事之起因，係奉軍前奉軍集中磁州一帶，聽破入豫，編組百出，頭征十八十九年的錢糧，專任民宅，森森槍掠，無所不為。是時磁州一帶已有一部分天門會，陸黃岳賊駐防奉軍村一連發生衝突，天門會見此情形憤憤，因此天門會到林縣東油村老團師處請援，遂調數萬會勇往磁州作戰，連戰連勝，奉軍不支，遂請彰德師紅十字會老紳等出而調停，南下罷兵，正值陰歷年天降大雪尺許，一號弟兄所帶口糧已用盡，恃方

接濟不充，大家遂回家過新年。不意奉軍由北路調來大隊隊踪而追，幸而已避進山中，奉軍未敢冒險，遂將岳城一帶數十村莊，被奉軍分別焚燬，未在會的老幼男女，被奉軍斃殺者，亦不下數百人，可謂殘酷矣。後來該地居民紛紛逃走他處避難。天門會睹此情狀，非常忿恨，遂於陰歷三月初八(陰歷二月初八)調大隊將磁州車站將奉軍一團擊潰，彼時正值奉軍與保衛軍隔河作戰。奉軍後路被天門會切斷，使奉軍軍魂失魄，紛紛由南向北調兵。現在奉軍至來，而天門會已得勝收兵入山休息，張學良頓足而無可如何。現在奉軍除沿鐵路大路設駐兵若干外，鄉間無一奉軍，可見天門會對於奉軍如何之仇恨了。

(七) 天門會與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得知該會與奉軍在磁州一帶作戰，即派省黨部書記蕭人龍往河北慰勞，記者亦由鄭州到彰德，關於接洽天門會之重大工作，因亦能往。天門會因為是統一的，在下鄉活動毫無效果，非由總團師進行不可。但往見總團師這件事，真非易事。第一不慣，性命難保。但「世間無難事，只怕心不專」，四處求門路，往復四五次，終於會見老團師，該會對於國民黨北伐，及其主義，雖然不明其像，腦筋中裝了許多謠傳，但經吾人之解釋，對於本黨主義非常同情，彼等云「彼此皆為為數百姓，除暴安良，宗旨相同，願聽國民黨指揮反奉，合作到底……」並委派兩香權外委代表來與國民黨政府接洽合作條件，政府完全容納，這件事成功，視民黨二次北伐，又多派一支生力軍，擾亂奉軍後方，簡直不成問題。

宋覺齋丁國昌鑒：

來信已收到，請即將詳細地址示知。此覆

記 者六月七日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嚮

週

◀ 期 八 十 九 百 一 第 ▶

目 次

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獨秀

革命的國民政府之危機……………秋白

太平洋勞動會議之意義……………立三

中國革命前途與革命領導權的問題……………紹禹

悼蔣先雲同志……………

上海之五卅二週紀念（上海通訊）……………

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轉載）……………高一涵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

獨秀

我們現在用不着許多很壞的話來攻擊蔣介石，因為他自己有許多行為已經足夠說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并且他的罪狀已經國民黨國民政府逐條宣布，更不需我們來重說。

我們也可以說，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上是一大損失，因為他個人性格之有決斷負責責任，和袁世凱一樣是中國有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這也就是我們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終牽就他向他讓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的一個原因。我們一年的忍耐牽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并且變成了他壓殺民衆屠殺共產黨的代價！

在去年三月二十之前，東征陳林勝利時，蔣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國主義者甚至於攻擊他或者悲憫他是中國紅軍首領；然而那時就有一位同志批評蔣介石是一個危險人物，未必始終忠於革命。我曾問他何以見得。他說：蔣氏此時言論固然很革命，即行動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隱微中時時表露其個人英雄主義，表露其個人之權與力超於黨之上，離開黨中時時表露其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黨的制裁，便會走到反革命，中外歷史上這種英雄很多，恐怕蔣介石也是一個。現在看起來，這些話可算是對於蔣介石之終身的刻骨批評！

在討伐陳林和討伐劉楊戰爭中，蔣介石很聲信共產黨人，因為他們能苦戰奮鬥；即去年三月二十以後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講，還時常說共產黨是革命條，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須合作。他時常肯定共產黨也是革命的，共產黨人當然很感謝他；可惜他不是說共產黨是革命的，國民黨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須合作。他只說他也是革命的，共產黨應和他合作，共產黨聽了總覺得很奇怪。蔣介石時時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記了國民黨，這是共產黨終和他發生

衝突之一個很重要原因。共產黨承認國共兩黨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須合作（不但國民黨革命中破壞工作可以合作，即國民革命中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產黨立在革命工作的觀點上，對於國民黨中任何革命領袖，無論新舊都願誠與之合作，決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幫助那一個領袖打倒那一個領袖；即在那一個領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陳炯明楊希閔蔣介石，共產黨也只是在革命的觀點上，幫助國民黨去打倒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麼擁護倒陳，擁護倒楊，擁護倒蔣。蔣介石始終不明白這個道理，始終只知道他個人而不知道有黨，始終要求共產黨以助蔣抗拒汪為合作條件，兩次派人到上海和我們談判，以哀的美觀式的態度，要求共產黨停止迎汪復職運動，我們答以在革命進展的觀點上，在國民黨團結的觀點上，共產黨只是主張汪蔣合作，而不是擁護蔣倒蔣，却沒有理由可以違反中國革命的需要，以及國民黨黨員羣衆的心理，而反對迎汪復職。這樣合理的答復，當然使蔣介石失望，使蔣介石感覺得共產黨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像孫文主義學會那樣，於是他的二月二十一南昌演講中，便喊出「糾正共產黨」、「制裁共產黨」等口號了。蔣介石所舉要糾正及制裁共產黨之理，是因為共產黨黨員對於國民黨黨員加以排擠壓迫，可是他在此次演講之前，兩次派人到上海和我們談判時，沒有一字提出共產黨黨員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之事，而只說不滿意我們附和迎汪復職運動，或說在他的解釋，迎汪復職就是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

去年三月二十事變之後，蔣介石極力聲辯不是對付共產黨，他對黃埔學生演說，痛陳領袖爭權之事，分明是指汪精衛；最近張靜江致汪精衛書，却說：「豈知第二月二十二日在長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

向其產黨行斷然之手段……以爲共產黨之陰險，或有擊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衛別號），將失敗時自負之，季仍可自收其殘局，各有其分，弟亦何言。弟到之時，介石仍欲徹底解決，斷此亡黨之奇腕，以慰總理之靈。……這樣看起來，好像蔣張之言大相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因爲三月二十之變，反共排汪，本是二者併行。排汪之經過事實，精衛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詳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排汪必欲其去職離粵，并且自從三月二十，一直到汪回，蔣張無時無事不與主張迎汪復職者爲敵，試問這可是何種分義？蔣介石之反共，源於於戴季陶的小冊子，這不僅是表面上簡單，這是戴季陶個人思想問題，乃是整個的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论與政策之反映。關於中國革命之前途，有兩種理論與政策：一是無產階級的理论與政策，一是資產階級的理论與政策。

悼蔣先雲同志

先雲同志是共產黨黨員，是無產階級的戰士。他死於國民革命的戰爭之中！第二次北伐時的奉軍炮火之下。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無產階級之戰士能勇敢忠誠的爲革命而犧牲，而且使一般革命黨人應以他爲模範。今年他以二十五歲。民國六年他便組織心社，爲湖南革命組織之開端。安源水口山礦之工人俱樂部，都是他受黨的委派而參加創辦起來的。他人黃埔軍，蔣介石曾屢次誘以高官，令脫離黨籍，但他說：「頭可斷而共產黨籍不可犧牲」。不久他還任湖北工人糾察隊總隊長，近方轉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七十七團團長，竟死於此役。他臨陣時負傷三仆三起，仍追敵不稍退，他的訓練宣傳兵士，尤其能親切領導，一個月的功夫，便能使新募的兵知爲革命而効死。這是何等好的革命勇將。他死，是革命之大損失，我們不但要追悼他，而且要繼續他的精神！

階級的理论與政策，一是資產階級的理论與政策。無產階級的理论與政策是：無產階級與農小資產階級結合起來，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對內推翻封建勢力軍閥，地主，土豪劣紳，等的統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獨裁制，行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以達到全民族政治的經濟的完全解放。資產階級的理论與政策是：資產階級與買辦官僚地主豪紳甚至一部分反動軍閥結合起來，建立保護資產階級及地主的軍事獨

裁制，以壓迫工農運動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國主義的諒解及些小讓步，在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衆的一切革命運動，發展並鞏固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統治權。中國革命之前途，只有這兩條路，找不出第三條路，也許戴季陶蔣介石自以爲可以找出第三條路，不過事實上他們所走的分明還是第二條路，并未曾發明第三條路，所謂第三條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條路，面又不願顯自承走第二條路之名，其實第三條路不通行，還只有走第二條路。戴季陶以爲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蘇派，其結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條路；蔣介石張靜江以爲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蘇派，其結果他們和西山會議派走上一條路；現在又有人以爲可以一面反共反工農運動，一面反共，其結果也必然和蔣介石走上一條路，這都是因爲他們想找第三條路，其實本來不會有第三條路，所謂第三條路，即第二條路之別名。自從戴季陶發行他的小冊子，中間經過三月二十，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都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識者國民黨右派首領戴季陶蔣介石張靜江等，在尋找第三條路的口實之下，爲實行走他們的第二條路而工作。

第二條路即資產階級的路。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论與政策，

來解決中國問題，自然要抑制工農運動不許他們強盛起來，更不用說是過火，只有時時利益於資產階級的工農運動（如爲資產階級的政治示威與慶祝追悼等），他們或者可以恩准，否則便是受了共產黨煽惑操縱，只好用四月十二的辦法。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自然不願意無產階級的政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特別是和他們的理論與政策不一致的時候（幫助他們對付國民黨的政敵之時，當然要暫時利用一下），所以戴季陶自始至終都主張共產黨黨員要退出國民黨，最近「告國民黨的同志並告全國國民」中又說：「我在總理死後很辛苦地堅持着非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則救國的責任決負不起」。誠然，他們很辛苦地壓殺了共產黨之後，很得意地向全國國民宣告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這想必就是說季陶先生發揮他們資產階級的「仁愛性」。如果共產黨也這樣宣告獨立，不知資產階級的學者要怎樣大疾聲呼的咒罵無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黨之殘暴無仁愛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說：四月十二之舉確如白崇禧陳景聲所說只是「工人互黨」（六月三日陳華在所謂上海工會統一委員會還這樣說），隨後搜捕槍斃之共產黨，或者那是許克祥所謂「暴徒分子」，而非真共產黨，至於宋培德獻送共產黨出境，更是仁愛之至。可是吳稚暉曾大呼「殺盡共產黨」，季石曾說四月十二事變是革命，並且是最快的革命，從此再用不着革命了；誠然，共產黨殺盡了，無產階級壓服下去了，資產階級已經革了無產階級的命，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蔣介石的純粹國民黨，從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國主義及奉天軍閥攜手統治中國，還有什麼革命！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聯俄政策自然不大適用，蔣介石與陳季陶都是一致採用西山會議的意見，聯俄原以平等待我爲條件，言外之意就是蘇俄現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聯俄政策當然要拋棄。吳稚暉說：「有人說俄國已劃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劃除不平等

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爲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爲最惠國，尙未聯合也。」戴季陶說：「俄國既然說是同情於中國的革命，援助國民政府，而兩年當中，既沒有和國民政府定過相互的平等條約，也沒有和國民政府交換過正式的代表，……俄國既沒有正式承認我們的國民政府，我們就無從承認俄國對我們的革命有正確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蘇俄和國民黨關係，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時無殊，何以現在忽然發現了沒有正式承認和沒有定過條約交換代表，聯俄顯生問題？其實這都是鬼話，吳稚暉說：「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亦化爲口實，淆亂世之衆聽。」這幾句話才真是他們拋棄聯俄政策之隱衷！

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自不得不將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放棄了。他們分明走的是第二條路，還厚顏說是第三條路，自以爲雖然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們的所謂革命作何解釋？

汪精衛先生曾說：「要革命的向左邊來！」現在蔣黨的人說：「要革命的向右邊來！」這句話雖然滑稽，可是也證明了他們已認識沒有中間的第三條路！

向右是他們自己承認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的行動是革命的嗎？

北伐總司令一就職，國民政府便無形取消了，這是革命的嗎？

派季石曾向張作霖楊宇霆謀南北妥協，這是革命的嗎？

四月十二的行動是革命的嗎？

收買青紅幫打發沿江各省的黨部及工會農會，屠殺工農羣衆，這是革命的嗎？

搜捕槍殺各軍政治工作人員，這是革命的嗎？

正當北伐軍在河南和奉軍血戰之時，勾結于學忠張聯陞劉湘楊森夏斗寅乘虛襲擊武漢國民政府，這是革命的嗎？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漢誘脅國民政府的領袖潛赴南京，這是革命的嗎？

如果這些行為是革命的，那麼，只有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與政策是這樣。如果這樣也算是革命，難怪張勳復辟段祺瑞召集善後會議，也自稱是革命！

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體；因為這不只是蔣介石個人的問題，他所代表的是整個的中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這是全國革命的民衆和革命的領袖都應該認識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所以一切不容於革命勢力的許多反動派如國家主義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對國民黨，現在都跑到蔣介石旗幟之下，幫着他搖旗吶喊，向革命勢力進攻。至於一些反動的大小軍閥，自然有與蔣介石結合之可能，劉湘楊森于學忠張聯陞夏斗寅許克祥等，不用說了；蔣介石閻錫山楊宇霆的三角同盟，不

革命的國民政府之危機

國民政府之武漢方面與西北方面的國民革命軍，已經會師河南，革命的北伐戰爭開闢了一個新局面。但是，國民政府的危機，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國民政府的危機，開始於蔣介石的叛變；自從南京政府停戰的成立以來，這種新軍閥，事實上已經代替舊軍閥而形成一切反動勢力的中心。現時革命政府的職任，便是集中勢力進攻新軍閥蔣軍閥，而尤其重要的是擊斃那反動勢力之中心，鞏固擴大革命的領域。這就必須徹底掃除反動封建的餘孽，以及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他們是帝國主義剝削中國，製造革命危機的工具！必須實行建立民權主義的平民自治，開始土地革命沒收大地主，保障工

久也會實現。

安徽的蔣黨，竟搞出一「擁護新軍閥」的標語，重變的蔣黨，竟搞出一「一切反革命聯合起來」的標語，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動的軍閥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革命的蔣介石之名義以保其反革命的實力，而且還要強姦三民主義一下，這是革命運動中最可恥的危險！

蔣介石已成了全國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國民政府的領袖在鄭州會議，已決定了討蔣政策，這是中國革命進展的一個重大時機，在革命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

我們所要警告國民政府之領袖及軍事長官的是：應為革命而討蔣，不應為討蔣而討蔣；換句話說，即是不但討蔣介石個人，而是要討蔣介石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若討蔣者，在革命的理論與政策上，在對民衆態度上，一切仍蔣之舊，即令討蔣勝利，亦與革命無涉，而且不足以服蔣之心！

六月十一日

秋白

人階級的權利；如此，方能鞏固深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領導其他中等階級，如小地主等，猛攻新舊軍閥而肅清之，達到國民革命的成功。

蔣介石的叛變，其意義正在於要毀滅革命的民權聯盟——推翻工人農聯共聯俄之三大政策。武漢國民政府之所以下令討伐蔣介石，也正因為武漢國民政府應當保持這革命聯盟，而且加以發展。武漢與南京之爭，是革命領袖與軍閥之爭。南京政府，以反動的中國資產階級為領導，聯合封建的豪紳官僚軍閥，而摧殘工農小商，謀與帝國主義妥協而出賣革命。武漢的國民政府，應當以工農聯共聯俄三大革

命政策為領導，——無產階級即其農民小資產階級，而徹底實行推諉封建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為甚麼武漢政府下令討伐蔣介石？因為蔣介石企圖摧毀農工的革命主力軍而出賣革命。因此而武漢的國民政府是革命的。雙方鬥爭的勝敗，足以決定中國革命的命運，足以決定中國是否應應清軍閥統治解放中國民族而完成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派的新軍閥，很明白這層道理。他們用全力進攻武漢；武力干涉，經濟封鎖，離間挑撥，搗亂後方，使武漢力求肅清奉魯軍閥而不得。蔣介石的反動的南京政府不消滅，不但肅清北方軍閥不可能，而且武漢政府威權於蔣派之手，也說不定！國民政府的危機現在緊迫到萬分，——蔣派反動的陰謀，不僅在於勾結楊森夏斗寅于學忠張聯陞叛亂於湖北腹心之地，使許克祥軍搗亂於湖南，而且盡力煽惑，離開國民革命軍的內部，組織反動團體，率領土豪鉅紳貪官污吏反攻，使在國民政府領域之內，也發現摧殘黨部，屠殺工農及共產黨的事實。這就是摧毀革命的國民政府的社會基礎——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些蔣介石派的目的，是使湘鄂贛民衆身體離武漢領域之內，也有與南京政府共同的政綱之實行家，因而不致於努力贊助武漢政府。他們要使武漢國民政府消失其革命的意義，即與之同化，向之乞降，或者被他們這些蔣介石奸細的搗亂所推翻！

請看最近的國民政府之下的危機：

一、湖南 許克祥叛亂，解散省府省黨部，實行所謂救黨，屠殺工農並解散其團體，以及剝奪除自衛軍，遠抗中央及省政府主席之命令，實行對於武漢國民政府獨立。這種屠殺，一直從蔓延到全省，各紳士豪鉅紳實行革命的殘殺。湖南事實上的政權，已在許（克祥）仇（繁）蕭（雲龍）彭（國鈞）四兒之手，純粹是右派的土豪

鉅紳的反革命的政權。

二、江西 南昌城內外早已發見秘密貼布之標語：「打倒共產黨，歡迎蔣總司令」，公安局某隊長被暗殺，萬年縣的豪紳雇用流氓搗毀農民協會，以煤油焚斃其委員長；都昌，永修，東鄉，貴溪，涇陽，宜豐等縣，都發生同等的事實，而且大都連國民黨黨部及委員都在被摧殘屠殺之列，甚至逮捕縣長（如宜豐）；都陽更有摧殘工會的事實。最近，甚至發見所謂「歡迎共產黨的事，其實是驅逐黨部」農團體及軍隊政治部之革命職員，（左派亦在其內）。

三、湖北 楊森夏斗寅于學忠張聯陞等叛軍所到之縣份，如江陵，嘉魚，武昌鄉區，通山，鄂城，大冶，天門，公安，崇陽，鴻陽，宜都，以至鄂西一帶，土豪鉅紳，都相率反攻，黨部農工團體都極搗毀，民衆慘遭殘殺；其他叛軍并未到達之地，如鍾祥，麻城，隨縣，羅田，黃安，土豪鉅紳貪官污吏，亦蜂起反動，勾結土匪，摧殘黨部工農以至商民；湖北受賄民衆現已不下數千，叛軍戰禍所死，還沒有計算在內。

最近蔣介石派種種奸細，利用工農民衆運動的條件無組織行動，大呼其「工農運動過火」。革命的政黨對於民衆運動的指導，尚是應當加以組織集中鞏固。但是，決不應當因此而放鬆反革命！這些蔣介石派事實上的奸細——土豪鉅紳貪官污吏及右派的兇頭，却致以「過火」為藉口，大施屠殺。他們背叛政府而獨立，解散工農團體及其自衛的武裝，殘殺革命黨員或加以驅逐，殘酷慘殺；淫油焚身，活剮下刀，穿其雙乳，以繩繫其乳而牽之。這些難道還不過火，其他鄉村間經濟金融封鎖等的反攻，還不會說在內。他們還敢藉口國民黨中央訓令，捏造事實誣告民衆，顛倒黑白的施其反動伎倆。

國民政府領域之內，居然發生這樣的事實。如果革命政府不立

節加以嚴厲的鎮壓，還有甚麼聯合戰線可言。——工農小商以至國民政府，在此種恐怖之下，都要被反革命派所摧殘顛覆了。

武漢既是革命的國民政府，就必須堅決的執行革命政策，團結工農及一切革命平民於自己旗幟之下，戰勝這種嚴重萬分的危機。

國民政府必不能和蔣介石及其奸細妥協，必須嚴懲一切階級工農搗亂後方的反動派，明令保護工農團體及其糾察隊自衛軍，而以實力執行之；切實實行國民黨三大政策，保障國民黨黨部工農共產黨等革命團體之自由。因此，對於湖南，應當立即嚴懲許仇董彭四兒，恢復省政府的政權，堵封被許等所封閉之一切革命團體，恢復各縣被搗毀的民衆團體。對於江西，應當明令制止其驅逐共產黨及左派之行政

太平洋勞動會議的意義

歐戰以後一切世界問題的焦點，都漸次轉到了東方，最近幾年來，更是一天一天的加緊了。第一，各帝國主義國家——除英國日本外經過歐戰的摧殘，都是殘破不堪。他們急於恢復舊觀，穩定資本主義的基礎，「到東方找賠償去」，——就是加重對東方殖民地民衆的剝削，成爲他們——尤其是英國唯一的出路。同時日美兩國要維持他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只有東方是他們投資投資最好的市場。所以東方便成爲各帝國主義競爭逐鹿的場所。在整個的東方，自然更是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是他們最所垂涎的。於是帝國主義的在東方衝突日益加緊，第二次世界大戰就要在太平洋爆發起來，中國問題，將是暴發的導火線。怎樣挽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是目前全世界工人階級最迫切的問題。第二，經過歐戰，東方各種殖民地，急遽的工業化，在印度，中國，爪哇等地都發生了廣大的無產階級，激烈的階級戰爭，也開始在這些地方爆發起來，使世界職工運動，起了一個新的變化，就是有色民族的工人階級上了世界職工運動

動，嚴懲各地屠殺民衆之豪紳反動派。對於湖北，則須盡力去肅清逆軍土匪，以及一切反動的土豪豪紳；尤其要嚴懲造謠離間的蔣介石奸細，鞏固武漢之革命基礎。這些不但是政府，而且是民衆的迫切任務。

革命的民衆與政府，必須如此努力鬥爭，方能戰勝革命之危機。同時團結全國一切革命勢力，鞏固農商學兵的革命聯盟，實行討伐蔣介石，擊毀反革命中心之南京政府，肅清危害國民政府之一切反動勢力，使革命得到真正的勝利，只有這樣，武漢政府才能保持其革命的意義，方能驅逐蔣介石以至張作霖，完成國民革命。

一九二七、六、一三、晨三時

立三

的舞台。於是援助或排斥有色民族的職工運動成爲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重要區別點之一。革命主義的職工運動——亦色職工國際，認定西方工人鬥爭和東方工人鬥爭，親密的聯繫起來，是工人階級得到解放的根本條件，凡是排斥東方工人運動的，便是直接幫助帝國主義。這幾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異軍突起，他的組織和領導，幾乎起上了有百餘年歷史的西方工人運動。所以中國職工會成爲亦色職工國際在東方最大的支部，東方工人運動主要的骨幹，——因爲其他東方各國的職工運動，還是很危弱分裂。就目前國際的形勢，要打破資本主義的穩定和挽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要求東方各國工人運動加速的發展，和相互間更親密的聯絡。因此中國職工會，在這個重大工作中，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第三，因帝國主義對東方民族加緊的壓迫和剝削，自然引起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突飛的發展。印度，爪哇，朝鮮的革命運動，和菲律賓的自治運動，都是很顯著的例。尤其是這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間接可以搖搖帝國主義在東

方的基礎，五卅之後更加驚醒了各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迷夢。最近更有成爲東方民族運動的中心的形勢——如以前廣州及現在漢口，東方被壓迫民族組織的成立。所以中國革命運動，可以搖動帝國主義的基礎。中國革命的成功，將是帝國主義滅亡的前夜。以上三點便是召集這次太平洋勞動會議主要的原因，也就是這次會議中主要的問題。

會議經過的討論，都集中在「中國革命與國際職工運動」的報告上，各國代表都極熱烈的參加討論，報告的結論：第一，中國的革命，已經給資本主義的穩定一個莫大的打擊，現在帝國主義，變更了他從前侵略中國的策略，放棄舊有的工具——中國軍閥，而勾結中國的資產階級，做他的新工具。同時中國資產階級，也因爲革命的發展，是在工人階級影響之下，超過了他的限度而實行背叛革命。因此中國革命，必定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完成革命。所以各國工人階級應該一致起來援助中國革命運動，中國工人鬥爭，不僅是建築在同情上而是建築在共同的利害上。只有中國的革命愈發展，資本主義的穩定愈動搖，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也就愈接近。所以援助中國的革命就是爲自己的解放鬥爭。以後各國工人階級應該更明確的，更有組織的，反對各帝國主義武力干涉中國革命。擴大反對侵略中國運動。所以這次會議，中國革命運動必更能得到各國工人階級有力的幫助。第二，被壓迫還更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將要在太平洋爆發起來。工人階級要挽救這個厄運，只有更緊密的團結起來——尤其是太平洋工人階級，在大戰爆發以前，先把這些殘暴的帝國主義撲滅。所以在這次會議的結束決定組織「太平洋工會秘書處」，爲勾通太平洋各國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並扶助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同時會議致書於南美洲，是列強，印度，澳洲各地工人階級，希望他們積極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並表示會議對

他們的同情與援助。並決定在兩年以內由海峽羣島召集太平洋勞動大會。所以這次會議，已建立太平洋各國工人聯合的基礎，這個基礎，將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根本撲滅帝國主義的中心勢力。第三，帝國主義者，覺到本國工人階級，已開始接近的鬥爭，同時又看見宗主國的工人階級與殖民地的工人階級已開始接近，遂極力維持宗主國工人與殖民地工人的關係，他們用的方法，就是極力降低殖民地工人的勞動條件，並將殖民地工人移到本國去代替本國工人，以引起本國工人對殖民地工人的嫌惡和蔑視。我們要打破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必須提高殖民地工人的生活程度，發展國際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綫之鬥爭。所以會議特別注重太平洋工人勞動條件，決定「太平洋工人目前的經濟要求綱要如下：

- (1) 八小時工作制。
- (2) 實行每星期有四十二小時的繼續休息。
- (3) 社會保險制度，如疾病，遇險，殘廢，和失業一切保險費由雇主和政府擔負。
- (4) 禁止雇用婦女做夜工，女工生育前後各休息八星期並不得扣除工資。
- (5) 絕對禁止販賣童工，禁止僱用十二歲以下的童工。
- (6) 一國之內與國際之間的同一工資，就是凡是做同樣的工作都應得同樣的工資。
- (7) 組織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罷工自由。
- (8) 廢除肉體刑罰，罰金，廢除以工廠出品抵付工資之制度。
- (9) 實行職工會選舉的勞動檢查院制度。
- (10) 爲反抗法西斯帝主義和工賊起見，有自由組織工人糾察隊之權。

上面一點便是這次大會的主要精神，主要的決議，如果太平洋各

工人階級能本着這個精神這些決議去奮鬥，一定要使帝國主義者在工人階級面前發抖，結果還要碎滅在工人階級鐵錘之下，這就是這次太平洋勞動會議的意義啊！

在五卅運動以後，帝國主義看見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中國革命運動的猛烈，同時又看見西歐工人階級的左傾，和對中國革命的熱烈同情。他們想軟化中國工人的革命運動，因此，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國際聯盟下的國際勞工局，想拿出他歌羅西歐工人的老把戲！改良主義來欺騙東方工人階級，遂命令他的走狗，東方工人階級的叛徒，鈴木文治等，來發起甚麼亞細亞勞動會議，要想利用這個會議把亞細亞工人——尤其是中國工人都改良主義化消滅原有的革命性。結果鈴木文治跑到上海一次，被上海工人鬧起跑了，其他各國的工人階級也沒有一個受他的欺騙。而這次太平洋勞動會議，由革命的

中國革命前途與革命領導權問題

中國革命一方面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同時又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牠的內容不能不是在某種範圍以內有共同利益的各階級建立成一個革命聯合戰線向他們的共同敵人——國際帝國主義進攻，反帝對中國經濟的剝削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侵略；同時又不能不是廣大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衆團結起來在這種偉大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同時反抗帝國主義御用的工具和直接的壓迫剝削者——中國的軍閥，買辦，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牠的發展又恰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日趨衰弱而又勉強維持暫時穩定，偉大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日臻發達而又遭受帝國主義種種進攻；太平洋大戰行將爆發的國際形勢之下；因此，牠發展不能不有個前途——一個資本主義的崩潰，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第一個前途在中國資產階級取得革命領導權與國內外反動勢力妥協的條件之下有實現的可能；第二個前途

中國工會與澳洲工會發起，在世界革命工人的太平洋赤色職工國際指導之下到中國來開會。帝國主義雖在事前極力破壞，如澳洲印度代表之不能出境，日本代表之被捕，結果仍到了九國代表，共四十餘人，會議十日。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東方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決不是帝國主義的欺騙政策，或變換手段可以破壞的，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前途，已由這次會議照耀出更光明的道路，因此我們相信將來的太平洋勞動大會必有偉大的成功。

這次會議的結果，增加了中國工人階級鬥爭的不少的勇氣，並指出了鬥爭的道路，同時也增加更大的責任。——中國工人階級應該繼續他的革命的精神，更勇猛的往前奮鬥，才能執行他的偉大的使命！

六，一二。

紹 萬

在中國無產階級取得革命領導權徹底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殘餘並直接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繫起來——特別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親密的聯繫起來的條件之下有實現的可能；換句話說：這兩個前途都有實現的可能，決定牠們命運的只是那個階級取得中國革命領導權這一問題。

自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迄今日，政治舞台上沒有一件事不是這兩個革命前途鬥爭的反映；五卅後，在無產階級領導和影響下的事變，有反奉戰爭，省港罷工，工農運動空前的發展，第一次北伐軍由占領長江沿岸各省，建立和鞏固武漢國民政府；同時，在資產階級指導和影響下的事變有戴季陶主義，西山會議，國民黨右派的上海全國代表大會，南北反赤大同盟，三月二十日廣州事變，五月十五日整理漢務案，北伐和當勝利後蔣介石背叛革命，由南昌至上海沿長江各省

的工廠大階級。建立起南京的封建資產階級政府；從這些事實當中可以看出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革命領導權的鬥爭隨着革命的進展而發展，換句話說：就是中國革命有兩個前途的可能性隨着革命的擴大深入而愈益明顯，然而在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以前却有人以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幾等於零，無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天然領導者；在蔣介石背叛以後又以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是一切反革命的領導者，而不會再領導革命了；甚至還有人以為中國除買辦外沒有大資產階級；這種觀點的根本錯誤，就是抹殺了在革命過程中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為領導權而鬥爭的一切事實，換言之，就是否認中國革命有兩個前途的可能；從這種觀點所發出來的實際革命政策，自然不能不是直接或間接的幫助資產階級取得革命領導權。這種錯誤觀念的理論根據是：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地位，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帝國主義的附庸，牠本身沒有多大力量；簡言之，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力量微小，沒有領導國民革命向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可能；其實關於資產階級力量薄弱一層，我們與他們並無什麼差異見解；只是他們沒有認清中國革命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這一事實的真正意義，所謂中國前途是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這並不是說對外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對內剝削封建殘餘勢力，建立純粹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而是中國資產階級在國際帝國主義道威新式的財政資本統治之下，從半封建的社會基礎上發展起更通於國際財政資本制劑的中國資本主義；所以這種資本主義前途實現的可能性，並不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薄弱而減少，反過來說，正可以因為這個條件而使之更易實現；因為具有薄弱的民族資本才容易的與國內外反動勢力妥協，國際資產階級與本國封建殘餘也正因為民族資本的力量薄弱而敢於更放心的與之結合和加以援助。不過我以為當中國革命發展到同時並存着兩個不同階級性的政府互相爭鬥的今

日，這種錯誤觀念或者已無絲毫存在的餘地，因此擱下不必討論；而開始討論我們目前必討論的問題。

目前的政局——即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後的政局之下，中國革命兩個前途的鬭爭，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為爭得革命領導權的鬥爭是比較和緩或甚至完全消滅了呢？或者是更加劇烈了呢？我們的答覆是：這鬥爭更加劇烈了。關於這一點，可由下列事實說明：

一、中國資產階級的退出革命戰線和公開的反革命，雖然在客觀上牠是受了工農運動發展的威嚇；而在主觀上工農方面在牠叛變以前並未對牠取進攻政策而且處處讓步以求革命聯合戰線得盡可能的延長時期；資產階級方面如果沒有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如果沒有擴大和加劇與無產階級鬥爭的決心，牠決不敢貿然走出革命聯合戰線而樹起自己的旗幟來向真正革命力量（工農）宣戰。

二、資產階級不是簡單的退出了革命戰線，牠是帶領一部份武裝力量走出去獨樹一幟的；牠利用在牠影響之下的一切武裝，利用牠自己的和牠的主人——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利用落後人民的封建殘餘思想，作為牠的軍事財政社會基礎，在這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和政黨。南京國民黨右派政府和武漢國民黨左派政府，除牠們的政府成份一切政綱和一切行動看來，顯然是兩個不同階級性的東西；前者是國際帝國主義國內軍閥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及牠們所影響下的羣衆的政治組織，後者是向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政權道路上走的政權，牠們各有各的武力，政治，社會基礎，牠們是不能水遠共存的，在牠們鬭鬥鬥爭的過程中必定有一個被牠一個消滅。

三、目前一方面資產階級與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大屠殺工農

學生和一般民主主義分子及其領袖人物——左派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厲行白色恐怖；他方面各地工農羣衆直接起來武裝暴動，反抗反動的壓迫並企圖建立革命的政權，以鞏固擴大武漢國民政府的革命領域，因為工農及一般平民需要能保護他們權利的政府。最近在革命根據地武漢發生夏斗寅部的叛變，其借口依然是反共產，同時更聲明他能保護中小商人及地主的利益；在他叛變的過程當中，武漢小商人在大資產階級壓迫和影響之下，受着一般的經濟恐慌的迷惑，不買糧食，不用中央紙幣，收藏銅元，無故搬家。反革命派的大資產階級有組織的一致行動起來，小資產階級亦就大大動搖起來，當武漢國民政府及一切革命團體的禁令或忠告於不顧；同時，工人羣衆經過他們的指導機關——工會，積極行動起來，要求政府發給武裝，維持市面恐慌，鎮壓反革命派的活動，更號召城市小資產階級與鄉村農民共同起來鞏固革命的根據地；這一切行動不是什麼簡單問題，也不是什麼難解問題，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鬥爭問題。

現在我們既已認清目前中國革命兩個前途加緊鬥爭的時期，並且知道這種鬥爭由兩個政權形式表現出來；擺在我們眼前的責任，不是怎樣使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得到保障，換言之，就是怎樣擴大和鞏固革命的政權——武漢政府，進言之，就是怎樣能擴大和鞏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現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取領導的對象都是擴大農民羣衆和小資產階級羣衆，怎樣在取這些羣衆到自己的領導之下，這是一個具體的問題，這問題要一個事實的答覆；現在我們能夠取得領導權與否，是要看我們能使革命深入與否；明確的說：就是看我們能夠進一步的保障工人利益，提高工人生活和解決土地問題與否；因為如果我們不能使革命深入，工農羣衆不過僅僅

得到組織自由等權利，則這一革命領導權不會屬於無產階級的；因為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府究竟是代表封建階級的張作霖政府不能有不同的，牠一方面固然已經是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強大同盟，他方面隨時時刻還是想用欺罔的手段，抓取廣大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衆到自己的影響之下，使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完全合於自己企圖的範圍；所以他一方面大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黨員及工農革命分子並解散他們的組織；另一方面却又到處收買流氓土匪工廠廠組織御用的工農團體；我們深信：如果蔣介石政權得到相當的穩定以後，則在牠的範圍之內工農羣衆僅取得組織自由等權利並非絕對的不可；如果在南京政府與武漢政府的統治之下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總本問題——生活問題——沒有事實上的差別，那麼，誰敢擔保某一方面必然的勝利？因此，擺在我們方面的有四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是資產階級方面不能解決的問題；（一）改良勞動條件，提高工人生活（二）樹立鄉村中的國民革命基礎，實行鄉村自治，解決土地問題（三）徵收財產累進稅（四）武裝工農。——因為只有使工人勞動條件得到改善，物質生活得到改良，才能使他們對革命努力繼續擴大和深入，否則他們將有對革命減少興趣的危險，現在武漢工人不但十萬以上失業者嗷嗷待哺，就是有工可做的人，也因名義工資與事實工資的比例相差太遠的原因而生活極其困難，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問題。再則必定要依照最近國共兩黨討論的目前土地政策（沒收大地主，不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官），切實執行，才能抓得住廣大農民羣衆；土地問題解決的過程中，鄉村中帝國主義及封建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將根本剷除，廣大的失業——兵，匪，娼妓，乞丐，流氓，失業工人更甚——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購買力增加，才能真正發展工商業；只有使農民以往日付與地主的一大批財富的一部分交給政府和政府切實徵收

財產累進稅，才能使一切苛稅雜捐廢金闕完全廢除，才能以國家經濟力量幫助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生計消費貨事業，使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充裕；只有以上這些革命的經濟政策，才能解決目前革命方面被國際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經濟封鎖所給予的種種困難；只有這正解決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根本生活問題，工農小資產階級這一個革命同盟才能建立和鞏固，然後在這個聯盟之中無產階級才能盡其領導作用，只有真正的工農武裝才能保障革命已得的勝利，並抵禦以至消滅反動派的武裝才能使革命得到新勝利，革命方面現在必須堅決的實行解決上述這些問題。固然，小資產階級，小地主以及革命軍官之與土地有關係者，要求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要取得這些利益的保障，亦只有他們和無產階級共同來實行對於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進攻，才是根本的辦法。如果只知消極的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而絕無積極答覆貧苦工農羣衆之政策，那便是死路。——那便等於將革命領導權送給大資產階級。所以每一個忠實的革命者，在目前都應當設法戰勝一切困難，來實行革命的經濟政策，使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擴大深人和鞏固，使無產階級在這革命聯盟中擴大深人和鞏固他的領導權。

為什麼革命領導權是決定革命前途的基本力量？因為如果中國革命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則不僅不能徹底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制度，並且根本不能掙脫國際帝國主義所加給中國民族的這一鎖鍊；不僅不能使封建社會基礎根本剷除，並且從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加重一層資本主義的剝削；工農小資產階級所急需解決的問題，不僅不能解決，反增加了對於他們的剝削和欺騙；即進一步來講，就作為國民革命的結果能夠使帝國主義在華企業及中國私人資本大企業收歸國有，土地也實行國有；（這僅是一個假定，因為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決做不到這一步）而這一國家却是資產階級性的國家，則所謂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

途，依然是絲毫無望；因為產業國有土地國有，不僅是非資本主義經濟的必備條件，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最低保障；革命前途是依靠革命政權的階級性來決定的，革命政權的性質是依靠革命的領導階級的階級性來決定的。因此，當中國革命進到第二階段的新的時期，革命領導權的爭鬥或為革命中的決死的戰爭。

所謂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主要的意義應當是因為中國革命士觀上客觀上都含有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中國革命的前途直接決定世界革命的命運；如果中國革命是按照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則垂死的資本主義世界將因得到最後的新柱石而復活，太平洋上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將終無法避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將陷於孤立而益增困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將遭受嚴重的壓迫和打擊，世界人類悲慘的命運將相當的延長；反過來說：如果中國革命是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則必定很快的葬送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人類社會將擁現一部嶄新的局面。全世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都認清了這一點，他們都認清了目前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鬥爭，是全世界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壓迫剝削者與被壓迫剝削者各各選定了自己的陣線；最近各國帝國主義者用武裝政治外交經濟宣傳等等力量幫助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從武力干涉經濟封鎖恐嚇和厄困武漢國民政府，并用盡種種卑鄙手段對待世界革命大本營——蘇聯。（英國與蘇聯宣布絕交）；同時，各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組織「不許侵犯中國協會」，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開大會於比京不律塞，國際工人代表團蒞華，太平洋勞動大會開會於武漢；很明顯的是兩條鬥爭的戰線，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鬥爭已經整個世界革命鬥爭的中心問題了。

中國革命中的主觀力量與客觀形勢都與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更有利益，目前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之主幹，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

黨——中國共產黨，他們應該特別努力，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明顯的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和目前鬥爭的方向，並正確的規定了一切具體行動的策畫；國民黨領袖汪精衛同志代表左派國民黨員參加共產黨大會表示對共產黨大會所指出的革命前途和鬥爭方向完全贊同，並預料在國共兩黨合作之下一定可以使中國革命發展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事實上，農工成分及其黨員也參加了國民政府的各級政權；這些事實都是表示在資產階級背叛後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開始形成，並且益擴大和鞏固，易言之，就是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已逐漸建立具體的基礎；同時，中國共產黨時時刻刻不應忘記

上海之五卅二週紀念（上海總工會通訊）

指導記者：上海今處帝國主義新走狗統治之下，我們工人沒有公開的言論機關；這次五卅二週紀念的情形我們極想發表，知道只有共產黨的機關報能夠替我們做喉舌，特此寄上這一通訊。

上海總工會。

(一) 帝國主義者與新軍閥合同統治下之上海現狀

自「四一二」屠殺後，上海的局面繼續在帝國主義新軍閥的內應外合的法西斯蒂的恐怖之下，他們一致的旗幟是「反赤」是打倒共產黨，他們一致的策略是勾結保潔逮捕共產分子，用軍事力量蹂躪各種社會團體。在一年以來，除黨來站在革命戰線的前面的上海總工會與所屬各級工會，頻被封閉擄獲外，即各校學生之研究團體與中小商人之職業團體，亦無不頻遭蹂躪。以致全上海革命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反動派并憑藉軍事力量，操縱偽特別市黨部，學聯會，工會統一委員會，作種種濫竽充數的反動宣傳。企圖破壞上海總工會與各革命團體之革命信仰和欺騙中小商人；雖然革命的市民，決不致為其所欺，但是今年革命的五月，活活地被反

在目前革命形勢之下，一方面在傾軋權爭加劇的時期，他方面在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中還有許許多多的困難和缺點；找出具體方法，戰勝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戰勝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中的一切困難，發與鞏固這一革命同盟並發展和鞏固無產階級在這一革命同盟中的領導權，是牠應有的責任；——因為，如果無產階級的先鋒——共產黨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爭取農民及小資產階級舉在牠的周圍，則所謂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無從實現的；就是所謂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一前途是無法實現的。

一九二七、五、廿六日

動派利用，作為欺騙帝國主義的機會了；悲壯偉烈的五月，悄悄地在「青天白日」之下過去了！

(二) 五卅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與宣戰佈告：

自三月暴動成功後帝國主義者深知在多事的五月前，必採取任何可能的手段，鎮壓革命怒潮，他第一步的成功，就在幫助上海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處治，送一千五百萬給新收買的蔣介石屠殺上海一切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上海工人；他第二步的成功，就是調遣大軍來華在租界內外密佈重重的鐵絲網，嚴然以租界為其領土，歐戰時所用的砲車，坦克車，救護車和飛機，逐日在租界內耀武揚威，使帶租界內的市民，好像隨時在歐戰將爆發時的恐怖空氣中生活。工部局且時常發出佈告與市民約定種種趨避的表示。如聞號聲則立即閉門藏匿，至聞鐘聲方能出戶。種種宣戰時期的行動，不一而足。而所謂革命軍者，除交涉署對飛機越界飛行事曾做了兩次不得答覆的抗議外，對此帝國主義之暴行不敢有任何嚴重的表示，且多方推殘民衆之革命氣概，以符蔣介石不要引起國際交涉，夢想和平收回租界的初衷。

這表現帝國主義者的野心，與反動派的柔懦無恥。

(三) 新軍閥與反動派對帝國主義者的獻媚：

新軍閥與反動派為報達帝國主義者合作「討赤」的殊功，給帝國主義者以各種在孫傳芳時代不敢公然承認的便利。如(1)在五卅以前，帝國主義者之越界佈防，蔣介石則熟視無睹，(2)上海商業，被鐵絲網的困阻預於破產，商民日日呼籲於司令部之門，而蔣介石亦竟置之不理，(3)編織工人總機時，蔣介石得了帝國主義者的特許，將雇用的武裝洗袋，藏匿於租界。(4)蔣介石為捕殺革命分子計，與工部局合作，以默認帝國主義者之武裝統治為護得巡捕幫助逮捕革命分子的交換條件。(5)在五卅前的三天，上海政治會議議決，聽告式的紀念會，只在南北市舉行，租界中則決不敢秋毫動犯，以示誠意。(6)五卅所貼各標語，工部不准貼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再三協商，只准貼以下的三種，「打倒詐欺取財的中國共產黨」、「五卅紀念休業一天」、「毋忘五卅的敵人」而反動派亦欣然從之，以為無上榮寵。(7)蔣介石為鎮壓革命怒潮計，特派其忠實走狗——楊虎——為上海警備司令，與法帝國主義者定購盒子砲三千桿組織警備隊。聞法帝國主義者特許盒子砲可預先成交，款項則可分批交付，但須以努力撲滅共產黨及壓迫工人運動為交換條件。(8)蔣介石早已料到在今年的五卅，革命工友仍要為在南京路示威，於是組織流氓驅逐隊三百餘名，擬在南京路與警捕外兵合作驅逐羣衆。但彼等預料工友之動作時間為上午十一時，而羣衆在上午十時就行動了。他們來的時候，羣衆已漸漸散去，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掃了一場子的灰。

(四) 各界民衆的激憤：

因為蔣介石不特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同時戴了封建軍閥的豕豬的面孔，所以不特中小商人對之惡聲載道，就是上海的大資產階級如陳

光甫，虞洽卿等，都有幾分一做作太過」的感歎，兩週前蔣介石向總商會索款一千五百萬，除當交六百萬外，尚少九百萬，因久催不得，如有蔣介石親自來催還索的事實，商人也只好忍氣吞聲的孝敬。

蔣介石除向商民盡量敲詐外，還有幾種妙不可言的括錢手段。(一)學生方面——虞使其御用學聯會舉行援助北伐軍大募捐。原定五月二十五日起至三十日止在華租兩界實行挨戶強捐，并勸遊各校全體學生一律出發。不管你成績如何，至少要一塊錢交帳。因此大部份的學生在廿五那天都垂頭喪氣的向各店家哭訴，一家二毫或一毫湊費一元去交帳。不料這樣可憐的舉動，因為預先沒有得到帝國主義者的特許，在廿五那天，募捐的學生在租界中被巡捕拘留者有數十人。工部局電知交涉署嚴詞質問，交涉署乃即刻訓令偽學聯會停止募捐。聞現又與帝國主義者商妥了條件，準備在六月四日起繼續募捐，到那時無辜的學生和市民又要做蔣介石發洩淫威的工具了。(二)居民方面——由偽市黨部組織上海房租協助北伐軍餉委員會，勒令各房客繳納房租三成，由江蘇財政委員會派員收取，同時對於房客減租運動，則顧及地皮出——大房客——之利害，不願極力進行。

祇就這兩項敲詐的辦法說，如果成功，估計其收入將在千萬以上。因此一般的學生和市民，提起蔣介石就頭痛，現在都認識了蔣介石的剝削手段，在技術上比孫傳芳更巧妙，更辣毒！

除剝削手段外，引起各界民衆憤激的，還有輿論方面。各報館每日之義務廣告至少一頁，付錢的只多二成五計算。所以除義務的時，各報記者雖明知是些強姦民意的謠言，但不敢不登；明知是正確消息，但不敢登！因此一般自由職業者和智識份子，都覺得完全替人家做工具，大不高興，都非常失望。

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

別聽了現代評論已經四個多月了，天天想寄稿，可是却天天不敢寄稿。因為現代評論的態度是科學家的態度，未下批評，先要證據；至於無中生有信口開河的議論，當然是不要的。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輕於寄稿的原因。

現在寄來這點文字，並不敢冒充科學家，不過想替科學家找出一點真實證據，好讓我們這個現代評論永久保持得住科學家的態度。

我所想說的有下列幾點：

(A) 有人說：武漢政府是共產黨的政府，南京政府才是「祇此一家，並無分舖」的「真正老王爺子」的國民黨政府。我想這件事如果是實，必定要先有證據。據我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計三十六個人，這三十六個人之中，祇有五分之一是共產黨。除掉已死的且並未到過武漢的李大劍外，現在做中央執行委員的，祇有于樹德譚平山吳玉章鄧代英林祖涵楊匏庵等六個共產黨員。並且這六個共產黨員之中，于樹德已往河南，林祖涵又在軍隊中做黨代表，長川在武漢的黨同不過三四人。我想共產黨無論怎樣神通廣大，祇有三四個人，也恐怕不容易使「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漸漸落到共產派……手中」。

就人數說是這樣，再談武漢政府的政象說，又怎樣呢？有人說武漢政府已宣布實行共產，這個宣布共產的布告原使我尋得好苦呀！天下事往往耳聞不如目見，凡是住在武漢的人，凡是看見過武漢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最近所發布的訓令的人，再也不會相信真有這回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訓令有下列五點：

- 一、制定勞資仲裁條例，由勞工部及各省政府組織勞資仲裁機關
- 二、解決工人廠主間及店員店主間之各種衝突。

高一涵

二、制定勞動法，對於工廠商店分別規定工作時間，並按當地生活情形，規定工資之數目，及工人之養老金，暨各種勞動保險。

三、制止工人及店員之過度要求，並禁其干涉商店中之管理，另由總工會與商民協會組織特種委員會，審查工人店員之要求條件，並加以相當限制。

四、工會或糾察隊對於店主或廠主有恐嚇罰款及擅自逮捕，或用其他壓迫方式者，一律嚴禁，勞資兩方有痛苦者，須陳訴於仲裁機關解決之。

五、外人在華經營商業者，應由外交當局根據上列四項之原則辦理。

無論有怎樣糊塗的共產政府，總不會在實行共產之後，還許資本階級存在，還要定什麼勞資仲裁條例，說什麼勞資仲裁機關。無論怎樣不徹底的共產政府，總不會一方面實行共產，一方面又禁止工人及店員干涉商店的管理。而況最近的中央命令中，明明規定有「凡不依處分逆產條例，而擅自沒收人民財產者，政府當予以嚴厲之制裁。其為團體行動者，解散其團體，並對於負責之個人加以處罰」。逆產尚且不許擅自沒收，何況不逆的財產呢？私人既不得擅行沒收財產，政府又沒有明令沒收財產，那麼，除掉其天外飛來的產之外，尚有何產可其呢？

(B) 有人說：國民革命軍在前方北伐，共產黨在後防搗亂，這裏是使人最痛心疾首的一件事。但是事實上共產黨員死於北伐之役的，不知有多少，可見這次北伐，乃是國共兩黨的連合戰爭。至於說他們在後防搗亂，那稅更冤枉了。廣東去拿機器工人罷工，擾

亂後防是有的；但機器工人並不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却在右派領導之下！說到第二次北伐，擾亂後防的不但是共產黨，並且是「奉務總司令密令」討伐共產黨的。至於共產黨忠告國民黨勿因北伐而刺削省民，似乎是鞏固北伐的基礎和聯合北伐的戰線之一法，更不得曲解為妨害北伐了。

(C)有人說：「國民黨雖欲容共，而共產黨却不容國」。這兩句話，若拿眼前的事實來證明，剛剛適得其反。近來自廣東北上至上海，自上海西行到九江，所搶斃的革命首領，所殘殺的農工工人，到底殺者是共產黨人，還是國民黨人？被殺者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國民黨人殺掉幾百個共產黨人，還算是「國民黨雖欲容共」，共產黨人被殺不哼一聲，還算是「共產黨却不容國」！這樣破天荒的科學家的邏輯，真正是「新發明」！

(D)有人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就應該取消共產黨。這一個「跨黨」的問題，鬧了很久。其實，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祇是黨員加入，並不是團體的合併。如果是合併，那麼，自然不能另外讓共產黨存在，至於個人加入，一方面在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之下做工作，一方面回到自己黨內去宣傳，似乎也不見得就互相矛盾。我記得總理在廣東會議席上，曾明白允許共產黨跨黨。馮自由因為這件事，氣得發抖，就在席上寫出「奉旨跨黨」四個字憤慨半讀笑的大字。至於「曲解三民主義為共產主義」一節，除民主主義中有「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句話之外，遍尋共產黨機關報如博愛一類的報紙，

從來沒有說過這一類的話。倘反在政黨季陶的大著中找出這樣的「曲解」，可是說先生不但不是共產黨的人，並且是反對共產黨的人。(E)有位寄公在現代評論上說：國民黨中不忠不良和無能的份子，計有三種：(一)是騙錢份子，(二)是投機份子，(三)是官僚，政客，市儈，士大夫，執執子弟。照目前狀況看來，反共的大敵都是第三種人。最顯明的就是安徽，凡安福系的官僚政客，及從來不見經傳的執執子弟和亡國的士大夫，都一個個做了省黨部省政府以及農工各團體的中心人物了。國民黨可容這一類腐敗份子，獨不能容許革命的共產份子，到底是科學家的見解，與衆不同！

(F)有人說：吳稚暉上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呈文上引湖北共產黨在雙十節對於同志的宣言，有云：「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說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切舊軍閥」。認為這是共產黨的陰謀。這件事說來真好笑，不知誰人惡作劇，冒名頂替做了這篇文字，去騙騙吳老頭子。遍詢湖北共產黨人，沒有一個知道這回事。而且共產黨的規矩，對同志是不用宣言的，如果在對外宣言上，不擅自招的犯「陰謀」拉着口袋底一倒，那麼，已經成爲「陽謀」了，還「陰」什麼呢？我不相信天下竟有這樣笨拙的共產黨人！吳老頭子料也知道是假的，不過藉此滑稽一下罷了。

好了，不再多說了。再多說不但保不住科學家的態度，並且就會有人怪我心「亦化」，可以「格殺勿論」，那真是性命交關了。

我們最近有兩種新書快要出版了！

一是瞿秋白先生最近的大著作俄國革命運動史，全書約三十萬言，現第一冊已付印，馬上就可出版。

二是彭述之先生著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也快要付印，不日出版。

漢長
口書
店

The Guide weekly

導報

報

嚮

週

◁ 期 九 十 九 百 一 第 ▷

次 目

湖南政變特號

湖南政變與討蔣.....獨秀

長沙事變經過情形一.....

長沙事變經過情形二.....

湖南農民運動的真實情形.....

湖南民衆請願團之宣言.....

湖南黨部民衆請願代表之通電.....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湖南政變與討蔣

湖南初期的農民運動，缺少黨的指導，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動（所謂幼稚行動在任何國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開槍，阻禁，企圖均分土地，同時舉行宗教革命（費爾賈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婦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會之驚恐，土豪劣紳復捏造許多事實，在軍隊中宣傳，反對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對農民運動之右傾分子更從而張皇其詞，使湖南出身的軍官咸感不安，對湖南農民運動多少都表示不滿，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長沙五月二十一日事變，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不無關係；然而說他們只是為糾正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而發，則顯非事實。在長沙事變以前，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已有糾正農民運動幼稚行動的命令，他們若真是只想糾正農民的幼稚行動，由省政府者黨部切實執行中央命令，已十分夠用，為什麼須用屠殺政策呢？他們說長沙二十一日事變是由於工農糾察隊包圍軍隊營壘而起，這種笑話，和蔣介石在屠殺上海工人之前說工人糾察隊將圍攻龍華，是同樣的把戲。過去的屠殺已遍於湖南全省，殺至今天（六月十九日）的消息，新省政府的軍事廳長仍在分派軍隊到各縣大舉清鄉，想必也是因為各縣的工農糾察隊都在那里包圍軍隊營壘！這是無稽之談。

我們再看二十一日事變以來，許克祥的所言所行，是否只是糾正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

(一) 二十二日下午省政府召集所謂各團體聯席會議時，教育廳長董維健，建設廳長鄧寄雲尚列席，次日即被逐出走，鄧廳長的家產，且被查抄。

(二) 省黨部人員被逐一空。

(三) 市商民協會代表左學謙在所讀各團體聯席會議上說：「昨晚

事變，因解散工人講習所，波及商民協會，以致職員會物損失，會所亦被毀壞。」左學謙家宅亦於二十四日被劫。

(四) 省農民協會負責派員為政府採辦軍米四十萬石，配辦米之款九萬元，竟被所謂救黨委員會的軍隊搶去。

(五) 許克祥在街上貼出「擁護湖南省政府」、「擁護國民政府的標語，但是省政府的委員趕跑了，并且抄家了，國民政府的委員走到岳州竟被拒絕而回，并且許克祥竟電令岳州駐軍要逮捕緝獲國民政府的委員。

(六) 五月二十四日，在長沙戒嚴司令部，成立中國國民黨救黨臨時辦公處，推定許克祥王東原李殿臣周榮光張敬兮等五人為主席；當即發出命令如下：以後拿辦暴徒分子，非經國民黨救黨臨時辦公處命令，各部隊不得擅行，此令！主席許克祥王東原李殿臣周榮光張敬兮。

(七) 國民黨黨校被軍隊搗毀一空。

試問上列這些事實，和糾正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何涉？許克祥等不得政府或中央黨部命令，而擅自任飛殿司令部組織什麼救黨辦公處，獨攬軍權政權黨權，這和蔣介石的行爲何異？

夏斗寅在湖北叛變，是受了蔣介石的指使，蔣介石已經親自向外國新聞記者直言不諱，似乎不需要別人再為他辯護。許克祥等在長沙叛變，分明是和夏斗寅相呼應，別明是蔣介石襲擊武漢國民政府之整個的計劃之一，至少也是接受了蔣介石的政綱（反武漢中央，反魏，反共，反工農），謀襲國民政府，擾亂北伐後方之整個的計劃之一，糾正農民幼稚行動，不過是一個口實。

蔣介石的外交官，對於英捕房監視上海蘇俄使館不肯向英人抗議

蔣介石且在上海大捕蘇俄同志；許克祥等亦在長沙搜查蘇俄使館。蔣介石在上海南京廣州搜殺共產黨人；許克祥等亦在長沙常德第一師搜殺所謂暴徒分子，即共產黨人。蔣介石一面屠殺工人，一面說仍然要保護真正工人；許克祥等也是一面屠殺工人農民，一面在街上貼出一擁護真正農工」的標語。他們和蔣介石有什麼兩樣？

不僅許克祥等在長沙是如此，再看常德的五月二十四日事變是怎樣？在二十四日事變之前，常德的黨部及民衆團體，正在忙着開歡迎熊慶齡長大會，開軍民聯歡大會，正在忙着採辦軍米；恰當此時，夏斗寅許克祥叛變的消息傳到常德，蔣介石委任熊慶齡為師長的密電一到，熊軍頓時翻臉，於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派兵搜索工會農會及黨部徽章，下午到工會農會黨部及其他民衆團體捉人，遇見穿中山服的或有徽章的即逮捕槍斃，約在二百人以上，被捕者數百人，特別法庭所拘押之土豪劣紳一律釋放，即用彼等為搜捕革命分子之偵探；并且鳴鑼叫人報告誰是共產黨人，一時被私仇誣陷而逮捕而槍殺的人，非常之多。二十五日又挨戶檢查，見有勇敢活潑青年，即指為共產黨人而捕去槍殺之，如此又殺害了數十人。二十五以後，又從城裏殺到鄉下去，鄉下土豪劣紳所把持的團防局，遂乘機藉着匪震捉人。

此外岳州平江瀏陽寶慶及湘南，都在剷除暴徒名義之下，解散民衆團體，解殺工農及其共產黨人之事，成了普遍的現象。此次屠殺之案，我們可以舉出一例，即湘潭總工會委員長楊昭植被殺之事。楊於五月二十六日被捕，在學坪斬頭，隨將其面拋擲鄉數十下，再用麻繩繫電桿上示衆，將楊尸倒懸於演說台上，以刀剖解，以鐵絲作鉤，取出腹內臟腑，灌火油於腹中，用火燃之，旁觀有不平者，即以赤化論。至於捕獲工人屠皮置沙上，旋時呼號而死者，也不只一次。

試問湖南農民對土豪劣紳會否有這樣野蠻殘酷的行動？政府派周福赴長沙以後，湖南的屠殺停止了沒有？沒有，絕對

沒有。現有二事為証：

(一) 是六月十日長沙的南嶽日報載：

「昨日長沙市全市黨員，在教育會坪開歡迎周副軍長大會……周副軍長由第三分校，偕仇亦山……到會……當衆發表決議案十六條(一)公推周副軍長為湖南黨委員會委員。(二)請周副軍長實力參加救黨運動……(八)請周副軍長獎勵馬日剷除暴徒的武裝同志……」

(二) 是湖南省政府軍事處六月十四日有派兵清鄉電如左：

「湘省暴徒嘯聚各縣，亟應肅清，以根本解決，分配兵力如下：

1. 許克祥酌抽二十三團軍隊，以一部份赴湘潭湘鄉寧鄉清鄉，以一部分留省警戒。

2. 周榮光督率警衛團擔任省城內外警戒，并保護省內上下厘卡，城廂各機關。

3. 李仲仁團抽調一部份前往醴陵衡山清鄉，一部留省協同各軍警戒。

4. 每營派兵分赴長沙縣所屬各鄉鎮清鄉。

5. 熊震師向桃源方面警戒，并酌抽軍隊担任常德沅江安鄉縣清鄉之責。

6. 王錫鑾師擔任寶慶新化邵陽清鄉，並担任向武岡方面警戒之責。

7. 周震周希武張岳(團長)協同向鄂西警戒，并應酌抽軍隊擔任岳陽臨湘沅容清鄉之責。

8. 陳漢章旅對於湘黔軍方面警戒，并抽軍隊担任辰溪溆浦安化清鄉之責。

9. 戴平垣司令於向津醴方面警戒外，并抽軍隊担任石川慈利大庸永定清鄉之責。

化清鄉之責。

化清鄉之責。

化清鄉之責。

化清鄉之責。

化清鄉之責。

化清鄉之責。

化清鄉之責。

化清鄉之責。

10 俞國樞任衡陽，常寧，耒陽，資興，郴縣清鄉之責。

11 王德光團對於金州方面警戒外，并酌抽軍隊擔任零陵，東安，祁陽，零陵，資興清鄉之責。

12 羅定(司令)担任攸縣，茶陵，安仁，酃縣清鄉之責。

13 瀏陽，平江，湘陰三縣之事宜，另商陳嘉佑兵長派軍隊前往辦理。

14 湘南湘西邊境各縣，俟由前方抽調軍隊回湘再行舉辦。

15 此次清鄉，限令到後十日內一律肅清。

政府未有明令申斥許克祥等所組織的救黨委員會是反叛行為及嚴令解散，他們當然可以請周福加入；政府也未曾嚴令申斥二十一日事變是反革命，他們也自然可以請周副軍長獎勵。這都是順逆是非不明所致。現在軍事趨還嫌過去的屠殺不足，分派大批軍隊到各縣清鄉，肅清所謂殘徒，以圖伊本解決。什麼是本解決？不用說是「殺盡真正革命黨人——國民黨及其產黨」和「根本消滅工農運動」。

長沙事變經過情形一

——湖南各團體請願代表團之報告

長沙事變之原因可以概述如下：

遠因：主觀方面的——湖南農工運動起來太速，不免有幼稚的行動，以致敵人乘機以退黨的發展較民衆團體的發展爲慢，所以沒有全部領導的能力，這是我們應該首先認錯的地方。客觀方面的：(一)蔣介石在湖南年來所組織的團體有左社，(劉岳峙)擁護梅鳴崗(李致部)三愛黨(彭建初)及各縣的團防局(如官章團防局長曠黃等將縣黨部李佐民拖帶出城逃汴行，她如臨湘華容武岡瀏陽湘陰等縣黨部後頭主使者皆爲蔣逃汴石)。(二)豪紳土豪劣紳混入鄉村農民協會及黨部專事攪亂。總之，湖南反動派之成績多爲蔣介石在湖南工

，以免後患！在這種政策之下，許克祥等的首功，當然是應該獎勵的。共產黨是否能夠救黨？工農運動是否能夠根本消滅？恐怕都是疑問吧？蔣介石不能夠辦到這兩件事，甚至更有力量，莫索里尼也未辦到。他人更休想！

湖南政變中所表現的事實，分明不是什麼糾正農工的幼稚行動，分明不是什麼救黨運動(豈有離開共產黨，并且要解決中央委員的救黨運動？)，而分明是和蔣介石夏斗寅一氣的反俄反共反工農反武漢中央這四大政策的運動。

此時，武漢方面對蔣運動的空氣似乎很濃厚，倘若沒有決心解決湖南問題，剷除這些豪紳代表的小蔣介石，那麼我們恐怕南京的大蔣介石尚未剷除，武漢治下的許多小蔣介石——豪紳惡霸以及許克祥等叛徒，倒可以將國民政府推翻了！而且蔣介石可以說：你們討我，但是你們境內也和我這黨一樣，你們並不能得到東南民衆的擁護，你們所仗的，也不過是軍隊，來和我爭地盤罷了。六月二十日。

作的結果。近因：主觀方面——(一)近月以來因黨部及民衆團體忙於執行中央黨部之外交政策經濟政策及第二次北伐後檢防糧食招募等工作，而對鎮壓反動派工作不免有疏懈的地方，這個懈怠恰恰是反動派大舉反攻的時期。(二)農民羣衆因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迫切，我們事先沒有好的宣傳和靈敏的指導反爲反動派藉此鼓動軍心的張本。(三)湖南婦女起來很快，各地作婦女運動的同志對於強迫剪髮及輕斷離婚案件時有所聞，於是又爲反動派宣傳「要公妻了」的張本。(四)鄉村的農民沒有得政府及黨之堅強的命令，因此不能完全接收鄉村的武裝及政權，這也是我們的缺點。客觀方面：(一)湖南既有他們的組織，(左社，三愛黨，擁護梅鳴崗，保黨黨)又有了土豪

劣紳大地主仍霸佔了鄉村政權，又有了國防局及普克祥的武裝，這皆是蔣在湖南的基礎建築完成。(2)上海，廣東，重慶及湖南邊界各縣的緊要加以楊友的反叛及第二次北伐的緊張，而湖南又立於第二次北伐後防的重要地位，(糧食與募兵)這恰好是他們大舉反叛的好時機。(3)他們在二十一日專變以前的工作：

軍事的：唆使第十六軍第四師的募兵處在各縣運動(如平江，衡陽，瀏陽，祁陽，益陽，湘鄉，常德，臨湘，衡山等處收買土匪奪取鎗枝塗殺鄉民強劫貨船等

經濟的：十五日至十九日他們看見省政府及省農協所派出的採辦軍米專員每天能運得兩千石米來出口，這更是他們所嫉恨的地方，所以有夏斗寅之斷絕交通和他們的鼓動商民不用金庫券及米商的無形閉市。

政治的：他們在政治方面的工作唯一的說就是造謠，如十七十八十九

諸言有以上幾種：1.武漢的國民政府倒台。2.汪主席坐飛機逃走。3.鮑樹勳槍斃了。4.譚主席微服逃走常德。5.鄧主任被捕。6.程總指揮鬚髮為僧。7.三十五軍反水。8.唐總指揮部下軟禁於信陽。9.何軍長在廣水就總指揮職。10.各軍政治人員皆被槍決。11.劉軍長反水佔領兵工廠。12.楊森的軍隊進據到家鄉，夏斗寅的軍隊進據武昌。13.熊旅長屠殺常德民衆，軍隊長亦反水。14.工農軍要繳革命軍的槍。15.福州的軍隊到了衡州，夏斗寅與三十五軍即日長沙等謠言。以上各謠言正在武漢與長沙的交通斷絕的時期，我們沒有辦法解釋，於是省政府省黨部及各民衆團體緊急聯席會議，用不得已的辦法，宣佈全省戒嚴。4.因為湖南到了這樣緊急的時期，我們不得不準備工作如下：宣佈全省戒嚴；準備全省武裝工農組織中國國民黨湖南義勇隊，交省政

府指揮戒備一切，派人來中央及唐總指揮處報告湖南情形，不料事變倉卒，竟未成行。 譚熊委員石校長陳軍長赴岳協助駐岳軍隊討伐夏斗寅，并電調陳委員全部來省，對經濟委員會盡量維持金庫券，凡五元以內，准許現金流通，對金庫券中省金庫的政策稍加變通，以維持金融，各團體發通告出佈告組織宣傳隊鑿謠言，以上係二十一晚以前我們的工作。

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天長沙社會的情況

除我們防禦工作及反動派工作情形如上述的情況外、所有社會方面的

情形如下：十九日我們一方面忙於運軍米及解決謠言所影響的經濟問題與各縣聯席會議閉幕及鎮壓謠言工作外、十九晚南門學院街突有槍聲的來源，因三十五軍留守處駐紮學院，於是晚因工廠糾察隊十餘人押解工廠犯事畢，經過是處無口號被留守處攔截，又省黨部劉富雅里十號火警，兵工廠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被許克祥唆使傷兵，強奪槍枝，打傷糾察隊數人，同時亦有傷兵數人被捕，因此二十號的謠言更大。

二十號情形：三十五軍與總工會雙方解釋誤會，并交還槍枝，雙方和平解決，惟兵工廠糾察隊所捕之傷兵於是日送交戒嚴司令部，乃被傷兵包圍未果。 是日市面情形，因謠言更甚，恐慌已達極點。下午六時紛傳是晚必繳工廠糾察隊的槍，到此時農協負責同志祇好用電話通告工農會，令糾察隊鎮靜待斃，并請政府加倍戒嚴，維持秩序，不料是晚爭鬥一夜，并無槍聲。 二十一日情形：是日為省黨校開學之日，政府與黨部及民衆團體負責同志多有到會講演，又有軍事委員會轉唐總指揮第一次勝利之電報，至下午五點風稍為和平，不料反動派又謠傳唐總指揮的電報是假造，省黨部各要人均已跑盡，本來是日派委員派夏委員及李教務主任連均未參加黨校開學典禮，省黨部於是日下午三時召集緊急會議，所決定的辦法：請省政府召集駐省軍官

及工農武裝解釋種種謠言，並議決共同繼續鎮壓反動派謠言的辦法。

不料是晚十時半全城槍聲大作，步槍聲，手槍聲，撥亮槍聲，機關槍聲，大砲聲直響至二十二日七時方止。

廿二日的情形如下：

(一) 省農協死十餘人。

(二) 省工會死四人。

(三) 工人運動講習所死傷六七十人。

(四) 黨校死二人。

(五) 工農糾察隊黨校及工運講習所工運訓練班及縣市工農糾察隊全部繳槍。

(六) 所有民衆團體及黨校機關皆爲許軍強掠一空並封閉。

(七) 省總工會及省農協所存武漢解往採辦軍米之現金概被許軍搶去。

(八) 將所有擁護中央打倒蔣介石劃除土豪劣紳的標語概被許軍撕毀。

(九) 將所有監獄人犯盡行釋放。

(十) 省特別法庭全部擱置。

(十一) 懲劣革命法庭委員會的懲劣品概被搶去。

(十二) 凡軍隊必繙白色袖章白色符號，否則被許軍辱罵毆打。

(十三) 賀國華同志於下午一時被許軍在小西門碼頭槍決了，南門口口同時亦槍決數人，但未詳其姓名。

(十四) 總工會黃顯葵壽長等十餘人被捕生火莫下。

(十五) 建設廳鄧壽葵戴連人家及高中周南自治長師恕澤等學校，皆被

擄毀。

(十六) 許克祥所佈口號如下：

劃除屠殺無辜民衆的暴徒分子。

劃除假公報私肥私利已的暴徒分子。

劃除混入工農團體肥私利已的暴徒分子。

擁護真正工農利益。

擁護真正國民黨。

廿三日的情形 1 鄧壽奎，朱劍凡，李維漢，夏曦等家概行搜抄。

恕澤，復初，周南，南華，甲工，衛輝等校概被揭毀，並向各處

近住宅大行搜索。2 三分校學生有一部分被許克祥所貼的標語，外並

手執白旗分途在城郊內外講演，內容除根據許克祥所貼的標語，外並

加以反國民政府反中央黨部反工農運動反共產反封閉民報爲演進材料。

3 省黨校亦有部分學生被許克祥組織善後維持會分途講演。

許克祥之主席團槍決了，並知道廿一晚之事變的

臨時指揮官爲許克祥，同時此時湖南已有兩個政府，但政權完全被許

克祥之主席團槍決了。廿四日之情形除大行搜捕外與廿三大約

相同，並於各城門口槍決了數人，但才傳及其姓名。廿五日除繼續

搜索外，許克祥準備進攻湘潭并發表恢復國防局清查戶口等政見。

廿六日仍是繼續搜捕，并派兵挨戶詢問如有交出委員長者賞，以後

情形與前畧同，唯六月一號又大屠殺一次，詳細情形尙不得而知。

結論：

1 我們這個報告是在逃難中所得的消息，詳細情形事後當有許多

多材料可以補充。

2 在我們這個簡略報告中，可以看出此次長沙事變純是蔣介石所

主使的，其意義與上海廣東重慶等地的屠殺是一樣的，此次的

罪兇除蔣介石而外，即爲許克祥仇黨黨團黨團等兇人犯。

3 長沙事變影響北伐前途及革命整個的前途至爲重大，非迅速知

據中央黨部唐總指揮及八軍將領的處理辦法解決於革命前途頗

開其大。

4. 我們代表團來的任務：

1. 請求討伐湖南反動派。
2. 請求恢復省黨部及各民衆團體，并交還武裝。
3. 請特別委員會及周葉南軍長從速退湘工作，因為早日解決湖南問題，即是早日解決革命過程中所發生的障礙。

長沙事變經過情形二

第一、屠殺慘狀。湖南自長沙五月二十一日事變後，許克祥彭國鈞仇黨蕭盟等叛逆，日益猖獗，反革命工作，擴張到鄉村中去了，農工民衆大遭屠殺，茲就最近得到的消息，分別報告如次。(一)長沙方面：許逆克祥搗毀封閉各種革命團體後，白晝戒嚴，夜行屠殺，不問理由及事實，只要是各級黨部各級農會各級工會及其他民衆團體負責的同志，即行拘捕，以處死刑，他們的刑法，很殘酷的：如殺女子，先行割去乳房，用刀斬斷頸部一半，又用步槍向陰門一槍。殺男子，先用極慘刑法拷問，再用刀及槍的重刑而死，其如腰斬暴刑，割刑，種種慘殺，實極爲悲慘，令人痛心疾首，此種處決，均在夜間或清晨舉行，並無罪狀宣布，即有罪狀，亦係成文油印之罪狀紙，只在罪狀上面添寫被殺姓名，如殺省民會議代表李翼雲，曾做學生運動的田波揚：省黨部青年部的秘書賈云吉，省學聯四屆總務主任等七同志，均係先用極酷的毒打，再行斬首，田波揚夫人陳愛雲去保釋田君，亦被扣留慘殺。六月一日，瀏陽民衆被反動派摧殘，不知長沙已變，逃來省垣請願，該許克祥等叛逆，即取軍事行動，在長沙小吳門外屠殺請願民衆一百三十餘人，同時將小吳門行走的女子誣爲偵探，就地槍斃五人。自六月一日後，長沙每天至少要慘殺民衆數十餘人，擅行拘捕而不見釋放者無算。(二)常德方面：一、五月二

最近還有要報告湖南農民均已動員討許者近數十縣，有武裝者萬餘人，已在醴陵湘潭等地集中，究竟詳情怎樣，我們還沒有得到確實的報告，然大半是謠言。聽聞張代主席已被許軍軟禁，失掉自由，建設廳已被許軍各部搗毀，郭廳長已逃走了，教育廳董廳長亦被許軍驅走了。

一九二七，六，四日於武漢

十四日，發生同樣的事變。二、總工會執行委員，僅委員長未殺及，不知逃往何方。三、縣農協及各級農協執行委員及農民被殺者二百餘人。四、事變時死傷革命民衆共六百餘人。(三)衡陽，醴陵，武岡，益陽，湘陰，桃源，永州，瀏陽，臨湘，安鄉，辰州，叙浦，均發生屠殺慘狀，各種革命團體概被反動派搗毀，白色恐怖可說遍布全湘了。(四)湘潭——該縣農民原本擬與熱軍抵抗，卒以許逆太惡，大受殘殺。

第二、政治上的猖獗。許克祥等叛逆，爲的欺騙民衆，非有一個名義不足以號召，所以他仍假借湖南省政府唐主席的名義，命令一般壯湘思想搖動的軍人助逆叛變，張貼擁護唐主席分子唐指揮，擁護打倒共產黨的唐總指揮，擁護唐唐合作，擁護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擁護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等標語，在他們這些標語中，可以看到他們反動的目的，確是蔣介石嚇使所爲，我們從沒有聽見唐總指揮有破壞總理的政策而打倒共產黨的主張，反革命的蔣介石到革命的唐總指揮那能夠有合作的可能？所以在他們的這些政治上的主張，就看見了他們的原形了。

第二、摧殘黨務及民衆團體。自許克祥等叛逆非法組織救黨委員會之後，即通令各級黨部及民衆團體一律改組，各級黨部及民衆團體

的執行委員，通告各縣一律拿辦，槍殺勞勳，以期造成清一色的反勳勳力。

第四、摧殘教育。長沙的學校，自五月二十一以後，被摧殘殆盡。所有被抄掠的，男女學生均不能出校門一步，最近限令一律停學。學生均不准剪髮。而各縣均發生了白色的恐怖，拿捕侮辱學生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是對於女生，脫衣脫袴，啼皮笑臉，加以百般的侮辱，甚至姦淫的事實也不時發生，在此時的學生，求學不可得，歸家不可能。而長沙遇學生即行檢查拘拿，生命均朝不保夕了。

第五、任意捕殺犯人。他們過了穿中山裝的即拘捕審訊。遇穿中山裝衣背後下有文字的即是共產黨黨員，又字號是其字的兩點一均槍殺勿論，好一層誣害民衆的方法，不知從那裡想來的。並有一首反勳勳的歌，許克祥等的救黨辦公處，做一個反革命的歌，使之灌入兒童的腦子裏面，在街上大唱特唱，看了這一歌，就可知許逆的反勳，已巴巴頭萬萬歲，狐把鴛鴦要槍斃，男女學生一頭睡，養出兒子當糾察隊。工會你莫兒，三十三團用砲衝，農會你真惡，我們要你的腦壳。

第六、破壞反革命機關。許逆克祥等的惡就吹他們的反勳空氣，恢復長沙舊日報及大報，這兩個報館均是左社主辦的，左社又是蔣介石的走狗黨羽，從此又可見是蔣介石的陰謀，欲奪取湖南為反革命的根據地。

第七、所謂軍民誤會。抑係反革命政變。至於所謂軍民誤會，則全係虛構作用。只有下列幾點，可以知道長沙事件的確是反革命的政變：(一)此次事變，絕非軍民衝突，而實為一部分軍人與小資產階級因利益上之關係，對於工農運動有阻礙，於是反動派乘機而向農民進攻。謀為易於明白起見，再分述如左。(甲)兵士自南方而來，歸家，請有被鄉農民協會挽留者。然此係極少數，甚至有殺人放

放應有此伎倆陳陳腐腐的。實則一般人曾了解革命與農工運進之意義；近因反革命之進攻，而引起經濟恐慌，因革命之進展而農工與農

農工運動中發生左傾勢頭。對此等事，則頗有不能善了了解，而時勢不安者。結果以利益之衝突，遂憤起農工。加之吾國封建勢力雄厚，一部分軍人及行政長官，其間則又率多被代表封建資產階級勢力之輩所包圍，浸假因而形成豪紳資產階級向農工進攻之鬥爭，亦即資產階級欲取得革命領導之鬥爭。馬夜事變之真正起因即在此。

(乙)為此事變，預先實有一定之計劃，首則夏斗寅起難於鄂西，繼則許克祥發難於長沙，再次則湘東各屬，除岳州外，舉起響應，前後時日，不出一星期，而各方一致，非預先定有計劃，何能辦此。(丙)事變方起之日，許克祥即派兵把守電報局，禁止外人拍電，同時唐總指揮所來之電報，任意收發，披羅報端，他如漢口報紙，予以扣留。來往信件，一律檢查。凡此足以證明許等計畫之周詳也。

(二)當馬夜事變未發動之前數日，長沙即謠言紛起。或謂某軍反水，或謂唐總指揮被部下包圍，或謂農工將於六月一日起實行大屠殺。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省黨部，省政府，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及農工婦女商務各團體，為避開危險起見，於二十日下午在人民俱樂部開聯席會議，會中共產黨代表曹英琦謂事已至此，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應隨各團體之後，大家要如何都宜一致協力辦理。此足以證明共產黨之退讓態度。外間所傳，謂此次事變，全係共產黨策號施令，記者為整理與良心所驅使，認為全係保衛之言。(三)馬夜事變未起之前，得知夏斗寅高揭反共之旗。工農兩會，即飛備森農，大東茅巷與會公報，為工農兩會所在地，均宣布戒嚴。其重要區域，大東茅巷與會之故址，應用農機地庫，場設兩會，則其出於自衛之手段，可想而知。吾謂工農兩會三十五軍軍部，槍劫槍文，胡實事後嫁罪之言。蓋工人糾察隊與農長高衛軍任省城者不過千人，而槍

支不修而。以器械論，多不精良。以訓練論，多未嫻熟。其
產務如以洪區而欲起事，實以別其石，多見其不自量也。且以理
論言之，共產黨如有此項動作，則其計畫必定周詳，何以馬後事變，
竟不數小時而解決。况共產黨非龐子黨，又何所恃而敢於犯此大禍
。即以工廠搶劫軍隊槍支之地點而言，亦人各一說，有謂在小吳門
樂道古巷者，有謂在八角亭者，有謂在學院街者，有謂在大東茅巷者
，可見隨意捏造，並無確實證據。若工廠軍預先定有計畫，何以道
路槍炮交通未曾斷絕，何以電燈電話未曾間斷，何以店員未嘗要挾
。而馬後事起，工廠領袖及其產業領袖，均銷聲匿跡，不聞有何
舉動。雖有柳直荀之聚眾湘鄉，楊昭植之聚眾湘潭，及各地之響應
，瀏陽工農之請願，然皆在馬後事變以後數日之事。以記者觀察，
此蓋各別之舉動，並未受上級之命令也。(四)事變以後，報紙所
披露，許克祥等所宣傳，均謂暴徒之罪過，為造成饑荒米荒及金融恐
慌，為切實切府。又謂郭亮有現洋二百萬元，夏有現洋四十萬元，
張代主席在紀念週政治報告中，且謂「暴徒將以六月一日起，實行大
屠殺，凡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者，皆在被殺之列」，此種宣傳，殆得
一小部份人之信仰。(五)事變之時，除將工廠兩會，市黨部省黨
部，搗毀一空，立將工廠武裝破壞外，他如建設廳郭壽家及副凡家
均被燒燬。(六)事變以後街市即滿佈標語，大旨不外宣傳暴徒罪
惡。同時並有請真正國民黨員仇亦山彭國鈞蕭翼鳳等組織省黨部之
標語，不數日而救黨委員即出現。其重要脚色除仇蕭三人外，即
謂許克祥陳其祥。其重要工作，即為檢舉誘騙份子。自周叔祁軍
長到省後，許克祥即行啟跡。然該會之態度，甚為堅強。謂中央
所派改組湖南黨部之人，必先將該會同意。此外取消消土地問題案，
取消特別法庭，均為該會最近之工作。同時各地救黨分會亦應風而
起，其中華多為土豪劣紳所把持。(七)事變方起之夕，特別法庭

所監禁土豪劣紳，一概被許克祥釋放。(八)事變之夕，軍隊方面
死傷三數百人，工廠十數人。以後由戒嚴司令部所捕獲被革並克祥伯
決者約八十餘人。但各地不在此數。(九)目前湖南之情形，則
為各縣之清鄉發生重大之糾紛。則反革命派向革命派進攻，為一種
屠殺主義之動作。又湖南金融，枯竭萬分，省金庫空虛，賦賦大洋
五角二分，百貨均漲一倍。(十)自周叔祁軍長到省，情形略有變
動，周君集會議數次，許漢克祥均未到省。周在歡迎大會中，宣布
此次回湘，係奉中央及唐總指揮命令，如能依此命令，則湘軍自有辦
法，否則無辦法。周個人並謂職職護護三大政策。自周到省時，
國民黨左派人物均已出走。故其每日所接洽者，為仇亦山輩。(一
十一)記者再須補述者，則當事變以前，有三事頗惹大眾注意：(甲)
湖南省縣及特別區黨部聯席會議於此舉舉行，關於土地問題，業已
解決。(乙)長沙市民會議代表大會業已閉幕，市政府委員選舉結
果，全佳左派人物，反革命派落選。(丙)湘省防軍不多，當時有
周西成進窺湘西，李濟攻進攻湖南，李烈鈞總部集中修水之說，湘省
正陷四面楚歌之中，在鄂軍輪席代表中，有數縣聯防之說，
同時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亦大加整頓，總工會即於是時任命袁
某為全省工人糾察總隊長。在省政府教育會坪舉有就職典禮，登勢頗壯
，凡此頗惹一般人之注意。實在工廠與黨部之意，全有整固北伐後
防也。以上三事，均惹起許多誤會與思想，於馬後事變，極有影響
(十)事變後，除商民協會，新聞記者聯合會外，其他各民
衆團體，均無形消滅，故此時實無民衆之可言。尤可注意者，有
一事實。(甲)知識份子之革命性，素不堅強，然此次救黨委員會，
除一般無聊政客熱心奔走外，其他知識份子，均不與聞，彭國鈞雖有
「學生數千而無與我共事者」之語。(乙)自救黨委員會起，各縣
士劣，均捏故陷忠實同志，鄉間自區黨部以至區分部常委，區鄉農協

委員長均不能安生。然皆爲政客或有貪污土劣之嫌者，其中亦不少明瞭之人，如前長沙縣長周伯南，該縣土劣欲乘此時機，陷害忠實同

湖南農民運動的眞實情形

湖南民衆請願團的報告

(一) 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 (甲) 發展的情形：湖南農運爲時不久，然據本年四月份報告全省有組織的有六十三縣，會員達五百餘萬人，農民起來者近千萬人，其分佈區域以湘江流域爲中心，瀟湘各縣及資江流域次之，因此等連帶在軍事上政治上都佔重要，湖南農民運動者爲準備北伐工作計，也不能不首先着眼此處，至於湘西一帶因交通不便又長時期在軍閥王賁祖銘等統治之下，所以至今還在開始的時期。(乙) 發展的原因：湖南農民運動的興起完全是封建軍閥統治的結果，軍閥政治建築在剝削農民上面，其賴以維持政權的最大項即出於田賦，鹽稅，雜稅，釐金，這四項完全直接間接是農民負擔的，湖南農民在張敬堯，傅良佐，趙恆惕，葉開森等軍閥統治之下慘受提征田賦，加設釐金，增加雜稅等一切增出無窮的剝削，差不多十家有九家弄到家空業盡，軍閥爲貫徹其剝削起見，復勾結貪官，汚吏，土豪，劣紳以爲爪牙，蓋金局，權運局，爲貪吏就取的美差，六個月知事可得數萬元，如此等類的事實，歸結爲加倍農民的痛苦，至於土豪劣紳爲軍閥政治的上層基礎，政治上農運漸鄉村政權，利用團防武裝實行屠殺，經濟上重租重利借貸，農民生活乃更墮於萬劫不復的地位，整個的封建勢力軍閥，貪官，汚吏，土豪劣紳的層層剝削決定了農民只有兩條出路：革命與死亡。(餓死凍死爲匪而死等)。

在北伐過程中，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對於農民的利益一組織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廢除苛捐雜稅，禁止重租重利等件有廣大的宣傳，於是湖南農民在飢餓困頓中便驟然興起了。(丙)

志，彼堅不與聞。以上所述均係實情，特拉雜無層次，深爲缺憾耳。

農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貧農是農民中受痛苦數量最大的羣衆，他們大半沒有土地，生活毫無保障，簡直早上不知道晚間，在封建政治下面他的地位又屬於最卑賤，餓與死是他們不可逃的兩個命運，因此他們天然奮於革命性，富農中人對於革命起始是不生興趣的，只有貧農才一開始便十分相信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對農民的宣傳，毫不猶豫的贊成革命，毫不猶豫的加入農民協會。因此貧農實在是農民協會的發起人，是參加北伐的戰士，換言之貧農是湖南農民的領導者，這也就是湖南農運中的主要力量！此等貧農並非單指無土地的而說，其中有佃農自耕農之田地不見養家活口者。

(二) 湖南農民運動功績 (甲) 參加北伐：湖南農民運動在革命中第一個貢獻，即是領導了農民參加北伐，湖南農民參加北伐與省港罷工有同樣的意義，省港罷工封鎖香港，革命政府才能一閉門捉賊。將陳炯明，鄧本股，楊希閔，劉鎮寰等根本肅清，進而舉行北伐。湖南農民參加北伐則使北伐軍在極短時間內通過湖南，能養精蓄銳而克復武漢。要是說省港罷工創造了北伐，那末湖南農民運動即促成了北伐，當北伐軍從衡陽下來的時候，醴陵，邵陽，平江，臨湘，華容等地的農民曾以銅項標槍實際參加戰爭，組織偵探隊，慰勞隊，衝鋒隊，援助北伐，因之農民陣亡極多，至於送茶送粥慰勞兵士更普遍全省。(乙) 反抗土豪劣紳：軍閥政治的上層勢力建築於貪官汚吏土豪劣紳把持鄉村政權及團防武裝以從事封建式剝削的上面，因此不要求打倒封建軍閥政治則已，否則除努力爲打倒軍閥本身外，必須進一步打倒貪官汚吏土豪劣紳，專就農民解放而言，也必先從其直接統治

者！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下解放。

湖南農民對於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比任何口號都容易接受，因土豪劣紳為農民直接的統治者，湖南農民指土豪劣紳為「長牙齒」、「坐長板凳的」。這都是形容土豪劣紳剝削農民血汗，壟斷鄉村政權的事實，尤其是農民對於此等「長牙齒」、「坐長板凳的」所把持的鄉村自治機關，比貪官污吏所盤據的縣政府及一切征收機關，更屬忌懼，更屬痛恨，所以就有「打頭張衙門」、「破門坎」的稱呼。

湖南農民革命目前的對象僅為土豪劣紳，因土親的力量還不能與整個的封建勢力作戰，因此貪官污吏在湖南有些地方竟可以存在，他們隊伍中間也沒有打倒幾個，至於土豪劣紳被農民打倒的在數量上，可就比其他封建勢力為多了。但是實際說來，湖南農民打倒土豪劣紳也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鬧得太兇」，統計全省為農民打倒的土豪劣紳也不過幾十人，都是土豪劣紳兩年未滿的時而被農民打倒的土豪劣紳的數目。所以湖南農民目前只在反抗土豪劣紳，還不能算是打倒土豪劣紳。可是這種反土豪劣紳運動也就已給湖南封建勢力以不少的打擊，如寧鄉之劉昭，楊致澤，湘潭之晏容秋，華容之梅實等，長沙之俞勤華均為土豪劣紳隊伍中坐頭一把交椅的，從這幾個筆子明正典刑後，湖南的封建勢力可算是挫折了銳氣。這一點，湖南農民在國民革命中實在建立了偉大的功績。

(丙)建設了太平盛世的鄉村：任你把湖南農村的騷擾現象說得如何動人，但即算是一個土豪劣紳的巨魁在心里頭，或者竟至於口頭上，也不能不承認目前的湖南農村比他們這些「老爺」湖南大地主的稱呼「當權的時候，倒有太平氣象。

滿清末年，政府即三令五申的禁煙片。但事實上，在軍閥統治之下，禁煙局本來即是煙局，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那怕你拿着煙槍輪在十字街頭，也沒有人間，被查處罰的却盡屬一些小煙鬼和沒有勢

力的。請看武漢市上的特別雅室，廣州的談話處之多，便可想見煙的淨穢，然而禁之二十年，不但不曾禁絕，反而有長足發展之現象，湖南農民已起來的地方以最短的時間，却一點一滴都禁絕了。土豪劣紳的煙槍給農民劈盡了，區鄉農民協會議決，發秘密毀改鴉片的罰款遊鄉，果然有許多頗有面子的紳士先生唱了幾齣戴高帽子的把戲，從此湖南農村誰也不敢幹那吞雲吐霧的勾當了。

至於賭博，農村童子團挨家搜檢賭牌及其他賭具當場付之一炬，舊習新年鄉村照例大鬧賭場，嗚呼煙虛鬧個不休，可是現在的新年娛樂，舊有的沙留下的龍燈獅子着換新招的演講會，提燈會，羣衆大遊行等類，著名賭窟們也只好跟着大家丟手。

三寸金蓮在北方以至於九省通衢的武漢還不算稀奇的事，湖南的窮鄉僻壤，過去本也不少，可是現在農民協會的女會員，已經穿起草鞋，跟着大衆背起標標進城遊街了，還不止此，湖南農村女子公然有些自辦小工場下田耕種的了。

鄉間還有幾件事最凶的，土豪劣紳也背着在那裏嘖嘖稱贊！即是修塘壩，築道路，墾荒土，任何人（包括地主）的塘壩，要是壅塞，農民協會即下令開挖，工程完後，即與地主交涉，照實數給工錢。鄉村道路素來不注意的，可是現在差不多每一處都給修好了，羊腸小徑已變成丈多寬的通衢，真算是行旅稱便，地主們慣於把持荒山荒土任其荒蕪，農民協會便出房租借交會開墾。

從事這三件工程：修塘壩，築道路，墾荒土，這是區鄉農民協會議決安插貧農的方法。鄉間因此可以沒有過分失業的危險，偷盜案件也就絕跡了，人們所夢想的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湖南農村是一步步的向這個現象走的。

此外游教育（指設夜學）破除迷信，（觀音殿，財神廟變了會場，神像抬開，換了孫先生遺像），已成爲農村極踴躍的工作，高貴

的士大夫一味空提倡，却不如平凡的農民馬上見諸實行。

總而言之農民運動已給湖南農村一個新的氣象，民主主義的新氣象，振興工業生產，改良風俗習慣，救濟失業，這都是湖南農民已有成績不會少懈的工作呵！

(三) 湖南農民運動的趨勢，土地問題的解決，一切農民們急迫的要求是四個大字：「土地固有」，根本推翻封建勢力的經濟基礎，完成國民革命之經濟革命。農民是渴望參加革命的，可是他在革命中不會忘記他的目標，倒是因革命更使他對這個目標增加了渴望，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跨過了先進的廣東，因此他比其他各省更早更明的告訴我們他前線的戰旗，即是「土地固有」根本剷除封建勢力。過去幾個月農村中即流行一種口號：「平均佃權」，這純粹是貧農階級喊出來，這個農民式的口號的意義：即是反對壟斷土地，農民協會會員中佔多數的貧農份子，多主張按當地農民人數平均佃種，這個辦法當然不是行不通的，於是發生了「禁佃」的糾紛。這個現象完全是貧農喪失土地所致，還有個流行更為普遍的口號，在一般知識份子看來，簡直是笑話，即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平等」農民口中所說的不平等條約，不是什麼南京條約辛亥條約，而是關於苛刻征收地租的「佃約」，如最流行所謂「東七佃三」及「無息押金」「田租」「田鴨」「田蛋」「田草」，逢時逢節送「人情」(即禮物)給地主，過地主婚喪，有作工不受工資的義務……等，苛刻陋規，這些在農民中真是貧農以為便是國民黨國民政府所宣傳所願有的不平等條約，看來真是好笑！可是這其中却含有貧農要求土地的意義。因所謂不平等條約的「佃約」，苛陋，陋規，富農因受害不淺，尤其是使貧農永不能有佃田的機會。貧農喪失土地，生活陷於極困苦的地位，其能踴躍參加革命，勝過其他農民的唯一原因，農民自定之「平均佃種」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即萬一能夠見諸實行，也完全是治標的辦法，而

不能將土地問題根本解決，因土地仍歸為大地主所壟斷，農村經濟停滯於封建狀態中，因此農民乃進一步發出所謂「平等」的呼聲，即在總理所謂「耕者有其田」，孫總理可說是預先看到湖南農民運動的趨勢了！

湖南農民對於土地已經有十二分的急迫，在「平糶」「阻禁」兩件事上更表現得顯明。西歐農民的希望是產物價格增高，然而市場上時常是農產物不及工業品的高貴，而發生所謂「剪刀」問題。在湖南却是相反現象，農民協會普遍的抑平谷價，阻止谷米出境，實在說來這不算稀奇，不過是一個土地關係。湖南農民中貧農佔百分之九十，這種貧農都是喪失土地或者土地不足的，他們的食谷是要從地主手裏用重價購買，因此對於農產物價格的態度就是希望谷價更賤更好，根本原因是高租重利的關係。「平糶」「阻禁」的能給其他有土地的農民以不利，對於農產流通，政府財政的妨礙也無庸諱言。

然而這完全是一個土地問題與整理統一租稅問題，要解決也只有土地問題解決以後才有可能，只要有一個農民都能夠有夠耕種的土地，那時農民站在小農的利益，只會希望谷價增強，決不會發生的「平糶」「阻禁」，否則任你如何救濟，總是徒然，湖南農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對於「平糶」「阻禁」曾有「按照當地所需食谷，存倉外，一概放行」的決議，省農民協會更三令五申實行禁止阻谷，但結果依然；因貧農嗷嗷待哺，餓肚皮使他在沒有更好的方法，而存倉又事實做不通的時候，便以羣衆的力量繼續維持「平糶」「阻禁」的老上法子。不能給與土地，要禁止這種原始式的方法，誰也不能夠的啊！中國農民在全人口總佔大多數，所以孫總理說「國民革命之成功在農夫工人之參加」，但是怎樣使農民參加革命？給農民以所需要，農民的向背，是國民革命成功與否的標準，湖南農民運動已顯示給我

們，土地問題實在是在國民革命議事日程中最先待解決的項目。

(四) 湖南農民運動的歸併——土豪劣紳之進攻——我們始終相信湖南農民目前還夠不上說打倒土豪劣紳，而只能說是反抗土豪劣紳。

許多人，尤其是明湖南真相的外省人，慣於一口咬定湖南農民鬧得太凶，殺土豪劣紳太多了，事實告訴我們却是相反的，上面說過湖南被殺之土豪劣紳不過幾十名，而農民被土豪劣紳殘殺的却有可驚的數目，趙恆惕時代土匪幾十名共殺一萬以上，除非我們有意味殺事實。人人知道湖南農民的革命，可是很少人知道湖南土豪劣紳的殘酷狡猾，比任何省區都厲害。湖南農民運動當前最大障礙，即是一大批的土豪劣紳，湖南農民與此等土豪劣紳中間，只有一個你死我活的關係，整個的土豪劣紳的陣綫是拚命在向湖南農民進攻呵！

他們進攻的方法，最陰險最殘酷的分子起來，一共有六個：

(1) 利用團防實行屠殺：團防局，保衛團，民團，警察所在湖南本來露骨的是地主地主的強壓農民武裝，在趙恆惕時代更爲軍閥政治的真實基礎，如寧鄉大地主章氏爲趙氏岳家，章氏在寧鄉可以任意調遣全縣團防，這種地主的武裝，在軍閥時代是實際的鄉村政府，是統治農民的直接機關，這捕屠殺農民簡直變成這些「局長老爺」的家常便飯，只要土豪劣紳鼻子一響，農民便有「進局」的危險，寧鄉楊致祥辦團防數年殺四百餘人，並沒有罪狀。劉昭陽團防的時候，有一次兩個鄉村說玩演禮，劉昭陽使所在鄉村的鄉人與他鄉人爭鬥，一鐵匠罵劉昭的娘，過了許久，劉昭帶團兵去外查案，路過鐵匠，上山進香；劉昭即叫令團兵調轉，挖眼戳舌，又得請陽物插風口口中，大罵：「你還罵媽嗎？」牽走五里，始行放斃。各縣團防互用非刑更屬普遍，農民稍不如命，即加以土棍之役，實行「掛羊頭豬二一」一「半快活完」一「斷脚節」一「身喪陳名」一「倒掛」等使人戰慄的刑法。因此農民不「進局」則已，否則不死也成殘廢。

北平。經過湖南時，寧鄉，沅縣，安化團防佈置集寧寧山爲趙氏作最後掙扎。湖南團防在上豪劣紳指揮之下，純爲反農民運動的工具，益陽泉安鎮團防局不參加區黨部成立典禮，大隊巡行之農民，經過團局，團局長不參加理由，團局毫不答話，即開排槍，當地立斃農民百餘人，傷者不計其數。嘉禾團防局長王澤民在團局大開賭局，農民要禁止，即槍斃農民王老四，并抄掠農民財產多家。茶陵團防局秘密將假期回鄉宣傳農運學生一，以洋油，柴薪，活捉燒死，尸首粉碎，丟棄路旁，此外團防勾結土豪劣紳以武力企圖消滅農協的事實，差不多月有數起。

(2) 勾結土匪：農民運動興起，土豪劣紳所把持之鄉村政權已大半傾覆，因之其所有之武裝團防也漸次失其統治的效力，許多團防局已自行解散，存者又爲正紳所管理。土豪劣紳爲繼續進攻農協計，便不得不捨棄團防而尋找新的武器土匪了，安化土豪劣紳勾結土匪殺農民二百餘。在省農協的卷宗中有幾件報告者：土豪劣紳聚合匪類，飲雄雞血酒，指天發誓：打倒農協，殺盡特派員的舉動。湖南農民在土豪劣紳勾結土匪，這一個方法之下的犧牲了不少。

(3) 組織反動團體：利用團防，勾結土匪還是一時的行動，土豪劣紳進一步企圖有組織、有計畫的反動，便組織反動團體以團結勢力，並以爲指揮反革命的樞紐。湘鄉有鎮鄉維持會，衡陽有白化黨，醴陵，瀏陽有三愛黨，醴陵更有打狗會，（所謂狗者即指農民）保產黨更爲湘中普遍的組織，這些團體專在對付農民，凡各縣慘殺農民，揭發農協等舉動，都是出自這些反革命反農民運動的參謀部的計劃，有些地方這種計劃對於農民衆發，但其組織，并不會解散，千方百計進攻農民正在一天天的猛進呵！

(4) 混入農協：這是一個更陰毒的進攻，在許多力量薄弱，指導者沒有力量的地方，狡猾的土豪劣紳便戴着一付假面具混進了農協

從中搗亂，偵探虛實，尤其故意提出過高的口號，做出越軌的行動以破壞農協一貫的政策，或轉著革命的農民。農民運動失却革命民衆的同情，十分之五是出於這班土豪劣紳的奸細所為。

(5) 組織用之農民協會：土豪劣紳知道農民運動多難用武力阻止，繼續以團防土匪，反動團體明目張胆的進攻。聰明的土豪劣紳決不做這樣「豬頭式」的勾當，於是轉而滿口贊成農民運動，有一個時期，差不多每天都有幾批肥腸滿，尖口利嘴的人物到農民協會來索取簡章，要求組織農民協會，他們是打着兩樹大旗：家族主義，地方主義以號召家族農民協會在各縣曾不斷的發現，湖結一姓，反抗外人是他們的口號，此外土豪劣紳，多聲稱入其所號召之農協，可吃便易谷米，或可得金錢以號召同姓；千方百計愚昧上級機關承應其為特別區鄉農協，以遂其利用竊取的陰謀，而從容置農民運動於死地。

(6) 遺毒中傷：湖南土豪劣紳第一等逃往上海，第二等逃往漢口，第三等逃往長沙，這是湖南土豪劣紳在農民反抗以後的普遍行跡。他們是犯了滔天大禍，幸逃法網的罪犯，可是在逃亡中，他們還是不曾放棄他們反農民運動及革命的工作，最大的最厲害的方法即是到處拚命的造謠，這個陰謀實在比上面這些方法更來得嚴重，什麼農運是共產公妻，兵士六個月不回家，妻子便由農協公去，某軍長師長的家財被充公，父親被殺等無稽之談，以挑撥革命軍人與農民的感情。

全國革命民衆們！

湖南各團體請願代表團討伐長沙事變禍首許克祥宣言(第三次)

長沙事變，我們已經發過了第一次宣言，及長沙事變經過情形報告綱要，你們看到一定知道此次長沙事變是非偶然的，是現在革命進行中一個最大的危險。我們也已經得到了你們許多的指導和聲援，這是我們要代表湖南民衆向你們感謝的。不過湖南的問題直到現在，還

并使農民在革命民衆面前失却深厚的同情，而陷於孤立的地位，目前前在漢口，這種反宣傳極其發達。

(五) 湖南農民運動的缺點及今后的方針，革命者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他只有從不斷的進行中，了解他的錯誤，以求補救。湖南農民運動決不會有像土豪劣紳在各地反宣傳那些奇怪的事實，如公妻共產之類。錯誤就是革命的聯合戰線問題，就是從反抗土豪劣紳大地的政黨尤不能辭其咎，幾千年壓迫下面的農民一旦起來，他的行動自不免帶有幼稚幼稚的行動，要是革命的政黨能夠取得農民的領導，農民在革命的政策之下作戰，不定會有這樣的錯誤的。可是現在農民運動如飛的發展，黨在事實上落了后，以湖南言，幾百萬農民中不能找一個農民黨員。而且政府未能及時實現黨的宣傳的農民政綱，黨也誠難以取得民衆之指導。此革命的政策決不能深入農村而為農民作戰的目標。今後的我們，唯一的方法只有在農村極力的發展國民黨的農民，努力的取得農民的領導，繼續實行下面的六個政策：(一) 沒收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財產。(二) 保護革命軍人的土地及財產。(三) 保護中小地主商人的利益。(四) 從速實現中央關於農民運動的政策。(五) 建設革命民主的鄉村政權。(六) 武裝農民自衛。

沒解決，以致普通等一天天的更加橫暴更加猖獗；湖南的局面就一天天的更加嚴重，更加危險起來了。我們更看到現在的湖南已經成了四面楚歌，倘不從速解決，則湖南的問題將無解決的希望，藉稱革命的湖南，已成爲化外的疆土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再來痛泣陳詞，發表第二次宣言如下：

(一) 許克祥是被蔣介石唆使的！湖南反動派的組織有：左社（劉岳峙等）擁蔣梅鳴團（李級等）三愛黨（彭健初等）等，這些組織，其後頭主使者，都為蔣逆介石。唆使各縣團防官章團防局長曠黃等將蘇黨部李佐民挖眼割心破肚狂行。他如臨湘，華容，武岡，益陽，湘陰，湘陰等縣慘案，相繼發生，此次楊森夏斗寅受蔣逆的唆使叛變於鄂，許克祥即發難於長沙，顯係有組織有準備的一個反叛，許克祥的確是蔣介石的忠實走狗。

(二) 絕非工農與兵士的誤會衝突！此次長沙事變絕對非如反動派所說的工農與兵士的誤會衝突，這完全是反動派的造謠，是他們一種自飾的反宣傳。長沙事變，完全為許克祥有計劃的屠殺民衆，背叛國民黨政府，例如工農軍的鐵錘死傷者純為工農，兵士未傷一人，由此可以證明工農與兵士並未衝突，為許克祥有計劃的屠殺民衆！

(三) 許於事前事後所造出之謠言！事前的：(1) 武漢的國民政府倒戈(2) 汪主席乘機逃走(3) 施肇基槍斃了(4) 譚主席偕軍反水(8) 唐總指揮被部下軟禁於信陽(9) 各軍政治人員皆被槍決(16) 楊森的軍隊進據劉家廟，夏斗寅的軍隊進據武昌城(11) 工農黨要繼革命軍的槍(12) 湖南要共產(3) 湖南人民二十五歲以上的通通殺盡。從這些謠言當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克祥之造成長沙事變，其目的專為反國民政府反唐總指揮反農工運動，屠殺革命兵士的父母兄弟妻子(農民)，斷絕北伐軍的糧食！

(四) 許克祥反中央黨部反國民政府反唐總指揮反工農運動！許克祥在長沙派派擁護中央及打倒蔣介石等的標語，解散各黨部，擅自組織擁護黨部，解散省政府，擅自組織主席團，自稱指揮官，揭發建設廳及各廳廳長，驅逐部建設廳長兼教育廳長屠殺革命領袖及工農羣衆

千餘人，國民政府中央黨部所派選之特別委員會委員竟被許逆拒絕，又改變唐總指揮的電報，此等行動，顯係許克祥是反中央反政府反唐總指揮反工農運動的罪魁。尤其是第二期北伐，湖南的地位，更為重要，北伐軍的糧食，可以說完全要靠湖南，事變以前，湖南每天可以運得兩千石米出口，這樣使得他們非常嫉恨，故夏逆在備岳斷絕交通，許逆在長沙鼓勵商民不用金庫券，及米商的無形閉市，等事變以後，許逆又將所有武漢解往採辦軍米之現金概行搶去，這些事實，都充分的表現許逆擾亂北伐後方，斷絕北伐軍的糧食，危害武漢的根據地。

(五) 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速討許克祥！許克祥背叛中央背叛唐總指揮，屠殺革命領袖及工農羣衆，擾亂北伐後防，仇亦山蕭翼彭國鈞等甘心附逆，助紂為虐，對於此次叛逆非嚴加究辦，不足以鞏固北伐後防而肅清反動。現任討許逆等刻不容緩，祇求政府即令討伐，湖南的軍力確是有餘；如水州有王團；衡州有俞團；寶慶有王旅；常德有熊旅；岳州有周團；其他三十五軍尚有二團；長沙有學兵團一團，及周團一團，這些軍隊，都應當是革命的，應擁戴中央愛護民衆。敵代表團已經呈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從速討伐許逆嚴辦仇亦山等以救我湖南民衆而伸黨紀與軍紀，並望全國革命民衆，一致起來，共與討伐之師，除此逆賊為幸，迫切陳詞，不勝待命之至。

我們的口號：

- 一、打倒蔣介石的走狗許克祥！
- 二、打倒搗亂後防的叛徒許克祥！
- 三、打倒勾結夏斗寅的逆賊許克祥！
- 四、槍決反叛革命反叛唐總指揮的許克祥！
- 五、擁護唐總指揮及八軍將領的處理湘辦法！

THE GUIDE WEEKLY

導 嚮

報 週

◀ 期 百 二 第 ▶

次 目

中國國民黨之危機及其出路	獨秀
革命勢力聯合與時局	國燾
革命失敗之責任問題	秋白
國家統一與革命勢力的聯合	和森
寸鐵八則！！	
請加入張作霖的黨去罷！(實)	可憐的山西各界代表！(實)
——閣錫山的國民黨	的國民黨(實)
——張謇子其本！(實)	——山西省議會移交煙具(實)
——急求南北妥協的是北張還是南蔣？(實)	——純正
——民主義信任的奉天督辦(實)	——究竟什麼是真正
工農？(實)	
上海之五卅二週紀念(上海通信)	上海總工會
中國共產黨致勞動大會的信	
讀者之聲	
滬事解決後之趨流	梁芬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二一九七

中國國民黨的危險及其出路

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從蔣介石到閻錫山，將來或至到張作霖楊宇霆)，他們現時所奔走呼號的救黨清黨運動，和國民黨改組時獨自由劉成勳所策動的護黨運動，是同樣的把戲。他們所號召的口實是反共或再，從馮玉到劉成勳到楊希閔劉震寰，從楊到蔣介石李濟深，從蔣介石到閻錫山許克祥，都是同樣的口吻，即將來從閻錫山許克祥到……，從……到……也必然是一脈相傳沒有兩樣。這并非偶然的事，乃因為代表封建軍閥及代表封建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他們勢不能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長久合作，以致身被兩派亦赤等不潔之名，而不為帝國主義者所諒解所寬宥。

張繼說：「我們國民黨若反對帝國主義，則失敗時將無地逃避」。吳稚暉說：「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誣恨本黨者，借赤化為口實，消亂世之衆聽。」這就是國民黨新舊右派始終反共之共同心理。他們都以為國民黨之所以為帝國主義所嫉視，乃因改組後加入共產分子之故，非排共無以救黨，排共血戰救清黨，乃同輩而異名。他們不懂得「為帝國主義所嫉視」正是國民黨之榮幸，而不是恥辱。他們所謂救黨清黨救黨之目的，不具和把國民黨從革命救護到革命，而分明是要減少國民黨的革命性，回復到改組以前的狀況。汪精衛先生臨上海時，曾而問蔣介石是否要把國民黨回復到改組以前的狀況，蔣竟直說不諱。

改組以前的國民黨是怎樣？改組以來的國民黨是怎樣？有了進步沒有？這應該是人所共知，不待多說了。改組以來的國民黨，因為有了共產黨分子加入換險陰謀破壞，又加以緩慢磨着「送羊飯」(蔣介石語，即令人吃不飽之意)；然而其結果，國民黨黨員在全國各省都大大的增加了，黨在民衆中名望價值也日高一日了，軍事上

更有了突飛的開展，所損失的只是去掉了陳林楊劉這些勢力，得罪了帝國主義或者更是美中不足！

以蔣介石為中心的進步派國民黨右派，他們只擔心得罪帝國主義，遂把國民黨改組以來的進步派做一文不值。他們反共救黨之真正心理，正因為恐怕身被赤名，得罪了帝國主義無以生存，只有急急排共，把國民黨回復到改組以前的狀況，以表示「守身如玉」仍是「安分良黨」，庶幾可以稍溫帝國主義之心而息其怒。試問以此救黨，把黨救到什麼去處？

此時國民黨右(從蔣介石到閻錫山)，紛起通電排共，其口實，除將民衆對資產階級及土劣紳地主所謂過火的行動歸罪於共產黨外，不能舉出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陰謀破壞之一二事實。其實，國民黨現時之真正危機，不具右派所謂共產黨之陰謀破壞，而反是右派之自身。國民黨某領袖說的好：「此時國民黨有蔣記閻記之分，將來或有還有張(作霖)記……記……記，汗灑無兵，所以沒有汪記閻記的國民黨。」誰有兵權，誰就在他的地盤之內；以清黨救黨名義，造成他自己獨用的國民黨，使國民黨變成無數小軍黨；國民黨真正危機在此，所謂亡黨之痛或即在此，而不在于共產黨分子在國民黨之內。

蔣介石到底還是一個老國民黨，有些投機混入國民黨軍隊裏的新鮮漂亮人物到閻錫山，他們停止站在北洋軍閥那邊打擊國民黨才有幾天；有些經過共產黨人說法屢騙長期的勸告才肯接近國民黨的；有些雖然勉強加入了國民黨，經過共產黨人再三勸告，才有點看中了國民黨的；這些新鮮漂亮人物，終不能新鮮漂亮到底，現在都回過頭來加入反赤運動，都伸起大指頭自辯是純粹國民黨員，自稱是真正三民主義信徒，在清黨救黨名義之下，大聲疾呼的排除共產黨分子曾在國

國人試一細察今日中國的時局及自身的處境，即知險象環生，危
 急萬分。美日等帝國主義既派遣大批兵艦和陸軍進駐長江流域，最
 近又出兵華北，濟南京津一帶，都為外兵屯駐之所。不但租界尚未
 完全歸還，海關也不能自主，外國銀行，航權，及領事裁判等權均尚
 未全取消，而且中國有極別強武力干涉，經濟封鎖，和瓜分帝國的極
 大危險。一戰作霖依然囹圄北京，蔣介石又割據東三省，與帝國主義
 狼狽為奸，致令水陸交通阻隔，斷絕不通，高要停頓，工廠歇業，百
 物昂貴，加之紳商買辦故意操縱，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陰謀搗亂，土匪
 潰兵到處橫行，釀成商人破產，工人失業，農民窮困，十兵無歸，學校
 閉門之局面。如此下去，中國祇有滅亡，人民祇有餓死。挽救
 之法，惟有團結一切真正革命勢力，領導廣大的革命民衆急起直追
 此反革命勢力，以完成國民革命，國家及人民才有生路。

近年來國民革命運動自統一廣東以至北伐，由北伐以至奪復武漢，
 確有迅速的進展。但國民革命雖有進展，何以人民痛苦仍然如故，
 何以中國前途具有日趨危險的形勢呢？此中原因，不難推知。
 當國民革命勢力局處東一隅的時候，帝國主義者仍以爲國民革命勢
 力不難利用中國軍閥自行撲滅之。等到國民革命勢力發展到了長江
 流域，帝國主義者乃大驚失色，如星加整他們的破爛工作；武力干涉，
 經濟封鎖，以反反其反俄官伸外散革命勢力。三者同時並進。
 因爲帝國主義者欲散革命勢力的政策，即代表反動勢力的蔣介石由害怕
 帝國主義而進於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政策兩相印合，遂形成蔣介石的背
 叛。在蔣介石背叛國民政府之前，國民革命軍已占據了大半個中國，
 當時不但有蔣介石請清廷到京議和之可能，即帝國主義者亦有承認
 革命勢力而讓步的表示。因爲蔣介石之背叛，帝國主義者，於革命軍
 軍閥以外，又得有了破壞中國革命一舉更有力的內應，他們（帝國主
 義者）看見革命勢力分裂了，且國民政府的政權削弱了，他們由掛

帥轉爲觀戰，繼續進行危害中國，
 閱，亦因蔣介石的背叛而得暫時延緩。蔣介石雖然背叛了，而
 武漢國民政府仍然於千萬萬難之中，仍與對峙長江戰線，鄂州開
 封相繼克復，又使帝國主義者及奉天軍閥吃一大虧；不幸又因蔣介石
 勾結吳佩孚賈錫麟等擊武漢，勾結許克祥擾亂湖南，派錢大鈞攻江西，
 派葉開鑫王天培等移師西向，使人與的北伐軍不得不回師圍困着都，
 北伐又受一挫折。

蔣介石存在一天，中國前途的危險與增加一天，國民革命成功更
 是無望。他因爲要消滅國民黨中及國民政府，不但勾結吳佩孚等
 以武力攻擊武漢，抑并且不惜與帝國主義者協力以經濟封鎖武漢。因
 之武漢各種物價都增加一倍以上，糧價則增加一倍使兩湖江西及上游
 各省人民痛苦極大痛苦。萬幸扣留救護傷兵的新品，四月十二到現在
 蔣介石在東南各省，他出度等統率一羣流氓青紅幫風殺人學生以
 萬計；最近這些當權勢的流氓青幫幫，居然在上海一帶大綁商人的
 票。他居然與國仇英日帝國主義者協同動作，連抽租界內外的本國及
 印度朝鮮等國的革命黨人。他勾結獨出以清室名義殘害了許多左
 派國民黨黨員；他又許開線由和張作霖請求結合什麼一奉軍首領
 中山之遺志，取代其友詞奉。還有什麼種種法，還有什麼反帝國主
 義軍閥，還有什麼國民革命，還有什麼國民黨，還有什麼三民主義
 ；還有什麼種種理；在蔣介石殘暴統治之下，不但革命份子將無暇耕
 ；就是全國民衆亦將無暇耕了。因爲他已經能維持他個人獨裁專制
 位，他完全全無減革命之可能，即國家根本，以至明日孫科曹錕，都
 所不惜。總之蔣介石的結果，不是破壞國民革命，乃是將國民革命
 命；不是救中國，乃是增加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幫手。蔣介石比張

作雲更惡帝國主義有力的幫手，因此他背着一塊國民黨的招牌。

蔣介石比張作雲更惡帝國主義有力的幫手，因此他背着一塊國民黨的招牌。

有人主張武漢國民政府應該對南京讓解，一致對奉，打到北京，並以爲打到北京，即是國民革命成功。如果是這樣，打到北京，以蔣介石代替了張作霖，以新軍閥代替了舊軍閥，即令能夠勉強統一起來，仍然是軍閥的統一，而決不是革命的統一；這種的統一，和民國元年南京政府對北京袁世凱讓解而勉強統一沒有兩樣。如此，則北京，如此統一，只是民國十六年來的紛亂歷史重演之開始，決不是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之成功，必須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之統治與剝削及剷除國內軍閥政治的制度。

又有主張應該一面反對蔣介石，也應該一面反對共產黨及工農，這才是國民革命的國民革命。而非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其實，中國共產黨早已認識中國國民革命是工農中小資產階級的聯合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單獨革命，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只是這個階級中的國民革命中之最急進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過去在國

革命失敗之責任問題

自從蔣介石背叛國民革命之後，反動的軍閥官僚資產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形成反革命的聯合戰線。國民政府領域內都發現不少叛逃的軍閥餘孽。他們進攻國民政府，摧殘國民黨黨部及工農民衆團體，屠殺革命的人民，要佔本消滅革命的根據地。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受帝國主義的指揮，對於武漢嚴行經濟封鎖，搞亂北伐後方；陰謀和奉張妥協，以反共爲藉口；而實行聯合反革命的聯合戰線，以阻礙國民革命的前進成功。

這些反革命運動現存自自稱爲國民黨和民主主義的信徒。甚至於帝國主義走狗張作霖，亦說信仰三民主義、自稱孫中山先生的老友，聲言討反共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這是何等的污蔑孫中山先生的主義！何等卑鄙的姿詞！一切反共派都是實際上助帝國主義軍

民革命中已有不少犧牲，將來還準備有犧牲。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先生之三大政策，正是因爲認識這個先鋒隊在國民革命中之需要而決定的。現在誰敢排除共產黨與工農，便是反對中山先生的主義和政策，便是削弱中國反帝國主義的勢力，便是破壞國民革命中之革命勢力的聯合戰線。這樣的政策，是帝國主義及張作霖蔣介石的需要，而不是國民黨的需要。排除共產黨與工農，這已經是放棄中山先生的主義和政策。而採取了蔣介石的政策，因爲什麼要反對蔣介石？

民衆以爲救中國的方法，有遵守孫總理的遺訓，團結真正革命勢力，並與農工商學兵士結合牢固的革命聯盟；打破帝國主義的武力干涉和經濟封鎖，剷除軍閥餘孽及反革命派；從政治上經濟上解除一般人民的痛苦。中國才能超出帝國主義的滅亡和經濟上自行衰敗不堪的狀態；而達到國民革命之勝利。

秋白

閩之統治！

孫中山先生的主義與政策，永久是革命的；永久是代表中國民衆求達民衆解放民權政治民生改善而奮鬥的。三民主義的真實表現，是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就是和世界先進的無產階級共同奮鬥，和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切實合作，扶助大多數工農民衆的解放鬥爭，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和軍閥封建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真正代表大多數平民羣衆的政治；求達中國之自由獨立。誰反對三大政策誰便是國民黨的叛徒。這種反動份子，因爲自己代表富貴買辦等階級的私利，所以反對工農，因而反對爲工農當先鋒而奮鬥的共產黨；他們背叛國民黨而反對聯共，實在是要把國民黨變成仇視中國大多數民衆之工農的政黨。這豈不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及真正國民黨的叛徒！

孫中山先生生時，已經有所謂國民黨黨員宣誓反共，他們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而為孫中山先生之國民黨唾棄；如今蔣介石等竟想連張作霖也拉入反共的反革命聯合戰線，這是一切真正國民黨的革命黨員以及共產黨所不能不反對的。共產黨為國民革命的前途起見，為完成三民主義及真正革命的北伐戰爭起見，不能不反對這些反動派。

我們以聯合戰線而統一廣東，實行香港問題，建立國民政府，第一次北伐取得海關稅以及上海，第二次北伐古復圍封鄭州；以聯合戰線而收回漢滬港租界。但是蔣介石等在南京武漢河南，到處陰謀破壞聯合戰線。屢次的失敗是這些反共派破壞革命的前進。最近又發現如此的危機！在此危機之中，革命勢力需要更密切的團結集中；革命戰線需要更嚴密的鞏固起來。

革命的聯合戰線之鞏固是萬分的必要，因為非此不足以達到統一中國解放中國的目的，非此不足以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地位。北伐開始已經一年，而帝國主義的租界尚未完全討還，海關尚不能自主；航行權尚不能收回，治外法權尚不能廢除。這易因為其麼？因為蔣介石叛變，分裂革命勢力，誘着帝國主義進攻武漢封鎖武漢。例如最近列強以軍艦陸軍威脅中國，出兵山東，同時還想在上海租界增設租界以供駐軍；上海的市民起而反對，蔣介石的僑政府以英法兩國主義阻礙租界運動。共產黨煽動之說，又主張增補共產黨。可見革命戰線當即的建立起來，一致進攻反革命而揮滅他們，使國民政府得以統一中國，然後能收回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特權，而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

中國無產階級永久存在反帝國主義力爭中國自由獨立的基礎上；工人為民族解放鬥爭而參加非黨之運動，如上海五卅運動、廣東省港罷工、漢口收回英租界運動；上海贊助北伐軍的屢次運動。如今白區國民黨的媒介不黨之運動，如地稅費的王府口及石塘下罷工之類

之方法，禁止工人經濟改善的鬥爭。用封鎖武漢的政策，致使十幾萬工人失業；工人至今沒有得着勞動法的保護，至今沒有生活的保障。至今沒有自由組織工人的權利，至今在全國各地天天受着屠殺擄掠！孫中山先生的工人政策不能實現，難道國民革命能夠完成！

孫中山先生的農民政策，定出租者有其田的目標。國民黨的職任是實現中山先生的這個遺訓。農民現在仍舊受着苛酷的租租高利等的剝削，担任帶捐納稅的重負，還要受豪紳反動軍隊的擄掠，農民的租糧至今沒自由保存的保障。鄉村政權仍舊受紳反動派的把持，大多數的農民都不能得到應得的政治權利。這種情形，自然不能認為是孫中山先生的主義已經實現。誰不能幫助農民免除這些痛苦，解放這些壓榨，取得這些權利，誰便是假國民黨。反動派利用農民的幼稚無組織的行動，以為藉口而進攻農民屠殺農民，都是國民黨和孫中山先生的敵人，自然更是農民的敵人。農民們，快快起來奮鬥，救濟自己的隊伍，嚴守革命的紀律，你們是國民革命中的偉大力量，解放你們自己，是執行革命的職任。

現在商人的痛苦也至於極點了。買辦大資產階級只顧自己的私利，將帝國主義的指揮棒將無產革命的戰線，封鎖武漢，使武漢及全國的經濟陷於恐慌，金融陷於萎縮，一般工商業停滯。中國不能得到革命統一，全國經濟生活是不能發展。蔣介石等反革命派的聯合戰線，從張作霖到楊森身爭奪奪，都是搗亂金融經濟的罪魁。然而他們說謊擄掠，說這都是工農運動之過。其實，譬如武漢最近兩月，店員工人罷工加資的事非常之稀少，然而金融經濟狀況，却更加惡化。便是政府的倒產，商人只有和工農聯合，努力揮滅反革命，才得挽救危殆的險境。迅速的完成北伐，一一肅清，工商業及金融的發達方有保障。海關自主，稅務自管，掃除一切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必須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消滅反革命的蔣介石等勢力，——武漢革命的國民政府能戰勝反革命而統一中國，然後中國向經濟發展方能前進，方能保障大多數人民得到這種經濟發展的利益。小商人應與上農聯合而反對帝國主義新軍閥，以達解放中國於危亡之目的。反動的買辦大資產階級擾亂經濟，延長亂禍，壓榨小商人——不但工農而已，但是他們造謠反對共產黨，以離開工農及商人，這都是反革命的陰謀！

總之，現在革命的利益，是要工農商學兵一廣大的羣衆結合鞏固的有力的革命聯盟，我們在戰場上在革命鬥爭之中，所流的血，所受的犧牲，是爲着甚麼！如今蔣介石等反共的一切反革命派阻礙國民革命的前進，分裂中國，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摧殘工農，破壞經濟，豈不是使我們的汗血都是枉費的了。如此繼續下去，甚至使國

國家統一與革命勢力的聯合

中國革命根本目標之一就是要國家統一。不僅工農有此要求，凡是受過十六年以來，分明確析武人割據內亂頻仍的一切人民莫不有此要求。

要求統一，打倒武人割據和內亂，拯救人民於水火，是本報數年以來的主張。此主張至第一期北伐勝利和佔領上海時，幾乎實現了三分之二的。北伐的偉大勝利是軍閥快被完全打倒，人民快被拯出水火，國家快要統一。的表記。何以有這樣可驚的成功呢？這不能不歸功於孫中山先生聯合一切革命勢力的三大政策。要求國家統一必須所以革命勢力的聯合便是國家統一的動力。要求國家統一必須先求革命勢力聯合。只有革命勢力聯合才能推翻軍閥割據，內亂頻仍的殘局而拯出人民於水火。

凡是不願意國家統一，人民解放的人們，他們必定首先反對或破壞

民黨完全與工農及一般民衆脫離，排斥革命的共產黨，而使反動派買英國帝國主義存上海租界增加對於華人的壓榨了。中國不亡於吳佩孚張作霖之手，將要亡於蔣介石等新軍閥之手了。豪紳買辦大資產階級壓迫到一般平民及工農，封建除孽屠殺民衆，擾亂經濟，再加之對於武漢的封鎖，以致失業者遍於全國，工商業完全停滯，工農受着加倍壓榨，即使不亡國，我們所過的生活，也等於亡國奴了。這

經起來一致團結，反對一切分裂革命，離開工農及其他平民之陰謀！努力一致奮鬥，打倒反動的新軍閥豪紳買辦，建立統一的自由的獨立的民權的中國！

租 森

誰是反對革命勢力的聯合，誰是破壞對於反革命進攻的戰綫，誰便應當負革命失敗的責任！

壞革命勢力的聯合，從馮自出，戴季陶以至蔣介石便明証了這個真理。

北伐勝利的種子是在國民黨改組大會樹立三大政策時種下的。蔣介石變反革命，破壞北伐的勝利，阻礙國家的統一，以達其軍事專制的私利，故首先動搖三大政策。破壞革命勢力的聯合。這種事實是每個革命分子都明白的，用不着我們多加說明。

蔣介石從動搖兩黨關係以至公開階殺共產黨人及工農羣衆；我們并不因此特別痛恨他，因為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輩對於我們及民衆也是同樣的殘暴，我們對於蔣介石所痛恨的，便是他破壞了北伐的勝利，阻礙了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統一。

所以我們主張打倒蔣介石是爲人民求解放，爲國家求統一。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求維持與鞏固革命勢力的聯合戰綫。

現在有兩派所主張的三種主張者：主張「反共反蔣」。這種主張雖說發源於李宗仁一輩軍人。我們並不疑心這一派人每個人沒有利己的衝動而完全是替蔣蔣留一套戲，但是我們要明白的告訴一切革命黨的主張至少在派的主張上不僅不是反蔣而且是助蔣。這一派的主張至多在派的主張上是欺騙民衆。

倒蔣的真正武器是什麼？是由三民主義產生出來的三大政策，是革命勢力的聯合。試問：在未倒蔣之前，而先折散或破壞革命勢力的聯合，這是倒蔣呢，還是降蔣？我想每個明白的人都能答復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個革命家都不要受所謂第三派主張的蒙蔽。

共產黨人不是爲自己的或階級的利益不顧退出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是爲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統一，不能退出此戰線。共產黨與中國無產階級若接受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的威脅而退出此戰線，結果便是放任帝國主義與蔣介石永遠宰割中國，任中國人民再過十六年粉飾宰割，水深火熱的生活！所以共產黨人爲忠於民族解放與國家統一之利益起見，必須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張蔣之流」的這種威脅奮鬥到底！

現在聯合戰線的問題不是國共兩黨的問題，乃是人民生死國家存亡的問題。此問題現在擺在全國人民的面前。每個人都應當想一想：假若聯合戰線被破壞，國民黨回復到改組前的原況，一個一個的野心家，爭權奪利繼續混下去，……人民有生路嗎？國家不亡嗎？

「亡國」問題現在重新提到國人前面來了：你們試看帝國主義毫無顧忌的出兵華北，這是什麼現象？這是復活八國聯軍，武力瓜分中國的現象。

何以帝國主義在此時復活武力瓜分政策呢？有三個主要的理由：

第一，蔣介石背叛革命，破壞了革命的聯合戰線；第二，蔣介石的統治根本動搖，（吳張等）而新軍閥（蔣介石）的統治又沒有鞏固的希望，蔣的內部動搖更顯露已成公開的秘密；第三，下農革命勢力並沒有被蔣李等新軍閥的槍械根大消滅，「捲土重來」不僅不是將來問題，蔣李的槍械現在即已不能壓低珠江流域和長江下游的反帝的浪潮，他們反而被革命的浪潮所壓迫不能不仍然戴起民族革命的假面具。可是由於害怕了農革命勢力而懼成革命勢力的分裂，也就是促成帝國主義復活武力瓜分的一個主要原因。在這三個原因之下，帝國主義不能不復活武力瓜分政策。

自五卅以至北伐勝利，帝國主義爲革命高潮所壓迫已經不能不採取讓步政策。現在忽而由讓步政策回到武力瓜分，這不能不歸罪於蔣介石的叛逃。所以蔣介石叛逃的意義不是單純屠殺C.P.和打擊工農，乃是背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引導帝國主義復活武力瓜分政策。另一方面，蔣介石的叛逃是新軍閥全國繼續舊軍閥的統治，從新擾亂國家，繼續內戰，宰割人民的開始。他的一切蹂躪權權，破壞三大政策，分裂革命勢力的罪惡，無非是要使人民重新再過十幾年（如民元以來）水深火熱的生活。

有人以爲蔣介石或可統一中國。這是夢想。慢說他不能統一李宗仁，白崇禧，吳稚暉，戴季陶，李濟，何應欽，胡漢民等等，就是他的嫡派軍隊親信黨徒也不能統一。蔣介石內部衝突崩裂的狀況與吳佩孚張作霖內部沒有兩樣。袁世凱，吳佩孚，張作霖等舊軍閥不能統一中國，新軍閥蔣介石亦萬無統一中國之可能，這是可以斷定的。

由此看來，蔣介石的政治路線不僅不能統一國家，拯救危亡，只是要重新引導國家走向危亡，人民重過十幾年混濁宰割，水深火熱的生活。

所以現在有了蔣介石統治的存在便沒有國家統一和人民安甯的希望。要求國家統一和人民安甯必須打倒蔣介石。

打蔣的意義不是單純的對人問題，也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首先要從政治上去打倒他，這才是真正出路。所以從這個根本觀點說來，革命的民衆對於所謂第三派的主張應有一個判斷。

我們敢肯定的說：軍閥的統一（無論新的舊的）；在中國是永遠不可能；現在的蔣介石還不如當年的袁世凱；而現在的革命勢力不僅不如民元之易於消滅，並且是機械的槍斃方法所不能消滅的，（廣東上海湖南的工農勢力並沒有根本被剿滅）。革命的統一是一可能的，但是先決條件是堅持與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綫。

中國共產黨人所以全力維持並固守此戰綫到底，決不在威脅之下拋棄這個救國救民的根本政策。

一切飽受帝國主義與軍閥宰割之痛苦的人民不僅應注意這個維持

寸鐵

請加入張作霖的黨去罷！

張作霖要組織一個「新國家黨」，我想這個黨如果組織起來，也許能夠一時生意興隆。不但會垮，就是許多自命為革命的人物，而站在國家主義方面的反對國民革命中有階級作用者（蔣介石不過其中一人），都可加入此黨！

可憐的山西各界代表！

所謂「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本是閻錫山去年冬天就向國民政府所要求的官銜，意在拒獨而獨霸北方。然而六月六日閻錫山就聽宣官却說：「本總司令承六月五日山西各界歡迎國民革命軍大會，

聯合戰綫的鬥爭，並且應來參加與擁護這個有關國家命運人民死活的鬥爭。

同時，我們敢忠告一切真正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信徒：大家應勇敢地起來領導這個鬥爭，不要任民衆看了只有無產階級是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忠實繼承者！

為國家的統一必須維持革命聯合戰綫！

為人民的解放必須維持革命聯合戰綫！

為國民黨不離工農而孤立必須維持革命聯合戰綫！

聯合戰綫是救國救民救黨的唯一政策！

反聯合戰綫便是反三民主義！

反聯合戰綫便是投降蔣介石！

一切革命民衆起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

公推為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事實上六月四五六道幾日，是有

一些閻錫山製造的御用黨部及民衆團體，在那裏奔走勸進，閻錫山還再三讓讓，經各界代表堅請之後，始允就職。有人說：閻錫山再三讓讓時，如果各代表不堅請，則將如之何？我說：閻錫山無命合誰敢堅請？現在誰敢不堅請？

閻錫山的國民黨……的國民黨？

山西的國民黨都存在不只一天了，閻錫山是幾時正式入黨的？他一旦黨便下令清黨，清什麼？不用說，真正目的是要清去非閻錫山走狗的分。不但山西，他省都有同樣事實發生，國民黨照這樣

辦法，會真有「亡黨」的事！

張鬍子真笨！

張作霖對日本記者團說：「三民主義……自可贊成，但易輟政名則反對此……然所謂三民主義者，一涉實行方面，便包含許多事，首開端……則行使政權之機關以及編制軍隊之名稱，黨部之權限，宣傳之口號等等，自亦不能不整齊劃一，只此形式上之劃一，亦大使昔日之自樹一幟者，有種種不能實行之苦衷……」閻錫山聽了張作霖這番話，必然哈哈大笑道：「張鬍子真笨！不但易輟改名軍隊還是你的，並且下令清黨後的黨也是你的，你看我！張鬍子真笨！」(實)

山西省議會移交烟具

自閻錫山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職，閻錫山的國民黨省黨部也遷入了省議會辦公。旅居省議會之議員先生，各自持箱籠，紛紛搬出，報上說有數人急急跑出，竟將煙燈煙槍完全拋棄，不敢回取，可見提篋之一斑，其實他們未能見得是因驚慌而拋棄烟具，恐怕是移交給後來的省黨部諸人受用！

上海之五卅二週紀念(上海總工會通告)

(五) 反動派的謊說宣傳：

在五卅這一天，反動派團體如東路前敵總指揮政治部、上海特別市黨部、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散發種種形式的宣傳大綱、宣言、傳單等等不下四五十種。綜合起來，他們宣傳品的結論，都是：「中國共產黨和赤色帝國主義」的罪惡，比一切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罪惡還要利害，還要重大，帝國主義與軍閥不可不打倒，而中國共產黨與赤色帝國主義，則不可不打倒。他們所宣傳的共產黨的罪惡，都是什麼，利用五卅(？)欺騙工人(？)吞沒捐款(？)和阻斷

二二〇六

急求南北妥協的電通社記者說：「南京方面：認由晉省斡旋前奉閻之和議，最為適當，而特向晉省表露此意。」如此看來，前者將分石派李石曾向張作霖求和，大概不是謠言了罷！(實)

純正三民主義信徒的奉審督聯盟

南桂對電通社記者說：「百師之心理，實深信奉審與晉之三角聯盟，為日下收拾時局之最善方法。……現因蔣介石既已表明為純正三民主義之信徒，遂於主義上之見地，認定奉審晉三方合作一事，決非困難。」奉審督聯盟？所謂純正三民主義之信徒原來如此！(實)

究竟什麼是真正工農？

蔣介石一面屠殺工人，一面說要擁護真正工農；許克祥一面屠殺工人農民，一面說要擁護真正農工；我們從前總不懂得這種深奧的道理。現在有人說：「只有軍隊才是真正工農羣衆。」對呀！我們一直到現在才知道，蔣介石許克祥所教在工廠做工在鄉下種地的原來都不是真正工農羣衆呵！(實)

(續一百九十八期)

國民黨(？)搞亂後方(？)破壞革命(？)等」等肆意污蔑的言辭。

在他們這種普遍的現象中，有幾點事實，值得特別指出：(一) 為特別市黨部宣傳部長陳德徽說：「五卅之不能成功，是因為有共產黨搗亂，因我志在「民衆」的悲恨，所以「總商會」有妥協的行為。」這種妙論的出發點是因為他軍閥御用的總商會代表民衆。(二) 工賊洗染的工會統一委員會所發告工友書中有「中國之存亡，亦即中國之存亡」之荒謬的話。(三) 婦女運動委員會所發之傳單，有一「段馬力機致五卅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因為共產黨注意下層

工作，所以青年男女都信仰加入。不過最後一句，說是「社會爲其揭亂」，按他們的意思想，是如佛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五卅，（的確）就免得年年今天的麻煩。（三）五卅那日在租界內，不出各種偽機關所發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撤退駐華外兵」爲五卅烈士復仇等等口號，這是因爲預先與帝國主義者約好的條件，雖然一般市民自動的貼出許多反帝國主義的口號和圖畫，但多被反動派人撕去，以維持其對帝國主義的僱用。

總時起來，現在上海反動派所組織的團體的宣傳品，做來做去只有一石帝國主義叫了幾年的「打倒中國共產黨」的口號，簡直他們除了這個口號，就沒有話說。這樸無恥的宣傳，在五卅這一天，上海工友和中小商人學生都嗤之以鼻！

(六) 上海工人羣衆的意志：上海工入羣衆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都是憤激非常。想不叫約東的去殺反動派；他們希望在今年的五卅實現第四次暴動，至少要向反動派武力示威；他們對於反動派——工會統一委員會——嗤之以鼻，蹂躪他們的仇恨心，達於極點；他們所憤慨的，就是沒有武器，他們這種悲壓下的革命力量，如果有機會爆發，將來對付反動派是不致從前對付反動派那樣的寬恕。不過今年的五卅在蔣軍閥與帝國主義嚴重壓迫之下，政治與軍事的环境太惡劣，所以各工會的領袖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只採取和平示威的意義。因爲反動派只敢在南市北關不敢入租界，但是革命民眾所注意的，還是在五卅流血的地方——南京路——直接向帝國主義者示威。

(七) 上海總工會對五卅紀念準備工作：
根據上述的客觀環境，上海總工會的準備有五方面：

- (1) 罷工——廿八日預下五卅總罷工令。
- (2) 宣傳——印發小傳單六十萬張，發工友書三萬張，烈十條。

片三萬張。

(三) 開會——各區各廠分頭舉行紀念會，由各產業總工會各工會聯合會派人參加報告。

(四) 發傳單——由各級工會組織傳單隊共八百隊，中有一百隊係五人，其餘均係三人，於念八日下午六時起，開始向市民工友散發。

(五) 示威——預定調遣工友羣衆一萬人與學聯會國民黨合作，將羣衆分配於南京路——西藏路至外灘，長約二里。於五卅上午開始行動。因保和示威只叫口號，鼓噪半小時。爲指揮便利計，上海總工會與國民黨市黨部學聯會組織指揮委員會。總指揮處一處，分指揮處兩處，俱設大馬路附近，預計當日調遣羣衆一萬，各處之工人學生商人，於九時即向南京路集中，俟各產業及區域劃分集中地點，指定指揮地點，同受總指揮處的命令一致行動。

(六) 廿八日下午六時傳單遍全市：
傳單隊於廿七日即已組織完竣。廿八日出發者共有九百餘隊，人數在三千以上。其散發區域依照了聯與總總分配，以滬東滬西爲最多。各廠工友接到上總之紅綠傳單，非常高興，即用機器油貼於各工房之牆壁及機器上面。羣衆相率大呼口號，莫不欣然色喜。並譁聲呼，淋漓盡致。各商號接到傳單後，多半互相傳閱，並形於色。亦有自動貼於店門或電桿上者；總計廿八日與廿九日所發出之傳單，約七十萬張。南北市租界、滬東東灘等處都很普遍。

(九) 各區各廠之紀念會：

(甲) 滬東方面：五卅晨滬東之怡和、同興、東方、厚生、申新、永安等紗廠，英美煙廠，瑞塔鐵廠，電車廠等碼頭工人工人，憤恨某人屠殺工人及學生，早已組織傳單隊分發上總宣傳品及出發演講。至五卅清晨又在各工廠門口開紀念會。開會程序爲(一)靜默五

○追悼「五卅」及「四一二」死難烈士 (一) 工會代表報告紀念五卅之意義 (二) 呼口號 (三) 一時工人熱血滿腔大呼「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散會後乃相率至南京路示威。 (乙) 滬西方面：小沙渡各工會於五卅清晨六時開聯合代表大會

紀念五卅。計到卅一工會代表八十餘人。推舉內外棉代表主席。報告紀念五卅意義，次靜默五分鐘。於是主席乃報告五卅之經過及此次之古往。次由日華代表報告滬西工友兩年來奮鬥之經過，各廠代表亦有演說：大概均謂五卅案始於滬西工友被日人慘害；以後更要集中力量向帝國主義者奮鬥到底，最後議決三項：(一) 擁護武漢國民政府

(二) 擁護上海總工會 (三) 全體齊集大馬路向帝國主義示威。同時內外棉東方各廠及同業日華等田益和等廠，亦同時於機關內或承內外開會。工廠工人均全體參加，工友對帝國主義與蔣介石之暴行異常憤激，甚有下淚者。

(丙) 法租界方面：五卅早七時除一部分電車工人，因交通關係未能參加紀念會外，其餘各廠均罷工。且在廠內開五卅二週紀念會。而徐家匯工人則在徐家匯跑馬主教路等處開會，當時工人齊集推舉百代公司代表為主席，其程序為：(一) 報告開會宗旨 (二) 靜默三分

鐘，紀念「五卅」與「四一二」烈士。 (三) 演說，多處警廳工友繼續努力打倒帝國主義及其新走狗蔣介石。 (四) 呼口號散會。

(丁) 市政方面：(一) 郵務工會於上午八時在郵政總局舉行紀念五卅烈士大會到千餘人；吳君演說「五卅」與「四一二」之經過與意義，繼則高呼口號而散。(二) 公共租界電車工會該會總務部

上友於昨日全體工友下午召集紀念五卅大會，到一千五百餘人。其右演說五卅歷史之意義，說到英帝國主義屠殺情形有淚下者。悲恨空氣，尤極會場。打倒英帝國主義，繼續五卅精神等口號，聲震高呼而散。(三) 光明電氣工會。該廠全體工友以為

五卅為中國革命史上最重要之一日，除決定於是日全體罷工一日外，并於上午在廠內開紀念會，散會後且紛紛往南京路示威。

(戊) 印刷總工會：(一) 印刷總工會所屬之商務、中華、世界、等書局工廠工會於五卅上午早清晨七時在工廠附近開會紀念五卅；尤以世界書局工人之激昂為不可多得，工友代表演講五卅之經過及此次蔣介石屠殺工人之意義，工人大呼「繼續五卅精神」

「打倒帝國主義」(二) 墨色及活板工會於五卅晨六時半開會追悼死難烈士大呼口號而散。(三) 彩印工會，製盒工會，裝訂工會，鉛印工會日商鉛印工會等處均於五卅早晨召集舉業大會各處到會者各工廠約三四百人，舉業對今年五卅反動派與帝國主義者妥協壓迫工人，非常憤慨誓死擁護工會

打倒反動派。

(己) 華洋服務總工會：(一) 飯業工會是日上午飯業工會於漢陽路開追悼紀念五卅烈士大會，由某君主席靜默志哀五分鐘。(二) 華洋服務總工會代表演說「五卅慘史及英日帝國主義在華之侵略情形」一時悲憤交集，大呼口號。(三) 洋務工會，晨八時洋務工會到者數百人，沈君主席，報告五卅二週紀念之悲壯痛史，乃正式舉行追悼「五卅」及「四一二」烈士各洋務工人脫帽為禮，後呼口號散會

(四) 上海旅棧招待員工會，到會者二百餘人由主席唐某演講五卅慘史；及英帝國主義在各地之慘殺情形，聽者一時淚滿悲憤，舉業大呼齊至南京路去，故散會後，都向大馬路出發，一時人數甚衆，

銀門未開。店員即於永安附近開會紀念，因五卅烈士即死於南京路上，該店員等對英帝國主義之原殺有深刻之印象，開會時愈覺悲憤。

(庚) 店員方面：(一) 永安公司該公司於是日罷市，故上午公司

銀門未開。店員即於永安附近開會紀念，因五卅烈士即死於南京路上，該店員等對英帝國主義之原殺有深刻之印象，開會時愈覺悲憤。大呼打倒英帝國主義；為五卅烈士復仇等口號，舉畢外參與舉業在

南京路上之示威運動。(二) 該公司店員事先即已非常憤

既，及開紀念會時：到者非常踴躍，由主席葉某說明此次開紀念會之意義，略謂去年的五卅，我們店員有極熱烈的五卅，我們店員有極熱烈的五卅烈士死難的慘狀，故痛恨英帝國主義刺骨，今年的五卅有他的新心，具將介石執槍當走狗，使我們不能公開盛大的紀念，尤其使我沉痛傷心。演說畢，亦呼口號散會。 羣集至店外參與示威。(3) 商會，人散到者甚衆，首靜默誌哀，次演述歷史及自由演說，都甚激昂，而尤以卓君之高講「帝國主義鐵蹄下之中國」最爲動人；次呼「收回租界」，打倒帝國主義的新工具等口號；始散會，內有大批店員又紛往大馬路去。(4) 米業。該業店員於上午八時散會，召集開會，開會秩序，爲(一)主席報告開會宗旨(二)靜默三分鐘(三)代表演說(四)呼口號等，其口號爲組織五卅烈士精神，打倒反動派，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等，約歷一小時乃散會。其餘各業如典押，估衣，布業，商業，藥業，書店，南貨等店員均於五卅上午分別召集會議，紀念「五卅」及「四一二」死難烈士，詳情不贅。

(十) 五卅上午十時南京路示威：帝國主義者於五卅清晨七時即已於華租交界斷絕交通，有數處只准個人來往且須嚴密搜查。因此各預定參加南京路示威羣衆，殊覺困難，在各馬路亦有糾兵戒印捕守，羣衆不能停留，但羣衆於上午九時，即已依照預定計劃集於各處市民亦多自動參加，至十時：南京路之參加已川流不息，當時總指揮處爲集中行動計，暫時縮短戰線，將外灘河南路等處之羣衆，調至山西路以西，西藏路一帶之羣衆，調至勞動會路以東。故當日之活動，從勞動會路至山西路，至上午十時一刻，基本羣衆到者已達三萬，乃由總指揮下令發動，首由先施公司門前之羣衆開始發動，繼呼口號，各處乃相繼響應。一時聲如雷動，帝國主義者聞事起倉卒，不及干涉，惟羣衆騷集太多時，則上前驅散，羣衆亦於事前奉命採取和平示威，不打巡捕，不打電車，不鬧絕交通。故向未與巡捕衝突，各處相繼鼓噪若半小時後，乃有由外灘開往跑馬廳之英兵一大隊，整隊佩刀通過南京路，羣衆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之聲，更加勇猛，因帝國主義者亦不敢如五卅之橫阻，吞聲通過，未敢騷擾，隨後又有由跑馬廳開往外灘之花旗兵一大隊通過，鼓噪區域，羣衆狂聲更甚，但亦未衝突，帝國主義者如此整隊遊行示威，不能嚇散羣衆，且愈集愈多數達五萬，乃派武裝外兵分段驅散，當時總指揮處亦已下令退兵。羣衆乃漸漸散去，事後外兵十餘人，在浙江路一帶挨戶搜查，幸無所獲，在一樂天茶館搜查時，羣衆以石子投擊外兵，外兵亦以木棍亂擊羣衆，結果有南京路附近捕去市民七人，因無確實證據乃於當日釋放。

(十一) 五卅罷工罷市詳情情形：五卅二週紀念各業各區域工人均奉上海總工會命令罷工紀念，其詳情如下：

(甲) 罷工情形：(一) 市政工人：公共租界電車機務部，江西路自來水廠，光明電氣廠，電話小工電汽天線班等均罷工，郵務罷工半日，其餘華法及公共租界三處電車及電話電報等工友均未罷工，但電車縮短路線行使；計罷工者約共萬餘人。(乙) 金屬業工人：南北市各機器廠，鐵廠，兵工廠，江南造船廠，虹口各鐵廠，滙東瑞空廠，滙東祥生鐵廠，均一致罷工，其約三萬五千餘人。(丙) 紡織業工人：滙東區域內，崑崙浦引湖港兩地各中國廠，日本廠，英國廠，均一致罷工，計有永安，厚生，綜通，申新，公大，冠四前之羣衆開始發動，繼呼口號，各處乃相繼響應。一時聲如雷動，

羣衆聞事起倉卒，不及干涉，惟羣衆騷集太多時，則上前驅散，羣衆亦於事前奉命採取和平示威，不打巡捕，不打電車，不鬧絕交通。故向未與巡捕衝突，各處相繼鼓噪若半小時後，乃有由外灘開往跑馬廳之英兵一大隊，整隊佩刀通過南京路，羣衆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之聲，更加勇猛，因帝國主義者亦不敢如五卅之橫阻，吞聲通過，未敢騷擾，隨後又有由跑馬廳開往外灘之花旗兵一大隊通過，鼓噪區域，羣衆狂聲更甚，但亦未衝突，帝國主義者如此整隊遊行示威，不能嚇散羣衆，且愈集愈多數達五萬，乃派武裝外兵分段驅散，當時總指揮處亦已下令退兵。羣衆乃漸漸散去，事後外兵十餘人，在浙江路一帶挨戶搜查，幸無所獲，在一樂天茶館搜查時，羣衆以石子投擊外兵，外兵亦以木棍亂擊羣衆，結果有南京路附近捕去市民七人，因無確實證據乃於當日釋放。

男女工正在停工期間，故罷罷工，滬西區域內，小沙渡，曹家渡，兩連，各日本廠中國廠亦停工，計有：內外棉東五、西五、七、八、十二廠；九廠，十四廠，十五廠，日華三，四廠，同興，鴻興，鴻裕，申新，宏和，相赫等廠，共十五萬人，滬東日華紗廠，吳淞大中華紗廠，亦均罷工，合計紡織業停工者約二十七八萬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在五卅前一日（即星期日）仍工作，而五卅停工則大部分均採取罷工方式。

(丁)印刷業工人：本埠印刷業工人，此次停工，最為發齊，即如報館工人，向不停工，此次以營業紀念，工友羣衆全體主張停工，故昨日無報，計印刷界停工者，如商務，中華，墨色，活版，華商印刷，裝訂業，世界，大東等工友，共約一萬五千人。

(戊)煙草業工人：煙草業工人，在滬東及滬東南區域，中外各廠均一致罷工，計有英美兩廠，南洋公司兩廠，華商，華成，花旗諸廠，共約二萬五千人。

(己)麵粉業工人：各麵粉業工友，滬西及閩北各廠均停工，計約七千餘人。

(庚)運輸工人：各碼頭運輸工友，浦西浦東南方，各碼頭，停上參加南京路示威與南北市大會共約五千人。

(辛)手工業工人：手工業各業各小廠，如火柴，茶箱，製茶，木梳，繡線，地毯，板箱，棉織，香業，水木作，各業均停工，成衣業停止者亦有少數，共約萬五千人。

(壬)店員職工：五卅紀念日，華界與租界均罷市，異常繁盛，各店員職工，自亦停工，各大公司，各業之有組織中職工，如米業，商業，銀行業，錢莊，香粉等二十餘業，均於事前由工會發佈罷工命令，總計有組織之停工者有八萬人以上。

(癸)其他各業工人：如化學廠，皮革廠，等亦多停工，悉因上

海罷工會命令而行動一致，總計在四萬人上下，並分明自行集會，其申紀念候案之忱。

三三〇

(一)罷市情形：此次罷市尚稱整齊，華租兩界中國各商店自晨至暮，均一律閉門，惟反動派之政治宣傳，一般商人，都不知道如何紀念五卅，不過保過年過節，株客一天市罷了！當日反動派以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名義分發各商店之標語只有二種，無打倒帝國主義之字樣。惟一般明白商人多只認「五卅紀念休業一天」或自製標語。反動標語商民多不願貼。他們說「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工具」。所以這天市雖罷了，但是租界上標語甚少，除了上海總工會所發單外，反動派簡直不敢在租界內分發傳單。整個的市面非常冷寂。

(二)罷市情形：在五卅以前僑學聯會暗潮甚盛，陳季之走狗僑學聯會幾至瓦解，隨而變為報復私憤起見，擬令全體同學不參加五卅市民大會，不罷課。後幸有人調停暫時妥協。故五卅這天，上海學生仍尚罷課。反動派強迫學生參加市民大會，但學生多有於上午參加南京路之示威者，或臨時迴避，另行集會紀念。

(十二)五卅下午二時反動派所號召的羣衆大會：

反動派號召羣衆大會的方法，威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如學生方面，由學聯頒布命令交各學校御用學生會同學校當局執行。凡不參加其反動大會者，即以共產黨論罪，開除學籍。爲反動派所策之工會職工會亦以通知資家開除爲手段，威迫羣衆參加大會。凡到會的常有由市黨部或本委員發給貼心，以示酬勞的舉動。簡言之，就是無恥的遠近與收買。幸上海被反動派所稱謂之羣衆不多，總計不過萬人。今年五卅下午二時反動派所號召的羣衆大會：原定分南市，閩北，吳淞，浦東四處舉行，總人數不過三萬人，閩北一萬

人，南市二萬人，浦東滬港因奉總司令部命令不準開會，臨時停止，另在江灣召集一市民大會，到會者約二千人，以兵士最多，學生最少，工人亦不過二三百人。南北市開會情形，亦甚簡單。請了總理遺囑以後，演講的不多，並且多半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風頭鬼，有許多

不知道五卅經過與意義，一味瞎吹，他們千篇一律的結論，是帝國主義和軍閥可不提；共產黨必須首先打倒。散會後的游行，因恐羣衆鼓噪，前後均派軍隊監視，并縮短路程與時間，草草了事。羣衆返家後，都有不勝「今昔」之感。

中國共產黨致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的信

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代表親愛的同志們！

自二一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和本黨攜手奮鬥，已經四年多了，這

動之一大危機，革命的工人階級正在此危機中召集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是有非常嚴重意義的。

四年當中：中國工人階級和本黨同志爲革命奮鬥而爲帝國主義軍閥及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所屠殺者，遍於全中國南北各省，積屍可以成山，尤其是最近封建資產階級的代表新軍閥蔣介石及其黨徒白崇禧張濟琛夏斗寅許克祥等在南方之屠殺；舊軍閥張作霖張宗昌在北方之屠殺；更爲殘酷。本黨李大劍等同志們在北京之死難，汪兆銘等同志們在上海之死難，鄧培李森劉爾松等同志們在廣州之死難，楊昭植等同志們在湖南之死難，其慘烈當爲中國工人階級及本黨永遠不忘之輩。

中國革命青年黨向前進展，帝國主義愈發狂地救護其走狗向

共同的敵人作戰；因爲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同樣是受帝國主義新軍閥及大資產階級之壓迫者；這三個階級都是中國革命的勢力。所以此次大會之中心口號應該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

中國革命的工人階級及本黨攜手奮鬥，已經四年多了，這

力。本黨慶祝大會之成功，同是預祝大會後全國工友們和本黨攜手奮鬥到底；以獲得我們的最後勝利！

工友同志們！現在和革命勢力不相容的，不只是帝國主義及其

手奮鬥到底；以獲得我們的最後勝利！

奔走狗張作霖；也不只是帝國主義的新走狗蔣介石，凡是被革命高潮

全中國工人階級團結萬歲！

所逼退而接受帝國主義教唆的人，都會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走到反革命

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萬歲！

那邊去；所以中國革命成功的擔保，即中國民族脫離帝國主義之壓迫

中國國民革命萬歲！

剝削而解放的擔保，乃是工人階級及本黨同志的血。

世界革命萬歲！

現當革命的高潮中，反革命的浪潮亦日登增漲，造成中國革命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讀者之聲

湘事解決後之趨流

梁亦

據唐總指揮的省電看起來：此次長沙事變總算解決了。別的不說；我所要說者就是今後湖南不能夠照這個解決的辦法安安全全的繼續下去；完成國民革命。我實在抱有無限的杞憂。如果就我的意見來看：最近之將來；湖南必要鬧一次復古運動。在此復古聲中，土豪劣紳必開機動種舉動；用極過火的手段屠殺工人農民。原來農工運動，對於土豪劣紳不過是以壓迫階級的手段對付階級階級而已。所謂以夫子之道，還諸夫子是也。可是願上土豪劣紳站起来，這就是天翻地覆萬惡不赦了。我從前曾聽見土豪劣紳秘密謀議，說是將來我們若有翻身之日，必定要與出毒手屠殺一些工人農民來，這就是天翻地覆萬惡不赦了。我從前曾聽見土豪劣紳秘密謀議，說着這回許克祥在長沙激入的法子；先斬其耳目；再斬其首或頸之半，無延延長慘痛之時間；甚或有被腰斬者！有先斬其耳目手足，再腰斬而死。如殺女工，則先割去兩乳；用刀割掉頭部一半；再用步槍由後門穿街！他們將來屠殺工農的法子，概不說變本加厲，甚亦必依法泡製。我們要知道現在的湖南，鑰匙有封建勢力，一般土豪劣紳均已重返河堤，大做皇帝皇帝。搖擺擺地哈哈其笑的談起來，說着這回許克祥的法子，真是萬幸有此理。現在政府也說農工運動不對，我們來修正。這是一來，土豪劣紳與正威武裝戰，土豪劣紳本是封建階級的產物，好比茶園裏的毒蠅，無論什麼東西看他就咬。現在封建勢力正在過光返照的時候，他們、土豪劣紳亦必趁着機會，以圖最後之掙扎，實行其盜竊之實。以圖革命軍乘肉肉地，到這時候至少積上十萬八千里，實在是不幸！然而這又是湖南絕對免不了的事體，如果不付！請睜開眼睛看！

編輯部及總發行所

漢口後城馬路濟生馬路口

分售處

- 廣州 丁卜同書館 黃埔 醒民書社
- 汕頭 汕頭書局 重慶 唯一書局
- 潮州 潮安書社 成都 華陽書報處
- 香港 萃文書坊 蘇州 絳州書局
- 長沙 文化書社 順慶 民智書報社
- 南寧 南寧書社 永定 民智書局
- 寶慶 寶慶書局 雲南 民智書局
- 武昌 時中書社 西安 西安書局
- 武漢 漢口書社 太原 各學校書局
- 南京 南京書社 南京 各學校書局

目價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五期。郵票代款不折不担，但以一分半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釐。

THE GUIDE WEEKLY

導 嚮

報 週

◀ 期 一 零 百 二 第 ▶

次 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

國民革命的目前行動政綱草案.....

譚平山蘇兆徵辭職書.....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

全國的工人農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時候，對於你們發聲宣言，意思是要解釋明白國民政府在反動陰謀之下的政局，以及本黨為保持民衆之革命勝利而奮鬥的政策。

一年以前，國民黨的政權不過在廣東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廣東省內還有許多區域，和中國其他各地一樣，都在反動軍閥的掌握之中。——這些反動軍閥，繼續不斷的自相攻殺，極其殘酷的壓迫平民，使我們中國零碎分割而淪於外國帝國主義，維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這種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幾萬萬民衆永久的處於奴隸地位，永久的窮困餓殍。然而舊國民黨改組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指道之下，造成了廣東的革命基礎；從廣東向北發展，得着全國各地革命平民的響應，反動軍閥許多軍大的軍閥逐一的打倒，——這些大軍閥的武裝力量其實比國民黨革命軍要利害得多呢。吳佩孚的勢力被掃蕩於兩湖，孫傳芳的五省聯軍也打敗，最近張作霖又在河南敗績。中國之大部分，已經脫離舊時軍閥的統治，張作霖常可以自由的組織起來，以求自口及中國之最後解放。革命運動的力場，已經有着巨大的擴張，甚至於列強帝國主義也不得不向羣衆的猛進讓步；例如英國在津口力訂的租界也再不交還中國，並且始終不敢公開的實行其力口已宣佈的干涉政策。這種革命勝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軍閥軍閥才不能對於革命軍閥的進攻而退却呢？

革命勝利的原因，當然不在其某總司令長官軍長的善戰，亦不在吳佩孚的善於外交，而在以革命得着中國人民之極大多數的行動。尤其是工農羣衆的努力，並且有各種被壓迫階級反抗一切剝削而團結的革命的聯盟。中國革命之偉大領袖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

根據革命的民主主義而制定聯俄協助其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之進行當在此三大政策領導之下的時候，中國革命才見其鞏固發展，而成為革命敵人所能該失掉的偉大力量。中國革命主義國內軍閥的壓迫，已經幾百年，如今才走上了自由解放獨立的道路，眼見得可以得着經濟發展的前途；所以中國的農民，本身幾百年受軍閥地主的壓迫；中國的工人，本是在因能牛馬似的條件之下工作；中國的貧苦而民，正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最窮苦的貧困日趨於破產；——他們這些極大多數的中國平民，在這一時期之中都奮起鬥爭，力求自己的解放。民衆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進，將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制度之鎖鍊，而鍛鍊解放中國的武器，以予爭奪大多數人民之民權。

以解除中國之束縛，以消除中國經濟發展之障礙。

然而一方面固然進步的羈絆勝利，中國勞動民衆固然奮起來努力於自己的組織和鬥爭，而另一方面，平民之明的聰的仇敵，也應奮發得到自己的危險，以種種方法來阻滯革命進程的潮流。他們的手段和方法有許多種。外國帝國主義者派指軍閥軍隊到中國，以他們們的爪北北方軍閥作戰，並且直接間接的派兵革命軍的長官。以前軍閥是公開的對國民黨，並且直接間接的派兵革命軍的長官。以前軍閥是假意歸順革命，或起國民黨的假面目，却在國民黨內部來從事破壞革命。至於空轉地注，貪官污吏，買辦階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用毒方法壓迫工農運動，或是公開的用武力來摧殘，或是秘密的用挑撥離間造謠誣告的方法來破壞。資產階級呢，他以前是和羣衆運動同路的，隨後看見羣衆運動的發展而嚇退了。於是當可跑到革命的敵人方面去，只把能夠壓迫工農運動，——可見中國資產階級，當可心甘情願的替帝國主義者當奴才，使羣衆的求他們解救，却不肯繼

結的阻礙革命的聯盟。

統一廣大農工農工農的生活！

再則，國民革命軍中本來有許多長官，冒著國民黨的招牌而自己獨佔權力，搜括金錢；到後來，他們看見民衆的勝利將近實現，各種各式的軍閥派都要完全滅亡，——就公開的背叛革命，同着資產階級共同橫暴力量；以攫取國民革命的指揮權，壓迫工農，而與人民的仇敵妥協。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廣州的叛變，便是這種陰謀的第一步，然而沒有完全成功。這是因為北伐的勝利解放了中部中國，民衆運動積極的自動的發展，表現偉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擊軍閥獨裁的勢力，然而蔣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間，便公開的叛離國民政府，奪取東南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殺工農，而把持國民黨於自己掌握之中。

這就是對於國民革命的第一次嚴重的打擊。

當時國民黨的領袖對於蔣介石的叛變，對於這種階級分化的現象，持其變態的態度呢？那時國民黨指導機關的革命性還沒有用盡，他們所代表政治階級也還有些前進的勇氣。今年三月間武漢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就足以表示國民黨的指導機關，還能夠依據於有組織的工農羣衆，以抵抗反動。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完全贊助武漢的國民黨中央，使他易於團結大多數人民而與封建資產階級及反動潮流相奮鬥，並且與中國共產黨決定自己的黨員應加入國民政府，以負其武漢國民黨在此艱巨時期的重任。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許多議決案，形成我們轉變的政綱。這些決議是：鞏固黨權擁護軍事獨裁，鎮壓一切反革命；實行鄉村自治召集省民會議以實現國家政權之民主化；為贊助工農經濟狀況之改善而設立農政部勞工部；以製定改良社會之法則，而實行之；堅決的贊助工農羣衆運動；以及其他。

所以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足以惹起國民黨的指導機關決心抵抗反動進攻，而且願意廣大的發展農工運動以保障國民革命之向前進展。

國民黨既然有這種決心，共產黨自然更加要與國民黨鞏固的聯合，而為雙方共同的任務奮鬥。共產黨派遣自己的黨員加入國民政府，同時當然認定國民黨的指導機關將舉最誠實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體會議所規定的責任，當能和本黨黨員之參加政府者共同努力於革命鬥爭之進展。

然而最近幾月的政局，使中國一切革命人民大失所望。國民黨的指導機關及國民政府，并不實行那第三次全體會議的決議及責任。國民黨中央自己將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國人民原本相信國民黨的中央及其許多領袖是革命的！

正因為人民相信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那國民政府領域之內反抗封建階級列強壓迫的工農運動，乃有如此迅速和廣大的規模。南胡農民有好幾百萬都奮起鬥爭，反抗封建階級的統治，反對豪紳地主官吏及軍閥，要求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諾言的實現，要求平民政權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去推翻殘酷的牛馬似的勞動條件。

如果國民黨中央真能依據民衆運動，那麼千餘萬有組織的農民，二百八十餘萬有組織的工人，必定要成為國民革命之極鞏固的基礎，那時，中國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擊，而不能復活。然而國民黨的指導機關不願意如此！國民黨中央與垂死的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的關係，却比他與中國新興的革命力量的關係更加密切些；因此，國民黨的許多領袖消滅猶豫得不講真話，其結果，領袖又落在反動軍人之手。

今年四月間，國民黨中央已經拒絕公布土地委員會關於土地制度

度不消滅，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決不能撤銷的。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絕不妥協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力爭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權，實行關稅自主，解放中國。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反對帝國間的鬥爭，力爭國家的統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權主義的政治。

中國共產黨將反對一切封建餘孽，力求革命的完全勝利，以求中國經濟政治文化之發展。

中國共產黨將更加努力，以實現並鞏固中國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及羸弱之真正聯盟。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增進工人利益的鬥爭；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的嚴格確定，改良勞動條件，救濟失業工人，保護女工童工，力爭工人罷工權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裝自衛。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解放農民之鬥爭；地主的田地無代價的交與耕種的農民，保護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權，不沒收地主的田地實行極大限度的減租，廢除苛捐雜稅陋規苛約，改良雇農之待遇增加其工資；解除鄉村自治，限制高利盤剝，設立農民合作社，要求國家以充分的經濟補助農業，並實行撥款借貸於農民。

中國共產黨亦將為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廢除一切直接間接的苛捐雜稅，制定統一的穩定的貨幣，反對新舊軍閥阻礙商業交通，保護中國工商業以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反對買辦高利盤剝者之剝削小資產階級。

中國共產黨更將為兵士的利益而鬥爭，要求兵餉按時發給，反對

虐待兵餉，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條件，反對新舊軍閥犧牲兵士的生命而從事於爭權奪利的私戰；主張兵士退伍後應由國家發給土地或與以工作使得能事於和平的生產事業，對於歸入革命營壘的所謂土匪游民亦應當如此。

凡此二項革命工作，中國共產黨都要和國民黨員羣衆一切真正革命份子，共同去實行——因此共產黨員亦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如果國民黨的指攔機關及國戶政府既能實行這種革命政策——反對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制度及反動派的陰謀，那麼，中國共產黨必以全力贊助這種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國共產黨永久認爲革命的利益的民衆的利益高於一切——較之保存某種政治聯盟領袖高出十倍。中國共產黨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軍人以及猶豫騎牆的政治家，冒充國民黨假借孫中山先生的旗號以自文飾。中國共產黨決意與一切革命份子合作，只要他們能夠誠實的堅決的根據三民主義三大政策而奮鬥——民族解放民族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義，聯俄聯共贊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偉大的孫中山先生之黨訓。所以中國共產黨，必定嚴厲的揭發一切假借孫中山先生旗號的偽國民黨之出賣革命。

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之允承的旗幟永久是在革命的民衆，工農兵學小資產階級廣大的羣衆方面，決非反動的妥協的偽國民黨所能壟斷的。中國幾萬萬的民衆始終要認得真正革命的國民黨的旗幟，始終知道中國共產黨永久站在國民革命的目前線；民衆的力量始終要戰勝一切反動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國民革命的目的前行動政綱草案

中國共產黨提出此草案，願與全國一切革命份子共同商榷而實行之。

一、反帝國主義

A 反對列強武力干涉中國，全國民衆應一致要求立即撤駐華之外國海陸軍。

B 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組織市民議會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須受中國法律之約束並負相同等之納稅義務。

C 取締在華外國銀行之一切特權，禁止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發行紙幣，凡中國資本之銀行，具有充分之担保與合法之地位者，其紙幣得適用於全國。

D 無條件交還海關，建立減輕出口稅增加人口稅之保護稅則。

E 取締外國商輪自由航行中國內河及濱海各埠之特權，嚴禁私運軍火及鴉片嗎啡等類毒物。爲發達本國航業計，應將招商局收歸國有并加以擴充，得政府許可之私人航業，亦予以保護。

F 外人投資於大企業如鐵路鑛山之類，因而獲得之管理權及政治權利，應一律取消，並從新厘定其經濟權利。外人在中國境內開設之工廠，須從新登記，受政府之完全管理。不得國民政府之允許，外人不得在中國境內自由開設工廠。

G 外人在中國境內開設之教會、學校、醫院、報館及其他以慈善爲名之機關，均須受中國法律之管理，不得國民政府之許可，不得給以此等名義購置地產。

二、經濟

A 立即恢復鐵道與輪船之交通，禁止軍人扣留車輛船隻和阻礙其通行之舉動，如有不服禁止者，應由政府嚴懲之。

B 商品應自由流通，特別是日用品，如米煤茶鹽等類貿易，應逐漸由政府管理，以免奸商操縱居奇。

C 廢除厘金及農產附加稅，停止預徵錢糧，並減輕一般日用品之稅收，增加奢侈稅，並規定統一稅則及每年一次之農業稅。

D 統一財政，取締苛捐雜稅，禁止一切濫派及勒索。

E 由政府頒布工廠法，勞動保護法及商店法規，落後被壓於工商業之勞動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

F 合併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爲一國家銀行，發行一種全國通行之紙幣，私立銀行概無發行紙幣之權。

三、政治

A 鞏固革命勢力的聯合，以促進中國的統一，反對任何分裂革命勢力之企圖。

B 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組織鄉民會議、市民會議、縣民會議，以實現縣市鄉之完全自治，並組織省民會議，爲省政府之監督機關。

C 籌備召集國民會議，各省代表應由各省市會及人民團體選出。國民會議之目的，應解決免除外力侵略統中國解除人民痛苦諸大端，反對蔣介石等利用國民會議爲稱孤遺寡之御用機關。

D 實行澄清吏治，剷除財政積弊，建立廉潔政府，使人民得安居樂業。

E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及組織革命團體之一切自由。

四、工人

A 規定產業工人的八小時工作制，手工工廠作場工人政府員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一小時。重工業工人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

B 規定最低限度工資，并應隨時物價增加工資（在現在經濟狀況紊亂時期，應每季調查一次爲增加工資之標準）。

C 掃除封建式的勞資關係，建立契約式的勞資關係。

D 切實救濟失業工人，由政府撥款或收生慈善機關的款項，制定失業保險法等。

E 禁止虐待留工女工和使用童工女工作危險的工作。
F 工廠須遵守政府的工廠法改良工人衛生狀況，同樣的工作，須

給以同樣的工資。

自女工產前產後，應有六星期休息，照給工資。

且開除工會職員，須得工會同意，雇用工人應以工會會員爲限。

發展工人處習教育。

工人有組織工會強迫工人的自由及武裝自衛權。

五、農民

A 農民有組織農會之自由及武裝自衛權。

B 一律減租百分之二十五，佃農交租額最高不得超過收穫量百分之三十。

C 沒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由原佃耕種，納租於政府。

D 非地主收回自耕及農民自願讓佃，地主不得自由換佃。

E 廢止包田制及押金制。

F 取消租額以外之各種苛例，如出糶水碾等。

G 禁止高利借貸，年利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

譚平山蘇兆徵辭職書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全黨同志公鑒：

公平山兆徵謹言退出國民政府，敢以退出之理由爲全黨同志及

全國人民一詳陳之，庶使公平山兆徵此舉之意義昭然於世以示鄭重。

公平山兆徵之加入國民政府本爲國民黨內一切革命份子親密合作之

一種表現，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孫總理認定革命份子集

中於國民黨革命成功之必要條件。此誠中國革命人民偉大頭

腦所手訂之明確政策，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歷次中央全體會

議，復加以肯定之開明與承受。

直至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蔣介石所主持之中央會議，乃以所謂

辦理黨務案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權利，此種破壞孫總理容

立由政府設立農民銀行，以低利貸款於農民，並由政府扶育農民

設立消費生產販賣信用合作社。

取銷舊有民團團防局等機關，禁止任何方面武裝騷擾農民。

六、軍人

減輕革命軍人痛苦起見，應由政府設法改，兵士生活，至少軍

餉不得拖欠。政府並應沒收一致反革命派之財產，以之建立農工

周之軍人醫院，優恤殘廢軍人，並救養其子女。退伍兵士，由政府

給予土地。

七、教育

確定教育經費，提倡平民教育及補習教育，增加小學教師薪金，

減輕學生學費。

八、婦女

禁止纏足，並查緝及責備婦女等惡習，男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經濟

上教育上一律平等。

此政策之行為，使國民黨受巨大之損失，且自此以後，蔣介石之軍

事黨羽乃漸呈而擴張，於是掌權遂日以喪失。然共產黨員素視其爲

國民革命之工作，存於如何使革命日益進展。經無視國民黨中工作

黨取高官厚祿之意，共產黨員及一切國民黨忠實黨員之任務，皆在伸

張國民黨以工農小資產階級之羣衆運動爲根據而日進於革命。故雖有

五月十五中央會議之整理黨務案，而共產黨員仍努力繼續實行合作政

策。於此可見首先破壞孫總理合作政策者非共產黨員，乃冒充孫總

理信徒之叛徒也。此等爲國民黨員以限制共產黨爲名，實則圖謀以

軍事獨裁壓制國民黨。不啻唯是，破壞孫總理革命份子集中國民黨

的政策者，其目的尙不限於陰謀以軍治黨，且在於修改孫總理之三民

主義。國民黨之主義乃代表大多數民衆，尤其爲農人以反抗封建制度的餘孽方求解放之理論。而封建餘孽之肅清又爲全國人民享有三民主義而爭得解放之必要條件。今蔣介石等之政策則恰與此相反。故其行爲乃爲擁戴民衆運動之正軌，而足以與人民公敵合作之鼓吹。其始終與蒙神反動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帝國主義軍閥相協。固無疑也。

然其黨員終爲忠實於孫總理之主義及政策之價值。始終留在國民黨之內。至今不稍動搖。並吾人之希望乃在國民黨以黨的力量戰勝其少數領袖之具有反革命的陰謀或他種猶豫搖搖之政策。

國民黨內及國民革命軍內停止革命的孫總理信託以及共產黨員。以最大的努力向前奮鬥，復觀世界革命民衆之代表共產國際以偉大的贊助；中國民衆始終團結於國民黨旗幟之下，而向中國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進攻。於是去年第一次北伐乃大異於時昔。蓋此次北伐得工農小資產階級廣大羣衆之參加，乃能繼續摧滅許多人民之公敵。人民之希望於北伐者，在於其能除去中國民衆之內外應迫。故雖有如此巨大之犧牲能仍不惜赴湯蹈火以贊助之也。爲國民革命而死者以數萬計，伏屍累累或死於敵人之槍炮，或免於敵人之虐待，或且爲響應北伐軍而死。死者之中，誰爲國民黨員誰爲共產黨員不可分析！彼等之英勇的犧牲，使軍隊及民衆皆趨而日益加奮鬥。

綜覽北伐的整個過程中，真正國民黨員及其共產黨員以萬分的努力保持革命的聯合戰線，造成廣大民衆中之基礎，使革命得以進展至於長江流域。民衆運動及軍隊之英勇曾經歷次打擊國民黨中反革命命及猶豫妥協的領袖之陰謀。此等所謂領袖，當時即已顯露出賣革命的，以便走入軍紳反動地主買辦資產階級軍閥帝國主義之反革命的陰謀。

革命軍佔領長江流域之嶽，北伐告一段落，方將補充加緊的方

量，而準備最後決戰以達完全之成功。廣濟路三月二十日之故坡，復發現於長江流域，爲國民黨的領袖以及永久猶豫動搖的份子，又起而破壞革命的聯合戰線，除其根本推翻集中革命份子於國民黨之政策。而欲使革命轉入反革命的途徑。當時蔣介石要求中央黨部及政軍均應赴南昌；此種要求，實使革命及黨的指示機關，盡入其軍事專權及之掌握，以便實現其將國民革命轉移於買辦資產階級及反革命軍閥之企圖。終至屠殺工農以混其途。遷都南昌之要求，實爲三月二十日反革命政變及五月十五日背叛孫總理政策之長篇，且爲其東渡大略計畫之計劃。

當時國民黨中央即覺南昌方面之要求，對於國民革命含有危險性。雖國民黨中央當時所見之危險僅在黨權軍權之爭，而大多數未深察其軍中獨裁之社會基礎。然從高漲權，反對軍專獨裁之運動已造成相當的基礎，使國民黨內一切革命份子得以現密合作，而武漢遂成真正國民黨之中心。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完備會議遂於以召集，對於南昌方面加以紀律之制裁，並通過各種決議案明定國民革命進行之方針。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之議決案，如能誠意的履行，則國民革命之完成指日可期；而反革命的，一切以皆當斷絕。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議決案不僅可爲國民黨內一切革命份子親密合作之基礎，且其共產黨員以義務便負責國民政府對於國民革命之責任，由革命戰線亦因此而愈趨鞏固。共產黨員之加入政府，即爲國民黨承認舉運動爲國民革命中之最大動力之表示，并以對抗南京政府所依賴之買辦封建資產階級。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議決決定推舉共產黨員加入政府。實目的歷史的意義。蓋中國國民運動已顯然分爲兩個階級，一方面爲革命的份子，武漢之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實能繼承孫總理所領導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精神，決然與勞動民衆民主份子相結合；而認明革命

分子，武漢之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實能繼承孫總理所領導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精神，決然與勞動民衆民主份子相結合；而認明革命

的道路。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決定共產黨員加入政府之決議，其意義如此。非然者武漢中央與南京方面叛徒之伏擊，而毫無言議可言。至多不過是各個私人之爭權奪利而已。共產黨員加入政府，決非專制人之爭權，乃欲以國民黨內一切革命份子之共同努力繼續發展國民革命以至於最後的成功，而反對南京方面叛徒之反革命以救革命於瀕滅也。

自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以來，革命運動中乃有極重大之事件，即所謂湖南問題是也。湖南農民運動之進展，已至於與封建條條死鬥之階段，而且為反抗千年來積重之壓迫及不堪言狀之窮困而生之民衆暴動。農民運動之如此偉大的進展，乃使階級矛盾更深一層的暴露出來，甚至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中亦發現此種矛盾之存在。平等極嚴重的問題，使國民黨中央不得不與以明確的答覆。解答此問題之道有三：(一)贊助農民運動，以黨及政府的積極辦法領導農民運動，使漸變革命之根本目的；(二)爲所謂過火所嚇，其實所謂過火即革命的急劇風潮，及一切有歷史意義的羣衆革命運動所不能免，如爲之震驚失措，則勢必進而反對農民運動，壓迫農民羣衆；(三)立於旁觀地位，任令反革命勢力消滅一切革命運動，施行殘暴的屠殺。此三者之中，中央所擇者爲何？

或謂湖南問題之解決當爲和平方法，誠然，爲保持聯合戰線以反抗軍閥將士之反革命，且共產黨員不與反革命的解決方法，且竭力贊助之。此則實則只須尚有共產黨對於共產黨之誠實，共產黨員終爲聯合而犧牲。

今事實上則所謂和平的解決方法，已變成空前的教育之屠殺，國民政府領域之內屠殺之更甚見不鮮，黨部則被摧毀，工廠則被及其自衛之武裝則被解散。中央委員之中如徐謙顧壽潛等方在日夜驚慌民衆，凡民衆救護革命之行動，概視爲不當；又復曲解孫總理之遺教，謂

中國不能有階級鬥爭。實則中國國民革命之全部歷史，皆階級鬥爭之歷史。唯反對垂死的反動的封建階級及買辦資產階級之階級鬥爭，爲發展國民革命之最大動力。帝國主義對華之經濟上財產上的獨占，固經過買辦資產階級以實行者也；而買辦資產階級之剝削工農，亦有不經過這種等類不封建階級。反抗此等階級之階級鬥爭，實爲國民革命之要素，非此不能完成。民主主義之革命。

然國民黨中央委員之中，竟有人敢於與民衆運動宣戰，甚至與國民黨歷史上之革命的主義及政策宣戰。此種情形之下，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議決案，已爲中央自身所背棄，當然更不能見諸實行。國民黨而不能實行此等議決案，則其結果將不免回復到改組以前之狀態，即完全依賴極不穩定之軍事結合。尚何奢談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案之精神以發展國民革命之可言！

因此共產黨員同意於加入政府之基礎已經消失。共產黨員既爲革命的國民黨員及其共產主義者，則在此種狀況之下退出政府，乃其天職。平山兆徵之決然退出政府，其理由如此。平山兆徵之引退乃對於國民革命與民衆明認自己之責任。國民黨中之革命同志皆能瞭解平山兆徵退出政府之意義。平山兆徵之行爲，實爲國民革命之利益起見，始終遵循孫總理之革命的遺訓，忠實於共產黨。此後當爲國民革命努力奮鬥，參加奮鬥，預致全黨同志共勉之。

平山

蘇兆徵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這是一部論列寧主義言簡而意賅的書，讀過共產主義的ABC後，必須讀此書，對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理論和實際才能有完全的概念；但亦必須讀過共產主義的ABC懂得若干原則術語之後，讀此書才能懂得這一部走遍全世界的著作。此書曾經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生從俄英法德各文合譯為中文在莫斯科出版，(書名為「列寧與列寧主義」)又經湯澄波先生從英文譯為中文在廣州出版，(書名為「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李春富先生亦曾從英文譯成中文未出版。這部譯本是新青年社直接從俄文原本譯出的。

編輯部及總發行所

漢口後城馬路濟生馬路口

分售處

- | | | | |
|----|-------|----|-------|
| 廣州 | 丁下崗書館 | 黃梅 | 醒民書社 |
| 汕頭 | 汕頭書局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潮州 | 青年書社 | 成都 | 華陽書報處 |
| 香港 | 文書坊 | 敘州 | 敘州書局 |
| 長沙 | 文化書社 | 順慶 | 民智書報社 |
| 寶慶 | 南華書社 | 永定 | 民智書報社 |
| 武昌 | 寶慶書局 | 雲南 | 新亞書社 |
| 武進 | 時中書社 | 西安 | 西安書局 |
| 武進 | 時中書社 | 北京 | 各學校書局 |
| 武進 | 時中書社 | 太原 | 各學校書局 |
| 武進 | 時中書社 | 南波 | 南波書局 |

目價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五期。郵費代款不折不扣。但以一分半為限。
代派：每份大洋三分，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大洋二分五釐。